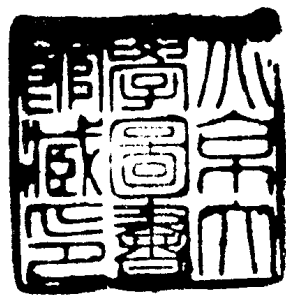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五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六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六五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筠谿文集三十卷（二）〔明〕鍾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鍾允謙刻本……一

南湖先生文選八卷補編一卷〔明〕丁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丁汝寬刻本（補編民國丁祖蔭抄配）……一八三

漁石集四卷〔明〕唐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三四〇

涂水先生集六卷〔明〕寇天敘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寇陽刻藍印本……四九六

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一）〔明〕鄒守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五四六

筠谿文集三十卷（二）

（明）鍾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鍾允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鍾筠溪家藏集三十卷》提要

筠谿文集卷之十八

奏疏

乞給假疏

南京吏部考功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臣鍾芳謹
奏為給假送母還鄉祭掃事臣聞子之事親
不分於存沒上之體下無間於幽遐
國家令典京官離家既久例許祭掃所以體臣
庶廣仁孝也臣原籍廣東瓊州府崖州係極
邊瘴海之地去京師萬有餘里自正德二年
三月離家正德三年謬登科第歷翰林院庶

吉士編脩謫授寧國府推官轉漳州府同知
歷陞今職計自入官以來已踰十載前後在
京已及六年之上仰荷
天恩至深至厚一芥草茅至此可謂榮矣但臣
離家既久中鮮兄弟祖父塋墓口就荒蕪本
源之思益與風木之悲轉切況臣繼母楊氏
見年六十六歲先因無人承事迎養在官今
以多病日夜思歸而崖州再涉鯨波險遠可
畏非臣親送不能自還伏望
陛下憐臣孤遠勅下該部容令給假還鄉庶乎

毋之行也道路無顛沛之虞臣之歸也丘壟
遂展省之便倘朽腐未至於遂棄則策勵尚
圖於將來爲此具本令家人親賫謹具
奏
聞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illegible]芳謹
奏爲患病親老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五歲生長廣東崖州極
邊之地中正德三年進士冐入翰林處非其
據謫佐外郡薦歷今官孤立寡儔敢萌非分

之望迂踈何補難逃曠職之譏伏念臣年十
二而喪母二十有二而喪父兄弟早亡門戶
單薄只有繼母楊氏在堂今年七十八歲向
因強健臣嘗迎養近爲衰老不能遠出遙隔
海外無人奉事萬一不諱臣有餘責矣臣聞
事君者委質而不有其身所以明人臣之義
也
國家令典孤子無兄弟者歸養所以遂人子之
私也義有所當致私有所當篤無公義非忠
臣無私恩非孝子況我

皇上德妙淵微治弘熙洽賢才彙進各思奮勵
臣並宜夙夜淬礪竭誠供職以盡臣子之分
乃爲至願奈緣禀氣薄弱素有咳嗽痰喘症
嘉靖七年冬間應　朝北上沿途感冐風寒
舊病不時舉發今年六月內巡歷所屬瑞州
府等處地方天時酷熱吐瀉並作加以遍身
瘡毒頭眩目暈心每切於報　國病獨苦於
纏身雖強力以支持終厚顏於尸素進不能
勝旬宣屏翰之任退不能伸定省怡愉之情
有男允謙已中嘉靖八年進士父子兩人俱

在仕途垂老而冥行不休遠違而祭掃俱廢
臣欲援例終養尤恐日就衰朽圖報無期展
轉于衷莫知所措伏乞
聖恩憐憫勅下該部將臣放歸田里致仕庶乎
毋得送終苦思不傷於遠隔官無廢事賢路
不至於久妨矣臣干冐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
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南京太常寺卿臣■芳謹
奏為自劾不職乞罷黜以答天變事近該南
京禮部准禮部咨為　午門西樓垂脊震霆
示警該部題奉　欽依行各衙門實加修省
脩行到寺除欽遵外臣仰惟我
皇上奉若
天道陰陽合德宜乎和氣熏蒸禎祥畢至矣而
天之示警猶如此實由臣下不職所致竊念
臣賦性最愚居職無狀在內嘗為翰林院編
修及南京部屬在外為推官同知副使叅政

右布政使歷官雖久而無可紀之蹟竊祿徒
多而無裨報之能今又貝列正卿謬司三禮
鰥曠之譏自愧寅清之實全無以此菲材交
於神明幽隱之中必將有悉恫者矣故非時
之警雖難必於
上天而自知之明實難掩於方寸伏望
陛下將臣放歸田里免員明時別選賢能稱
茲清秩臣不勝待罪戰慄隕越之至為此具
本專差辦事官鍾　賫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南京太常寺卿臣■芳等謹
奏為乞
恩均頒制書以便典守事臣等伏覩
大明集禮一書乃我
太祖高皇帝詔集羣臣博采前代之制叅酌時
宜會萃成編以垂訓萬世者也藏之中秘見
之者鮮近蒙
皇上明旨刊布又荷
聖恩普賜近侍輔臣及兩京各衙門俱已周徧

是誠斯文莫大之幸但照本寺未蒙
頒及臣等切思此書制作趣乎百王經畫貫乎
千古　朝廷傳之則可以昭
聖祖垂謀之無斁臣下讀之則可以知
聖政因革之所由況本寺職掌禮樂於此書似
不可闕伏望
勑下該部頒賜一帙於本寺收貯俾稽器數者
有所依據忝祿秩者守為典章不勝至願臣
等謬妄冒瀆
天威無任戰慄惶仰之至為此具本差　齎捧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南京太常寺卿臣[illegible]芳等謹
奏為慎重祀典事臣等質本庸愚誤蒙
聖恩擢官南京專掌祭祀以禮儀為職夙夜兢
兢毎思自奮以為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凡可以少裨政務者皆當
竭心殫力以効犬馬之恱忝到任日淺知識
未周頃因節序遵行之典稽其器數儀文之

詳則自 國初以來具有成憲似亦無可言
矣但其間廢壞之當脩事體之末一與夫神
號之未正者雖若緐文末節無關重輕然君
子無斯須之不敬亦無一事之可苟心有所
疑而隱忍不言是自欺也是負 國也況職
之所司義不容默故昌昧條列開坐仰瀆
天聽伏望
皇上賜覽施行不勝幸甚為此具本差辦事官
鍾莽賫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計開
一預脩理以節財費據本寺奉署典簿事
博士曹逵呈稱查驗過 天地壇前後 大
祀殿 神庫門廡等處損壞相應脩理數目
開單粘連呈報到寺據此案查先據本壇祠
祭署奉祀征玄景呈前事已行委官查驗去
後今呈前因臣等切惟天下之事固有似緩
而實急可以已而實有不容已者今南京
天地之祀寢已久矣而臣等不揣時宜乃欲脩
葺 壇宇誠若迂緩不急之務然臣竊思之

南京者 帝業之基本而
郊社等壇又我
太祖所以敬恭 明神而千萬世 聖跡之所
存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微物耳
以其為先世所植而子孫猶恭敬之況我
聖祖之所建 神靈之所依乎昔周有天下既
建鎬京又營東都於洛邑兩都皆有郊社之
位而洛邑時幸則大祀舉焉 國朝兩都南
北對植以持天下之衡軸亦如周之有東西
都天之有南北極蓋守之者雖有人而陰助

默相以維護之者則神也况
大祀殿後　神庫所藏乃
昊天上帝
皇地祇及我
太祖
太宗神聖牌位與夫蒼璧黃琮茵褥祭器等項
皆在其內而梁柱年久多朽卻用別木東撑
西拄浥漏不堪其　殿宇神厨門廡　齋宮
及兩邊石欄等處節經風雨亦多損壞臣嘗
親率僚屬恭行省驗的確惻然于衷以爲及

今興工修理尚不至於多費若又延玩歲月
必將大壞極弊已朽者固爲棄物未朽者亦
被牽損而有傾壓之患萬一
天地　祖宗神牌及供祀寶器之類一時奉護
不至微有震驚臣等皆將負罪受誡默不言
之責臨時百口亦難分辯是惜小費而反成
大費雖暫緩於目前而反遺累於後日深爲
未便伏望　勑下該部行南京工部委官親
詣看驗先將緊要去處上緊用工修整蓋造
其餘俱要逐一修築堅完庶堂堂　神明之

舍不至爲風雨所摧而翼翼　都邑之盛常
擬於闕陵之固矣
一定祭儀以一事體臣聞事神之道敬以爲
主而禮以將之禮之所行豐儉從宜各有攸
當似不可以毫髮僭差除逓年各項正祭已
有定式不開外惟告祭一事或因水旱之災
或因風雷之變或因脩理壇廟等項欽奉
明旨遣大臣於南京祭告其間儀物不同事體
未一案弘治十七年本寺少卿李旻執稱祭
告只是遣官行禮不該飲福受胙等因

奏蒙禮部行太常寺查得每年大祀
天地
太廟　社稷　山川等壇用牲牢等物方有飲
福受胙凡遇告祭只有脯醢酒果並無飲福
受胙題奉　欽依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告
祭合照在京前項事例祭品只用脯醢酒果
並無飲福受胙等因備行到寺及查歷年南
京告祭惟是
太廟用鹿一隻兔六隻以爲脯醢果五品酒十
二瓶以供　奠獻至於

孝陵
社稷　神烈山　大江等神俱用大牢品物全
設與正祭同實未嘗用脯醢之禮盖大臣奉
命惟恐弗虔寧過於豐不肯從簡所以事體終
未歸一臣竊思之以爲正祭者國之大事歲
以爲常貴於備物尤貴於竭誠告祭者有事
則告非祀之常主於通誠不主於備物况
太廟已專祀於　京師而在南京者遵用舊例
以脯醢祭告似於禮爲得也至於
孝陵則我
太祖神䰟所藏雖非正祭而儀物不敢不備或
者猶謂每歲已有三大祭則祭告之禮亦當
用脯醢爲正臣未敢必其然否若夫
神烈山大江雖已列於
郊壇而南京本神所在歲無常祀則因祭告而
舉大祀似亦於禮爲得左傳雖有凡天災有
幣無牲之文而雲漢之詩則曰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此可見禱祭亦有宜用牲者恐未可
槩以脯醢拘也若夫
天地者　天子之正祭及　社稷山川二壇皆

爲天下而設非一方所得專者三壇既統祀
于　京師則凡一應祭告俱該於　京師行
禮不當又於南京舉行其或壇宇損壞脩理
應祭告者惟當以脯醢將事遵照舊例行一
獻之禮不可瀆用牲犢行十二籩豆全祭之
禮也書曰瀆於祭祀時謂弗欽故數祭則瀆
反成不敬凡此皆沿襲故常未蒙釐正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詳議以後告祭
孝陵　神烈山及　大江之神應否照依正祭
俱用牲牢及
天地　社稷　山川或遇災變等項應否於南
京祭告及合用品物或照祀典正祭或用脯
醢酒果就於來文内開寫明白以便遵守實
爲便益
一正神號以便讃祝竊見南京欽天山祀典
十廟乃洪武二十二年肇建内有漢前將軍
壽亭侯之神姓關名羽每年五月十三日致
祭本寺堂上官行禮四孟歲暮致祭該應天
府官行禮臣嘗考之前史詹事程敏政有言
漢壽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

人詩亦曰漢壽城邉野草春是巳夫漢壽者
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
侯有亭侯皆以寓食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
亭爲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觀此則漢壽二字不
宜分析今查 大明會典內亦只稱壽亭侯
委的差誤是雖無關於利害大體而名號不
正終有未安合無於壽字上再加漢字曰漢
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庶爲得理
前事奏

聖旨該部知道本年十月初四日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李■等議擬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依擬行
天地合祀之非已遵復
皇祖正制南京永不必行欽此
計開
一預修理以節財費云云
前件照得南京 國家根本之地而
天地壇乃
聖祖大祀 神祇之所實與別項廟宇不同況
庫內収貯 神牌祭器等物防護不可不周
本壇歷年既多垣宇委有垂弊若不及時修葺
口後必致傾頹誠有如該寺所慮者但即今
工役浩繁錢糧所在缺乏若欲大加修作誠
恐錢穀不敷合候 命下移咨南京禮部會
同南京工部委官親詣壇所相看垣宇等項
果有抚敗傾仆不可支撑者稍加修整若梁
棟雖圯而猶可枝梧垣墉雖傾而尚堪補葺
者不必重修更換庶便財省撙節而 神明
之舍亦不廢森嚴矣

一定祭儀以一事體云云
前件看得祭告之禮因事舉行與每年常祭
不同查得太常寺見行儀注凡遇災異及修
理等項于
天地 山川 社稷等壇及
長陵等陵祭告止用脯醢酒果並無牲牢等物
今該寺題稱南京行祭告之禮牲牢全設委
與在京儀注不同況
天地之祭非 天子莫之敢承而畱都 山川
社稷二壇又爲天下土穀之神非應天府所建

者既巳統祭于京師則在南京者可弗舉也
孝陵每年自有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而
神烈山大江之神俱巳從祀于
郊壇祭告之禮豈必備物而後可將誠合候
命下移咨南京禮部轉行該寺今後凡遇災變
修理等項不必于
天地　社稷　山川等壇行禮其
孝陵　神烈山大江之神俱照在京見行儀注
用脯醢酒果將事庶禮體一而儀物適中矣
一正神號以便讚祝云云

前件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
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袁
紹遣其將顔良攻東郡羽獨刺良于萬衆之
中操表羽為漢壽亭侯疏云漢壽邑名亭侯
者爵也又三國紀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
亭侯張飛觀此則亭侯為封爵之通稱而漢
壽為封邑無疑矣盖漢壽在犍為郡即今之
叙州也後世訛以漢為國號而以壽亭二字
為關羽之封邑我　朝因之載在　會典未
之釐正該寺所言誠為有據合候　命下移

咨南京禮部將欽天山廟中牌位改書漢前
將軍漢壽亭侯之神仍行史舘知會則名號
正而　祀典可傳矣　嘉靖十年十月

南京兵部右侍郎臣[illegible]芳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准本部咨該吏
部為缺官事奉
聖旨某芳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行
前來轉咨到臣巳於本月十五日望
闕叩頭到任管事外切惟南都為　帝業所基

兵部則軍政是總雖在副貳責亦匪輕豈意
菲材誤膺顯擢位巳崇而實未稱
恩愈厚而愧愈多每慷力小任重之憂恐速鰥
官曠職之罪臣敢不益堅素志勉瀝愚衷日
思行其所當行以求盡其所未盡庶犬馬之
忱少伸於補報
乾坤之德無負於生成臣不勝感激戰兢之至
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曹某賫捧稱
謝謹具奏
聞

南京兵部右侍郎臣■芳謹
奏爲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弭災變事臣伏
覩近因星變
陛下既自引咎仍　勑九卿自陳以盡上下交
警之義雖古帝王敬天之誠無以加矣臣備
員南京忝在九卿之列今以公差在京偶值
玆警敢忘內訟臣聞　聖主當陽妖不勝德
仁風扇物災亦化祥仰惟
皇上聖德天覆而至和之氣浹於九圍則妖與
災無因而至矣而彗星之變兩歲三見豈非

臣下不職不足以奉將
天眷休明之政而庸劣如臣者未勉於溷清班
而干　乎伏念臣生長偏方末學寡識見
年五十七歲歷官二十五年驅馳久而精力
漸衰叨冒多而事功罔著乃今居根本之地
佐司馬之官才既踈昧病復侵尋曾無良畫
之可資徒覺素餐之有愧是誠奉職無狀不
可復冒譬諸瓦礫之當汰者矣伏望
陛下將臣放歸田里庶晚節不至於顛蹶賢路
不至於久妨而

上天垂戒之意或可回乎臣無任戰懼待罪之
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戶部右侍郎臣■芳謹　奏爲自陳不職請
乞罷黜事臣先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本年三
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題奉
欽依改臣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備咨到臣戰
惕不遑隨即起程前來於中途正遇考察京
官之期臣忝三品堂上官員例該自陳以待
擯斥蓋　朝廷之典黜幽而陟明人臣之義

難進而易退況倉場貯天下之財而總督司
出納之柄　國計所關豈宜輕授臣素寡才
識無補　盛時遞轉官階虛叨厚祿在群臣
中最當先黜者也伏望
皇上念財穀度支之甚重鑒樗朽負荷之難勝
勑下該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充前任
庶體　國得理財之實徼臣免曠職之愆臣
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具本今義男某
抱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欽差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臣某謹
題爲儧運糧儲事據本部委官署員外郎事
主事梅月呈稱照得每年漕運糧斛四百萬
石今年會計除天津薊州　長安等門并國
子監外京通二倉除折色外京倉大約本色
二百四萬四千石通倉大約本色八十七萬
六千石運納先後俱有　欽定限期其間違
限稽遲者以日月久近罰治有差即今五月

初旬止據山東臨清等衛所運到京通倉粟
米八萬九千五百餘石揚州滁州二衛運到
粳米二萬三千三百餘石較之往年十不及
一深爲有誤　國計理合呈乞施行等因據
此臣會同　欽差總提督京通等處倉場內
官監左少監王奉等議照漕運糧斛京儲重
務近年以來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不
以糧儲爲急或因夾帶私貨或因附搭客商
指以天時亢旱河水淺涸爲詞停泊販賣中
途遷延全無畏憚查得嘉靖十一年本部爲

因各處糧船到遲又值秋雨連綿難以曬揚
會議題奉　欽依明加免曬耗數不候挨陳
先行坐放此乃一時權宜不可爲常今年糧
運若不嚴加催儧誠恐故意遷延到於雨多
時月又要比例希圖免曬未免新糧早放而
陳糧壓於朽腐新官速化而舊官困於守支
深爲未便合無乞　勑戶部備查糧運未到
各都司衛所作急分投差人馬上齎文前去
漕運衙門并儧運郎中及沿途一帶巡河管
洪管閘欽闗主事等官多方設法嚴限催併

如遇糧船到於各該地方就便令其兼程前
進不許時刻停泊遲延各官亦不得指取執
結報數稽留各船反致耽閣糧到之日臣等
督令本部委官員外郎主事等官郎與從公
坐撥廒口曬揚收受務在　欽限玖月以裏
完結其各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若在
途延住違限者聽漕運衙門并差去郎中等
官指實參　奏查照本部題　准提問住俸
降級事例著實舉行務使法度昭彰人心警
畏糧運早完京儲有備實爲便益緣係儧運

糧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欽差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臣[illegible]芳謹

題為急處挿和沙子運糧官軍以懲不法事

據本部委官署員外郎事主事孫繼魯呈嘉

靖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據山東濟寧衛運糧

指揮楊揑下運糧千戶張珮投到支運臨清

廣積倉粟米一萬六百二十石數目到職坐

撥武清衛太運西倉嘉字四廒已經具報總

督訖於十五等日據報陸續進倉隨據西倉

西門把門副使王倫攢典熊彥實同該門歇

家王愷隆茂陳槐等各呈稱千戶張珮下旗

軍尹豬狗王鄉韓阿兒等三名所進倉糧尹

豬狗三百零三石四斗韓阿兒三百零三石

四斗王鄉已進一百二十五石俱挿和沙子

甚多呈乞盤驗等因到職尤恐不的親詣該

倉眼同經歷趙中悅黃紹清等督令在倉人

役略節揚篩委的沙多除行該管主事督同

經𭳄人等將前粟米逼篩見數若果少欠數

多一面責令陪補上納旗軍尹豬狗等應該

究問等因備呈到臣據此已經批仰本官轉

行該管主事將前項粟米如法篩淨欠數不

拘多寡責令補完收糧畢日仍具數將張珮

等呈來定奪去後隨據孫繼魯呈准本部委

官主事劉欽順手本回稱本職親詣武清衛

倉嘉字四廒囬所嚴督經歷胡立官攢歇家

人等將旗軍尹豬狗王鄉韓阿兒原進在倉

粟米如法盡篩尹豬狗米三百三石四斗篩

出沙子一十石五斗王鄉米二百三石篩出

沙子六石韓阿兒米三百三石四斗篩出沙

子八石九斗共沙子二十五石四斗俱封貯

武清衛倉官廳外隨令尹豬狗等各照欠數

補米進倉完足如法曬揚六月十三日收受

入廒明白為照千戶張珮旗軍尹豬狗等係

該參呈人犯今已收糧完畢合用手本前去

煩為呈奪施行等因轉呈到臣行間又據本

部委官主事左思忠呈據濟州衛倉門官賈

鳳呈送山東濟寧衛運糧指揮楊揑運到米

樣本職驗得與總督廳發下樣米比對不同

當將米二百顆每一百顆內揀出粗穀子一

十五顆則一石之內大約有穀子一斗五升
有餘責令歇家馬聰給封在官行間隨擬濟
州衛倉手本開稱指揮楊揘兌運直隸徐州
碭山等縣粟米四千九百二十七石二斗陸
續到倉俱係穀多具由轉呈前來查得楊揘
原兌直隸徐州碭山豐沛蕭縣共五處嘉靖
十一年分秋糧兌改正糧粟米一萬九千八
石七斗四升在京除撥濟州衛倉該納粟米
四千九百二十七石二斗穀子獨多與原樣
不同其大寧前衛倉該納粟米四千五百三

十石二斗九升六合據官攢張倫等樣米比
對大略相同俱各有谷在內其通倉坐撥該
納粟米一萬三百六十一石二斗四升四合
未見開報有無沙穀除行本部委官孫繼魯
查勘及通行各倉設法曬揚乾潔方許收受
外查得舊例官軍人等將原兌好米沿途糶
賣攙和沙土等項抵数者將原運旗軍先送
刑部指揮等官參奏送問嘉靖六年該本部
會議題奉　欽依官候完糧類參行各該巡
按御史提問旗軍過淮日漕運都御史提問

今據前因臣會同　欽差總提督京通等處
倉場內官監左少監王琪等參照山東濟寧
衛運糧旗軍尹豬狗王卿韓阿兒領運官糧
乃敢恣肆侵盜摻沙抵補本管千戶張珮平
素不能關防臨事不行檢舉顯有通同之情
該衛運糧指揮同知楊揘與張珮雖不同幫
均有管領之責况楊揘與千戶孟錦兌運徐
州碭山等縣秋糧將近二萬內撥濟州衛倉
粟米比樣不同楊揘等實難辭責若大寧前
衛倉粟米與原樣相同則各州縣掌印管糧

監兌官員中間顯有通同受賂及縱容旗軍
盜賣摻穀等弊俱合參究再照山東把總運
糧指揮高洪雖係總運官員亦是鈐束欠嚴
但該衛糧船原不過淮似難就被行提如蒙
伏望
皇上軫念　國儲重務乞　勑法司先將張珮
等提問其楊揘孟錦合無趂今晴霽聽臣等
督令各該監督主事等官設法晒揚乾潔收
受如有虧損責令賠補候完糧之日該部通
行提問干礙有司交兌等官一併參究照例

施行內高洪情似有間合無量加罰治以警
其餘惟復別　賜定奪緣楊擢張珮等俱軍
職及係急處揷和水手運糧官軍以懲不法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欽差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臣[illegible]芳謹
題為嚴程限以督糧運事切惟立政莫先於
兵食軍國莫重於漕運其法自　國初以來
節更建議已有成規但言者先後不一未免
互相抵捂查得舊例司府州縣起運糧米俱

限本年十月開倉本部監兌官請　勑限十
一月終到於水次催兌各司府州縣委官定
限十二月以裏到於水次交兌若正月終有
司無糧軍衛無船者將府州縣管糧官領運
千百戶提問各住俸半年三月終無糧無船
者提問各住俸一年及至過淮又有程限江
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者限十二月以裏過
淮南京江西直隸官軍兌應天蘇松等府州
縣糧者限正月以裏過淮湖廣江西浙江三
總官軍兌本省糧者限三月以裏過淮山東

北直隸二總官軍兌本處糧米者限正月以
裏完報遮洋官軍兌山東河南糧米者限三
月以裏完報此皆先年舊例載在議單查得
天順年間南京江陰神策府軍等衛江南官
軍兌運浙江嘉興等府秀水等縣糧米多在
三四月到京舉江南一處而言則江西湖廣
皆可依限立至而江北府分不言可知奈何
法久人玩日漸遲滯成化年間建議者奏立
限期却乃不照舊規輒易更變如山東一總
舊限正月以裏完報却限五月初一日完江

北舊限十二月以裏過淮却限七月初一日
完南京江南各府原限正月以裏過淮却限
八月初一日完浙江江西湖廣原限二月以
裏過淮却限九月初一日完限外又遠三箇
月之上方總提問此法似嚴而實緩似密而
實疎將往年糧船在先者反退在後自淮至
京若遇有水不過月餘之程而皆限至半年
之上且又遺下六月不立限期自此之後人
心益懈監兌交兌官員俱各不依原限直至
來年三四月方到水次以致十月開倉之規

因而廢墜有司務爲姑息不肯及時催徵官
旗利於需求得以從容販賣甚至索取常例
銀兩百計刁蹬及將原兌好米摻和稻穀爛
米等項任意遷延姦弊百出正因立限大寬
與過淮期限兩不相照以致各該粮運往往延
至八九月間陰雨連綿方纔湧到晒揚不徹
屢恐阻凍却又告乞水兌免曬寄囤等項事
例遂使陳粮貯積近十年而不得放未免朽
腐舊官守支滿玖載而不得去終歲怨嗟不
惟阻壞成規而下年粮運比例觀望到者愈

遲且如嘉靖十一年秋雨太多奏行免曬甚
非得已若使歲歲如是是舊粮終無支放之
日舊官終無脫身之期甚乖事体臣會同
欽差總提督京通等處倉場內官監左少監王
奉等議照立法貴嚴行法貴信伏乞
皇上勅下本部查照過淮舊規斟酌適中嚴爲
之限如山東北直隷宜定爲四月初一日完
江北直隷鳳陽等處幷遮洋總宜定爲五月
初一日完南京江南直隷俱限六月初一日
完浙江江西湖廣限七月初一日完以上限

期非緣臆見而創立驗諸往事而有徵且與
過淮舊限彼此相應而旱乾淺沮等項月日
俱在其中必須如此然後十月開倉十一月
到水次十二月交兌及過淮等項舊規方始
不爲虛文但前事因循已久粮運坐派每至
於後期淺舡修造又失於遲滯一旦爲先事
過防之備尤當屢慢令致期之譏合行漕運
衙門及撫按等官轉行省府州縣揭示曉諭
收粮交兌軍衛有司人等知會自嘉靖十三
年爲始務將應運本折色粮數先期早派定

立法度俾收粮者當其成熟則易完造舡者
嚴加督責則備具其交兌過淮及今定完粮
等項程限務要一一遵守若交兌違限者聽
差去監兌官查參完粮違限者聽京通二倉
坐粮員外幷薊州管粮郎中查參各將違限
久近月日逐一開單呈部移咨都察院轉行
各該巡按監察御史提問發落其間分別輕
重罰俸降級等項悉照舊例施行如此則法禁
齊一而莫敢違輸運早到而收受便懈弛之
習革而大倉粮儲不致新舊相妨積於無用

失緣係嚴程限以督粮運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欽差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某　謹
題爲催儹粮運事據本部委官署員外事主
事梅月呈照得嘉靖十二年該運嘉靖十一
年分粮斛四百萬石內除天津薊州　長安
等門并國子監外京通二倉除折色外大約
本色二百九十二萬餘石運納先後俱有
欽定限期其間違限稽遲者以日月久近罰治

有差即今八月各報運到京通二倉已未進
倉粮斛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餘石
京倉已收一十六萬八千五百餘石未收六
十三萬七千八百餘石通倉已收五萬五千
一百三十餘石未收三十三萬二千二百四
十餘石其餘一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十
餘石尚未運到今照河凍時月相去不遠恐後
日漸延遲深爲未便相應急爲催儹以便收
納呈乞施行等因據此案查先爲儹運粮儲
事已經會題奉

聖旨是戶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通行催儹
去後續因粮船到少又經行仰各管閘管洪
主事等官差人沿途嚴限催併兼程前進不
許頃刻遲延仍將各粮船出境入境日期緣
由回報續准本部儹運署郎中事主事方鵬
揭帖開稱嘉靖十二年漕運粮斛本色三百
萬四百六十五石三斗共淺船八千六百五
十九隻俱於五月二十一等日過淮盡絕又
據本部委監督天津衛倉主事盧輔呈稱責
差千百戶戴成等及行滄州與濟等州縣管

河官員自本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七月十五
日止陸續催儹已過天津德州臨清東昌地
方鳳陽等衛所運粮指揮等官吳春等淺船
共五千五百一十六隻尚有未到之數另行
催報等因前來案候間今據前因會同
欽差總提督京通等處倉場內官監左少監王
某等議照漕運係國儲重計關係匪輕各處
粮船雖陸續前來但因河西務新家庄等處
地方被水衝決分散水勢以致上流汊淺有
碍船行及回審各運官稟稱河決淺急去處

軍夫數十名不能拽船一隻等情除行通州
坐粮署員外郎事主事孫繼魯督同把總指
揮王功梁廷美等設法相幇併力拽運外但
粮船到湾僅有十分之肆其餘未到尚多況
各倉地一雨之後必須數日方乾及至將曬
又復遇雨以此粮到雖有一百餘萬進廒之
數十不及一且今九月將近天氣漸寒陰晴
不時收受未便臣等夙夜憂惶深懼鰥曠有
悞國計除斟酌事宜待後另行外伏望
皇上體念軍國重務乞 敕戶部差官馬上齎

文前去天津德州臨清上下一帶地方着落
管閘管倉主事及地方兵備儹運郎中巡捕
巡河等官差人沿河查勘如有粮船在彼湾
泊即便嚴限催促兼程前進及咨工部轉行
管河官員同心協謀將河央沙淺去處設法
疏濬如遇粮船有阻合轃運軍及撈淺人夫
併力拽送當起撥者作急起撥限在日下盡
數催促前來以憑督令坐粮監收員外主事
等官坐撥曬揚收受若有在途延住賍責私
貨等項各該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不
行嚴加催儹以致稽遲者並聽各公差地方
等官開具職名備呈臣等指實叅奏查照本
部題 准事例備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照
例發落如此庶人知警懼莫敢玩法而京儲
得以早完矣緣係催儹粮運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筍谿文集卷之十八終

筠谿文集卷之十九

奏疏

欽差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臣鍾芳謹

題爲誅惡逆以全生靈事臣伏見大同逆軍作亂悖逆已甚法所必誅無可言矣

陛下至仁天覆慮恐玉石不分先降黃榜專誅首惡開釋脅從哀矜慎重之意每拳拳於兵革之間真天地之大德也而各賊益肆悖逆人神共怒今大兵四集行當齏粉矣而一城生靈未聞所以處之之術臣切痛焉近見通

報該總兵官郤綱開稱於大同城外豎旗招降良善被賊放砲射箭不容豎立則是一城生靈皆不得出不爲叛賊所殺必爲官兵混剿克城之際雖欲分別善惡已無及矣臣竊思之大同者一方之重鎮自 王府宗室之外至於都指揮府衛等官無慮數百其鄉官士夫里老商賈庶民不下數十萬必無皆從叛逆之理今官兵圍困既久則老弱必皆餓死善良者或越城而逃又爲官軍所獲斬以爲功其貧而強者無所仰給必皆從賊劫掠以延歲刻之命此皆所謂脅從者也於此不有以處之則彼將懷疑自謂不免必皆奮死迎敵損傷必多若勝之而按其從逆之罪則合城人衆皆當盡誅徒快目前之憤而不顧他日西北之憂非所以爲 國遠圖也切詳原降 勑書黃榜處置誅惡本意最爲周悉但爲叛賊於中阻格使上之情不得通於下下之情不得達於上覦總制郤求兵欲入城之際城內首惡倡爲天兵洗城之說蠱惑人心嬰城拒敵一夫大叫萬夫齊驚勢不得

而不合守不得而不堅可見 勑榜所云果未能盡通於下而善良數萬抑鬱之情亦無由而上聞譬如病噎食者有物以梗乎胃膈之間而莫知所以宣洩之也臣聞初倡亂者不過七十人其後誘衆抗敵及勾引虜寇爲首者又不過數十人於中舉其最驍健姦惡者又不過十數人而已主兵官員於其姓名的確必能審而知之故今日之事非攻克之難善處爲難非多殺首級爲貴止誅叛逆而招降脅從乃爲 可貴臣愚以爲汎然令其斬

獻首惡彼且狐疑難責成效莫若將首惡姓
名或百數十人不必過多用計多方射入城
內使之通知許其自相斬功贖罪其餘脅從
之徒悉皆曉諭免其死罪彼無名者必將曰
我已蒙宥何故從彼就死有名者亦將曰某
與某皆惡逆也何得漏網嫌隙之間自生內
變此一策也若果不可行則如漢路博德與
楊僕兩將軍擊南越故事一則軍其東南督
兵急攻一則軍其西北潛行招之而招降之
功反倍於殺亦一策也伏望

陛下及今進兵之際乞 降容 勑一道或與
侍郎張某或與老成將官一員令其分京營
發去官軍屯駐大同城外獨當一面不以多
殺為功惟以招降脅從為功不必泄之於言
惟在行之以實其餘三面聽其晝夜合攻候
有間隙潛行招誘使為內應則善良者有所
倚仗乘其攻擊之際必皆斬關奔潰而出以
求生全或我兵乘間而入以制其死命此周
易正用三驅失前禽之義在兵法固已有之
而人不察耳雖名招降仍須整肅部伍恐有

姦偽及出降之人並下許就持兵器分投安
官研審的實惟首惡叛逆者不宥其餘各隨
多寡聯名給票付照凡遇官兵毋得邀截殺
為已功仍行各邊加謹按伏如有要逃住胡
虜地面者不分善惡並聽擒斬事定之日通
將招降有功人員照依殺敵功次斟酌陞賞
仍戒各該將領仰體
聖心攻克之際勿得濫殺及見招降之易反生
妒忌之心或詭言以亂謀或左道以疑敵於
中沮撓輒難成功若謂此策不善必致姦惡

乘機混逸致逭天誅臣竊以為不然已窮之
獸逸將何歸勢散則孤難免於死而況加以
訊鞫之詳重以聯比之法開良善得生之路
省攻擊百倍之勞縱使姦惡暫或幸免而蹤
跡所在匹夫得以擒之又何患乎豈可慮數
十人之逸而不救此數十萬人之命乎但虎
豹之侶難與言仁主殺伐之威者不可與議
招徠之事故臣前議惟當付之老成之將帥
不宜詢之卒易之武臣若招者先露其機則
攻者不盡其力攻者不盡其力則各賊得以

從容防制而無可乘之隙曠日持久或生他
變是在主帥謀之於密則表裏相應而易成
行之以誠則彼此相信而皆服若乃懷貪功
好殺之心為陽擒陰拒之計有謀未必用用
謀未必善兵戈橫及終非遠猷此臣之所甚
懼也臣忝在班行深念　國事至重私憂過
計義不容默爲此冒昧具陳少裨　廟堂末
議伏惟
皇上矜憫蠢愚倘有可采　俯賜施行臣不勝
戰慄隕越之至謹題請
旨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左順門進初四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差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臣鍾芳謹
奏爲自劾不職乞罷黜以答天意事近該南
京　太廟災
皇上聞變警畏夙夜不遑躬親　祭告仍命內
外臣工各加脩省以盡交警之義仰見
陛下敬
天之至尊

祖之誠無以尚矣臣實愚昧推詳所以致此莫
知其由夫天之於人本同一體高下雖若懸
隔而陰陽精靈之氣無處弗貫氣之所貫則
雖暗室屋漏隱微之間莫非帝監所存而毫
髮莫掩焉此所謂天神者也自古人君仁者
或不足於明明者或不足於剛剛者或不足
於文仰惟
陛下至誠達乎神明純孝光於上下仁以覆物
明以燭微剛以裁制文以經綸與天同德非
禮不動此所謂　至聖者也南都為根本重地
太廟又我
太祖及
先祖帝后神靈所棲
太祖功在萬世澤流萬世　宗祏所在鬼神護
呵今災不於他所而於至嚴至尊之地
神位寶器一旦灰燼此所謂大異者也夫以
上帝之至神感無不應矣以
皇上之至聖誠無不孚矣況我
神祖　列祖在天之靈默相而庇祐之乎然則
非常之變在今日非所宜有而驀然有之臣

反覆思惟誠所未諭是在臣下不職所致無
疑矣夫
陛下以天之心爲心統治於上爲臣子者當以
陛下之心爲心佐理於下如所謂九德咸事百
僚師師然後能熙庶績以成治功今在廷諸
臣莫逃
聖鑒而臣乃以庸瑣無似猥厠其間甚不稱因
能授任之意切念臣生長海嶠僻陋寡聞歷
官二十七年虛叨祿秩見年五十九歲漸覺
衰遅膺　勅書之重曾無除姦革弊之能臺

倉場之多豈有理財足國之功駑駘疲鈍頻
策不前尾礫可憎屢汰猶存况復痰火時發
諸疾交攻繼母在堂年踰八十音書隔越俯
仰無依臣當辭祿歸養久矣乃今災變示警
又不能自効寸尺以裨涓埃臣竊愧焉伏望
皇上勅行該部將臣速賜罷黜免致素餐遺誚
則闒茸去而仕路清賢才進而天心悅矣臣
無任待罪戰慄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一題爲廣　　代姚巡撫作
聖孝以布仁恩事臣伏見嘉靖五年九月分邸
報　世廟既完　恭穆獻皇帝神主奉安在亞
[illegible]聖皇太后擇日晉謁誠動神明歡騰中外臣
有以仰見　陛下聖孝始終無憾矣臣聞孝
首順德也推之則能行乎恕而使萬物得其
情充之則能盡乎仁而與天地同其量古之
聖帝明王所以興道致治而和氣熏蒸於上
下者亦惟此孝之一字推而達之爾
陛下之孝本於天成尊養　三宮極其隆洽而又

推恩以及文武群臣榮其父母下至庶民之
老皆有賜賚是又因　親親以及人之親使
九有之中無一夫不被其澤雖舜文無以尚
已然當時議禮獲罪之臣如豐熙余寬黨覆
盆遺照人所共憐投竄邊疆　恩光未被草
野之間莫知　聖意所在或咎諸臣背公樹
黨伏闕號泣爲不祥者臣未敢以爲然也臣
聞主聖則臣直昔漢文帝時四海寧謐本無
失德賈誼上疏爲之痛哭流涕可謂戇矣文
帝能容之而天下稱其[illegible]之諫立相

也欲取白麻壞之痛哭於庭白麻詔書也詔
書非可壞之物朝廷非痛哭之地陽城此舉
可謂野矣德宗能容之而天下仰其明我
朝成化初年詔議
慈懿皇太后葬禮大學士商輅彭時等率文武群
臣伏闕泣諫
憲宗皇帝竟從其議至今傳之以爲美談故進
言者不能激切不足以効忠聽言者不能含
弘不足以容善豐熙等所以敢爲激切之諫
者言則過於輕率事則失於愚昧然推原其

情蓋亦有所慕而爲之其心以爲幸而生全
盛之世又遇 仁聖之君君之德爲堯爲舜
如天如神漢唐諸君不足數也爲臣子者雖
不能爲臯夔稷契以圖報稱豈肯落賈誼陽
城諸子之後以負於 國哉是以執其偏見
殫其愚悃傚 先朝之故事躡古人之遺蹤
惟期一得之見庸不顧輿情之過激遂致干
冒 天威罹此罪譴誠有可憫者矣夫人臣
以謇諤爲良人主以容忍爲德能忍人之所
不能忍而後人主之道光能言人之所不敢

言而後人臣之節著唐陸贄有言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
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
於斯皆爲盛德今豐熙諸臣傷於直者也失
於狂誣者也 陛下量同天地何所不容豈
足深咎之哉臣初目擊此事駭愕惶惑既而
思曰議禮美事也 朝廷雖以此罪之事定
之後必且復之及見嘉靖三年九月 詔書
有云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於天性君
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臣又

喜曰大哉 聖主之度詔旨既已悔之不久必
宥之矣久之臺憲之臣屢以爲言一未蒙聽
納今又二年餘矣 陛下尊親之情亦已娟
盡無少虧欠矣而此數臣尚在擯斥抱羈旅
之懷無自新之路臣竊有所未諭也臣訪得
所轄廣東地方如其官季本陳近余寬自黜
謫以來率皆清脩苦節不改寒素中間親老
家貧遠離瘴鄉孝養之禮不通音問之情久
曠或懷親而浩歎或抱疾而呻吟迎養則力
有不能歸省則法有不敢愁苦萬狀不可具

言臣之所及見者如此則其餘如豐熙呂柟
輩皆可知矣伏望　陛下推因親之愛憫其
愚蒙　弘好生之仁畧其讃咎　勅下該部
查將前次議禮獲罪某某等量行叙用或釋
放寧家傳之天下後世皆知我
聖天子能容戇直之士如此豈不垂休光於無
窮哉臣爲此
具官臣某

又代姚東泉作

題爲急缺金銀寶石珍珠事據廣東布政司
呈前事內開奉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

太監鄭　會案爲欽遵事嘉靖六年二月初
四日該冠帶舍人鄭山賫到司禮監印信揭
帖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該　內承運庫
署庫事司設監太監梁諫等題爲急缺金兩
寶石珍珠事臣等看得見今御用監等衙門
成造　上用物件該用金兩金剛鑽祖母綠
寶石猫睛石青鴉鶻石紅鴉鶻石綠撒孛尼
石紫鴉鶻石黃鴉鶻石累子石青寶石紅寶石
紅刺比鴉洗西珠廣東珠本庫儲蓄已盡難
以成造况今雲南進到寶石數亦不多又無

碎小不堪應用伏望
皇上嚴　勅該部即將前項金兩寶石珍珠作
急區處一行在京買辦一行於雲南等處出
産地方着鎮巡等官採取并買辦務要真正
鮮明毋得延緩稽遲上緊進用以充目下之
急務庶使成造完聚供用不缺等因題奉
聖旨這金兩寶石珍珠在京該部先行量買應
用仍行與雲南兩廣等處出産地方着鎮巡
等官採辦真正鮮明圓大的陸續觧用不許
遲悞及將碎小不堪的進來户部知道欽此

欽遵本監今將奉到　旨意事理備云前去
兩廣鎮巡等官內官監太監鄭　等欽遵施
行欽此除欽遵外案仰廣東都布按三司即
行各掌印官欽遵公同將該用金兩金剛鑽
祖母綠寶石猫睛石青鴉鶻石紅鴉鶻石綠
撒孛尼石紫鴉鶻石黃鴉鶻石累子石青寶
石紅寶石紅刺比鴉洗西珠廣東珠分派所
屬産有地方採取買辦務要真正鮮明圓大
就仰各該府州縣衛所掌印官督令諳曉人
匠辨驗真正堪中者限在日下火速差委的

當人員解赴軍門以憑會同揀選　進用等因依奉間又奉臣并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余其案驗俱為急缺金兩寶石珍珠事俱行本司行催守巡巡海等官并都指揮張輗督催原委官員郎將前項珍珠作急打撈封固差人進送　內庫交收以備應用務要鮮明圓大不許將碎小不堪之珠一槩混進有悞成造等因依奉外查得先該戶部題奉　欽依事理前項寶石係行雲南等處買辦珍珠係行廣東打撈與奉撫按衙門案驗備行本司

止採珍珠今奉總鎮太監鄭　案驗又仰本司將前項寶石珍珠分派所屬產有地方採取買辦照得本省所屬止係雷廉二府池內產有珍珠其餘前項各樣寶石廣東地方並無出產難以派辦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該司設監太監梁諫等題前事本部查議具題奉
聖旨這寶石珍珠係是成造
兩宮上用首飾物件非為玩好着照成化弘治年間採取買辦進用不許因而生事擾民欽

此欽遵又該本部查得成化年間買辦寶石俱於
內庫動支而珍珠未聞採取弘治年間採取珍珠旋即停止而寶石未聞買辦今係成造
兩宮上用首飾物件其用既不可缺其數計亦不多相應採辦但成造首飾等件臣等不能與知合用寶石珍珠色樣數目亦未蒙明示必須會計明白庶不有悞進用伏望
皇上特命司禮監官會同該庫官員查看成造
兩宮上用首飾物件合用寶石若干是何顏色珍珠若干是何顆樣具實奏請　欽定適中數目候　命下之日本部各照所產地方寶石行雲南鎮巡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將該司見年差發并在庫無礙銀兩動支或於省城召集行戶買辦或於產有去處委官收買務要物價兩平公私俱便其珍珠行廣東鎮巡官及都布按三司官會同看守珠池官員查照弘治十二年採珠舊例起調合用人夫修理合用器具公同分巡分守巡海等官親詣珠池如法打撈各於完備之日封固明白

選委的當官員管解赴京徑送　内庫交收
以備成造應用各該鎮巡等官務在仰體
皇上之仁慈俯念地方之困苦計慮周悉處置
停當鈐束下人不得騷擾小民致生嗟怨及
虧損價直激患夷方遠者聽各官訪拿參究
若鎮巡等官處置失宜貽患地方者責有所
歸仍將採取買辦過寶石珍珠及動支過銀
兩各該數目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
因覆題奉
聖旨這合用寶石珍珠只行與各該鎮巡官買
辦採取陸續解來應用但不許騷擾小民致
生嗟怨及虧損價直激患夷方欽此欽遵備
咨前來行據廣東都布按三司掌印左布政
使梁材按察司周宣都指揮使甯潭帶管分
守海北道右參議汪思巡海帶管分巡副使
李傳將查議過弘治十二年採珠事体合用
夫船等項緣由呈來又經批仰准議施行及
節經行催廣東布政司整備夫船銀兩備行
守巡巡視海道等官嚴督分布開池採取續
據廣東按察司整飭兵備兼分巡海南道帶

管守巡海北道副使范嵩呈稱擇於嘉靖五
年十一月十八日開池採珠等因呈報前來
又經會本具　題外續准户部咨又該太監
梁諫等題前事本部爲照前項金兩珍珠寶
石先該太監梁諫等奏奉　欽依令臣等區
處進用及議處來說已該本部備將採取買
辦之難議擬具奏乘蒙　俞允仍令採買進
用又經本部覆題奉　明旨備行雲廣等處
鎮巡等官買辦採取去後近據雲南鎮巡官
進過寶石共計一百一十六兩有零又該鎮
守太監杜唐奏蒙將閘辦銀二萬餘兩晋彼
買辦計數不爲不多其珍珠金兩又經本部
節次行催計日亦將解到今梁諫等復稱成
造　上用物件合用金剛鑽并祖母緑石西
珠等珠本庫儲蓄已盡及雲南解到寶石碎
小不堪題奉　欽依復令本部量買及各處
採辦緣成造　上用之物臣等所宜區處但
近來天下處處災傷錢粮蠲免數多京庫儲
積有限即今宣府奏討銀一十六萬兩方在
措發若復買辦實恐難支況前項珠石又皆

出自遠方京師亦鮮有蓄積縱使銀兩有餘
亦恐卒難取辦惟有本部及太倉見貯各處
贓罰等金相應　進用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痛恤時艱收回　成命免令在
京收買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見在贓罰并
贖買莊地金共四百二十三兩五錢有零先
行進送　內承運庫交收以備應用仍通行
各該鎮巡等官查照節奉　欽依事理將前
項珍珠寶石應採取者採取應買辦者買辦
務要真正鮮明圓大差人星馳陸續解送不

許將碎小不堪之物一槩濫進其年例金兩
一併作急解部類進不得仍前稽延有悞供
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珍珠及各項寶石你部裏先行上緊買
辦進用應採取買辦去處還行文與鎮巡等
官着上緊解進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仰
抄案回司轉行廣東撫按衙門查照本部先
今題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鎮守珠池等官
即將前項珍珠作急打撈封固差人星夜進
送　內庫交收以備急用務要鮮明圓大不

許將碎小不堪之珠一槩濫進有悞成造等
因備咨前來臣又經欽遵督催作速打撈進
用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
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
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蘇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　議照前項寶
石珍珠係供　兩宮上用之需爰奉　天語
丁寧採取買辦臣等豈敢頃刻有違已於廣
東產有珍珠地方督行該道守巡巡海等官
採撈完備差官起　進外為照金兩及金剛

鑽祖母綠與各樣寶石原非兩廣所產兼以
連年用兵供億浩繁人民疲憊倉庫空虛又
值去歲田禾災傷饑饉荐臻盜賊蜂起誠為
可慮查得戶部咨內已經題　准寶石行雲
南鎮巡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動支官銀買
辦珍珠行廣東鎮巡官及都布按三司等官
採取又奉　明旨不許騷擾小民致生嗟怨
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慈切於愛民元
迫於不得已之情蓋上歆致孝於　兩宮惟恐承順
之弗至下欲推恩於萬姓又慮科擾之有傷大哉

皇言誠　至仁至聖不世出之主也但照司禮
監印信揭帖內開金兩寶石等項未曾分別
兩廣不係出產地方免行買辦字樣以致臣
下難以遵守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生靈乂罹荼毒乞　勑戶部將
前項金兩寶石照舊免行兩廣買辦以甦民
困深為便益緣係急缺金銀寶石珍珠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具官某謹　　代姚東泉作
題為恤疲民以安地方事　臣會同巡按廣西
監察御史石金議照廣西地方山深地險民
少夷多操戈挾弩在在成群遠郊近鄉年年
受害况又水旱不節民生日窘各年錢粮拖
欠數多一遇追徵急迫輙逃深山以附於賊
故賊日以蕃民日以稀賊蕃則追捕益勞民
稀則供應益困民既困矣而徵派之數日增
月益無可柰何則又以該徵之銀分派於見
存之戶而見存者愈重愈困亦復破家蕩產
淪胥於賊是以閭閻之下十室九空鄉落之
間榛莽蔽目將來禍變不測實難支持言之

至此深可憂慮况自去歲春夏以來桂林平
樂潯州南寧柳州慶遠思恩等府所屬地方
災旱田禾失收人民饑饉遠近憂惶臣又經
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劉穎於嘉靖五年十一
月十五日具　題乞將秋乇粮米量與分豁
各項物料暫為停免去後未奉　欽依及又
地方連年用兵加以征剿田州支用浩繁倉
庫匱乏漕輓饋餉之勞民力委的疲敝今該
司呈稱要將前項坐派緕麻木柴拕木等項
料價共銀三萬一千九百兩同一應料價已
徵者暫留貯庫未徵者一槩停免盖亦憫生
民之急防意外之虞推原其情甚非得已伏
望
皇上軫念邊方土瘠民貧乞　勑該部從長計
議合無將原派廣西布政司坐派前項料價
銀兩已徵者准令暫留貯庫未徵者通為停
免待地方安靖歲時豐稔另議定奪如此則
催徵稍緩足以消變於未萌疲病少蘇得以
相安於無事矣緣係恤疲民以安地方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齎捧謹題

提督都憲姚公辭免加秩廕子疏代作
臣某伏蒙
聖恩云云臣聞　命戰兢捫心慙愧蓋功微而
施厚極知　主德之含弘力小而任隆自揣
臣分之僭踰况左都御史乃風憲之長　太
子少保實輔導之官而錦衣百戶又有　侍
衛爪牙之寄自非茂著勛烈何敢濫膺　寵
榮伏念臣出自蓬茅叨專鉛槧軍旅之事實
非所長顧以猺賊竊據一方流毒四境深根
固帶黨與甚蕃堅甲利兵姦雄自負若非早

處後患難支是以撿覈舊案亟請天誅仰荷
皇仁載申遠畧示以撫綏之意啓其悔過之心
使此賊聞風讋懼惴然改圖面縛就降俯首
待　命臣當即爲奏請寢兵息民一以安養
鎮靜爲事不敢徼幸萬一以希意外之　恩
是則臣之本心也夫何犬豕之性怙終弗悛
戒諭徒勤傲很弗顧臣不得已肅將　天語
移檄遠近趣兵討之而此賊兵力素雄諸軍
畏之如虎臣於是時夙夜兢惕寢不能寐自
謂叨膺重寄死生以之嚴督諸軍踴躍並進

幸賴　朝廷威靈將士効力先鋒所至勢如
破竹遂梟渠惡以靖邊徼是皆我
皇上一德格天百神默相所致而　宗社億萬
年靈長之慶於是乎占焉否則蕞爾微軀當
此勍寇曾不知置身何所也又何功之可言
哉臣聞善當戒乎自盈福莫大乎知足臣位
列正卿榮已極矣歲俸所入養已厚矣先以
京官三品廕子入監　恩已渥矣臣每自慚
無由報稱今茲微績不啻毫毛而田州思恩
尚有遺孽未卽清謐是又臣之餘責也豈敢

貪天功而冐殊寵哉伏望
陛下鑒臣愚悃收回成命容臣照舊以右都御
史巡撫地方其廕子加官新　恩並賜除免
實爲萬幸
一奏爲辭免　爲朱總兵作
恩廕事嘉靖六年四月初九日准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
史姚鏌手本准兵部咨爲捷音事內開臣等
督率三廣漢達官軍土兵征勦廣西田州府
叛逆土酋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

三十八名顆搜獲田州府印信一顆玉帶一
條鳳翅翠螺盔一頂銷金黃龍帳一床盤獲
金銅鈒金事件環刀紵絲圓幔等物共七十
八件净身男子四名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七
百四十八名口奪獲牛馬一千三百五十九
匹隻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該本部查議
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云云
欽此欽遵備行到臣除欽遵望
闕叩頭謝 恩外臣聞

聖皇御極仁足長人武臣在邊義當宣力臣本
以菲材猥承世廕誤蒙 簡任來鎮南荒顧
茲山海奥區實惟盜賊淵藪憂深奮勇愧
鷹揚頃者征進田州甚非得已舉事之初恐
心惶惑仰賴
皇上離明普照故睿斷而不疑 神武布昭故
師行而無敵遂致蕩平巢穴戡定兇殘臣於
是時雖嘗驅策駑鈍亦惟求免罪譴而已乃
蒙
聖恩加官廕子光增先爵榮被餘支臣自揣懷
慚莫知所措盖世祿之家每戒於驕溢寸功
之建何補於高深臣所以夙夜兢兢不敢自
懈者正恐 寵逾厚而勞無可録任愈重而
力不足以勝之也伏望
陛下鑒臣愚悃收回 成命將官廕新 恩賜
允辭免容臣仍照舊爵管事再圖補報臣下
情無任感戴悚懼之至為此

邊儲議　翰林作

臣謹按昔之議邊儲者自漢晁錯而下往往
有成效矣大抵緩則為經久之計急則為權

時之宜為經久之計者培養生植不至於病
國為權時之宜者開鬻變通不至於病民外
鬻爵級內輸官帑貿遷有無裒益多寡如張
詠之以米易鹽李參之鑄錢平糴此所謂權
時之宜也戍其地不使遺其利用其人不使
遺其力耕斂以法儲蓄以時如充國之屯金
城子儀之耕河中此所謂經久之計也
國家養兵於邊百四十年矣承平既久法弛弊
生上多侵漁下多冗食緩急可使者不能三
之一而坐屯待哺者不啻七之五幸而胡虜

終衰不能大擾邉境而又承累世安養之後猶且日告匱乏萬一師旅屢動饑饉荐臻何以備之比司國計者倣鬻爵之策使民輸錢於官謂其便轉輸而易致也然錢之為用不利歉歲豐而糴則增百成千歉而糴則減百為十古凶歲之弊百萬不及穰歲之半糴於民則不能應其求給於軍則不足充其饑是又失晁錯入粟之初意矣臣之愚計謂宜詔沿邉諸郡備上豐歉之實而斟酌調停之孰為豐則給之糴本以斂土地之所出孰為歉

則歸之漕運以會册東之所入其他鹽利市租之在官者則悉審其緩急而為之通融或散焉以補其不足或聚焉以取其有餘是謂盡權時之宜矣夫善治賦者因天分地不勞而給資食於遠不若資於近藏富於國不若藏於民世之論者皆欲省冗兵謂其寄空名食官禄無能羆之勇而有鳥鼠之耗也今沿邉若干衛衛若干軍歲清月理勾逃補亡猶恐弗充何以省之惟當精簡驍鋭以備行陣而又授之土田使服農事緩則扶耒耜急則

荷戈矛量入其租以備歉歲數耕之餘必有厚積矣然近邉之地常若墝埆引川澤則勢有弗能開陂池則力有弗逮屯田之計誠若迂緩然昔人變寡為庶轉瘠為沃者類皆有之誠使任將帥者矢心為國斷以必行而又假之以便宜寛之以歲月則可以隨力所及而獲其利是謂盡經久之計矣然時因其變唯智者能謀之計定於遠惟仁者能守之苟智不能謀仁不能守則將為桑孔之徒聚以病國其何濟之有是又握樞機者當究心焉

揭制誥　嘉靖

呈為詢訪事近奉　吏部票詢生民疾苦庶政修咸欲以稽物土之宜弊群吏之治某等讀之悚然大懼環曠無以塞責竊詳所訪八條內除戶口錢粮兵馬等總數別具及非江西地方所急者姑置勿論外其間如墾荒土通水利督游惰之民均錢穀之征寛煩劇之役弭盜賊之横革風俗之惡皆政理所先長民宣化者之首務然欲縷縷陳之則恐如書生對策調弄虛文譬之畫餅不資實用未見

兵爲益也且以墾荒土一事言之土以殖穀民生賴焉善治者求其所以致荒者弭之則自闢矣苟非其人上諄諄而命之彼懵懵而忽之徒掛墻壁曾不知所云謂何甚或不究其源而施其所甚惡不量其力而强其所不能亡則逮其里胥累其戚隣且嚚之曰吾奉其勘合督而耕毋荒而土田跡其所止而械繫焉於是乎困者愈困而不勝其弊矣推此一端可例其餘是故操於上者貴簡而施於下者貴愼與其爲民興利不若去其害而利在

其中之愈也今爲小民之害者固多而田土不均爲害尤甚歷粮重負墳畝全無姦蠹伏于此獄訟蕃于此盗賊起于此風俗之薄悪皆由於此説者謂須履畝丈量非惟事體難行徒爲紛擾亦恐誣謗横與反滋弊端昔宋子守漳銳意行經界之法正欲均貧富立限制也而巨室不便嚣然沮之竟不能安其位而去今欲履畝覈實豈能事事盡得其情以免於物議而必行其志乎况　明詔有禁誰敢干之是在良守令酌而處焉隱括合屬歷

粮之數明著籍冊寛以折色蠲其科差間有訴者按圖稽實究極弊源格之以漸毋致駭俗嚴亂政之誅申飛詭之禁誠心推行積以歲月㪅㪅細民庶其少瘳乎抑孔子論政必先有司今地方之弊莫甚於官不得其職且如江西每歲部運南京錢粮縣各一人府州各一人計八十七府州縣已去八十餘員矣而總運文委本司堂上官一員其他公差進表解木解料修船織造等項不在數内往返之間動經歲月巡捕者徒寄虚名管粮者或移

别幹事蹟無可就之緒文案有堆積之煩議者咸謂守令得人則百務脩舉是誠然矣而不知雖有賢守令亦不能不資庶職而成治擇令之賢率取於進士進士池官初年如入暗室踰年而後漸得肯綮然猶未洽也比及三年則上最行而徵書至矣况其間移小就大移簡就煩迂廻道途遷延期限又有不待三年而去者昔人謂賢不肖皆不得久其位者非虚語也窮鄉下邑僻奥之區守巡不能遍歷守巡既不能遍歷而郡縣又不得其職

猾胥黠吏乘機爲姦督徵細民猛如虓虎錢
既入手延頸望　赦侮玩官法更相効尤雖
行查勸徒長虛文是以飭冡
聖恩勤恤民隱蠲其租賦而民不蒙實惠者官
不稱任而姦黠得以私其利也誠使百司上
下各舉其職賦役務稱其力而非人力所堪
者去之則平獄訟務得其情而非人情所便
者禁之則清盜賊謹捕邏而聯之以保伍則
息風俗嚴戒諭而導之以禮讓則厚於是二
司督察守令守令文各督察其屬以稽其績

則庶政交脩而生民之疾苦日以弭矣合無
將前項佐貳官員通行查議遇有部運等項
可減則減可併則併毋得因循濫差守令正
官責在平政宣化綏和民人務令久任毋得
屢易果有賢能昭著者特舉旌典以寵異之
俾事有責成而職業不至於荒廢政有統紀
而狡偽不得以姦欺當今急務無出於此其
他非關大體不敢枚舉姑述鄙見用備裁擇

鈞谿文集卷之十九　終

鈞谿文集卷之二十

讀書劄記　經書

予自少讀經史每苦鈍拙然世故更涉既
久晚年撫卷意味自別而益厭夫卷袠日
繁爲經學害乃摘其槩一二揭其旨要參
以所疑俾來裔專精乃事不至憊精力於
無益而病眩衰頹惟以適興餘固不能悉
閱也

或曰大學首格致中庸首戒懼慎獨而不言
知者何曰大學承小學之成功以開發其聰

明中庸論性道之本原而因著其功効然則
以何爲準曰一也皆主於誠

大學皆下學之事止至善則上達矣中庸言
上達之妙然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則下學
之功也

聖教亦多術矣然大要皆彔天下之道也雖
才智傑卓英鋭蓋世一登聖門即粗厲之氣
頓銷此讀孔氏書第一義也或曰誠若子言
將無萎靡矣乎曰厲氣不可有正氣不可無
所謂正氣勇於義者也擇而不善則果敢而

窒將以厲氣為正氣
人于靜存動察非也存養該乎動靜無一息
之間省察是就存養中舉此心獨知之處言
心所獨知非必暗室雖稠人廣坐一念慊意
與否皆自知之能謹乎獨乃所以成存養之
功非謂惟於至靜之中而致謹乎動之端也
故存養之功周徧省察之功切要
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以至不愧屋漏皆存養
之功也然必隨時隨處而察之於獨恐毫髮

未盡則離道矣
謹獨當何如曰善則擴充致曲是也不善則
克去忿也慾也偏也惰也皆不善也懲忿窒
慾矯偏警惰皆所以克之也情有七而獨言
怒者怒最難制慾則所該者廣尤易溺也
格致與誠意相成格致即擇善也言擇善則
切於己言格致則意尤廣而省察在其中大
要有三曰察之念慮之萌謹獨是也曰考之
事為之著擇乎中庸是也曰學聚問辨則平
日工夫也三者非徒致知而已而吾之誠已

寓乎其中蓋心在是則不放未有放其心而
能格致者
夫意者心之動也心動而欲有所事必先度
其事之可否如可為矣又思條畫如何始終
委曲如何既窮其理則知之至矣於是斷然
行之而必以誠焉此所謂考諸事為之著也
若雖未有事而念慮或萌所謂意也必察之
曰此天理耶人欲耶是亦窮理也察而知之
至矣於天理則充之於人欲則克之而必以
誠焉此所謂察之念慮之微也至於讀書講

論未有念慮之發事為之接則亦隨吾暇而
窮其理焉如道義之精微人物之高下古今
之治亂得失雖未即措於用而積蓄之久自
然貫通此所謂寬以居之也而操存之功固
已寓乎其中矣又如親有疾而未知何疾也
吾意已動於是矣必思所以延醫求藥而究
疾之所因與夫治療調攝之宜此皆真心為
之所謂格物也夫既知之審矣於是誠以行
之而不敢懈焉則所知者踐矣故誠者貫乎
知行而無間者也

或曰聖人不貴聞見之知信乎曰非也焉得
人皆生知出入口耳則不足貴著乎心則可
貴矣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猶好古敏
求發憤忘食顏子上智必資乎博而賜之達
不如參之魯者用功殊而悟異也韓子曰孔
子之道大而能博夫聖人豈不貴博哉顧人
不能皆顏則隨材而成就之不能博者聖人
不彊也其戒乎無所用心亦惟不忘所有事
耳知豈易言哉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
覺覺後覺外格致其末之覺也已

或曰心體不可著一物若役役於文史是玩
物喪志也曰滯於物者嗜好汩之也是謂不
得其正若以用心爲玩物喪志則孔子三月
不知肉味其志荒矣

右存養格致統言只是尊德性道問學一
句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噫
盡之矣存養已包誠正格致已包省察

致中和其天地合德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
凶者乎

或曰顏子服膺勿失謂得善而念念弗忘耶曰非也言無私欲間之所謂仁能守
之也幾乎一者也若念念弗忘則有時而忘
何以爲顏子

致中和學之極也致中其心純矣致和其道
達矣朱註自戒懼而約之由動而約諸內也
自謹獨而精之自謹獨之幾而達於外也讀
者泥戒懼爲靜則文義不通矣靜而又約之
非禪寂而何

舜好問好察文王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謀
于原蔡而訪于莘尹皆周天下之慮也佛老
自私而小不尚賢不貴聞見小故澤不及天

下私故尚同同已則親

或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子以愛言
仁之用乎曰非也此舉仁之全體言純乎道
之謂仁夫人己之際私欲生焉推己及人則
私欲無所容故盡仁曰己不願則勿施而所
願者未盡也可謂仁乎曰此問甚善不願非
必横逆凡禮文稱謂承事之間微有弗盡皆
所不願也度焉而勿施之則所施無不當無
不盡矣恕必先之以忠聖意正如此

言前定四句謂將有言也將有事也與夫行

與道也皆必先立乎誠而後可耶曰非也一誠立而言事行道從之矣

大經道也大本性也化育命也首章自源祖流故先命末章自流遡源故以命終焉首尾之義也知化以心言心體本自廣大故曰浩浩其天

顔子喟然歎何也曰純一之難也卓爾者不惑之地從之者與道爲一不踰矩之事也顔子三月不違仁幾乎一矣而未免有間故從之無由也

顔子王佐之才謂能與王業乎曰非也王者純乎道者也顔子醇乎醇矣故王佐優爲之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否則智術焉耳矣

樂則韶舞言必用舜樂乎曰非也此言治之極也夫樂以象成韶也者象帝之成功也治天下者雖非揖讓有之而致治已極則韶舞可作矣治或不足音容奚象焉

曾子臨終言君子所貴三事若不屑屑於文藝何也曰博文者入道之始事游藝者成德之餘功皆以成全乎德焉耳而學之謬者乃懲精於文藝器數之間而忘所以自脩之實故曾子舉三事之最切者言之非特爲孟敬子告也蓋內外相爭肅乎外所以正乎內豈若魯昭公脩飾外貌焉耳

孟子專言性善故朱註於性善等章不及氣稟與庸學論語不同此朱註所以最精也然五者之欲動心忍性孟子已兼氣稟言之

行義達道是能道濟天下也故惟顔子能之若曾子則誠於好惡矣而道濟天下夫子盖

未之許也

哀公患三桓之逼欲以越去之未嘗斯須忘三桓也問社蓋有意於誅宰我言戰栗勸之誅也蓋相與爲隱語耳夫子以爲未可輕議誅殺或生他變故深責之蓋非其人無其時故也

夫子與林放從先進之意也厭周末文勝之弊也秦人繼周一洗而尚苟簡則陋矣

麻冕易絲以麻不係重輕此如詩之與體特爲拜下說謹凌替之漸耳夫子雖援章甫其

服以鄉未嘗泥古若闕大體雖繁纓亦慎之
聖人之教以志道爲主志道則博約存省克
治皆在其中得而據之則見之眞守之固即
孔子所謂立積久而熟則仁矣仁至難言非
粹然至純不謂之仁道者天理之自然非純
乎仁不謂之道仁者聖學之極致不踰之時
也游藝者暇則游之說者乃謂依仁而後藝
可游失其旨矣朱子以興詩立禮一章爲游
藝註脚愚謂四書六經皆志道據德一章之
註脚乃論語一部大綱領也先儒謂興詩是

志道時事立禮是據德時事似亦近之但志
道之初詩禮樂已無習矣論終身之所得則
各有所由論學者之篤志則一日之間道德
仁即此而在非必三十而後立七十而後仁
也且如應接一事必先斷之以義於是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皆志道據德之事也信以成之則表裏無妄而無到之事也然特一）
事之仁耳若顏子三月不違則全體之仁幾
於聖矣此章之依仁以全體言也學之所造
雖有淺深而隨其餘暇則游藝以適情固不
可溺而亦不可廢也

老佛不言志惟聖門言志孟周公志所感也
聞韶忘味志所專也在老佛則皆爲妄動矣
其言曰至人無夢
周子無思而無不通與老子無爲而無不爲
相似而實不同程子曰易無思無爲戒夫邪
思而忘爲耳學者誤認以爲聖人寂然無思
相率而流於空寂之教其害不細或曰忿懥
四者有之則心失其正無事而思豈心之本
體乎曰四者皆情之滯而不化者也滯而不
化邪也非寂感之體也是故吾道寂而有異

端寂而無其辨正在此
明道定性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
無將迎無內外此明道獨得之妙也伊川恐
學者誤認流於禪寂故曰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
道復明於世皆就切實處說啓迪後學多矣
學者不知此味輕言定性太早明道曰惟立
誠乃有可居之處伊川曰治經不自得雖盡
治五經亦是空言
或曰大學自朱子後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

鼎車王峯若水皆以知止至近道二節合聽
訟一章爲格致本傳王文憲公柏夕我
朝方正學諸公大同小異皆以爲然近來宗之
者刋大學古本傳世然乎否也曰經文本末
以身對民言物也格物承上心意言事也心
意隱而事顯物自物事自事試易之曰事有
本末事有終始文理通乎或曰格物者知行
兼至行之至而知乃至也曰經言知止而後
得止知子之言乃謂得止而後知止乎此謂
知之至也程子以止句知本爲衍文舊本誤

在經文之下今却以衍爲正曰知本即知至
不假外求於是謂不必窮理惟求吾心至善
自足而力排多聞多見之非誤矣
聽訟一章爲釋本末誠似未安故諸家疑之
而欲置諸民不能忘之下以爲明德新民之
至善似亦可通然經文言知止得止之序而
結之以脩身爲本傳釋止至善而以聽訟一
章知本證之正與經文相應
舍己從人朱註已未善三字或疑未安非也
此如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之時蓋

於事未得其理耳非謂舜有不善也
文王五止自盡而物亦盡也爲君止仁則君道盡而
仁被乎下矣爲臣止敬則臣道盡而忠成乎
上矣舉五止以例其餘
大學止至善聖與仁之地也明德之極天德
也新民之極王道也皆至善也知止是學力
積累到處定字非禪家所謂定
孟子不動心註恐懼二字兼威武聲色貨利
一切不足以動其心先立乎其大故也
敬事然後愼動而能信信立而後用有節用

有節而後愛及民故敬信者愛之本也
上智下愚之說程朱備矣張子乃謂安於見
聞則爲下愚是啓厭常喜新吹嘘求奇之習
也心無適莫而主於義理其庶乎
性與天道子貢聞之而發歎深乎哉天人其
合一矣乎非查滓融盡幾乎聖人者未足語
此天道命也性仁也仁純乎天中庸至誠知
化盡之矣今人喜談性命以爲知道豈其然
乎
夫子至聖宜無不至矣猶曰發憤忘食是未

通而求其通也雖曰謙辭必有近似者豈謂
全無所思乎周公坐以待旦亦如此
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
家易新安王炎以問張南軒答曰三家不論
互体故尔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
忽也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非特互
體也
堯舜皆曰文語曰煥乎文章施諸政者也虞
書曰文思文明統言德之輝光暢四肢達事
業者也

用天下之才乃能成天下之事四岳舉鯀非
無才也然自用而不能用人方命而獨逞私
見妬人而欲專大功小器易盈不敗何待
舜自側微頑嚚底豫克諧以孝四岳舉之而
堯試以二女矣至戰國時乃有焚廩揜井治
棲之誣孟子不辨而直言聖人處弟之誠見
聖人於此自有善處之道亦因之以立教耳
誣固不必辨也
記稱舜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
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

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言變者存之以示警刑
之以示威而陰折四夷不順之心此聖人之
權也江淮以南古皆蠻夷自漢以降中原之
民轉徙者衆皆漸華風及我
朝徧設武衛非但鎮肅邊境而華人與夷俗相
參不假箠扑歲移月易雖遐荒絶嶠亦興文
化與中土不殊乃知聖人所爲有不言之教
存焉而非恒情所能測也
筮龜非能自神聖人借是以顯神之用耳神
者陰陽之靈充塞無間古之卜者或以筴或

以尾或以錢或以莛尊或以字畫或以象數
或以紐骨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
鼠卜箭卜珓卜往往皆有徵應彼朽腐者豈
皆筮龜若哉人心動處神即應之托物以爲
之兆耳
易因筮以示訓詩因歌以示訓書紀政春秋
紀事禮樂者政之施也是故聖人因人事以
立教故曰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國語曰夏后氏郊鯀而宗禹與祭法同先儒
謂五帝官天下故舜宗堯而置瞽瞍三王家

天下故郊鯀且鯀以死勤事非瞽瞍比皆非
也郊祀禮之大者尊祖配天天下之大義也
而可以私干之哉鯀以罪死何謂以死勤事
鯀且不可況瞽瞍乎或以郊鯀爲夏后氏子
孫之禮者近之然非正也柳下惠曰有虞氏
郊堯而宗舜則禹受舜禪當郊舜而曰鯀者
後人因明堂嚴父之義而附會之也
皐陶九德皆成德之事故尊以行言周禮六
德皆立教之事故首以知言
周禮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夫聖在六德則

非大而化之之謂如曰彦聖亦上智之資聞
世之才也而以救萬民者何曰聖者極至之
名知之行之皆欲詣極如曰止至善云爾
制義又忠且和則聖已處人無不盡矣或曰聖通明也如曾人稱武仲爲聖聖字不甚重
問舞干羽而苗格其至誠之應乎抑示以閑
暇而致然乎曰言誠則非誠也推誠示人涉
於有意皆私也非聖人事也聖人化機也禹
紹舜治地平天成九叙之歌熏蒸四海三苗
何有乎無意而自格耳干羽特九歌之一事
故曰惟德動天蓋合表裏小大遠近統言之
更無罅隙滲漏是之謂德是之謂文命誕敷
經曰至誠感神道其全也後世無三聖之治
而欲以干羽施之亂賊則左矣
君統其綱在知人而無爲臣分其目在任職
而有爲故君戒乎叢脞臣戒乎惰淸談禍晉
惰之弊也
或曰金木生於土豈能匹水火而生物五行
財用也以配四時非也曰金者石之精土非
金則無骨火非木則無附天有五星地有五
嶽人有五常而五味五音五色惟人能兼之

以其有以受之也記曰人者陰陽之交五行
之秀氣也分之曰陰陽析之曰五行財用言
質流行言氣雖分四時而一日之間朝夕異
候五行之氣皆備土亦氣也若以爲地則地
二生火天五生土爲不通矣
洪範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而將
之者敬也故曰敬用五事孔子九思亦以思
爲主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蘇潁濱云過惟小者宥
大則不宥故無大故則大者刑小者不刑故

無小如走馬蹂死小兒爲過之大者不可宥
擅食瓜果爲故之小者不可刑此說近理而
朱蔡皆不取惟用舊註何耶曰上言青災肆
赦二句與此同意皆言大體若是臨時酌處
聖人自有權衡若謂故者不刑則犯者衆矣
非良法也

禹娶于塗山蔡傳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或
云禹蜀人崇伯鯀之子崇即今崇慶州去壽
春八九千里古之婚姻恐不應如是之遠今
四川亦有塗山其間有禹廟蔡傳恐誤浙東紹

興之塗山禹廟實禹臨之温公歷年圖背

禹貢 餘干張吉謂嶓冢導漾一節東匯澤
爲彭蠡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水不得洩故
迴旋停蓄豬而澤非江漢之水截入澤內爲
滙也經文本無誤蔡氏朱子誤之而取鄭夾
際謂十三字爲衍文又誤也漢水不言會者
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漢二水漸
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
水頡頏以趨于海故江水最在上流其次則
漢水自北岸而入 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
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
江而彭蠡爲南江不言可知此東爲北江東
爲中江亦無誤也

按張氏此說足破儒先千古之疑經言彭
蠡而后言東為北江者因南江而名之故
總曰中江

周禮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皆
槩言之耳若夫百官養舜於畎畝則奉養之
官若周之府史胥徒云爾史記云禹會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謂合海外入貢而

言豈能一日胥會蓋槩言封建之國萬者極
言其盛也泰誓云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是
時大統未集槩舉掌兵者言若周官三百六
十則功成治定周公制禮作樂之時或畿內
綱紀之官及監於諸侯之國者難以一槩論
也

春秋六鷁退飛或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生謂見諸天者無預於人誤矣聖人於災祥
幾微必謹丕書夢兆歌謠至微猶必察焉書
六鷁豈徒然哉

正風首關雎化自内始也變風首柏舟綠衣
亂亦自内始也積和致祥則爲螽斯麟趾而
子孫昌焉積戾致異則為赤烏黑狐害及其
子而狄禍召焉卒乃至於覆宗亡國吁可畏
哉

變風序邶鄘衛於王風之上何也鍾子曰此
商之舊都難化而先變者也商俗染紂之惡
寇攘姦宄入紀廢壞腥穢彰聞武王命康叔
明德謹罰大段尚嚴其遷新民於王城東郊
皆世家大族如後世徙富民實京師者大抵

周公之聖躬自監之純任德教宜乎化且神
矣乃至世歷三紀而靡靡利口餘風未殄何
哉蓋變楪為文易化澆為淳難譬之水然防
之甚艱而潰之甚易況以蕩陵德習以成風
禮法之箴警無若嬉謔燕褻之易流也

有狐淇厲朱傳謂厲深水可涉處一説岸近
危曰厲似為得之若深則無用帶矣

鄭風次王何也曰畿内國也淫辭何多耶曰
聖人以為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而其機
皆係乎上大車雖愧二南之化而刑政自厲
猶有所憚政又不立則男女各恣其欲無復
廉恥之萌而蕩然不可制矣然其初如將仲
子猶知畏父兄及人之多言良心固在也惟
上失其道而不知所以格之則雖有出東門
之縞綦自樂亦惟獨善而已頹波其可廻哉

齊之醜惡莫甚於襄公文姜瀆男女之倫也
魯桓不能制其妻則有彭生之禍魯莊不能
制其母則有敝笱載驅猗嗟之刺及彭生見
妖無知弒襄公淫汙之應其捷如響魯謂天
可欺哉然齊人羞惡同然之情未嘗因上之

不正隨風而靡亦可尚已

衛宣公子伋壽爭死國人作二子乘舟之詩
傷之彼皆以順親令為孝與申生同守死則
有之善道則未也順令而不順親於道乃徇
其邪慾又不能逃而陷親於不義其罪大矣
蓋世教不明以敢死相尚而莫知其非哀哉

曾子受父大杖幸免於死及蘇而強顔以悦
父蓋自以爲得也而孔子怒之發明諍子之
義以教後世而後此風微矣

許國再世後文燕弊不行祿不能給勢必相圖

如公族公路曲沃叔段之類往往有之雖先王有制皆不能禁及亂階已成而伯業亦因以興伯又無常則強國競起而吴亦以蠻夷與晉爭長當是時無歲不興師君患陵遏於內民慘戰鬬於外故孔子不得已而脩春秋明王法以誅篡弑之罪救塗炭之民孟子云春秋無義戰正謂此也

曹檜皆變風而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曰淫風止於陳也陳染太姬之化好巫覡歌舞之事則上無綜紀而恣淫僻矣定之方中見衛

亡於狄人淫風肆也株林見陳亡於徵舒人紀滅也自古國家興亡率起於婦人婦人賢則能佐君子以成德業不賢而又驕貴自逸鮮不敗俗覆宗者定株二詩垂戒深矣

唐風與豳相似而苦於貧瘠故有凶荒流離之患秦雖承周仁義餘風而尚氣槩先勇力與齊之便捷相誇不殊故世號為東西秦焉皆富疆之國也使有聖人治之其必一變至魯而後至道乎觀貫誼出贅誶語等言則合變次第亦畧可見而聖人神化之妙則不可

測矣

魯襄四年叔孫豹穆叔如晉晉侯享之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弗敢與聞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必咨於周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芳按咨親謂親比而咨之乃能盡得其情詢度諏謀穆子雖分別言之然隨時宜而或禮或事或難必皆咨之親以曲盡其

情雖若五善實則一時無備朱子恐學者執泥而誤認之故用歐陽氏說謂變文協韻而總註則稱穆子得詩之意也

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删詩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竊嘗反復國風之詩風俗之變莫不由於上之所好而隆汙治亂於是乎分焉夫男女之際風化之本周南召南所以正者由其關雎

鵲巢以爲衣本也鄭衛以下所以變者由於男女不正而禍亂因之以萌也故邶風始柏舟綠衣日月終風見莊公以寵奪嫡而爲夫婦之變惟寵得以奪嫡故孽得以代宗於是有燕燕之作國欲不亂其可得乎故載擊鼓以見士卒之心離載凱風苦葉等篇以見男女之倫亂載谷風以見夫婦之情薄載式微旄丘以見無恤憐之義簡兮北門以見無尊賢勸士之道至於新臺宣公納伋之妻無復人理故載二子乘舟以著淫亂之禍及於其子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大明之三章言文王之德七章八章言武王克商而不言其德見文王之德即武王之德天命武王即所以命文王父子一體文武一道

情有七喜怒易動而欲易熾故先喜怒而成於欲懼有二有善有不善善則畏義而不敢爲不善不善則畏難而不能爲善能爲善者知所懼者也知所懼則能約情以歸於中故懼者敬之端遷善敬德之機也

服者身之章如鳥羽之文采也士在貧賤則懸鶉不爲辱居富貴則黼繡不爲侈晏子澣衣濯冠以朝人反非之矯俗者也文中子曰士麤衣鮮食而樂道者未之有也徇欲者也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謹節也或以衩袒裼褻爲暑月樂事蓋席曠達餘習而又甚焉敗俗者也

禮曰尊無二上合祀天地不其黷乎曰天地一體也陰陽一氣也猶曰魂陽魄陰非夫婦二物也凡言天者兼乎地分祀可也合祀亦可也

分者二之合者一之也古者廟祀考妣共一尸況天地本一物者乎

五經簡文而奧簡故奧也簡而腴欲人深思而自得之是故言不盡意而自得之味深後世言愈煩而意愈淺

文中子坐忘遺道德之語幾於老莊然聖人神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可以粗跡求者謂之遺道德亦宜聖人以人合天老莊舍人言天乃欲於仁義禮樂垂憲萬世者一切掃除之此所以爲異端也

文中子中說一書程子謂多格言是已而後人潤色太過如言王孝逸白首北面王珪叔父也而求學則與文中子度德而師今亡矣之言相反其他可疑者尚多劉炫談六經終日不竭文中子恠其多曰一以貫之可矣今三尺童子皆能高談一貫愚未敢信其然乎否也夫子於門人雖賢如由賜未嘗許其仁仁幾於回斯可與語一矣或曰誠如子言則求道者必先務博而未可遽言約乎曰博約之功本不相離自始學皆然矣夫德患乎不

一不一則二三而雜博約雖若二事皆所以求一也進德之事也弗畔猶與道爲二一貫則純乎純而道在我矣成德之事也故曰仁幾於顏而後可與言一答炫之言要其至矣乎

或失則多泛也或失則寡陋也君子約而不陋

聖人之教中人可及者則雅言之不可及者不輕言也學者知聖人之所以教與其所以罕言性命之故斯可以語上矣

月令仲夏仲冬皆云陰陽爭一則定晏陰之所成一則待陰陽之所定夫勢均則爭微而言爭者何蓋陰陽交際有似於爭實非爭也陽盛極矣喜陰以濟之省躬與事而尚靜所以養微陰也陰盛極矣喜陽以濟之省躬與事而尚靜所以養微陽也此與周易取義不同

爾雅　吳草廬曰蘭有德有用而有益于世在醫經爲草部上品之藥後之注離騷者援據醫經曰蘭生水傍與澤蘭相似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

香五六月盛蓋有莖有枝之草邵子所謂草之木者而今世所謂蘭則無莖無枝草之草尔豫章黃太史以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俗間同聲附和謬以此草當離騷之蘭寇宗奭本草衍義疑本草圖經爲非惑也今所謂蘭果可利水殺蟲而除痰癖否乎且其種莫盛於閩之漳與南劍夾際鄭與朱子皆閩人豈有不識其土之所産朱子以洪氏所引本草之言爲是後申之云本草所謂蘭雖未之識然似澤蘭

則處處有之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
兩種如黃說者不相似鄭氏通志畧近世一
種草如茅葉而嫩其根謂之土續斷其花馥
郁故得蘭名云云古稱蘭蕙蘭茝蕙者零陵香
也茝者香白芷也皆經久彌香今所名蘭不
過如茉莉瑞香能香於一時而已

爾雅翼云蘭爲王者香草生深林中故稱幽
蘭今所稱皆蘭草生水傍者耳非真蘭也

墨子爲人不知有義楊子爲已不知有仁墨
闊而虛楊隘而實實近儒故逃乎墨者歸楊

而後入於儒

晦翁謂漢儒毛孔之流注經畧訓釋名物及
文義雖明處其易明者更不說最爲得體及
王輔嗣注易不但爲玄虛語又間出已意故
世謂郭象注莊子反似莊子注郭象

明辨通才也聖門如子貢宰我皆以明辨稱
然冊朱明辨乃名曰傲則辨不足尚歟曰君
子寡言辨非得已傳曰有爭氣者勿與辨也
冊朱之訟喜爭辨也喜爭辨而不道忠信之
言則不顧是非惟以求勝其傲可知矣此夫
子所謂口給取憎者也或曰此非大惡曰嚚
訟則飾非拒諫其惡無所不至豈人君之虞
乎

戴記曰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詫爲孔子之言誠若此言則神仙誠有之矣
有之是逆天地之化也

右讀書揖要若干條先公手自楷録經書
各爲帙将以次成編傳諸家塾不幸未就
輟筆可勝痛悼謹裒輯爲卷而素稿有及
於經子者並採入焉以見先志暨後卷多

蒐摘付二末一類次云不肖男允謙謹識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 終

讀書箚記

或曰士尚志尚志者以聖人爲的是謂尚志曰孔子而漢以下諸儒不足事也曰德盛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子之言志也志則誠言則敢誠者不言也故曰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公孫弘以周公自許取誚當世言而有乎難哉

或曰學貴自得濂洛關閩之言其多徇乎曰理一而已穀粟之味啗之者知之啗同則味

同味同則不言而契矣若曰彼之啗者非穀粟也而求奇以勝之是將以醯酪爲穀粟乎侮聖言以恣臆說而啓人君慢士之心曰孔孟以後無真儒而與乎其夷之也斯言啓之矣

夫理有常經而無定在經者人道之大閑歷千聖而不可變若夫盤錯之會變通之宜是非得失毫釐之辨如觀山者隨步異形豈有方體可執泥哉

膹矣夫天下之言也奇則譎淺則俚角新競務不根於理蓋其措意惟主於辭而中無定執也

或曰氣即有理陰有陰之理陽有陽之理如曲直木之理從革金之理朱子認理氣爲二非也曰理氣混於一而理爲本理則一氣則萬殊氣有剛柔清濁美惡不齊而性因之以殊故聖人並教變異而歸同以本然之性無不同爾誠若子言則是人各爲性其本不同矣本既不同聖人豈能強而一之或曰理不能爲氣主如何曰乾以君之大德之敎化也

四時錯行小德之川流也而主宰在其中矣氣偏用事者賤聖人不能化則有法以制之

董仲舒爲公孫弘所抑退以著書爲業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屑求故得不雜學故明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多兄弟親戚骨肉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
近臣在國中處旁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
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其後淮南衡山
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輕重受誅
二獄死者數萬人

按此章欲誅内外宗室慘酷過於暴秦與
仲舒策對任德不任刑者大戾決非仲舒
所爲意者出於親厚以稿就正旣獲罪有
難顯言而直受之歟抑偃姦兇釀成之也
即使仲舒憂國豈無善圖而不仁若此之

甚或擬議未定而偃許之罪在偃矣是故
仲舒令終昌延以後而偃族誅偃固有餘
辜哉

漢武帝元封六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說者謂爲曆元非也按曆元者曆之所始歲
月日時皆甲子而冬至在子夜方爲曆元是
年特月朔甲子耳而冬至又在旦非曆元也
是年丙子而兒寬以爲上元甲子亦詭順之
詞耳

蕭望之云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
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
義之心而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望之亦賢相
也然受少史賄潤膚聲不聞左遷太傅靦顔
在位於守身之義何有徒言而不能行豈曰
儒哉

風俗之厚自士大夫倡之漢徐穉爲太尉黃瓊
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負糧到江夏
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張曲江稱其感義有
補衰世及鄭玄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
經赴會千餘人盖聞穉之風而興者柳子曰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非人也其有感
也夫侯芭受太玄法言拎揚雄雄卒芭爲起
墳喪之三年荀淑高行博學李固李膺等皆
師宗之淑卒時膺爲尚書自表師喪淑子爽
爲碩儒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
服三年當時往往化以成俗盖自前漢夏侯勝
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
傳之恩漢風俗之厚有自來矣及王莽殺吳
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他師而平陵
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棺歛歸之當時高其義以比欒布而
敞竟以是名後世與朱雲相上下方正學為
之贊曰此可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
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自管仲有
是言而知己之恩殆與父母同也 右為師制服

傳稱漢帝固黃生爭辨湯武革命黃生曰湯
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湯武
因天下心而誅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桀
紂雖失道君也湯武雖聖臣也乃因過而誅
之非殺君何東坡罪湯武謂當時有良史南
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湯武
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

按蘇子言與黃生合雖違經而果於自信
守臣職之常者也經言順天應人以奉時
義達天下之變者也權時之變而道濟天
下非聖人孰敢任之後世以湯武為口實
而莽操接迹於世二子之說其懃德遺意
與

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愼氏出其妻愼惠氏驕奢踰境而徙魯之鬻

牛馬者不豫賈然則孔子必任刑乎是申韓
之政也不任刑乎則沈猶等奚為畏之若是
曰刑威聖人所不廢然有不令而行者存焉
子産為政而桃李巷垂者莫援則非徒惠焉
耳

士莫貴乎知人達莫要於薦賢趙文子立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舉士於白屋下者四
十六人公家甚頼之文子死四十六人皆就
賓位是無私德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
用賢之効也

明主任計不任怒是故齊桓用讐晉文用盜
然去九官十二牧遠矣

齊攻魯求岑鼎欲以柳下惠之言為信下惠
對魯君曰欲岑鼎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
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臣所難也噫古人一
諾重於丘山豈不然哉然或真足以存國則
亦可以權變而渝乎曰死之可也信不可渝
也惠固已言之矣

晉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君再令無死而必
於死其言曰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

事實則離之罪誤也非故也君赦之可以無
死而必死古人重義輕生蓋如此雖然誤而
皆死爲理者亦難矣
周監二代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其究也文煩
而俗敝漢除秦苛法未遑禮樂幾於易簡而
或譏其爲苟且之治伊川曰先王以道治天
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噫徒法非法也
善其事之謂法善其事而無私焉之謂道無
法可守於道何有
古之教者使人安其所樂而不强其所不樂

安其所樂詩書禮樂是也雖有美質不長於
文而責之以文强其所不樂也科目所取大
率皆文學之士司馬光十科薦士之法蓋以
佐科目之所不及然行之匪人反以滋弊不
如科目拔十得五爲至公也或曰文能得士
何也曰臨下在知官人者將使之臨下也易
曰知臨大君之宜試之文所以觀其知也
古者天子頒朔說者謂夏小正之屬今按月
令一篇帝王頒朔大槩已可想見所謂時正
令々善此其遺意耶漢惟丙魏數人知謹於此

令之所存者惟冬至前行刑一事耳而用兵
尤刑之大者則每以六月興師五月渡瀘爲
比噫彼豈得已哉得已而不已以干天和召
疫癘仁者弗爲也
東晉賤名撿以法理爲俗吏而目之曰蘭薰
之器望白署空者皆名重海內目爲台衡此
王衍所以禍晉而世道所以不競也玄虛與
吾儒虛靜最相似吾儒盈而有異端虛而無
不可不辨
夫道窮則變管仲營霸而聖門羞之何耶曰

窮則變以從道也非以濟其私也伯術私也
君子寧無九合之功而不可爲詭遇之獲曰
畢管仲謂其無本也使能正身致主則有本
矣於是變齊爲富强以建功於天下奚爲不
可曰齊之不正非特無本其作內政以寄軍
令以詐成功人心蠱壞至夫子時益甚矣子
未知天職乎人君代天立極必因民恒性而
牖之自二帝三王以來未之有改也管氏則
反其性而導之以誇詐縱其欲而誘之以功
利其民歡然趨之相漸成俗而性命之大閑

决矣故尊主攘夷其功固大而飾巧詐以開萬世利欲之源其害亦大夫子謂一變乃能至魯蓋必盡濯舊習而後王道可幾也有志於道者其無以功利為心哉

或曰道尚變魯昷兩生不爲漢出仲尼乃徬徨列國矣不知變歟曰時有變而道不可變夫道猶川也川無壅則滔滔而赴海春秋之世壅吾道者多矣是故功利急則欲心熾誇詐用則信義虧譎言昌則正俗敗吞併起則王制隳廢尊寵則國本搖私門強則公室弱凡此皆壅斯道而勢所必變者也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變非夫子不能而潛移默化固有不令而行者然積習頽敝群情便之而勢家大族以爲不便則嫉而撓之者至矣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其日人乃在位當權者也季氏柄魯已久與之相倚歸而受之皆臣爲主也臣爲主而周舍進退制於其手夫子雖至聖其若之何哉

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正朕故用爲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李密故託勣以孤幼蓋忠誠篤實乃勝大任自脩者不可不謹於微

天下之水由山而行非出於一山也記者錄最先發者以名其源若江曰岷山淮曰桐柏山皆是也江淮之水實聚衆流而後大漢張騫窮河源與元所謂星宿之海不同蓋各有所指爾未可遽以張騫爲非

宋神宗頗治之君也用安石而亂天下何耶曰神宗功利之心急而安石中其欲安石剛愎之氣勝而神宗溺其偏又曰神宗徇名而不求實用安石溺古而不達時宜

內則飲齊視冬時注云飲宜寒也近世名醫謂酒宜冷飲不爲無據

或曰更世既遠可以復姓乎曰古之人或因官爲姓因族爲姓即所居爲姓其本無二也智果避智伯之難易姓輔氏非得已也曾襄公時莒以子爲鄫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鄫其爲訓嚴矣馬世榮避亂姓秦至其孫晉而復姓馬晉牛金之子避患改爲牢又改爲尞尞氏名默者乃請于朝而復姓牛虞伯生曰昔人別氏於族者有之蒙他人姓者無也心所

未安則復之何言乎遠哉

日烏月兎先儒謂烏尾翹鍾陽之精兎唇缺稟陰之精故假二物以象日月非也日生於東映在酉爲鷄月生於西映在卯爲兎故各以光之所映者象焉酉有畢月烏卯有房日兎若謂尾翹爲陽則豈特烏爲然哉

秦焚天下之書以愚黔首而掌在博士者自若也蕭何收秦圖籍不能併收及項羽燒秦宮室而先王典籍蕩然無餘矣故漢有口授之艱唐有手抄之勤及五代刻印既便以至

宋之中葉眞儒輩出繼者衍繹益繁汗牛充棟遂致學子耗精敝神而忘其本眞此象山陸氏所以有助於程朱有功於正學也善學者取其所長可也朱子答何叔京書曰若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不少又答劉子澄書云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汎之弊不惟自誤誤人亦不少此皆爲雜博者言耳要之脩德講學豈可偏廢

孔明自比管樂喜申韓以至祁山之役憂恚嘔血皆陳壽以私怨加誣不可信也

孔明八陣在新都沔陽金魚復四頭八尾偶落鈎連隊陳相容觸處爲首寓先天心法之妙至今尚存

宋初未有學天下惟書院今則舍儒學而建書院

明道爲御史不欲掇拾臣下短長伊川則欲立檢察士人行檢法蓋掇拾短長則吹毛求疵有傷大體全無檢察則規防蕩廢易於縱恣

令之好功名者皆喜爲蕭何不喜爲曹參謂

參守舊無能然每一更張吏胥乘之爲姦民受其弊後來者又求奇而更之弊愈甚矣必也新其舊而上下兼利雖變而民不知變斯善變者乎

白沙先生養氣說贈信豐俞通至大至剛以直爲句似主程子謂朱說與程牴牾非特句讀文義之差而已按朱說固爲有據程說亦自無害而工夫至要全在集義此固白沙之意也今乃多嗜慾而談義道遠矣

董仲舒云性者生之質如義以爲質之質非

資質也又云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如孟子云五者之欲性也形色天性也皆兼氣質言又曰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此猶孟子言性善蓋各有所指耳其心術高明卓然有見處非諸儒所及未可以傳物洽聞例看

世亂則畏誅戮而名位輕治久則尚門第而名位重自唐歆科目以來競尚名位久矣雖顏魯公之賢猶自叙世族官爵之榮見於顏祕書碑刻可攷也而或猶祖老莊遺意謂名位不足榮謬哉然有命焉積學而順受其正斯善矣

周子一部通書貫徹首尾只是無欲二字為主故以此始以此終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嗚呼一夷跖齊名利此莊老欺世之言儒者不言也先正云好名則有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矣旨哉

不為名而為善愈於畏名而為善為名而為善愈於不為名而不為善為善而不為名求自慊也為名而保名者必畏義畏義則不敢為不善為名而希祿利者必偽偽則無不至矣

地天偶也而尊天月日匹也而主日五嶽宗岱百川宗海是故兩大不並隆

勢均則敵慾交熾也聲同則應理相感也

毋暴怒毋忮害毋訾毀毋自文自飾其清反顯其濁欲篤其交反致其踈好辨而不入憂變而求勝皆誠意不足而其言枝也

智者知多而所守者簡故明愚者智少而所務者煩故昏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謀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於割地不利於戰而示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說士道之以和諸侯之力足以敵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鬪之情此其所以亡也

曹參為相日飲醇酒不事事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當思我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

報利害文字皆寘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
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
君子真名世英宰也 右歸事貴有定見
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
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
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廉頗老而能飯披甲上馬自示可用而卒困
於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已老數
自請行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伐先零
趙充國年七十餘自任可將即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討
五溪蠻馬援年老請行披甲據鞍以示可用
而卒致壺頭之厄李靖因吐谷渾寇邊即往
見房喬自任為將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
罔之事幾於不免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
內副元帥河中節度不求退身德宗冊罷諸
公皆人傑而猶不免此可哀也已 右老不知止
或曰禮從宜禮之不可變者三綱五常萬世
無弊其可變者文質異宜者耳然繁纓也隧
也朱干也兩觀也八佾也皆末節耳而君子

謹之不敢毫髮僭差至於綱常大倫乃或輕
變以濟其私廢君則曰行權拒父則曰尊祖
崇妾母曰夫人刃同氣曰定亂居喪納幣曰
用禮如此之類不可殫紀豈所謂變以從道
者固將不計是非而一以從俗為宜耶
鮑叔牙清廉正直而聞人之過終身不忘隘
也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弗已若者弘也
陰陽相盪各以其漸邵子曰春為陽始夏為
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四月乾卦純乎陽
矣然必至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而暑乃

盛十月坤卦純乎陰矣然必至十一月一陽
生十二月二陽生而寒乃極故岐伯曰寒暑
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春夏秋冬各差其
分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懲忿窒慾改過
遷善善一而已去讒遠色賤貨貴德德一而已
是以君子樂善必謹其防
居暗則能照明居明則不能見暗故君子靜
以檢身晦以藏智
心無物而後能燭物加之意則多事今之法

家申韓之餘習也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佛氏云明心見性盖佛老之教皆以性為本體心為知覺情為發見處其言道則窈冥昏默不可知不可見循吾儒言大極也但言心生於性則性無頓處

司馬光謂静慮以養神潛心以實下盖神為主神馳則氣上升故静慮使神安於內則氣下降而根本實矣揚子所謂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是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之神也在人則心為神陰陽之會也生理具乎此矣

偶閱曆天道南行東行等説因思其義盖取月建三合旺月取某餘月取旺也

揚文懿公守陳天庭有黒子七宛類北斗宋文公及陳白沙皆面有七黒子相書謂面無善黶黨豈足擬耶

昔宋儒陳同甫於宋淳熙戊戌春上孝宗書有云丙午丁未歲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明年藝祖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真宗東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極盛之時又六十年而神宗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又六十年遂為靖康之禍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天道六十年一變可不有以應其變乎盖勸孝宗乘丙午丁未以恢復有為也其於戊申又上書云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亂故又云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决於斯時也

愚按人臣告君惟當匡之以義不當眩之以天數也

古今文體不同同歸於實理實理也事實事也載之以辭則至文也豈必曰韓歐不足學吾其班馬班馬不足學吾其左氏檀弓左氏檀弓又不足學吾其簡奥如易聱牙如盤庚體製拘而識趣寡也誤哉且著述與應酬不同著述尚閎深發明大道不為徒作應酬惟取達意斯已矣或乃殫心力効古書篇為之情實何有

元帝為太子諫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怒謂漢道雜王霸柰何純任德教此蓋以德教為王刑名為霸非惟不知王亦不知霸也王者性仁義霸則假之以濟其私雖堯舜之聖不能弛刑刑者義之用所以輔仁德者仁之施所以行義非王偏任德霸偏任刑也宣帝深刻寡恩似義非義而害仁下於霸者也元帝優柔不斷似仁非仁而害義則嬖倖用事靳賊忠賢無可言矣乃徒以數赦為煦煦之仁曾謂儒者之用如是哉

門人記明道之言要須察識如云天地中無物不有何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得為天地按此言君子存心公恕無包並蓄則可若當事任進賢退不肖或和如春或肅如秋時乃天道惡惡不嚴則好善不篤明道告君欲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正是此意後人不知乃倡為調停之說正邪並用而正人卒受其害可歎也

傳稱孔子阨於陳蔡七日藜羹不糝而絃歌鼓舞不絕子路譏其無恥孔子解之更瑟而絃此不知君子者也君子於琴瑟以動盪其和平之音雖困極不易固有之矣而其所以樂者不在是也如以瑟為樂舍瑟將何樂乎在阨難而踰乎其素則不情矯從者之疑而強焉以寧衆則近誣是皆動乎內者也夫子不為也或曰孟氏門人不聞以禮樂器自隨何也曰有之無因故不及

或問宋史如何曰陋自唐以來競尚潤筆以揚親之美為孝脩元史者皆登之事無奇特則雜鬼卜妖妄以駭聽聞皆可刪也唐書經歐宋二公手筆故事增於舊文省於前此作史要法脫脫等不知此義故宋史冗而陋然則有善不書可乎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則書關名賢名臣言行則書自餘汎汎畧之可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質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文學之用微矣搜遺抉隱組繪飽飫琢字句

炫故實者其華也質任坦素黜巧不事鎮壼
如崇岳靜深如巨澥如車徒數萬董以渠帥
部分整峻望之神懾而意沮者其大體也中
和內融包鉅燭微探賢聖之秘啓天地之藏
濆盈旁溢而不可禦禦者其精實也上士務實
大體從之下士務華實斯病焉易書詩禮春
秋之文實宏而體備足乎內而溢乎其外者
也

水陰也陰宜靜而水體則動火陽也陽宜動
而火體則伏火以氣為用微之顯也水以質
為用靜之動也故君子柔貴能行剛貴藏用

宋之盛時台臺諫者為人所疏其後臺諫之
門揮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張爵羅風俗偷薄
甚矣

文內多綴古人姓名自昔譏為點鬼簿然孟
子稱王豹綿駒華周杞梁太史公謂文王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賦離
騷左丘失明撰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
韋遷蜀世傳呂覽此類甚多豈足為訾文之
要有四曰理也氣也典也實也若夫為評
為恠為藻為麗文多而用寡特組繢之小巧
耳

或曰先祖人鬼也鬼則不神外神威靈故民
媚而畏之是不然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祇
人鬼皆陰陽之靈吾之精誠隨感而應內外
一也夫孝百行之首也能孝必能敬身能敬
身則能事人能事人則能處物我而無間處
物我而無間則能與神明合矣故曰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此理之至微者也非仁人孰能
知之或曰古者祭祀不祈禍福自我神何預

焉曰祀者致吾誠而已徼福妄也淫祀諂也
禮曰百順之謂福致吾所祀順之至也而冀
鬼神我私惑也天道福善禍淫能敬必有福
曰福固可祈乎曰禮有六祈周公祈代武王
之死何暇論理之有無若棄人道而委命於
巫祝則謬矣

聲音與政通風淳則語多渾樸雖文彩未足
不害為真率若擊壤之歌康衢之謡是已風
漓則語多彫刻譬之剪彩鏤水徒炫姿媚若
徐庾溫李之類是已況才有工拙得有淺深

感有順逆酌文質之中適節奏之宜以不失
乎性情之正則存乎其人焉
師保之任在於輔養君德鎮躁消邪故卷阿
稱君德曰豈弟稱其得賢曰馮翼孝德老成
重厚之風可想見矣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
輔導之器眞知言哉
禮樂由心生者也性情之德情之中和也禮
以道中神明生焉樂以導和協氣流焉驗諸
身心日用之間而禮樂之全體可知矣中也
者敬以直内之體乎和也者義以方外之用

乎

呉臨川元仁宗時進司業乃損益程文公學
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
舉私議爲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
文藝四曰治事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
可謂勤矣然在今世書籍議論滿天下不患
不知患不能行誠不如象山之學得曾子三
貴遺意

荆公洪範傳論五行一段言五行於物水爲
精火爲神木爲魂金爲鬼土爲意又曰神從

志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
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不離則變化在我
而已此雖出於通玄修眞等書而與持志養
氣之說相表裏小用之則生氣運行大用之
則制天下之務皆此志也
楊文懿公傳云聖門之學以精思力踐爲要
博文強記輔此而已眞名言哉
韓柳文　按韓文篇篇氣象廣大不爲私小
偏徇之言皆關天下之故最得春秋之旨柳
則精矣而傷於刻削其氣象大不如韓近世

崔王守谿[illegible]得韓文宗旨

昔人云天下之美不得兩兼實美者無好花
花艷者無佳實故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
於貲貨者其子必不肖天也亦人也然工文
辭則志有所專而利輕故貧饒貨財則心有
所恃而過多故不肖雖然貧者所以成之恃
者所以敗之莫非天也
皐陶明刑弼教成天下之大業六蓼乃其後
也爲楚所滅時適然爾豈足議刑官無後哉
于羔卒免於難于公慶延于世厚德之報固

如此歐陽子瀧岡阡之文祖之

楊慈湖云董仲舒告其君曰願談誠於內而致行之謂誠豈可談談則非誠仲舒尚不明巳之心何以啓君之心愚按仲舒正誼明道之言卓然非諸儒所及談之一字恐非本文疑是致字之誤其致行致字衍文耳

東萊云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與之辨道不同故也講正學而務辭章豈曰儒哉

聖人之心湛然與神明通學者洗心日進乎

高明神其幾矣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神之體物可畏如此祭以交神特暫時事君子因之以日濡其德故尤謹乎致齊

黃庭堅道院賦謂江西惟筠州獨不嚚訟然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蒙惡聲是宜春舊以嚚訟聞今則惟廬陵爲甚是在長民者化之有要上喜訟則訟愈多追攝不休株連蔓引乃申于上曰某到官問囚幾何軍犯幾何死刑幾何追贓罰幾何積穀幾何以簡靜爲無能計多寡爲殿最深刻者爲公道慘暴者爲風力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孰知以無訟爲貴哉昔黃霸在潁川八年無重囚史稱其務在成就全安之霸設心如是宜其無重囚也今欲追龔黃之治而不變申韓之習難哉

曾子固請令長貳自舉屬官一劄誠爲有見中間未必無私厚然公論自在也

余襄公集謂羅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時不見若士大夫將遊是山則先日群翔寺僧以是爲候嘉靖乙酉有鳥五色集於徐聞山巔百鳥從之人爭視以爲鳳意者即此雀乎

擬策問

古者上之於民教法甚詳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政刑德禮皆在其中當時所教無長幼賢愚之別非若後世聚其子弟而養之於學校者也漢興仍秦之弊法制多曠文宣皆賢君也一則務道德一則尚刑名而於德教忽焉豈末世澆漓非刑威無以立政而教不足恃耶抑施教者自有本源而不在條格之煩耶然宣之治終不逮文而其臣務教化者似又多於文帝之世及觀張敞之譏雀寔之

論乃若有不然者輕重本末必當有辨蓋三代以下惟漢去古最近故特與諸士子評之今欲緩刑罰而使民皆有教何如而可

問田有定分賦有定法此仁政之大者夏商以前姑未暇論若成周徹法既已變商七十爲百畝矣及攷遂人與漢志所載乃有百畝者而又受歸無常可謂有定分耶太宰既有九職又有九賦或謂賦爲口率出錢似又過什一矣可謂有定法耶迨井田法壞論者謂莫善於租庸調莫不善於兩稅蓋一以丁夫

爲本一以資產爲宗以丁夫爲本則貧富不分以資產爲宗則真僞難辨而必謂彼善於此者何故其所以善所以不善所以不得不變必有說也

國朝稽古致治田有步筭而户籍定賦有常額而稅斂薄宜乎民物阜豐矣然治久弊滋日以彌甚居下恒苦於兼併供上每困於征求昔之患此者嘗請行經界而竟拂羣議又有上政本書而終不見用不知二者可行於今否也茍難卒行則處之者終無術乎諸士子

其酌古準今以對

問古者侯國百里至五十里僅如今一縣皆設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周禮王畿六官之屬至五萬餘人則侯國可知不知當時之官何其冗也及攷州黨族官歲時讀法春秋酺禜田獵射飲一歲舉之凡數十次則又何其煩也豈官必備而後政務舉教必詳而後民俗變歟今江北中原土廣縣稠其小者已足當古侯國惟江南多山澤而閩中嶺險峻縣谷大或數百里又包陵谷深沮而以一二長貳寄乎其上豪猾恃險而莫制姦宄叢委而難除

是將理簿書督征賦聽獄訟除寇攘之不暇欲如古之詳教法以善俗何可得也今欲增縣治則疑於官多而擾民分政理又病於官少而債事勤訓肆則有好煩其令之譏任里胥則來坐嘯畫諾之誚將謂官事不可攝也齊桓以為戒而管氏以致譏將謂久任斯成功也何唐虞以熙載而後世以召怨酌古今之宜審政教之務固爲治者所樂聞也願詳著于篇

問寧國之地據山濱江自昔號稱富庶唐宋

以前姑置勿論我
太祖開基南甸而此郡與太平等府供億最勞
及天下既定寛其租稅官田減半民田全免
安養休息百五十年宜乎民俗阜豐數倍他
郡也而縣罄之家十居八九一經水旱流莩
相望積尸成丘使當時無寛租之令則今日
又將何如也考之籍冊官田雖減而輸租多
至三斗以上迄於五斗民田已免者有勸徵
民粮又有全徵者而其間加耗或又過重斟酌
損益起於何時合郡上供之數比 國初增

入幾何其起運兌運粮餉舊額雖遇災傷不
得減免而所減惟存留餘粮存留之中又或
那此益彼無復奇羸至其起運之數不充則
又動支藏銀以應南京諸司官軍俸給遂至
囷廩耗盡而本境吏祿曠月弗支可謂匱乏
之甚矣及有司舉賑濟之典惟取諸贖罪贓
罰數歲之儲一朝而罄無復古者委積待荒
之制脫或繼此荐罹饑饉策將何出平居無
備預之具臨事失緩急之宜展轉文移遷延
歲月而暴骨寒已久矣夫無三年之蓄則國

非其國況今朝不給夕誠為可憂茲欲廣儲
蓄以為未然之防時斂散以行實然之惠將
何如而可諸賢宜考校故實斟酌時宜以著
于篇倘當道有聞豈云小補

考武學官生

問兵略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又曰姦雄相
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是英雄與
姦雄正相類而難辨也辨而羅之必有道矣
當何如而可

問傳稱王佐才者謂伊傳之儔也伊傳之於

天下宜無不學且知矣而說者謂天下事非
一一學之賢才非一一知之是其所執者蓋
有要矣孔門諸賢惟顏子得稱王佐謂其能
相天下耶則隱而未仕不見其有為之跡若
謂能興禮樂耶則禮樂必世而後可興其所
以為王佐者何在耶自漢而下名臣碩輔多
矣而先儒未嘗輕許獨於漢取二人唐取一
人焉之三人者或翊運於草昧或討寇於分
裂或矢謨於搶攘之際就其所至未知其何
如也而以是許之斯固顏氏之儔乎其著於

言行事業者可擬而評之乎取法乎上僅得
乎中諸士乎志伊學顏有年其擬經擬傳淺
其精微予將以占尚友之志
南太常掌國子監事改講章
曰若稽古帝堯　止格于上下
曰若發語辭稽古言非無稽而有據也放至
也勲功也言堯之功大而遠至也欽明二字
雖有體用都在心上說堯之放勲何以見之
欽而無不敬明而無不通文焉而天章煥思
焉而神慮遠此皆自然而然無所勉強故曰

安安其德性有如此者有德性則有行實致
敬而刑之於外是謂允恭非強為而不實由
衷而推之於人是謂克讓非欲為而不能其
行實有如此者是以光輝宣著旁燭無疆放
諸四海而皆準貫徹上下塞乎天地而無間
蓋放勲至是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
舜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
舜之治決不可得
太宗文皇帝因楊士奇進呈講義欲其講說道

理舉前古為證未始不以帝堯自期求為
聖子神孫之法然堯之德固極其備而欽之一
字又開卷第一義實萬世聖學之準的我
皇上敬一之箴刊在學宮正是欽字的心法君
之所以為君而宰天下臣之所以脩身所以
事君而為天下用者皆不外此下文克明俊
德一章即放勲之實先儒謂一部大學皆具
者是已爾諸生來游大學所學所講都是帝
堯以來傳授的道理這不必遠去探討只在
自家身上體驗便都見得且如日用事為言

語動靜若不欽敬便怠惰放肆都廢墜了又
如恭讓二字堯是聖人為天下君天下誰復
有如己者堯乃真能恭且讓焉此可見聖人
之心與天地同量知此道之無窮而能盡來
天下之善也今之人纔有片善寸長便傲然
自肆以為人莫己若論文藝便自誇張臨小
小利達便爭先疾步鑽求請託惟恐他人或
先我也其於恭讓二字視為老生常談況真
能體而行之乎學者須知得聖人氣象則習
次自然廣大而凡矜己誇人先己後人一切

私小的意思日漸消融了此等難以盡說要在自家領悟諸生勉之

易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云云 雖危無咎矣

孔子於乾坤二卦彖象既各有傳以釋之矣又以為乾坤之道大而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盡其蘊這是乾卦文言第二節復申九二象傳反復道也的意思君子指體易之君子聖人之地位也理得於心為德見於事而就緒者為業幾是動之微義便是精

當處可與是許他的意思德曰進是心中道理日覺有進業曰脩曰居只是一意居即下面存字意蓋言脩而存之也孔子說道心與事本非二物有此實心即有此實事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正以進德而脩業也德何如而進蓋真妄不並立故主於中者無或偽妄之雜而必盡乎天理之極致此之謂忠信若於人倫日用間此心有一毫未盡便是未忠信處忠信雖是說心却在事上體驗脩辭雖是說事却是立此心之誠德與業非兩事也惟能常存忠信則吾之德方有進處而有日新月盛之基矣然非脩辭立誠則將何以居之所以要在事上件件着實蓋事必形之於言事有不實則言亦浮偽矣故見之於用者必事皆掩其言而有實言皆切於事而不虛是乃所以立吾之誠也立誠而積累不息則吾之業方有可居而無空虛危殆之失矣然當何如其為功哉蓋知之不真則為之不力而守之不固故必先知吾之所當至也而竭誠以至之則所知者皆造其極

而幽微洞徹矣豈不可與幾乎這便是進德之事先知吾之所當終也而竭誠以終之則所行者皆極其至而須臾弗離矣豈不可與存義乎這便是居業之事君子能進德修業如此是故以之居上位也則有德業之可推而知富貴之非泰凡矜己誇人之事無足道矣以之居下位也則有德業之可守而知貧賤之非約凡怨天尤人之念皆無有矣九三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猶惕若雖處危地而无咎者此也大抵此一節總而言之都只是說

忠信的意思與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只是一个道理但此至字與大學至字微有不同朱子所謂大學是言心之所知無不到文言是知其所當至從古聖賢皆從身心上做工夫如堯舜之精一湯之制心制事武王之敬義皆是此意無別道理先儒謂誠明兩進乾九三之學為聖人事敬義偕立坤六二之學為大賢以上事雖是這等說然能敬便[illegible]入於誠能精義便是知至知終之事無二道也爾諸生讀聖人之書講聖人之道不可将

紙上的只作一塲話說須要體驗於身心事物之間且如知至至之四句作時文的只泥着忠信二字敷演及講忠信只泥着心字更不知心作何用於聖人言意不分明蓋知至是於幾微見得明徹即是義之精處旣知之矣便要與他決斷是謂至之故曰可與幾知其所終卓然有以自信而不疑也是於所精之義常存而不失矣故曰可與存義但聖人言語渾融意思含蓄學者只於皮膚上想像捉摸全無着實下手去處若能反求諸身則當自得於言意之表矣敬義大段不出乎此理本無二故也諸生其詳味之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節

此一節是聖經推言明德親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的說話知者該體用兼表裏貫精粗明無不盡之謂止者即至善之所在也聖人說道明德新民固皆欲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之則無由得其所止故君子之於道也講究之於平素體驗之於身心以求知夫至善之所在道與至善非是二物道是統言之

至善却是至精至當處惟其至善乃所謂道知止謂灼見之而無疑不是徒然講說能到得的必須着實工夫積累旣久然後於天命人心至極之理方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這便是知止旣知所止則吾志之所之斯有定向如射者之於的行者之於家而確然莫禦矣非定而何志旣有定則念念皆在於是而異說不足以眩之物誘不足以撓之而湛然寧一矣非靜而何夫人只為心猶妄動故不能安惟其靜也則隨吾所寓莫非自得之境

而能安矣安而後能慮譬如鑑空方能照物衡平方能權物此心既隨處皆安則虛明之體在我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夫既能慮則必研精於得失之幾而致夬於理欲之分體無不信違無不順豈有不得其所止耶下文物格知至是知止意誠心正身脩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皆是得止之序只知止便能定靜安慮不可將前四字分屬誠正脩以矣本旨大抵此道貫乎古今人所同得故經傳所言如合符節我

皇祖列聖興崇大學與古先聖王立教之心初無二致逮我

皇上敬一有箴心箴有註無非闡明體用實學以嘉惠天下可謂盛矣爾諸生來遊大學正要講明此道身親踐之試自體驗今日所造比之舊日果有進益否乎果能有所知覺定靜而安否乎若或未然便須喫緊用工益求其所未至不可徒資口耳為無益之談而已然定與靜禪家亦有此說却要知他於吾道所以不同處乃為有益諸生更細思之

右講章誌監掌印官改過揭之於壁以示諸生予改多矣姑存三篇俾後人知國學故事

鈎谿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鈞谿文集卷之二十二

皇極經世

觀物

以元經會一　會　運每一會三十運世每一運十二世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星癸三十　辰亥三百六十

以元經會二

日甲一　月丑二　星甲三十一　辰子三百七十一

星癸六十　辰亥七百二十

以元經會三

日甲一　月寅三　星甲六十一　辰子七百三十一

星癸九十　辰亥一千八十

以元經會四

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九十一　辰子一千八十一

星癸一百二十　辰亥一千四百四十

以元經會五

日甲一　月辰五　星甲一百二十一　辰子一千四百四十一

星癸一百五十　辰亥一千八百

以元經會六

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一　辰子一千八百一

星癸一百八十　辰亥二千一百六十

以元經會七

日甲一　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一　辰子二千一百六十一

星癸二百一十　辰亥二千五百二十

以元經會八

日甲一　月未八　星甲二百一十一　辰子二千五百二十一

星癸二百四十　辰亥二千八百八十

以元經會九

日甲一　月申九　星甲二百四十一　辰子二千八百八十一

星癸二百七十　辰亥三千二百四十

以元經會十

日甲一　月酉十　星甲二百七十一　辰子三千二百四十一

星癸三百　辰亥三千六百

以元經會十一

日甲一　月戌十一　星甲三百一　辰子三千六百一

星癸三百三十　辰亥三千九百六十

以元經會十二

日甲一　月亥十二　星甲三百三十一　辰子三千九百六十一

星癸三百六十　辰亥四千三百二十

右按一元共統十二會每會三十運共三

百六十運每運十二世共四千三百二十世
經世一元消長圖邵伯温作其於寅會之下書
開物二字註星之巳七十六者蓋一會三十
運皆以十千管之每千管三運至寅會之中
巳更一十五運自星之甲至戊七十五訖巳
字三運則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也開物不
在寅會之初而在寅會之中故曰星之巳七
十六也閉物倣此

星之甲 一運 二運 三運 星之乙 四運 五運 六運
星之丙 七運 八運 九運 星之丁 十運 十一運 十二運

星之戊 十三運 十四運 十五運 星之巳 十六運 十七運 十八運
星之庚 十九運 二十運 二十一運 星之辛 二十二運 二十三運 二十四運
星之壬 二十五運 二十六運 二十七運 星之癸 二十八運 二十九運 三十運

右爲子會三十運餘會倣此

皇極經世

辰申唐堯 二十 一 堯之時在巳會第三十運辰之申則此運之第九世也盡于夏后之七年而巳會終矣
辰酉唐堯 二十 一
辰戌虞舜 九
辰亥虞舜 二十 九

辰子夏禹 八 甲子 禹八年甲子初入午會第一運
辰丑夏太康 二
辰寅夏仲康 二 甲子
辰卯夏相 二十

辰辰夏少康 二十一 三 甲子
辰巳夏少康 五十 三 甲午
辰午夏槐 四 甲子
辰未夏芒 八 甲午
辰申夏不降 四 甲子
辰酉夏不降 三十 四 甲午
辰戌夏扃 五 甲子
辰亥夏廑 十四 甲午 自禹八年至此九十二世爲一運
辰子夏孔甲 三十 三 甲子
辰丑夏發 十一

辰寅夏癸 二十二
辰卯夏癸 五十二
辰辰商大甲 十七
辰巳商沃丁 十四
辰午商大庚 十五
辰未商雍巳 三
辰申商大戊 二十一
辰酉商太戊 五十一
辰戌商仲丁 六
辰亥商亶甲 八亶上當有河字 右第二運

辰子商祖辛 十
辰丑商沃甲 二四
辰寅商祖丁 一十九
辰卯商陽甲 二
辰辰商盤庚 二十五
辰巳商小乙 六
辰午商武丁 八
辰未商武丁 三十八
辰申商祖甲 二
辰酉商祖甲 三十二

辰戌商武乙 二
辰亥商帝乙 二十五 右第一運
辰子商受辛 [illegible]八
辰丑周成王 九
辰寅周康王 二
辰卯周昭王 六
辰辰周昭王 三十六
辰巳周穆王 十五
辰午周穆王 四十五
辰未周懿王 八

辰申周考王 三
辰酉周厲王 十二
辰戌周厲王 四十二
辰亥周宣王 二十二 四運
辰子周幽王 五
辰丑周平王 二十四
辰寅周桓王 二
辰卯周莊王 十
辰辰周惠王 二十
辰巳周襄王 二十五

辰午周定王 十
辰未周靈王 五
辰申周景王 八
辰酉周敬王 十三
辰戌周敬王 四十三
辰亥周貞定王 二十三 五運
辰子周威烈王 九
辰丑周安王 十五
辰寅周顯王 十二
辰卯周顯王 四十二

辰辰周赧王 十八
辰巳周赧王 四十八
辰午秦始皇 十
辰未漢高祖 元
辰申漢文帝
辰酉漢景帝 十
辰戌漢武帝 二十四 元狩元年甲子
辰亥漢武帝 五十四 後元二年甲午 六運
辰子漢宣帝 十七
辰丑漢成帝 六

辰寅漢平帝 四
辰卯漢光帝 十八
辰辰漢明帝 七
辰巳漢和帝 六
辰午漢安帝 十八
辰未漢桓帝 八
辰申漢靈帝 十七
辰酉漢獻帝 二十五
辰戌魏帝芳 五 蜀帝禪 二十一 吳帝權 二十二
辰亥晉武帝 十 七運 吳帝皓 十二

辰子晉惠帝 十四
辰丑晉成帝 九
辰寅晉哀帝 三
辰卯晉孝武帝 二十二 後魏道武 十
辰辰宋帝義隆 元 後魏太武 元
辰巳宋孝武帝 二 後魏文成 三
辰午齊武帝 二 後魏孝文 十四
辰未梁武帝 十三 後魏宣武 十五
辰申梁武帝 四十三 西魏文帝 十一
辰酉陳宣帝 元 後周武帝 十五

辰戌隋煬帝 元

辰亥唐太宗 八運

辰子唐高宗 十五

辰丑唐中宗 十一

辰寅唐玄宗 十三

辰卯唐玄宗 四十三

辰辰唐德宗 五

辰巳唐憲宗 九

辰午唐武宗 四

辰未唐僖宗 元

辰申唐昭宗

辰酉

辰戌宋太祖 五

辰亥宋太宗 十九

辰子宋仁宗 二 甲子

辰丑宋仁宗 三十二 甲午 以上邵子書終於此九運

按邵子一元始終之數觀邵伯溫一元消長圖盡之矣其書篇之六起于辰申唐堯者蓋辰爲世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當堯之時巳午[巳]會第三十運辰之申則此運之第九世也盡夏禹之七年而巳會終矣從此而上爲會者六爲陽長之會從此而下爲會者亦六爲陰消之會此陰陽消長之界也自禹即位之八年甲子初入午會第一運至宋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則午會之第九運畢矣天聖二年甲子初入第十運邵子書終於宋仁宗三十二年今續於後

辰寅宋神宗 元豐七年 甲子

辰卯宋徽宗 政和四年 甲午

辰辰宋高宗 紹興十四年 甲子

辰巳宋孝宗 淳熙元年 甲午

辰午宋寧宗 嘉泰四年 甲子

辰未宋理宗 端平元年 甲午

辰申宋理宗 景定五年 甲子 元世祖至元元

辰酉元世祖 至元三十一年 甲午

辰戌元泰定 太定元年 甲子

辰亥元順帝 至正十四年 甲午

辰子洪武十七年 甲子 十六年癸亥第十運畢矣

辰丑永樂十二年 甲午

辰寅正統九年 甲子

辰卯成化十年 甲午

辰辰弘治十七年 甲子

辰巳嘉靖十三年 甲午

自禹八年甲子至元至正十四年甲午盡洪武十六年癸亥計十運共三千六百年通書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中元妄也

卦氣

乾南坤北离東坎西伏羲先天卦也震東兌西离南坎北文王後天卦也焦延壽京房爲卦氣直日之法皆祖後天既以震兌离坎四卦二十四爻依後天方位直日時以應二十四氣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如子月復卦丑月臨卦之類共七十二爻以應七十二候每月又分四候卦與本月辟卦而五如九月辟卦剥也又有艮既濟噬嗑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也又有未濟蹇頤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十二月候

卦共四十有八爲公辟侯大夫卿每歲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是每卦管六日七分此焦贛京房卦氣之說大抵皆後天卦也邵子先天卦氣與前不同朱子曰先天圖左方自震初爲冬至离兌中爲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右方自巽初爲夏至坎艮中爲秋分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王齋胡氏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順也益爲

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旡妄明
夷爲立春寅之初餘倣此大抵謂二分二至四
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其餘十六氣每氣
各計三卦王齋之言如此愚按一年二十四氣
本無差別今分八節用兩卦餘十六氣用三卦
失於安排非自然之道且如子月用觀比剥三
卦爲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子之半而爲復則是
上半月用四卦下半月乃用復一卦耳輕重不
倫不足爲據餘皆類此盖邵子之意以六十四
卦通管十二月非如後天卦氣用乾坤坎离四

正卦以爲總也每季各得十六卦如冬自否至
旡妄而復爲子之半春自明夷至履而臨爲卯
之半夏自泰至升而姤爲午之半秋自訟至謙
而遯爲酉之半每月得五卦二爻至一月半而
得八卦焉盖氣候不能截然齊也又按周譓問
先天卦氣陰陽初生各歷一十六卦而後爲二
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初如此之
踈末如此之密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書曰
春分卯中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書秋分酉中
皆不可曉朱子答云伏羲易自是伏羲説話文

王易自是文王説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
天卦氣盈縮極仔細某亦理會來未得其説此
圖布置出乎自然不應無説當更思之王齋推
其意以爲陰陽初生以坎离間之不期踈而愈
踈是固然矣但此亦自然之序非安排者盖先
天圖乾以君之自乾而夬東行以至於復皆陽
卦始生先後之序自姤而大過西行以至於坤
皆陰卦始生先後之序其生也本乎天故乾曰
君其行也始乎地故坤曰藏生則陰陽並立故
相對而具足行則一氣遁貫故如環無端先天

之序盖以數言不取義於爻象與文王作用不
同一二三四陽宮之數五六七八陰宮之數陽
生於四八而極於一一陰生於五一而極于八
八九卦在北者多陰數在南者多陽數其序固
有別也

求二十四氣卦候

氣	初候	末候	中候
冬至 十一月中 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内
小寒 十二月節 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 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内
立春 正月節 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中 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内
驚蟄 二月節 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二月中 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内
清明 三月節 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 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内
立夏 四月節 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四月中 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内
芒種 五月節 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五月中 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内
小暑 六月節 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豊	卿渙
大暑 六月中 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内
立秋 七月節 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七月中 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内
白露 八月節 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八月中 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内
寒露 九月節 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 兌六三	公困	辟剥	侯艮内
立冬 十月節 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 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内
大雪 十一月節 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二 終

雜著　瓊崖各論　廣西輿情

原瓊

或曰瓊地發脉自崖之西海信乎曰非也自高雷曰然則石山為過脉之所乎曰非也盍以大勢觀之夫山者地之形水者山之脉觀山之所止必於其水之所歸瓊雖廣袤三千里以大勢觀之特海中之一山而石山者支分之止處耳夫庾嶺自高雷以南至於徐聞地勢極矣極而沉欝騰鶱突出是為五指五

指者瓊之中也椎峻奇特高聳雲漢東萬西儋南崖北瓊皆以為祖而其紆餘蔓衍為幹為支為岡為界鎮為聚落者蓋錯乎不可勝數也附五指而居者曰岐黎最為幽僻不通郡邑其外為生黎又其外為熟黎又其外為民村又其外為州縣漸衍平陸至海而盡其曰黎母者蓋在定安之思河別支而異名者也前志謂至元三十年十二月晦元兵平古鎮州春正月朔登山刻石二日抵五指山越三日次黎母山各刊石如前則知二山不同也明甚而或謂黎母即五指者非也五指之水東一脉下流與小五指水合是為嶺脚同又南合諸溪出陵水之東入於海東南一脉至崖之合面嶺經抱浩高村分南北流環城而西復合于坤隅以入于海西一脉經古鎮州納峩娘諸溪分南北二江南江今涸北江至烏泥港入于海此三脉者陵爲福蔭故自五指距縣為近崖雖紆迴而峻嶺周遭坦原無多氣鮮舒暢惟嶺北一脉屈曲於叢巒險峻之間經臨澄定瓊四縣之境凡四五百里而

後入於海蓋自定臨以北高巒遠翥坡陀蜿蜒團圝融結軒豁隆厚此五指之正脉也故以天下大勢觀之巨浸稽天孤島挺出有超卓之象五峯端秀韜穎晦迹有文蔚之象位直重離上應斗極有樞軸之象首起南埃邐迤內向有拱衛之象雖在絕嶠而版圖率屬有歸極之象皆我

太祖高皇帝稱為奇甸恢皇度於無疆視萬里如輦轂而文明秀偉之義隱然已見於二字中矣嗚呼宏哉

分野

瓊州牛女分野屬揚州星家謂負淮水而南循鄱陽東盡吳越閩浙以及廣之雷瓊崖萬皆隸牛女何其廣也按牽牛近南三星主南越女宿南十六星主周秦晉楚以下十二國而西南一星主越地是各以所主言爾而分野所攝乃璇璣度數其廣乃如此如一統志載鄱陽屬斗分野今却隸牛女蓋古今幅員廣狹不同而分野亦隨以異如秦并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是也

山川

環崖皆崇山東西北三隅多秀峯唯坤隅無山海濤盪沃而玳瑁一洲杳然孫峙不足以塞其空焉然四面山大水小若更包羅周匝則風氣不透蒸欝尤甚其可喜處正不必周也瓊郡山水皆發源於五指而瓊山定安為正脉衍蔓會歸之地餘則夷獠鵂鶹蛇虺所伏傾倚渙散實鮮融結唯崖頗有秀峯未兑殺混文學之士亦時有焉往往淪沒不顯有由然矣

崖之節婦

戍崖將士多京輔轉徙歲時宴會餽餉嫁娶喪葬之儀大率類南畿婦女工刺繡治麻縷嫁後率親家事尚朴素力農圃夫死即守節不再醮間有之輒相詆咲慙恧不敢出戶故貞婦視他處獨多俗以為常不異也然民貧道遠觀風之使不時至至又憚暑輒去有司藐乎罔意風教竟無舉旌典者弘治間州守何崗始表一二儒生劉崇德毋年七十就其門竪木書貞節字雖甚陋人咸德之他固難徧及也蓋崖士瘠民勞婦鮮容治雖極貧薄苟有遺育猶保其家傳所謂瘠土尚義信然哉

黎寇議一

或曰崖陵遠僻黎寇不足為邊患豈不聞漢棄珠崖前史美之乎曰此書生常談而未察夫事情者也棄珠崖者元帝初元三年距武帝創置未久而吏率皆中國人多侵陵之以致悖亂其時與兵皆勞中國以事邊鄙而司農以禁錢則勢不能討非能討而不欲

也然自棄之後民夷無主豪黠擅命盖南越首領
相沿皆土人爲之郡既委棄吞併競起而豪
者爲主觀夫馬援平交州而海外夷義貢獻
是固有主之者矣彼既肆然無忌爲群黎之上
則秉爨據我邊鄙爲害非細初馬援置交趾
郡所治惟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
趾七郡而珠崖儋耳不在九郡之列有貢獻
者則於徐聞達之名曰珠崖縣馴至梁陳間
嶺南大亂冼氏者高凉太守馮寶之妻以世
爲首領倚其世威鳩兵討寇群黎歸者千餘

崗不但瓊郡爲然而嶺表之地皆冼統之每
遇叛亂賴以平定唐高祖封爲焦國夫人開
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賜臨振縣爲湯沐邑
曾謂遠寇不能爲大患乎至宋度宗咸淳三
年胡虜日強國勢日迫賈似道用事二晃陳
公發陳明甫竊據崖屬臨川縣而漳潮惠廣
欽廉雷化歲被劫掠數百人外番交易憲司
每憚其難而馬成旺父子以世將討之然後
平定此皆禍延閩廣者也非大患乎勝國至
元二十九年遣平章闊里吉思爲王帥以蒙

古兵二百漢軍千順化軍五千黎兵一萬四
千征瓊黎是時瓊城十里之外紛然賊壘而
主帥應之亦甚閒暇寒則進暑則休至冬復
進自大塘清水等崗以及儋黎東自萬安攻
陵水降陳子瑞抵鎮州登五指山歷黎婺皆
有刻石可謂盛矣又拴諸崗置屯田府亦可
謂求圖矣然大德距此僅十年而附瓊爲縣
每苦黎寇爲患及至順庚午而寇逼瓊城登
邁臨高定安會同樂會皆爲賊據惟瓊僅存
始詔命參知政事完澤督廣東福建江西湖

廣諸道兵及廣西僮兵討之而澤竟没賊金
納降以歸其故何哉此以土人爲萬戶千百
戶之積弊前志所謂致黎寇亂終元之世者
也夫崗黎至愚也土人至黠也而自前代世
爲首領恃其貲業交通上下無所不至以至
黠統至愚左道使之東出西没暗爲之主而
明以張功盖自宋南渡宣和乾道淳熙以後
土人皆沿首領故事謀嘗崗黎而元人踵其
弊特又甚焉

黎寇議二

或曰土人積弊既聞命矣其詳可得聞乎曰
唐自貞元以後儋州振州領縣各五萬安州
領縣四宋始改振州爲崖州其屬五縣曰寧
遠延德樂羅臨川落屯相距各一日程蓋舉
生熟黎盡爲編户民衆可知矣今延德落屯
二縣遺址悉黎村二縣既革居民規免征役
而黎又日侵蝕之胥變爲黎矣宋仁宗時丁
謂貶崖州詩云户口都無三百家已不及唐
遠甚及度宗咸淳間邢夢璜平黎記云以百
餘户孱弱之民五六十疲散之卒置軍於此

又不如仁宗時遠矣元至元年間平章濶里
吉思都元帥朱斌等前後帥師北自瓊山南
抵陵水東抵萬安西盡儋昌由古鎮州經五
指山進次黎婺山勒石而還蓋自漢唐以來
未有也是時所統蒙古等軍七千二百益以
民兵一萬四千耳然師旋之後無城郭兵衛
之守其初自湘湖兵一千人戍瓊三年一代
而交代之際防範常虛至順帝時乃從中書
省奏沿前代用土人爲首領之例置黎兵萬
户府萬户千户百户等官皆土人爲之許其
世襲并免粮差由是郡邑居民皆投入黎籍
以避征賦酋豪峝首通爲一家不復知有郡
縣矣末年覺其弊方行革罷而元亦尋滅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 鋤抑酋豪罪沒資產前
弊始除又設一衛十一所以控御之武備之
盛遠過前代永樂初年崖州羅活等峝作亂
本州監生潘隆姦計奏請招撫蒙差通判劉
銘辨事官歐可成齎禮部榜文到府劉銘潘
隆等乘機奏借各州縣熟黎作眼招撫生黎
却将熟黎各户未報丁口收作新招歸附人

户永樂十年造入黄冊仍率招黎土人王賢
佑等赴京 朝見蒙陞劉銘知府歐可成推
官專一撫黎不預府事餘人量招多寡賜與
土官潘隆授寧遠縣土知縣王賢佑由峝首
授同知其知縣縣丞主簿廵檢大小不等俱
土官職事但非雲貴土官之比也後劉銘等
占管原借熟黎分去府縣威權姦民避征賦
者率竄黎籍土官往往所爲不法縱黎劫掠
滋分贓賄又踵元末之弊不復知有郡縣矣
於是崖州千户周崇禮按察司副使王 前

後奏將借分土官王賢佑潘隆等各正典刑
後奉行在戶部䕶字一百八號勘合將原借
作眼都分各撥還有司宣德元年革去土官
知府推官其餘仍肙法禁正統五年知府程
瑩始奏准革除土官止終本身不許子孫承
襲將熟黎盡數歸還原管州縣當差然惟瓊
山澄邁近地奉法其餘仍踵前弊成化年間
感恩縣土舍麥鑑賄囑知縣羅欽私將熟黎
符進祿等三十六村撥與管用因而縱寇分
賄爲居民患蒙兵備副使涂棐究正其罪發

還有司今則因循既久州縣官更代無常姦
宄日滋而土舍盜管熟黎者比比皆是統論
歷代經畧之策惟唐與元爲盛唐則縣治徒
多而武備不脩元則武功既張而法制不立
國朝永樂以來則已成之戶口反竄稿於姦黠
之豪矣然則土舍管熟黎招撫二字豈非容姦
長偽深痼之積弊耶

黎寇議二

或曰黎可以德懷乎曰德非威不行徒德長
姦欺耳宋書宣和間儋人陳大功招黎符元

亨等三十餘人入覲大功授廣西融州巡轄
未嘗以峒黎授之謂不可以管黎爲彼世業
也然遞補元亨承信郎賜袍笏峒誥令子孫
承襲則非也群黎不通語言豈知勅為何物
此皆土人欺罔眩惑之弊　國朝永樂三年亦
踵此誤或曰洪武間既設衛所群黎震懾而
土人管黎之弊猶踵元人故智如符添成率
千家村峒首赴京賜勅諭為土官巡檢宣德
正統年間三司會勘設立五堡歷年皆有黎
患則軍衛亦莫能制乎曰黎至愚也而設土

人制之非也彼若能制則專責之可也責之
而不能制則將畏罪固辭之矣何故百計謀
攝之乎黎亂有由曰逋逃誘之誆騙激之科
擾成之土人左使之弊亦多端矣而軍衛子
孫非復國初壯猛豈能以弱制強乎且萬陵
諸黎險而小惟崖黎險而大其最強者曰羅
活曰抱宥曰多澗曰千家而豪酋官道為諸
黎門戶者千家也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征千
家村及陵水嶺腳峒之陳那洋征後黎人惴
慄見軍即跪而軍欵恥其愚騃無故笞詬哨

守等官則又凌虐困辱之何怪其未久復叛
也正德二年丁卯千家羅活等村復擁兵憲
王公檄招撫犒賞其惡愈肆及崑山王公倬
訶知其非調儋昌崖官軍黎兵鵰勦千家村
不費斗粟不遺寸鏃數日即歸隨諭旁峒逃
入界者擒斬解報群黎莫敢違命賊死既多
乃下令撫定之自是崖之封內牛畜被野盜
賊絕跡崖民深德公立祠祀之黎俗父祖為
盜被殺則洗殺路人名曰報仇有負欠者則洗
捉路人釘枷取償公去十年後崖稍弗靖知

州吳汀陳堯恩先諭各黎有究起訴毋擅殺
掠曾有犯禁洗執路人枷者堯恩與千戶洪
策議遣人諭之俱被執乃會調本州軍兵襲
燒其村并釋枷者黎遂悔禍俯首聽命境內
帖然故堯恩開南北二溝定立丈尺刻期立
就皆群黎不待驅迫爭出赴功畏之之甚也
堯恩一州守耳使其畏法不敢輕動則黎寇
耻之以為畏縮豈能有濟乎故善治者因其
俗今辛丑冬大征之後惟任撫之以寬而州
縣持廉尤為至急昔年儋黎禍亂起於官貪

苟得其人則逋逃之誘驅騙之激科擾之害
自能周知夫痛革雖土舍儋黎亦不得刻害之
矣曰儋黎起於官貪何也曰成化五年指揮
王璲征儋州七方符那南平之弘治間符南
蛇作亂蛇賊與符那月皆符那南姪而符那
月狡黠出入官府掌州事陳姓者索賄無饜
那月指倚科沐南蛇村分占害多端南蛇積
忿起兵攻那月追至新場海儋軍禦之軍有
醉者射中黎兵被殺軍數十人而大禍成矣
及後調兵進勦屯于抱吉賊潛出探軍中空

賊驚擾斬柵奔潰參議劉信死焉十五年冬
伏羌伯毛公銳將狼土兵十萬討平之

鵰剿峒黎四

嘉靖元年壬午鵰勦羅活峒群黎皆望風屏
竄有武官欲事功者緝賊所在私督部下窮
搜賊憤擊殺我軍數十人甲冑器械委棄滿
野為賊所得自是賊知軍弱始無忌憚而鵰
勦不足恃矣嘉靖十八年萬州鷓鴣啼峒大
抵村黎首那紅那黃叔姪爭田叔不能勝賄
投陵水軍保一村萬千戶人傑庄也人傑頗有

誅勇因賄迷惑率兵以捕獵為名襲大抵村
盡有妻孥資産黎首積憤遂搆黎停峝郎二
峝黎陳仕等攻陵水縣圻刼無算村鄉俱盡
惟港汥一村僅存賊屡合攻知州黎巽屡敗
之未幾巽詭毀而所任有功者横罹慘禍士
論大拂人傑亦被逮仰藥而死噫天道何昭
昭哉或曰黎之害民久矣前此每遡則委官
查勘竟以招撫遜避久則陞任去矣自督府
半洲蔡公始奏兵征何其決耶曰瓊山三峝
徑中者蕭太守晄也崖陵黎亂徑甲者前兵

憲陳公大珊也若無公移可據必又襲歷文
行勘捏報矣故據實必奏固蔡公之功而二
子之力亦不可誣蓋明故莫掩忠故不欺奮除
寇之義而成恤患之仁則諸公同其美也或
曰鵰勦陵水致敗何也曰兵貴密貴精乃半
月之前播揚虜聲賊已預備及哨至敵境先
嗚鼓鐃數日野農素不知兵濫取充數徒貴
北多自失檢防乃取敗之道既招又勦既降
又誅誅而又招招而又勦威信不立鵰勦之
法至是大壞矣或曰崖陵不征何如曰不征

則亡自鵰勦法壞軍益弱賊益強擾我郊原
斷我耕牧迫我城守浙我將士魚肉我民庶
焚掠我聚落危急甚矣而熟黎服役者又苦
苛刻舊有千百長華後又有保甲保長民壯
總小甲盟首而里老義民陰陽吏胥名色不
同徵勾四出任意逼索難辨真偽是故逋迯
日繁峝黨日盛非大征則崖陵必亡不但如
元末陳明甫輩止擾臨川一隅焉耳今幸勦
平惟在鎮之以靜而振挈綱領俾有司存恤
各黎禁絶科擾則所繫尤重焉

憫群黎文

野史氏曰予觀黎獠之俗而喟然思聖人之
德焉人生之始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
有父茹毛飲血而衣皮葉聖人繼作為之宮
室稼穡網罟佃漁書契裳衣舟楫弧矢之利
定經制通貨賄捍災害興耻節而敦彝倫物
則之常然後生民之道立焉易曰通其變使
民不倦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人類所以不淪
胥於禽獸者聖人為之也瓊之黎去中土遠
矣其俗去禽獸無幾矣裸體涅面而言侏儒

無冠履衣裳之制雖提耳而命之不能知也
匪惟禮義不知其所生之地亦或不知有郡
邑也況知郡邑之上有藩臬藩臬之上有
朝廷之尊乎然其重契箠罰謹信約毫髮不爽雖
士人不過也怒或殺其父而於毋也至死不
悖焉屠牛而祀天神呿呿吁吁麕儦豕趍捄
居而蓬處野偶而將孳其敦樸渾庬之風固
在也其太古之民乎太古之風不可見吾於
黎獠得其彷彿焉使得霑聖王之化以漸之
則不日而變矣變則吾人矣惟聖化所被不

能感也而人類禽獸判焉吾是以思聖人之
德萬世不泯也然而累代不能一者蓋未有
以變之也變之奈何曰渙其群而已矣鳥獸
之聚也其中必有敗類者焉於其敗類者奪
爪牙而與之角其恒性也角之不勝則妥尾
而從之非得已也而不知者遂欵盡彌其類
焉亦忍矣彼黠者愚群徂而弄之掌股之上
顛倒而左右之以厚其黨是長蝨而養蠹也類
滋敗哉況夫　聖治隆昌氣化日南滇池駱
越夷俗丕革今吾瓊環海四面皆革風矣中

間黑子之地顧獨後乎董之以威裁之以權
揆而撫之漸而柔之申畫封疆時經理之無
逆渠魁無上首功含舊圖新會於大同斯善
變者也其萬世之功乎噫孰能任之吾將與
歸

南蠻廣西上官

嶺南蠻酋雖子孫相承各君其土然皆受秩
於　朝必得　命乃敢冠服以令其衆否則
野服從事終身不敢竊漢官威儀是固一統
範圍之內非若交阯占城等國隅為異域聲

教不通者也每歲輸貢聽調左右前却節帥
得以制之雖或小有拂逆必其境內多故弄
兵相仇若元之黃聖許韋乃大豕搏噬之常
非敢倨然凌肆而有吞併嶺表之志也
國朝洪武末年命都督楊文等將兵十五萬討
龍州等州或撫或誅惟以威之不有其土不
絕其世蓋非力不能制其死命亦以邊徼之
地接壤南交將資之為屏藩以為後世久遠
之圖若易以流官數年之後不習戰鬬兵力
立見衰弱如太平一府之兵至今不足為用

所謂崇虛名而喪實利者矣邇來承平日久
邊臣倖功制府遣武弁調兵土夷懼其說傷
皆厚賂以塞口彼既受賂又懼歸而見疑則
反篤言土酋之患張一成百外示奉使之直
而內掩納賂之情繼有所遣又復如是彼此
相襲以為得計厲階既成遂不可解幸而撫
臣得人如王 公之於岑英閔 公之於岑
應則可以不動聲色而潛消禍變萬一喜功
之心勝而左右希爵賞者又從而慫惥之則
雖節次體勘文移反覆悉皆踪跡詭秘神出

鬼入媒孽既成鉤距難脫雖皐陶聽之猶以
為死有餘辜彼土酋者方恬然自如恃其無
罪而不知赤族之兵已臨其境矣夫既戮其酋
赤其族則又改土為流曰吾能收一郡之地
以歸 朝廷此百世之勳也曾不思未改之
前兵固吾用也粮固吾供也是固封域之內
朝廷故物也曷曾與我為敵國而我克而取之
哉自是聽調之兵歸之於農不為吾用又於
內地撥官軍戍之歲費粮餉不可勝計舊時
上酋自贍租賦之入適足以為侵漁之資財

賞施於有功而 國家反受其弊竟亦何益
哉昔蘇老泉與二子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
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
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
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
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
為明白而切中事機後世聖君賢相能知此
意嶺南黷兵之害庶其免乎

廣西論地方事宜

切照廣西地方急務惟是弭寇安民民之所

以不安寇之所以日橫者哨守之兵擁虛名
而無實用督備之官崇虛文而無實效坐視
養寇之罪輕而輕率失事之罪重故也本職
近歷平南縣地方按其地圖詢之物論驗之
民之愁怨未嘗不撫膺長痛而思所以弭之
茲承明問不敢自隱姑舉潯州言之桂平平
南二縣邊山一帶舊時俱係民村如鵬化一
里乃南漢時狀元梁嵩生長之地今皆化為
盜賊淵藪然年代久遠猶可言也近五七年
間以來賊不知兵革之威益無忌憚離城二

三里盡受其害賊日驕而侵蝕不休民日逃
而賦歛加重失今不治則附郭里分皆將胥
而為夷矣議者不度事情輙謂須動大兵方
能了事而不知大軍之害甚於盜賊非徒無
益反以致亂古田洛容之事可為永鑒云云

一防患宜嚴

兵主於捍外除亂必根本強壯乃能運用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呼吸自我而莫之
敢嬰也廣西禦寇必資狼兵前此十數年
彼猶畏法每遇調發刻期而至聲東擊西

無不如意其後威信不立加之旱熯相仍
寇盜蠭起省城數里之外擄掠無忌於是
調狼兵以衛省城自正德十一年相沿至
今最非計之得者也昔余忠襄公論中國
有亂不宜召蠻夷之兵治之使得覘我虛
實矧省城內也狼兵外也狼兵宜於攻不
宜於守宜於禦外不宜於居內今乃撤省
城官軍俾守府江一帶而留狼兵於省城
是乃示之以虛弱之形而適以啓陵慢之
漸納之為干城之寄而反以增腹心之憂

邇年以來或調遣不至或後期而來或先
期而去名數徒存實用不足寬假既過驕
縱自如漸有尾大不掉之患矣推其所由
皆啓寵納侮之過也明者炳於幾先失今
不圖後將難馭竊謂此輩宜撤守府江一
帶相其險要使之耕食其間以制賊衆出
入仍將在省軍兵不時訓練及今湖兵既
到因而整頓綱維摧強撫順如有失期誤
事者誅其一二以示懲戒則體統正而國
勢不褻威信立而夷心自戢矣

二撫夷宜寬嘗稽載籍自古柔遠人者皆因
其俗班超謂治蠻夷宜簡易韓子謂嶺南
宜寬去繩勸簡節疏目此皆金石之言不
可易者也東漢時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
可增租賦於是賨布增而群蠻叛虞詡謂
所得不償所費豈虛言哉嶺南寇盜之起
大率類是如近年上思州之黃鏐思恩府
之劉召皆由小民困征斂之無藝頭目慫
毆使之無入撲而復起屢勤兵革幸際
國家全盛兵力有餘歲時豐稔蕞尔小醜無

能為患萬一加以各處凶荒首尾扞格其害有未易言者夫蠻夷之俗田無頃畝人無賦役歲輸稅糧其入甚輕況窮邊僻陋之鄉舟車不通財用無所於出今編派百端衆庶愁怨姦宄乘釁遂致變亂戕民耗財不可勝紀欲善其後不可不究其源也夫思恩雖以府名計其土地人民不過一陋縣耳今設知府同知經歷照磨等官府學有教授訓導共三員而又設鳳化縣有知縣典史又有在城等四驛除馬夫皂隷齋

膳夫之外又設民款百數十名每米一升重則科銀一兩輕則亦不下七八錢劉召所居之鄉殆有甚者此等重斂天下所罕民安得不愁且怨哉今群兇幸已就戮更當為之遠圖宜行右江道度地勢計民賦制其財用盈朒之數以紓民力或將該府降而為州或革去鳳化縣而於儒學等官裁省冗員如有員缺則州兼理之而於煩苛之政一切掃除如太平府然庶民力可以少蘇有生全之樂而叛逆無自作矣語

曰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此正今日急務所宜留意雖然豈特思恩然哉左江如上思等州右江如天河等縣其重斂往往類是比類而推可為於邑管隙之見未知是否伏惟裁擇

鈞谿文集卷之二十三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四

夷情要覽

諸蠻

東漢時武陵太守上言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撫綏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後諸蠻果叛通鑑

貞觀間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于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伍百匹通鑑太宗紀

按土酋相讎自古為然謂奏盎反者倖禍喜功之邪心明折其必不反者懷遠人重民命之正道也徵以片言勝十萬之師宰臣關係國體豈細細哉

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及陷欽橫等州長慶初經畧使嚴公素復請討之

兵部侍郎韓愈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入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

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
之時将謂單弱立可推破爭獻謀計惟恐後
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
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
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邕容
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丁室九空百姓怨
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
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
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
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
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丘文莊公曰按愈言用兵以來已經二年
殺獲已一二萬倘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
非獨當時之弊也愚按近日大征廣東新
寧一縣捷獲一萬五千級賊勢愈熾至今
未息而議者猶好殺不已噫所殺者果真
賊耶

愈又言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
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
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

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乞選有材望威信諳嶺
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求無侵叛
之事

宋雍熙四年南丹州蠻莫淮閩爲寇知宜州
侯汀失於備禦群蠻之擾頻害及民庶詔發
諸州兵進討兵未至悉已遁歸汀坐免官詔
諭之詔曰朕托兆庶之上爰司牧之重照臨所暨撫養是均矧於遐陬尤所軫慮耶以知宜州事侯汀失於綏緝恣其侵牟致兹邊夷起爲寇盜侵騷閭里虔劉士庶及興師而討伐乃畏威而竄伏朕以興戎召釁職由於汀受舉國章削其官秩汝等所宜体予含垢革乃前非安土享生保境延世嬉我至化是爲永圖或尚恣於陸梁當盡勤其族類

可諭群蠻
兵散則出
也且曰或尚陸梁

當盡勤其族類噫其将能乎

戰不立而招撫無益也

九年撫水州蠻數寇宜融州界遣譚州都監
季守慶招撫群蠻拒命侵掠不已轉運使俞
獻可請以本道澄海軍及募丁壯進討乃詔
益以潭州兵五千人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
常理不足以剿絶獻可上言蠻人去冬寇天
河今又鈔融州廂陽諸砦剽刦居民累旨詔

宥懲民旱

窮而後招降即勿殺

諭曽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乃與安撫使曹克明會兵進剿襲擊破之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亭加犒晏且數責之皆俯首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上以夷性無厭習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則趨歸緩則叛去切詔克明等諭以悉還所掠人口資畜即許要盟承貴等感悅奉詔乃歃猫血立誓自言奴山摧倒龍江西流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

語甲凡五千類願遷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荊湖州軍給以田粮凡立功使臣將士遷補賜賚者千八百一十六人承貴因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爲安化州撫水縣爲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自是間歲朝貢不復爲邊患矣

按宋此舉治反復之夷其善有四便宜掩擊兵不擴加一也窮即招之不必盡誅二也酋帥既降釋而優之三也責還俘掠許以要盟四也夫威以震之量以容之恩以懷之信以結之庶幾乎君子之道焉今則不然夷之出没任其自知無敢懲也必俟其意滿志足流毒已甚然後舉大軍征之又以多殺爲功窮搜旁羅不擇善惡未有受其降而不誅堅其盟而足信者是以師方奏凱賊已陸梁而繼之者又復効尤欲彌盜可得乎

[illegible]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熏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多發兵則粮之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酋逃不肯出緩則復來

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擾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爲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户多少爲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畧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攜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

創矣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出宋史

右分兵截殺之法今廣南大抵用之

皇祐元年知廣源州儂智高反寇邕州儂氏自唐初即椎於西源世爲廣源州首領自交阯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阯至智高叛交阯僭稱南天國寇邕州先是智高屢求内附皆不得請又與交阯爲讎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遂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破横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進圍廣州不克去攻賀州破昭州及賓州復據邕州南土騷然仁宗以爲憂命狄青爲宣撫使諸將受青節制五年正月青及孫沔余靖會兵賓州官軍士丁合三萬一千餘人按軍法誅陳曙及指揮使袁高等三十一人于坐一軍大振以一晝夜絶崑崙關智高悉衆來拒敗之進克邕州智高走死

按智高之反也外忿交阯而不得息内阻朝命而無所容是時兩江土酋之兵又皆

微弱不足控制此所以覊縻無忌也或曰今之土酋弱則慮其不支強則患其不誅奈何曰強弱相尋勢也土酋保世業與儂寇殊故患其弱不患其強自漢以來未有抗王命而叛者也

張栻知靖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幅幀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惟左右兩江谿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谿峒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宋史

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至于本朝割容迤東之地爲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

實爲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
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
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士人爲守
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
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面
内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
兵之制遇有征伐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
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
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
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爲久

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衍義補
石湖范成大曰猺人常以山貨沙板滑石之
類竊與省民博塩米山田墝燥十歲五饑若
一切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爲毒滋烈
沿邊省民又多與交結婚姻或爲之囊橐鄉
導分受虜獲又有因而侵負讐怨相殺余既
得其所以然乾道元年夏遣吏經理之先結
邊民爲團兵之長副犬牙相距毋得與猺通
爲之器械教習使可保聚小寇不待報官徑
犯一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猺亦視省民相

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傳易之路不然絶之彼
見邊民相結不可輕犯幸得通傳買有塩漿之
利皆驩然聽命最後擇勇敢吏深入生猺以
近猺利害諭之悉從乃爲置傳易塲一在義
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又天子誕節首領得赴
屬縣與犒宴諸猺大悅伍籍遂定保障隱然
萬一遠猺竊卒必須破近猺近猺欲動亦須
先勝邊團始能越至城郭然亦難矣既數月
諸猺團長數十人詣經畧司諾謝悉紫袍中
褁襭𢹂犒以銀盌綵絁勞遣之虞衡志

元祐初傅堯俞言置沅誠二州以來費巨萬
計公私騷然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
者廣西張整融州溫嵩皆寘之罪詔諭湖南
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
荆湖諸蠻近漢者置城邑以撫治之後知其
無用即廢罷宣和中議者以爲招致熟蕃接
武靖吏竭金帛繒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奉
以侈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
倖爵賞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
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狠子野心頑又莫革

綮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谿峒之蠻亦復跳
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以此知納
土之議非徒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乃詔
悉廢所置郡蚍 出朱
安化蠻叛宜州推官蘇紳議國家比以西北
三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
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
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
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
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大過也向聞宜州吏民

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惟
安撫都監馬玉勤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
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
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
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
使乘隙踩遐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
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
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自致喪敗
然御寇負恥當有以剗除臣觀蠻情所恃者
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巢

土磽确資畜匱乏刀耕火種以為餱糧其事
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
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
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
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
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
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
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扯絕蹊逕縱
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
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

許以送欵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
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
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
級即優賞以金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
必就殄滅況廣西谿峒荊湖川峽蠻落甚多
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
十年無叛擾之虞 姝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廣西上思州土官黃
聖許擁衆二萬結交阯為援寇陷忠州江州
及華陽諸縣詔道右丞程鵬飛討之聖許奔

敗走入交阯大德二年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都元帥府言比者黄聖許叛亂逃竄交阯水
田五百四十五頃請募傜獞於上浪忠
州諸處開屯耕種緩急則令擊賊深為便益
從之

按聖許後又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士軍
萬户黄聖許祿州知州以羈縻之

大德間兩江岑世雄與黄聖許等屢相讐殺
為邊境患湖廣行省司郎中謝讓謂此曹第
可懷柔不宜力競寬其法以羈縻之俾不致

跳梁可也若舍中國有用之民爭炎荒不毛
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招諭以携其黨

誠意伯劉基記曰宋公名文瓚前元時為右
司都事至治三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
平章忽剌歹咨言廣西岑世雄及黄聖許之
子謀叛擄城邑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
州請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參政馬來忽剌歹
之姪也與參議王某同主允其請集議于中
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宋
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即前曰某嘗為書

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衙武昌廣西
為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叅與計事
列固當為竭愚言劝丞相有命某敢不言廣
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菌毒
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鬭動輒相讐殺不可
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
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集訖無成
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士軍萬户
黄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其地
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

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致討樞密院
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隷院官進討
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
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即僉奧屯忽都魯行
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曰
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
邊報不至非虛言乎徼功生事非國家之利
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答剌罕丞相
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之議豈務為姑
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無

功無地利也今之為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粮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徙以奧屯忽都曾為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

泰定中兩江黄岑二族相讐殺元城高玠為湖廣行省平章謂遐荒之人撫則治擾則亂請部使者諭之果皆効順

洪武二年治上思州土官黄英衍罪編管泰

州前至正十九年已亥英衍秉元季亂聚兵據太平路奪印行總管事刼遷兵民於馱盧建治垂十年我

大祖高皇帝平定中原改元洪武歲次戊申秋七月平章楊璟等取廣西以兵徇左右江英衍懼始遣使奉印納欵按罪當誅以乞降貸死舉族移泰州改太平路為府銓流官知府治之

此國朝改土為流之始所謂因其亡而亡之者也至今其兵孱弱不振按是時楊璟

以兵徇左右江土官翁然震慴惟谿峝諸蠻叛亂無歲無之不能制也

洪武六年六月辛未江夏侯周德興言田州土官總管黄志威招撫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處夷人皆來欵附

上嘉志威招撫之功命以安州俁州陽縣屬之

按此土酋易於招徠

洪武十四年賓象潯諸谿峒蠻賊鈔掠沿邊廣西指揮徐玄領兵進擊破白崖小藤擒殺賊帝公廣等數百餘人皆竄入溪谷玄廼抱

石懸崖為士卒先倍道直抵巢穴擊破崖洞數十寨擒賊八百餘人十六年慶遠東蘭那地賊又犯邊玄又領兵擊潰之斬首千餘級平砦二十四

洪武二十八年命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宋晟為右副將軍劉眞為叅將率京衛精壯馬步官軍三萬人至廣西會各處軍馬總十五萬討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宗壽上章言狀

上詔下吏議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復有人告常茂陞龍州見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命右軍都督府榜諭宗壽及其官民人等尋發大軍討之兵部尚書唐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征詔楊文移兵征奉議等處仍命鐸至軍參議軍事於是奉議州土官黃世鐵南丹州土官莫金及都康向武等州土官皆作亂都督楊文等以九月率大軍至龍州既降趙宗壽遂移師諸州十月師至奉議斬黃世鐵梟首以徇分軍剿向武都康

等州擒斬蠻衆至鎮安府撫定土官岑志綱即徵其土兵抵龍英州防遏賊衝尋獲土官黃嗣隆斬之復攻進南丹州土官莫金奔遁殺其子莫萬和擒莫應華等械之軍中諸軍追至永州斬獲莫金并大藤峽等閫寨擒殺幾二萬招諭復業者六百餘築城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軍民指揮使司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户所以鎮守之所獲粮牛就給新立衛所以領屯種二十九年班師

按是時

上慮常茂糾諸夷為亂故遣大軍致討雖破諸夷亦只斬其酋而已未嘗以流官易之

奉議南丹向武二衛一所尋以夷方不足防禦以奉議向武移貴縣南丹移賓州地近

宣德間山雲以都督充總兵官出鎮廣西先是廣西谿峒猺獞叛服不常數為邊患雲至鎮之以靜照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安堵

上嘉其功進都督同知廣西守將韓觀英武有

文頗喜誅殺雲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出名臣錄

正統六年間 勅總兵官安遠侯柳溥參將都指揮田真及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得潯州府奏前年桂平縣大藤峽等山賊時常出沒劫虜居民然不聞爾等奏報此事若果有之爾皆居顯位何忍坐視又聞總兵官雖調湖廣等處官軍在彼哨守其不服水土病死亦多以致賊無忌憚民罹其害此事豈可坐視勅至即公同計議各委的當堂上官一員往彼會知府等官斟酌民情

事勢如何且遣人撫諭如賊能革心順服還
所擄男婦牛畜悉還原主如賊始終不從撫
諭則緝探巢穴所在量賊多寡強弱就調附
近官軍土兵前進必剿除之以安邊民用兵
之際須分別善惡不可濫及無辜以招天譴
慎之大抵滅賊之道重在首惡如其果能悔
罪從命撫而定之尤為善策蓋朝廷付爾等
以一方之寄則一方之民命皆係於爾數人
宜夙夜用心以求安輯

景泰三年命太保左都御史王翶總督兩廣

軍務巡撫地方都督僉事陳旺充總兵官翶
威望素著至則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隨
宜勦捕蠻夷大懼地方以寧

天順末兩廣蠻賊弗靖丘文莊公以為今之
賊徒所以倍蓰於前日者其禍起於前日總
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
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将籍以為已
之保障一但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
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将入山則又與賊
遇伥伥一身四顧無所依不幸為賊所擄姑
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刼持而壓使之行則
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
反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
仍趋官府輸賦役如常特其心固自誘曰我
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俱故良民
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
日矣大軍既至其真為賊者皆相率遁入深
山了不可得顧将不得已從賊者甘言秘計誘
而出之殺以為功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
心為賊矣今之為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為戒

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

成化元年兩廣蠻賊弗靖
上命都督趙輔充總兵掛征夷将軍印大監盧
永陳瑄監督軍務左僉都御史韓雍贊理軍
務調南北二京漢達官軍江西湖廣官軍先
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捷聞陞左都御史
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後以地廣不克遍
歷兩廣各添置巡撫都御史五年春雍以憂
去是年冬巡按御史龔晟按察僉事陶魯林
錦交章奏兩廣殘賊日熾必得大臣提督

兼巡撫斯爾兵部集議以平江伯陳銳充總兵起復雍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便宜行事至梧悉心運謀嚴號令重賞罰大破蠻夷地方寧謐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筠谿文集卷二十五

詩

惜陰君子以致志也

日君月諸𣊫息異晷晦明互催歲其云莫後妹者子淑培自今亹亹是式式昭德音

迅邁斯獲匪眈盬博本體載𦣪惟用有覺理罔内外觸處斯融壁彼百川混合同功

至人調息順神自便聖人戒逸沒齒常綿未流儛馳我將焉如弗懈厥事寧乃攸居

昔升而髦忽我以弁𩑔白無聞隕涕如霰參唯淵卓孰其端倪君子翼翼亦遐爾思

維山有崔或躋其顛維水有泚或濬其源緬茲坦途曷云其止毅以致弘死而後已

惜陰五章章八句

有感

惟重惟默退焉若縮惟便惟捷易爲容悅孰吾所好人則我愚狗時所悅我將焉如樸樕在野以薪以穮叢英芬葩交我戶牖攸居孔宜麃莫我負優哉游哉聊用怡壽

竹石

有蔚者竹其葉沃若有美斯石渾堅以樸樸故無偽沃其有儀凌厲歲寒確乎匪移君子象之因物驗己虛中勁節抱一終始

諭俗詩 甲戌寓漳州作

惟茲臨漳閩南奥區紫陽故治流風宛如我來貳政夕惕懷慚進汝庶民懇諭再三汝耕汝漁汝樂汝土敬汝宗祀孝汝父母兄弟同胞勿戕以夷勿聽婦言和樂怡怡睦族洽鄰乃偷乃勤恭上敬長保富安貧勿嫉善良勿暴寡弱寧死勿為盗賊賭博盗賊殺身賭博

敗家善惡之報毫釐不差汝能積善焉用禱神如其不善鬼神勿歆慎勿輕生鬭訟赴獄寧耳退遜終遠恥辱常懷一忍可致千祥小事不忍卒罹禍殃惟酒與色傷生敗德節之謹之知止自足惟貨與利引兇招祟謹之制之勿彊分外凡我庶民我言不誣銘在汝心求遵聖謨

鄉約之行漳民歆動者翕然所以勸之必有歌也爰製諭俗一篇淺近易曉傳布民庶少裨振德焉

去思篇贈感恩汪大尹 有序

獲上易獲下難獲民易獲士難獲所治易獲非所治難而存之所感又不若去而懷之者之深也恩江瓊之陋邑汪子自池陽來尹茲土幽哉逖矣雖有美誰則知之而尹不以遠夷其民民悅之士人稱之移以署崖不以暫易其民民悅之士人稱之而其清約自將出入惟羸馬如寒士則其所以致是者固有本也無何以流言赴部候調輿論大咈當道顧兵憲公懼乎有志者沮而不肖者幸其混且慾也乃編戒屬邑優勸

行焉而上司諸公亦多與餞傳曰美無隱而弗彰信矣尹於予無舊故初來僅一接語更下復見今聞行橐蕭索甚憐之思贈以言而瓊士廖汪數予皆非所治而爲之將幣以請豈非獲民故獲士獲士故獲乎上而此心同然者易爲感哉乃卻其幣述民意以作詩曰

我田允爍汪尹澤之我䄜顯蒙汪尹迪之和我髦倪爰暨夷黎百有餘年如尹實稀

有美如玉或疵以瑕叶詭言眩聰咄嗟謂何堂下千里矧茲海涯叶陋彼和璧抱泣奚爲叶

尹之來兮我民是腷尹之去兮爰繫我思與心孔昭其誰爾拯爰次群言以詔來茲

我田三章章八句

贈黃用晦頁十一 炎泉

癸巳之春予徂自南粲粲者子從余江潯江
漾我舟其流浩浩交酬以言爰獲所好昔在
宣聖揭訓悪則綱宏目詳昭在簡冊厥中恪
如貫乎顯微厥應晰如燭時之幾幾審於精
以藏其用用利德崇周間動靜顏氏博約聖
蘊以傳軻死道隱諠豚異言鈎玄遠紹實維
濂洛紫陽嗣之洞啓扃鑰聲彼穀粒舂驛揚
淅迭更庶工惟在炊食嗟哉承學聘奇炫能
弗嚌其胾口說是呈飾心競勝辭贅匪瑩意

念巳非柰何入聖娟學君子孳孳自強無斥
先賢以顯巳長萬古一息斯道同極取善惟
宏隨處得益疑則可辨信則可因善本大同
勿殊我人
　為學所得淺深隨意筆錄與先儒時有出
入固自無害近來學者喜排朱子而終不
能廢講學窮理之功是日欽稍深而嘗其
臭味之尋常也黃子用晦頴敏出群謙抑
自下必能尊師重道以敦本實而日躋乎
高明光大之域予前所云蓋有感而發告

用晦亦以告衆人觀者得無罪予哉

過濟寧懐允直追憶士元

路迢迢兮孔長人窅窅兮無方漠予不見兮
摧我肺腸
升彼崇臺兮若將從之長徂不迴兮觴誰止
而悠悠予懐兮庶其來歸
日之西隕兮隮彼東隅木之冬萎兮春萌燁
敫恒徹匪忒兮慰茲慘荼

題蕭吉夫乃尊畫像

黯嘿嘿兮潛涇之渭富兮穀兮敫敫之無祿

兮既覃以施安且足兮鬼神攸福兮蕃似續
兮慶鍾厥季兮竭其華國兮
宋璟開元初璟入相廣州吏民為璟立遺
愛碑、璟上言在州無異跡請敕禁之、
於是他州皆不敢立、
豐碑鐫實駿庸則書末世澆澆崇誣飾虛卓
哉廣平高標崔如不以光寵成彼諂諛、

涓齋詞 為魏喬儀作

大道湮圯兮杳予望乎倀倀紛尚同而尤異
兮予獨惡圓而喜方圓為通而易流兮方為

介而有常卓萬仞之壁立兮確乎如百煉之
錮惴惴焉如貞女之在室兮佩蘭蓀而抓芳
身其九鼎兮萬物芴拘非義之獲兮捦吾何
有結鶉以為蔚兮浅夫以為詬刿夫子之洵
美兮慎冊漆之所藏懷明月而子投兮将報
子乎琳琅感名齋之邃幽兮摛予辭而成章
嗟便利之皎皎兮何言然而行違和上下而
苟同兮忽自眩其是非去聖涯而彌遠兮方
侈大而訑訑噫嘻慾波淫淫兮我将嗇之褰
亍衣裳兮翩其去之進隘于用兮緊沉晦而
不疑已而已而徹夫人吾焉歸

涉泗水

涉泗水兮瀰瀰望崇嶽兮聖之里瞠予目兮
四顧心揺揺兮不獲所至車坫兮馬仆僕夫
號兮慹中路悵予懷兮骨醻嗒長悲兮求休
逝孤桐兮孔良絃獨繭兮彈清商金徽的兮
按節㧣下上兮賡唐世寥寥兮莫予揆緬長
吁兮何廷檀鄉杳兮予期死愁黯黮兮抱以
沒齒

漫吟　二首

天池涽瀁兮限南北咫尺眩瞀兮穹壤翻覆
靈鶩鳥祕兮祥麟瑎鄭雅莫辨兮混緇白西子
蒙穢兮嫫母如玉吁嗟地使之然兮挹彼減
泉聊以自厭兮

有美一人兮宛清揚眉横秋月兮双瞳方卓
星昇兮紆霞裳飛翩翩兮駕鶴蒼鈞天奏兮
鏗宮商顧我欲𨺆兮蜺旌彷徨吁嗟從之無鄉
兮遡彼清芬聊為休休兮

又樂府一首

日悠悠兮西下風颼颼兮吹户掛冠歸來兮

丘阿杉松油油兮江之滸白鳥翩兮依人東
窓寄傲兮爰得我所吁嗟桑榆無多兮胡為
自苦

石慶

君穆穆臣亹亹君察察臣悖悖内蓄猜嫌問
除吏朝躋樞極暮斧鑕罪鈞上相徒充位牧
丘侯醇謹耳畏逆龍鱗數馬尾堅錮化作繞
指柔伺顏色探風旨望塵迎拜甚於此

陳太丘荀朗陵

輕為外重為内與容言言道義匪直談鋒健

莫當德容盎盎琨瑜粹陳氏三君荀八龍父
子萃羨為時宗

送林小泉少司空

蔚東林兮木芃芃萃靈露兮淩昊穹之子征
兮昌運逢文華國兮衆所宗晉崇秩兮貳司
空秉忠貞兮念民窮昌言入兮契天衷黼黻
章兮錫命隆世濟美兮紹先榮保無斁兮樂
求終

無逸圖

宋璟嘗手書無逸圖勸帝出入省覽其

後朽牾代以山水圖無復箴規姦臣
用事

意為馬志為控轡銜弗戢六馬横欲淵瀸瀸
含機穽直臣獻規諫獻頌頌易親規易疏關
門之外天涯殊梨園姦聲雜子女不圖無逸
圖山水

癸秋苦雨古詩

䟶䟶翳笛䩞哳夕勤鋤耰蜩鳴百蔓秀歧孚
望有秋群陰何頑冥貽我兆庚憂浯霖倒河
漢滓洞傾林丘生意奄凋悴有如中戈矛譬

彼无妄藥過試或鮮瘳去年負官租凍餓無
完裘持刀墾新畬妻子不得休今茲復艱食
嗷嗷奚所求誰哉御羲輪龍旂綴珠旒揚光
屏陰翳群賞品嚼啁啾

題耕織圖

出耕任膂力織紝付中閨尺布與粒米皆自
勤中來惰耕無嬴糧惰織無完衣芃芃南畝
禾望秋實已垂翹翹東陌桑取為機上絲業
成急官稅年年付空悲誰哉任良牧無刈傷
根荄

五老拱壽圖為劉太守覲陽題

五岳赫靈異衣冠萃堂坳南極光熒熒駕鶴
來冊霄艉言介主翁詒之東海桃桃實六千
秋元和孕瓊包謂君軫民隱帝用嘉爾勞爾
惟善培殖根沃豐枝條緒餘壽　國命濟茲
水火交回首方岳神千古齊岩嶤

慶省圖贈判府何汝弘諱宇

歲在壬申秋九月月管昵吾
皇逰初度王帛走萬國嶽貢川呈珍三靈協嘉
告何疾松栢姿忠藎盎可掬際茲風露凉北

去致高祝早發陵陽城莫輾長安陌載聽太乙
君　天顏遂穆穆遂覲五山翁清瑩對永龢壽
君兼壽親一德贊亭毒歛祉用敷錫九有悉沾
沃豈日門戶榮峨峨義冠綏傳家有彝訓此
意良自勗

翠雲庵

昭亭連翠巘（巘敬亭昭亭一）幽庵湛孤清般游合寮
佐逖玆煙雨晴春陽載昭蘇野菽出土青哲
人去不還日月忽已徂有生竟何事耗此元
陽精蕭蕭松杉間有鳥鳴伊嚶捫蘿陟奇巔

群巒伏以傾恥彼塵壤區蟻聚方營營凭軒
一長嘯落日横郊坰

九曲渠

石渠何蜿蜒地迥泉常涸何如觀秋瀾滔滔
赴東壑

謁梅都官墓

雙羊山下土蔓草都官墓禪林偃東偏傑搆
儼祠宇唐織二百載詞翰鮮淡古盧陵與宛
陵倡和一機杼時昌命轉窮調高心逾苦臨
瑩發幽想風煙助惻楚

又

君莫訝窮將老嘉遊已承天子詔君莫訝無
饋餉知深喜有盧陵歐明君良相一推重材
名燁燁京華動美玉在山珠在淵不逢採擇
知何用嗚呼詞賦之科久已亡咕咕猶或宗
蘇黃

義交堂

丈夫慎所處誼合志乃孚丹淶有遺訓習染
良不誣嘵嘵競聲利此道成榛蕪機阱隱欽
咲親洽傷中疏惓言薛氏堂交衢通兩都慱

延豈不貴所求在朋徒鄭曾能我廬蜀珍匪
我居開軒揖賓交湍座多鉅儒遺音落玄瑟
清輝照前除

挽漳州林祺秀才

聖模蝕已遠異喙何紛如宋哲啓扃鑰覺我
無窮軀餘童蒙道性命不異程與朱心身自乖
睽魯不裨錙銖孫陽信難逢駿骨世豈無有
生不相值身曆同一區感此清漳濆矯矯名
家駒鑾銜未入控已知範馳驅我來已中殞
長風悲故廬

松谿為范邦秀作

希寶不市售美材恒在幽瀟瀟萬壑間紆辟無迴輈長松庇茅茨枝柯礴相樛榮臺遠藤蔓求謝依附柔靈液滲九泉化為琳與球實蕃聲乃宏十里風颼颼時當春華敷儕與凡木伴霜零衆芳萎勃勃凌高秋凉燠靡常期堅脆亦異流范子水蘗姿自況信有由於中有深契此意非外求碩言求盟好相依作良述

挽羅少參貿甫乃尊

鳴琅步天闕赫若聲光馳東平得良輔早酧明主知分牧佐南荒慈和誕敷施旁諏歷岩曲炎熇濯清漪忽投簪紱去偃蹇江之湄孤操振名流壽樂理亦宜遽然杳仙馭遺音嗣靈輝

擬古

志士委榮寵抗節清霄岑繁英綴零露棲息諧素心夷隨有前期遐風諒斯尋何為風中絮飄飄墮春陰

五月

盛陽燔四極微陰已潛滋芳甤歆姿媚鳴蜩附高枝翛然卷長幔默坐窺玄機盈虛在瞬息逝運不可回所以古神聖持盈慎機微

挽張秋官叔喬

浮生若幻影瞬息殊雖悲同昇幸良晤中否故多違念君硍礧胸獨抱文武材遅迴鮮朝簪橫經列匡常擾擾戎馬塲籌運張皇威靈羽竟難沱乘時復高飛緒言未求好長暮驚先摧龍幰動歸輤掩潸澄江隈

曆齋

暗室窽如線天光湛一隙牛渚深叵測犀燃洞底極聖凡天壤縣何以蹈軌跡惟思貴專精迅若矢赴的志定神乃凝聖功此局鑰通幽會萬竅豢宇煥的歷箕疇衍禹緒旨要啟不匿曆齋揭新銘斯道亦允迪歌予忽忘言相看暮岑碧

把鏡有感

我昔年二十白髭差見黑三十髭益蕃毿毿美顏色四十把鏡照髭鬢兵已間白前此二十年飄忽在瞬息去茲廿年後衰老故無匹長

風激頹波浩浩去亘測安期空有名蜉蝣自朝夕誰能斂形神長壽如木石咄嗟有生類無為長戚戚

篋庵

有物象兩儀外圓内還方圓為智之用方為義之藏體用兩不頗蔚茲金玉相緣形發幽契旨趣回河光靈禋間俎豆明德昭禋鄉所以聖作制禮薦登廟堂扁齋揭斯義是用秋不忘伊余有嘉實需君獻丞嘗

送王德徵 因救宿儒忠貶

我昔次徐沛聞君謫南越吹燈起夜坐慘慘若含噎君以諫疏出位喪名乃輝臣忠與天義一舉得雙捷豈不愛榮利附勢鑽隙穴寒燠固異序堅脆本殊節君行海上春孤棹破曉月羅浮森萬丈落落振高槩無作悲秋客長詠傷窮絶

五事

五事列洪範惟思為之宗四勿不言思思在勿字中譬彼貔貅師指揮在元戎防制一以懈衆欲攢戈鋋炯炯方寸丹幽與神明通六

胡自剝蝕鞠為塵埃封猛茲發深省鐫銘跂餘風

四凶 答萬章在他人則誅之二句四凶之惡及民故誅之者義也象之惡未及民故封之者仁也

象傲不出闉四凶殃在民親疎亦何意封殛惟所因嗟彼鴟鴞螫流言撼邦鄰東征破斨斧義正豈傷仁國步艱難日凝旒拱默宸聖猷各有當奕世典刑存

潯江

迢迢臨江限百憂結懷抱悁此瘴毒地妖氛日撩繞綏來窮巖幽侏儒語難曉蠢茲固含靈控訴若懊惱天戈迅風霆豈不憚誅勦昆岡焚玉石烈焰混醜好肖功貴多獲脂血膏野草

諸葛亭

古今一區宇推代何終窮秉時撫昌運丕騰蛟龍麒麟踣鳳不至聖哲難為功神椎奮博浪梁甫歌隆中終始繫漢鼎此志千載同

中孚徵應 又旱汪侍御鞠囚而雨

菑沴及寇攘由來勢相依旱暵偏海宇近郊

多虎縣桓桓驟馬來拯溺如輞幾圜犀霆究
滯寘靈監在茲炯炯一寸丹化作雲雷[illegible]
象妙手感風行澤瀰瀰星軺布
皇仁信知廿雨隨天心在咫尺豈必焚尪薦林
坰忽生色青青遍郊圻
鉄冠何巍峨下賁桂江曲桂江激清湍一雨
萬戶足萬戶悅以嬉原田正晦晦誰知訊鞫
地觧此旱魃災玄虛浩無垠仁風披草莱讙
言使君至能使天心回陰陽闔闢間感應還
相推中碣匪靈瑩伊疇探幾微江水去悠悠

歸蕤不可羈公歸定何所為霖雨天下

又

我感中孚象含虛剛得中惟虛故無物一貞
內斯貞無物易為感貞乎格蒼穹矧時狴犴
間纍縶多顛蒙匪緣緩以詳案牘藏弋穫卓
哉持斧使靈府春溶溶祥刑妙易理推誠微
群衆上順下乃悅信逵幽能通焦墝沃膏澤
屯困迴亨豊亢亢隴上首菲茲慰三農

徙徸

村村無宿儲茅茨陋林薄逆生穹壤間胡此

種類甚瀆毒真虺蛇浮棲若烏隹幸然懷好
音弋毀欲銷鑠

有客 二首

有客湘江來惠我羅文箋得之亦何用為寫
雲錦篇上陳皇王謨昭晰星日懸下陳周孔
教聖闈探微玄世遠歎多岐君往迷奔燕説
渴杳莫攀長吁嗒無言
脩詞貴適用豈謂爭纖妍意逐神乃疲玄珠
廿棄捐卓哉無極翁刻契追古賢圖書發精蘊
一洗俗學偏年來三百載灰燼不復燃末流

枝葉繁高處入空禪脩予竟何歸默坐思惘
然

殘臘

殘臘不少住青陽暗相催大運周有然勞生
亦奚為亭亭山上松化作爨下灰灼灼花中
佗楊芬弄朝暉皷鑄同一索群衆焉能違頹
從安樂翁弄九開往來

復征田州 二首

八月暑未剥玄雲黯搖旛文儒懋武烈意氣
何桓桓上紆　當宁憂下軫生民艱夙夕遑

憂忍所期聾苗頑苗頑亦含靈孰使胥携殘
奕世受 國恩同廢封域間神武貴不殺多
殺非所安為謝霍驃姚談笑靖百蠻
條肆不再育叢斤故難任洸洸南征師高鋒
礫秋旻顧茲蛇豕區蠢戾終難馴掀髯怒螳
臂何以當車輪有美新建翁威名重八垠
皇仁賴宣播浩浩頌天津繩勒不復施蔡人即
吾人坐令兵革場億兆同尊親

琪樹

琪樹生玄圃枝葉何蒙茸一鳥巢其顛脩翰

弄春風一鳥飛且鳴清音協絲桐栖遲偶相
值何心競雌雄天明各分飛冥冥任西東

孝感集為繆一貫舉人題

死生本殊軌人心有通津颸風天杪來玄波
浩無垠銜哀致冥禱瞬息孚明神海上無雜
肥鵝髮聊自陳精靈附雙翼飛止近且馴頻
令波光斂萬象胥生春錫類信有徵流光照
斯今

重過釣臺 在富春七里灘唐人張謂詩云于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舊七言古風一首後

聲華不堪玩過目成臭腐桐廬江上一絲清風
振千古 又五言律一首見二十七卷

送陸少忝 名杰平湖 癸未制中

嘉禾昔良晤與子重薄遊裘軒今畢來祥光
照金緋腃惟南國紀雄藩衛名畿南征協杦
卜況際
神龍飛君才溯江漢世學世所稀春山亮相應
奕葉揚晶輝蛟潭湛空影目斷芙蓉新

賀萬壽節瓜阜沮風

曉發龍江灣莫宿瓜阜頭王事趣我征天風

胡我留萬方 慶熙丕遐祝符嵩丘玉京秋
桂香五城十二樓予方駕蒼虬汗漫此一游
出門殊勿忙踟躕振衣裘徘徊顧四表浮翳
亦漸收明當乘曙色悠揚過真州

南望湖

夜發齊寧州早過南望湖湖水渺無際桃日
金光鋪長堤引綠蔓延亘百里餘建是者誰
子經國多良圖東南四百萬漕挽謝艱虞吾
聞歲常稔太倉饒宿儲

舟中有感

流水嚙堤埌纍纍石櫛露石在骨不存知是
何代墓離披剥穸葬大半飛行路人生如朝
華計作千年固不見越王墳牛羊踐朝暮

遺愛巷為童果卿年兄題

巖巖柱下史出佐鄭州牧風霜帶餘寒膏澤
覆蔀屋鄭人有遺愛叢祠蔭脩綠德良千古
心炯炯令堪續

挨筠

南浦初移棹日高縴尺許西風送驚湍歩歩
歷洲渚亂流泝水口艱進屡延竚亭午一回

盼樓櫓尚堪數舟行田蕩間緣木引前路吾
方歎阿農因之動惻楚細詞負笠翁妙用在
阿堵六月江水落晚禾正堪布新抽稓浮膏
所入倍鍾釜予聞重踟躕豁然發良寤陰陽
互為根斡手變蒼素世故貴更練挨跡每多
誤艤岸促征騎蕭蕭碧山暮

同年朱士光留酌以詩謝之蒙召飲以玄
明粉漬酒亦一奇趣 寔昌淮安太守

一別十數載幸此重合簪綢繆話新故慇懃
羅殺飧醸傳真液酒至味清且醇飲少得趣
多雙頏動徵醺更搗玄明膏水晶混金盆九
轉自冊昺寒色淩瑰玟刀圭一下嚥毛骨瀨
煩紛主人為我言此藥良足珍生平少僊骨
不得霑牙齦我聞仰天咲方術休任真煉精
與服氣信之多誤人況匪金鋏姿硝石耗元
神我有延齡冊玉帝指授親貯之空洞間熒
熒妙無垠升降水火精旋斡天地根安期本
虗名偓佺非等倫憑君話不盡杉楓送餘曛

送吳相士

燕石似玉璞似石真贋紛如混真識滄溟岱

嶽不可量會看悠然湛然色

又寫懷

外階二十年僕僕簿書擾育才雖可喜竟亦
鮮奇效驀茲叙亨衢凉德慙素飽六月氣如
惔策駑向遼道遼遼道豈足辭弦章覿
天表探懷秫良圖何以答 旻造芥隰恩竭愚
揣索不成章興寐聊自矜洪鍾俟昏曉

賀司馬浚川王公榮滿

帝圻東南樵王氣何葱葱介人秉玉節萬國
資幈幪迯駕紹往軌昬旭靖以共瑣樓架寥

廓列輝羅心胸坐平清屬操徽始復有終試
茲吐條緒詎足收撥攻鉤軸究有待討讀瀆
淵衷、
河洛多名賢歷歷若編貝維公挺奇秀屹望
齊嵩岱淮足汗漢中符劒蒼冥外坐鎮南畿
重熙生載熙載政成不待報蔑榮自
天賚豈無蓋世勳曾足掛齒斷頤言懷好音鈞
樂振琅璫、

飲魏國花園

乘春何招游躋入神仙府虹霓射玄洞蘭荃
翳朱戶咫尺巖幽萃斷絕不可數武士負劍
立霞鏢類虎頎然峙蟠翁頭童色蒼古名
妹或伺檻娟秀靜無語矯若淵龍翔翩若儀
鳳翥蘩登降窮足力屈曲綠畝許愧乏昌黎才
為續南山句、

送邊司徒樂泉

宦海若慱局到頭皆幻塵憐君歸印組茲乃
遂天真憶昔金臺會今餘二十春何期淮水
上重對夢中身詞翰諧金石聲稱重縉紳抱
才終戀 主憂國轉傷神多病初心負行休素

頎伸青門觀祖帳東海見醒人詔下縣車後
沙鷗日與親、

默居

默居觀元化列耀環紫清樞軸不盈掬灰廓
包垓紘動靜混一機品彙更生生於穆泯聲
臭二氣神其能聖王法乾象建極定以凝由
衷制群動八極歸冊扃偏物豈云智知務乃
足珍動或脉領要頽萬蝕虛靈控馬在六轡
失御輪轅傾、美哉魚藻篇有那居鎬京、

紀夢 淡川云默居一真自如也紀夢神遊八極也

歆枕正軒瘖恍惚遡太清崢嶸貝闕金為楹
鈞天廣奏隘韶頀格澤之干芙蓉旌有神何
峩峩珮紆霞弁垂霓纓即我為我言是惟天
上白玉京我歆因之叫閶闔嚴虎豹心屏
營心屏營還止止一點靈臺即天帝夢醒起
坐攬宵衣春雲送色東方晞、

送柯寧波 相御山

古今重良牧樂只欽臺萊、睠茲山水郡合伙
經綸才、君惟青瑣秀蹇諤衆所推、先聲布海
曲歡迎擁旌綏、早瞻天如何緬彼東南限

潘去浩渺需君鼓風雷、

有感

荔枝無好花牡丹嘉實少娶婦論資財生子多不肖、古人重擇配、紛挑期遠紹、濁愚清乃賢、精氣相感召、兩美不無致、徒為造物笑、黃金包禍胎、冥司暗齮齕、婚遘貴相當、無利他人寶、

南郊候駕二首

虞周日以遠、古道茲復敦、福衡戒涓潔、親屈萬乘尊、凝凝陌上霜、穆穆雲中君、羊牛未將享

玄德先升聞 天王尚爾爾、匪懈懈吾人

圜丘展禋祀、際此微陽生、鵷行萃黼紱、翼翼先郊迎、漏殘九門闢、曙色惟踐星、須臾法駕來、羽衛連雲坪、徛與 金玉相出往、偕天明天人非遠、而昭乎應中升

讀湲川詩 浙撫陋也稿求正意所觸往不諱其

我昔遊閬風、詞賢尋追隨、玄關扣扃鑰、浩蕩無津涘、邇來二十載、塵蹟懸凄迷、脊草柱拋擲、泉石慵留題、感此白雲音、調高知者稀、明珠海底躍、走盤光陸離、援筆思賡酬、忽憶邯鄲、啡挑燈坐沉夜、繁星爛晴輝、

送吳子孝

藝苑昔掉鞅、君往迷所之、之子方茂齡、丱角來相依、一自鳳臺別、地隔音信稀、金相發靈耀、霜翰橫天飛、傷說晏、挫折良頗故、多遣倅郡惠、易流豈足淹、騏驥超騰會有待、隨在揚晶輝

詩教溫厚、和平深於詩者肖之、而後世人與詩戾、至或泥聲病、喜刻削、愈工愈下遠乎哉、吳子純淑、幼從予游、及舉進

士高第、改庶吉士、節推台州、甚有聲績、瀟衆擬臺諫、顧擢判廣平、而處之怡然、曾無芥蔕、是固有得於詩者、因書數語詒之

送毛中丞思義

江水河湛湛、悠然濯長纓、扁舟渡江去、浩氣橫青冥、丘園歸一老、爭識舊中丞、名遂情何濟、宦休夢亦清、引泉分石髓、招鶴下雲坪、為問林棲子、畋漁契夙盟

贅治堂為宗伯桂洲夏公題

輔世際熙運　皇猷恢遠彝　龍樓不啻侍
講論結　主知宗伯古秩宗上應文昌輝北
門帶新銜清秩殊等夷越自有　國來燕授
實所稀君才萬斛舟吹噓流珠璣樞莞贊台
斗禮樂兼夷夔禮本天地中樂範天地和至
和胚化，尔調燮功弘多憶昔唐虞盛鳳凰在
簫阿吾
皇此屬意喬望巍巍峨峨鳴球有遺音為續明良
歌

三窮圖

利迕語易好窮困顏無光我撫三窮圖藍然
令我傷姑老舅復衰青齡鎮嫡孀孤辰幸生
男寧知存與亡一絲引千鈞顧影增彷徨靈
根不終閟春融發寒芳孫枝繼繼出聳壑凌
空蒼窮也亨所基節孝為之綱幽明兩有託
芝庭煥　宸章

周氏旌節卷

陰者陽之守有家繫興亡賢哉周氏婦陰道
全堅剛十七親結縭鳳飛偕其凰十九喪所
天厲志周共姜遺腹撫嬰孩白頭奉所于草凡

膳王容悴緌霜金縷長三世繫一身鴉雛翹
風翔冊書發幽耿白壁生輝光鑴
恩金石麗千載有餘芳

渡淮二首　贈南津憲長

春判發京浦及淮春已徂君家淮水上望望
足歡娛實朋挈榼來疇倡忘而吾麥風環宇
涼槐陰沁窗晾清時不易遇歲月催霜顱毋
為久耽樂焦萎待昭蘇

大運貞元合車書混瑤圖彙征犇髦彥歷歷
雲中瑜伊予恥何許乘鳫還凄凫啜粟懸素

飽魯不裨錙銖天閽在眉睫芹曝傷予愚烱
烱宵不寐拊心銘坐隅

舟中有感

射干生高山下睎百仞淵植根得所託顧居
松柏巔倚蘭生下澤濯濯含秋妍挈筐入素
手不同腐草捐居潛貴自植撫運須騰騫時
哉信所遇榮悴何足言

全懿　為陳儀制良謨題安吉州人

婦德不外暴惟節乃著名懿哉陳母賢視若
毫毛輕吾妲侍親疾隱惻含至情幼性且如

此況復惟艱貞艱貞求自保精誠動穹昊祥
光靄蘭庭靈函發幽眇
大華猶可攀志節不可毀青齡撫遺育吻葉泣
含飴錫義訓固遠期豈計黃金籯求謝枝葉蕃
扣鑰窺聖精脩羽無低飛乘時翽青冥苦節
四十年淵珠耀晶熒
親恩通喘息相倚如璺餅母賢子名遂子顯
母德旌德懿節乃彰節成德愈光華堂燗金
碧　紫誥迴鸞凰鸞凰不易致覽德来容裔
千春壠上雲英英陰葱翠

送陳學諭仕通致仕歸曲江
屈指計君來振鐸星三周一朝解官去浩浩
不可留食貧三十年常與青衿游憐君厲清
操模範追前修義氣每憤激背憎來愆尤六
十豈云老遽爾還山丘巉彼香爐峰湞水汨
汨流情空任嘯傲偃仰依松楸
陳君以詩來因次其韻如左
童冠追隨頻切磋談鋒雄峻若懸河地連湞
海遊歌便氣帶風雲化澤多啟最任渠書課
蹟升沉那復計如何盤渦深處笑答秀歸慶

清平詠不波
君清脩哲飭掌瓊山教不久而去衆共
惜之前崖州學正鄧君亦師儒表表者
乃亦以誣去海外黑白混淆類如此君
其無憾也已
寫懷
聖軌日湮塞異言何騰騰奇瑰肆搜討蔽聚
不見珎伊予服昭訓寐覺還白徵精粗共條
貫會一在況宜其所貴領與要旁騖徒紛競譬
彼承蜩者志一神乃凝勉旃同袍子津岸期

先登
憨叟答問
有客問憨叟孤眇傷秋杜孤哉無一長徒然
事鉛素初登文石陛已仟宣闈路嶮巇更百
艱昧昧窘前步遲回荷椎汲終愧乘且負長
安富英俊晚歲幸良晤無求泥陳矩而竟寡
所附迂哉孤立難異已見猜妒耽書紙爲累
無益還自誤　右客問
憨叟答客問予語亦何忤
聖治大一統

神化超邃古　垂裳

堯舜隆重譯百獸舞

巖廊位丞弼率皐夔方虎而我忝其間責鑄
間鮭皷終朝旅進退抱恋靡寸補曾是不
我諒謂欲蔦蘿附雉羽固自珍炯炯子敢
負明懸日星罷幽惮鬼神怒行休遂初志
樊開躍孤兎溪山任兵猶唫嘯花間露右

憨叟答

寄鄧沃泉憲副

景象不堪把韶華駛飛輪年盟三百五嶺南

今幾存我愛沃泉子圭璋粹以溫恩之下可
見烟靄凝朝昏自皆臚傳日聯翩杏苑春金
鑣通語咲王署接比鄰道淅羲黄奥兆涵虎
豹文虞琴音淡古玄酒味真醇一自河橋別
空憐鴈影分何期駱越地重合索居群鳳曆
驚三易彭殮踰六旬不紫三品祿高提五溪
雲（沃泉年未七十聊求致仕）舒嘯红皐上行唫澗水濱境
清人自壽心遠物俱新老我倦行邁相期步
逸塵圜機謝通患睞鄙任天真知止固宜拙
無求不損神恢宏天地德坦蕩水雲身風渚

尋漁艇煙蓑理釣綸苹蒿呦鹿尺寂栗野禽
馴却恨鯨波渺無緣鳩杖親揮毫寄廖廓明
月在喬林

次顧兵憲韻

葵足衹自衛焉能擬喬松畏途更百怵棲迷
竟何功
盛際圖報艱糜祿叨釜鍾徘徊披垣曙期吐尺
寸胷終慚竇燕石高飛謝群雄顧茲黒子地
渺渺南濱中閩制籍良翰靈威撼龍宫勇醜
頊屏息勳名日躋崇我歸復奚虞千耜惟明

農西山倚翠壁皷缶酧徒庸精粗本同貫治
圃如治邦雨暘卜豊歉畝畝随南東豈曰計
口腹伐檀企遐蹤多君吉甫誦穆如惠清風

春日

烏鰽無停機影忽孟陽暮開軒一延佇百感
縈衷懐野景萃飛鳴芬葩炫紅素鳧鳧泄邉
郲隊綮巳無數物變固以漸弾指新成故悠
悠復悠悠意遂溪雲度

有感

洪鈞鼓萬彙四序無衍期桃紅李梅白川遊

雲雷動形聲與色奥百世如一時云胡聖希
遠群譊譊喧囂拔粟添味薄雕鎪苛譎滋雌
黄變黑白牝牡殊黄驪步禹豈不似侮聖來
衆嗤心傳久矣湮卮言亦奚為

和顧兵憲洞陽

滄溟浩無垠行者神為傷君航亦何捷來往
如鸞翔果符諳別言恬波靜不揚雙龍護舟
楫鰌鰐伏以降茲游信奇絶遥憶坡翁章上
下混一色一睇連八荒願從天游子倒景凌
玄蒼

仲冬

玄冬朔風利桂海零清霜矯矯霜中筠苦節
寒葱蒼野菊已後時秖標散幽香香不遡蝶
蜂節非引鸞凰稻黍釀初熟開軒相對嘗溪
頭白鷗群時來共徜徉

夜坐

夜坐不能寐所思天一涘玄與駕遼鶴玉佩
光陸離遨游動八極咳唾成珠璣我昔邂逅
遇貽我雙玉芝刀圭入齒吻怳惚乘風飛遡
求三十年音塵一何邈幽懷菀中結欲語知

者誰啓口笑彊聒呶呶復奚為

喜静

市不與囂期囂然撓靈君離囂邪清曠跬步
生蘭薰小沼尚之風微波何粼粼須臾閒天
籟瑲光漾高旻悠然十畝間平隄環翠篠柴
扉不須扃境僻無車塵居閑泰宇定守寂神
理存萬象在目前默會天地根

喜雨

不雨春徂夏田疇拆如龜氣機互相盪睽極
倡斯隨神龍翼而翔倏忽馳雲雷霹靂破鬱

蒸四際傾瓊瑰昨日探郊原草木悴以萎今
茲且霑足欣欣向榮滋膏澤有屯否榮悴固
繫之感應在兩間淵哉理亦微

唐中書塚秉德江濵唐政

雲山何嵯峨云是中書墓天語鐫豊碑盤旋
鳳鸞翥守塚依山阿翁蔚多嘉樹氂石結基
門樵牧敢窺覦慨彼緇黄流夷教卒難諭體
魄聊弗念謬起輪廻慮醮薦地天通解令愚
子懼若人固足尚卜兆得所攄泉壤慰幽靈
孝義足惟豫穎風諒斯敦天彝孰能禦我行

如有懷登覽為延佇

沙河

河水深叵測瞬息無暫留人心妙元化與爾同周流蔚彼牛山木斤斧日相求生意一以息飄忽如蚍蜉卓哉川上嘆古今共悠悠

有感

洪鍾在靈簴不起寸筳音彍弩閉機張不射低飛禽至寶豈外求內照還自珍寧為秋江陂無人測淵深焉能喜沾沾易盈若蹄涔策杖倚天立嚣然動孤唫

栖跡崑崙巔斷煙種瓊玉經年無一成榛翳惟樸樕仰瞻昊穹上如飛駛雙轂茫然若自失望七已踰六胡為混淆塵昧昧忘止足徘徊江潯榔枯條又盈綠

磅礴與八極含弘故休休六合為襟期萬象共一坯白壁澤以厚千金易為酎酒薄蚋蠓集邯鄲復招尤咄嗟人已間自厚實乃倫此義類能道人非張與周同胞介胡越骨肉與戈矛趨舍毫末差遂分薰與蕕

巨關號利器決壅不如錐騂騮天下駿捕鼠不如貍梅為南昌尉廟器委塗泥琥非百里材驥足遭縶維峩峩白玉堂矯矯青冥姿颺光照下土乘時戾天飛榮耀世所貴賦分爲能齊野老寂無語不羨亦不訾鼓鑄共鈞軸謳歌樂清時悠悠穹壤間爾我奚分為

鈞磯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鈞谿文集卷之二十六

詩 七言古詩

立春日書事　翰林課

陽田玄畜葭灰浮春旛迎春稚土牛韭黃苣紫羅春蓋柑酒滿汎玻瓈甌青帝隔歲始一反啼破鶯聲嬌睍睆柳窺春色辨新粧擬待繁華鬬妖艷東風年年潤枯槁一見東風一回老不如對酒仍高歌坐看涼月生庭柯

題耕讀卷

結茅搆屋依岩壑出入煙霞友麋鹿曉戴殘

星斲隴雲林外幾聲啼布穀布穀黃鸝錯雜啼傍溪草淺黃犢肥斜笠蒙頭日烘背飛埃和汗沾鬢眉老妻餉黍親提挈松陰煮茗燒黃葉濁醪自酌穀不充旋採山蔬助長啜歸來燈火掩黃昏牙籤萬軸明如雪手提鉛槧事點勘馳騁古今非涉獵六經渾渾森聖謨百氏哆哆雜燕說爽教原從劉漢興王猷已自竊秦滅院靜庭空夜影單更漏不聞星斗寒推篷掩卷歎興廢目中雙泪摧汍瀾

太平涇縣大水

歲直戊辰天下荒宣城編户多流亡去年圩破水千尺盡掃百穀生蒿稂今年道涇歷西原正值洚水為民殃源從石埭涉太平校之宣城適相當蛟螭翻騰鬼魅泣沿溪四望皆沙塲室廬為桴隴為沼泥浮樹杪如塗黃蕩析不辨土木偶移易轉徙歸何方我聞天地初水火先胚胎火生於無水生有寒暑晝夜更相推火極旱乃熾焚灼無噍遺水盛肆衝潰瀰漫不可支二行於物關大命或若偏勝翻為菑況茲盛夏火司令退怯失勢誠堪哀

信知顓頊非能麃踰等陵節恣雄猜騰陰千里蔽白日吞吐瘴癘生炯霾浸霪連月漲四壑有似九河未決洪濤惡横逞兇頑犯闤闠併包荒穢歸橐槖羲和不忍炎光微獨驅火能當天飛融融一點破陰慝竄伏散落愁謗亥顧此柔弱資積黨難推排羌時十日曬不焦反以丁女為之妃憑籍陽威烝四瀆倏忽叉來山雨來或云水位坎其神合龜蛇鱗甲光差差交糾成一家鶉鳥短尾飛跋剌遠避不敢角齒牙始信柔制剛黃老非浮誇載稽方

脈流立論固殊差三才本同體二氣混無涯
水德淬乾坤升降隨月華陽一陰乃二易象
無舛訛胡為人生具百脈一水不勝二火耶
北人苦燥南苦濕虛實虛在損益制量妙
用存其人一中自古難偏執誰負炎黃術降
為天地醫浣腸洗髓千萬適無俾相蝕恒相
資日冊炳炳司民命幸有吾
皇萬年主此陰陽鼎

佛田山在涇縣西百三十里經藍山桃花
潭皆李白所游也辛未夏予戴田過此

佛回山高幾何許上山下山汗如雨徐驅屈
曲沿山隈白雲繞山疑不飛水田高低梯齒
密峰巒夾峰連壺壁秀未莫莫鋪井疆有花
點點如粘霜田頭蝸室土為壘三三兩兩依
山住我來自笑居無廬斬茅作蓬不可居雨
餘漲濕班制坐四壁管雀任風過谷空淵悄
夜光寒六月猶怯重衾單野禽啾啾叫林樹
欲棲不棲如愁苦嗟彼羽族非有情亦因何
事鳴不平昔日聞風真夢幻今日荒涼不須
歎不見棠陰憩息人留無堂搆址容身身勞

但願民生逸手足胼胝何足惜也知吏事非
清流只恐自發增民憂虛浮稱晉數百載一
推萬事成隳敗我思劾績慚駑書卜焉或可
追騏踪况彼山泉有隹勝偏觀適足供吟詠
出游有名民不驚不似放浪為虛行長江西
來接天渺溪深遠通江月曉何當挽此萬壑
津為吾一洗胷中塵

題趙清獻公琴鶴圖

青袍白馬成都路匱琴衆囊鶴翎素鶴鳴雅
稱角徵清琴調解教羽衣舞羽衣起舞群鳥

空瑤絃簸動魚鳧風遂令蜀魄收啼血水增
消潔山增崇一自兼收入畫工至今孤桐爵
羽與公炳炳齊崆峒

興議卷為桐城張大丹作

有客出自齊魯區鏗金戛玉風骨殊分符桐
邑幾何許坐令瀉薄還醇醲噓吸變化若有
助黃童白叟交歡呼共言使君仁如決巨浸
來五湖使我汚濁盡洗枯槁蘇鵂鶹無声原
埜靜村南村北不煩敲扑輸官租欲憑秋水
問顏色寒光湛湛懸水壺吁嗟安得如公數

百華分豔列碎踏我　烈祖萬世丕丕圖

甲戌四月過遂溪灘　在潮州最險

攬瀧東下溪流惡灘自古傳遂溪平澎百
里聞鏑雷怪石錯牙紉相搏百夫推挽什且
僵倉黃急喚黃頭郎須臾修綆忽中絕一落
千丈魂飛揚蛟螭磷磷齧舟碎命如蛆蜆遭
沸湯嗚呼命如蚌蜆遭沸湯君欲南征殊莫忙

芍藥未開

南山排翠當門𨵗材拙最宜官務冷循簷低
首看花枝綠跗挺挺翹相並染南已吐白薔
薇紅藥當階開尚遲兒童不知春早晚繫之
彩色為花媒東風吹噓力猶淺含羞微露胭
脂臉韜華孕馥待充盈不肯輕狂鬪嬌艷我
聞此花三千種於中金紫古來重廣陵四相
非偶然奇根異藂藏神用吁嗟此語安足憑
花自無情人有情已約朋寮待花發把酒看
開雙眼青

露坐書事

空堦木葉摧琅玕火流坤位銀河光當庭兀
坐情默默爽氣透入羅衣裳羅裳寸裂猶可

結百憂耿耿那堪說倚闌無力叫天閽聊對
清尊問明月

與同年話別

霜風吹衣淒以清客子仗節江南行遠隄衰
柳葉皆凋何處幽蘭花獨明一身許國泰嶽
重萬事入眼鴻毛輕曲江曾共醉春色況是
離歌催旆旌

賀彭都憲濟物　代張都憲作

歲當辛未斗插午薊寇傲擾京西東蔓延青
齊被河洛赤子若墮洪爐中桓桓中丞仗節
鉞肅將　帝命來丹楓天聲隆隆海嶽震一
掃腥穢消妖兇遂乘餘威定川蜀交薦實自
廷臣公先聲到處如反掌霜風千里飛秋蓬
蠢彼西戎不量力犯我障塞繞邊烽藉公威
靈又一往氈裘十萬轉眼空捷書屢報寵屢
降　綵綸文綺頒重重　帝曰欽哉予吉甫
可遂相朕宣乃庸糾彈無避秋隼勁臺端瑟
瑟生清風嗚呼臺端瑟瑟生清風公無遄歸
哀我人窮

又

詩書文儒成武功威名最著陸與彭一傾銀
漢洗中夏山川草木無腥風慨自祆雛逆天
紀齊趙河淮皆靡靡餘波流毒漲三川無數
元元陣前死二公硍礧皆楨材東西犄角芟
蒿萊驅除中外各底定論功同上黃金臺左
持台衡右執法頗牧而今居　禁闥治亂安危
係一身春風曉閣披麒麟勲崇望重疇能伍
豈知老臣心獨苦但願時平一事無不願簪
生等酋虜

金陵送客陳君德淵分教新淦

昔年雷陽煙水村濁醪曾共長途貧秣陵重
話塵霜夜各巳頭角嶄青雲淦水森森富梧
櫂須伏春風為鎔冶郢匠揮斤照骨寒輪囷
應長連城價

送張少宰亭溪內江人辛未

北門學士風骨清綬霞珮月游逢瀛寧親萬
里荷　君寵龍光照櫂溪山明溪山信足娛豈
為木石伍悠悠游子情承顏戀朝暮懸知富
貴途相違不若貧賤常相依燉調台鼎在咫
尺軒然似脫樊籠羈韁辭縈更得榮歸七六留題

舊識相如杜壽筵歲歲樂清時日華長映黃
金卮

瞻雲圖為賈學士題 臨穎人

瞻雲有圖何泥泥翰林學士衣冠系凝然一
片倚清秋似向園林蔭桑梓我披瞻雲圖為
賦瞻雲歌頴川河陽繞咫尺太行嵩嶽交嵯
峩雲下老翁世希有貴　封詞臣更遐壽芝
蘭玉樹滿庭階藝苑騰聲常八九只今耆齡
九十三伏生衛武伯仲間瑶觴泛紫薦秋影
忽疑一老遺商顏聊久雲漸移意定雲還住

棲棲千里情寄置雲生處天南天北兩悠悠
傑調豪吟起玉樓遙知不似閑舒卷常與青
山擁　帝丘

溪山雪霽圖為楊敷部作

雲脚如麻麥平地塞禽動色占春意漫漫四
際玉宇清山色溪光奪空翠幽棲客子倦伸
縮琪柯掩映琅玕屋戶外不扃人跡稀斷琴
掛壁知者誰

竹屋 廿欽采乃尊

遯翁居山厭囂俗繞屋叢栽萬竿竹藤床木

几足清賞詩書為梁竹為肉竹成不作鷗鷺
棲鳳生已即鳴陽枝枝頭白日照蹤卒幽陰
野色還相宜君不見淇隈如篔歌金錫至今
清風播無極

並頭蓮

種蓮老人鑿山骨手栽昆明傍石星水光浮
碧渠靈根並蒂同生一雙玉湘江啼竹含清
秋翠環絳珮湘神游朗陵一夜德星聚二子
共御陳太丘連蓮人遠蓮安在惟有畫圖寄
遺愛傾陽冉冉照春妍只見葵花不見蓮

春寒

章江二月寒未了江中波浪連昏曉篠簜齒
捲萬家春歸鴻影裡青山小

龍泉書院　為石埈國太守題

滴江悠悠向東注崇岡盤迴如鳳翥城西一
曲藏深坳中有幽人讀書處書中奧義誰能
尋茫茫玄壤同高深禹疇羲畫混一道玄機
湛湛歸靈襟讀書豈為圖溫飽萬事無如讀
書好瑾瑜在璞崖不枯草木漫山總光耀倦
來除步臨江潯呼童挈網遮紫鱗鱗游深水

不可得大咲不如公子任何如洗心日與聖
賢對糟粕中間飫真味豁然妙契已忘言獨
駕長風出塵外

贈少參王本一　本一以公譴謫戍吾瑀上
謁軍門予適守蒼梧道過與語甚悅且
聞其善書因求寫梧山書院四字及敬
義字皆有矩矱餞別請予宜有贈什予
歸急草古風一章未及脫稾而舟已發
矣人便因附寄申意

梧城六月滴江漲有客乘舸溯流上郵亭過
語汗浹衣細雨蠻煙共惆悵仕當河洛家秦
關乃自西北來東南直道動與世情迕霜蹄
暫蹶中何懟前年謫來余吏部君今復踐瓊
臺路胡為海上一冊丘連丞雙賢踵高步鯨
波浩渺乾坤浮坡翁曾此跨鶴游飄飄僊馭
不可繫江山遺蹟留千秋明珠在淵光閃爍
松筠不共凡英落

聖主憐才意未央賜環今下　絲綸閣

贈司理李君之南安

我昔濫竽兩浙憲君在秋曹曾識面西江右

轄曾幾時君來幕下相追隨星霜倏忽五六載君已喬擢南安推南安稚攘梅關路廣南視之若門戶昔賢司理署高名臺存風月入爭慕衎楊卧虎囂訟稀詩書萬戶饒清溪交夫志趣會有定舉頭皆有蒼天知

先德録為操江張公題

羅浮之隈清江曲緜緜世澤先賢躅遺經獨抱向臯原閉課兒童事耕讀千年養就環特姿一官俄逐雙鳧飛縮符南牧有餘力坐令部屋迴晶輝西風瀟颯動歸興故園松菊尋幽徑縞衣素練聊自娛清樽白髮歡相映亭亭琪樹發庭柯葱蒼直與霄漢摩日光五色照眼爛撐拄大廈疇能過鉄冠嶷嶷含霜鍔文彩後先總殊渥和氣誰云萃一堂霖雨會蘇九州涸

射隼亦為馬都督題

隼來遠自陰山北百鳥群中誇勁翮彎弧仰天意自閑血毛亂灑江雲黑隼兮隼兮何眇眇死向將軍為君兆將軍膽畧威百胡一隻誰云蓋天巧鎮邊今錫紫貂裘如林鷙鶻看

全收

清明

踈風冷雨清明節都邑家家出城闕擔頭芳酹酒荒原紙錢滿樹飛蝴蝶新墳舊墳何纍纍舊墳歌哭新墳哀烏啼日落人歸去依然蓬顆封蒼苔嗟嗟人生不樂徒爾為毿毿白髮還相催

題羲之觀鵝圖

素鵝練練鋪晴雲翩翩弄爪囂相群右軍動睫一顧盼宛如册鸞彩鳳來繽紛昂頭引頸鳴且伏蜿蜒寫出胸中畫玄經書罷舉群歸無乃市道相追隨不知會稽老婦烹湘時可能一咽充甘肥

同年諸公枉顧因次恒山賞菊韻

休訝官衙不栽菊牙障菊花爛盈屋幽人對此心目清野色蕭森金簇簇悄堂新霽一塵無峩然軒蓋來前除傾尊聊作真率會簡樸相敦還太初年盟憶舊情孚邦却愛林泉多意氣一笻高拄碧溪雲鷗波浩蕩誰能制我聞菊津飲之能壽長皷枻往泝吾今將頤培

元陽入靈刹萬方壽域同蒼蒼

清風亭蜀葵盛開

臺上牡丹子離離臺下又見開蜀葵花品貴賤有差等容飾簡約無蕃枝輕緋素練紛兩列似與牡丹為媵妾媵妾唯應侍王妃含香亦欲呈姸姿洪纖穠淡自成性造化何意分銖錙午裔悄院流鶯急錯落庭堦爛金碧江南一雨氣如秋不為蕭颼落顏色

送崖州王上舍叙之

開遍薔薇春已歸客子欲去還遲遲摳衣緩步過予別共談故舊頻嗟咨我昔居潛未得志子方丱角來親比青燈劇切同苦辛沉酣藝苑渾忘味堲奧特窺見一班周情孔思羨墻問自從宦海泛寥閒故園游衍閒溪山適來二十有四載相逢盡笑朱顏改鍾阜情連庾嶺長萬里音書隔滄海海上高人繫所思憑君摛辭一問之分睽不作兒女態便當跨鶴凌空飛

王上舍叙之子黍瓜葛少嘗從予習舉子業顧予無以應之誤之多矣洎予叨仕版

遙沮海嶼會晤益稀茲抵任南太常叙之卒業南雍註選将歸其得于師友講劇者益宏非復往昔飣餖文藝云爾留都山川融粹才美所鍾士覲光來者如金在鎔不瞬息而舊習變焉而況叙之三年於茲者乎歸航所留士類拭目咏歌之餘亭以申之嘉靖辛卯孟夏朔日

和王與周冠帶

星迴祈木東風曉顛毛新映烏紗好盍簪春鳥瑁琉璃紅頰如舊青氈老憶音頻宮桒芹藻我與諸君總年少龍門澎湃湧洪濤炎歊赫赫高雷道司中司祿自有神升沉豈在拙與巧人生七十古今少不向巢由說周召秖今且効鹿皮翁細數落花詠飛鳥

忠孝堂為副總兵吳溥題

将軍秀氣鍾衡湘桓桓武畧天下揚運奇畫策掃秕糠纛啚喙息如驅羊　璽書屢下褒忠良干城千里恢封疆繩繩祖武昭重光斗間紫氣懸干将歸來慶焉忠孝堂繁絃急管飛瑠將求親息　君寵不可忘簪纓奕葉寔仍

長
王掌科乃翁東莞浠文
大海之隈五嶺東幽棲無悶南莊翁混跡釣
叟諧樵僮課種穀粟畝數鍾不與瑣尾爭雌
椎牙籤錦帶垂房櫳檢點藝苑迪童蒙所志
遠大非近功上窺姚虞陋雕蟲鳳毛養就飛
翀翀桂花開遍嫦娥宮一枝先折揚秋風長
安金榜日曈曨瑣闈寮勿收人龍吁嗟龐德
潛昭融生前困抑身後榮班班
鸞誥下　九重

詠雪送胡南津
朔風吹雪霑客衣雪花落地還成泥倏然一
片下瑤宇森森萬象含春姿龍蛇入蟄鬼魅
伏玉樓十二光差差使君對此有深契清標
素節相因依輶軒隨處破湮鬱五嶺瘴烟寒
不飛豈云惠澤潤九里瀰漫殆遍天之涘東
藩浩蕩引滄海天目巃嵸銀河低憑君一往
灑餘瀝爽氣瑟瑟連郊圻男兒會次固碨礧
孰委瓊玖甘脂韋津頭舉棹發孤嘯相看野
色雙烏啼

詩
金陵昔年談道學同謂文詞總成末乘閑拈
筆弄風花見者交談笑乎錯重來已是十三
春競尚詩篇誇有神濡毫我欲試鋒鍔譖然
兩鬢霜華新吁嗟本末非二物文章炳爛由
衷出衷函至理萃精微矢口成詞應鍾律仲
尼立教若化工魯愚誇辟皆無容渴功飲河
隨分足鏗鏘迭奏諧笙鏞聖猷遠矣詎堪繼
不論是非論同異專門經學多譸張競發壘
守攻膏肓不如李杜擅詩聖群工不敢輕低

昂予從李杜師材窘若束縛苦心覓句欲求
工句就綫堪供一噱漫吟隨意答俚謠不問
工拙與好惡
村居述所見
龍丘居士食脫粟新搆疎茅數間屋飄風一
夜吹海立瀟床濕漏濡茵褥篝燈起坐掩荊
扉獨卷衾裯不成宿俄然雷奮千山裂東鄰
墻傾棟摧折男啼女哭無宿處來傍低檐話
愁絕話愁絕其奈何人生樂少愁何多陰晴
互變若反掌何用愁緒空煎磨憑鵝不作家

袂歎捉衿豈厭清商歌君來依我失所庇我
如秋杜無蕃柯為君起歌君擊筑鳴蛩唶唶
殘更促暫時欸語却相投踟躕共待東方白

讀宋景濂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頰如玉頤下豐腴更脩目紫衣褒
袖帽三山髯踈烏赤裳還白伯淳長貌色微
蒼帽緇履白袍色黃三者伊川正相似氣象
夷粹殊剛方康節廣額神清爽緇袍素履和
且莊帽圜有翼內領皂顴高肩聳頎其長橫
渠衣帽與前類面圓色黃氣剛毅溫公深衣

兼幅巾大帶組履皆如制晦庵體貌長更豐
目小而秀顴微紅面右黑子如北斗躡方衣
袁舒而恭南軒恢偉姿燁然椰冠道服青皂
緣緇絲履白眉目秀望之宛若人中僊東萊
亦復偉形貌幅巾戎服仍道儼然在望即
之溫九賢異地皆同調圖形大約如前云按
圖學步訛本真景懷我篤緇衣好讀之彷彿
瞻其人其人遠矣道則邇自淵塵翳傳心神
吁嗟今人自詑不落周孔後九賢遺跡成芻
狗

贈圓山周郡判

當年旅食長安道與君聯舍通爽抱禮闈春
榜未知名君為開棋卜祥兆桃花煖浪披春
風果然應兆騰雙龍何期一龍遂僊逝攀留
莫及號孤蓬幸哉君侯重義氣飯含歛襚皆
如制古云生死見交情死者復生生不愧拜
官分理桂林刑贈言我亦華之行三年喬擢
武昌倅武昌山水增高清憣然忽墮思鄉淚
不待蒼頰縱歸轡椰葉搭陰午睡濃黃鸝紫
燕春游媚轉眼于今三十年相逢鬢雪交霜

孫踟躕屢席談舊故失聲大半歸黃泉且言
宅里連經水贈言已逐魚千里我歸索稿亦
已亡重搆自傷衰甚矣金銷石泐尚有時云
麼得喪奚足異細研龍尾濡紫煙淨掃溪藤
為君記

移柏行

今甥惠我雙盆栢睡起凭軒愛如玉海涯何
處得此種椰根椰葉總粗俗乘春吐芭繞尺
餘已覺蒼然類老宿顧茲盆盎無多地植此
大材受局促風霜歷年幾何許枝條不展根

獨樂園豈堪學樂者惟自知學之非真樂王
堂先生用意深惜此名將守空漠昔年幽薊
控邊陲詰戎養士多雄畧碧草頻蒐虎豹閑
雕弧仰射鶖鶬落士知頗牧堪倚仗赤心誓
死吞胡貉自從抗疏逆　天聽秋影寒江吊
孤鶴主客俱忘竹有陰春鋤無意雲依壑生
乎義氣輿論歸劍薦幾番騰隼鶚東南名勝
帝業基分典兵樞副攸托況今虜情日叵測藉
名貢獻恣侵掠狼紅暫熄未足恃所貴良猷
得英霍拊髀方塵　旰食憂殊才那得其黍

雚玉符臨塞策奇勛奴虜怛威長遠郤長遠
郤壯士歌金城千里高崖峩世恩圖報死不
恨豈學寒士耽丘阿獨樂園重回首瞿頭巳
釀長春酒

清河口

河之水何漫漫昔與淮相安今溢淮南岸淮
流入江古未聞河水一入江流渾清河之口
泚無際黃雲濁浪相吐吞河濱居民危岌岌
門基水齧無墻壁舊時官路巳成河旋結蘋
茅蔽風日日食何能給煙爨妻啼兒號常夜
半相看朝夕難自保流亡巳遂驚鳥散曾聞
三白兆豊餘水及故岸蝗為魚徵之近歲兩
無應飛蝗江北江南俱蝗大發害我禾水大
至蕩我家明年水至將柰何

望雲樓（為楊文瑞作文瑞以母命事君以君命庇斯民其為此者義有所制而情有所鍾也文瑞名鳳左江兵備僉事）

結樓向南陬上與飛雲齊雲飛亦何常游子
寄所思廬峯翠色照窓戶盈盈目斷天之涘
髿髿霜鬢冊霞帔瓊漿玉液延期頤蘭桂森
森挺奇秀人間此樂如君稀駱越之陽大行

陸同此孤雲送雙目固知無情非有情親舍
那堪異南北雲來何之去何所含精孕瑞廬
峯下一方憂旱簡書嚴正欲為雲結霖雨

東湖書院

混物乃妙契啓巖得幽棲脊梧之東大江曲
峯巒龍蜒波縈廻主翁於此毓靈秀聯翩五
色騰朝暈儲書萬軸聊自憙直與傳巖呂渭
相追隨湖光悠悠淨如掃滉瀁下上涵玻璃
箇中滋味自了悟天然一鑑完無虧有時東
臯憇清暇鳳笙帯月横孤吹冊霞為轡風為

馬東胡之名滿天下早辭卿相此歸來湖外
小堂開綠野

粵峯行為梁鴻臚天錫題

我覽粵峯集觸我懷遠情粵峯來自五嶺南
書法遒勁名神京掀然掉臂公侯間濃墨揮
灑風雲生洮笙象管擁清暇若與顏柳相重
輕却憐經學子皓首無名稱鐫肝鏤骨人不
識夜光魚目爭晶熒前人格語後人咲改換
頭面相擠傾何如學書解傳世披卷爛若羅
繁星星光大小衆易見雖欲妬忌難訾評臨
深為高湛于恥仰屋感歎予同情吁嗟臨深
休自珍後來復有臨深人

贈鄭方伯錫閩人

繞聞使君來忽見使君歸徽垣三月席未煖
扁舟又覓桃花溪宦途汗漫靡終極鐘鳴漏
盡行俱迷君投歸號脫世網從此不受樊籠
羈生平清操老更厲長松偃蹇凌霜威兼金
臨別有常贈形之公牘無慙詞歸囊峻却匪
沽激不忍素質淪於緇始知琴鶴非浪語古
人令人堪等夷惠風吹衣百鳥噪厥粉正賦

黄鷄肥君還舊墅且行樂俯仰何愧天人知
寸陰曾閱當又號晚景餘陰尤可惜霜鬚鬖
鬖照璃卮莫遣分陰竟虛擲

制嶺南賊莫善於鵰鷄莫不善於大征鵰
鷄屢試俱有明驗作長短句

機貴密如鬼神莫測動貴勁先鋒須銳不在冗濫以壯膽不能容衆故
也攻貴專不可濫及其餘皆撫之兵貴盛不盛則不凡以擢威必陳
兵以為後繼勿濫及勿貪幸濫及則賊反多貪幸則我反勞先其
所易擇吾近便者先威之懲一戒百可也信以一令若詐以誘之又背約
而攻之是我自為賊何以示信勿擄妻孥以繫累其心勿撓援應

盛兵所以耀武雖不獲賊焚廬而返不可多殺不可濫及濫及則不足以服其心惡
則懲之我不勞降則去之民不病操縱有機
惟順斯定若兵進而賊竄姑諭其鄰毋敢黨逆黨逆則有誅順則已不順則屢
擾之未有不服者也

遂初卷萬竹黎巽初意陵水黎賊惟仁勦惡撫善卒遂其言

有客叩我門求題遂初卷卷中點點燦珠璣
黎侯惠澤光琬琰出嗟蠻獠千百群潛伏菅
茅舞鰍鱣中間惡少善還多豈必根株盡屠
剪霓霜凜藏春意款把雕椎同惠鮮俄然
利口眩黑白危機觸處皆坑穽我思往事傷

我心安得雌黄話深淺而今論定天日開作
歌擬配襄陽峴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五言律

奉贈少司馬王先生榮還

軒冕易爲溺何人脫屣輕先幾懲湍損　昭
代見儀刑昔獻三千字今更四十齡試將兕
族類未足悉生平地望三吳重聲華四裔傾
民痍蘇滯隱風紀振孤清仗節頻推敵籌邊
早著名粗雲還舊業蜂蠆筝餘腥綏輯圻封
奠甄褒
帝鑒明乃歸都府節晉貳夏官卿茂績銘周鼎
輿言起旦評台衡方繫望泉石重嬰情累疏
凝　宸眷端歸遂客程崎岖筠菊便深渚鷺
鷗并自咲行休晩還驚大夢醒拚飛春浩浩
弋慕晝冥冥食藿思維騎投桃欲報瓊有懷
聊贈燼佳句愧陰鏗

送太宰劉紫巖獻續

南甸誇清麗耆英幾著名冢卿歸物望上應
斗樞明噩噩司衡鑑師師見典刑位親台鼎
峻人自玉堂清袖帙收時彥緹函上歲成趨
朝

龍夜悅蕃錫獸尊并捐瘠憂群姓蕃祥混庶徵

燮調不虛投需子賛昇平

上徐母太夫人壽 庚申冬

昭代元勳府雲仍奕世昌萱慈貞梱訓蘭麥

特軒昂 誥錫文鸞煥星搖翠翟光新齡增

萬壽初度應徵陽亭館重重宴笙歌細細揚

戟門諸將列玳席百珍將委壽偉情適韓饒

喆譽長頌言圖五福隨頌獻華堂

丁酉上元鄉飲以上排律四首

蔚文闢國步嘉會協陽亨尊俎從橫列階庭

捐讓升燕思魚在藻歌和鹿鳴莘讀法昭

謨訓鏗金振典刑位分天地象道配日星明慨

此南荒極何如一葉輕衣冠中土舊風氣四

時弁世變兵戈隔年饒粟穀登

聖猷天覆燾文教日隆興四際歸

皇極殊方歛

舜廷乃知王道易端賴典彝行自咲雕蟲陋虛

叨佩玉榮懸車丼隱伏掃蹟向幽貞與寄羲

黃上情拋綬契能敢云疲自逸其柰耿難勝

微績勞舟收須筵荷肅迎勉驅衰質朽仰贊

淑儀成冠綫懸終累溪山歎素情旅終無一

語何以答千旌

郊行

揮策歷南疆崔端獷獸翔風淳山化洽土關

驗農忙野水平鋪綠斷雲低覆黃誰歟衛嘉

穀無用長苞稂

秋氣 舊寓翰林作

秋氣日稜稜群萋慽却青衰蛩鳴古壁斜月

上疎櫺拆隱宮聲鬧魂驚旅夢醒推衾當戶

坐搔首看繁星

偶詠

務簡庭空掩塵編自檢尋綺寮通竹氣琱甃

轉擔陰歲月慚虛祿溪山負夙心秋聲動簾

幕撩亂百蛩吟

校士

角藝衰群彥才饒意自安氣橫霜鍔勁詞濆

雪濤寒步廡低黃鵠叢芳混猗蘭小齋燈火

夜風竹奏琅玕

出寧國

出郭未百里萬山如劇門險途高屈曲怪石

黒嶙峋迤隱飛仙竇誰為叱馭尊停驂山下
館烟雨近黃昏 一

曉發胡樂巡司抵旌德

晨裝越重峭景色忽紛披樓處負巖麓機春
當水渭落霞紅入市秀麥綠盈疇吏隱諒斯
在玉壺荒是非

又

天宇碧恢恢群峯競與齊晩橋人遠近春隴
麥高低土潤琴書潤囷空鳥雀栖無心任鞭
扑閉閣撿筌蹄

疊嶂樓 在宣城

東南名勝地獨見謝公樓列嶂平軒出雙溪
繞郭流易舞晨忘倦深藏俗厭浮衣冠傳五
季到此未曾休

挽瑞金丹萬深戰死其子萬麟請

四郊烽火夜鏊戰背孤城隕血膏荒薺悲聲
燦列星子膺身後寵人仰在時刑表異
緜綸重千年照汗青

又疊嶂樓

列岫空中落白雲堦下生材踈宜事簡人迥

覺神清禾黍秋圩熟罝罿曉浦明朔風頻北
望猶帶戰塵腥

敬亭山

何地堪登眺昭亭合暮謳天空馳遠思川逝
滌新愁客拜梅公塚詩傳謝氏樓此中如傳
舍未必苦相留

翠雲庵

結廬直孤高上有百鳥巢征蹄踐石磴歸溪
掠松毛雙塔荒煙合千峯積雪消下生持節
吝魯足慰民勞

寄友

江漢雙魚斷乾坤一氣交宦成翻作累行並
易生嘲詩思愁邊杳歸魂夢後銷河橋楊柳
色底用鬬春饒

崔村 爲周以發題

孤塚翳荒原悠悠不計年堂封培舊圯碑篆
認初鐫村合蹤還朴孫枝遠更妍青霄羽衣
客時與下蹁躚

讀翁貫華老將吟有感

結髮事行陳戈鋌自成家驃胡識旗幟戰馬

慣風沙猷壯千山震心勞兩鬢華兒曹禾更
戰唾掌說周遮

送盧備倭英之東廣

列徼包南戒雄材出上闈劍劘鶚尾暗旗閃
虎牙閑地盡夷通夏天低水盪山烝有遺
患憑伏一開頻

壽呂道夫母

一節抱坤貞年華與壽新令名完璧玉瑞世
見麒麟　恩重　宸章麗班清　御幄親瑶
觴稱慶日南極正璘璘

挽許舜仁父侍御洪肴

邈矣湖東叟長嗟憶衎容淳龐師邃古隱惻
逮孤窮壽叉　龍文煥　恩連豸錦重桂觴
何處冥目極瘴江峯

挽刑部何員外

往事真成夢浮生或似漚朝隨　仙仗入暮
作夜臺游珠隕光猶媚淵澄澤未流博興遺
愛在烟草自春秋

挽人母

金殿承恩後萱堂一葉養初哀音傷哺烏　索

泣枯魚遺澤衣間潤游魂夢後孤到家腸正
斷烟月冷蕭疎

哭邵均衡 二首甲戌稿

誼交三十載夷險實同途命薄時終蹇人亡
道益孤倚材名憲識歸櫬稚兒扶一片傷心
泪頻揮眼欲枯

金臺梅落候分手向來賓孤邸思君苦雙魚
寄客頻官卑名未減行絜志堪伸何意龍蛇
歲長徂不及新

過蓮塘

一自離鄉井於今巳八春歸鞍過舊驛掃壁
認題痕鷙鶩沿山寇離披列塞軍存荒生討
覆宵哭四郊聞

次化州舟行沮寇後從石城路

百事漫前期陰晴自有時厭勞寧得逸欲速
反成遲海近風濤惡寇多舟楫危歸途曾不
遠幸爾未全迷

洪都沮風 甲戌冬

五月江城下江船壅不流掩篷自歌嘯吹浪
任蕭颼岸渚三分凍烟嵐一色秋濁醪滋味

薄微飲亦消愁

夜坐次從學韻

寸用不外照返觀祇自明江山如有約天地合同情靜久真源見思微俗慮平寧象誰會此斜月下殘更

又

午雲添野色花柳鬪春明游子故晋意東風自不情天運泰苑杳潮入蜀江平北會爭盟後春秋幾變更

又

我愛桃源叟桃花繞澗明漁樵自成性鷗鳥共忘情世外乾坤隔人間岐路平漁人忽相問醉酒話深更

送盧用中僉憲東廣

十載滯南曹新榮疊舊勞秋霜生劍佩炎瘴避旌旄地引滄溟闊星回紫極高紀綱不虛布正屬濟時豪

送王德升教授酉陽　樂會王愈

鳳闕銜恩出蜘蟵為一番杯分秣陵夜棹指錦江秋心泰居忘陋風淳化易流經行多古意

合付尺囊収

吊李一清

旁游得佳侶秋色湛冰壺大地高名在寸心遺憾無淵澄珠竟隕宇曠月同孤點點江頭泪頻揮暗綠蕪

齋居　和潘少宰

四極朱光遍潜陰躑躅微氣機神自運君德日同輝京鎬周文典星壇帝舜衣遥瞻雲五色正擁六龍飛

喜晴　和費學士

雨暘時其施皆足慰向儀簷鵲噪新暘廷覡交遠風木焚家啓釀絃奏市誼僮肉食嗟何力冥乎戴　舜衷

竹亭

澄襟坐長晝愛此虛中君秩秩王堂友依依鍾阜雲景融川色媚野霽曙光分遥意方丘祀神旂瑞靄紛

題九思圖　蕪胡沈姓者繪圖為九鸞

鳶彼西雝鳥因之寄聖猷用清傳妙手羽翮見清脩致一斯通聖傷多是亂謀無為浪池

鶩天壞失歸投

重陽

九日江城望風烟接百蠻鴈声低夕照詩興薄秋山把菊欣相遺思家迴未還升沉休握粟得酒且開顔

潞河

鶉火氣初交萍踪次遠郊早乾舟楫滞推挽僕夫勞日煖沙鷗浴崖高水燕巢喜看京上麥葱蔚入煙霄

細米花　山桂絶類木犀

葉葉間踈英深冬樹更青色欺女蘿嫩香賽木犀清細細抽金縷纍纍綴玉纓蝶蜂何處在莫敢偵芳馨

章涯二親　宗室

清朝　神聖裔風韻出塵囂鄴架書常滿韓封樂自饒鏗騰駢鶴杳哀思入江遥凉院沉沉夜疑聞墮玉蕭

次銅鼓寨蒼梧上府江

日斜臨野戍開遍翠雲垣金鼓聯雙舸江山杳一程燒延虹影濶灘淺石牙横春意三農足邊陲幸寢兵

次永福

野戍連青嶂煙坡盡白茆山川原設險蛇豕却爲巢肅氣飛霜霰雷声振鼓鐃蠢茲如革面未忍縱炰烋

甲申夏病起

齒齲鬢衰早形羸怯歲寒病貽妻子累起笑帯袍寛殀壽皆如寄行藏信所安早營鈎菊勝擬傍白雲開

容江遇吴太僕人豪過話

邂逅逢知巳新凉得雨時舟輕舷易側蓬濕座頻移糗腊行厨味蓉梧在處詩日曛遲解纜各語寄相知

送陳啓周少条

除檄來　楓陛材猷自不群旌旗摩蜀道屏翰控泰雲意逐鳧舟動春隨客袂分霏微亭外雨應與滌塵氛

挽賓州居士

謝事丹霞外脩然髮幾星引渠通藥圃移石護苔一庭雞肩陶昔两家傳伏氏經凡魂招不

返風雨撼踈櫺

上高別傳侍御 陪往袁州因疾弗果

檿檿別烏臺徐徐棹未開歸情終似噎病骨
易為留山水問嘉郡追培賢夙懷東風幸予
助吹送吉州來

壽華氏翁順庵

小隱只都城靈襟曉更清春秋登耄耋身世
際昇平杖屨興亡事溪山去住情壽堂秋宴
合蘭畹入殊馨

英利驛

廻轂過英利烏飛正及晡殘年途次歷雜學
客邊蕪 闕

朴庵

結宇在都市地偏心自閑疏窗通素月廻溜
入平灣聯跡羲黃上恣情木石間青黃任蟻
象魯為一閑顛

元夕次林從學韻

元夕清堪賞笙歌遠近聞引杯瞻斗柄倚牖
見參文歲判五更盡春添一脉氣豪吟自娛
與何事策奇勳
歲律有降替氣機分洑淵默撤春醲兄然木
夜香沉國正知天步陽回見
念短材慚報稱空倚素寒吟

雲麓山房次石安國太守韻

結館依山澤登臨時一來萬屏軒外列一鏡
牖間開篆古龜紋折琴清鶴夢廻户東韓廟
近雄氣矗三台

漳州威鎮亭

獨跨閉元頂乾坤混一家連雲鐘鼓應列戟

市廛斜潮漲橋通揖雲歸堞隱笳圓山看咫
尺誰為問琵琶 用漳臺故事

味江 為地官杜主政題

脉脉觀瀾處滔滔意與長荐來源自濬不息
用全剛澤溉堪輿潤淵涵神智藏會歸連萬
派東去沃扶桑

杜子以味江為號綽有意義援筆賦之
将謂予不知味耶

挽人父 為道長林少亦作

愛僻常違俗居閒不厭貧詩書擅家學章服

修　君仁門掩壺山翠曾藏夢澤春游魂杳
空漠靈轜擲雙輪
又挽毋
亘薦坤儀正　綸頒　帝澤寛投錘終顯寇
亢膽舊師韓人去梨花冷堂空燕子閑詔華
不相待揮涕幾時乾
恒山中丞宅夕飲次涇野韻
斯文花下集真味合清尊麗澤深如允含章
厚擬坤倡酧情意洽談咲典刑存瑞世看雛
鳳高騫定出倫 乃郎瑰俊能詩

又七言絕句二首
酡顔縞沼映荷花醉後狂言少借差更採花
筒添醉興一般風味入儂家
又
沉沉深院鎖重門花在清池酒在尊殘照半
横人已醉更燒銀燭起新論
張鴻臚爲同年會即席和呂符卿韻
深冬殘菊盡尊酒對孤菲根老香猶在霜寒
節不違伴人添晩要倚杖弄餘輝賞愛人人
醉多情更掩扉

同年飲涇野宅詠柑分韻得三字三首
分韻賦黄柑同心臭味甘纍纍金欲墮鬱鬱
翠相含坐久更交二情濃爵過三醉翁非爲
酒攢膝更清談
洊逢三十載霜鬢各鬖鬖何意秦淮夜同看
震澤柑瑞香催滿急簪實閲冬三不盡盤桓
興寒蹲在碧巖
濺薩霜梨脆過於玉版參多君無恨意更出
一株柑賓主高吟七氷霜益友三對渠還共
慰孤操卓煙嵐

辛卯十二月二日神樂觀祈雪次李少宰
蒲汀韻二首
民力東南竭穹甚歲荐荒隱憂慙肉食虔禱
合鵷行歸路風猶勁瞻　天色更蒼七膏方
待潤何以答民望　右祈雪
經宿玄雲合飛鉛遍霎時座間銀海晃天上
玉龍知肹蠁忱無間畜畲稔有期歡声騰[illegible]
娃欣慰豈吾私　右喜雪
壬辰元夕祀天妃于獅山
環珮肅晨儀琳宮倚翠微憑朋扶

帝運齊險見神幾燈火千門夕星河萬國揮他
年滄海上還擬伏餘威
九日二首次九峯韻
曉霽凝孤眺凭高挹翠寒任渠秋色老且愛
菊英團地控輿圖盡峯攢晃黼端時清慚獨
拙應負舊儒冠
野況撩鄉思虛冊擲歲華性恬甚泥俗秋慘
故宜花撫景晉風在引觴陶興賒故園今日
裹農事足桑麻
錦衣丘 百户

名閥人爭羨殊庸世有承高堂過耄耋垂白
見雲仍大義丘山重千金毛羽輕到家稱壽
爵光彩溢蘭庭
內守備晏
紫掖頻更事于今七十春氷霜松檜伊綸簡
縉紳親入陜閑兵畧臨淮味道眞暑騰歸老
疏
天語更諄諄
同武學母夫人壽七十
七袠逾初度籌添歲更新觴擎偃掌露歌發

王樓春讌範親蚕績禎祥萃鳳麟東山如卷
畫朝夕送青嚬
欽易士美宅詠瑞香花分韻得春字 二首
幽翠歷冬新娟娟似有神孤根寒漬雪微謐
靜含春淮曲衣冠會花蹤根蔓親淡中清興
足絃管厭囂紛
小物經霜耐漫觀知
帝仁根荄隨定分梅柳自爭春未萼先含媚無
言亦動人沉沉梁苑夕吟賞萃儒紳
陸川道中

一顧一迴好到山山更長春晴鳥語閙花爛
蝶魂香石鑄淙泉列峯腰欹木蒼個中有佳
勝惜也在窮荒
和尚山 在德慶州之西都城之東
異教羌昔外何年到我疆冥心皆幻境趺坐
即禪房日月千生劫形骸四大忘中原無着
處只合擯夷荒
過浙值揭榜
去浙甫一紀重過似有期榜收新俊彥文獻
舊筌蹄淵躍舒鱗甲天游脫馬羈明年春宴

罷紅杏繞金隄

舟次

秋霽江初殺歸橈慰所之波搖銀漢動擘引石隄移四際雲山曙南來鳴鴈稀浮生成底事慚愧鬢絲絲

丹陽來尹送至呂城惜別

感舊今如昔那堪會復離連舟忘坐久燃燭燮歸遲十載江湖夢寸心天地知多君無限意星月共淸漪

珠崖雜詠次韻 七首

萬里望宸極地遠天亦荒王節勞咨度銀潢灁渺茫鮒喁濡沫下狐躍虎貔傍皇仁本無間遲子誕敷將

孤島滄瀛外優優政俗宜九天覃溉澤中谷少仳離藤布三秋稅香粳半夜糜繞城簫鼓鬧同樂際淸時

洪爐鈞鼓鑄滄海混華夷雖正春長煥波平碧映曦風花嫣瑞霭魚鳥恣情熙爲訪蛟人室明珠或見遺

憲節頒重霜威自昔聞笑談揮九伐呼吸定三軍列陣秋騰海高鋒夜簉雲如何髡鬈輩揚臂怒新君

塞檄飛星候江海破膽初旌旗嚴虎隊樽俎答魚書自昔恣群盜何殊豢衆狙伸威如有待山海効儲胥

迢迢黑子地矯矯漢宮儀剗有擅長技狂猱攢徤兒平越有故事伏波端可師柔桑憚蚕食翹首望淸夷

鵬化圖南地何須問北溟倚樓觀海立開戶放雲行俗混鷗堪狎機亡虎可嬰浮生本無繫泉石有餘情

送崖州鄧掌教會試次林節推見泉韻 熟廉

滄海中原隔親朋音信疎雲龍端羨子燈火獨親予秋宇搏脩翮靈襟多古書名高金闕曉聯步 玉階除

元日

青帝迴鑾候瞻依向紫微軒轅新鳳曆章甫舊儒衣物色先春好星光拂曙稀古今呼吸裏默默對淸暉

送祝照府 公虔蘭溪人

世態森矛戟官屯是命屯憐君動歸思老我
倍傷神蹈險思忠　國揆閑爲愛身九年丹
竈在去煉玉池津

冬至次顧洞陽韻

陰極陽初復機微帝寔臨玉衡宵漸短鳳吹
興難任渾噩羲黃世希微太古音茫茫炎海
上誰識顧和心 和晋人王導稱其有令僕才

送林節推見泉

世望重三山三年海嶼間魚喁憐涸澤雁照
夜愁瀾氷鑑清秋徹析楊白晝閑奏功

金陽曙喜色上　龍顏

霜節次顧兵憲韻

使軺離索久恩户入淒涼場圃凌霜築賓鴻
何處翔越裳　天伐寢閩嘹國聲揚咫尺雷
陽地闢賡白雪章

順貞軒爲龍孔錫題

野老長生訣翛然果羽流鶚亨白石爛庭樾
碧湖秋列曜雙推轂千春一轉眸靈雛自軒
揭飛去集蓬丘

重過釣臺 舊七言古風一篇今逸

采薇歌歇後嚴瀨激清波帝子自知巳客星
搖謂何道輕周衮觭節照漢山河思首商振
老應慚定策訛

哭邵端峯 太僕

直木無曲影亨聯信所如鑣聰欣茹技僕正
陋臣諛浪跡南仍北潜機折亦愚人琴俱泯
泯老泪濕霜鬢

南省舊同袍輸君氣格豪高名齊岱嶽美實
冨蟠桃俎豆儒風舊江閩化澤饒衮衷何處
奠重嶂隔雲濤

小遣

杜老愁無那中原多鼓鼙乾坤今泰定扶犂
合愉衰溪漲鳧鷖浴春歸燕雀知飛花趁時
節新放酌三杯

篔谿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鈞谿文集卷之二十八

詩

慶成宴

大祀明朝　御建章　天顔儼[illegible]對[illegible]
聯紫陛　龍顔近袖染鑪披玉液香四海車
書錫賚轂百蠻酋長列冠裳遭逢無地堪圖
報願擬岡陵與　壽長

西山晩霽

雨過輕陰灩玉堂西山晩眺思茫茫日垂殘
影低平樹山擁寒峯半出墻野渚歸鳥銀漢

净好風嘶馬玉隄凉戍樓鼓角黄昏後列宿
遥連　帝座光

除夕有感

除夕前年已去家今年除夕在　京華萬山
積雪斷歸鴻雙栢隅窻悽亂鴉節序不情看
過隙浮名無帶漫蒸沙思鄉有夢無緣到銀
燭銷紅斗柄斜

坐槐陰偶書

人事推遷可奈何紛紛螻蟻上南柯功名頫
看匣中鏡歲月真如機上梭蜀魄有懷終貿

血寒鴉無力欲填河坐深屏院渾忘倦凉露
露衣感慨多

送王廷和尹邵武

聲華與子接封疆同綴雲霄鵷鷺行在璞誰
知和氏璧鳴琴初試宓生堂都城日暮千峯
斷宇縣春回萬蕚香野鳥不知離別恨聯翩
飛趁向斜陽

壽錢封君七十一

一頁老人人不識心遠朝市依煙霞愛山無
侶自成癖教子有書常滿家白簡秋風光世

澤紫泥　新寵焕天葩古稀已過從頭數又
見寒梅一度花

挽李典籍　呂狀元岳父

我昔京華旅食時曾於甥館識依稀浮踪又
作三年慕鸛旅俄驚一櫬歸雲暗函關家尚
遠劍沉延澤願多違孤墳寂寞秋聲裏松栢
陰陰起夕霏

庚午冬次金陵遇邢景陽北上

秣陵寒雨暗疎林舟泊江湄肅氣深又曠每
疑雙鯉斷再逢豈許二毛侵酒酣人與蒼烟

暮鴈過聲隨返照沉脂臺未應稽逆旅燕臺
今又築黄金
又
江晚朔風號樹林獨燒銀燭坐更深冬林更
比秋林薄霜色偏隨月色侵鴈有先幾知冷
凌鷗隨流水自浮沉愁艇強絆終搓颶索醉
惟應磬橐金
正心楼
層楼涵碧擁孤城八面珍瓏混太清堂奠定
從畢處達經綸元自靜中生星河氣展皇王

業章木春呈造化情消眼風光熏欲醉主翁
猶自喚惺惺
辛未覇州賊擾齊魯汴豫間總制馬公
不能制攺　命陸司馬以邊兵破之、
坐擁羆貅百萬雄驅除無策咲元戎三邊少
借防胡卒一戰全收破竹功決合烟霞閒閑
定星搓河濟舳艫通鯨鯢忍築車書地徙賦
惟應貧阨窮
和侯景德舟中偶成
天戈揮霍霽清秋快我長帆萬里遊慝氣盡

隨霜氣殄瑞光高並日光浮室家胥合收殘
泪禾黍嶄炊汲濁流紀述未須濡栗尾擻犛
今巳動神州
又
舟泊江隈幾夕秋去年今日正同遊窺逢斜
月娟娟静占水輕鷗兩兩浮自幸兼葭依玉
樹却慚濁水混清流明朝舉棹南風便扣舷
長歌上帝州
蒲帯蕭蕭江月秋毛魚鹿角出波游望依
北極　龍顔近咲指東溟蜃氣浮引纜銜風勞

伍伯開樽向晩合儒流百年劇笑能多少
又
一声孤鴈鳴高秋無人為吾秉燭游搗衣隣
江恚裊裊沽酒入市雲浮浮周業方隆丹鳳
集聖謨何在璐川流興來最愛天心月一掬
光芒遍九州
又
數曲清商草樹秋孥舟又作
玉京游濁涇清渭倩誰辨覆雨翻雲傷俗浮江

晩菊花千頃暗夜寒楓葉一川流尋幽欲逐羅浮去勝景全輸百二州

和人擇勝亭詩

群峯拖翠疊雲垧下有滄翁一草亭風送鳥聲來枕細水流松影出池清陽春到處恰盈掬生意滿前如列星物外吸吸閑掃却靜焚蘭篋誦心經

詩壇鼓鐸振中堅翡翠蘭苕未足傳學苦固應成箇是數奇只合守吾玄谷風吹樹花爭咲孤嶼浮空月倒懸無事扶笻睇消晝野田

秋水落胎仙

漠漠江潯一小亭謝官歸老鬢星星梅和雪色侵閑幔鴈雜鳧翁印淺汀青紫千重身外物乾坤一筆水中萍眼前好景只須醉不用玄霜襯鶴齡

皤翁懶與世推移結得山亭強自支倦對楓林高枕臥興穿楊徑小車隨天連碧浴雲連甃甕麾有新醅案有詩吟到與亡妻切處寒江沈檄吊鴟夷

和石宗海進階韻

辭禄歸來十數年回看朝市隔天淵丘園獨坐心如鉄杯酒半酣人似仙登歲声名瞻北斗老年詞翰溴京泉承恩長抱烏號痛一誦宸章一悃然

送鄧子錢之南都刑部主事

公署同君作比鄰愛君寥廓似秋旻馬緣共牧渾忘主僕為頻來也覺親清吹催人離鳳闕斷雲牽恨渡龍津石頭春煖園扉靜獨倚晴欄詠白蘋

寫懷

進耽朝市疑狗物退愛皐原為潔身遇士禹躬三過急得師顏樂一瓢貧世情似奕翻新局牘案如麻積幻塵白首抱官成底事故園桑梓正蕭森

偶詠

案牘蝟勞真俗務精魂耗盡竟何功八千里外炎蒸地五百年前烈士風失志文皇遺韋貫得時虞帝擢夔龍伊誰卒負蒼生望咄咄還書幾字空

頽樂軻憂久隱淪闢閩續後又剝榛眼中人

物有臧否世上聲名半假真末學每因詩作
累苦心思與德為鄰夢醒刋落繁枝葉一室
愔愔玉自温

甲戌夏過潮州謁韓文公廟

砥柱當年屹倒瀾一官遷謫瘴江干臣身未
死心終赤佛法如靈骨不寒逢亂常多逢治
少得民容易得君難津頭落日天涯暮敬為
先生一駐驂

和思抑韻

清晝元自少拘牽靜掩重扉檢故編夜永短

檠銷燭泪日高新火動榆煙春連四際江山
好人共一軒花鳥便斉曝何曾裨尺寸只将
豈稔祝堯天
剛腸不受百柔牽今古興亡手自編　洗髓元
無丹竈術照書舊有杖藜烟醉依南斗
皐鼠闊坦同東浿腹笥便萬事只堪供一噱不
須搔首問蒼天
柳外離旌漸覺遥旅魂零落為君銷賢科界
乙聯雙翮世路升天共一條　綸綍新從天
上召珮環重合　殿東朝祠曹好是如鄭舍

藉此階梯薦紫霄

乙亥春送上舍嚴仲弘歸高明

漠漠春雲曉樹蒼江東門外著歸航三年燈
火金陵舊二月風濤玉峽長鄉國高垣遮牡
蠣野田新課入禾粱到家隨處堪行樂身外
浮名且未忙

春寒和林考功韻

坐看爐火旋成灰散帙離披懶自推積塊半
乾凌更合頑陰未破雪重來滑傳高閣兩三
點夢繞炎洲千百回賴有羅浮春滿甕便須

沉醉莫停杯
陰曀漫山山更高長江一色合雲濤寒欺茅
屋鷄聲咽雪襯苺苔鶴步牢尺素共傳新得
句重綿猶着舊時袍乾坤妙理君須會已覺
南柯欲試桃

思抑送敦夫留宿江口

晴江流水瑲湯湯不似先生別思長廿里遠
來尋客舫通宵相對話僧房道如在我行藏
好人遇知心寵辱忘他日酒籌花下計涼州
魂夢隔他鄉

雪夜聞鷄和韻

牕外雪花如月明隔墻遠近聞鷄聲半疑半信五更夢欲歸未歸游子情事知定分閑愁少心不藏機客慮平每及曙光盤膝坐細從嚦吸驗生生

仲春日和韻

城上登臨切斗牛江山為爾一遲留春風不染衰翁鬓巵酒難銷壯士愁結壘燕兒依故主放舟漁父覔安流眼中好惡誰能定且托餘情賦玉樓

送李藩分教合浦 會同人

殘暑全消石徑斜客舟維纜檥江沙教分珠浦還同省路入瓊臺却近家閑倚風煙橫夕望自培桃李鬭春華酒酣不盡拔留與更倒雙瓶送落霞

和沈繡衣韻

寒日登樓憏不驩茫茫愁思入無端樂輸顔巷能知少声斷虞琴欲續難山小夕陽當户過天空秋色隔江看頭顱半白成何事滿地丹楓歲又殘

邂逅逢君輙盡懽愛君手采動臺端詩類愈覺交情洽思苦方知得句難不盡韶光眉上展及時勳業鏡中看西風玉滿傳髙閣一曲悲歌蠟炬殘

具慶重封卷 為揚

恒嶽精英占獨多古稀將近鬓同皤重頒帝命迴鸞誥喜溢賓筵艷綺羅蘭畹繼恩餘慶遠瑶觴雙映壽顔酡微風入座林塘静醉學仙人拍拍歌

挽沈淑人 為秋官少卿宜興沈暉作

夫君宦業陟崇班垂老長捐恨獨難逮下不慚江有汜倦飛尤羨鳥知還未親鼎養餘悲在已就覓營暮景閑按諫摘詞渾不盡白楊煙雨自漫漫

送楊景瑞歸揭陽

畫舸風恬羨獨還徘徊相送碧雲灣江湖魏闕詩囊裏　君寵親恩跬步間卓犖高名聯棣萼幽棲清勝足溪山請看陌上垂陽樹葉葉知秋減故顔

送盧上舍 紳樂會人

槐市通名入選曺西風吹棹動江皐耶中桂
海滄波杳天外鐘山紫氣高樽俎舊懷傾里
閈丘園新興合漁樵須知樂極憂還極渴甚
三農雨未郊

挽鄭使君

自甘丘壑大江限閥閱蓮從宋季來先世精
忠遺笏在晩年光寵畫堂開瑶臺已化千年
鶴松逕常封十畝荅日暮中庭話児女秋風
喬木不勝哀

挽鍾封君 景陽乃尊

一節高卧海天涘花木森森覆景陂萬軸有
書傳子姓秋毫無事擾公私兒褏委順心何
憾身繡貽光福不遲地遠無緣分執紼短歌
聊用寄于悲

和梁武選叔求韻

細推物理遡源頭孟浪浮名可自由春色未
闌還共賞蛾眉今老不須脩雲依芳樹元非
定鶯囀新声或似求獨掩書齋坐昏暮不知
寒雨漲江流

次羅繡衣墜馬傷足韻

進止無心任所經等閑驄馬蹶朝行夷途得
險天終昧痛定思危夢亦驚樂處絃歌虛月
色一春花柳閣風情投閑欲覓飛昇術捷徑
惟應問麴生

貪看春光入草塘玄黃羸馬仆高岡癸能自
衛還傷足花已分飛未下堂搏老偶同驢背
墮衣生常恐雪中殭游麽不碍風翎勁搏擊
層霄未可忘

送歐賜之守金華

聯署輸君早着鞭和風吹旐發離筵封疆喜

接留都勝簫鼓爭迎太守賢到處江山隨指
點及時膏澤繫顛連日薰晴巘棠陰遍應有
歌謡被管絃

游觀音閣和思抑韻

危樓登遍詩脾困清酒高歌次第催樹擁空
蒼齋石壁江瑶晴緑上瓊杯老僧誦法鳴鐘
應客子乘潮鼓棹回歸路昏黃人已醉萬家
燈火燭三台

百丈禪林合素筵意中飛鳥共翩翩不知有
我還無我却愛今賢似昔賢半世煙霞方外

客一龕香火洞中天角殘遠戍蒼煙暮止響
猶聽馬上鞴

送少宗伯楊公正叔

鍾山行樂未渠央 徵詔俄看出 建章冀
世台衡關否泰一時人物在低昂職司萬國
綱常重位近中天日月光勳業有期頭尚黑
祖風 君德豈相忘

五日聯句和韻四首

城曲相從看彩舟錦標爭勝發清謳詩篇約
我頻同和江漢思君獨遠遊流水木蘭湘客

恨青山空有杞人憂壯懷此際全銷鑠閑是
閑非總謬悠

午日看山山更好客中放歌飛羽觴觴行深
淺自隨量歌校短長殊未還坐久漏聲沉鶴
禁雨餘涼氣襲槐堂偶然歡笑頹然醉未學
華仙已頓忘

天上玉京擾十二清光應許借清郎同盟偶
作衣裳會得句金輸錦繡章謝老愛山成痼
癖杜陵傷酒露疎狂歸來似覺形神瘁淨室
明軒學坐忘

四子多情冒雨過主人貪客醉還歌情恬夜
宴銷華燭辭迸寒芒逼太阿一咲碧山同駐
馬十年 青瑣憶鳴珂秋葵著土皆成色木
信春光校孰多

借山亭 吳太常

借山學士聖能詩滾滾波濤入妙詞花外蝶
魂迷客主苑邊蛙吹雜官私流雲去宿青溪
曲過鳥來依碧樹枝假許何曾輸鄭璧對渠
清賞莫停巵

禁中春雪

急柝疎鐘促曙光玉娥飛舞逝東皇寒欺御
柳旋成幻色襯宮梅欲墮香萬片梟煙迷太
液 時隨輦起昭陽郊原已兆豐登候獵騎
猶聞獻白狼

四月雨至于六月和韻

通宵淫雨濕衾床起箄銀缸彊自將寒色上
侵書幌潤溜聲遥引玉壺長蛩翎獨坐蕎先
困破壘無歸燕亦忙却愛詩人自豪宕騷壇
堅壁未曾降

倦擁青奴卧竹床不禁蒸欝病相將片雲黔

黯催詩急積雨空濛入画長比屋半頹饕婦
泣野堤中潰百農忙鼓鍾忽報新晴候憂愈
忡忡覺頓降

風雨連霄擬對床詩成重遣僕夫将知深却
恨論交晚情淡還輸得味長瑞世鳳麟聊自
惜乘風鵬鶚底須忙筆端秀句如林出任是
曹劉亦乞降

雲在高楼風在床羽觴飛動鼓蒲将思君不
見渚花冷吹笛未終山雨長髮異雪幾差僊景
短詞鋒千丈逼人忙我詩自嘆如曹鄶未接

齊師已辦降

游牛首不果次圖南韻

天外禅房入望深宵興垂發值秋陰林光偶
負追陪約雲片元無去住心境好神仙應獨
擅事違風雨亦相侵詰朝脊伴還乘興策馬
霜阡聽越吟

又

秋入園林問淺深輕寒山色晝陰陰幽尋未
盡迴龍勢獨蓦難禁野鶴心望久寺僧疑有
問出逢行露敢相侵漫漫楓荻凋零盡長嘯

哀弾起暮吟

謝公山径滞秋深山上空闘百尺陰江繞石
頭分地脉寺當峯頂直天心乘閑却恨與徒
客得侶翻嫌俗累侵偶見落鴉歸暝色倚樓
凄切動豪吟

送周汝和僉憲

引觴相對鶺鴒鳴臨別堅留似不情臺省共
推風力勁節旌先指建瀰清地分險阻頻憂
國才遇紛庬贊著名晤語正酣忘日暮石橋
歸馬見三星

送林從學少叅

東南藩翰控連城叅佐椎材出　帝京水饒
一生留宦績湖山四面足風情春風淮水新
知己春高木蒲陽舊著名入去不堪牢繫馬睛
雲流碧導雙旌

挽守庵[illegible]

坐擁溪雲學釣璜自甘岑寂度年芳清時臺
省看群姪白首塤箎聚一堂仙馭偶隨遼鶴
去壟機元共海鷗忘迢迢洪上曾游地楓葉
蕭森似白楊

又聯　千歲鶴歸蓬島去一時人歎德星
亡
又　談笑每諧珠履客宴游曾遍水雲
鄉
和劉竹坡自挽詩
林下清風溥素秋葛巾筇杖自相投門多橘
柚成真隱架有詩書是風謀樽酒放歌塵事
斷溪山經賞舊名留古稀已過童顏在行樂
而今恐未休
鵠舉從教燕雀嗤行藏隨分不須疑陶園早

謝功名會融悵曾親授受私癢海波濤傷往
事首丘風雨動離悲嗟予久闊風騷筆剛為
先生一賦詩
垂白投閑學種榆了無縈絆自冲虛時從比
舍今樽酹更歷東皋命竹輿架列錦函孫子
業扁題金字丈人居相如自負凌雲氣回指
崑崙作故墟
昔年文場掉臂遊一官徘徊炎海頭門徒聚
散俛忽夢世事起滅秋江漚油幢橫海撼蛟
室石壁倚天寒蚤樓校量夷險自足樂況乃

榮壽歸山丘
贈吳大本舉人
學未成名志士羞偶從文字得新知骨奇果
應千金聘句妙終慚一字師淮浦孤沉驚歲
晏陵陽楓冷覺歸遲游韁莫任閑拋擲紫陌
東風杏又開
游弘濟寺限韻九月十八日同羅質甫邵伯倫胡孝思
隣江蕭寺動微寒江上危牆俯首看石刹何
年收佛骨葛巾此夕聚儒官暮秋山色猶會
雨靜夜風聲若倒瀾欲訪群僊問遺訣鼎中

應有小還丹
又和錢學士韻
脉脉靈泉一派通瀕江石壁翠撐空浮沉舟
子波濤裏濃淡嵐光煙雨中上界神仙隅縹
緲五更鍾磬響丁東同來已辦登山屐行到
山窮興未窮
臘日
臘月冶城動春意鳥嚶庭柏東方晞雪殘齋
馬步街穩日短小吏休衙遲挈筐辦歲走村
父打鼓鬧春攢市兒汎是江山更清絕止可

攬筆搜詩牌

送甘欽采太守惠州

同薦天衢已十齡就中離合似風萍秋曹又
改郎官綬炎海新傳刺史名眼底波光涵
帝澤耳邊言語間鶯聲坡僊遺愛今應在長憶
金盤落月傾

乙亥十一月朔日食

赫曦連璐淨無垠俄報虧痕一二分大造豈
應豐厥蔀宣尼何恠困於陳潜滋陰慝篁能
久同護陽精自有神寶祚香銷金鼓罷王輪

如舊倍光新

送許廷信司訓武陵郡

同是天涯舊布衣拜官西去忍相違臨江已
覺蘭橈動把酒休辭玉斝飛醉倚湖山歌離
曲閑披經史聚臣帚儒官自足償清興底必
鳴珂入帝畿

和黃斎齋才伯韻

天涯游子抱瑤琴指下難挑曲外音寸草報
春終有憾浮雲出岫本無心尋幽喜闢陶潜
徑始糗羞談季子金老我正多盤谷興可能

分榻坐濃陰

涂王政邦王以詩見贈 澧丁未進士七旬八矣

行藏何意聽蒼天白首丘園君獨賢每混漁
樵耽野況頓忘寵辱覺神全香分晴院踈籬
外春到寒塘秀竹邊却老有丹隨處足不須
方外覓真傳

還崖稿 甲戌

地盡東南是故廬感情風物在乘除道傍尚
憶萊公竹隴上多增白氏渠舊日主人今在
少同時僚友別來疏到家童稚迎相笑仍是

天涯一腐儒

渡儋州新昌海

晩乘初霽渡新昌潮落仍漸馬腹強薄伐芙
蘂芟蔓草一方從此繫苞桑張宜客椽林間
杖貢王人通海上航舊感縈懷歌興發浦天
霜月散新涼

節婦歎

形容消瘦倦梳粧點盡衣衾強自將之死只
知天可誓此生長共影成雙烟橫春隴愁千
結雨滴寒更淚幾行墓草不除門戶皆設勞

青史誌其美

鰲山崖州之南山也

鵬咮高騫吸曉虹却憐孤絶自爲宗輿圖要
盡地十里峯勢半開波萬重華夏封疆分徼
外斗牛光燄直天中似殲川瀆涓流細獨嚮
重離閩會同此山高峻爲崖之案突立海濱盡瓊之諸山至是極矣

宿歸姜驛

□色熹微透壁光披衣起坐竹窓凉秋山斷
霓辟鵝沒曉吹來時萬萼香海曲孤雲橫白
晝郵亭清夢足黃粱儋城四望皆林莽誰辨

東坡載酒堂

始興舟中

章江秋半慘霜風繞過梅關便不同淺瀨漸
乾舟易閣亢陽轉熾氣如烘湘裙況石溪邊
婦葵髮揮雲陌上翁怯衣扶輿清淑隔衡陽

詩看鴈迴峯

落筆洞

懸崖點點墮球琅似得春秋一脉長濃醮風
煙觀顛脫暗書今古變珍藏陣揮擬滌千軍
懾談吐爭學列宿光曾是中書頭已禿不將

詞藻競低昂

挽蜀府陳長史

誰信妖符降玉魚武林東望失文儒曾師臨
胄微言析再相　藩王哭力扶五色文鸞承
寵擢半軒松鶴閟清癯哀聞薇省腸應斷此是
中天月色孤

過九龍嶺

南出通津度九龍參差亂石滯行驄半晴山
色猶銜雨垂老花枝不耐風市僻故宜杯學
朴民罷底用織紝工傳經舊俗今皆變惟是

萑蒲禾即功

古松次韻

桃李難同擬歷年秋光閱老更蒼然霜根裂
石蛟龜伏鐵幹穿雲星斗懸自信美材遺遠
地豈期舊物結新緣他年龍化乘雲去猶有
風聲遍海天

桂江舟中次陳少參七星巖韻

碧山繚繞石瑰奇兩岸繁陰薜荔垂桂水歲
寒收瘴霧火田秋熟慶清夷無名老樹森森
秀得意幽禽𤢖𤢖飛三百六灘天上落險夷

惟有窓神知

宿芙利驛次壁間韻

幽期何意負良縁咫尺雲津各一天文綺光
搖晴嶂外珮環聲落瘴江邊重來只恐春容
老此夜空孤月色娟懷抱好開開未得渚蒲
汀芷伴鷗眠

田州奏捷送張白山僉憲

方召全才出禁中一時賛翊盡豪雄讀書已
破幾萬卷陷陣今收第一功桂水霜清猺蠹
戟田陽灰燼捲秋蓬華風悉變雕椎舊白雉

何須九譯通

錢塘昔雨喜相逢此夜漓江語笑同愧我凡
材陪峻列愛君爽氣逼秋穹盜知有備萑蒲
靜民自無冤徙犴空甄拔譏疑邊地隔五雲
舉目是 重瞳

賀洪文用鄉飲大賓壽六十

春風桃李正開時賓主東南兩得之恩自
一王申舊典身更兩世見重熙鄉惟陽子俗俱
化時有彥方人未知海屋年年益新第鳳雛
還看 日邊飛

筠谿文集卷之二十九

詩

諸葛亭

四山繚繞鬱孤亭亭上風煙白晝冥世亂英
雄扶漢鼎功成千羽在虞庭師興渭上人歸
義星隕營中地失靈我欲渡瀘追遠畧却慚
雙鬢已星星

風洞

蒼崖千仞玉玲瓏收拾清冷向此中觧慍宜
歌虞帝澤控邊長憶大王雄晴連屏嶂層層

見路入天門隱隱通巽命由來漸海宇夕陽
芳草偃秋垌

壽胡二峯

斗柄插子月將半主人適際懸弧辰芝樓新
映雪山曉桂白旋開雲谷春客底賓僚成骨
肉座間松鶴贊手神慚〻一舸煙波外清酹
無因佑壽樽

平南和楊文瑞兵憲

號令風霆自栢臺如林貔虎動蒿萊無端列
岫參天出背信群酋革面來荻岸枕戈山月

落櫛營吹角陳雲開綱維全仗謀猷壯共挽
淳龐一脉廻
洛容有感
遠地蒼生似白茅無情風雨任漂揺隹兵翻
啓戎心變喋血堪憐戶口消萬竈至今屯鐵
騎五鄉太半集鵂鶹虞山廟祀千春在干羽
猶聞格有苗
和汪少參韻　端陽平樂舟中
峽口穓陰暗夕陽扁舟五月泝戎行氣蘇瘴
水人忘瘴曲入梅花鳥哢香賜扇正懷
金闕映渡瀘誰贈玉壺涼憑君火借籌邊畧庿
捲氛祲靜遐荒
余吏部謫瓊僑寓蒼梧次謝大巡韻
身世升沉信所遭立朝危論厲賢豪波頹正
藉千鈞力鳳去還脩五色毛到海豈能忘
戀闕吊湘聊自托離騷名傳吏部潮陽舊天柱
同撐碧漢高
又和汪少參南雋韻
漓江相對合談圜戶外松陰接翠微世路傾
危知意少風情瀟洒似君稀旋添清酤銑籌

錯戲寫新詩筆陣飛西去兩江鉦鼓急茫茫
飄絮點征衣
又和汪南雋月夜與余仲栗話舊
追陪昔憶雲霄上邂逅今憐瘴霧中適意江
山隨處有異鄉風味此宵同時情局變除方
覺詩思瀾翻醉亦工久雨炎威銷太半征帆
又逐五更風
和汪少參嘉會撫猺通峽韻先是嘉靖乙
酉予在潯與楊兵憲文瑞議鵰勦峽賊
聞者悚慄惟楊與鄙意合力主之僅戮
九人餘悉撫定群蠻饜懾願附籍輸稅
告乞通峽軍門乃劄予檄商舟通焉蓋
自韓公通峽至今六十餘年矣
昔年旗旐儆江來正是潛師破賊時小警能
令魚鳥畏三驅不致犬羊疑官儲賦倍春郊
闢蠻峽船通夜渡遲却憶籌邊風月夜蚍蜉
撼樹哂予癡
明明鳳詔臨邊日閃閃霓旌出鎮時客舫魚
鹽通絕險鬼方雷電破群疑城連青嶂市廛
小瘴帶黃茅霜卻遲昔往弓鏢今華面信渠

靈變未全凝

故人寄檳榔

攬衣獨坐窓宇凉何物沁入秋庭香迢遰寄
置必生品指點啓封聊一嘗君多啾唧齒牙
脫我亦潦倒鬢眉蒼何當歸去逐樵隱同看
洞天蒼海傍

羅亭道中

陸川望望入羅亭雲外鄉心境外情澗水不
停原有自野山雖好亦無名馬諳舊路歸增
迅花映斜陽色倍明信宿村居問民瘼萊蕪

新墾趁春晴

烈婦祠 雷人夫婦傭於新會主人謀害其夫沉之於江尸浮逆流而上婦見之痛哭把幼子同死三尸浮至門推去復來事覺伏誅

紅顏不共春爭媚偕歎伉儷稔禍胎一死甘
隨流水去三魂同結怒潮來特乖身陷豺狼
窟天定名揚御史臺君並忠良評義烈崖門
相望不勝哀 留人 吳金童妻莊氏

和陳高吾星孫韻

蘭芽忽迸一枝新可是前生在比鄰半百有
孫曾謂晚十千行酒故應頻代傳相種元非

偶形肖阿翁定逼真每愛將雛歌舊曲春風
琵琶夜相親

送黃以和分教南平 鳳翔

潮頭帶雨泊江城官況儒風一色清人自天
涯瞻日表道傳東魯下南平出門飲氣乘時
躍在簏鍾聲待扣鳴未問去留皆是客共看
秋水不勝情

賞蓮

荷影池光漾碧天誤疑西子浴平川向人欲
語咲聲裏出水半欹樽酒前戲來枯棊占勝

算坐依叢竹序生年頻來未厭觀游與秪惜
斜暉隔暮煙

渚蒲汀柳[illegible][illegible]風六月新蓮學吐紅並舞霓
裳相伯仲[illegible]懷萍使自西東亭開四面青山
應沼別三區碧水通撫景乘閑須盡醉莫緣
毫末歎亡弓

和紫薇樓韻

森森岑閣倚高秋省署乘閑獨上樓禹蹟而
今歸大統王生何用憶荊州郊晴雲斂千峯
出江晚波恬一艇浮討境年來幸無事具臣

猶抱杷人憂

戊子十一月朔冬至次儀真　是日晴暖

長至曾聞晷影添瑞香霄噴掩朱簾心你
宸極朝元客煖似陽春數九天潮長邗溝千艘
入皷嚴官堤萬燈懸寒溫自是江南別上谷
而今恐未然

賀胡方伯　南津

昔曾聯步上金臺五色雲中　御幄開就列
共聞　天語近散朝時逐相臣回十年中外氷
霜操萬仞東南屏翰才官與君同分兩地卻
輸吳越是蓬萊

代送胡南津

三十年前宴鹿鳴數千里外重尋盟松筠並
植元同操霄漢聯飛更有情旆繞章千分野
色望依廬阜憶高名薇垣底足蓬良翰咫尺
庭階即　王京

筠州覽景

乘軒六月到筠州蜀錦横江日夜流烟火兩
涯夾城市禾苗萬頃繞田疇時清已靖華林
變官正能分　衮黼憂老我服勤成底事海

天寒次重廻頭

滕王閣

日斜高閣一登臨檻外輕嵐疊翠岑萍水渺
然忘客主寒溫無定繫晴陰苞桑萬邑番君
澤介石千年孺子心景入瓊觴人共醉江空
天闊起豪唫

出瑞河

曉發筠州向市汊雙旌飛拂滿風斜早苗得
雨易為好游蝶過時仍採花雲結幻形添晚
與樹交疎影見人家江潘又作三年夢獨對

寒川詠物華

賀左都姚公壽七十

行藏無意信蒼穹閱世今為鶴髮翁朔雪炎
風撫策地文經武畧範圍中豐培蘭桂書千
軸遠謝塵氛月一節我昔参藩叨任使短歌
聊贊壽詩筵紅

東泉先生姚公前任兩廣某以叅政分
守蒼梧供事最久受知最深公於地方
事慷慨振奮多所裨益如梧北三鄉及
德慶北流等賊出沒恣横無忌公遣将

襲擊皆立致懾服予亦誤蒙奬賚有筭
無遺策之褒斷藤峽自韓襄毅公後日
肆侵掠歲久莫敢誰何議鵰數村帖然
効順公乃檄于索客舟數十通峽達於
梛慶至今利焉七十年來所無也後來
者莫知所自訛私厥功田州之役甚非
得已公殫心力靡間晝夜功成而弗竟
所圖人共惜之昔靖遠伯討麓川隨捷
隨叛三勤王師而後定彼以拜爵此以
去位豈非命耶玆甲午春公壽七十生

平文學德業所在有聲予不及詳姑掇
蒼梧所知一二事賦詩寄獻庶觀者知
公不究厥用慶澤綿綿未艾有不可量
者云

冬至郊齋次少宰李公韻

早承　天語戒齋期共竭精虔對越時
帝饗定緣三禮正律諧喜見八風夷道隨陽長
思連茹與為詩催慣撚髭何必風花堪玩弄
太音玄酒足清脾
日臨長至日增長再見郊禋出正陽雲輅豈

惟周百世　聖衷端配古三皇瑤空龍鳳來
神馭寶鼎祈檀龍袞　御裳昨夜清臺占瑞應
前星燁燁兆休祥　燁音西

同年飲中丞恒山宅次符卿涇野韻

玄冬萬木捲風沙瓶菊猶存種種花一段暗
香留夕宴幾分紅艶抹秋霞最憐晩節老還
勁似入醉鄉蹤更斜荒徑有懷魂蝶亂夜深
和月到天涯
浮蹤偶聚若摶沙倚遍文軒歎落花雪後金
英看素節霜頭春色寫丹霞今嚴鄉采飛觥

急壺校翔翔着前斜飲艤出門人語静霜天
廖廓思無涯

次久庵黄宗伯韻

南國江山翠可憐與君登眺意忘年同心每
恨論交晩蹇足誰云得步先兩浙衣冠稱世
族五更魂夢接英賢蘭橈風便天南北何處
重逢共折旋

次嚴宗伯介溪公韻題　御書樓

鈐山樓閣東南勝十襲緗紈貯　御書恩戴
丘巒千仞表價增瓊玫萬鈞餘典謨奧義垂

名教琬琰祥光射太虛却憶南陽龍卧日辛
勤誦讀力菑畬
三朝法從舊詞臣璀璨 天章寵錫頻函錦
數重還自愛爇金萬鎰底須珍義方共美詒
謀遠 旨授欽承 御幄親清夜焚香効
嵩祝此生何幸際熙辰
壽太守易士美 後齋
昔年曾共玉京遊邂逅雷陽信宿留冠竹栽
蕃遺愛在兗裘歸老宦情休青冥黃鵠誰能
弋水局山棊儘自由七十周星初度合從頭

重看碧湖秋
送姚上舍良知歸武康
昔年校士苕湖上羡子多才冠黌序大學春
深時雨洽歸航冬晚朔風高鳳飛擬見翀千
仞鶴唳何曾限九皋顯隱由來非兩事好培
嘉穀刈蓬蒿
送萬治齋都憲
巨浸難將一葦杭且拋簪紱振游韁烏臺數
仞風霜老 皇祚千春日月長下璞未彫難
必售楚弓暫歉豈云亡世承 恩渥君家盛

咫尺 天顏肯暫忘
飲半窗羅憲副宅限韻詠蘭
疎英春滿翠雲叢清露猗猗靜晩香一任燕
游諧色笑不將穠豔鬭尋常騷人賦在思紉
佩尼父琴淪日望洋滾滾慶源渾未艾應隨
蘭夢兆佳祥
初署國學
淛中造士享予顏太學尤慚造士艱才短範
模資六館日長鼓鐸肅三班為山數仞成於
簣藏器周身臭若蘭晝漏聲沉絃誦靜任凭軒

小坐碧筠間
送黃秀才卒業南雍 炎果
南望鍾峯促曉程涼飈祛暑露初零君才自
是萬人敵鵷鷺固應先著名湖海放舟波浪
濶登歸過目羽毛輕莫緣舉業妨儒業數仞
宮墻接紫清
次介溪宗伯韻
昇開曉日瑞光重處處亭臺面面峯境靜戍
樓閒畫角江寒漁艇散萍蹤雀橋烏巷流風
遠虎踞龍盤王氣鍾 聖壽與天無盡藏漫

言仙露在香松

送陳司訓之樂會學善行瓊山人

十載文場志未疲一官歸作士林師情牽風木烝嘗便道在秉書軌範宜花縣日逕闡敲鐸芹池春煖詠風沂寸自是吾儒事況復鄉關繫所思

周司寇壽七十秩滿次渠原韻

壽身壽國道爲醫濟美如公父子稀南北卿丞司　帝憲太乃疋野寺爲丞北後先周曾拜　宸衣歲籌荐益神彌健世味更諳漸非上最又

乘秋色裏錫來　冊誥日星輝

送秦司徒鳳山遷司空金無錫人

玉墀林立珮珊珊　聖主逢回注筆難天曹上八人那乃勢　廊廟徽猷歸駿望乾坤春色上龍顏傳飛羽翰徽書急船放江津去思閑民敝不須多事事溶溶卿月照寒潭

挽秦舉人鳳山之長子

雙親淮水隔東吳千里來娛望眼孤金縷侑觴稱上壽玉樓撰記促妖符香遺深院三秋桂聲咽平林半夜烏泉壤不須長抱恨聯翩

繩武看群雛

送太常胡九峯

幾度同君侍祼將碧籠燒燭話更長朝天忽報三年政倚玉都忘兩鬢蒼　合殿香烟浮繡紱舊銓人物在縹囊長安若作同官會梁棟榱題細品量

送上舍陳舜輔歸揭陽

養就鸞翰待次銓一時賢俊共聯翩韜囊忽動歸鄉思艤岸先尋上瀨船庾嶺晴峯高巘嶫海門春漲碧潺湲莫將歲月蹉跎過轉盼

霜華已滿顛

和少宗伯黃久庵韻

乘閑緩躡躋風磴積翠縈紆道院深寶鼎氣銷龍火伏玉臺花杳鳳音沉九霄塵界人難到一粒玄機徑可尋脉脉有懷延竚久寒汀煙荻動微吟

遊靈谷寺

梵宮今歷幾春秋十里松杉石徑幽率土盡傳禪法象談空何性晉風流茶鐺有焰飛丹鶴香殿無塵架赤虬欲到上方無覺處白雲

蒼枯共悠悠

送顧司徒 珀新山

江雲結綺青熒熒乘之朝太清路過彭
國界漸薄椰時御堤蘇獨明宮成水藥見完
節人在　廟廊知素名華渚王逢　天慶候
九霄仙露下金莖

送林司成文俊　方齋

物外丰神玉不如往來常在太微虛兩都模
範歸儒彦天下英才入化樞鳴珮彤墀
堯日近横經　御幄禹謨俱奠将芹藻曾承之

他日書來肯忘予

任兵部後懷九峯用渠齋居韻

容臺僊駕喜追攀暫駁聰驄意自殷話儞聊
憑文字狎時清仍得薄書閒離朱鑑識驪黄
外夔契謨猷伯仲閒獨坐有懷情漠漠渾簡
孫詠一開顔

長至前二日賞東麓亭和司馬王浚川韻

山木經霜盡白顛森森檜栢翠芊芊物情豈
為人邑媢水操由來晚更妍鶴唳鴬聲圖外
景嵐光岚影鏡中天豪唫各負風雲氣沽酒

何曾論費錢

杳杳孤亭倚翠開時焼清靄首重田江拖素
練天邊下雲結玄堂海上來尺舄徑登棲鶴
處半山如見讀書臺相逢總是神仙骨何必
瑶英入壽杯

和冢宰劉紫巖韻

長江繚繞自岷峨此地英靈占獨多不愛煙
霞留客住每勤珠履帶星過清時信我頻登
眺秀句輸君善琢磨擬效吳歈更答和待君
詩就為君歌

東麓倡韻

渴陪賞眺向朝陽亭負蒼巖分氣凉城外江
山來衽席雲中　宮闕問玄黄酩酊莫借十
分醉煦照影須憐一線長遥憶　楓宸嵩祝後
列仙齊獻萬年觴

送楊都督 宏 希仁 容堂 陝西西安衛 淮安海州人

昔年椎畧鎮淮陽號令俄飛六月霜耋老自
耽陶徑樂投閒何借楚弓亡函關挹翠歸程
便天府銘丹世勳長高枕夢酣無一事簪纓
早付黒頭郎

送何常州 南科升太守

禁垣抗疏力回天分牧名邦屈俊賢雙節先輿行處適五臺排戟望中妍漫聽老稚歌堯日不問勳名著祖鞭公事判餘黃閣靜荷香浮動水晶簾

送恒山張中丞

造物誰能寸寸量青霄孤鶴自昂藏幾番刻鷰成蕉夢一夕飈廻散蝶場川險定資舟揖利劍鋒暫閟斗牛光行休且愛初心遂圃有霜梨棗酒香

送立少參九仞須對

鶯啼春曉瑞光重映日金緋換舊容數諫共推師氏直新銜初試楚藩榷殊方經畧風雲外萬國輿圖指掌中驛路山花迎客笑也分顏色到疲癃

送林憲副士元[illegible]北泉

金章玉節擁千[illegible]秋耀南科舊日無氛合太阿橫素練心如秋月湛冰壺蒨蒨擬結湘靈佩千羽常思帝舜謨鄉曲與君同海上送君回首夜吟孤

再和李蒲汀韻 諱廷相南吏侍

白帝揚麾夜雨濛雪花漸結海雲同幾番齊學霓裳舞萬片寒欺玉色瓏澤滲平田催麥長凍添幽澗礙泉通春來況值豊祥正鷄黍家家樂歲豐

和鳳山韻 南戸書姓秦諱金無錫人

憂國心同事亦同辦香晨禱向瑤空顒孚頓覺神靈近瑞應堪徵 國步隆兑日飛花三尺賺普天堆玉萬家豐揮毫欲効元和詠白雪陽春愧鉅工

昔歐公詠雪禁玉月梨梅練絮等字盖恐諸作相重故設難法猶夫以險韻為奇耳荆公任真遂欲一切屏去白字且謂東坡堆鹽之句為少作而不知玉樓冰柱等句有老病二字為結語豈皆少作耶其聚星堂詠雪詩禁體物語自是効歐體餘則適意命詞初不甚拘區區之二公才且未奉禁茲和雪詩拴白事未免猶取如貧家設饌不暇擇肴蔬爾録呈聊助一咲名家以為若何

和太司寇周貞庵韻

嗔色如煙刻漏長喜看殘臘入青陽江山随在可爲侶蕭鼓不眠何處郎新火滿城光燭漢清觴到手玉浮香無端歲月頻虛擲何物能玄兩鬢霜　右除夕

帶病離家喜即醫素琴敢謂識音稀年光流入催華髮柳色乘春上客衣忙裏風塵閒乃覺夢中鄉曲醒還非登臺欲効書雲物旭日朝騰五色輝　右歲朝

送李蒲汀䶊使侍講廷相字夔㢸父贊戶部

百司領袖重南畿上應文昌佐太微五色雲夔曾次潤一門卿相眼中稀虞廷化日鏘鳴珮萊綵春風炫舞衣咫尺冊霄行色裏東人何恠詠鴻飛

送黄久庵禮侍諱綰

繡服紆朱帶綰金南宮清望舊詞林世家簪笏傳清白方寸經綸貫古今陂影晴涵千頃碧虞音夜入五絃琴只今　廟議咨夔契會有訏謨沃　帝心

送慎字侯孫應爵

不爲霜顱愛乞閑　帝憐材傷暫交還冊書舊行山河誓玉節重當虎豹關　恩重兩朝陪輦轂威伸南甸折究頑古來名將傳孫子我欲從君識一班

少宰李公五十二始生子蒲汀喜而有詩令次其韻

翩翩吉報趂賓鴻象續流光寢戶東僊果生遲延乃慶渥駒神俊慰而翁世連卿輔人矜戴喜㴞門闌氣鬱葱逓憶寅僚稱慶日笙歌清徹畫堂中

後先猶梓重朝班更見孫枝臭擬蘭神自慶中親抱送珠於掌上遞傳看魏家聲勢流風遠帝氏雲仍奕葉安報政有期殘臘外繞爐烹雪更團欒

壽周母太夫人八十爲大理丞周伯明

儒緒官封冠士林更推懿訓作官箴繡衣珠翟十分寵寸草春輝一樣心戶外江山怡灝景堂前蘭桂合重陰潘生漫賦慈親樂樂壽燕隆正自今

留別南都諸公

同載晨星拜　紫宸臨溪忍逐鑾鳴分廿年
羈旅風霜慣萬里離家僕隸親　金闕鼓鍾
催客夢鳳臺花柳負青春幽情欲語終無語
回首江東幾暮雲

過玉山得雨溪漲東九懷馬鄉衆

山溪易漲易為消我到欣逢雨澤饒旅鬢
停霈驚春偏冉冉甚放起秋濤春陽節近黃花
好野塞雲寒白鴈高淮上逢人問黃道一樽
誰與醉香醪

復姓拙菴

生平情事鬱絲桐泣遍春衫杜宇紅草木有
原天素定川流到海性方融民彝自合遵周
典嶢閥寧須附郭公幽咸百年今始豐端心
何以答
重瞳

不肖祖籍鍾氏元末從宦自處祖崔氏也
其隸戎籍異姓逮也異姓顯而本宗遂微
殆百年矣不肖自童丱稽家乘心如飴焉
正德戊辰叨登第將上疏未果丁亥任廣
西參政乃後例陳奏下兵部勘駁往復亘

涉險艱三閱歲僅有成案會部災悉燬于
火甚苦之至是疏已三上大司馬荆山王
公閱而歎曰事固有直而抑者夫從祖曰
仁正名曰義理枉曰政不遠乎舊曰法敦
仁顯義明法敕政善之純也曾是不務而
奚俟之為具述以　聞
上可之戎籍并釋而祖孫綿綿一脉於是始暢
我
皇上曠蕩無涯之恩將何以報稱哉拜舞之餘
喜溢乎詞頓忘鄙拙恃愛敬呈斤削尚蒙
垂教敢不什襲以垂世則

送沈太守崧之建水州

遺經獨抱卧溪山屢挫文場意自閒晚歲一
官分虎竹邊城萬姓迓熊幡時清何憚封疆
僻村駿誰云展布艱制上師模慚契舊趨行
寧忍贈言慳

挽張中舍次陳司寇韻

早歲來遊白玉京可憐重器晚垂成官從中
翰居新第人自東甌著風名華表夜寒孤鶴
迥錦林春爛一柯傾泉甚莫抱趨庭恨棣有

穠華不斷生

次李少宰蒲汀韻

七月初八日得報致仕二十日出京李

公贈以詩舟中和之

浮踪汨沒宦塵間臨事常閒退更閒過眼繁

華花上露到頭嵒業筦中斑漁樵自適歌黃

鵠輪輻高懸卧碧山感舊徘徊去城　闕萬

年青史待君刪

再次李蒲汀韻

三年往返兩都間每愛投閒竟得閒松菊木

應荒舊園鴆鸞久矣愧儸班清泉靜濯溪邊

石碧落孤撐海上山到處行吟足為樂漫將

詩史自褒刪

送太守王君之邵武　𨊂

橫金新綰大夫章闡越秋清玉露凉宿學共

推今董賈仁聲先擬漢龔黃溪邊花氣迎朱

旆城外嵐光入畫堂省事固應民事省野田

處處足禾粱

新醸

醸成鴨綠美如飴尾缶新嘗一二卮入聖致

云知味鮮愛賓常恐及門稀香浮玉頰酡顏

潤清對蘭皐晚節宜誰喚柴桑居士醒

不寐

行行萬里還千里望望天涯又海涯更定風

林聞野鶴境幽霜苑噪寒鴉生憎地遠人俱

遠為愛燈華筆有華此去三山應咫尺欲擋

明月綬丹霞

和劉靜脩先生自適

門外浮雲任往還荆扉客少晝常關機忘自

覺窮通好心遠偏宜杖屨閑數曲疏篁成隱

所一天幽思在前山年來白髮都全白冊曷

何時藉駐顏

和楊澹齋韻

茫茫誰識鹿門公澹泊慚予臭味同仙桂有

香聯甲乙老梅無語任霜風一生顏巷情終

適千首杜詩心獨雄海外是非渾孟浪等閑

都入笑談中

游華封巖二首　岩在萬州之東山

自笑頹齡六十三攬衣登眺力猶堪穿石

磴迂還利高引藤蘿步且談千仞鳥飛横碧
落九霄人語隔塵毛輿酣斜日不知倦更上
岩端看極南
游遍天涯見此山天然奇絶翠微間嵁崖高
下開重閣形勝東南控百蠻僊境人寰迥然
别海光山色静相關未緣幽僻都忘世咫尺
彤雲是　帝顔
眼空丘壑塵囂遠氣合青冥語笑閑
得意鳥飛青嶂外放歌人在白雲間
禱雨和太守黄后谿韻

旱甚游塵蝕紫苔偏祈端為九農災泉迎龍
窟聯鼍穉田拆龜文雜草萊處處雲霓頻在
望嗷嗷鴻鴈有餘哀南交方擬勤天討只恐
征科急報來
誕日鄧憲副子幾賀以詩次韻號沃泉
宦海蓬飄四七年韶華催老鬢華鮮弧辰重
值涓灘歲蠕息終慚咫尺天組綬倦拋依老
圃林皐徧賞學游仙何當更作香山會同和
陽春白雪篇
聯嚮長安憶昔年錦袍光映杏花鮮青山

歸臥幾千里白首相思各一天東野雲龍同
上下磻溪漁釣足神僊遺音欲附南來鴈才
拙何能續大篇
渡海和韻共三首
長年艤棹僕夫催報道祥風習習來地脉不
緣滄海斷蜃樓端為使君開舟從織女機邊
過人自蓬萊鶴背回萬頃玻瓈天混漾固應
坡老羡奇哉
宿海口值雨
隔溪燃竹似星繁秋色蕭森蜃氣昏孤舶暫

纜蓬外雨餘燻逞破隴頭雲途窮嶺表仍浮
海行遍天南尚有村莫向波濤售消滴長楸
終夜惜消䰟
舟中夜泊有懷
渺渺鯨波無畔岸北人到此骨應寒鵬翮漫
說圖南海鼇背俄驚負巨山萬里越裳來白
雉十年文宿動群蠻而今正藉膏霖潤曾謂
雕樵入化難
賀鄧沃泉
沃泉丙戌閏三月生今丁酉七十二矣

因次原韻上壽

誰將喬木頌喬年喬木春容歲歲鮮莊藪久懸松徑月壽筵重啓杏花天坤從海嶽擇鰲極人向蓬丘望鶴僊慚我無緣陪末宴聊歌沅芷獻遺篇

讀書知要

善學無如善讀書莫耽買匱委明珠天人條貫歸皇極墳典精華是道腴駿失轡銜馳愈放車攢輪輻運常虛晚年涵泳多滋味倚杖林塘樂有餘

送謝經府

相逢無人知峻才蠻煙往復迷蒿萊解韍暫憩碧油幕束裝又上黃金臺栢老經霜貞性在林疎見日滯陰開西風一棹歸家便朋舊高談愜素懷

謝君為瓊䕺才足有為而地方多事奔走無暇日然苦節自厲不以動念可謂能守官知分者矣茲將上 覲雖則賢勞而朝宗之誠藉是少舒其亦至樂矣哉我詩不多聊以志別

和陳天游京兆韻

散袠游從早歸來十畝苗畬闢草萊紫府舟瞻皆是幻丹心一寸已成灰多君遺珮光騰戶躍我循簷笑索梅擬共浮丘歌一曲海雲片片萬山回游丘南北天游與鄭沃泉庄相對

漫吟 律一首絕句二首

細酌松醪薦椑將兆無端漂絮逐風狂天池浩蕩春知許椿樺穿須校短長

深樹鷓鴣借一柯波光搖碧共婆娑青山宜我看不厭白髮欺人生漸多密掩餘寒便短

照徑栽新綠趁微哦田家風味儒家素擷蘭煙條引薜蘿

蒙茸青草滿方塘晴岫屏開白鷺雙秋酒正香漁父醉一簾和月卧滄浪

送張大參靜峯

偶從天苑識祥麟別後俄驚三十春直上紫霄囊裏物再逢滄海夢中身周咨民瘼車頻輦默運邊籌筆有神窮島誰云有遺照筆閑舉捷是 楓宸

奉別三十年忽有此會不覺愴然茶久謝

城市未由報答草草鄙句引謝惟包荒勿罪

懷督學張公 晋 蘇州人

窮荒何意迓瓊鑾爲我昔聽聲華識韓賞鑒謾
誇千里足頻枺偶借一枝安南山賦就相期
遠小草春妍欲報難四十年來文士塞輶軒
無復到瓊南

瓊海衛所丁口未出仕者皆前後之子十歲家張公考取入學者先前後崖之南大山監護名曰絃邇山張公有詩在崖志予既歸老感念不能忘

懷督學宋公 諱端 號南田人

匪但文儒使切摩罷癃無得濟沉痾海環睛
嶂三千里帳捲秋風兩度過峭壁巖巖森
華淵泉滾滾沛江河醞尊欲致湘墳奠兩鬢
如霜奈病何

朱公兩度沿海多士傳誦至今德之多士貧瘠者督學周巡省無限勞費弘治庚申冬也明年辛酉四月公巡潮州至惠州得疾抵省城卒此後督學遂託言崖之瘴癘所宗然循冬次高州調考至督學常公亦然後乃寓言海外尚登舟人皆泣省城士夫設信之而不知其爲剋寓言也自此督學遂不渡海只於雷州調考貽行沿海州縣津貼科貢盤費而民窮多小民何辜加賦重困哉仁人聞此言必側然傷之矣□海邦小人頭魚尾港此言者與轉求拔海鰍湧浪舟人驚泣之說同一寓言盖白絲閩幾浸推須臾順風停半日經嘉靖二十一年征崖彩字總根道統到

文武等官徒止數百兵十餘萬渡海晏然無事東坡僅一渡耳而設此寓言倒邪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莊列諸人祖之混其本心不爲所動東坡又祖莊列而壯俗喜談鬼魅從而信之正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和蔡半洲督府韻 提兵征黎

曈曈晃日麗邊城衛 命來司九伐兵嘉穀
每緣稂莠害陽春須仗雪霜生文敵武畧同
時奮海沴山氛一旦清夷徼從今殊俗變未
應專羨伏波名

途中言懷

宦業如公少勳階未有涯黜如登泰嶽階合
築堤沙鳴雁歸中澤雲霓傴旱車丈夫雄一
世端不在辭華

地僻爍溟陽民窮患歲侵共憐時雨潤同戴
帝仁深誰識氷霜性中含造化心三驅非玩寇
妙在失前禽

電白觀海 次韻言巳意

南北山頭瘴厲開思君呼酒賦臺萊行邊詩
句人人誦到處聲稱特特來客坐燕閒揮酸
筆農郊旱暵待雲雷黔黎皞皞韶鈐外擊壤
興謠日幾回

遂溪書事

城依漲海晝陰陰晝戟千行華一臨埦埇田疇生意少蕭條編戶野茅深等閑舉目橫秦望幾許擠眉動越吟撫字獨勤征賦拙表臣真愆　聖是心

石笏洞 總守新闢在華封巖昔天石之後有石如笏

洞開石笏逦天梯步步陵空面面奇不是嬉游心性癖只緣清簡吏民宜座間雲滿晃鷺押脚底春生草木知却笑九華丹竈冷丹成不濟鬢如絲

菊花紫色者俗號紫袍一奇也折小枝復栽即活二奇也臘月有花三奇也二花並蒂四奇也偶閱之有感漫賦一律錄上一咲

物理堪推造化心黃華並蒂見斯今玄霜浙瀝二陽月紫𩐆爛斑一疊金欲共嚴梅摽漢節故連昆玉出姜衾幽齋小座人聲靜獨嗅寒香自在唫

右小詩乃祁家有之故鄙句內取昆弟之義希擬冗一和亦一異事不拘韻士友能吟者和不妨多也

再賡石宗海韻　辛未年寧國稿

江花漠漠繞江開江月光涵瀉酒杯避寇遠來依舊約結廬那暇擇新材萬家桑梓風塵暗千里豺貅鼓角哀最愛宛山青四匝政餘觴詠洗心懷

大通橋送別西樵閣老次韻　甲午

曉乘歸棹逐溪雲溪上看雲忍暫分金昆化衞滄海外玉堂人戀白鷗群敢緣休告忘忠蓋直與中流遏濆奔九老未須牢結社擧頭堯日戴晴薰

九日

重陽對景獨徘徊菊愛寒香未遍開幽興且尋陶令樂朗吟休數仲宣才空明萬象池塘影硯礌千峯壁玉臺此去蓬瀛爭幾許御風邀取列僊來

早朝

帶月徐過白玉橋珮環聲裏聽雲璈朝宗在勉歌堯舜補衮何功愧稷皐風動百蠻鞮鞻合瑞呈阿閣鳳凰巢　聖心望道猶如渴東殿時聞集俊髦

寄程內翰

忍使織埃蔽斗光暫韜鋒鍔向南荒定知風
日不到處自有寶書森玉堂危涉嶮巇皆坦
蕩澹甘藜藿亦膏梁寒芳無數探春信一任
夭饒傍短墻

鈎磯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鈎磯文集卷之三十下

詩

聯句送貢會期以御史出守慶陽 胡孝思 羅貢夫

江上春風吹柳花芳離筵斜日照晴霞翩翩
五馬秦關迥胡隱隱雙旌楚望賒幾處瘡痍
歸屏翰芳千村父老樂桑麻羅使君家學薇
垣重剩有殊勳屬帝嘉芳
昔年同醉上林花羅酒色花容炫彩霞漢節
忽分民牧重越吟先動客愁賒芳羨君千里
琴隨鶴胡慚我十年蓬倚麻羅携手河梁各

惆悵胡滿川風日對清嘉芳

羅貢夫處同胡孝思聯句

四海交情三益并兩都仕路十年同貢夫巫
連樽酒諧今夕秀挹江山讓此翁舊史斷文
蟲篆古芳肘貢夫出古史共觀小爐新火獸
堆紅孝思公餘莫厭頻相過貢夫對月懷君
思正濃芳

越中同方憲副思道會合聯句

山中念離索豪幽思託賓鴻尊俎幸茲合芳
賡謝歌春風榆陰轉斜日豪重疊交旁攏小

烏呼嗄鳴芳託之情亦觸人物並和洽豪矧
此特序豊玄談謝俗況芳疑誼開我蒙憶昔
見君子豪曲江水洑溶瑝也共霜月芳豈不
懷愚忠中間人事異豪長途各飄蓬荏苒餘
一紀芳此酒何能同去年發東服豪期我吳
山中乘軺阻越水芳佇望江雲重綠焉結佳
晤豪情曲潛乎通徵酣坐遲莫芳海月明林
東豪

草書

草書君圖畫遠景與意會象歸方寸間妙在

冊青外

景梅亭絕句

宛水千年碧敬亭千仞高荒祠掩清寂依約
見詩豪

題金門待漏圖二首為羅判府作

漏盡金扉闢緋袍艶赤日卓我富山翁貞忠
合同色
仰　極攄忠藎臨民輸賦徑我來君已逝淒
切夜蛩號

涑水司馬氏云人情苦厭其所有羡其所
不可得未得則羡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
無所不至矣予讀之有感因賦絕句

實德吾應愧浮名信所遭未能忘厭羡秖覺
一生勞

竹

翠實逾千畝扶踈蔭綠苔秦臺騈月管應有
鳳凰來

閱歷科進士錄

魁甲真么麽過眼成塵直試看十科前幾箇
知名者

又

好奇涉高虛無奇亦苟苟碌碌過一生草木
同腐朽

悠悠揚揚為鸞為鳳瑣瑣屑屑為蠓為蠛

又

飢鴟得腐鼠昂頭驕鵷雛霄漢本空濶彼生
何太愚

楊震

諠搆圈宸聽清忠振典刑胡為眛幾見落魄
几陽亭

鏡湖

會稽饒竹箭箬笴郄堪菹欲繪鏡湖境移家十勝居周禮有箬菹笱菹鄭注竹萌曰笱箭曰箬

畏醉

畏醉常辭酒那堪杜舉頻主人無限意傾倒對凫尊 記杜蕢揚觶飲晉平公至今謂之杜舉古有凫尊取其閑習於水而不溺

畫菜四幅爲先羅江卿題

芥菜

雪重玻瓈捲蒼然色不渝苦辛通性竅登薦後甘腴

白菜

閑處光陰短濟中滋味長畦蔬寒可掬清白帶凝霜

白蘿蔔

風葉青羅嫩霜根白玉鮮不緣多故賤菌耳合爭妍

胡蘿蔔

剪剪破雲碎凌冬翠轉深土膏微啓潤龍爪晃黄金

舟次

雲來山[illegible]雲去山露石山石宛如故浮雲自朝夕

漫興

斜月下西樓涼颸襲衰花虛齋人語靜愁思漫悠悠

小遣

雅性不嗜酒酒興亦自豪高歌待秋月香籟

連江皐

怨歌行

閑幔捲舟霞霜梧夜噪鴉挑燈不成寐游子在天涯

懷椿卷

木落天隕霜鵾雞恨獨翔空言誦參晢何許續遺光

寫景

水落沙嘴出木凋山色寒小舟漁父醉煙雨卧江干

文中子

文中子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
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
累土成崇丘師師固多益年來此義微反面
交相賊

塔

累壁卓天巧玲瓏鎮空蒼空門本虛幻金碧
何熒煌

方心曲領

舊宣聖四配十哲皆爲塑像宣聖十二

章四配十哲章服各隨其爵皆加方心
曲領蓋自隋以來有之凡着朝祭服畢
加於領上嘉靖間考正祀典革聖賢塑
像朝祭服於革帶上加白帶絲縧革去
方心曲領愚恐後子孫不知其製故藏
以示之
象服師中古惟時損益宜函藏非貽厥聊畀
後人知

十八灘

灘聲滾蛟鼉層層泝天級應與銀河通試探

支機石

又

下灘若轉凡上灘若移石難易繫所乘未論
遲與疾

又

拏舟遡驚湍萬篙不能上徐徐風一帆歷歷
如指掌

又

舸子引百丈日行灘幾重登飯暮相向競誇
挽舟功

六言絕句一首

止柴胡店避雨在滕縣南故薛城近焉
微雨斜侵車幰僕夫先後咨嗟暫倚蓬門小
憩爲談農圃生涯

七言絕句

寄程內翰

雲物無心信轉蓬迢迢書訊夢魂通衡湘雲
暗峯迴鴈何况鯨波隔萬重

又

榕葉婆娑滿地陰銀釭燒燭夜沉沉幽人下

厭髗髗徑月底風過是足音

月

娟娟月色麗青天光正生時𧌑已生不爲年年養蟾魄玉輪應是十分明

游永寧寺馬上和韻

平生事業共青雲邂逅重逢話舊文揚柳歌殘清宴罷夕陽歸馬帶餘醺

曲江賡舟中韻

水落初痕石滿汀白茅濡露拂氂幢中高𪯐徹天光合坐愛冷冷百尺瀧

金山帆影爲全之作

傷心豺虎淚如洪痛定分睽更不堪竹外江風吹眼黑却疑山影更拴帆

詠秋桂二絕

招提指酉蝶蜂收淡白輕紅壓衆采一種清芬伴明月莫言生處是南州

練服緗裙照翠帷群夭不敢鬪芳菲却嫌菊爭顏色先向秋霜冽處開

九日書事

九日重綿赤絮袍楓頭雲暗冷蕭騷故人知

我愁無那遥遣蒼頭獻棗糕

王母瑤池圖爲寧波李紀題

雪點頭顱雲作衣每憑青鳥下瑤池石城金室春何限都入萱堂獻壽卮

暮春

綠遍郊原春意闌谿禽翔集帶餘寒斜風吹雨雰雰急枝北枝南總未安

山行

屋後青山晚更蒼竹槽通水灌禾粱村娥不解纏珠翠遍插荊紅當艷粧

偶詠

拱默容容多後祚水旱不節陰陽錯黃紙寬征白紙催大網疏疏小網數

丁謂

鯨波容易去還來害竹飛錢竟作悲到底不須論巧拙尾全何似玉成灰

題明皇千葉桃

金屋重扃貯阿嬌繁陰穠艷隔賢家年年花濺草清淚應是蒙塵恨未銷

畫菜

睢頭睨色涵悤僭凌寒半捲玻瓈片甕盈巹
品任東風莫教吹入巷生面

小舟

叵艦乘風意態閑波濤千頃坐談間些些舴
艋輕如葉建竹懸蒲也當帆

公孫弘

諛如忠盡險如夷暗有機權結主知不是萬
年公論在弘為全智黠為痴

霍光

按霍光之禍起於戀寵任刑積怨所致
而竟坐以妻顯逆謀族誅哀哉漢法告
變實者皆封侯蓋惡不甚則功不顯勢
也而又群怨譖之非反亦反矣光死抑
霍氏諸婿皆外補兵權盡奪矣顯一婦
人與雲山皆籠中雛耳顧以此時反耶
史氏所稱未足多信觀上官桀等僞為
燕王書向非昭帝之明則逆謀不在顯
而在光矣君心疑與不疑而忠逆變如
反掌可畏哉

顛迷寵利任刑威豈獨驕乘兆禍機萬口沸

騰堪鑠骨反形寧論是和非

與揚澹齋

澹齋老去眼昏花詩句仍揮五色葩何日小
軒同漫話細炊蟹眼試新茶

途次

高堂垂白忍相違客思沉沉獨掩扉銀燭半
銷更漏盡不堪風雨夜凄其

清遠舟中逾嶺以南不聞棹歌

刺桐花發照山紅百丈游絲一葉風舟子不
知歌欸乃齊聲伊亞亦爭雄

漫興

疊疊波紋簇曉寒江天秋落思漫漫芙蓉不
着汙泥色一任游人洗眼看

又

附巖花蔓淡還濃占斷風光夕照中小艇半
橫漁父醉獨凭秋色看芙蓉

海山遐祝

瓊樓晴並朝陽阜海色山光連翠牖親恩山
海同高深高深更擬親同久

有感

山南山北殊風候南自多陽北自陰一夜雷
聲膏雨遍栞楊南北共森森

藝蘭

靈苗移自明珠浦培灌經年花未番漫把國
書方國器識之難似種之難

寄石安國太守號東橋

東橋別來幾何年梧江老樹迷蒼煙作書欲
附隴頭使曉起把鏡羞華顛

楊桃花

凡花皆在枝端惟此花附枝藏於葉間

紅爛如錦

花發纏交碧玉枝踈風時復露胭脂莫緣幽
僻輕顏色穠綠深藏亦一奇

登第後寄家書

南極坤垠是故鄉故鄉翹望正茫茫年年秋
近歸鴻急一見歸鴻一斷腸

春晴

雪色寒分粉署光午雲稀薄漏微陽百花無
意爭春媚沾著春風各自香

薔薇

庭院沉沉醉絳霞酡顏閑倚翠屏斜開時莫
恨春光暮接續春光是此花

晚天露坐

火龍噓焰逼窗紗細瀹香薷當啜茶倚遍玉
樓涼入座晴空落日看歸鴉

九月餞行聖公於禮部次夏宗伯桂洲韻

未問黃花開未開主人新釀滿雲罍任軒語
笑秋容淡已覺寒香細細來

重九華筵倚翠開盈盈秋思上瑤罍踈英不
假黃金色似待群工更一來

堂煥絲綸錦障開耆英儀度古尊罍黃花
愛客微含媚意恐開殘客勸來

偶詠

木公金母自神靈辟穀延年浪有名任是煉
教形似鶴也須隨化入冥冥

有感

如飴荼堇去周原廬橘踰江性亦遷最愛青
青亭上柏炎風朔雪總森然

張舉人濟時省親府主巽山家器

予病眩踰年巽山爲顧家器進士遠省

觀頫歸書此為贈

璚莞春生𦾔彩堂文星高映壽星光明年紫
陌看花遍莫惜泥金付鴈行

野景

嵐色溪光入户來引筇徐步立蘭堦人間不
用談天上牛背樵歌即吹臺

薏苡酒

苡珠新釀欝金香入口能裨歳筭長擬紫雲
壘舊清廟化為甘雨壽多方
苗疑蘆葦實疑珠浥露涓涓秀有餘不為蒼

生惠嘉種當年爭有載盈車

瓊州二賢祠

祠祀太守徐　王　以有子孫在臺閣也

遠地龍異黄豈乏材化工未始異培栽若為一
樣甘棠樹紅杏日邊相映開

大鵬

大鵬搏風高切雲海水為立晝為昏風休鵬
化杳何許天光浩浩青無垠

又和漫成四首

炎塵頓銷夷激變恩尊忽動故園心南人

領鶯相問為愛甘棠一片陰
微哦晝倚雲李迥幽眺晴循石徑斜惝悵滄
波限南北玉人迢遞瘴烟賒
九服異方無異俗同化六騑同御故同馳同忠天
球畢竟歸東序户外松風是子期
汩汩流泉透户斜葱龍草樹隱山家溪橋獨
步無人語閒看鳧鷺卧淺沙

過萬安塘宿李處士家戲答其詩

十年不到萬安塘此日重經漲海頭偶過塘
居士宿古心古貌古人流

青山逶迤環海口濤聲隱隱春雷吼釣鼇人
去玉臺空我來倚杖沉吟久

天香樓二首既白殿下

奇葩不着烟埃色靜夜清露　帝子家孚感
信知同臭味肯分餘馥遍穠華
異瑞何曾種得成德馨升臭達天馨溶溶丹
桂秋空影長照人心一寸明

贈徐東園

東園游宴荷

愛過隆臨刊蜘蟵重季　嘉覞舟中小

詠聊以引情回睇江峯豈勝悵惘
石搆嵳峩紫翠重水環雲竇玉玲瓏誰知天
地方圓象都在亭池俯仰中
雲去雲來晝不扃柏盤藤蔓作連屛未須久
坐能清俗纔到庭除俗慮清
到地垂楊掃碧苔逢丘移在聚春臺百花爛
熳春開遍更有長春不斷開
池上風光色色新魚知人意亦相親慣聽撫
掌浮金尺競啄香飡不怕人

農家

牛放平蕪綠滿郊小池儲水灌新苗夜歸醉
共妻孥樂不與陶朱鬭富饒

道士

玄宮不著幻塵愁荏苒韶光户外流傳得長
生龍虎訣鳳笙吹老白蘋秋

飲魏國花園

桂作浮梁石作山曲亭廻徑疊朱闌登游不
盡倦還坐仍是方塘半畝間

送朱都督

袖有丹蛇裹紫貂威名千里折天驕陰山此

去干城重　褒詔重重下九霄

答林都憲省吾

穗城春色豔花容歲歲春花照眼紅我到逢
春花不發一川烟靄泥孤蓬

周亜夫

正氣稜稜數抗顔忠臣巷遇古來艱矢中寻
戟元非遠只在遲回匕筯間

偶詠

金陵子月凍色微陽精黯淡寒無輝休衙食
罷展書讀風雨撲窓人到稀

夜坐

瓊南江表更　神京三處和思共遠情寒漏
逅催清夜永愁　襟空對一燈明

漫興

簇簇波紋送曉寒江天秋落思漫漫芙蓉不
着纖埃色一任遊人洗眼看

詠荔枝

鮐文輕裹紫綃囊鳳髓清含白玉漿名果世
間千萬品合誰先子薦烝嘗

百果答

桃稱王母東安期酸苦辛甘各有宜何必荔枝稱絕品鼎鈞滋味合兼資

迴風嶺

南北風聲倩斡旋廻風應是力廻天當年澤水生靈墊恨不移之障百川

馬鞍山

東皇轍跡遍塵寰南顧巑㠇一觧顏八駿如飛歸去急錦韉遺在翠微間

神駒委步下天閑霜鬣氷蹄振玉環渴吸長川三百丈却乘仙仗出雲間

厓門

宋家全節古今稀帝后臣工百萬師義旐一揮同日死至今惟表大忠祠

久雨

冬雨經春日日來碧湖新水漲樓臺陽和暢後群陰散百鳥聲中萬蟄開

候清戒傳侍御宿圓覺寺

四山如畫雨初晴古木蕭森棲太清雲外樓臺方外客不知人世有蓬瀛

黃家渡宋濠就擒之所

黃家渡口雲冥冥雙槳蕩漾蛟涎腥舟人指點戰没處緑蕪片片浮鵁鶄

郊祀寓神樂觀齋宿題畫

茫茫何處覔蓬瀛雲水為家萬事輕春到柳稍青欲遍一舸横港醉初醒

漫興

斗間光燄煥龍精蟄伏玄溟氣自升亭毒運行閑不得日星河嶽見精靈

紫薇花

天孫擘碎緑雲堆散入幽齋作絳帷暑雨漸多蒸溽甚故乘新霽賜葳蕤

白鷹為沈都閫題

莫緑飢飽浪猜詳玉爪霜翎本自將草暖任渠狐兔狡朔風提落下飛揚

平南縣南岸皆良民北岸皆山徭予嘗有詩云善惡圖分南北岸險夷人隔死生關

集慶寺觀宋徽宗遺像在杭之西湖

鼎沸中原宋社亡蔞蔞蕨蕨掩頹墻山僧留得君王像翠珮雲鬟侍靚粧

山行

山木青葱倚絳霄下垂穠蔭庇菅茅九秋霜
落紫枯變惹得年年野火燒

乙酉烏蠻灘謁伏波廟四首

重煽炎光達遠夷歸來翻覆禍幾危蠻灘千
仞誰云險却在城西稿葬時

帝鑒高齊兩曜明不緣謗苡罪干城全歸已
裹包尸願身比珠犀孰重輕

熒熒金碧映球琅銅柱千春海嶽光莫把雲
臺浪評品漢皇元不重椒房廢郭后

柱分南裔恢皇度碑勒燕然兆女戎一樣親
臣連桂掖到頭功罪欲誰從

寄余仲栗用其簡中一番境界之語

一番境界一番新到處人爭識鳳麟塵榻久
懸虛夜月不知重掃定何辰

松隱弋陽王

汲將仙液駐朱顏萬壑松聲協珮環夜半鶴
來探卧處錦窩遥在翠微間

園亭雜詠次陳都憲高吾韻

蕭蕭茅舍逐江開漠漠楊花襯綠苔閑把素
琴彈一曲孤鸞別鵠傍人來

畫竹

堅貞不為秋霜厲合是中虛性自然江晚微
風過涼色翠條飛動玉龍吟

與方崇陵度梅關嘉靖戊子七月九日

梅關聯步躡冊梯雨色秋光壓樹低却憶昔
年三塔寺三人只少祝篁溪

贈李掌教尹順昌教授尚理甲辰四月

棟梁養自聖宮牆新轉官階喜近鄉百里雷
封看小試杏壇餘馥到琴堂

海行舊作因僕夫夜行而歌喜而有作

海溢初收雨一簑月光搖碧湛秋波僕夫入

夜疲應甚猶自低聲作細哦

贈謝經府昌歸建寧

歸橐無錢可若何八千里路隔鯨波到家擬
作頃筐會同對冊山發浩歌

到宜休處便歸休肯為歸休著浪愁行有松
風吟有月歸休端不羨公侯

蒼梧漫興

疊嶂攢來約百川海陬無地著蛇蜒女媧應
恨為謀短不補東南只補天

班竹椅 新從德慶州傳勝廣城鈌力木酥翁椅嘉靖癸卯冬記

湘椅來從德慶新寢居隨意屈還伸瀟然琴
竹黃花裏若箇誰知自在春

幾度蟾光缺又圓登臺細礙淪清泉欲留殘
飯飼飢鼠只恐招群擾夜眠

藤橋惜別

偹更岩險更臨溪忽憶相從丱角時露及夾
行蛇豕惡野田荒草各凄其

故鄉話舊轉傷神白髮青山四五人此去瑤
臺隔烟霧不知重會更何辰

雲林氣象異紅塵笑譚相忘意味真不為松
楸遂歸願醉鄉長作未醒人

春丁

巋然四面見靈光敗宇頹垣似牧場七十二
賢無著處旋編茅屋薦膏薌

又

一簣難成百尺臺每圖堂搆只推挨藏來藏
去申將去又恐樵多駁轉來

城月道中

風捲炎敲海氣昏荒郊日落見孤村未須更
問波濤惡只涉長途已斷魂

甕蓮 二首

小就盤渦石一拳玉筒擎碧靜娟然斜風送
雨霏霏急欹弄明珠顆顆圓

仙脉分從泰華顛清標孤挺蔭清泉寄言莊
在忘言處點點玻瓈渾渾天

漫興

昔年銀漢泛星槎停機迎笑雙僊娃歸來默
坐玉堂靜梅窓踈影清橫斜

蘭亭遺蹟

亭翠春濃禊事修瓊觴流曲倡還酧夜深惟
有溶溶月長照新亭一段愁

樂意無多百感生激湍脩竹共冥冥從頭細
讀蘭亭記總是牛山灑淚情

偶詠

桂江分轄四年餘風教無聞只導書撫景懐
慚官況淡靜看槐蟻過前除

自咲

心同抱甕昧機宜肉食常如藿食時晚共黃
花伴清寂黃花應咲老還知

漫興

訓詁紛紛溷古今六經讖緯識聖賢心懶於檐上看桃李直向根源活處尋

鄭玄者（傳稱王介甫錯看周禮一義以為王者受天下之奉又以財為口率出泉又引王莽事以証周禮二至取息九介甫之誤皆康成誤之）

錯將漢賦解周經妙用機權係重輕自是荊公誤謀國不應移罪鄭康成

麻衣易有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蹟下周旋張南軒雖稱其書而不足此語因戲作詩

淵微造化古猶今周孔羲皇一樣心不是盤旋周孔脚羲皇心地若為尋

消梅

京師麪食似石擂者俗謂之燒梅或云笑梅然宋人有消梅詩謂京師有之可作烏白二梅蓋梅之別種也

叢林風細鶴翎乾雪幹晴搓碧玉團作白作烏惟用在底須閒實薦牙盤

植竹

寒風颼颼吹我屋我欲禦風遍栽竹他年繞屋森琅玕靜掃蒼苔對修綠

古松

鐵幹崢嶸鎮碧崖長垂穠蘚藉莓苔皮膚脫落真心在不管風霾左右來

蛛網

雀瞰庭虛啄我禾鼠牙穿屋惱人多高張牖戶成何用空費機心作網羅

梅

茶鼎爐熏晝漸長鈞簾高捲燕飛忙梅株已老根如鐵青子離離綴短墻

八月大水有感

旱苗半槁半含胎澒洞無端更作災高下原疇推蕩盡山魈又合夜叉來

驟雨轟雷一陣過無雷風雨漲江河荘丹艷麗無佳實柴荔黄柑實轉多

圓缺

虛盈相盪驗陰精光未全虧魄未生爭似西山千仞碧不曾虧缺不曾盈

石塔

禪林說法愛圓通累石層層架碧空上到浮

圖最高處依然身在幻塵中

漫詠

草樹翩翩舞翠顛鶴隨雲影度前津江風水
月無常主惟有閒人是主人

竹裏笙簧細奏時道人携卷共棲遲滄中意
味閑中景菊滿前畦酒滿巵

大斗空聞介壽祺年開七秩已云稀尋常獨
共黄花醉不用紅綃舞枳枝年過六十即開七秩紅綃女奴名自集

蘼蕪香婉晝陰森帶得春嬌出上林睍睆數

鶯聲

聲庭院静爗煙深餋玉巢金陸象山云鶯營巢用雞羽貼身處則用白鷴羽以自護蓋自惜其金衣而用以養之也

山家

長風颼颼晝鳴籟結茅作屏障内外三尺土
墻不須雕省事只斷草皮蓋

蓮

蓮栽青甕泥一尺嫣然灎漾玻瓈色凭軒久
甜眼昏風動離披弦朱碧

寫景

細草蒙茸綠漾汝山屛疊疊簇穠華幽棲賴
有桃花徑何用遥尋二仲家

棹

烟波萬丈如無有雙扶重器含樞紐濟險功
高人不知有聲長作蒼龍乳

漫吟二首

細酌松醪鷰栖漿無端漂絮逐風狂天池若
蕩春如許椿槿寧須校短長

蒙茸青草滿方塘晴岫屛開白鷺雙秫酒正
香漁父醉一簑和月卧滄浪

補

傷別離

碧堦窓影映踈燈三星半落天河明美人一
去隔湘水層巒疊巘烟冥冥蠨蛸骨絲錯不
户鬓絲無情黒夜素百年歡會難再期寤寐
思君君不知

夢中吟

高樓晝捲珎珠箔情漠漠佳人睡起羅衫薄
一雙語燕挾春嬌傍人飛過香泥落

詩餘

青玉案春眺

物華代謝成今古呼吸間幾昕暮暝莫簾櫳
晴又雨梅塢摧青柳塘飛素減却春無數
佳期却恨繁華誤繁華叢裏生猜妬虛負了
曲洲芳杜策馬松丘九疑何處雲暗衡皋路

送方西樵水調歌頭次韻崔菊坡與之韻西樵用之

朝謝
絲綸閣暮出虎豹闕敢枕日高未起無事夢魂
安劍拂九龍晴麗百煉光涵曉日笑指白雲
還泉迎車噴玉虹垂洞泒冊 到家時荷正
老暑初殘試看來牛去馬能得幾人閒好擬

甕頭春色喚起樵歌漁唱漫醉菊花寒只恐
徵書下不久臥東山

又次韻致仕別京中諸公

辭祿諧歸願晨裝出重闡才拙
聖朝無補得退却心安莫問閑非閑是都是一
場春夢醒後正須還任耕雲釣月肯負寸心
冊 想故園槐與柳半凋殘好趁筋骸尚健
鷗鳥伴幽閒曉霽長空一色便可葛巾芒僑
長嘯碧峯寒食芹思獻
王萬壽祝南山

送教授周淮蒲江紅

振鐸南陬頻記取蘇湖堪繼坐絳廚清暇
徐几几並擁群經合譽髦問渠幾月春風裏
柰悠悠桑梓最關情營歸計 僕夫動離歌
起杯易盡情難已歎旆旌杳杳雲山千里人
遠空瞻紫岫迴柳畨漸隔黃鸝語到家時屈
指計年華今幾許

送太守陳高吾入覲

執事韜義服和持廉秉正毓湖溪之秀蚤著
文名拾青紫之榮飽諳雅故綰符南牧吾

皇之簡任方隆攬轡旁巡赤子之具瞻攸屬惟
茲漳郡寔介潮封山潛海泊而動逞宄頑京
貔皐耘而時憂旱暵自矦涖政各邑承風徙
卒戒嚴潛消迸豎井霖應禱悉起仆禾志尚
昭文野變傳經之俗功崇學隧井通辟癉之
泉祠葺兩賢朱氏之傳有繼學增雙祀仲尼
之道尤尊郡志成而百代可稽華表立而三
俊斯顯凡百施設皆超等夷茲卜辰良將
朝歲首萬里際風雲之慶千官聯鵷鳥之同
望 閶闔以奏勞擬岡陵而稱 壽渙頒

車服知
帝眷之有加卧滯輪轅忝群情之孔赖言其聲
矣歌以繫之
曉吹飛輕幰車未碾若箇扳留人滿萬聲齊
諾侯恩如海澤流尚淺秩祀英賢咸過風若
草行斯偃封圉內仁漸義染頡渤校來何忝
百辟如期報政朝　天此去恰是三年羽衛
晨嚴寶鼎香裊珮聲輕緩咫尺　龍顔重見
把年勞從頭細檢定應是超遷去也懋膺殊
典　右調宴清都

文

伏以地據九龍實閩南之盡處符分半虎得
奧比之兼材頡固脫囊民如歸市恭惟大邦
伯陳先生執事學能蓄德道足匡時早欽賢
科遂躋部署靜恬豈能附勢自比移南樂易
却喜近民由郎作守慣寇戎之肆虐兵振貔
貅憫黔愚之蒙辜刑清徙狂賦稅肖繭絲之
擾毫倪醉桑柘之陰既夷以宼適馴而化異
教斥而紫陽可想鄉約行而藍田是師民之戴
父方深侯乃覲　君孔急蓋三元獻歲正萬

國來賓對揚展稽首之儀明試採數言之懿
虞歌載詠騐賡颺之有成晉錫應蕃書依征
之多慶求懷曷既拙調宜宣
標格端凝金紫焜煌清晝閒閻下民康俗阜
弘文再振儒風舊視篆三秋六邑恩霑透抱
一片丹心慢車北走向　彤庭嵩呼　萬壽
玉署蘇宴罷瑶墀看物采重重寵異經綸手
右調錦纏道

贈黃后谿瓊守 諱瓚

維是戊戌之秋霜氣始肅天宇澄霽我郡侯
后溪黃公榮期考最諏吉戒行合郡縉紳儒
耆挽留弗得相與剪彩致頌拜餞道左惟公
秀毓全閩氣雄喬嶽魏科拔萃翹爾儒林扮
署累階顯然邦牧旱暵憂形於雲漢精虔禱
遍於山川恩信有孚郭并州歡迎竹騎剸裁
多暇謝宣城時引風旌重溟屢馘島夷五指
胥漸　帝化轅門森畫戟武向威嚴燕寢凝
清香文宜易簡昭哉厥服允矣可懷顧任周
三載忠戴　九重將獻績以遂歸爰抒情而
陳請移文矢棘連啓霜臺去志星馳莫施金

柅涼颸催絳旆共憐畫鷁遄飛杲日麗玄霄
齊看祥鸞高舉敬陳俚唱仰勸清歡　嶷嶷
人龍駕五馬朱轓分符海角隱惻民艱政善
反澆還朴漫言賣劍買牛看四境禾桑沃若
運徽猷俎豆宮墻養就群英騰躍　却訝三
年報政思便道丘園携朋尋樂但名在　御
屛薦剡後先聯絡遙知庾嶺霜清鳳飛函又
膺新擢漸天逵靡好爵　右調萬年歡

送司訓吳壽仁甫 福建永安人

某官執事斗山毓秀閩海鍾英學蘊藏修久
淹經笥志存匡濟竟屈賢科中心包和煦之
仁體貌有謙光之譽存能養志禪室是崇死
事盡思吟編用輯惟茲邊徼實沮遐荒道覩
淵瀾仰範模之來教材儲梧檟觀化育之有
成顧地偏而美玉誰知調高而良工獨苦泉
石之懷既動爵祿之好難縻歌遏行雲語笑
稠而驊騮在駕酒傾遠渚冠裳散而蘭蕙流
芳暫柅仙輿聽宣巴唱
春雲簇騎見海曲入還心情如醉桃蕚凝丹
柳棉展黛雞鳴這番離思共傳妙質天成堪

比金精玉粹攬俊彥入甄陶養就龍髯鳳臆
任蒲眼紛華金籯貽世爭似文章貴歸袂翩
翩圖書爾爾正是儒家風味想舊日賓朋挈
壺相送山椒水涘翠盈盈亭樹鬱祥煙重重
樂地　右調喜遷鶯

送鄭司訓

某官執事鄞江挺雋璧水蜚聲茸澹泊以無
求青氈自足遠聲華而靜處白首何慙振鐸
五河士類樂徽言之頓析揚舲漲海遐陬欣
彝教之隆興盍學貴立身不須顯爵道堪造
士喜際明時科名雖屈於天荒鼓鑄已儲乎
國器楚材出而卒資晉用鵲巢成而終貽鳩
居顧桑榆之念彌深而菽水之情轉切蓋祿
養本輕於色養身榮不逮乎心榮歸疏屢騰
懇情終遂重須歷險祥風將晝鷁而遄飛三
徑縈思雅與逐白雲而長往我歌用餞君馬
勿忙
振鐸南溟波瀰瀰聞徽言師俊乂鳴桄又倩
東風駛掺手江亭綠穠紅媚何處維輕騎
梨花亂點玻瓈碎只添得幾倍離愁思憐君

宦況凌秋水掛冠此去聚首星堂更作班衣

戲　右調青玉案

送王判府朝宗入課京師

伏以平楚天連表裏負江山之固留都地近東南爲藩屛之區旬宣固假乎英賢參佐胥愼乎敦琢恭惟別乘王君執事秀毓四明行兼三德初紆花綬已荷褒榮再轉官階總居京輔幸閭閻之有慶見職分之敬宜兩稅登秋每勤撫字三年報政端合明揚値桃李之方穠結驄駟而千邁民懷沛澤咸仰遄歸祖

調無多莚謹是代詞曰

清江脉脉清酒餞征客嗟君可入元不減咱故家風格記得當年丞赤縣見幾度　皇都春色倅陵陽政爽三秋恩覃六邑　擊君楫波流急脫君羈愁如織看河朔風塵到了今竟不見清平消息君似驊騮休逸步還望君來共襄力只恐嶙君材擢君御繁劇

右調帝臺春

送劉舉人赴春闈

伏以地脉鍾靈降生之祥非偶天心佑德感

應之理必然振古休論於今可驗惟我[illegible]劉進士孕金蓮玉壘之秀抱碧梧翠竹之深庭領異聞家承世業性與習而俱化道合藝而交修未十五試文場共訝後生可畏次三旬登虎榜誰云大器晚成盖積之久而養之深故發之光而伸之大況　尊府太守公政符萧易忠並葵傾撫字若陽城寧寬無猛綜理類陶侃居逸以勞麟出本以應時鶴鳴固應有和睠兹信邁夫豈居然六十人什伍俱前會須定覇九萬里扶搖直上便合冲天敬

瀝剪詞載伸賀祝

秀毓岷峨看錦綺心胸列宿森羅學傳家訓聲價相摩談笑掇取巍科便乘流東歇遡究水暫艤征舸捧壽觴春醑堂背再振鸞和驛路霜清曉騎合三五良朋樂思弘多翹首宸京禾蘭重詠輕衫起舞婆娑桃花翻錦浪把春風掌上摩挲步　玉墀光涵曉佩高挹鑾坡　右調春從天上來

又

彩鳳載離丹穴固欲鳴時潛龍一控行雲會

須澤物藏修已富超擢可期　進士學通義
文才兼董賈術荷父師之教懋振業于早游
翰墨之場豊培茂實羽一噴而氣愈厲肱三
折而術乃精淬礪十年塗膺卑首翱翔萬里
果副初心揚帆東下慈幃胥慶際陽攬轡北
馳尊府欣逢上谷望
天顔而虎拜自覺英傾鼓筆陣而龍爭俄驚
翹聳杏粧春艶正凍消蟄起之時桂領天香
應人傑地靈之誦聿陳卸句敬致榮期
錦江巨擘藹藹多奇特父子一門若比前脩

可方洵軾瞬息飛黄天宇靜高折取一枝寒
碧捲征裘聚首　皇都歡生肘腋　香拍拍
叢梅遍濃滴滴春雲濕正九陌人讙看狀元
游覽遍長安春色孤音擬向朝陽吐殘芳一
任群兒拾待薄暮歸來燦一天奎璧
右調帝臺春
蝶戀花秋景
水局山屏當户繞無病白頭行處隨緣好晴
雲片片呈纖巧秋光却勝春光好　乘除分
數知多少撥落羣英獨共寒梅老清商一弄

漁歌杳白鷗洲淺寒霜早
田州歌　以下補
鶺鴒兮愔愔叢林昔焚兮莫知所因茲惟更
生兮脫于釜鬲
鶺鴒兮喈喈叢林昔焚兮藏我家室茲惟更
生兮載其喘息
壽人父代作
世閥重南閩神牘萬處清幾先周逵士門及
會諸生白髮乾坤意清風澗壑情鵷雛霄漢
表談咲聽辈聲

送顧洞陽任憲丙申年作顧時暫渡海
日轉瓊樓瘴霧開填填鉦鼓自霜臺滄波久
已平如掌畫舸風恬任往来
偶詠
山勢靜以流水性動而止動靜混一機伊誰
究終始
讀宋祭酒墓誌
道義故相敦文藝還相嫉賢關古來重取友
在求益　司成天下師常帯風雲氣四品給
喪費乃自先生始

上梁文 一首

崖城東樓上梁文　　舊作

坤道含弘延脉絡於蒼海峯巒崒嵂列屛障於四郊覩封域之幽遐見皇風之浩蕩維玆臨振寔極南區内窟島夷外䖏番寇城池之守藩翰是依迨洚水之懷襄洶黎獠之煽虐孤城一圮石堵俱空奚徒沈竈産蛙幾至析骸易子臬司軫念厥任惟艱迺掄選乎能臣庶克襄乎大務玆惟某官知周衆慮勇冠三軍增祖考之鴻勛益光前烈荷

國家之渥寵再振丕休承大命駿奔弗懷蛟賁日成百雉不枉尺而直尋工萃千夫或衆多而益寡垣庸既屹樓堞斯興鎭海攸名迎陽繼聳暈飛遠瀛與列岫而爭高虎據雄坡看群酋之懾服寅賓有地東作無虞呆城成無于思之譏靈臺建有子來之誦闡生民之大命誠百世之壯圖清空近而斗牛低彌彰形勝谷風微而疕李笑正際良辰暫駐郢斤聽宣巴唱

梁之東蔚蔚葱葱吐火龍火龍一出群妖伏都在光天化日中

梁之西巨海蒼茫控遠夷遠夷奠枕義烟波靜時獻南琛逹　帝畿

梁之南虎踞龍盤聳碧山碧山明暗陰情裏常爲朱崖作護攔

梁之北微茫烟霧蠻酋窟蠻酋自古號猖狂從此投兵竄窮谷

梁之上此去薇垣幾千丈舉頭北斗耀光芒一德潜孚甘雨降

梁之下弟含參差萃梧擯山海儲精産俊髦

城門之軌多車馬　伏願上梁之後千祥畢集萬彙咸休以忠信爲胄裘以禮義爲干櫓誠三軍之鋭氣莫敢投醪鎭千里之遐陲毋思完壁倚樓歌白雪聽斜陽萬馬頻嘶攬轡拂黃雲看野渚群魚並躍整戈矛而不試合樽俎以爲娛政清刑平率黔首會極歸極民康俗阜保輿圖日新又新寸椽不飛萬年允賴

筠谿文集卷之三十終

右

先君文集爲卷序記碑誌論說書簡十七奏疏二札記經世圖續瓊論夷情五詩六通三十卷昔門人嘗請梓之先君未諾也比不肖歸省亦以請奉嚴訓曰是惟家藏貽世守焉耳無庸傳也不幸尋罹大故荒迷中僅蔵葬事奄爾終制歲月遄邁痛惟手澤將遂蠹逸湮鈌以重不孝是懼迺檢輯彙次如右貿工梓焉盇始事於是年春中迄夏徂暑凡五閱月告完受而藏之庶後之人得以祗承罔墜

而先人生平孳孳於學崇實致一而弗懈焉者於此亦必見焉顧遺逸尚多而詩爲甚尚俟續求若學易疑誼春秋集要等編則以次別梓云

嘉靖戊申夏六月戊辰不肖男允謙百拜謹識

鈞谿文集後序

大都憲鈞谿鍾公既賜葬二年其子知府君允謙收其遺藁得若干卷壽諸梓以家藏爲言者公遺誡謂宜傳之子孫勿示諸人人也林士元曰予嘗遊二都暨外臺省獲覩諸名家全集無慮百部如鈞谿其粹然者歟盇公天分

甚高自登第入翰林歷躋卿貳篤志聖賢之學與陽明新建伯整庵羅太宰甘泉湛宗伯栢齋何司空浚川王司馬涇野呂內翰往來論難尤爲整庵所推重困知記載之特詳故其造詣深而自養醇厚出處光明操履端介功業隨在而著凡以行其所學匪直文而已也集

中所載讀書劄記樂論史論等篇與別録讀易疑誼春秋集要咸於先儒有訂正之功居嘗謂今日書籍議論湔天下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誠不如象山之學得曾子三貴遺意至與陳以中講學一篇又若不湔於象山焉者公固宗主考亭而欲合象山取兩長乎愚觀月湖

所輯
國朝理學名臣録薛文清爲盛近時諸公講學整庵爲盛嗣有録者其迨整庵與我筠谿矣敬書集後以竢旹

嘉靖戊申秋七月辛卯日鄉晚生
瓊山林士元拜手書

鍾筠溪家藏集三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鍾芳撰芳有春秋集要已著錄瓊州府志載芳詩文集二十卷此集文二十四卷詩六卷與志不符葢志誤三爲二也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爲讀書札記第二十二卷爲皇極經世圖纘所推起宋神宗迄明嘉靖第二十三卷爲禩著第二十四卷爲夷情要覽葢皆各自爲書者附編於文集中云

南湖先生文選八卷補編一卷

〔明〕丁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丁汝寬刻本（補編民國丁祖蔭抄配）

附《四庫全書總目・丁吏部文選八卷》提要

丁吏部文選序

余讀吏部丁先生之集而曰非吏部之集而柴桑香山二先生之集也集吏部矣而曰柴桑香山者何以其人其文之似柴桑香山也先生弱冠登第即志恬退謝病而歸部謝北而就南其即南曹時日借枝與萊綵以娛親而寔非其好親殁而一朝投劾如棄敝蹤不聞太宰招不應

諫垣薦歲之詔書壘壁成子充
棟而南湖始有先生先生亦常
有南湖矣當其時以其垂紳束
帶者而供衫屐以其黃扉紫府
者而供巖壑以其珥筆皂囊之

而供典墳以其天廚大官者而
供筍蕨以其鳴珂駕騶者而供
杖屐以其五雉九扈之而供園
翁溪友以其紫栅纏緻者而供
逵生齊物之觀今讀其書想見

其韻如隱屋讀詩則紫綬歸去
詞也象燕諸篇則紫囊禽子之
也家宰諸對則紫囊折腰語也
當閑等賦則秀山池上篇也視
齒昔文則香山齒髮詞也至於

別居稽畫諸唫咏又紫囊所
為自祭文與秀山所自銘其墓
者也當紫囊之今茲渾縿以十
日香山雖官至少傅其間旅進
旅退何日不盟泉石托嘲弄以

浮名為駒隙而先生自通籍至
星冠首尾可七載年僅三十餘
耳視之紫業甫有餘視之香山
大山足高風亮節千載輝映在
晉為紫業在唐為香山在明為

南湖誰得而軒輊位置之哉嘆
乎以紫業之子五人而曾不鳴
有孫以香山之矣而重不聞有
子其生平編纂副墨不過託於
通都大邑之所傳載不朽列寄

而先生遂有文孫録遺編於既
湮之後懸之國門藏之名山則
又紫業香山之所無而先生之
所獨有也蓋是集有二一則梓
於先生之生前者曰留稿一則

出於先生之身後者曰遺稿寄
其玄孫汝寬合二稾而彙成一
帙謁名人采摘拔其尤者梓之
曰文選乃命予為之序余寔不
文惟藉手以識其仰止之私云爾

芳其揄揚贊歎之詞則有方太
史薛奉常瞿宗伯之言在
時
大明萬曆甲辰孟夏朔日文林
郎貴州道監察御史邑後學蔣
以化頓首拜撰

吏部南湖丁先生文選序
不佞兒時則聞先文懿稱南湖
丁先生云先生少負奇韻慱極
群書舞象時儼然學究也弱冠
即成進士高等擢皇華使以弟
便養母辭拜陪都選部主政尋
以內艱歸讀禮之暇稍一扶不
律脩故步而名馳海內丐文者
無虛日矣服闋母弟家宰陸公
完并諸臺諫屢疏起

毅皇帝以文選正郎名之先生不
赴爲梅福擧人謂先生避權璫
之禍抑豈知其烟霞痼癖有以
留之既隱湖濱搆小樓日居其中
絶不與幸黄辟蒼之事惟詩酒

自娛雅意著作所著有通鑑賛
斷四書五經臆言閱史迂論等
書行于世闡悉理輿品騭今古爲
後學宗匠閱今六十餘載而南湖
先生之名嘖嘖口耳歲甲辰不佞

方在皆次余友文學合華丁君
持先生藁曰此從祖南湖公文
選也從祖平生所爲詩文有留
稿逸稿二集向嘗托文懿公爲
玄晏先生矣歲久散逸而四方

索籍者踵至余侄海寛合二稿
而梓之以傳而復托玄晏于子
夫不佞斬焉衰絰安事鉛槧爲
乃不佞受而卒業之其性情猷
于詩而風世之道寓焉其論議

矣於文而經世之道載焉其典
故該於賦紀而敘事之體核焉
至其備詞則巧若承蜩弄丸勁
若飛弋奪戟麗若繩珠編貝
捷若驚風鞭霆郭宏若張千

門立萬戶怪異若魑魅趨山神
魚趨海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
暇不佞驚而奇之謂先文懿之
稱先生果不虛也竊其恬于仕
宦哲於遠禍有林宗季鷹風而

中年鼓盆終身不娶識且邁於
尹吉甫諸人也其德祖尤有足
多者而僅僅文章乎哉遂援筆
而弁其首以塞文學之請因以成
先文懿之志也如曰皇甫謐序三都

而三都賦藉以重也不佞則何敢
賜進士第觀吏部政後學星
鄉瞿汝說頓首拜撰

叙丁吏部文選全集

海虞之有南湖丁公也余幼嘗讀其緒經述史之作竊謂慕之既登虞山〻浸於湖〻之南里人稱其世所居處曰

得以悉其行藏而憲留稿讀之即未覩其全已不覺神臉俱馳前輩風軌卓〻然道隱於菰蘆中者盈〻目睫矣今公之玄孫汝寬收其逸稿合而

校梓之曰吏部文選睞余讀竟廼益知公之品格高標遇意特遠雖托篇什以宣洩性真之蘊非借幽棲以預規篇什之傳也見謂詞家稱哲匠

鴻才靡不上睨先秦漢魏卑卑乎晉唐以下如優孟之抵掌效叔敖而以斯求公厥覿淺矣公之母在也避權璫而乞南曹以吏隱公之母亡也

堅志節而指湖山以作盟意觸斯鳴與群籟俱發脩短各適諷有餘聲如曰古聖先賢管不得無窮宇宙又曰幾微苟有得瞬息皆良辰蓋公之

内境不滓外垢不染洒然天遊之趣溢於藻藉以自完其真俾子子千旌無得而物色之謂令之古人非耶彼哉沒身於世味者可以風矣是集

也有賢孫善述以存之有先達信筆以揚之而藉直指之摹寫更切瞿進士之叙事逼真足載人耳目公誠不朽矣余至是始喜睹公之全以畢

五十餘年獨慕私衷因復為之序

萬曆甲辰秋孟太原王錫爵撰

南湖留稿序

明太史崑山方鵬撰

夫凡文人韻客崛起一方者必有高山大川奠其地以鍾靈秀囿風氣而後其生人則卓異其寓目則昭曠其吐音則洪亮故曰其生也有自來非偶然也今常熟之虞山巖嶪尚湖渟泓為揚域擅美厥惟舊矣而南湖丁公寔挺生其間公以明經舉進士歷官銓曹既迺遯于湖上結樓居以面山水日事清吟讀古人書與之上下其議論逾二十年興至即引觴放酌

隨意所到援筆立就而篇章句什若夙搆天成識者驚服盖公自謝簪紱以來聲華埶利漠不關情惟一意著述故其為時文則雋雅為古文則雄健以至為賦為樂府為古詩律詩排律長篇絶句序記傳文論誌表狀贊頌銘誄哀詞書啓對說雜著等作各成家數各有体裁而風格氣韻高視一時晚歲用意益深述作益富讐校之下視有不關世教不愜已志者多芟而火之其所存者雖短章絶句皆能膾炙人口嗚呼良工苦心茲留稿之所以名歟予嘗登公之樓覽公之作而愛之迺再拜而請教矣公則指湖山而笑曰一睫之外何莫非詩吾所得者在是以無聲求有聲可矣予退而省公之篇章象公之意氣味公之言論則見其文采之秀拔鈞節之跌宕指義之宏深如高山峻嶺長江大河峙之則青霄疊巘爭奇競險流之則碧波無滓跳珠濺玉合之則雲影天光互相吞吐夫然後知公之所以抽英咀華落地作金石聲者湖山之靈實有以融結之也抑公之作斯稿也首之以賦虞山賦尚湖且極其膾寫形容之妙非有得于

心目之所熟識精神之所孚感而能若是乎然則湖山特孕公以洩靈而公則代湖山以言志而二賦者殆開詞緘而發文秘者歟公平生著述自時文而下有閱史迂論五經臆言通鑑贊斷等書皆無慮萬言類能發前人所未發已為好事者梓行矣然皆矩矱法步不能盡其才者而此稿則其縱轡横奔出入繩墨大可為詞人典則雖傳之天下將無有弗愛而弗珍者矣噫公去而稿留留稿固所以留公也稿之行於時公之所以為不朽也昔人留三餘以屬後公則

留一稿以貽子斯固均為賢達之卓見而其虛實有
無之辨有終不能以彼易此者公與予同郡同科甲
且訂世講之誼今公子健价任以公遺命委序於予
予不得以無文辭矣稿為帙凡一十二卷為體凡三
十二種云

旹

大明嘉靖癸卯孟春朔日謹序

南湖留稿序

明中憲大夫武進薛應旂譔

海虞丁南湖先生舉進士歷官南驗部郎中正德中
以詿誤去既諫垣白其事
詔復登用時值其舅氏陸水村位冢宰累遺書促之
起先生辭不赴雅志藝文多所著述是稿蓋其一爾
嘉靖壬寅秋介其友葢齋趙子德光屬薛子為序薛
子以吏冗未有以應也迨冬十二月先生歿矣薛子
哀厥初誠義同掛劍乃作序曰夫文豈易言哉天垂

諸象地效諸形人顯諸言合而論之三才之道一故
其文亦一也典謨風雅經緯上下人文至矣嗣是以
還代有作者雖未盡追古昔並擬象形而各從其適
固亦不害其為文也獨漢楊子雲唐柳子厚文章起
詰詘詘與三代同風而失身喪檢君子羞稱縱其幽
玄菁藻高標藝林瓊玉英蕤芳聲辭囿亦奚足論哉
迺先生澹泊清脩遺落聲利鴻飛鳳翔山棲淵盤悠
然物外詠歌徜徉五柳歸來無名自在視彼子雲子
厚人品不徑庭耶矧其大篇短章體裁各具足為詞

人典則信可傳也先生名奉字獻之南湖其所自號故題其稿云

旹

大明嘉靖癸卯季夏穀旦謹序

南湖逸稿序

明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邑人瞿景淳撰

夫文者道之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于文也粹文固難言哉南湖丁先生有道士也雅好文藝初舉進士以養毋故辭烏臺之職既典銓衡所可否士咸當公議人稱冰鑑後避權閹即掛冠隱於湖上銓宰招之不赴諫院薦之不起悠然物外閉門著書所述作甚富當先生時梓行于世者不可殫数至有逸稿一帙伊子衡陽尹後涇携以示予且屬予序予觀其書

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於行陣之間意度閑雅如朱絃赤舄周旋於殿陛之上閎深雄放又如南湖之晴濤洞庭之駭浪洋々乎不可御說也何以稱逸哉後涇曰因家無存稿散漫遺逸不肖留心物訪或得之故舊或得之書畫或得之寺院山水間幾廿餘年方始成帙是稿而逸者今故録之以為閒居之翫庶見逸稿如見吾親也嗟乎孝子於其親雖服玩嗜好之微猶謹守弗廢矧詩文為精神心術之所寓乎滄浪之歌沸實之謡一言合道猶為垂訓况公此稿

無非載道之器正宜與諸集同垂罔極焉者可使其終逸也哉予故序之以廣其傳并以彰孝子不忍忘親之意云云

旹

大明嘉靖己未季春穀旦謹序

南湖先生文選目録

第一卷

賦

虞山賦　尚湖賦

三角亭賦　竹里賦

達生賦　南湖活宅賦

遊杭喜晴賦　遊杭州西湖賦

弔許汝登賦

七體

七勸

第二卷

擬古樂府

漢鐃歌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田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古有所思行

雉子班　聖人出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　公無渡河
梁甫吟　烏夜啼
行路難二首　長相思
前有樽酒行　關山月
鞠歌行　採蓮曲
胡無人　長安道
陌上桑　五雜組二首

獨不見　泣竹篇
投崖操　冐刃篇
延陵操　貞姬行
附雜題九首
遊湖曲　美人曲
邊城曲　寒冬北遊曲
暑夜燈檠曲　送悶曲二首
西施曲二首
近體樂府
如夢令　憶秦娥
更漏子　眼兒媚二首
少年遊　南鄉子
踏莎行　臨江仙
蝶戀花　蘇幕遮
行鄉子　錦纏道
解連環　摸魚兒
五言古詩
宦寓南都二首　過武城弔言游

柬友二首　同鄰友野步二首
族姻觀姓者刻木肖親歌以奬之
寄琴溪陳翰林　寄湧方二兵曹
接歐陽誠之書　弔高太史季廸
哭司訓黃先生　西堂讀書二首
閱縉紳一覽　集陶寓興六首
集蘇武李陵二首　擬古四首
嗟予一首　擬遊仙二首
處世難　感懷五首

惜葵

七言古詩

太湖石行　石壁為顔司訓賦

壽陳侍御乃堂　登樓賞雪篇

十二辰體述懐行　青草歌

二十八宿歌　燕女吟

鞦韆詞

古詩長短句

題陸户部送别圖　顧都憲宅夜宴行

望山辭　仲鶡行

僅菴叟行　寫真行

聽琴行　布穀謡

四禽言　一字至十字體詠樓

第三卷

五言律詩

隠居　偶得

家居　言懐三首

紫涇橋二首　湖濵二首

病中　老態

池上　歎人二首

築居　溪居

湖堤晩歩　夏日雜興

雨後得　獨坐荷池

夏日雜咏　小堂雜興

秋日病懐三首　秋野

堂中對菊五首　晩秋農居八首

野館　陸墓

秋晩與客　秋日雜咏二首

與大司寇認菴吳年丈同自京回道中

遊上天竺　遊中天竺

登秦氏園亭　蠡口夜泊

王氏山庄觀竹

次梁大尹破山寺和常建韻二首

和高太史郊墅雜賦一十二首

和答門生王君範　柬少卿尤宗暘

柬鄒穀城大恭　和贈同年侍御

懷史給事二首　哭尤篔菴吏部
六言律詩
尚湖即事和太史高季迪甫里韻二首
七言律詩
元日早朝　北郊祀齋宿
南郊祀齋宿　侍白宗伯郊壇省牲
郊祀次日迎駕　謁孝陵二首
武宗皇帝北狩還京二首
元宵觀燈三首　山庄探梅二首

閒園　觀梅限韻
山中　尋春六首
郊居春興四首　回文
試舟東村　深春野興
春愁　園亭四詠
園亭題壁二首　瑪瑙石卓
雨中過東園　春暮行吟
雨中登樓　小堂
小園　白廟
觀芍藥　綠陰二首
微吟　讀震澤集
乙亥夏得報調官　觀歷科進士錄
喜雨　湖邊
中秋觀月　野橋晚眺
京邸秋夜　村晚
秋日山居　落葉
古墓　有感
失水注　往寧國

與鶴村周僉憲遊虎丘四首
與吳督學遊張公洞途中二首
附順山和韻二首　階改亭方道長過崑山
常熟府塘　過靜海
登胥門城樓題壁　吳淞
過陳湖　拂水
登北墩　羅家尖
在郡　咏落花八首
代落花荅吟人二首　和高季迪韻二首

第四卷

七言律詩

和答文衡山秋夜　和答陳東麓郡侯
和答併梧岡　和馬侍御留別
四十歲生日書懷　中秋賞月四首
賞芙蓉二首　童貳守招飲對雲亭
東方選部矯亭　東陸太宰乞致仕
至玉峯訪二方年兄二首
訪錢東湖途中作　兩同年會

鷄鳴山會同年　同年會飲
與王履吉步月　賞各花舁
謝別督學吳顒山　附顒山和答
留別張勉齋　別于本清郡侯
送姚惟寅守袁州　送王竹里赴選
寄東橋顧開封　寄方吏部矯亭
寄周鶴村僉憲　悼錢鶴汀
對門夜泊悼友　中秋哭妻二首

五言排律

宿杭州集慶寺　贈東湖錢工部
題奕世清風樓　樸巷
前堂避暑　累石
揀棘　病槐
看雪　詠帆
詠蟹　詠陽山大石

七言排律

賞芍藥

五言六句

弋埜巷得　讀陶詩得
晚秋雨中三首　獨坐二首

五言絶句

觀書　夜吟
坐雨　綠樹二首
誰家舟　秋雨獨坐
晚秋二絶　同張生對雨
回文三絶　久旱雨雪

六言絶句

避暑和王維田園樂三首

七言絶句

湖上　曬起

柴門　一叟三首

雨霽　對山

午夢二首　名利

聞友人仕況清烈　回文

喜兩家燕三首　題扇

衣贈張翁二絶　贈章雪蕉寫予小像

東尤少卿二首　送黄子和守湖州

送友作郡　輓顧新山考功母

史贊

司馬遷史記贊　班固前漢書贊

范曄後漢書贊　陳壽三國志贊

唐太宗晉書贊　沈約宋書贊

蕭子顯南齊書贊　姚思廉梁陳二書贊

魏收後魏書贊　李百藥北齊書贊

令狐德棻後周書贊　李延壽南北史贊

魏徵等隋書贊　歐陽脩宋祁唐書贊

歐陽脩五代史贊　宋濂王禕元史贊

第五卷

史論

三皇之世　顓頊暦宗

許由　八元八凱四兇

虞芮來賓　周宣王

伍子胥　秦始皇

秦　范增項伯

高帝　高帝呂后

陳平　文帝

賈誼　董仲舒

金日磾　劉向

光帝　明章和三帝

東海清河二王　魏武帝

曹冲　孔明

管寧　張悌

魏晉　魏文晉武二帝

晉懷愍二帝　賈充
羊祜

第六卷

史論

晉元帝王導　辛謐王猛
宋武帝　隋
隋書誠節傳　唐高祖父子
唐太宗　魏徵
李淳風　王求禮

明皇　張九齡
代宗　盧懷慎盧奐盧奕盧杞
憲宗　穆宗敬宗
杜讓能　五代
宋太宗　杜太后
王旦王欽若丁謂　寇準韓琦
王安國　徽宗
高宗　韓世忠
孝宗光宗　濟王

第七卷

序

通鑑節要自序　安慶丁汝弼詩集序
石壁遺稿序　送胡侯致政養親序
送王州同還州序　送胡大尹考績序
贈錢東湖七袞序　太卿方公矯亭七袞序
贈錢友蘭七袞序

記

詩塚記　賓湖記

代勝山記　遊郁灣石澗記
遊天平山記　虎丘賞月記
遊石湖記　賞桂家宴記
遊張公洞記

傳

藥名作黃精傳　木醉翁傳

文

祝齒文　咎足文

表

陰陽訓術周浩之壽壙表

第八卷

誌銘

敕贈吏部主事先考府君封太安人先妣合

壙誌

秦母盛碩人誌銘　丁母楊碩人墓誌銘

余新之墓誌銘

行狀

敕封安人亡妻秦氏行狀

贊

先吏部行樂像贊　朝服像自贊

喜容像自贊　園屏贊

頌

兵侍陳公督學頌

銘

樂愚齋銘

祭文

祭東湖錢員外文　祭外母秦碩人文

誄

尚書劉公誄　冢宰陸公誄

書啓

上太宰陸公乞致仕書

答巡撫歐陽公書　擬死後謝絶賻奠書

對

對督少保劉冢宰　對守備太監

弔丁令威宅對伴客

說

柴溪說　後涇說

六孫字說　釋道山居說

附臨去詩三首

欲入山待盡　別六孫

別鰥居小樓

南湖先生文選目録終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賦

虞山賦

虞仲之德與泰伯同孔子稱伯曰至德安知其不以伯該仲也夫以虞之德視九州四海無一可櫻其情顧於茲山特取而終身焉茲山之能擅乎虞之榮也又直以其名名至今於乎其諸異乎九州四海之山歟客曰然則其山人與有榮焉者矣子能言諸余曰不能客復曰子以壯而隱宜若知山容無言乎余聞之有感遂與客躋東巔弔虞墓則周章以封吳而龍其左齊女以女吳而壙其右大抵虞家事也弔畢即呼山以作賦其辭曰

吾山於常熟居揚州之域屬斗牛之次蓋由唐虞而云然則其前孰知其所自結氣撐天修形伏地四盻八眺坐殊立異其丰神銳進匆匆乎之東則如在田之龍亟欲吞崑峰赴巨海而琴水七川顧以前導之

便勤其秀於邑中其脉絡綿延依依乎西顧則如[illegible]東之客不忍拋鳳嶺撇鷲岫而小山一疊特以後長之義承其顏於頃步面姑蘇則全吳諸山隱隱約約歷指其名殊而狀各肖揚子則綠江諸境茫茫淼淼宛見其波微而棹小及其發雨施雲嚇陽吐月嵐闔烟開霜過雪歇逈萬態之不齊匪西端而可竭近則傾妍彈麗倒浸尚湖之淵遠則分佳析巧映掩昆承之窟試與子登高諦覽借筋數之其峯則石城石門共龍毋兮（龍毋峯名）巇峋（産白龍）其泉則大澗小澗貫鐵山兮盤瀠（鐵山澗名）洞有水簾兮漱玉琮琤若僊人等洞嘗一探而神緘鬼秘灣有寶嚴兮開屏秀敞至丁卯諸灣每數步而林更嶂易然猶未見其奇也拂崖之水自高趨卑不但疾如奔騂而田飈滴瀝灑甘霖於二界三峇之石以小承大不但險如纍卵而恒風撼欽駐危形於萬古他若徐神翁之丹井猶存蕭太子之書臺無主斂試谿崖俗說吳之伯辟葬遺而塔信係唐之高僧更與子叅禪而訪道盡乎十八里之崚嶒上方院中峰寺帯其股而宇閟參差厥有空心一潭

則常建之所詩也致道観東嶽祠弁其首而宮殿赫奕殛有星壇七檜則梁時之所植也崇如維摩幽如興福山居一坳禪福半麓爍金碧其相望聳琳琅而作簇斯地也謝公失遊柳子未記韋矣吾徒於焉永寄釀酒資乎白土點易利於朱砂夏暑驅蚊世頼烟條之艸冬寒策蹇歲探石梅之花若乃檜栢杉松茄苁苛蘇栽苗拔種出市入塗黃精香蘄白扁山藥南星附子衆藥可需海門之柿頂山之栗櫻李枌杏桃方賓負檐提筐輕資砂息其禽獸則山鵶黃雀花鴛青鳩剌鷹練帶彩雉白頭青狼攸伏猛虎或投麕

獐貛兔駆騃遨遊且併以腊彈射以羞此皆山間之樂事而余究其蜿蜒磅礴之精英惟夫鍾毓產秀代盛迭榮吾見穹碑高封勅相褒卿讚松楸其百壞殆皆於此死而於此生靈矣哉其為山中之峥嵘者耶蓋嘗拜巫咸之塚則思帝王之業惟三代翊之者殷商有幾而此獨生夫伊人若夫崧嶽之生申甫孰敢爭其先又嘗奠言偃之墓則思聖人之道惟孔門傳之者南方無人而此獨生斯一哲若夫眉山之生三蘇孰敢儕其賢論斯二者則天台武夷焉用彼勝蓬壺閬苑奚取於儷辭曰此山如此之靈兮吾何以為其中之人巖雲數畝兮獵義耕仁此可逃紅塵不可逃白髮兮年年一春

尚湖賦

余賦虞山之明日難言子曰君知山之遺虞仲不知湖之遺太公乎太公尚辟紂居東海之濱湖與海近尚嘗來遊焉于時人之名斯湖者遂訂之曰尚湖之所遺其奇之尤者哉夫嚴陵隱者爾其灘

獲稱曰嚴且誇高無窮太公之德之功掩伊周著天地斯湖也而乃斯名耶故曰奇之尤者也君在其涯有世居之義有獨樂之情可無以宣之乎余應之曰然惟情與義不可泯乃洞酌其波濡毫而為之賦其辭曰

巨靈以贔屭之椎拳鑿鴻厖之廣陸遷極海之冥濤褒古虞之陽麓控吳郡於東南襟熟城而西北闌勝彌緐搖幽罔鞠㬥嘗與子希赤壁之樂則月小山高一川寶鏡肆訪戴之行則溪空雪泣四岈瓔瑤雲縞

霞緋河晶霄翠虹時電際星夕烟朝映天家之萬象
迴一一碧其飄颻況夫沉巒若髻印嶺如屏峰倒戈矛
之態林浮旌旆之形澐澐灧灧潏潏澄瀅瀆淪以沸
旬淊以烝每貼羅而展縠更玉漾而珠騰此吾平居
之所以曠志怡情者也至於氷合經旬迷津四路風
翻暝晝蹴浪半空覩斯時也則知滹沱之所以克濟
乎王霸而江湖之所以見憂於范公吾且登樓竚睇
則巨艷巍艘西指澄江之瀰漫孤商隻艣南趨吳郡
之湫澗過錫来崑歸常赴澗浤浤周道汩汩枝岐長

緒崴嵳遠戴扶桑之旭層帆颯纚壮追昧谷之曦若
乃葉浜徐墅卸港鐵淀至群陂而衆汜紛有號而無
名惟夫惠洞一涇九逕衝要烏山一穴百丈淵玄湖
田二村碎若張志和之宅趙宋諸圩窪如陸魯望之
田斜堰朱涇橋槎並卧小山張墓梁石雙懸他如鷺
澥駭沫忽被白茅之潮接淡聯潯素作昆承之對襟
帶一山而相為始終綿亘諸鄉（感化等鄉）而頻更景類灘
痕縱濕走篆迴文沙彩矜晴輝璣閃貝此皆其大觀
馬耳矣若夫民之利之者千竿飼豕之草萬簖培稼

之泥漁則提綱泛罛鳴榔引釣截罶垂篮無乎不效
所獲者鰷鱨鰋鯉鯊鱖鯿鯔鰻鰕鱉蟹金背銀絲而
能催吾歸者蓋鱸魚更肥也弋則揞彈明媒偵眠候
食比畢羿又無乎不力所獲者天鵝仙鶴老鸛靈鷄
鶩鴛鷗鸂鶒雎鴈鳧鷺而能忘吾機者蓋白鷗相知也
赤蓼釀麴菖蒲薦卮菇菱蓮藕以豆以市蕙葭芰芡
以爨以籬吾又行吟訪古則父老僉曰頂山之白龍
歸省其兩時漲（白龍每歲五月十三日省母祠）冊井之雙鴿飛墜神
光夜明（即徐神翁故事）開國伯卬公宋理宗之名臣也卜葬

於斯今曰卬壟大丞相柴公周世宗之嫡裔也僑居
来此今曰柴涇斯地也朴素成村優游作族寵辱不
驚如龐德公之士耕耘自贍猶鄭子真之谷噫吁嘻
家其中者欲與古之幽貞為屬耶夫斯地攸居湖南
一曲閲琴川之八境惟自此其長獲旱以湖溉潦以
湖承承之斯稔溉之斯登蓋不特供騷人之嘯弄而
實以濟百千萬之蒼生吾於是載拜夏后氏之底績
且報謝水若之英靈乃系以歌曰所貴乎有此山兮
惟以其有此湖然而又貴乎有此人兮安得此人洵

矣鄙

三角亭賦

南湖散人作三角亭客有坐其間者憮然曰異哉先
生作為此亭豈方圓而平直乃頗叵以欹傾余聽之
笑曰子盍知乎天缺西北兮地缺東南盈必有虧兮
豐必有嗇缺此亭偶兮聊以自况聽其所損兮安其
所得試論玆亭之作也架特數椽匡惟八尺危撐咢
足之形巧學品字之格二妙至則寬四皓聚則窄陰
陽偶利擅三面之水綠山青造化難全減一方之風

光月色散人之寓此也閒常上坐則左子右孫適同
三世時或獨居則左琴右書不虛一席開牕對徑兮
得三徑之資設壇求友兮來三友之益於是寄衰情
潛逸跡逍遥徜徉忽不自知雙鬢之旣白客乃矍然
謝曰信乎先生之樂斯亭矣吾安得遂為亭下之一
客

竹里賦

虞山北麓昔有隱君子王公號竹居象虛心希直
節也傳至冬官公號敬竹又至太學君號竹里襲
孝思追世德也余嘗登是里觀是竹乃欲旌是孝
而賦之焉其詞曰
里仁為美孔聖垂訓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舟里棲四
皓而輔漢之功顯粟里寄陶潛而事晋之操立然則
斯里也風化攸先德業所係豈取夫二十五家之人
勢相傾而利相締有美王君卓識此義里以竹名奕
世無替謂吾祖之卜居託山陰之叢竹聚同宗而述
祖不以善而自獨相與思其志意相與思其嗜欲培
玆竹之雋本遹子駁之一族余也久交而熟知其族

亦盛美或開衛武之澳或闢蔣詡之徑或林焉而七
賢齊高或溪焉而六逸偕勝或為亭則如白太傅養
竹之情或為軒則如蘇學士綠筠之興於是金戈匝
巷翠葆盈村虛聲列户寒蔭羣門爨筍分羹和親睦
黨刪竿鬻利老子長孫此所以謂之竹里而實太學
君之孝思之所致世德之所存也於是士大夫之知
君者僉以竹里號君而君之益勉於孝也又不負乎
余之所云余既賦就復為之亂曰此竹幸兮生此里
里有人兮竹之仙此里幸兮遭此竹竹有主兮里之

賢此主人兮吾欲從入勝境兮沾清風虞城北兮渺何所高山暮兮青藹葱

達生賦

嘉靖壬辰冬余為壽藏之石匡殫匠技而迥邁者幾二百尺有山人八十翁賀之曰工矣固矣盍以美額榮其門乎余特訂之曰達生盖取莊子篇名也作達生賦以語翁其詞曰

智矣哉惟莊仙之逸見達人生之至理謂萬物有始兮有終乃形氣變遷兮必爾是以付貴賤於同丘齊

得失於一體化工幽巧兮羌亦憑其玩游塵跡浮休兮紛莫逃其議擬質古聖兮雖嬉廢治而妨功警涵俗兮實俾貪消而躁止斯其所以神萬象冠百子也厥有知是道者簡兮罕朋滂兮寡好以兩儀為寓居以百歲為寄傲短兮可嬰脩兮可耄聽日月之幾何安儻來之大造蓋嘗染指兮浮名沾唇兮散祿方為未老之馮唐遂如必去之梅福享田園兮含哺弄詩歌兮鼓腹向子平兒女之累寵畢於中年司空圖賓客之歡漫寄於玄屋此亦庶乎達生者矣而不識將誰焉是屬翁笑曰塵海茫茫兮爭趨以溺趣而或返兮聾啞衆責先生此論兮開迷剖惑請以自居兮益壽益德

南湖活宅賦

僅菴叟作一坐舟有客同泛扁之曰南湖活宅活宅為舟蓋俗語也叟特賦之以自勉且答客曰

緊吾祖之世居卜尚湖之南浦渺萬頃之烟波匯一鄉之村塢杜八達之輪跡習四通之篙艣余是以遵大夫之等儀而作方舟以從古也敞層軒兮匝坐穩

片榻兮泒眠左一匡兮罇俎右一匱兮簡編衆槳捷兮鷁軋雙帆驟兮鳶翩噲八窓兮交映儼畫堂兮鮮妍況可近可遠可止可遷此則謂之活宅而吾欲廣其義焉者也乃若圓活兮用智因時兮變通或濟川兮仰傳說之聖或擊楫兮效祖逖之忠或駕張翰以避禍或載范蠡以保終或訪舊而汎雪兮追王猷之逸興或衣錦而乘月兮成李白之奇蹤或搖搖兮靖節或漾漾兮龜蒙吾乃知此宅可進可退可卑可崇隨主人兮所遇皆順應兮從容是謂活兮一宅吾舍

此兮焉從客既聽即和余而為之亂曰善哉叟之知所活兮皆君子之德遐哉我之論夫活兮乃長壽之謂羨此宅兮德之窩顧此德兮壽之會句日揚帆兮一泛湖湖上青山兮叟之對笑歌滄浪兮明月來淨洗金盃兮百年醉

遊杭喜晴賦

予與南海京兆石崖柱史遊吳越遇久晴順利因念一飲啄皆前定矧今行千里歷半月而獲此良遇得非吾三人叨有天緣者耶作遊杭喜晴賦以

伸感天之誠以示順命之道

嘉靖丙申春霪雨連綿遊人落寞山水失光禽花爽約安鯤子乃卜四月之清和重二叟之然諾陪黃堂之書飯伴烏府之琴鶴晝行兮並舫宵征兮聯酌躡姑蘇之危城步嘉興之遠郭望錢塘而言邁入古杭而載泊於是登衢街歷店肆認官衙參佛寺訪民俗之隱幽尋朋儕之裔嗣攀山巔降水次樂事兮不稀賞心兮頗恣時維風伯藏威雨師匿跡或輕飈兮順帆吹袂或淡雲兮浮波過壁或飈靜兮萬竅無聲或雲消兮長天一碧或午兮炎熇蒸汗或晚兮涼飈添帛或晚兮赤霞絢爛或夜兮明星的歷或皎鏡兮孤掛或黑霧兮隨釋爾其半月無虞三人有慶乃知出入皆由乎自然遊記不容乎險倖蓋惟崖埜之姿湖海之性素位而行隨地而勝此天意所以眷二叟之高而憐一鯤之興者也於是二叟聽之與予相勉於順天而罔懲於俟命

遊杭州西湖賦

明嘉靖歲丙申來夕夏今日春迓程伯之飛旆拉王

子之馳輪就浙藩之周道出武林之崇闉躋甑山之斤麓凸錢湖之一滑聽笙歌兮兩岸睹紅粉兮四濱豐儉殊兮百席醒醉雜兮千人於是呼僕兮正群買舟兮一葉共繫兮清觴互開兮短檝水底分明鏡波紋兮羅貼照客兮蓬鬢見魚兮鼓鬣蕩漾兮盤桓洞游兮繞西爾乃望林逋之墓登蘇公之堤探六橋之窈渺隨萬柳之芳菲蔚峰巒之環秀煥瑩殿之爭奇勝風光之幻變儼圖畫之紛披嗟浮生之大樂惜勝會之難齊錄藻詞於無廢付萍跡於有稽

弔許汝登賦

吾同年進士許公諱逵字汝登為江西副使值寧藩宸濠作亂殺都臺孫公許即罵賊死節時方三十六歲賦此哭之

西周汝墳汝寧府春秋蓼國固始縣金漿諸水之泓澄銅井群山之崒嵂會兩儀之精靈產一代之英特實許遠之忠䰟發華宗之令嫡慨正德兮末年賊宸濠兮造亂緊此賊兮宗室虐江右兮糜爛漢劉濞兮同條唐李璘兮共貫覦神器兮數載弄盜兵兮一旦殺都臺兮先聲因衆官兮懺岸僉屈辱兮被刑或詭隨兮苟叛是天綱為之瓦裂而地統為之氷渙者矣爾其職業兮兵備官守兮副臬挺身兮班行奮勇兮孤子怒賊兮嚼張巡之齒罵賊兮掉杲卿之舌數賊罪兮堂堂受賊刃兮烈烈共都臺兮九泉壯本朝兮雙節惟雙節兮倡首致六師兮併心追皖城兮肆伐乃元惡兮就擒江右平兮奏凱武功焯兮當今嗟副臬兮死志上帝赫兮鑒臨裂復完兮天綱渙復整兮地統克取義兮從孟善成仁兮學孔吾同榜兮三百賴先生

兮增重綴拙語兮宣哀望劉陽兮淚涌

七體

七勸

七者賦之變流也蓋自漢枚乘之七發以及元袁伯長之七觀務奇鬬麗迺相沿襲而近世作者漸稀蓋文士之餘興也予守鰥可悲客有憐而勸予者七事乃作七勸

寶麓子歲齡幾踰五十先室人捐世矢不再偶亦素無妾婢乃獨居小樓以度餘年客有峩冠博帶琴鳥鳩筇投刺踵門而請曰竊聞子鰥居孔悲僕願一見而勸之也寶麓子方號幽寂杜賓朋使閽奴辭之者再客曰僕也獲交朝野之賢豪多矣今茲引領乎高義輕千里而登龍門子何拒之峻耶於是寶麓子掃花徑闢蓬門設館榻具牢醴延客上座而問之客乃肅貌温辭謂子曰僕聞子之為計也斥高宗孝已後娶之非執曾參管寧獨得之義誦牧犢雉飛之操則傾懷歆仰展衛風有狐之篇則掩卷退避爾其隻眠半榻單坐一堂歎空房兮殘衾敝帳問中饋兮斷饌

停漿衣百結而紉針誰倚財日費而槖橐誰藏子雖屹立其節行而實自苦其肺腸竊念人生如駒過乎一隙露晞乎朝陽何不及時以為樂而悠悠以徜徉

寶麓子曰辱客遠顧請畢言之當虛心以聽

客曰子之不娶者義僕之所聞者禮禮有之大夫雖七十亦再娶蓋以主祭祀也子官為大夫適當斯禮而况年未七十乎僕願子擲舊恨索新歡續鷗絃兮既斷暖鴛枕兮又寒重迎兮鳳冠燦燦再奩兮鸞鏡團團陪祭兮以蒸以禴執爨兮以饔以飧於是一家

之父母重叙兩儀之陰陽復全况鰥寡悲秋傷宇宙之和氣而伉儷怡悅添瓜瓞之綿延此天下之通義也子其從焉可乎寶麓子曰為斯言者衆矣豈惟客哉使吾聞之適以益吾糟糠之哀而瀆吾綱常之性夫豈忍從此也

客曰子固不忍立中闈擬先配矣盍亦置妾妓娛晚歲耶或如王導之寵妾預尚書之政或如謝安之愛妓隨東山之遊或如絳桃柳枝不玷昌黎之文譽或如小蠻樊素助成白傅之風流爾其象兮無雙美兮無極毛嬙鄭袂兮不能匹休西施掩面兮比之無色盧瞳兮頳唇翠眉兮瑤質手如柔荑兮蓮步輕齒如含貝兮花靨櫻况乃獻嬌樽俎售謔茵席巧笑妖歌調箏鼓瑟頓使怒氣為之春融愁抱為之氷釋此凡有情慾者之至樂也子其從焉可乎寶麓子曰吾聞韓魏公因元配既亡而斥散女樂司馬公於夫人置妾而亟遣不顧吾雖不敢仰希二公然而有為者亦若是安用爾淫佚之圖也

客曰子之守鰥之義信乎質鬼神而無疑徹死生而

無弊矣然所以慰其鰥者請為子借箸而識焉子知夫飲乎或獨飲則倣陶潛之顧影效李白之邀月或群飲則設孔融之賓座投陳遵之客轄爾其揚袂憂舞扣劍高歌一酌可以比松喬矜許史再酌可以弄日月傲山河子知夫奕乎或為石室之圍而爛柯年歲等之於晷刻或為別墅之局而代冠功勳輕之於垂核爾其優游鬬智謔浪爭雄落子數聲賭就梅花短句携枰每日頻隨竹澗清風茲二者士夫休逸之勝趣也子其從焉可乎寶麓子曰惡酒之德上傳於

大聖戒奕之論遠著於名賢夫古之志士惜時而立業吾竊有志存焉夫豈爾從也

客曰子欲立業此其志在冨貴乎蓋醜女自配諸葛之所以成大功家累不隨淵明之所以立大節況子犹然一夫了無家室之累豈非奮身效用之一機會耶盍隳文天闢以售賈董之詞盍掉舌相府以逞蘇張之辯俾鶴書兮赴隴披羽衣兮登殿歲九遷兮公卿日三接兮賜宴紛賄賂兮如山赫聲威兮如熵若是者蓋有命焉而不可力辦者也其次莫若學范蠡

兮戮力營貲希王戎兮牙籌算利乃使蓄積靡窮豐飛罔際川湧兮金繒雲堆兮廩餼無求兮不獲無欲兮不濟此人情之至貪也子其從焉可乎寶麓子曰吾見衛鞅之臨刑石崇之被殛則冨貴之為釁多矣吾方趣葳蕤而志簞瓢夫豈爾從也

客曰然則子好静矣乎静則可以養生而得神仙之術盖養生一論嵇康固有可宗而學仙一語晦翁亦所不廢爾其當生死之關啓玄命之秘脩性兮畜神捐情兮餐氣三年兮養丹五爚兮作戱金鼎兮鏞龍虎圭刀兮充咲嚌由是脫塵兮乘烟嚼蓝兮吞霞羽翰兮漸長軀碧兮顏赧白日兮飛奮帝闕兮仙家形單兮翠蓋左鶴兮右麐爾乃挹浮丘之袖拍洪崖之肩排陵陽之闥登容城之筵傚子晋狎彭籛吟弄兮行雲瑞日往還兮秀嶺名川等人世兮蜉蝣過眼覽天地兮頃刻千年此神仙之所以為竒絶也子其從焉可乎寶麓子曰斯事茫昧使其可求則秦皇漢武何不先得之耶況知命立命孔孟有成訓矣予忝誦法聖賢夫豈爾從也

客曰然則子不好誕矣曷不好遊乎方今堯舜在上四海承平戢戈韜矢刀斗不鳴較之戚戚靡騁之世則君子固宜自卑而廣騖遐征矣爾其乘向平之暇日法馬遷之遍遊借靈運之雙屐買季鷹之扁舟歷五嶽閱九州佳山名水秀壤芳丘儘平生之眺翫恣老景之夷猶於是訪同榜兮弟兄繹舊盟兮賢傑或千里兮命駕或二年兮叙別或夜雨兮剪韮或剡溪兮泛雪蓋將使道誼之恒存而彞倫之不滅此人世之至樂也子其從焉可乎寶麓子曰茲二樂者吾嘗

舜膏肓浹骨髓惜乎老矣病矣艱出而未能也
客曰子將杜門而却跡其必著書立言以自見乎吾
觀子之嗜書也歆石渠慕天祿大則有山房之藏小
則有巾箱之蓄或發憤而鏤版或攜餅而請録或盡
貲而廣置或入肆而遍讀由是淨几臨流明窓傍樹
抱虞卿之窮愁發左思之搆慮抽五車之錦囊展六
經之縹素窺聖賢之道真訂儒先之謬誤拜濂洛之
餘光闡關閩之遺趣況乃考歷代評諸史究是非叅
終始察君心觀政理扶忠賢黜奸邪剖剛目之微詞

揚春秋之定旨其又文章兮紀事詩賦兮陶情師漢
魏兮宗韓杜寫不平兮聊自鳴此人生之不朽而今
古之至榮者也子其從焉可乎竇麓子聞之欣然豁
襟浩然張膽揖客曰予雖不敏請事斯語久矣遂與
客結為同志終身不忍相别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一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二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擬古樂府

漢鐃歌

朱鷺

朱鷺兒祥姿稟紅日西周神鳳來呼爾作良弼朱鷺
兒棲集飽丹砂漢朝鶡雀至見爾失寵華朱鷺兒不
出夫差亡帝家火德繞飛舞朱鷺兒曷從楚威王覇

葉欲替空回翔

思悲翁

思悲翁慎勿思思多逃天地天地無盡時思悲翁慎
勿悲悲多徹今古今古何終期請君莫唱思悲翁翁
且自歌將進酒傾玉壺酌金斗彈絲箏擊瓦缶隣里
愿翁福親朋祝翁壽只捧酩酊駐紅顏何用思悲空
白首

艾如張

漢曲為田狩作予謂張禽當法古聖之愛

物云
彼茁者林其榛其楚于以刈之張羅之所爰張我羅
有鳥可得左右高下任爾来翼般網是刑周罝是式
有鳥飛翔煒其五色懷我好音嚯嚯自適薄言聽之
相予逸德既艾而張廐幾恍懌

上之回

漢曲與凡後作皆誇時事以侈君心予謂
先誇後諷可也
上之回軒萬乘鼓雷訇旆雲映驃秦威燿漢令虔石

闕下棠黎讋匈奴震月支千載遇霸王師黷兵凶求
仙幻愿歸朝享清宴任夔龍登奭旦治無爲膺福萬

戰城南

漢曲但言戰死欠言成功與規諫意今補
而正之
戰城南南來違屬嗤秦帝戰城北北去胡兒侵漢地
華夷定限隔乾坤可柰天山烽火頻咄爾犬羊憯不
識聖朝作養多忠臣操金戈伐金鼓將士桓桓盡貔
虎前陣梟單于後陣馘蒙古露布星馳報帝廷兩階

干羽洋舞

巫山高

漢曲惟思歸之意他作皆言陽臺雲雨失
之淫誕矣予乃尤體漢意後斥他作
巫山高淮水長山無梯水無梁東歸不可得空爾淚
沾裳蕭瑟陽臺自羇旅依舊朝雲還暮雨獨憐宋玉
賦荒淫浪說襄王夢神女

將進酒

將進酒君莫辭適勝境乘佳期款直諒會文詞旅殽

核鳴竹絲昨丹臉俄素髭生不飲死可悲更有戒君
弗知禹惡酒闕兩儀孔絕沽萬代師紂糟丘桀酒池
酣楚襄醉夫差神人憤社稷移灌夫酗遭族夷竹林
會晉式微嗟後輩鑒前非息沉湎寡嬉嬉壽斯求福
是宜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赤君馬騂騮姿我馬騏驥德金勒雙龍
鬃玉鞭兩鳳臆悲鳴永相搆八足互休戚同感芻牧
恩共効征戰力吁嗟馬上郎並為許史容面容一室

親心事萬山隔富貴欲刎頸患難輙下石請君急辭
鞍跨馬多愧色

芳樹

彼芳者樹厥花桃李風漂其葉維葉披靡我心孔悲
曷云能已彼芳者樹厥種松栢雨雪其雱維榦貞直
我心孔臧曷云不懌

古有所思行

有所思佳人皎皎瓊瑤安秋霜凜孤節春雲蔚芳詞
神仙自古邈難致夷齊舟綺宛在茲我思其人思不

已紅塵不敢占鬢絲

雉子斑

雉子斑雌雄並錦繡文耿介性雊從咢耳啟道興貢
自越裳周室盛可憐珍產混凡禽十步踉蹡過上林
相逐相呼纔得意羅矢誰家設禍深君不見彭祖雉
羮堯帝食雄雖一死何足惜

聖人出

聖人出華胥渚大昊靈光照寰宇合三才瑞發河圖
景運開景運開畫易卦甲歷字書彰萬化彰萬化婚
姻倣夫妻別姓彝倫篤彝倫篤置龍官分理海內民
物安民物安奏音樂琴瑟喤喤宣渾噩猗聖人木德
全五帝功業惟其先

臨高臺

臨高臺望祥雲翩翩逸輿躋仙群懷子晉憶彭篯那
能握手俱千年飛鶴駕踏鸞軿洪厓結約呼容成把
丹溜揮玉杯鍊成五石戲九垓別靈谿歸故鄉彝倫
復叙歡满堂匣中劍架上書男子誰容事業虛出從
宦入明農聖賢有道隨窮通窮亦可通亦宜無邉妄

想空歔欷

遠如期

遠行如期之子有謁簡書式承王事孔烈肆其旃哉
厥瘁是謁遠歸如期之子洵孝父母曷嘗綿力斯劾
肆其旃哉厥心是悅

石流

溪題本石留南朝宋人改留曰流

石際流泉汩汩其逝歲月與俱瀘馬老至相維恳人
老矣曷修哲人而老京京癲憂誕憂云何厥德不成

夙興夜寐忝我所生肆茲德行薄言有覺匪石可轉
匪流可濁

公無渡河

古詞皆欠言其妻隨死之義今補之

公乎無渡河渡河無名死且訛彭咸死忠尾生死信
中河義鬼古亦多獨惜公渡河狂癡被髮𪘏叉牙蛟
纏吐舌黿鼉天吳九首角鬣嵯峨公乎一身將柰何
將柰何箜篌一曲罷妾死隨公魔爾化比目魚名義
托素波

梁甫吟

武侯此吟以後太白等諸作各自立言而
侯之本旨亡矣今獨為侯申之

我讀梁甫吟重為晏子惜二桃殺三士用計太慘刻
三士果有功爵賞奚須齊景公何不明誤聽此讒慝
武侯真王佐心事窺契稷顧此覇業畀興言特悽惻

烏夜啼

唐書樂志曰宋臨川王義慶嘗得罪大懼
伎妾聞烏啼乃報云應有赦明日果然因

此作歌太白以來作者俱欠此意今補之

月瘦風酸夜慘悽郎悲妾淚生別離城頭霜落烏聲
起啞啞分明報郎喜郎歸後夜妾當壚勸郎把酒歌
啼烏

行路難二首

君不見武攸緒遠適龍門避女主又不見陳后山却
衣凍死絕權姦耻莫恥兮仗宗族畀莫畀兮賴姻屬
薰天冨貴成粉虀笑談對面藏荼毒噫嘻行路難二
賢所守高莫攀從知君子行路易立足路頭分義利

其二

君不見漢太公擁篲迎兒禮意隆又不見蘇季子乃
妻前倨後後恭父子夫妻尚如此路上人心復何耻
只憑勢利別親疎每遇忠賢添謗誹鴟梟得志傲鸞
凰荆棘逢時戕杞梓行路難行且止

長相思

長相思在何處孤燈明滅夜聲秋一枕眠愁窓色曙
何山不危如太行何水不險如灔澦青天茫茫白日
昏耶鄭夢裡紅顏去好花輙遭風雨欺自古佳人時

不遇長相思淚空注

前有樽酒行

美人如英多别離相逢樽酒情悽悽金壺玉斗春淋漓軟語留連落月低霜寒小院慈烏啼明朝去路各東西我且歌君且醉人生不醉將奈何百年萬事空成悔

關山月

關山月幾度盈又缺銅柱危撑寶鏡圓玉門迥掛銀鈎折蘇武窖祖逖楫萬古清輝照忠烈姮娥守孀悲

不言故識征夫怨離别滿放晴明爍鐵衣紫塞年年少風雪謝天恩關山月

鞠歌行

沉珊瑚埋琥珀海底泥閒空麼擲此梗楠彼榛樣良材盡斬惡根植誰眼青吾鬢白知己不遇年近百桓魋怒臧倉隨孔孟終身無暖席嗟聖賢俱困阨膚庸萬輩那須惜

採蓮曲 和李太白韻

荷花娟娟美如女水面照容嬌不語鴛鴦坐占妬遊人忽聽管絃齊翼舉採蓮歷酒尚書郎畫舫朱簾繞碧楊太乙真人宛相見暗投仙句教詩腸

胡無人

追風杪高塞草秋戰場鬼哭寒啾啾狼烟半朶金城頭漢主赫怒胡星愁前將衛後將霍百萬精兵出帷幄左哨擒烏桓右哨服稽落勢轟雷電空沙漠胡無人奏凱樂

長安道

長安道滿道春花更秋草春花與客同芳菲秋草隨

人共枯槁前道丞相車後道將軍戟東鄰賀拜封西里弔誅殛朝營衛霍第暮作金張宅如何道上草與花歲歲年年無改色

陌上桑

黄鸝鳴春風柔桑青沃若事姑本多端更受丈夫托丈夫一去百草芳傷心桃李寒無光妾採桑妾提筐提筐急歸去白髮姑在堂君王不識妾心苦妾身不是君王伍君王請歸白玉宮無數蛾眉獻歌舞

五雜組二首

五雜組裁綺羅徃復來機内梭不獲已譬暫和
其二
五雜組雲錦紗徃復來客路車不獲已遠離家
獨不見
西風信緊茱萸紫砌雨痕枯苔色死繡户沉沉白日
閑鴛機寂寞凋紅顔黄龍塞兒獨不見歸程枉負騎
騂健百尺桃邊悲且啼淡霜瘦月寒凄凄
泣竹篇
母心思笋莬兒心亟將烹冬笋求不得兒淚迸竹傾

有笋欻自出地道感厥誠兒作魚池監寄鮓母即譬
譬曰官雖小應須慎而清却鮓規兒志母兮賢且貞
我題泣竹句母子齊芳名
投崖操
唐奉天竇氏二女遇盜將辱之其姊即投
崖死其妹繼之
吾父母遺骨肉咄爾盜叵污辱幸此崖臨深谷委命
投兮先我姊輩妹同兮九泉底再生崖下兮兩木成
連理

冒刃篇唐鄭義宗妻盧氏
賊威猛家衆匿姑在堂命危迫妾冒刃衛姑側受賊
捶死莫惜妾亦知詩書妾亦曉仁義倘姑危莫拯妾
顔何以見天地見天地此心元與禽獸異
延陵操
予先世兮讓國來吴城喜故國兮王道成予小子兮
讓國來延陵悲故國兮交相爭嗟予讓兮先德莫承
嗟彼爭兮先業是崩
貞姬行

楚國白公勝之妻因白公死吴王聘之不
從王乃號曰貞姬
妾本白家婦郎死妾未亡績麻守郎墓旦夕死從郎
貞名中不立猥聘遭吴王輜軿紛合沓金壁爛熒煌
富貴非妾願節義矢不忘有髮堪入剪有眼堪入錐
君王自匹配國色滿椒房
附雜題九首
遊湖曲韋應物聽鶯曲體
湖波得兩高十尺萬頃波光鎔玉波北山佳氣烱烟

照天地熒熒涵一碧湖上仙翁出身奇蒔杭淺掛炯
汀夕恍惚船如天上坐博望槎邊牛女卧齋書載茗
陸龜蒙泛宅浮家張子同天遣仙翁繼幽賞笑戴漉
巾披鶴氅打鼓恐驚龍窟深停橈喜蹈鷗灘廣四堤
柳蔭寒如潑兩岸蒲風香可啜何妨百歲日日來此
遊持盃把釣拚不休却憐范蠡五湖興載去西施叵
誇勝不如翁也一身輕飛到蓬萊偏捷徑

美人曲 王仲初寄遠曲體

美人一去消息沉巫山吸嵘湘江深玉顏可想不可

喚水中月影沙中金留得郎衫存手跡郎淚漣漣把
衫拭

邊城曲 黃山谷塞上曲體

黑山嶄巘黃雲高平沙落日戰兕號累歲城頭狼火
熄漢朝天子真英豪關外戎王偷一走五花獵騎隨
鷹狗捲開氊帳遇南人問道子卿今在否

寒冬北遊曲 宋錢易西遊曲體

寒威慘遏貂裘短西風偏急馬偏緩傳言凍折崑崙
山紅日無權推不骨黃雲騣鬣四空低躑躅齊東更

魯西浪仙瘦怯征裘重剛逢晚雪飄凄凄乍信鳥啼
行不得可憐微體輕譬翼勤劳取出富貴多富貴也
誤勤劳客

暑夜燈蘂曲

暑燈不敢明一明令人驚涼燈方未起一起令人喜
人情涼暑翻覆多長蘂短蘂其柰何清光炯炯當簾
幕照破萬古人情薄

送悶曲二首 劉禹錫送春曲體

悶可去悶為達人關賢聖俱亡矣神仙安在哉請君

舒一嘯萬事等浮埃

其二

悶已去飄入風烟裏莫向枕邊生休從盃畔起却催
詩句來祜筆津津喜

西施曲二首

妾侍吳王遊祇為范郎謀妾別吳王羞郎上范郎舟
郎在越溪初識妾妾入郎心暗成結姑蘇臺前郎約
至王纔宴醉調歌舌五湖勝處隨郎走妾身自是郎
先有

其二

妾事吳王王自滅妾事范郎郎自吉從來勝敗責夫君豈惟妾輩為之孽

近體樂府

如夢令

綠暗高林雨透藍湧小池風皺鰥客鎖南國占斷春光錦繡長晝長晝細點離騷句讀

憶秦娥

憶先安人秦氏

鰥居冷風雨蕭蕭燈耿耿燈耿耿半榻孤懷一窗單影　孟曜芳魂歸北嶺隔斷碧湖春萬頃春萬頃飛夢難逢衾寒酒醒

更漏子

賞月

桂香清松影賦半畝空庭曲砌碧漢迴白雲寒樓頭皎玉盤　喚嫦娥音容杳銀闌傍人低小調綺瑟醉金觴笑歌牛斗旁

眼兒媚二首

過華湖

蘆葦蕭蕭奏輕颸烟雨隔南洲小航冒冷孤帆披濕一路吟謳　閒人儼似天隨子幽興五湖秋相知只在渡頭漁叟沙嘴眠鷗

無錫武進道中

錫城迢遞過錢橋曉氣冷蕭蕭惠嶺連屏陽湖展鏡圖畫晴霄　蓬窗酒醒尋詩樂兀坐捧茶瓢陪行一路溪雲冉冉沙鳥飄飄

少年遊

朱簾半捲畫屏孤立門巷鎖烟蘿榴火如燒荷錢似鑄好景麥秋過　道人無事掀髯了寂坐養微痾閒想平生浮休萬事空愧鬢毛皤

南鄉子

夏晚浴酌

三沐楚蘭湯汗體氷清白玉香小坐空階明月冷如霜宛在南陽石步廊　幽興動壺觴沉李浮瓜壓蔗漿避暑不須河朔飲酣狂酒醒詩成夜未央

踏莎行

暗結愁眉長淹病體藥爐書冊相依倚閏年春色苦
來遲何處芳菲撩一喜　小步危樓閒憑凈几青山
半疊如知已紛紛世事付浮雲靜聽天公分泰否

臨江仙

贈醫者號西溪

溪上杏花春冉冉小窗啼鳥垂楊百年流水傍斜陽
東風吹屋背兩岸繡苔香　問道主人何處去柴門
流水歸航尋芝朮白雲鄉宋清之德義應共此溪
長

蝶戀花

春宵

最苦春宵難到曉擁膝微吟憂剔燈花小流霞細酌
銀瓶了西映窗光斜月皎　四聽無聲寒悄悄急擁
青綾夢入邯鄲杳乍覺一腔諸事繞忽從枕外聞啼
鳥

蘇幕遮

某遷官某縻職宦海茫茫來往人如織邯鄲一夢誰
能識白髮黃泉攔住貪婪客　我歸休我隱逸笑看
人世榮衰幾更易忽爾炎炎俄爾熄沐猴逞驕徒自
殛

行鄉子

特地登樓欲寫春愁急開窗試眺遐陬低雲遍野寒
逼重裘遇雨如麻風如剪霰如毬　胡床獨坐守絆
盹幽想功名富貴如漚百年有命萬事無謀只書一
卷香一篆酒一甌

錦纏道

小雨廉纖釀作東風微冷滿四野蕭疏春景上林略

露梅花頂柳線鵝黃拖着漁人艇　每對物傷春閒
愁耿耿嘆人生榮枯不等只安分深鎖柴門但尋詩
倦處得醉何須醒

解連環

有感

誰能料後曾閱歷人間知新見舊歎無數開落升沉
似春花秋月浮雲過溜輕薄紛紛較眼前智爭力鬪
卻不道今朝難保來日陰晴氣候　莫羨鳴騶曳繡
只安分田園委心耕耨好將勤儉傳家且淡飯麤衣

延綿裔胄古聖先賢管不得無窮宇宙我勸我把酒寬懷休教眉皺

摸魚兒

坐而思閑想人情箇箇躭名戀祿揚眉吐氣立功勛展轉不曾知足空碌碌誰知道終身難保榮和辱只時反覆見王食錦衣高車駟馬畢竟成荼毒　觀漢史可憐韓信夷族更痛蕭何下獄却信塞翁真有見失馬甞為上福教孩兒繞山邊揷滿黃秧對床頭釀成新醁每常間老父吟詩纔罷飲饌從吾欲

五言古詩

官寓南都二首

中隱留司官案牘多逸暇吏散鳥啼時門掩碧山罅謁興詞墨心書繞斯俟架漱藝述馬班傾言參鮑謝情遊李杜壇力控韓歐駕長日咿唔聲含毫小窗夜

其二

南國擅繁華東曹占清雅山川遍故園客卿離愁寡孟機憐婦勤陳牘課兒寫睠茲親誼真憬彼榮名假自憐麋鹿姿韁鎖只聊且每着朝衣時心旌懸綠野

過武城弔言游

海虞產言公地靈冠南方忝余海虞人事公入鄉黌悠悠桑梓情公覦耿未忘恃此竊遺榮武邑停來航冥祠慘蕭條廢院蔭彷徨風衰弦歌聲星燦文學光割鷄乃棲鳳萬古山川香挽公歸故園墓在虞山陽

東友二首

溶溶一湖水隔我良友家有懷不能宣坐傍芙蓉花飛鳥高滅形平烟淡含霞寂寞無限意西風忽吹紗

其二

蕭蕭湖村木落盡清秋霜流景逝推軋到我鬢髮傍餘生能幾何一別十載長黃菊方及時請君共華觴

同隣友野步二首

以我衰時興逢山晚際容蕭寥方自惘之子適來從語高驚伏鳥衣白暎蒼松寂寂茫茫裡一聲何處鍾

又

策策晚林響幽幽寒水容賞愛不在眼沉懷溆何從清風吹白鶴適遇傍孤松山人適與遇片月起孤鍾

族姻顧姓者刻木肖親歌以奨之應其索也

丁蘭吾遠祖刻木我家教如何顧榮孫千載特是効
姻黨連吾宗慕德各興孝事木如事親反面出亦告
信哉天下人可學堯舜道

寄琴溪陳翰林

綿思熱中腸戚戚坐幽素我本蕿落人懷君匪榮慕
皦皦玉堂英詞場耀芳步清文炳奎斗貞語鏗韶頀
歡眄杳難期汎景颯朝露灔灔湖邊庄娟娟山側路
孰云室是遠一水駛將渡華觴暎頹顏何時集良晤
待子登天衎欲贈河東賦

寄湯方二兵曹

京師舊人來試問意中客明都風霜稀墮鬢亦吾白
吏散鳥啼午馬歸山斂夕睠言渺余懷官聯宛如昔

接歐陽誠之書

庚辰八月閏望夕後三日青山澹斜陽寒林暝喧蟀
白屬猶未南誰傳故人筆客稱自安戍來封固膠漆
愛至讀亦真言言宛交滕上言道路難下言歸休吉
難以其性方吉以其情質從知管鮑交萬里默相暱
望望常德途烟波杳難悉日咀同心言陽春犒腔溢

弔高太史季迪十七韻

洪武間吾蘇長洲人修元史擢編脩戶侍
不得其死故述彼文行而弔之

古今三文士命犯斗牛箕韓蘇及高子文品屹嵾嵯
韓蘇多謗釁高子禍益奇禍奇一日慘文妙百代知
睠言耽爾集光彩紛陸離鏗鍧諸古調鬼神出詩脾
巧幹兩儀與冥搜萬物姿築以李杜壘建以曹劉麾
史筆登聖朝遷固相馳馳欻起雲蘿興歸遁吳淞湄
俄遭阮籍哭適坐嵇康悲甫年三十九令人永哀思

思爾生不辰元季干戈時貧立卧龍志瘦撐孤鶴肌
千山謝郎屐數畝龐公犁人皆諂偽祿爾獨踰垣辭
英賢吟魄在杳渺復何之（季迪曾避僞主張士誠召）

哭司訓黃先生

臨清司訓黃公諱禹字御民江西豐城人
正德丁卯同考應天鄉試有藻鑑取士多
登春榜作顯官比取奉為詩魁不遂嘗對
語惜之今公沒既久追悼賦此

嗟哉我黃公豐城古名族登科為貧仕儒官稱微祿

校文入南都英雋緫收録顧子樗櫟質亦以貢黄屋
昔再過清源走謁芹池緑綈結師生情縁分自親篤
學衕冷如氷傾槖換醽醁各擬百年歡身事托衷曲
迄今三十春思公宛如矚襟期寛有容操履淡無欲
瘦貌群骨清柔聲百言續自茲分手餘歳候若轉燭
昨問豊城人香骸久埋玉無路酹一觴哀悰空滿腹

西堂讀書用左太冲招隱韻二首

人生不好静勞累空古今此理語俗子聾夫對鳴琴
群書繞幽室明窓照寒林几席見萬古歷歷升復沉

雖然在人境寂無車馬音春來二三鳥隔樹相與吟
索居寡知己即此開煩襟何必毀譽徒執袂誇朋簪

其二

築室傍西圃闢窓對荒榛中有数竿竹可以清吾神
佳麗不足齒所貴其趣真昨見桃李花芳菲艷前津
萬物有代謝二氣有屈伸風霜一飄薄綺繡成黄塵
我欲依此室静坐觀我仁幾微苟有得瞬息皆良辰

閲縉紳一覧

毎閲諸縉紳誠不過一覧自惟一覧餘榮名若秋熒
一覧屈者伸再覧顯者闇日異月不同轉目夢中魘
我老欲消閒此冊長在攬辟之若觀碁勝敗不驚膽
又辟若觀戲離合不歓慘投冊坐柴門虚懷養恬淡
黜陟勿復聞片山碧當檻

集陶寓興六首

閒居三十載游好在六經杜門不復出荒草没前庭
邑邑百年内厎以善自名榮公言有道緬焉起深情

其二

結廬在人境寂寂無行跡寒暑有代謝鬢邊早已白

濁酒聊可恃家貧無由得主人觧余意義風都未隔

其三

夷叔在西山仲理歸大澤山川一何曠被褐欣自得
好爵吾不榮三旬九遇食斯人久已死素抱深可惜

其四

重華去我久山川無改時聊且憑化遷我今始知之
良辰入奇懷登高賦新詩得歓當作樂逝將不復疑

其五

榮華誠足貴壮節忽失時出門萬里客旋駕悵遲遲

閒居非陳厄有酒斟酌之無樂自欣豫縱心復何疑

其六

不死復不老淹留忘宵晨九十行帶索聊為隴畝民
王毋怡妙顏我欲觀其人翩翩三青鳥偃息常所親

集蘇武李陵二首

征夫懷往路悵悵不能辭遠望悲風至仰視浮雲馳
山海隔中州相見未有期願言長努力莫忘安樂時

其二

行人難久留徙彼南山隅徘徊溪路側離別在須臾

昔者常相見今忽互相踰努力崇明德必欲榮薄軀

擬古四首

其一効阮嗣宗

白日垂西山明朝出東海天地無終期萬物不能待
花生露已晞桑墟百川歷昨見朱顏酡今已霜鬢改
盡欲登蓬瀛茫茫果誰逮

其二効阮嗣宗

長夜不成眠沉沉動清琴簷端起寒風星月照四壁
孤鳥空中鳴百蟲時唧唧相見不可期當絃徒歎息

其三効王仲宣

薰風入南原小坐舒我心蘼蕪照碧水榆柳敷長林
飛飛獨來鳥嚶嚶對人吟欲從不可得悵怏褰吾衽
翹首遠望之青山生夕陰願言此長夜得酒我且斟
酣歌倏成夢接爾懷好音

其四効左太冲

晴陽出靈景躍金耀皇都朱門間碧戶歌舞紛相呼
明紈拂華几行幰塞通衢戈矛談笑中紫陌生崎嶇
奮臂辭長安滿目皆歡娛江山浩無限天地豈一隅

嗟予

多壽則多辱唐堯先覺之孔子七十三觀化隨其時
於是聖人徒不以壽自期死生順常理弗肯偷生為
顏子三十二朱子七十一壽兮不為欣殀兮不為戚
雖距斯賢儔總向死時畢嗟予忝知此含笑入泉室

擬遊仙二首

肥醉[illegible]辱吻勞醴蠹腸腹翩翩赤松子杳然辟嘉穀
左挹烟光紫右注淵芬綠玄鶴東南來駕言出溟瀆
嫦娥顧我笑仙桂落餘馥回看長平徒秦兵正窮黷

其二

清風拂茸森白日飛明雲時有飡霞者飄然謝玄纁丹山在容邇蔚成彩鳳文松杉結菱蒨芝蘭騰氤氳猨鶴不屑變徑欲謁帝君頗乞五龍齡空爾蜉蝣群

處世難

處世遭貧賤飢寒動悲戚伊誰如顏子陋巷轉堪佚自惟靈性在各一養生術營營力求富富者千之一屈指諸富人安得伸眉目有役猛如狼有刑利如鑕一飽財所供百累財所率莫若攻聖經保身安且吉

奮欲取覓科雲程杳難必有客偶得之衣繡擁鳴駜小則郎曹銜大則公卿秩方當得志時闊步誰敢尼寧知勢不常有陟即有黜宦海沉百骸爭若歸蓬蓽得歸黜陟餘譬則花而實正宜樂田園鼓腹笑覲鋌却又作遠圖課子衛家室仰止吾文宣聖智叟無匹亦謂鯉不才但以子情暱下及陶元亮古之最曠逸更責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吁嗟處世難百慮無了畢撩忙呼酒來得失不復詰

感懷五首

人生信如花隨地各一方彼在糞溷中此或錦繡房厥初同根生大造曷其別遭逢皆偶然於是始懸絕懸絕不足論畢竟同衰歇請君對花飲萬事任工拙

其二

孔子集大成病在未行道堯舜得大行病在子不肖天闕西北陲地闕東南隩惟人不忌滿而欲專大造勞勞身外謀百齡竟誰到

其三

鮭生途路傍喜怒何足齒楚王偶軾之傳播遂不已

麟為春秋出周道宜復始一死繞遭聖聖泣亦徒爾從知貴及賤莫擇行與止遇否惟其時誰尼更誰使

其四

方皐相良馬秦穆眘成疑卞和獻真玉楚王刖其欺駑駘矜上駕珉瑀誇重貲靈修遠浩蕩傅謇誰予知

其五

烈烈王霸妻藐視楚相權皦皦樂羊婦金餅即棄捐昂藏諸男子孰若二女賢寘升狗爾慾儇媚伊誰憐

惜葵

葵花冠百卉以其開向陽向陽即向主此擬為忠良
日來風雨多層雲蔽陽光惜彼向陽心何以得表章
錦苞且摧折不如繁草芳吁嗟忠良黨對花空感傷

七言古詩

太湖石行次高太史韻

石魂飽沁無底淵置當赤日仍垂涎岌嶪一片石之
主長於太乙十丈蓮其餘環列逓相亞有如長幼各
論年鳳翅翩翻即將拳蜂腰公聊幾弗連鱗々亂々
復撐角世間果有龍在田震雷擊來松檜裂玉露滴

下芙蓉鮮玉襟巍坐足或倚方趾子立顒亦員綈觀
數步轉一曲別逞奇態凌風烟痕々疊出比春浪色
色吐碧疑秋天熊蟠虎踞獅子伏降威息猛隨吾宥
我是太湖同郡客自緣鄉思覺爾妍昨欲家庭設巒
岫計一買爾先買船船行太湖八百里分明出入牛
女邊却一爾性介不易更遭水勢磨其堅人於習染
每如此作銘自警特爾鐫還呼右丈伴我老二難四
美因爾全平泉醒酒倘即爾只拚長醉傍爾眠

石壁為顏司訓賦

有石立壁天之半騰蒼走紫映凌亂傳言女媧已補
天復恐天傾特撐幹居人陋巷掛箪瓢歷井捫參肆
真玩諸峰追勢來翕從宛若生徒侍詩案

壽陳侍御乃堂

五雲縹緲白鶴高九霄雜遝來羽旄稚川赤松分玉
醪吹簫子晉携碧桃瑤池秋色虞城濠德星熒熒明
錦袍王母西垂笑執翿群仙一飲空江濤膝下嬰兒
爭鳳毫仰天追逐群仙豪繡衣赫奕冰霜操玉堂如
水誇百曹武陵一別誰此遭集雲呼鶴鳴皷鼙

登樓賞雪篇寄張雪峰

南湖起樓高百尺飽玩虞山朝暮色陰晴萬態入軒
櫺品較何般最奇特夜來雪氣寒壓衾夢欲看山待
窓白登樓冒凍作急看特特奇奇數峰植或如美女
穿碧羅昂首層霄銀點額或如端坐百歲翁白鬢鬖
髿絶脫幘或如綠筍高揷林逐節粉痕明歷歷或如
黿鼉伏層淵素浪深藏微露脊雙眸不覺倦添花雪
漸繁時山漸塞回思平日我與山頃刻定須交莫逆
如何當此絶勝時我反與山相閉隔山耶我耶兩茫

茫混似鴻濛天地窄孰識山靈媢我深獻技呈祥昳常格突撑萬丈白玉屛睒掩吾儀似仙客山隈一隱雪峰翁此勝偏能誇獨得淸冷襟懷雪可如巍峩文體峰之敵乃知此景即此翁翁不來兮更岑寂十觴孤酌破嚴寒與山與雪成三益山晴雪散景不常不若請翁來入席

十二辰體述懷行

吾年屬鼠今五旬一牛深耕數畝春何須虎噬恣貪饕兎園前芟韭兩味新龍鍾老態閱人世人毒如蛇莫

能制誰知駟馬與高車畢竟亡羊何足恃所以英雄比沐猴我且烹鷄自勸酬門前犬吠佳客到再買豬肉添肴羞

青草歌 有感而作

太保封侯宰相宅畫棟飛雲恣輝赫高堂老母白髮黑數四綸音問朝夕候門官吏鼻不息車馬雜遝勢如織相君忽有韓彭灾檻車後自綸音來一家萬里氷霜哀門前靑草誰忽栽靑草不與車馬爭車馬去時靑草生隣舍承平車馬少淨掃門前無一草

二十八宿歌

霸道英雄相角力亢滿則損謙則益乃惟將相國之氐韓彭房杜多得失王者經綸心上起美政重輕分首尾箕帚得人閉内治酌斗篤親行燕禮放牛歸馬先息兵怨女曠夫皆合并空虛倉廩設大賚顛危無告獲再生仰希夏禹卑宮室痛惡瑶臺與椒壁右文講道膺奎光孝廉徵取黜婁匹羊胃無謡官爵貴七昴精明寡刑罪治功若此難畢陳揔似觜龜明指誨勿令巧佞參其中井然庶政責厥躬巧佞爲誅如鬼

蜮柳腰桃臉迷四聰膺德明明煥星日用張殺伐除妖蘗賢良輔翼世雍熙王軫舜琴諧鳳律

燕女吟 為一女忘舊作

燕都舊日長春遊佳人握手登靑樓朱顔皓齒凝雙眸笑談盃酒鳴箜篌別離今日經三秋相逢我欲仍相求誰知我已非其儔往來車馬皆公侯老我非惟不見收閉門嫉妬眞如讎公侯富貴好風流吳姬越女爭唱酬因緣反覆如遆郵佳人自保且不周從玆我亦無怨尤炎炎恩寵俱浮漚

燈蛾詞

廣庭夜靜花如雪靈氣淒清星彩潔燕雀眠巢蚍虵稀羨爾藏身已云吉高堂歌舞設華晏緑炬熒煌闌八面餘光一點入深叢撩爾貪心悸如戰忙荒擧翼試一行光亦滅兮身亦傾席上諸賓皆爾笑各自如蛾誰自弔爭炎每每遭傾覆不似蛾心本無欲

古詩長短句

題户部陸子齊送別圖

白雲兮山阿落葉兮江波彼美人兮離別多蒼生困

兮傷如何

顧都憲宅夜宴行

東橋先生天下士政績文名駕今古昔年交誼共南曹一別春秋踰十五今宵儼若從天來庭蹟登君舊堂廡新懷舊抱如海深笑指霜髯翔慰藉此歡剛遇明月知特假清光皎於乎先生道義遍交游更愛英賢重鄉士鄉士多英賢歷歷難縷數蔡邕王粲絶代才聲價煌煌壓儔伍一當奇遘信非常滿耳珠璣落談吐小園花影侵坐旁斜月俄聞漏三皷主翁興未闌呼童進羞膳諸君倦欲辭各説功名苦我為此歌告諸君人世光陰類飛羽百年會少離別多况遭此月兼此主衆皆盡醉月欲沉星河錯落秦淮滸歸家每夜對月時若與東橋每相覩

望山辭

吾曾祖考妣葬虞山故吾　祖考永吉府君自號望山以表望親之心不肖奉仰追祖德作望山詞代　祖言也

朝望山兮雲白白嗟我親兮在玄宅朝來安否兮兒

不知兒腸斷兮愁脉脉夜望山兮月朦朦嗟我親兮在幽宮夜來定否兮兒不與兒淚竭兮悲忡忡山有岵兮光嶙岏兒望父兮即望岵見岵宛兮見父容幸我岵兮常傍户山有屺兮青鬱茂兒望毋兮即望屺見屺宛兮見毋顔幸我屺兮常對几二親魂兮結山靈兒心隨兮不暫停抱此痛兮六十齡死見親兮心乃寧

仲鶡行

信陽戴公字仲鶡海内英賢仰如渴擢第年幾二十

餘世俗斗名乃其未純心匹董子秀貌儕潘郎詩文
字體兩奇絕一時騷客誰能當立朝乍拜司徒屬含
香奏事多激昂亂政頻令賈誼哭抗言輒比朱雲狂
聖皇赫怒不即斬置之卑職投遐方白水山城暫淹
驥烏石驛舍椎樓凰六年三已曾無慍忽值明良啓
昌運一鶴隨身別廣藩五馬專城入吳郡荊州羊祜
等芳勳號路韓休齊令聞可惜吳氏惜寇情倏看梟
副山東行督學聲華震齊魯適與泰岱同崢嶸我獨
感公交誼切憂樂相憐肝膽熱管鮑芳盟重締結君

不見紛紛輕薄市道交對面九疑爭弄譎安得我公
居冉羇坐令衰世澆風輟

僅菴叟行 余隱居以此自號

僅菴叟作僅菴明窓光皎潔畫棟耀朱藍曲欄徙倚
烏帽側繡簾隱映白髮鬖長湖絕嶺無邊佳勝亘其
比鑿池累石一泒幽雅羅其南奇花異草文錦碎古
松脩竹蒼雲疊秀開一室小如斗鄴侯萬卷藏之龕
客曰斯庵亦富矣謂之僅可奚其堪叟也聞之忙對
客心事悠悠為渠白吾少也賤愚且孤跼蹐塵途天
地窄年踰三十得一宮不久歸田坐岑寂岑寂令人
多苦思每笑人情貪不息貪不息何終極帝王有興
衰日月有盈昃何況一書生騰踪自榛棘所以常存
止足心不遣多欲攉靈襟有官若馮唐遨遊士夫林
不慕主父偃食鼎還烹蔫有家若魯望薄田繞湖澪
不慕董仲穎燃臍散黃金有身誰是松與喬日後一
日娛寸陰同儕欸忽半泉壤餘生豈必憂之深更有
諸郎繞雙膝僅以一脉承吾今陶潛責子杜甫誚何
須慮彼升與沉僅之為說特如是既知僅矣百無事

此庵此叟又此情造物者亦不吾忌寒且以庵藏暑
且以庵避人知叟有庵之樂不知庵有僅之味倘來
天運不可期時時以僅寬吾意客也聽之拜低頭贊
曰先生可謂智

寫真行

君不見何充寫出東坡翁黃冠野服山家容又不見
晦翁喜遇郭拱辰妙寫骨格兼風神何郭冊青總名
筆邂逅兩翁並奇絕美爾良工亦此儔畫品驚人皆
吐舌嗟子朽散麋鹿姿倩君點染顏色滋儼然丈毋

遺體付與昆孫百代知

聽琴行

青山之陰碧水之潯白雲寂寂茆堂逈有客如玉彈瑤琴上有操兮婉且深文王繫羑里孔子出龜山喤喤穆穆康時濟世之德音下有閔兮哀莫禁屈原行澤畔伯奇履霜遑悽悽惻惻忠臣孝子之哀心十指茫茫千古恨豈無一曲開吾襟陶潛歸去辭拔翁赤壁賦更有滁州記醉翁沈遵一去尋無路請君為我彈不休保我為君聽不誤軋軋呦呦欲鳴不鳴宛如

弱妾之呈驕却乃吞詞而獻訢嘈嘈截截欲裂即裂更若春冰之震崩忽又激澌而轉泝一彈窗下溅溅來燕鶯弄彈溪上皎皎翔鷗鷺無乃瓠巴予伯牙生果有輪迴化復此遭聖明客曰是不然此山此水千百年山高水流各有調知音者寡憑誰傳而今此調屬吾子吾為吾子代以宣吾聞此言温而理復若琴聲在雙耳與君把酒一高歌水若山中靈盡披靡

布穀謠

穀已布布穀啼夜夜四更曉啼代窓下鷄懶婦床頭怨饒舌丈夫田畔膝沒泥膝沒泥秋風近禾黍登場鷄啄啄布穀一去茫無信布穀啼勞而不食情可悽

四禽言

泥滑滑山路長雨不止愁斷腸待得泥乾紅日暖豺虎驚人行又緩

一字至十字體自詠小樓

樓樓蔚美願幽僻嘉木占芳隈一梯夷坦半榻優游池僻塵囂遠窓清翰墨稠可信庾公開興從知王粲銷憂數級上超遷塵跡四時中騁豁吟眸檻外遺劉

棟梁宅第欄前掩映花竹林邱隱几處青山浮雲古塔捲簾時綠水亂鳥扁舟總似岳陽安得希文再記雖非黃鶴豈無崔顥重游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二終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三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五言律詩

隱居

隱居無別業湖上一灣沙户蔭承高柳池香受落花
眺詩疑有癖解組竿無差百歳躬耕暇天倫樂滿家

偶得

老懷閒白晝幽事入清詩聽鳥搘筇處觀魚洗硯時

籜隨風過圃荷趁雨攤池歸路溪橋曲空山落照遲

家居

家居承祖德奕世享清平山襲虞雍號湖傳呂尚名
僻鄉便吏隱肥土愜農耕自揣孤丘志微吟記此生

言懷三首

肯棄郎曹職曾違宰相權殷書仍咄咄邊腹只便便
有養衰肌白無愁老鬢玄長生得如此何用別尋仙

其二

老矣欲如何優游託郡窩術疎與怨少俗薄避嫌多
梁主詩成癖侯仙睡作魔片山知此趣相對碧差峩

其三

寂寂更何事嗚嗚且不平時澆添遠慮年邁減高情
史弼甘無黨韓康怕有名餘生難自料隨分度陰晴

柴涇橋二首

家世占柴溪東橋跨兩堤槐光暎地碧柳額拂天齊
細雨歸春犢高烟唱午鷄常常見兄弟談笑白頭低

其二

卜築野橋邊南薰入户鮮綠陰蒼扃上黃鳥酒盃前

路跡人千里溪聲客數舡松熱閒過此霞熖夕陽天

湖濱二首

秋日湖濱勝波光燭鬢明人當紅樹坐船傍白雲行
帶病逢杯怯休官得句清數鷗閒似我欲與叙平生

其二

湖上茫無際如梭一釣舟人知山水意地隔利名愁
霞彩孤峯暮蘆聲萬壑秋忽思天隨子岑寂對中流

病中

遭時只如此碌碌半生浮孫長催翁老兒多益父愁

病中春色盡夢裡壯懷休何日重康健豪吟到白頭

老態

老態騤騤至余生柰此何對飡牙盡豁臨櫛鬢俱皤
筭懶栽禾少醫衰買藥多晏眠常近午纔向小橋過

池上

好風池上酌落日潛蒼蒼荷氣濃薰席波紋細引觴
月鈎低樹杪鴉點入山光且為韶華醉應憐萬葉黃

歎人二首

誰是百年人而圖永世存勞勞空歲月忽忽寄乾坤

似鳥元無翼如花又不根却忘來日難四海欲鯨吞

其二

羨爾鍾靈秀塵寰第一流文章曾孔孟事業每伊周
公道誰青眼虛名枉白頭自從今古隔慾火猛驅牛

築居

卜築何辭苦幽居興不悭数花芳徑曲攤卷小窓開
有沼方知月無樓恐負山罷吟長晚眺雲鳥一齊還

溪居

溪居無六月鮮暑借秋涼水永山攢碧星稀月綴茫

盃清榆柳蔭衣過芰荷香醉眼空天地紅雲一線長

湖堤晚步

秋興不能已湖堤晚步頻水生花細細沙疊錦粼粼
白鷺迎人立蒼山入棹新漁翁問何事西浦摘芳蘋

夏日雜興

長夏湖村上高人在北窓晝昏盃易醉暑極扇難降
雲掩青山半溪飄白鳥雙何時添羽翰飛去濯滄浪

雨後得

涼思雨初晴迴溪咽水聲鳴蟬孤月白飛鳥半天青

柳葉飄經竹荷花墮入萍一盃歌扇底閒坐數流螢

獨坐荷池

獨坐荷池晚吟詩衆蕚開繁紅數不定香氣嗅還來
鬢影斜臨水衣痕碧染苔無人識幽意落日滿樓臺

夏日雜詠

彤雲熨午炎悄坐脫輕絺樹熱鳩聲苦蘆陰鶴夢甜
睡肱抛塵柄汗指濕書籤偶向南窓下清風捲半簾

小堂雜興

未出人寰外鳴珂訪路難柳傳陰過渚松疊翠撐巒

晝日蟲緣堂櫺風燕壘寒端思澹無事詩罷更垂竿

秋日病懷三首

坐病高秋爽吟詩斗室幽晚風蕉擊瓦宿雨葉埋溝
事業惟衰鬢韶華且敝裘小園蔬果遍聊足野人謀

其二

時序不覺暮鴈飛將繞空樓臺懸晚照几杖被秋風
徑草衰猶碧庭花冷更紅何妨長託疾塵世任西東

其三

野曠秋聲逈人幽老態多倦眸昏若霧病耳響如波

勉強看花發徘徊聽鳥歌幸哉投綬早寬散卧烟蘿

秋野

過雨清天地秋光集四皐水空魚歛沫林肅鳥辭毫
風荻交花響霜禾引穗高行人淌途路有幾未添袍

堂中對菊五首

約爾為心友移来共一堂盆栽山土沃甕灌澗泉香
淡放桃花赤濃開棣蕚黃百年長對此把盞賀重陽

其二

歸來園業廢只喜爾猶存品絕因陶愛名高為屈飡

緑攢諸色靚黃占一叢尊最惜風霜操忠貞合共論

其三

此叢真隱逸繞席侑清歡雅似陶弘景貞如骨幼安
香籠雙袖暖影卧一燈寒只恐韋花意時將揷鬢端

其四

斗室無知己憑渠共歲華半籬分晚露五色絢寒霞
花與人俱僻秋當老更佳落英飡不盡想是屈原家

其五

南陽甘谷種移植遶窻前劈白凌霜皎鷟黃妬日鮮

幽馨堪比德真味肯延年愿學康郎術吞花作上仙

晚秋農居八首

一片清秋裡幽人任往還白蘋風畔水紅葉雨中山
家傍孤松僻書堆半榻閒幾迴詩不就倚杖夕陽閒

其二

宇宙秋聲闊金風玉露香碧光寒水定紫氣晚山長
野穫禾充廩園收藥貯囊東猶逢白鳥意趣兩相忘

其三

大火西流去涼秋刮地來曉風黃遍葉夜雨碧成苔

月店鷄聲冷雲程鴈翅開芙蓉陪我老羸得滿池栽

其四

萬事輸農業輕蓑托此生築場朝雨溼納稼晚霞晴古岍衝橋直寒波抱户明採菱趂市後留落一舟横

其五

耒耜淹蒼鬢軒窓引碧巒牛羊村塢夕鵞鴨渚汀寒豆摘秋風老禾攤曉露乾莫言官府峻歳事一家安

其六

秋色晚沉沉涼雲接地陰山寒松實長籬暝豆花深

止水清浮鯽層枝暗伏禽苦吟蕭索景灰却少年心

其七

秋日澹風光春心漸覺忘庭花幽入座山月冷侵床落葉孤村雨啼鳥两砌霜道人清不寐對巻獨焚香

其八

寒木亂啼鵶溪塘淺露沙人幽偏戀竹秋殺更容花墮澗長時雨明楓到處霞客愁惟此景羸得早還家

野舘

湫風吹野舘幽事净塵襟數鳥白如鬢一溪清似心

日光移嶺嶠霜色换園林釣叟烟波外綸竿傲古今

陸墓

内相嘗聞陸孤忠不負唐青山知姓氏黄土盖文章奏議令人讀烟霞古墓荒平生無諫草羞向此停航

秋晚與客

好風吹客至小圃引秋來桐葉隨涼减荷花殿晚開人聲誰隔竹蟲響夜依苔月在東山頂催君酒滿盃

秋日雜詠

瀟灑金風節閒行短杖扶砌幽蛩語衆林秃鳥巢孤

積葉来踪歎危峯過臈麤悽秋恵連句按景輙相符

其二

時序清商應乾坤皓露涼悲心憐宋玉愁鬓憶潘郎樹减蟬枝緑禾添鵖粒黄最佳遊樂處新試綺羅香

與大司冦認菴呉年丈同自京中道回

鵬程超壯歳龍榜擢巍科塵跡辭燕土泉香入潞河家貧行色少國亂懼心多出使慚甲劣皇華也一歌

遊上天竺

獅峯熊乳竇雙桂白雲崗複嶺閨金刹層林映寳坊

殿薰爐馥郁門報磬鏗鏘擧目曇花近悠然隔下方

遊中天竺

中竺登臨晩偏教賞興濃山留靈運屐寺報梵王鍾
跨谷驚猿避窺林喜鶴逢倘遭僧惠遠亟欲笑相從

登秦氏園亭

勝事西皐上佳期九日前雲霞明入座山水轃當絃
白髮傷秋日黃花惜暮年園林奇不已看到子孫賢

蠡口夜泊

野渡無人到徧舟却自橫村燈明更滅隣舫衆還行

水靜人聲遠霜寒鴈夢清思家不成寢斗柄逮三更

王氏山庄觀竹

梳山庄已勝添竹景逾嘉水幹浮波淨風枝帶月斜
得看休問主長戀好辭家童子憐詩溢憑闌欵一茶

次梁大尹破山寺和常建韻二首

古寺神仙窟烟花隔上林牕含松檜暝徑轉薜蘿深
落照占山頟騰霞動海心沉酣歸夜永城柝靜無音

又

發跡留佳境盈光照上林雲添峯色秀雨積澗痕深
寒翠清允骨圖靈鑒古心橫空有孤鶴疑是我知音

和高太史郊墅雜賦十二首

宅比又村東寬闊稱此翁樹從雙鳥哢溪許一船通
菜甲今朝雨蒲香隔岸風商量農具少伐木到山中

其二

結廬人境遠幽興與時增花事慵如叟雲心寂似僧
夜喧歸客棹曉碓起鄰燈偶讀韓康傳年來學未能

其三

隱叉無別計湖上一彎沙户蔭承高柳池香受落花

病隨春共老人與燕同家安得中山酒相將欵歲華

其四

家世尚湖濱烟波日與親薰風如識舊喬木似遮貧
村盡山迎客庭虛月傍人相君呼不去贏得是吾身

其五

平生厭塵事老矣此鄉居節爽蠶無恙水肥秧有餘
樕留歸谷鳥苟寢出潭魚對景歌梁甫人龍在草廬

其六

碧槿圍荒舍黃茅護短垣雨中花似醉風畔鳥如言

林影當窗落溪聲到枕喧人生如野馬有幾在田園

其七

宛在中央住盈盈十頃波路幽行客少地曠懶人多
野鶴啣鮀去隣猫逐鼠過太平村落裡從不見干戈

其八

雲物渺空蒼襟懷半畝塘摘桃飡曉露移菊欵秋霜
今古書千卷江山畫一方白鷗曾此過別後兩相忘

其九

白露蒹葭曲洄從兩岸迢地隨人寂寂風帶雨蕭蕭

水長能供釣山空不耐樵出門蹤跡懶十日斷東橋

其十

亂雲接水國落日寄山隈欲雨龍先出將耕鳥亦催
小池初碧草佳節正黃梅早晚隣翁至通家不用陪

其十一

長夏湖村裡幽人屋打頭老妻因織倦稺子為書愁
世事惟應拙人情只厭求晚凉蘆荻滿飛鷺過滄洲

其十二

五湖三畝宅數口一方田笋蕨供茶具魚鳬代酒錢

水明先覺曉樹古不知年太史多新句賡歌倚石邊

和答門生王君範

豔陽留不住紅紫等閒看海闊魚鮮網山空馬卸鞍
送雲雙屐暖聽雨一燈寒昨有南都夢孤臣志亦丹

柬尤少卿宗暘

仕路亂升沉多君已入林江山清病骨書劍足歸心
白髮催人急黃塵沒馬深中秋異地月骨肉始同斟

柬鄒穀城大叅

一望晚蒼蒼薰風音問長夢隨新念起耳畨舊盟香

白髮看花懶青山采藥忙須尋赤松子為我覓仙方

和贈同年侍御

故人遙不見林壑自年年徑轉花間月山鳴樹杪泉
病惟看竹健貧更買書便老矣無知己相逢得二天

懷史給事同年二首

史君名魯字道宗山西平陽府蒲州人由
鎮江推官擢南科給事嘗有薦予之德後
以直諫去

今古誰云異史鰌仍在茲直多匡主䟽廉之養親貧

去忘人争惜交情我獨知蒲州消息斷雲樹晚離離

其二

漢朝史君仲復拜拾遺郎瘦骨丰儀古忠肝論議昌冀州稱偉傑鎮郡感循良死作吏齊伴家居在首陽

哭尤篋菴吏部

粉署聯牀夜金陵並轡時交情同省忌鄉語遠人疑寒暖八年別升沉兩地知苦無山水分歸路哭婁其

六言律詩

尚湖即事和太史高季迪甫里韻二首

細草香時蝶舞平波動處魚跳渡客行僧日暮歸雲去鳥天遥映水明霞似火乘風急浪如潮游泳須臾百里扁舟短劍長簫

其二

繞澤雲閒似我對溪山秃如僧住宅碧筠黄樹生涯白藕紅菱午市歸農負櫓夜隣返棹呼燈釣弋俱當此境野翁癖所不能

七言律詩

元日早朝

正月春光第一朝禁城佳氣遏雲霄星踈紫陌雞聲亂風軟彤庭豹尾飄舞蹈兩班行漢禮賡歌九闋奏虞韶書生自喜遭逢幸接武夔龍祝帝堯

北郊祀宿齋

五色層雲捧月寒真龍瑞氣在瑶壇本知御壽千年永猶喜行宮一夜安明聖事天昭格易神祇鑒帝守成難欲希杜子南郊賦進獻重瞳展寸册

南郊祀宿齋

齋宿頻年閲兩京宦途惟此愜幽情粉司一徑松筠

冷素饌三飡笋蕨清只合閉門裁句律誰容引局閑棋聲東風忽報春光半山鳥飛來繞樹鳴

侍白宗伯郊壇省牲

王帝瑶壇萬古開春卿啣命省牲來犧牛永合周朝制騪鼠堪懲魯國災雨浥紅塵軒蓋出月明黄屋鼓簫回新科忝列祠官後累月清齋斷酒盃

郊祀次日迎駕

昨夜南郊天降祥禁城和氣藹春陽暈飛紫閣開千丈鵠立朱衣侍兩行旌旆乍歸金闕外管絃齊繞玉

輿旁小臣踧踖東班尾偷眼須臾識聖皇

謁孝陵二首

步入鍾山晚氣陰赤欄黃屋鎖沉沉唐陵漢寢規模劣舜智堯仁慶澤深秀合乾坤千載穴哀號日夜萬松林微臣禮畢徘徊久內殿飄香並滿襟

其二

南國名山到處遊孝陵佳勝獨稱優晨昏百態嵐光變峰嶂千層王氣浮寂寞龍宮遺劍舄森嚴虎衛列戈矛頻來不敢圖閒翫秉敬仍如侍冕旒

武宗皇帝北狩還京二首

聖皇遊幸兕三軍夷虜從知德意真萬疊煙霾爭睹日一家胡越總占春天開寶曆山川淨地效神兵草木新鑾蹕自今應再整保躬千載慰吾民

又

腥羶擁扈聖明君誰道夷情亦自真翠輦乍辭雙闕曉紅雲復照九重春觀風遠郡邊儲急獻壽慈宮禁籞新如此廟謨人未識省臣傳詠到吾民

元宵觀燈三首

滿巷笙歌滿巷燈六街豪侈鬧相矜燼如金朶暖烘日光似玉壺寒蘸冰樂事三春惟此盛賞心百歲有誰曾千金一刻須珍重醉擁東窗半榻綾

其二

倫理團圞滿座登太平村落共觀燈星毬碎剪瑠璃片雲網高懸錦繡棚春事又驚今夕過夜遊寧獨古人能衰頹此樂知無幾細飲何辭量不勝

其三

煌煌星彩一堂燈每歲元宵故事仍邀到舊賓情更

洽買來新韭價偏騰六街競賞渾如鬧萬炬爭輝冬似矜佳節莫教容易過請看衰鬢白層層

山庄探梅二首

青皇昨放半枝梅今日公然盡數開瘦倚玉魂和我老淡粧銀碧為誰來春光照樹一灣水花意笑人雙鬢埃獨拄短筇閒踏處素香狼籍冷皚皚

其二

東風嫋嫋午雲晴試探村梅暖袂輕匝樹短筇寒叟跡繞林羌笛美人聲一枝骨立似吾老百卉頭低讓

此清花裡巢由予不忝卦冠青髩藐公卿

開園

細推人事只如斯叟自開園叟自怡碧嶺墮鴉雲白
處畫欄低蝶雨紅時枕書纔起出花倦覓句頻艱題
葉遲夜宴再須來秉燭明朝陰霽杳難期

觀梅限韻

草徑柴門雨乍晴探梅閑散袖羅輕苑邊落日驢停
步樹底新春鳥試聲王臉一簪和鬢白檀心幾嗅徹
脾清花神蹇節誰遺䫉恐是漢朝蘇子卿

山中

日日青山到酒邊山如知我十分閑聲兼落澗皆脩
竹飛共來雲是白鷗待客不齊花已謝栽松未長鬢
先班山中似此無窮事懶得閑門管世間

尋春六首

尋春百步小橋西穩踏芒鞋襯軟泥連日住風花艷
久隅宵沾雨草抽齊偶如康節移車遠特倣林宗墊
帽低路次忽逢交識舊便開盃酌且留題

其二

尋春半里出湖東點檢春光歲歲同詩鬢可憐非柳
綠酒腮猶喜是桃紅偷閒稍待三竿日解悶初開一
扇風青帝倘知鰥客少百年留我一髯翁

其三

尋春北去繞湖濱杜甫江村興復新老態儘隨花醫
笑浮生休學柳眉顰穹林綠傍高帘雨曲徑紅粘短
屐塵青眼同遊曾過許百年天地一閒人

其四

尋春日日笑憑欄物理關情取次看花似我心金吐

赤鳥如誰舌慣投歡蛟龍窟暖萍波細桃李園晴燕
玍乾好景逼人吟力倦兩肩詩骨孟郊寒

其五

尋春寂寞野人家春事連篇惜歲華漢代遺規分社
甕魏朝傳式辦農車半簾山雨傾榆莢一座溪風發
棟花好景匆匆催白髮悶懷無柰夕陽斜

其六

尋春有興即操觚身外閑愁半點無一院桐花和我
老四村桑影倩誰鋪彩虹初跨江天晚暖霧頻開嶺

日晡惱殺啼鳩剛傍户叫醒詩客夢魂孤

郊居春興四首

春來日日步村郊鄰叟追隨結近交林㬋樹青鶯入境土香芹碧燕營巢幽溪試浴鬧魚隊隘巷初來碍柳梢薄暮滚東留一坐草堂風急杏花拋

其二

老眼耽春興味豪每尋佳麗出東皐風溪乍湧波如靛兩岸微添草似毛花外酒旗山店遠柳邊詩棹水禽高児童笑我閒無事來往今經第幾遭

其三

贏得郊居省是非况逢春色滿芳菲一鄉奇絶青山近半世寬閒白髮稀遅日曬沙鴛侶睡暖風薰樹鵲雛飛酷憐美景蹉跎過整辦尋遊憩典衣

其四

僻寂丘園繞薜蘿懶殘生計托農蓑鳴禽到數因山近謁客來稀為水多一巷春深榆葉長半窓風静柳花過光陰儘是能消遣世故無窮柰老何

回文

湖淌青山晚放晴病翁舒步小詩成孤雲白處斜飛鶴返日黄時倦囀鶯菰漫兩痕溪汗浸樹連天影峙峥横吳東泊棹收江險鱸鈎當門繞杜蘅

試舟東村

扁舟新落季鷹手發觴東村載酒盃暖漲拍堤香浸穀濕痕連徑紫添苔啼林一鳥喚春去滚地幾花随客來醉裡苦吟詩不就黑雲剛送雨來催

深春野興

一春煩惱讀書勞棹臂揪鬚出近郊碧蘚地暄蛋跡

動紫蝦波軟荻萌高迷茫遠岸人來小杳渺危梢鳥蹈牢步倦不勝花氣熱坐臨脩竹解羅袍

春愁

一春風雨一春愁愁到寧容不白頭強笑強歌還強語閒眠閑坐且閑遊新篘酒醱紅登頰舊買山多碧滿樓漆暗前程難自料誤將身世百年謀

園亭四詠

窓外青山

窓外青山十里寬漫將佳勝遏人看千峰送雨朱簾

暑六月飛嵐白髮寒卧吸重湖雲起步危撑絶漢烏過難移文且莫多嘲笑四十年前已罷官

階前綠水

湖水東南日夜流綠蕪芳草去悠悠風邊浪影摇書幌雨外燈光逹釣舟一片乾坤渾欲洗百年身世本如浮亭臺寂寂魚龍卧獨自開窻起白鷗

松蹊即興

松氣如雲雨岍迷菱菱欝欝畫堂西黄金粉熟傾香細碧玉琴多鼓韻齊路轉須臾山畫出人懸咫尺烏

猶啼家家儘作園林計誰似陶潛歸去兮

荷渚言懐

愛此芙蕖意味真東君亦是水為神穠芳即户如曰我香氣行空遠趁人白玉池塘三伏冷翠盤風露一年新看花夜夜歌明月星斗相知不厭頻

園亭題壁二首

中年懐抱一春閒把酒今來看此山風乍到林花滿地雨曾連夜水添灣啼殘紅日一黄烏飛破綠陰雙白鷗子箪共知文畢趣笑談聊慰鬢毛班

其二

寂静柴門白日遲小園情味許誰知桐根帯石危撑岸竹影兼山碧動池晚濯各花忙罷櫛晚看歸鶴偶成詩留連不覺騷騷老笑喚諸孫進酒卮

瑪瑙石卓

春朝家燕小堂開湖上扁舟買卓來秀片満筵鋪綵玉古痕何歲蝕蒼苔價廉容我將詩換紋巧令人以畫猜倘是平泉醒酒石免教衰朽困餅罍

雨中過東園

丁夷部文選《卷之三 圭

無数青山細雨中芒鞋踏滑板橋東隔烟梧栁籠紗碧照水葵榴入鏡紅雲斷嶺西知落日葉揺林表覺輕風閑門不必來車馬紫燕雙雙戀主翁

春暮行吟

綠陰重疊樹離披水氣馨香草色齊春事一番紅雨盡風光四野白雲低斜日澹懸高鳥外征帆落過小橋西幽人對景行吟數踏破苔邊燕子泥

雨中登樓

短篆輕舫過樓西着屐偏能穩上梯宿鳥不知人坐

近好枝如為我垂低農闇滿地歌時雨烱外誰家唱午雞避暑明朝還到此與君堅約故留題

小堂

夾香捐瓶小堂寬詩句來遲漫倚闌白日片雲山亦暝翠林長夏水偏寒樸霏隱蓏峰尖出窓㕡飄颻浪影乾我後一杯邀午夢晚風閒却釣魚竿

小園

荒園曲徑野橋東暖試輕纖納曉風水額低昂梅雨後巖姿明滅樹陰中清杯影我雙鬢白濃朶如人半

臉紅請看小園興更靡只須長日醉夢夢

白扇

當暘掌握盡姸華妙手偏將朴素誇執玉回應風海內代梅聊可寄天涯誰家小竹拳新月滿面群星照彩霞最愛高堂扇枕處翩翩白映二毛斜

觀芍藥

青帝回轅麥浪寒有花仍許盡情看紅香委地東風動紫艶當暘夜雨乾春不絶人隨處好花如隣老侑吾歡農功久矣妨詩事佳興朝來繞筆端

綠陰二首

山家戶牖綠陰稠能遣衰人熱病瘳半隙陽光纔驗午一林寒意每疑秋叢深僅許我來往葉暗未知鶯在否巖得老年終日坐白鷗烏帽共溪頭

其二

門前無雨亦濛濛高樹聯陰幾十叢浮碧半空雲靉靆暎光諸鏄玉玲瓏涼熏水氣侵衣表影逐苔痕過濠裏知非祖宗培植遠敬恭桑梓百年中

微吟

起家原是詩三百豈為顏頹忍廢詩覓句莫教神鬼泣和篇聊答友朋知低歌遣鬱醫貧病短詠尋歡述歲時試手推敲安數字村童笑我老還痴

讀震澤集

相國震澤王公予會試座主也公沒既久而仰德彌深恭誦遺集作此聊申感悼

天教麟鳳產吳中輝暎皇朝相業椎奏疏累篇攘北狄講章盈帙啓東宮寬弘祖述韓琦量簡重師承彥博風十載英魂仙化去結為星斗繫蒼穹

乙亥夏得報調官

水鳥翩躚水芡肥水翁何不早忘機青山無語自今古白骨不知誰是非韁鎖幸拋前日累風波合向早年歸明朝又是清秋節且盡餘觴送落暉

觀歷科進士録

歷歷賢科紙數張盡如春夜夢黃粱為人不係官高下作鬼誰分命短長聚散百番猶過鳥升沉萬態總亡羊箇中有幾真豪傑流播勳名史策香

喜雨

新歡一夜雨如麻老眼還看好歲華晚溜一川皆白鷺春來百事又鳴蛙天教陶令多栽菊人似東陵合種瓜露氣晚晴聊試屐半園蒼蘚落枇杷

湖邊

湖邊幽況晚棲棲淵掇風光倚瘦藜高鳥去隨低照落近帆來與遠山齊垂竿恰比嚴陵瀨覓句剛同杜老溪杭頴西湖名勝絶我湖何幸亦稱西

中秋觀月

年來場圃慣朝東贏得今宵探月宮寶鏡濕痕離碧海金盃凸影吸蒼空晶熒夜色庭如雪沉寂秋聲樹不風欲寫青詞祈白兔搗將餘藥療衰翁

野橋晚眺

王宇澄明四望空笑拖清步野橋東蕭梢兩鬢蒼波上縹緲諸山紫氣中落日行人歸有準遠霄飛鳥去無窮可憐塵世忙何用處處檣烏競晚風

京邸秋夜

蒼茫夜色繞空庭遊子長吟月未聽山性不堪雲路窄塵心誰解草堂靈迎寒散竹霜千本蓄水滋花雨

數瓶千古是非今夕夢明朝休問首陽苓

村晚

晚霞零落過長空暝色園林四望中深樹鳥歸千嶂黑小村人語一燈紅青天杳杳星如月遠浦淒淒水自風茅屋半樽酬此夜明朝塵事任西東

秋日山居

一片秋山擁翠屏斜陽小澗照人明高林夜雨梧陰冷層石寒霜薜辦清落樹風聲欺袖簿惱人詩思對蟬鳴幾多龍馬皆黃土塵外時時試一行

落葉

滿耳蕭蕭滿目黃悲秋才子賦秋忙萬山新恨晚風急一樹舊情春脉長生相不沾花冨貴到頭并逐水凄凉御溝且莫輕流出紅粉三千空斷腸

古墓

閑來踏繞碧山陽幾處公卿古墓荒樹鬼有靈私出沒石人無語訴興亡鷹巢穩占孤雲白馬鬣空培百草黃塵世昏々誰解此錯因何事走如狂

有感

黑髮鬖鬖便罷官無窮世事等閑看百年第宅頻更主萬里功名每盖棺薄秫可供今歲酌小孫能問昨宵安兒郎倘遂燈窓志也早歸來守釣灘

失水注

銅瓶小小入書堂五載揮詩注水忙滴硯潤磨雲朶碧洗毫輕帶井花香無端忽失歸誰手有恨難尋亂我腸恐是姪吾詞翰劣另隨奇逸似蘇黃

往寧國

蕭蕭書劍來宣城策馬崎嶇凡幾程征袍染汗山日暑小鋪歇凉溪水清數村綠樹鷄犬靜一寺白雲鐘磬鳴冷官入郡了無事吟罷方知驛吏迎

與鶴村周僉憲遊虎丘次韵四首

鐵花巖壁照江鄉樓殿丹青繞夕陽吳主葬池埋劍氣陸郎遺井醞茶香林皆滚葉隨行客山自移雲占上方逸興倘能追老杜此宵如宿贊公房

又

縈紆古磴踏層岡花竹門闌盡向陽萬佛閣高蒼隼落千人石暖紫苔香禪鐘報曉開三界齋鉢隨緣歇十方偶得浮生閒半日又忙題句滿僧房

又

宦海升沉歲月長急流歸棹虎山陽鐘聲迓我隨雲出草色欺僧繞寺荒染足風塵辭下界到眸烟水問何方楸梧遠近纍纍塚誰是韓彭與杜房

又

曉躡芒鞋石磴長翠梧鳴鶴繞朝陽可巾庭下禪談冷試劍崖邊蘚蹟荒僧獨鳴鍾來不語鳥纔離塔去何方山靈也有催詩意一夜泉聲欵客房

與吳顒山暨學遊張公洞往還途中二首

路入名山不厭迢銅官百里翠雲高攀巔戰膽危辭巒入洞輕身勇卸袍佛島仙巒千萬疊酒樽詩篋兩三挑使君文德田天意宿雨開晴候節旄

又

蠡南山徑去迢迢嵐氣纔開曉日高啼鳥前村迎匹騎輕風落澗灑征袍清和四月茶千樹繚繞諸峰酒一挑並轡況逢吳季札登臨逸興屏旌旄

附顒山和韻二首

青山歷歷水迢迢羨子登臨興獨高霞磴咲拖靈運屐月舟酣倚謫仙袍步逢僧寺隨緣住句溢奚囊信意挑棹臂又從東海去可堪雲樹隔星旄

又

荊溪虞阜路迢迢訪戴王猷興味高唔面各驚新白髮論情猶記舊青袍宮花共插身如夢野菜同食手自挑對盞不須絃管勸愛賢詩句誦千旄

偕玫亭方道長過崑山

同遊崐阜五年前此度重來續勝緣南濆故人偏不老西巖好景只如先翠微十里趣無了白玉一峰秋可憐歸向虞山最高處從東望眼目懸懸

常熟府塘

擔書往復幾經年父母鄉邦此路便范蠡去途波渺渺宣公遺墓草芊芊華湖展鏡涵秋月虞嶺開屏插晚烟熟邑來人誰求在秪須張酒滿歸船

過靜海

自羨南湖煙景新年來也作異鄉人驛樓斜日流河晚野店飛花靜海春夢寐有緣惟骨肉利名無地不風塵只求四海長如昨隨在天涯可卜隣

登胥門城樓題壁

壚市依依帶夕陽憑君指點說興亡江河萬里孤臣恨天地愁人傀儡忙野鹿逃臺烟沒草城烏啼夜月含霜眼前總是昇平樂猶自臨風淚兩行

吳淞

吳淞渺渺去無涯人在扁舟咏物華江氣溟濛烟即雨日光騰躍水如霞清灘汰軟千群鳥小店冬溫一樹花儘興遨遊真不惡客心爭似早還家

過陳湖

東風淡〻午雲低十里扁舟出柳堤樓閣望中人杳渺帆檣來處兩凄迷無窮村郭聯江樹不盡波濤帶水鷄如此五湖烟景闊可無詞客賦歸兮

拂水

此水廩峯第一奇下流翻向上流飛苦無風逗忽還有疑是雨來那更非反噴玉聲清淅〻倒懸珠沫冷霏〻山靈恐濕遊人袖故向盃邊點滴稀

登比墩

湖上清秋第一朝試尋秋興直登高斜陽樹影寒詩骨古澗松風拂壽毫自古乾坤皆客寓只今山水是吾曹持竿我欲重來此改作漁臺起巨鰲

羅家尖

此地不知誰姓羅遺名千古在烟波薰葭渺〻人何在霧雨濛〻棹獨過村景寂寥寒葉盡雁行齊整晚風和田頭咫尺吾書舍一泒茵溪入薜蘿

杰郡

盤飡入市好開筵百里烟波景色妍共歎有家難避世固因無地可求仙青春已過遨遊懶白髮相知笑語便只恠寒山僧寺近鍾聲到枕不能眠

咏落花和沈石田韻八首

去轉茫〻望轉悠無端忽又惹窗頭山蜂失計關歸洞溪鳥追香遠赴流逗樹急風吹似剪剩梢寒月掛如鈎綠陰楊柳鶺鴒舌着意叮嚀訴此愁

其二

昨日枝頭錦繡堆曉看渾似我衰顏偶能添白來詩鬢故不留紅傍酒杯猶有餘香風未泯已無完朶雨

重催移文欲向青皇訴勻把春芳四季開

其三

幸是前宵秉燭遊今朝百樹總關愁文誇綺麗空投閣色冠嬌娆枉墜樓無力漫隨歌扇撲有情低傍舞衫留誰期樹亦能知本滿擲香魂葬故丘

其四

狼藉青春晷刻中光陰有限豈惟風天孫織罷投雲錦宮女粧殘棄粉紅蟻陣遠拖香片重鳥巢斜露彩林空頻〻縟餛隨流水流水無情只自東

其五

滿地斕斑畫意真主張開落暗通神紅沾衣上元非雨綠暗窓頭別是春煬帝賞心須剪綵昭君怡態復蒙塵少陵韋曲悲無賴感慨寧惟我一人

其六

此花如客去匆匆一朵先飄萬朵空物各有歸俱入土數誰無盡也因風鶯梭織罷三春錦馬鞚奔殘十里紅試比屈平飡菊倒滿將遺瓣付盃中

其七

蒼龍捲去一年春萬蔫衰情我不嗔肯把根荄還故主懶將顏色事他人星拋碎糝能粘屐雨蹕頹枝欲礙巾蝴蝶飛飛催客夢小窓孤卧擁文茵

其八

山家草木也辭榮散白頹紅亂欲爭何物不從來處去似人都向滿時傾前緣有限芳菲歇後效無窮果實生化育浩浩天地遠老夫焉用獨關情

代落花答吟人二首

多君詩吊我花殘殘矣催君且自歎花底人俱棄花去人間花各換人看看時萬朵欣無慮去處千家累有端可笑先生痴不料尋詩空聳兩肩寒

其二

一自為花不計年年年開落豈須憐可誇落處根長在慣到開時朵更鮮開即媚人人自老落皆嘲我我還妍諸君也自多開落苦苦吟花見亦偏

和高季迪韻二首

堂堂歲序忽稱翁朝野閑人許亂同閉户草添連日雨擁衾花落五更風向平婚娶如吾早韓信功名似

彼空一度好懷春色裡繡禽饒舌滿山中

其二

新蒲細葦一灣沙隔斷江城十里賒寒樹吐萌山出色暖魚吹沫水生花穹霄過鶴拖雲遠別浦歸帆帶日斜何幸太平村落裡累朝書舍更農家

南湖丁吏部文選卷之三終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四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七言律詩

和答文衡山秋夜

闌盞挑燈詩興濃紫萸黃菊月溶溶綠情況復聞孤鴈睡計那能屏百蟲陶令功名三徑僻嵇康趣味一生慵衰年落寞誰知已翹首衡山羨謫龍

和答陳東麓郡伯病瘧

昨聞高士推東麓此論公然不我欺煉骨有方將大耋養心無偽即嬰兒未曾獲罪何須禱已自成丹豈待醫欲趂黃花圖一醉路遙難訂主為誰

和屈梧岡韻期伊登山

我溪真侶若耶溪十里蘆花放棹時好景莫教容易過勝筵寧為等閒施飛蹤穩欲窮千島浩興狂揮倒百卮將此移文北山去烟霞猿鶴一齊知

和馬侍御留別

栢臺清話晚悠悠千載行蹤半日留脉脉故情相對雨蕭蕭詩意適逢秋從前歲月相看鬢別後懷思只倚樓把酒送君明旦別渚花江草不勝愁

四十歲生日書懷

愧將心事對春暘強仕年華白鬢長往事無憑槐國夢病懷多慮杞人狂雲歸鶴外山千疊雨過鶯邊柳一庄百歲不妨從此住行看寰宇再陶唐

中秋賞月四夜四首

十四夜

秋色平分欠一宵每年全勝付明朝地將山海徵廚

影天抑姮娥早肆嬌即有滿時能不滿正難消處已如消從知此是持盈法諦翫三更坐寂寥

十五夜

靈兎嘶秋海上來瓊瑤宮殿一齊開萬千玉斧功程滿咫尺銀橋道路危浸地浮芒如浪湧逼人寒色似霜皚百年有限今宵賞對影須酣李白杯

十六夜

試把蟾光比世情從知滿極便須傾十分好景一分去昨夜醉人今夜醒再舞白鸞明有影重呼素女寂

無聲佳期若不隨人住落寞深盃倚晝屏

十七夜

再看月缺再堪憐倦兎逡巡碧海邊乍到若知吾待久遲來似恠客歸先天高夜靜藏星斗人老秋深惜歲年迎送一輪忙四夕每當高興每詩篇

賞芙蓉二首

艶眼芙蓉壓百枝秋容似我老來時同盟晚操開隨菊照影濃粧立傍池花不爭春偏自好人須退後始為奇幽情對此如知已落日青山閣酒遲

又

西風吹出好花枝粧點溪山冷落時忽訝牡丹重入座誰移菡萏又當池滿開霞焰攀千本故抗霜威遲一奇寒蝶不嫌秋色淡繞林飛舞去遲遲

童戒守招飲對雲亭

使君心事野雲閒緩轡觀風得片山小雨催詩經晝檻遠湖飛鷺照朱闌三春杯酒花如約數載交游鬢欲斑為子細聽亭下澗甘棠流澤着潺潺

東方選部嬌亭

野色空濛鳩亂啼廣山窈窕玉峰西故情今兩兼春暖高義層雲向晚齊誰似柳州憐夢得應誇叔向感祈奚扁舟幾欲來江上行李商量對老妻

東陸太宰乞致仕

遠大功名不可期此心空負相公知十年仕路多辛苦一旦風波更嶮巇薄命無緣遭稷契好山何恨餓齊夷他年綠野還相見共享林泉第一奇

至玉峯訪二方年兄二首

西風烟霧隔城樓細火輕杯泊小舟萬樹落黃山亦

老兩川飛白水俱秋故人溪舘詩無信逐客滄浪釣未收訪戴不須重載雪蘆花一樣冷颼颼

其二

曈曈曉日過城東玉宇秋高鼓角雄短棹度川飛似鷁長橋隔野卧如虹風塵一夢三山外烟渚孤懷百里中穩約陳蕃須下榻淺杯深語落燈紅

訪錢東湖途中作

快覩冬曹八十秋不辭風雨發扁舟山當好興雲偏肅人見知心語更稠酒傍芙蓉寬白髮水含楊柳照

紅樓他年我作高人傳擬是先生第一流

兩同年會

正德丁卯戊辰予輩一十九人科第連捷乃於戊辰三月聚醵出京城就其氏園亭設宴款卿試座主傅顧二學士先生因作兩同年會予以一生殊遇賦此以識不忘

題榜慈恩十九人唐朝故事偶從新鹿鳴共宴同卿約厲停相隨異姓親一社金蘭期白首滿筵玉樹映青春他時王戴相思處雪夜孥舟講舊因

鷄鳴山會同年

正德己巳秋予同年進士任南都者四十餘人會飲於鷄鳴山憑虛閣時風日清美山川勝麗群心暢樂誠百年奇遇不可無述也

憑虛傑閣倚雲高滿貯秋光迓我曹風日特開今勝麗山川多覩古英豪六朝城郭闌干外萬姓村居繞四皐交誼賞心誇兩得謾憑簫鼓侑香醪

同年會飲

余別諸同年二十載矣此來南都在任者黃太常子重呂翰撰仲木林戶部宏用周吏部用賓九四人其休居而偶會者曹僉憲時範易郡伯士美段戶部子華暨余亦九四人乍得相見皆以為浮生奇遇於是在任諸公輪日設飲甚歡時嘉靖戊子八月初十至十五日也

奇逢一座七同年舊日丰儀只宛然乍見忽疑清夢裡並遊仍似曲江邊情真共問家休戚別久渾忘齒後先談及榜中多物故我儕堪醉彼堪憐

與王廣吉步月同歸

雅宜山色吾偏好適與四人醉月還並影半宵叨藉月同情一郡欲尋山相忘遠哉翻歸興共記深歡是醉顏自古丈夫終得志煩君莫許利名緣

賞各花屏

持盃只恐負花時對雨看花更賦詩四坐美人紅映肉傾城仙子玉為肌等閒未許隨飄絮潦倒還應插好枝翠竹粉墻相映處夕陽猶自有餘思

謝別憺學吳順山

桂籍同登三十春吳公治行漢名臣黒頭浩興辭高爵青眼多情照故人兩棹又門歡倒屣雲山隨處醉醁茵花張後會知何日歲〻秋風鳫扎頻

附順山和荅

有客過從正暮春自稱東海一逋臣琴書為我留三日江漢如公復幾人敢學陳蕃開稱榻肯同侯湛接瀟茵半帆細雨溪頭別從此南湖入夢頻

留別張勉齋

相歡無憶舊年華又出新情滿坐誇入意好山青到酒順帆高浪白呑涯席因湖近添鮮鯉兩識農愁換晩霞惜別那堪話無盡東橋綠樹夕陽斜

別于本清郡侯

十五年前一故人杏花相映泗江春詩傳滿路真詞客名在清朝舊諫臣山水白頭天地潤金緋綠野歲華新思君午夜空庭立江北江南月色均

送姚惟寧守袁州

溽暑勞君下榻迎秋風忽已送君行門墻白晝琴書冷郡國青春兩露榮別意滿山霜樹赤宦途千里暮江平聯床並馬相思舊都付鍾山鳫幾聲

送王竹里赴選

竹里亭〻第一竿直尋霄漢猷琅玕崢嶸頭角超先世清淡心懷作好官棲得鳳來鳴玉陛化為龍去侍金鑾平安日〻傳佳報堂北萱花滿砌歡

寄東橋顧開封

客舍青〻苦竹深晩涼庭圃樹鳴禽踈慵漸長今年癖親故應知舊日心花事寂寥吳郡酒鳫書迢遞汴

城吟都門記得行〻別六月山雲接地陰

寄方吏部矯亭

呼童千里捧書來文部高人笑口開聚散十年情渺渺浮沉兩地鬢皚〻無邊宦路真如海有幾人心肯似灰報語結交須道誼丈夫何必逐陳雷

寄周鶴村僉憲

經年不見周夫子每憶閒關夜酌時舊誼觸心詩到捷懶懐盈腹東來遲扶衰過竹思藜杖忍病看花怯酒巵老態一身君似否好登虞阜話相知

悼錢鶴汀

昆湖楊柳自啼鶯湖上風流失舊盟似子青年先已去誰人白髮是長生新愁到我春心冷故念令人夜夢鶯翅首遠汀歸鶴處寶幰空照晚霞明

薊門夜泊悼友

青燈隱隱在中洲岑寂詩腸不盡愁昨日酒邊人已去百年城下水長流豪華轉眼皆黃土歲月姑容幾白頭醉起卷簾星斗出一番鍾鼓下譙樓

中秋哭妻二首

鰥態埶埶坐愗悽壯懷偏不厭無妻追思孟曜賢難比偕謂曾參義可齊空闈只留庭月皎歸魂常隔隴雲低遺功滿篋衣綿在穩備寒風過瀼西

又

落葉悲風興緒悽單居渴憶老萊妻推恩族黨諸親睦竭力家庭百事齊望裡雲埋孤櫬遠愁邊雨滴四簷低更憐牧犢悲歌處雉鳥雙雙東復西

五言排律

宿杭州集慶寺

萬崖尋一寺千里聚三朋小爨頻教僕空囊穩守僧窓青山共繞庭皎月初恒倦骨怡禪枕眠瞳恠佛燈香銷知夜盡鍾扣促晨興贅老房中宿幽懷學杜陵

贈東湖錢工部二十韻 內皆公之事實

會頫瞻左席別臆企東湖纂扁芳名勒文碑重價沽宦銜剛學杜隱境適隨虞落暮纔攀鳳占秋遍憶鱸有庄能廣義無地不成娛疊石兼雲巧迴流帶月紆烟明群棟碧雨捲半簾朱户控峰千矗樓吞海一隅野堂閒擾鹿溪館靜飄鳧匪特饒幽賞真能擅勝圖

家聲傳若水身事擬潛夫丹挽霞存臉祥呈雪繞顱松喬須秘訣腓祖授真符盤谷歌重續香山約未渝朴將衣鉢寬許屐投珠買岫開詩塚闢門了盡逋允哉錢起後却也鄭虔徒已解希陶散終當誚柳愚俊科騰驥種孫派蔚鸞雛慕邵瓜還從攀龐黍更稌一人林下見排句豈傷誣

題陳氏奕世清風樓

清風傳奕葉求蘗擅芳聲行貢幽人傳光增處士星江湖頻嘗領魚鳥慣忘形野酌時敲句山樓每授經

秋高月滿戶晝靜藥垂庭窓几梅橫影階除鳳有翎

神仙招靖節造物收古螢潛光動玄鑒陰德補明庭

尚懸陳氏榻共儗太丘銘史乏終紀載家乘煥丹青

樓巷 吾村柴丞相遺跡

搆樓環作巷佳勝想當時繡戶紛依漢朱簾逈泊曦

熏雲作鄰舍閟宿動門楣鳥翼經簷倦人聲到地遲

燊來難盡賦亮飲不勝巵歌舞王侯第農禾滿舊基

前堂避暑

踰晚出高堂悠〻度朱明筠窓蔽薰灼松棟田凄清

密林繞餘蔭芳洲對群榮沉痾倦書史偏智辭華英

羲皇一枕覺時有悲蟬鳴

累石

累石多高價鍾靈震澤沙裕分諸品怪芾拜一卷嘉

負重從奴厭求奇任匠誇數峯名只假百狀趣偏奢

削立頻抽笋圜擬或胥瓜奮形新出烏曲勢靜盤蛇

瞰水安如踞擊空揷似乂洞棲烟雨暗嶺掛月星斜

的歷蒼隨檜嶔岏容肖麻駁生花掩冉孤擬樹槎牙

搆作劉晨路營成謝眺家耋年栖跡穩細〻酌流霞

揷棘

揷棘傍幽窓編籬護小堂高將攀樹額低欲引山光

標刺模攢戟藤梢直掛浙守花邊有界立鳥更無妨

葉在初莚碧根亡漸落黃環從雙渚曲衛住一林香

梟壯甘風雨繩堅傲雪霜俗偷防草樹家匱省垣墻

就便完還缺乘虛短更長繞栽應伺菊旁植也須桑

隣犬潛消蹟園蔬暫設匡籬門關一月三徑紫苔荒

病槐

地道敏萬樹卯獨於汝嗇懸根古溪空延蔓瘦壞窄

皮剝竅鳴風腹破狀遭霹本既索然枯葉何沃哉碧

不死因性存復生緣困極欲共鉏麑亡尚因王旦植

南柯囿一夢榮衰何足惜

看雪

看雪乘佳興清吟滿畫堂黃低雲漠〻白遍宇茫〻

呼吸恐吞冷容顏歡映光鋪多平沼沚壓重卧松篁

遇隙迴還入從空落更翔公恩隨地施輕質蔽天狂

墮谷存因泛接波到即亡亂希鷗失陣整學鷺成行

諦目偏趨遠忘情却繞旁番床連夜掃烹昂每年嘗

來歲豊堪卜貧夫凍可傷只期詩酒畢霽色吐熒煌

詠帆

望〻征帆衆輕蒲一様裁風安渾欲駐波動漸如推
已進翻逾退終收忽又開散猶相避忌聚更共徘徊
皺噴濤飄雪飛轟水作雷影揺江日轉勢帶浦雲來
人仰爭留索鴉飛互集桅是誰懸一幅過我釣魚臺

詠蟹十八韻

横行雖可恠且怒爾無腸乍瘠俱囊水將肥毎傍霜
獨廝聊獨擁多足枉多忙育釀丹榴腕脾呑紫秬芑

王腴鮮作膩珠眼怒添光蓑學農家服兜希帥闈裝
含涎悲唧〻變殼走昂〻過渚潛辭穴趨潮急望洋
夜迷危墮斷晩捉亂投筐打網連群盡携繩結串長
買求誇土產烹出帶泉香甲鮮供粗膌支分勸細嘗
入羹調菜碧染醋和橙黃沃味歸喉滑硜聲著齒剛
笑吾為野叟與汝共湖鄉幸免監州累叨從吏部狂
持螯撑手白把盞映鬚蒼秋興年〻樂酣歌此例常

詠陽山大石和吳文定諸公聯句韻

相國登陽山首著大石誦逸興謝安同雋句孟郊共
恐也襲芳蹤茲焉駐奔蹕曉宿傍星低映攔烟凡滴
一拳矗數層百塊鬪兩洞坳凹夜深增窔寮冬仲
漸陡疲足艱欲墮老懷恐色赭若遭焚痕裂似因凍
嶄巖孤兀撑碨磥群錯綜巨靈疊而成精衛啣以送
綿谷亂交呀跨澗忽相從山骨肖我癯雲根倩誰種
昂猶鵠翼褰伏類虎威重化女魂倘存望夫悲莫控
閉扉陰有神爭界黙無訟削成垣作菴横架橋通衖
逢潛醉酒眠遇績駕舟用孰移鄱陽倉褭自條支貢
鼓態攢戟矛團形懸鉦甕恭立擬三蘇雙秀學兩宋

中吃儼尊崇旁繞翁侍奉絢爛紫如霞潔皦白於汞
陳總禱即歆德裕選輙中破多雷斧揭麗極鬼工縱
椎兮偶取徵介者易垂諷冥棲鳥舌哀險掛猿臂痛
赤壁休羨荆終南曷誇雍竊窺造化奇詩設隱逸供
巢由合臥龍舟綺須集鳳更宜僉剎幽爰讀琅函衆
岫底榧亭臺峰邉摧殿棟碊礌臺刺衣碌磔樹生縫
誅茅別徑通堆葉上湫甃列郡恭様圖遥波鏡光動
佛果栗乍新客題竹靡空巢鶴近可呼雛菊香始弄
倦睥栻袖肜汗額脫巾蹁壺觴流泉茸簫鼓應谷硿

月嶺瀕氣潑鳳林斂鬱瞬半世馬遷遊萬事莊周夢
買碑勒此歌不吝徵官俸

七言排律

賞芍藥十六韻

未許花王獨自妍揚州數種更堪憐嬌情肯屈春先
後貴態剛勒夏景前引出寸芽揄雨沃展開層葉棟
風鮮群苞灌々丹砂綻百朶煌々絲炬懸絳幘細圍
金線巧翠幢齊捧玉盂圓爛斑舊譜分三品靚麗新
姿璨五仙露壓樓形欹突兀日蒸宮靚醉嬋娟翻階

正合玄暉句傍砌真如老杜篇紫障寒鋪蒼月底彤
雲暖映綠波邊千枝萬福菩提寺四蕚呈祥窣相蓮
南國勝懷遺子厚西施雅詠遇庭堅嗟年老矣賞心
憤花也藥哉醫力全排毒效多添徤骨補虛功捷免
華顛靈根待我成丹術香醜催人動酒緣把盞亂來
耄耋來憑欄看到子孫賢此花此樂應無了每度留
題記每年

丑會六曲

戈壁菴得

蟲聲百花下僧影片雲傍人類不落蹟寒苔青滿堂
却容詩事到鍾磬晚蒼々

讀陶詩得

醒醉且相嘲形影亦相弔悠々此身餘浮爵何須道
况當時運傾合守商山操

晚秋雨中三首

暮雨黯秋光新寒喧宿鳥一日不開門落葉知多少
却因燈火來墮蕉葉窓表

其二

百草倦芳菲雨中仍自碧幽人本何累秋風雙鬢白
適意一屏山雲光繞衣舄

其三

空堂晚幽々疎雨寒寂々秋氣變蒼苔繁華淨如滌
惟有傲霜株數朶光的歷

獨坐二絕

獨坐深林中不解日已落遠宇瞑㳄霞停波寒葉閣
無限碧雲霄歸來惟一鶚

其二

獨坐深林中斜陽萟蒼髮浮葉聚溪稍歸雲補山豁
着意待菊花東籬偏未發

五言絶句

觀書

憑几一窓寒残編弄蕭索驀遇古人名却勝朋来樂

夜吟

月偃窓燈耿風迴院樹安詩情寂無語惺對慱爐寒

坐雨

短燭寒無光瀟々半窓雨幽人黙誦詩兒童問何語

綠樹二絶

濯雨重門碧眠陰兩岈齊已將棲鳥隠却又放聲啼

其二

蓊葉且繁枝沉々蓋溪曲偶過白衣人衝破一方綠

誰家舟

誰家舟似點揺出菰蒲曲忽唱采蓮歌驚散鳧鷖浴

秋雨獨坐

圖書環列中兀坐一惟我忽驚風雨狂墮下庭前果

晩秋二絶

稍讀書消晝苦吟詩送秋出門黄葉盡風雨暗東樓

其二

盈虧除外数晴雨過中人三徑有誰早五湖無不春

同張生對雨

深林絶人蹤對坐惟一雨張生雖不言雨響亦如語

迴文雜興三首

雨窓眠枕静雲嶺對盃閒古今空擾々鬚鬂自斑々

其二

踏爐紅蔦暖披罽紫凌寒颯々風吹地秋聲萬葉残

其三

芳墅一生資種耕怡拙蹇黄黍晩粒圓碧麦寒根軟

喜雨雪

寒葉暖留碧春花冬借紅正憐時序舛一雨打西風

六言絶句

避暑和王維田園樂三首

南過溪橋重疊西來石徑横斜清風颼々雨巷綠樹
舟々一家

其二

六月高堂却暑晚雲層棟生寒開懷握書把筆懶興脱履拋冠

其三

一匡柳陰如水幾陣荷香若烟甕盞微凉數酌藤床薄暮孤眠

七言絶句

湖上

湖上烟波片山碧落日空林斷行客雲影㴑㴑孤鳥邉一叟支笻純衣白

睡起

西窓睡起夕陽紅聽鳥尋泉萬木中昨夜風吹三四竹倒横前徑阻東翁

柴門

柴門幽興傍溪開烟景蕭〻一釣臺危葉黄隨寒雨下亂山青自異鄉來

一叟三首

百里扁舟一叟吟秋風裊〻午雲深重來倘是天隨子酌茗吹簫過碧潯

其二

山雲水雲一齊白蘋花蓼花相和香何來一叟在舟裡詩歌特地答滄浪

其三

凋盡西風楊柳枝何因處〻菊花遅尋常一叟汀洲外却被幾群鷗鷺知

雨霽

雨霽風輕黄鳥啼緑陰門巷夕陽西山人只說山中事不出門來管是非

對山

世事年〻流水去門楣日〻好山來東君更自添煩惱春冷梅花苦不開

午夢二首

簷頭鳥雀樹頭風鳴到先生午夢中只道山林閑聽絶耳邉仍與世間同

其二

午醉昏〻一枕知小窓如夜夢魂遅春紅落過千山雨猶是陳摶未起時

名利

名利迷人滿地爭紛紛誰敗更誰成山翁生視曾無幾成敗都如一夢醒

山中聞友人仕况清烈二首

何處紅塵染碧巒上流洗耳不曾乾幽人忽說夷齊行澗雨松風繞骨寒

其二

蕭蕭書劍藐公侯俯仰青雲只自由昨夜錢塘江上月為君着意照歸舟

田文

清風柳陌斜拖杖皎月松溪遠弄舟情愜艷花春冉冉夢隨飛蝶夜悠悠

喜雨家燕三首

雨足初秋萬物歆斕斑匝座酒盃寬山翁半醉添衣薄一樹梧桐落葉寒

其二

荒鄉久旱萬民哀雨澤剛隨白帝來穩算一年農業留笑顏齊共稻花開

其三

池島新添水氣凉嫩風吹惹碧紗香終宵聽雨知多少蓮柄繞渰五寸長

題扇

晚供端硯酌荷池黃鳥青山送一詩寄語畫中垂釣客餘情無限白鷗知

衣贈張翁二絕

笑脫南湖釣叟衣雲香水氣尚霏微山翁着此來湖上白鳥驚猜是我非

又

歸鶴吾家舊羽衣令威遺態儼依微凌波拂袖蒼江去豈似羊裘惹是非

贈章雪蕉寫予小像

筆底仙曹玉貌侵蕭蕭身世托山林旁添秋月澄波景照映南湖一片心

尤少卿宗暘歸老舊有鰉魚楊梅之約因咏二物以寄二首

摘到楊梅帶雨寒火珠流爛水晶盤渾疑吐出忠臣

膽廊廟江湖一擔丹

其二

張翰歸時計亦踈秋風落寞始登途誰知五月清江
上已有鰉魚美勝鱸

送黄子和守湖州

吳人衣食是蚕桑不為官曹饋送忙我有布袍堪度
歲免教蚕婦説黄堂

送友作郡

微茫水國帶蘇湖相送糸幡入畫圖我有故鄉知政

澤不労飛鴈到皇都

輓顧新山考功毋

夜堂風雨棘人愁燈火機聲恍未收恨殺利名無限
累倚門時不早歸休

歷代史贊

贊者古人褒美之詞至東漢書贊乃以韻
語兼褒貶而厥後史氏多因之愚倣此例
作歷代史贊一十七首盖以二十一史難
於遍閱故集諸家議論作此以便叅考若

脱脱等宋遼金三史則胡元所制收録太
繁裁斷未確尚俟我
聖朝刪定以伸夫尊夏攘夷之大旨愚不敢
擅贊云

司馬遷史記贊二首

司馬談遷(父談子遷)奕世太史作述茲編春秋是擬天漢
成終(天漢者漢武帝年號)軒轅托始纂輯帝王十二本紀諸國
十表庶政八書世家列傳百首煥如採摭經史搜訪
寰區(遷年二十遊覽四方)實録貫穿二千年餘考厥是非闡之

班固鄙劣六經(謂六經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黄老是附(謂黄老指約而易操)
(事小而功多)與進姦雄退斥儒素(斥季路原憲終身空室蓬户褐衣)勢利
則崇(稱其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賤貧斯悪(以無巖處奇士之行好語仁義以蓋之已上皆)
(班固語意)雄向稱遷(揚雄劉向)善序事理辨亦不華(如叙遊俠之徒而論)
(六國之勢則士地甲兵以至車栗之有差可謂辨矣而又各當其實所謂不華也)質直弗俚
(如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薪蒿之有數可謂質矣而又各飾以文所謂弗俚也)
文皆直哉事俱核矣(紀帝王則本詩書序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
(言漢定天下則采楚漢春秋是謂之核也)悪不隱情(如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受金之奸張湯)
(之為賢而不隱其深文之酷)美無虗旨(如伯夷古之賢人則冠諸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illegible])

(為執鞭已上皆雄向語意)惟此三賢(固雄向)確論知遷遷才命世左氏匹肩春秋以後體制推先毋徇群議刻於求全李陵累獄仁者所憐庸庸褚子妄續殘篇(遷申救李陵死於腐刑亡)

(失景紀武紀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續之)

其二

尚書之體(尚書記言史紀放之)南史之氣(齊史書崔杼弒君有南史氏)統理三才(天官書言天河渠書言地紀傳世家言人之類)筆削五例(紀表書世家列傳)削以疑闕(帝紀不書三皇列傳不書皋陶等類)筆從實記附書擇書各有深意(附書若因鄭世家而附見子產之類擇書若老莊有傳而列子不書之類)紀贊夏商

(贊夏紀序孔子正夏時贊商紀序孔子善商輅)表後剕吳(諸侯年表惟吳在後)尊王賤狄孔氏正途書末平準(八書末及平準)傳尾貨殖(列傳尾及貨殖)重義輕利孟門遺則孔孟之徒六經是攻豈先黃老豈進奸雄豈崇勢利我鑒其衷憤激漢事寓言實忠(先黃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黃老也退處士而進奸雄所以矯群臣之齪齪也崇勢利而羞賤貧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惜此宏才叢生誹議世系顛錯(歐文忠謂其帝紀失次)文詞辨麗(業學士非之)僭偽旁收(帝紀書呂后世家書陳涉之類)英賢漫棄(儒林不書游夏政事不書冉季之類)文人相嘲何足盡計予曰作史自古才難遷承父命(乃父以史事永訣)發憤研鑽勸奬箴誡萬世偉觀恨非全稿讀者求歟

班固前漢書贊

彪續遷史固繼彪作(班氏父彪子固)特始高皇勸稿宏博下訖孝平征誅莽惡帝紀十二唐虞聯絡(史遷以漢列於秦項固乃俾馬特以高帝為始上接唐虞)侯王百職八表具收天人庶政十志畢備(所以)愚臣子遠近吏酋七十列傳一覽盈眸厥有四善范曄所識詭者不激(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斥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鄙為滑稽雄此不激詭之體也)之抗者不抑(蓋寬饒之事主抗言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節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者也)贍無冗穢(相如之風)

(雅而及於瞻卬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宮聲色之樂則以為弗僻之戒此贈)(而不纖之體也)詳有體式(賈誼攻事之書其萬言皆功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之證也)讀之疊疊夫誰厭斁(已上皆曄語意)范紀諱君過(武帝峻刑而紀無嚴酷之迹宣帝任宦官外戚而紀不言許史弘恭用事之因但於刑法及外)(戚佞幸傳見之)表識恩澤(外戚恩澤表)傳序清操(王貢龔鮑傳首特為之序)志愍刑食(食貨志中言張湯等峻法取利)是愚畧見信固成名(范曄云信哉其)(能成名也)華嶠諸筆立論亦精殺身成仁固也失旌(如紀信以)(焚死解榮陽之圍而乃不為傳忠義孔以稱疾避王莽之亂而乃不以首清節)休當排節義屢否忠誠(如何武之沮王莽而乃有一簣障江河之識諸葛豈之劾外匐而乃有狂贅之誚已)

上皆華嗇語意曰晦翁史家準則折衷諸史辭固容塞雖多補綴曹昭之責惜遺獄禍與遷同厄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頒散亂帝詔其妹昭與馬融就東觀續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也

范曄後漢書贊

范曄亂臣謀反伏誅絕滅大義但伊立言不以人廢劉漢後書馬遷遺例依史記分類紀志列傳百篇宏麗踈焉不漏簡兮且明史通云考彼自序奇作是鳴可方班氏不減賈生較量古作體大思精曄自云循吏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不減賈誼過秦篇嘗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耳又云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也總

集七家曄以前作東漢史者謝承等七人弗空一字曄自云無一字空設獨行加詳百官增備班史缺於官制二畧於獨行曄則詳斯二者此可褒嘉別多非議十紀失倫諸后僭廁皇后不宜列於帝紀強抑聖公驟登文叔聖公更始也文叔光武字也更始升壇光稱臣誠節不顧而曄乃登文叔於紀首抑聖公於傳內則掩光武之誠節泯更始之實事矣食貨無稽藝文罔錄缺此二志佛書是信論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為違佛書義兵斯讁論竇武何進之誅宦為違天理○蕭謗也反叛為良褒美隗囂清忠作酷以董宣為酷吏宦官烈女不分懸淑以鄭衆之賢而為宦者傳首以蔡琰之污而為烈女若秦嘉之妻徐氏甚賢而不錄之類予曰賢聖方稱史才亂臣之作何足計哉劉昭補綴補成十志庸卻可哈哈也笑聊編一代垂示後來

陳壽三國志贊

孤死首丘禽獸之義陳壽蜀產卻懵斯意擠蜀皇宗蜀先主為景帝之後而乃附之附魏纂計蜀寇大書謂諸葛亮入寇魏紀特例三國志惟作魏帝紀魏美曲稱蜀非虐議史通云如若稱魏受禪及謗蜀無史官之類次書先主前標二牧二牧謂劉馬劉璋彼偽此真緣何倒錄蜀吳君臣名分整肅槩以同傳尊卑並蓄蜀吳二志君臣同傳乞米丁氏報讐孔明求丁氏米不獲不立丁儀丁廙傳壽諸葛亮髡其父而貶其將略群雄疊寫陶謙公孫瓚等漢所具而魏冊重編典節臣欠旌諸葛誕毋丘儉皆死節而乃與鍾會同傳又不與吳張悌立傳之類王通論壽賞予不精王通稱其依義而削異端大晦翁扶漢史義大成綱目進蜀絀漢而黜魏

唐太宗晉書贊

有唐太宗帝王之雄政機多暇文翰旁通史脩兩晉詔命二公房玄齡褚遂良諸家畢集舊晉史何法盛等十八家衆職咸同許敬宗來濟等宣武二紀陸王兩傳制語四篇輝煌冊卷乃致全帙槩稱御撰太宗掠美貽譏後彥太宗惟作宣帝武帝陸機王羲之四贊而晉書盡謂之御撰是群臣歸功於上而太宗掠美也僭紀非帝宣景文三君未為帝也而紀之濫傳不臣不宜以賈充王敦王等為臣而立傳入五胡偽號載

記一新五胡十四國禍亂天下不宜創為讖記錄其僞號甄收酒客劉伶畢卓等
遺畧逸民隱逸傳不書許邁雖書夏統而不詳類編忠義簡錄失人不以
卞壼入忠義傳靡綺漓詞沿襲六朝文體詭雜書事採魏晉笑林世說等事僅
取淳風獨偹三志李淳風偹天文律曆五行探討陰陽寫摹天地
其餘滅否猝難盡議但念太宗功業顯揚上擬湯武
下匹成康使非斲德令譽無疆何必此史矜銜詞章

沈約宋書贊

粤彼沈約六朝之英宋齊仕宦蕭梁宰衡節槩素乏
詞章善鳴乃作宋史以圖成名稿集諸家舊史臣何承天等

事窮八帝紀志傳文馬遷遺例論格班同學班固贊音
曄異不以范曄論語恨匪直臣筆端多弊含容弒罪文帝被弒而本
紀但書上崩藏匿篡謀傅亮作高祖受禪之詔而本紀不書忠貞失奬不以袁叔
等立忠義傳隱逸混收以陶潛為宋人奇談漫造琅琊王妃通小史牛氏之類
前代重搜本志兼載晉魏約也自讓裴畧居優裴子野宋畧約自謂不逮
安得併覽夷考炎劉宋祖劉裕

蕭子顯南齊書贊

世衰道喪南北諸朝君每篡弒臣多姦澆董狐既遠
史義弗昭不足盡責曷數齊蕭蕭氏子顯帝家瑚璉
齊帝之族齊史聿成至今流演粤窺此書彙集衆善善上聲
紀從沈約約作齊紀志出江淹淹作齊志吳均春秋大義頗嚴
均作齊春秋直書梁武帝為齊佐命等事顯也獨斷誅死發潛紀志列傳
各體是蕪論格希班贊音學范贊亦叶韻戶口莫稽州郡志不書戶口
讖符多誕祥瑞志載符讖傳無忠節時事可嘆無忠義傳顯
作此文馳騁任情刻雕藻繪破析改更其文益下何
足成名已上皆曾鞏本書序語意曾鞏是論品題實精

姚思廉梁陳二書贊

梁陳篡亂君臣道亡陵夷禮樂舛錯陰陽所以不作志聊

有史筆忠義不揚無忠義傳志表諸作倥偬莫遑無志表粤
惟姚察江東偉望始事梁簡終從隋煬取媚三朝文
籍是尚脩葺二書不完而喪永訣乃兒思廉繼業
仕陳隋至唐顯曄遭際明君唐高祖太宗功庇志愜遂以
二書損益版牒周劉衆稿周興嗣劉璠等舊撰梁書顧傳諸編顧野
王傅縡等舊撰陳書搜幽採悖飾美藏愆梁陳皆察廉舊仕故也紀有九
王運無百年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二十三年八十列傳補綴聯篇
載論兩朝爭奪詐僞雖汚汗青亦戒頑悖止足是旌
諷勵恬退梁書止足傳二書之作功亦可貴陳書序語

魏收後魏書贊

晉綱既失胡運偶昌拓跋之魏僭帝幽方夷風稔惡覇政小康百有餘載廢興莫詳北齊魏收小人才識少無行檢晩有脩飾狐媚文宣(文宣北齊帝也)蠅營史職魏史是脩騁其私臆學稽此史自魏創先鄧崔諸稿(鄧淵崔浩)刑李衆編(刑巒李彪)收也博採貫穿末顛黨齊毀魏立見太偏魏祖廿八假稱為帝(魏道武追崇上世二十八君)姓氏渺茫生育詭異(上引黃帝茫昧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誕之說以紀神元之生)推托灾屯依阿諱忌(道武死於惡疔而乃謂屯厄有期之類)似此多端本

紀之弊志固冗廢傳尤瑣曲既獎北酋乃排南服(斥南朝為島夷)虛詆仇讎偽稱姻族受金詞佳(爾朱榮子納金故稱榮善)報功情篤(收修史得楊休之助因作佳傳之類)升天入地收之自矜(收以愛惡褒貶自謂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號為穢史鬼怒神憎生絕乃嗣死剖厥形(收死後被人發冢棄骨)筆舌之罪垂戒汗青

李百藥北齊書贊

魏臣高歡乘亂廢立(乘爾朱兆弒魏莊之亂歡乃廢節閔帝立孝武帝又廢孝武帝立孝靜帝)東魏一傳(惟孝靜帝)北齊六葉(歡之次子洋受魏禪為北齊而傳及六主)二十八年興亡轉睫祖楊陸崔諸史罔集(祖孝正楊休之陸元規崔子發等俱作齊史)德林李氏(李百藥之父名德林)隋世稱賢褒貶獨斷三十八篇乃兒百藥踵作全編共五十卷唐室頒傳載閱此書頗無非議秪嫌紀中因唐諱忌(諸帝廟號避唐朝諱皆易其文)維李父子文行相斷人而可觀言也不廢

令狐德棻後周書贊

宇文泰氏元魏賊臣廢君弒主家法相因(宇文泰弒孝武黜廢帝至其子覺遂篡取之而為北周傳及於毓宇文護又弒覺弒毓)西魏作立(即孝武至恭帝為文覺所滅)北周遂新(即宇文氏)周也五主二十五春柳虯牛弘(原作史者)創此史錄歷隋及唐紀傳不足彼美德棻詞

章馥郁隋朝棄官唐室顯祿列史總裁周書獨製陳庾岑崔(陳叔達庾儉岑文本崔仁師同修周書)筆札同事傳分乜般(皇后族諸臣儒林孝義藝術異域)紀列六世弘多清談婪襲流弊(牛弘為史務清言德棻因之多非實錄)載觀茲代泰亦有功任用蘇綽古法是崇文章政事三代之風憎而知美史義大公(程子云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小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

李延壽南北史贊

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兩朝南北八史永垂南識北膺北斥南夷(南朝書呼北朝為索虜北朝書呼南朝為島夷)本邦詳備他國漏

遺二朝書各詳於本國畧於他國大師李氏李延壽之父名大師隋時博學期
將兩書改正諸錯死後乃兒延壽代作一手自專千
編盡掠延壽自云獵畧千有餘卷止貟一手起宋永初止陳禎明紀傳
八十南史斯成起魏登國止隋義寧紀傳一百北史
斯行永初禎明登國義寧皆年號嘗聞溫公稱為佳史簡徑堪觀
談嘲可耻溫公云禨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勝於南北正史馬遷莫追
陳壽僅比表志不脩百度亡矣已上皆溫公語意又聞劉恕
斥其謬戾卑弱言辭煩雜義例予取壽兮父志克繼
吳越春秋模倣不異依吳越春秋編年此乃父大師之志也

魏徵等隋書贊

隋文竊國隋文帝楊堅為周宣帝外戚挽倖竊國煬帝弑君煬帝楊廣淫烝父文
帝妾陳氏就令張衡侍疾於父而弑之後王鑒惡最所宜聞隋史乃作
自唐諸臣顏封創舊顏師古封德彝魏長勸新魏徵長孫無忌帝紀
五篇雜志三十五十列傳古例是襲經籍一志典章
萃集誠節作傳彝倫特立學稽前漢藝文有志迄此
數朝東漢至南北朝經籍重識音志前史忠節未始曰誠茲因
隋世故以誠名蓋雖極亂吾道自若節在誠心書满
秘閣苟得其人唐虞可作史筆至此寓義玄愽

歐陽脩宋祁唐書贊

彼唐若漢厥史須班却遇歐子文章斗山鑒班闕失
繼馬述删無班固之失有馬遷之才遜讓宋祁薄夫所艱宋祁撰本書列
傳歐以宋為輩不敢改作前斥削舊書五代劉昫舊唐書咢開新例歐作
本紀與表與志先是宋公列傳編次劉呂范王衆賢
同事劉義叟呂夏卿范鎮王疇表存勸戒表書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之類蓋戒他官
之贊曰[illegible]也又書裴劉二家世系宰相多人之類蓋勸相家子弟也志斥詭誣伍行志不著事
應類之紀恕明主舊史書太宗殺田舍翁之語茲乃諱之類傳旌文儒舊史
不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茲乃特書之君過顯証紀太宗而証其牽於多愛之言紀武宗而

証其好惡不同之語臣節力扶改正舊史表出陳子昂劉蕡吳淑陽城等先標君子
後則小夫舊史以外戚首雜傳良吏次宦官忠義次酷吏茲皆改正之歐宋之才
類此秉直吳縝糾謬廿條六例哲宗朝吳縝進唐史糾謬凡二十條一以
無為有二似實而虛三書事失實四自相違舛五年月時世差互六官爵姓名謬誤七世系鄉里無法八
尊敬君親未嚴九紀志表傳不相符合十一事而見而異同不合十一辭義疏畧十二事狀叢複十三宜
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缺十五義例不明十六先後失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予奪不常十九事有可
疑二十書非是字但嫌兩手歐宋且出衆臆劉義叟等前後相違紀志
表傳相違異微瑕可惜

歐陽脩五代史贊

名世之文犯主之忠謚文忠賢哉歐子宋室鉅公編述五代受敕仁宗春秋遺意孔聖是從歐自云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慝其首作本紀褒旌賢逆倚論唐明賢行之累宗規正亂君導用治法歐自云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蓋春秋於魯桓公等之篡皆不絕其為君以正其篡罪故歐直著梁太祖等之為君亦以正其篡罪先傳家人正本閨闥各代以家人傳為首各代忠臣分傳獎援梁臣唐臣等五傳死節死事等夷超越死節傳死事傳高標一行一行傳以高尚之士錄痛斥六臣六臣傳以斥皆唐附梁者伶官戒佚伶官傳見唐莊宗之淫佚義兒明倫義兒傳見唐太祖以義子敗倫宦者亦取宦者傳特取張承業張居翰雜臣是

嗔雜臣傳以責歷事五代之小人兩儀特考諸志不陳歐以五代禮樂文章皆無可取故不作禮樂等志惟作司天職方考四夷服叛十國華因十國世家四夷附錄發論嗚呼每傷亂悖每論以嗚呼起句果似春秋力排祥瑞前蜀世家論辨龜龍麟鳳不為祥瑞作史三長公也獨備三長謂才學識也彼小疵紀傳所載或有不同仰其至粹

宋濂王禕元史贊

胡元吏虜僭王中國百六十年世運否塞十有三傳混一區域天地晦冥綱常倒側否極泰來出我
聖祖掃狄餘腥復華故土德邁漢唐功超湯武安夏攘夷不似湯武放伐之譏被元史聿脩取鑒蒙古元為蒙古部人文勿艱深事須明白善惡無差勸懲有益此四句皆聖祖語凡此天語丁寧史職宋濂王禕受命惟惕彼濂與禕今之馬遷據憑實錄元之累朝實錄褒集名賢汪克寬趙塤等諸局秉筆兩番成編先編太祖以下後編順帝之事二百十卷三載鑽研洪武元年至三年紀準漢書述言載事尚書成規春秋遺義兩漢本紀事實言辭並載尚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全做春秋故元史本紀惟準兩漢書志準宋書特矯唐制條件分明考覈簡易唐志以事實組織成篇雜於考覈惟宋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故元志惟準宋志表准遼金諸表詳畧大篇春容短章

寂寞漢唐史表所載為詳而三國志五代史則無之惟遼史據所考者作表不說詳畧故元表只準遼金史傳準歷代各傳叅酌尊親臣族叛逆夷落諸臣之傳歷代名目增減不同故元史傳準歷代史而叅酌之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諸王親也次以諸臣善惡之總也次以叛逆成敗之歸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集彼諸史獨得大成論贊不作善惡自明
聖祖宸斷聖旨著直書不作論贊萬世欽承二十一史惟茲首稱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四終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五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史論

三皇之世

今不如古中古不如上古上古質而已矣中古質而文後世文而僞自中古至後世好文好僞其弊日滋而彝倫之在人心未嘗頃刻亡也矧質而已矣之際不為文所亂不為僞所汩而彝倫之懿一何純且全

歟史氏於三皇之世乃謂人生之始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愚於是駭其言之荒也竊嘗以理折之彼謂人生與禽獸無異殊不想禽獸之中虎狼且知父子矣人生之始靈性反不虎狼若耶況既知有母既知有愛則此知者人之良知所謂孩提無不知者也以此良知之天處此淳龐之世顧如安禄山有母無父之說耶又況三皇兄弟衆多則其以兄弟處父子身先教化久矣故天皇則澹泊無為而俗自化人皇則政教君臣所自始彼無父之人不容於後世乃容於三皇耶觀此則史氏之言必非君子之言也或曰亢倉子之語也嗚呼誣一皇滅父子所謂與禽獸無異者亢倉適以自狀矣

[illegible]

劉氏道原外紀序述太史公曰黃帝以[illegible][illegible]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夸者務為詭誕然則厥詭誕者道原之用志乎是以其紀顓頊也曰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是曆元之得其正也信乎萬古之準的矣繼乃曰氷凍始泮蟄

蟲始發鷄始三號是蓋欲懲乎詭誕而遂失於庸凡何足以究天道哉彼所謂三始者乾坤之常理也亘萬古如一日也不待朔旦之春五星之會而始然者也蓋高陽以前盤古以後有寒暑有萬物者約四萬六千年矣四萬六千年間氷未始凍而凍未始泮耶蟲未始蟄而蟄未始發耶雞未始號而號未始三耶按顓帝為曆宗論曆者不可不留其時若曰氷泮蟄發雞號以見其時之應候則可矣若皆以始為言則吾未信三者之始於是也

許由

堯讓許由之事莊子言也自馬遷史記以至小蘇古史皆謂必無是讓矣然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是說也孔子亦不廢焉而韓昌黎以許由之讓龍逄之忠伯夷之義並論白樂天以巢由之明哲保身夷齊之求仁殺身並論則皆謂必有是讓矣夫謂其必無者以莊子之荒唐也謂其必有者以孔子之所不廢也不信莊子亦不信孔子乎愚是以竊窺聖人之意而敢為辯

曰二公竟其說也彼蘇氏據馬遷之言蓋謂堯將讓舜岳牧咸薦乃試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其讓舜若此之難而讓由若彼之易乎愚謂讓由非堯之讓易也莊子言之易也莊子言讓而不言其所以讓是以致後議之紛紛也若言其所以讓則堯必以試舜者試由而亦考之岳牧闕之歲年驗之功用矣夫豈苟焉一讓而不為人心天命計耶想夫堯之將老以丹朱則不肖以虞舜則未得汲汲乎求其可遜位者而乍遇箕山之一賢方欲推而用之以圖他日之讓其柰彼之一去乃能先堯而讓者乎嗚呼君之讓自堯始臣之讓自由始夫萬世以前得此以開興讓之源而後之簒弑相爭者猶繩繩乎接跡是故聖賢於箕山之節必欲喜談而不廢也

八元八凱　四兇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然則堯舜之治不越誅賞而已舜之舉相誅兇何議者之多端耶孫明復曰堯若盡舉元凱盡去四兇則舜有何功耶是故俾舜舉之去之俾其功著於天下曾子固

曰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蓋假之舜耳噫據斯言也則堯之授舜一以權謀為厭衆之具乎愚嘗忖之曰此非定論也舜之功之著也天下之心之信舜也以其孝弟於家也以其興讓於畊稼陶漁也以其試效於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也蓋不必俟誅賞以為功假權謀以為德也迹夫堯時岳牧充滿雖賢如元凱無地盡用而四兇之罪尚未貫盈至舜則岳牧缺矣罪貫彰矣於是當舉即舉當誅即誅皆因時而制宜豈二帝之先有意

必於其閒耶且觀舜以鯀治水無功殛于羽山蓋鯀之罪未彰於堯而始彰於舜即此類推則二帝之舉不舉誅不誅誠皆時宜也誠非意必也

虞芮來賓

愚觀虞芮之來賓於文王也蓋嘗為之論曰聖人以諸侯而服諸侯是非以其德私之也行天子之權以屬天下者也天子之權凡欲行於下者必資之人臣而人臣之善行乎權者必自元惡始元惡既歸於我則我之身天子之臣也歸我者歸天子也非歸乎同

事天子者也天子以生殺予奪為權生且予者恩也殺且奪者威也恩則人懷之威則人畏之而天下無不服者矣其有不服者必其時勢之所遭或有以致其恩威之未根也是故必資之人臣而人臣始有行天子之權者矣文王之世虞芮來賓而史氏特以訖之西伯得專征伐之後夫征伐者紂之權也是權也非紂所得而私也古聖王特為諸侯而設以坊不軌者也是以九伐之法具在典章而虞芮之爭多犯其禁蓋爭則暴內而陵外犯令而陵政是當壇之也社之也所爭既在於田則必野荒而民散是當削之也私爭而不憚其君則為負固不服是當侵之也夫以二國之罪有四其為帝王之所誅者固也然在有商継世之君則帝啟仲康曾不貸於有扈羲和矣而豈於此遂為之姑息乎蓋成湯所以馭天下之權此其尚在而至辛紂之世則已掃地盡矣是故虞芮之所狎而侮焉以自逞其私忿者也是不知土地之制得之天子素有定分而不容損益者也是猶強奴悍僕乘其主之衰微而交相吞併者也夫古之人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而文王為止敬之臣則豈獨無是心耶吾知其赫怒整兵之志不待侵殲而後發者久矣第以紂失其權莫能贊而行之也至於弓矢鈇鉞頒之萬乘而專之西方則九伐之法於我乎寄而二國之罪尚復奚逃哉噫此其所以興訟而來賓也嘗攷來賓之故不于其兵而于其德其弓矢鈇鉞為文具而慢商之令耶王之意以為炮烙之威令已虐天下於將絕若又從而兵之是虧湯之祀也故於亂法之徒姑俟其自至而讓畔讓路之

俗競有以薰其德而善良焉夫讓畔讓路恩之所洽也弓矢鈇鉞威之所授也威之所授者藏之於用而恩之所洽者顯之於仁此其所以善於行天子之權而風厲乎天下也雖然自時厥後何乃有崇密之伐須黎之戡似又以兵而自殖乎蓋四十餘國既歸之后正所謂三分有二之時也孔子以其時度其心而贊之曰以服事殷則是咸和之政怙冒之澤無非所以為辛紂而培養其民命使紂有悔悟之期則其事殷之心傳之武王周公固將相與無窮也柰何彼惡

不悛而叛者四起苟又因循一旅之威則不惟殷商一姓之禍而天下皆失所矣故愚嘗謂文王始之不用兵也為殷商而其終之用兵也為天下

周宣王

宰相者舉天下之全功而攝之者也諫臣者凡天下事當言之然而所言者有限也言之有限故人君之拒之者或有他長之可恃攝乎全功故其得人與否而興亡立判矣詩之變雅始於厲王則周道至此而壞亂已極至於車攻六月諸詩則知宣王之中興可以陵跨萬世父子之間何其興亡頓異如此哉厲王好利任榮公芮良夫諫弗聽使衛巫監謗召公諫又弗聽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弗聽料民太原仲山甫諫弗聽將殺杜伯左儒諫又弗聽而左儒死夫拒諫亡國之首惡也二王賢否之別雋矣而乃同斯惡邪然而相榮公則亡相周召則興蓋周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更失理[illegible]德教舉遺士而諸侯復宗周故曰宰相攝天下之全功者也諫臣之所言各不過一事王雖拒之而其任相實可恃焉豈有一於

拒諫者顧不亡而與耶抑姜后之待罪其言有曰王樂色而忘德今觀其於后則不惟傾歡以聽之且自責以咎之於諸諫臣則不惟執愎以拒之且曲法以殺之夫后與臣言之如彼其皆是也王之處之如彼其懸殊也所謂樂色忘德者無乃即此而彌彰乎予是以取宣王之相而不取宣王也或曰王之功德自古以之侔於殷宗子之言不可以不慎乎應之曰議者於宣王無所訾則拒諫之君得以藉口矣

伍子胥

子胥之諫如彼其忠矣故宰嚭之譖胥夫差之殺胥凡論者皆為胥憐之余獨以為胥之自取焉胥昔為楚平之臣猶今為夫差之臣也胥能從吳而覆楚則亦能從越而覆吳也嚭而以此造譖則豈不有以寒夫差之心而趣其斂乎况以胥之忠也差其知之習矣夫何殺之不足而又投其尸哉蓋怒其鞭楚平之尸故亦以其尸而反乎爾也差乃𢫬猜之君其見必嘗及此余偶窺而得之遂書以為憐胥者告

秦始皇

夫始皇之築長城論者無不貴其殃民之罪不知始皇所為事事皆惡惟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萬世正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也第彼內政不脩區區於外侮之禦乃竭天下之力以興無窮已之功非獨不仁亦不智也夫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為華夷之限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治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

秦

言治者過秦斅斥之如仇讐惡始皇也雖秦之先世有質君焉亦為始皇之所辱而不免損其名於後世然而繆公以前之秦非孝公以後之秦也秦之罪莫大於滅周亦莫大於殃民秦之功莫大於扶周亦莫大於息民蓋犬戎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以功封諸侯文公復伐戎收周餘民有之地獻之周而尺土不敢私繆公三良之殉雖非而其伐鄭之悔懇懇乎罷兵息民之意是以詩之小戎書之秦誓孔子特取焉嘉其功也窺周之計自孝公始積其不軌者累

世至莊襄而使呂不韋誅東周其中爭地殺人不可勝數而秦之為罪於斯乎極君子先究繆公以前之功而後論孝公以後之罪庶乎秦之先世不為始皇之所辱矣然始皇亦豈辱秦者哉大抵子孫玷其祖宗則謂之辱今始皇非秦之子孫也呂不韋子也自以帝業榮乎呂者也非辱乎秦者也獨惜夫秦之窺周者未果而不韋之竊秦者已濟夫所謂誅東周者非莊襄謀也不韋也莊襄以不韋之策而得有嗣秦之業是即不韋之所立也夫惟為其所立故即為

其所用始也用秦以滅周終也用秦以滅秦而遂自以其子帝焉此其術何術哉凡論賊姦之雄必以曹操為首孰知操之術蓋學於不韋者乎操亦用漢之力滅漢而帝丕但操之所為者難而不韋之所為者易究其姦且巧則一而已矣史氏之不以曹續漢固也而乃特之呂稱秦焉悲乎哉秦之先世為史氏所誤也

范增項伯

項羽之不君甚矣事羽者則不可以其不君而廢人

臣之義也執此論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於既死誅項伯所以慰范增增於楚漢諸臣間殆忠臣也哉以成敗論人者病增之欲害沛公或病夫羽之惡增不諫又不去嗚呼增其可哀也已增之所事者羽羽之所讐者沛公沛公增之君父敵也奚怪乎其欲害之也且夫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破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至欲攻滎陽則以陳平惡草之計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之骨鯁著聲當時其於羽諸惡夫豈欲與之俱亡而不一諫哉柰何羽之鷙悍不聽耳不聽固宜去然而不去者蓋英雄之從羽亦多矣如韓信黥布陳平之屬皆是也然各去焉而從漢增豈不能亦去耶直以信等懷心二三欲擇其君圖富貴蓋市井之謀非人臣之義也增之心豈不曰吾年七十事一君不克終耻也是以終身為楚至於憤其主之不聽而嘆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夫輔其君之事直至於大定然後不得已而去於讒此真可哀也故曰增為忠臣謂其無二心而已矣或曰

增之忠則然矣伯之為漢如彼其著跡也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必輕儇譎詭而羽之麁暴適囊其術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張良以計授之審矣良之計豈羽之識也又羽之親情必不辱其季父而彼顧以季父之親得為內潰之本至增死之後則愈無所忌矣何也羽欲烹太公漢事至急矣伯乃特為之解之羽敗垓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有覆項之功於漢也明矣伯之悖滅其先而辱身他姓也甚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增

雖不去然伯不死羽不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莽
如伯者亦以勵夫忠如增者

高帝

創一統於三代後者惟高帝之所係重何也湯武以
上謂之聖高帝以下遂為賢帝其賢之首乎則後賢
之得失皆帝啓之帝之為賢難矣哉世教既衰學聖
者寡帝惟資人之資則人君之學之也易帝以英雄
混一之勳而震赫於周秦破碎之後則人君之歆之
也切夫以所歆之切而濟以所學之易使帝焉無愧

三綱則其引進後代當何如哉故曰其所係重也惜
乎其所以為綱者皆自誤而且以誤後代夫烹翁分
羹之語說者以為首惡愚謂此於對敵之際勝則父
子皆王不勝則父子皆戮帝若為哀遜之圖則羽之
乘勝反未必全其父孟子於人救死不贍之日亦曰
奚暇治禮義蓋恕其急也惟帝即位以後則治定功
成適可為明倫之學矣而惡乎其不然聖人於小民
且責其禮義於富足况天子而賢而創業者哉愚觀
家令之言則知其不能事父不能事父焉能為父故
為父則歆易太子易太子則致呂后怨呂后怨則致
戚姬趙王死戚姬趙王死則致惠帝以觀人彘驚乃
死惠帝死則致呂后之殘忍無忌而趙幽王死共王
靈王亦死嗚呼帝之致其后殺其妃滅其諸子直至
此則韓彭乃其路人耳而奚怪其族而奚怪其醢是
故其於三綱皆自誤也然則何以誤後代曰帝以後
諸君之敗倫者豈不知帝先為之

高帝呂后

高帝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遂不用醫崩

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掖卜之云趙王
如意為祟遂病掖傷崩嗚呼天道之於報施其明且
嚴如此耶帝之殺功臣也后為之后之殺庶子也帝
以偏愛致之其夫妻之酷互施於子臣而即互受其
子臣之報如此耶帝之王也韓彭黥三人功也帝以
此三人之勞故其王也逸三人欲帝之逸故其以帝
王也勞他日勞者不得以一身享尺地而逸者享四
海至子孫雖聖人於此不能不動心焉故聖人五列
爵三分土為此勞者設也今帝之於韓彭不特不使

之享之而又擒之而又殺之而又醢之而又族之則帝之背功之惡盈矣故其伐布也即被其矢傷然則三人者死於帝而帝亦崩于三人中之矢鏃乎故曰受其臣之報者此也帝已崩太子已即位則如意已出遣戚姬已服役於后而后之所憤乎趙者已無不舒矣况帝欲易太子之日王纔十歲無罪也后為王之嫡母主恩者也及召王至於三反則其不肯死而負冤也極矣夫所憤已舒則不必殺無罪則不當殺主恩則不忍殺不肯死而負冤之極則不容殺而故

殺之不惟殺之并以其生母極刑之朱子論伯有之厲曰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未有強死如王而不為厲者也故后竟以王之祟死然則王之母子死於后而后亦死於其祟乎故曰受其子之報者此也雖然君不仁臣雖死不可以不義報父母不慈子雖死不可以不孝報然且表玆二事者何警君后也或曰祟之說無乃左氏之誣乎曰史不誣雖誣正所以為警

陳平

古今以良平之智並稱余謂其名雖並其實殊也有君子之智有小人之智君子之智謀道義而道義遂小人之智謀富貴而富貴遂良謀道義故滅秦誅項而其為韓報讎也報之盡平謀富貴故歷仕四朝而其以身享漢也享之盡嗚呼其名並者蓋以此而其實殊者亦以此也夫文成始以道義託於漢而終以不受富貴全於漢平始以富貴營於漢而終亦以富貴全於漢吾觀平之歷仕也高帝欲詭計爭天下則以詭計入呂后欲大臣依阿王諸呂則以依阿入文

帝問宰相主何事則以大言宰相之道入是以出侯入相直至文帝二年乃令終周勃雖後死又值長安之獄盖豐沛諸臣惟平與曹參始終無禍而參又先死故獨能享漢者平之智也文成不得而如也吁文成不得而如是故為君子

文帝

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為文帝之天資學力皆過之盖人知成王之幼冲而不知高帝崩時代王纔七歲是又幼冲之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聞其父道

焉則武之純王高之雜伯其染於父者不同一則藩邸孤陋不與中朝文物之盛而其傳之者雖一藩首選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召皆大聖之儀刑而其稍下者亦史[illegible]史佚之賢此其學於傳者不同一則成周舊邦禮樂千載一則草茅崛起纔及兩代此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同矣而終於同焉豈非文帝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之事則莫大於待周公周公之功之覩比諸周勃之於文帝奚啻千萬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終悟吾

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所以為奇

賈誼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遇賢君也雖遇賢君不獲行其術也雖終欲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茲三者人皆為誼惜而余獨為誼幸何也其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宗元同宗元與許孟容書則自擬之曰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蓋取其態相似也向使誼不遇文帝之賢而遇伾文之黨以煽之則彼之狹其少矜其敏而乘其銳也能不如柳州乎其欲靡耆舊更法度與王安石同安石作懷王墜馬賈傅死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埶也向使誼果斥絳灌而得行焉則紛紛多事能不如荊公乎其欲削諸侯震兵威在當時則適與晁錯同錯之說太子者蓋即其髖髀斧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此術雖見抑於文帝而終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為錯耶其為誼耶嗚呼如柳與王則名不全如晁則身不全余故為誼幸也或曰誼之通達國體劉向比諸伊管子何以料

其未形之過曰始以痛哭自薦終以哭泣自亡觀其氣象必非動心忍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能當大任也而伊管若是班乎雖然據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董仲舒

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得焉戰國以來百家啁哳而彼下帷發憤所學盡歸於正一

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是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擧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格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泣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後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愚又因斯言而廣之則彼不但蓋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儒以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况漢一代乎雖然

以其同朝之臣論之則汲黯之直過於舒曰其直同但黯之直也剛善而舒之直也柔善

金日磾

韓子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曰諸侯所以立乎凡論人臣之例也曰中國者以其能禮義曰夷者以其徒嗜欲也能禮義則其於嗜欲也有節徒嗜欲則其於禮義也蔑額余觀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武帝遺詔輔少主當時之人望之赫乎其皆若周公然然而桀以牧馬之賊巧言遭遇入主其為負乘致寇而自取夷滅信不足齒矣惜乎光之明哲每不日磾若也光之歷仕四朝恬不知忌而孝宣初立一請歸政厥後六年不請爵祿之情勝則自昭及宣累封二萬戶受賜前後黃金七十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甲第一區而不知節子姪親黨之情勝則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又以兩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而不知節溺愛幼女之情勝則聽陰妻之邪謀納之入宮為帝

后而不知節日磾之輔昭帝已不克終而其功固淺於情慾其辭爵祿也以正則一秺侯之封乃以帝幼不肯受御其子也以正則長子一戲宮人而遂殺之愛其女也以正則上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嗚呼光為去病之弟蓋中國世臣也徒嗜欲而不節以禮義日磾夷虜也恒以禮義而節嗜欲然則如日磾者誠所謂夷而中國也哉是何也惟世臣則將相之策汨溺而忘返惟夷虜則亡國之子心危而慮深是故一則宗祀覆滅嗜欲之報也一則七世貴顯禮義之

報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弗信矣哉嗟乎後後世大臣無光之功有光之欲者代不乏人其能如秺侯者更未多見

劉向

嗟乎後世之忠臣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生於後世論者固不沒其忠孰若生於三代而被聖人之名聖人而忠若商之比干其一也後世而忠若漢之劉向亦其一也向與干皆宗室遭末代者也愚以是特為之並論夫人之忠比干者視之若華嶽在前而巍

乎其氣萬世聽之若雷霆在上而虩乎其震萬世欽之於心若神明然而萬世肅羡之於口若膾炙然而萬世悅是何也凡以其為聖人故也三代以後則世道下矣故凡論夫人也亦隨而下之其於有聖人之資者賢之為其有賢人之資者士之焉耳此所以今不如古而向之不得與干並也元成之柔闇固非辛紂之極惡然而小人之專政有不如惡來費仲辛女妖之病禍有不如妲己乎民財之靡費天時之變異有不如商季乎而向之以孤喙而支衆變甚矣其難為力也方恭顯許史之禍則以變事諫後以封事諫又王氏兄弟之禍則以洪範五行傳諫後以封事諫又昌陵延陵之禍則以歷代聖賢葬事諫又趙昭儀之禍則以列女傳諫又星孛山崩則極言災異事諫嗚呼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其官愈滯則其言愈烈其言愈斥則其言愈厲高祖之封同姓或絶或續不勝計矣而効報者惟玆一人乎比干之時尚有微子箕子骨肉相俱而卯金一脉何伊人之獨立也使元成亦紂之酷則七竅之剖必及矣或曰向亦

料元成之不能殺是以敢盡言曰當時之能殺向者不在元成而在恭顯而在王氏兄弟此蕭望之王章之所以殺也惟夫望之章殺矣而向復言是誠如微子遁矣而比干復言者也然則向而生於紂世又必三仁以薰之其弗如干也乎愚故惜之曰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或又曰劉崇劉快皆以宗室起兵討莽其功寔倍焉況更生之始進也有鑄金之累而其子也有國師之恥曰為崇快也易慷慨死也為更生也難從容義也若其既往則孔孟之所不追而子之

不肖則堯舜且然矣

光武

高帝不保功臣而保呂后光武不保郭后而保功臣夫二君之才識亞於湯武其於夫妻君臣間豈不能一權衡耶愚嘗思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孟九人者其臣而一人者其妻然則其妻亦以功臣論者也不可以私昵而有所輕重者也是何也帝王之初事業未成名位未定其所頼焉者功也情分之親疎不與也故高帝之論功先其妻而後其臣光武之論功先

其臣而後其妻大抵感人之功者在乎貧賤患難之日不在於富貴安逸之時方高帝之蹶於咸陽也時人未有肯妻之者呂公以后妻之而成其家則有以胚其樹立之基及帝之匿於芒碭山澤也后與人俱求嘗得之則有以熏其流離之苦當是時樊噲之召未及蕭曹之屬未附也既而睢水之敗后與太公質於楚則有以冒其戰爭之難當是時韓信之功未顯黥彭之徒亦未附也是帝之貧賤患難德乎后者先於諸臣多矣而况后之事帝也以義豈若諸臣皆以利乎此高帝所以忍於諸臣而不忍於后也此光武之臣之后所以不比比也光武初得李通兄弟定議舉兵次得鄧禹次得馮異相與决大策而王霸任光邳彤等各以漸附焉則其未娶之先已定君臣之分至於擊王郎出南宮則馮異抱薪鄧禹爇火而患難之際已結君臣之情然後入真定娶郭后而是時之功業十已七八則后之入於劉氏坐享富貴而已分寸之功無有也是光武之德乎諸臣者比之於后則其隆薄有素矣而况后以怨懟趣之乎此其所以忍

於后而不忍於諸臣也雖然觀呂氏臨朝之惡則知其君之保之者適所以賊之觀郭氏母子親黨受恩之厚則知其君之廢之者乃所以保之斯二事可以類推二君之得失必有君子能辯焉

明章和三帝

創業之君子孫皆三世相傳而無間其三世又皆以賢稱者吾獨見漢世祖何也成湯崩而太甲放漢高崩而呂后亂唐宋之太宗太祖崩而武后立德昭德芳死是皆一傳且即壞矣夫惟武王崩而成王賢康

王又賢此其再世之盛古亦僅有者也何東漢於世祖之後三世賢且盛耶蓋自世祖而明帝而章帝而和帝皆以子嗣父而一無所間皆身致太平而善行屢出史氏録而褒之亦既悉矣而其所以病三君者試各舉一事言之則或以其廣陵王荆楚王英之死或以其易太子殺梁竦或以其誅竇憲而鄭衆與謀三公不與噫此議亦刻矣荆之悖逆也帝始有食租如故之詔而終又不聽樊儵請誅之語此何其愛荆也而厥後荆自殺有司奏英大逆帝惟廢徙丹陽仍

賜湯沐邑五百户男女為侯主食邑如故此何其愛英也而厥後英自殺然則此亦可怨顯宗乎太子之易固非也但其時梁竇二氏交相搆怨則宮闈之禍將無窮矣與其姑息竦以釀無窮之禍孰若殺之而冐有窮之惡故君子或曰是不失為應變之權宜也然則此亦可怨章帝乎竇憲逆謀帝已知之而外臣莫由親接僅得鄭衆遂與定議若欲聞諸三公則傳呼之際喉舌不少倘其機一泄可必無他變哉雖曰宦官由此亡漢然未形之禍人所難測而治久必亂蓋勢之常也然則此亦可怨和帝乎議者曰信子之言則三君其純主耶曰三君大純小疵者也吾恐責之太刻則凡繼體之君難於學矣

東海清河二王

東海恭王彊清河孝王恭皆以長立為太子者也明帝和帝皆少子也不當立也而乃二王廢二帝立然則二王怨乎曰不怨夫何以知不怨曰據其賢知之恭王既廢而其父之不忍者數歲夫以數歲之久則必有間可圖父既不忍則尤有機可圖而王之乞藩

也蓋力及既就藩則不幸失天下猶幸得一國此凡人情也而王乃讓還東海郡及既臨薨則不幸天其身猶幸澤其後此又人情也而王復顧還東海郡是不賢而能之乎孝王之廢及其母宋氏之殺以和帝之欲立也以梁氏之生和帝也則梁與帝皆王之敵矣而王也不惟不怨乎帝且與帝并力齊謀同誅竇憲而輔成永元之善政不惟不怨乎梁且欲求作毋祠而恐有自同梁后之嫌此或謂之不賢吾不信也然則二〻王可學伯夷乎曰可學又可學太伯乎曰亦

可盖太伯之德不特以其讓也以其讓而顯王季之德也今明帝和帝之賢亦二王之避退固有以顯之也此太伯所以為可學也

魏武帝

魏曹操欲滅漢而先自滅其父既滅漢而後自滅其宗操父名嵩乃中常侍騰之養子姓夏侯氏史曰嵩避難在琅琊其子操迎之陶謙别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夫以操之作難而嵩遠避搆怨諸侯而嵩被殺所謂好勇鬬很以危父母是自滅父也爻

為王公僭禮樂建宗廟是宜復姓夏侯以追崇厥祖矣乃私立家傳而偽稱曹叔振鐸之裔是自滅宗也嘗想操之小字阿瞞瞞也者瞞昧也不知其命字取義果何居焉而操之諸惡特以一瞞為主乎深姦極詭之計瞞天也瞞人也瞞已也瞞之未幾而丕立之後終三十年忽攺篡於司馬氏之手吁嗟瞞乎曷不瞞司馬氏乎

曹冲

冲魏武帝之幼子也帝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於是以刀穿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帝問之冲曰世俗以為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帝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帝咲曰兒衣尚齧况鞍乎一無所問愚考冲是時總五六歳此計固可異也史氏特以仁愛識達稱之是何誤後世教子之方耶古之生子者有胎教有内則子師之教凡以養其德性如所謂幼子常視毋誑是已太任之娠文王孟母之教孟軻其皆此道乎曹操以術數發身其妻妾所聞見而教於胎者誑也其諸子所漸染而教於内則者亦

誑也故冲六歳孩提是特教之數與方名之日耳乃能猝為詐計以誑宿奸巨猾之乃翁國家之元氣此其斵削亦多矣况丕植相殘至有煮豆燃萁之詠乎嗚呼魏運之促奚怪也

孔明

漢祚去矣憖遺一昭烈焉隨又不年而繼以闇弱之子此天之欲絶乎漢也盖已明示之矣而且篤生孔明以為相其王佐之心儒者之象乃特過於高帝光武之諸臣天豈厚昭烈而薄高光耶盖高光之德澤

覐陶兩漢者四百餘年及夫大數將終則其風化之所收東氣運之所歸結又必會精聚靈而生此奇才以震耀乎先世如火之將熄而其焰復一騰也如秋之將闌而其候復一煥也是故殷商之末而三仁並著趙宋之末而節義輩出然則此兩朝者其人物誰似武侯耶大抵人臣之於末代匡君者貴乎其有撥亂反正之言救世者貴乎其有撥亂反正之畧是言也侯之出師之表得之也先之者蓋比干之諫也是畧也侯之八陣之戰得之也後之者惟岳飛之兵也

嗚呼比干岳飛死於人孔明死於天死之迹不一死之心則一也

管寧

蘇子由賛管寧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夫曰天之逸民者蓋即所謂天民也當斯稱者達則伊呂其人窮則夷齊其人也今曰老非魏人則幼安不肎臣魏之節卓如夷齊可以當斯稱矣而曰少非漢人則其不魏不漢若於天地之間素無君臣之分而況然一身者嗚呼素無君臣而豈人類耶

嘗考幼安卒時為後主延熈四年時年八十四矣竊以是年數而上之則幼安生時為桓帝延熹二年及避難往遼東時為獻帝初平二年在遼三十七載魏明帝徵田櫂太中大夫不受又華歆以太尉讓亦不受又徵為光祿大夫亦不受時為後主延興四年由是觀之則知幼安自祖父而有生而少壯而老死凡皆有漢主在也而乃謂其少非漢人者何耶惟其不忍漢道之日衰而董曹諸輩紛紛跋扈是以必為漢之布衣而不為魏之公卿故曰卓如夷齊者此也後

焉者則陶潛之為晉司空圖之為唐殆皆其類乎又觀朱子綱目特書曰管寧卒於魏永新劉氏斷曰孟軻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管寧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於魏而不書魏管寧吁孟氏述唐虞三代之德豈可以寧並論耶

張悌

吳四主五十九年間收育英才多矣而臨亡之際惟丞相張悌死之死之者何其罕而可貴也況國之責任莫大乎一相相之節義莫大乎一死史家之所考

究此其最先者也而陳壽之志三國獨不為立一傳焉且方技之甲末壽亦傳矣而此反不傳何歟董逸失倫耶載按尹氏起莘曰孫皓罪浮于紂張悌知其敗亡而爲之相不是以言智余觀悌之言曰我爲兒童便爲鄉家識拔則吳無事之日悌已入仕久矣皓固惡也悌之事之非他臣比也孚紂也主存與存也主亡與亡也若以吳之將亡而責其不智則彼將何以為智乎智則避患而先去乎去則隱山林以棄其君乎投司馬以賣其國乎是則賊臣之所謂智者而

豈悌之所得為乎石頭之戰諸葛靚勸悌因奈何故自取死悌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以身殉社稷復何道耶於是遂被殺夫以如此言如此志而果能如此死悌之智其諸異乎賊臣之智歟

魏晉

魏之取天下於漢也何其難而晉之取於魏也何其易愚謂晉之所以易者正享乎魏之所以難也曹孟德間關萬狀以謀四百餘年之漢漢之德澤不易斬國祚不易滅人心不易奪而又董袁諸輩皆勍敵不易圖況蜀吳則尤不易犯耶此魏之所以為難而終無混一也然孟德之所謀皆仲達之所預而仲達乃旁窺其隙以坐收其利嘗謂漢如蚌魏如鷸鷸之食蚌也固矣卒焉漢為死蚌魏亦即為死鷸而仲達以漁翁之手一網而遂得之且魏自孟德而丕而叡得之以篡弒守之以殘刻所謂德澤國祚人心三者安在也而況所敵僅存一吳亦自有魏以來挫摧殆盡矣晉武乘機而混一也不亦易乎哉故曰晉之易者正享乎魏之難也武曰茲二代之優劣可以其難易

論乎曰優劣在逆順不在難易二代之逆同故其速亡亦同也

魏文帝 晉武帝

魏文帝文矣而文亦弊晉武帝武矣而武亦黷竊為二帝惜其稱厭其實也帝王之治天下不過文武二道而已文所以綏太平雖飾之文詞而必本之文德武所以戡禍亂雖創於武功而必守於武備嘗觀丕之立詞雖夥亦惟以皇覽一編附會三代炎之平吳則自謂不世奇功遂肆久安長治之樂然其失之大

者一則褒父設樂殺后立嬪而彝倫之道廢一則過寵諸王誤用劉淵而內外之亂作所謂文德武備安在耶夫歷代之妄謚文武者多矣獨慨曹馬之僭偽至二帝而始為卽真之主柰何各不能慎其始遂令祖父之業一傳而卽墜是猶富室子孫坐享盈成而敗于驕惰者此真可為國家鑒矣

晉懷愍二帝

武帝平吳而縛孫皓以來降也自謂永享全吳之富而子孫必無如皓者矣豈知旋踵以後而懷愍之昏

大有不能如皓者乎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是其對敵之言不讓一字但帝之待之也賜其車服官其子弟復其將吏百姓是以使之隱忍延生者四年乃卒向使帝之辱之則其罵帝而死也必矣寧肯餒焉以受辱耶夫胡懷愍之被執於劉聰也肯青衣行酒肯持戟前導肯洗爵執蓋嗚呼是可肯也孰不可肯也使皓而尚在則其咲談武帝當何如也

賈充

天賦人物之性本無惡也故雖人物之至惡者而終不自泯其良心夫物之惡者虎狼而知父子也豺獺而知報本也況人乎人莫惡於盜賊然盜賊亦有知孝者矣蔡順拾椹養母而赤眉之衆贈以粟肉是也亦有知悌者矣姜肱兄弟遇盜更相爭死盜卽兩釋之既又謁姜以請罪是也余嘗執此以觀古之至惡豈料賈充亦有良心乎史曰充老病自憂謚傳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心既在人人而豈獨不在充一人也夫自有君臣以來則亂臣無如充之惡者蓋

羿莽之徒所傷者一君所壞者一國耳充也始事曹氏則戰南闕弒帝髦以專滅魏之柄繼事馬氏則進淫妒配惠帝以釀滅晉之毒夫凡事二姓者卽為亂臣而況滅二姓者其罪何如哉故曰亂臣無如充之惡也夫充之此惡曾虎狼豺獺盜賊之不若而所謂良心者亦不以惡而遂泯乎是以見天賦人物之性本無惡者矣君子曰充之心不自泯者為謚傳而其實自泯者亦為謚傳也蓋彼生欲富貴則憂其惡之不工死欲謚傳則憂其惡之不揜孔子曰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信乎其無所不至而能滅二姓也

羊祜

羊叔子不欲賈充之出鎮蓋為晋廷留心腹也與陸抗而脩睦蓋以奇術用兵也是皆先哲論之當矣又有論其平吴而致武帝之荒淫則豈有為人臣者預料其君之荒淫而不敵其慮乎此論吾不信也嘗觀叔子平吴實一代開基之功首比之蕭何鄧禹一無赧怍而其功成退遜幅巾窮巷夷然有子房之風是魏晋以來一人耳識者已無容於别議獨其忠貞之

心能不惑於邪說而鑿墓以自殄者君子可不為之一白乎晋傳曰祜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墜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夫帝王之氣誠有係於地理而古之奸雄每為讖緯術數之所動則為叛為亂以求售于僥倖之一得卒之禍天下而滅身家者簡冊相望矣況晋之卜地理者陶侃發龍眠之秀郭璞售龍耳之奇蓋貪夫之所歆溺也深矣而祜豈若彼其愚也祜意豈不曰相者之言不驗則已驗則帝王之氣誰其當也子孫宗族之奸雄者倘為此言之所動則欲叛耶亂耶羊氏而將不利于晋耶由是臂可折也帝王之徵應不可信也嗣可絶也叛亂之子孫不可生也故曰魏晋以來一人其不以此也乎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五終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六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史論

晉元帝　王導

孔子作春秋特以元年為始而即位為重胡安國傳之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一於正彼晉王改元太興矣即皇帝位矣而百官皆陪列此其正朝廷正百官之始矣乃命王導升御牀以共坐是欲兩帝即位也朝廷百官惡乎正導之辭之宜矣但其言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曰下同曰何由此四字者非臣子祝君之詞使其曰太陽獨臨萬物蒼生俱得仰照庶幾其可乎夫凡事無大小必卜吉於其始人情好吉惡凶大抵然也矧人君即位乃天人改望之一初也而君之體元之命相之調元之言乃皆如此其不祥耶是故王與馬共天下之謠蓋帝自首其倡也迹夫帝之得立導實主

之王敦欲更所立導復固爭而止迨其用一人行一政皆仰成於導以享江東之業則帝之於導儼似漢宣之於霍光而且感且憚者素矣故臨御之日曲為遜言以餌之獨不慮王敦竊聽而其叛愈趣乎及王氏盛強稍益驕恣則帝之憚之者莫禁其情乃用劉刁抑王氏導亦漸見疎外然導疎而敦即叛敦叛而帝即崩夫帝崩於憂憤之疾畢竟憚焉而已矣嗚呼敦固不足責導而可使其君憚乎雖然帝亦賢君也導亦賢相也議者姑恕焉可也何也魏晉以来中興之君相如此者絕罕也

辛謐　王猛

胡魏主徵辛謐為太常謐不食而卒謐以夷不可仕也然王猛而相符堅則夷亦可仕乎仕焉則背中國矣不背中國而仕焉者猛也猛臨死勸堅曰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斯言也固君子之所深予也夫堅之伐晉乃其枕戈之志其所以厚猛者盡欲賴猛為晉敵也猛雖不為晉敵然其相堅而致之富強者一一皆敵晉計也猛卒而死是

以不預淮淝之戰而得免罪於晉矣使其不死則於
淮淝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寢之也不能終
寢之則投鞭斷流之策猛其預乎不預乎預則不忠
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猛之所以卒而死也瓊臺
丘氏論猛曰仕夷非其得已嗚呼有何非得已耶若
李謐之一餓則得已矣謐勸魏主曰君王功已成矣
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然則謐之
言即猛之言也猛之死非謐之死也

宋武帝

史稱宋武帝劉裕為漢楚元王之裔愚乃據其證而
為之論曰漢氏至後主而亡于司馬氏司馬氏至安
帝而復亡于劉氏劉氏之宋武帝其可謂能得復讎
之義者乎夫篡劉者曹也而佐曹者司馬也卒焉遣
鄧艾滅蜀者亦司馬也司馬豈非劉之世讎乎帝裕
以劉之嫡胄殺劉之世讎而復劉之舊業上焉使高
祖光武昭烈三后之靈得雪其耻下焉使北地王諶
之死得展其冤而四百六十九年之漢乃又雷轟電
赫大發于二百年之後裕之績乎劉也其亦孝子慈
孫矣說者皆以其弒君之罪並列于司馬愚觀周禮
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皆讎之反殺謂不以義殺也是為
周公復讎之法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父不受誅謂父無受誅之罪也是為孔子復讎之
法由是觀之則知司馬之滅漢是誠反殺者邦國且
讎之而況嫡胄乎況漢又不受誅者而其讎可不復
乎故裕之滅司馬庶乎殺人而義一以報其反殺之
讎一以白其先世無受誅之罪若並列于司馬則其

罪輕重有差矣或曰古者敵怨不在後嗣此遠讐惡
乎復耶予曰齊桓公復九世之讐何不以桓待裕也
或又曰裕為晉臣而其君固可弒耶予曰以晉臣律
之則必誅其逆以漢胄矜之則必侈其孝惜乎裕之
昧於學術不以此孝為仗義之本但以此逆為快志
之策況國號不曰後漢而乃曰宋以自陋此愚於漢
之三后所以又為一於邑云

隋

愚閱史至東晉而暨五胡而又暨南北兩朝竊恨三

百年間天下分崩離析誠若邵子所謂衣敝瓜潰之象上則篡焉弑焉而萬乘之位有如傳驛下則兵焉役焉而蒼生之命有如螻蟻嗚呼彼亦一天時也一人世也而生其間者何若是其不禄耶及觀楊隋平江左而混南北則暢然喜曰天下一統矣太平在是矣然可喜者無幾而可恨者彌甚試以其畧言之彼東晉以來篡君者有矣誰若隋文戮君之族乎戮焉者有矣戮焉而使其靡有孑遺者無也弑君者有矣誰若煬廣之君乃即其父乎弑父者有矣弑父之一

夕而遂通烝乎父妾者無也他如陰山遼左之兵洛陽通濟之役使肝腦塗地堆骨如山蓋將盡四海之噍類而一空之嗚呼生其間者又何若是其不禄耶夫文帝初政綽有可嘉議者姑舍是矣獨怪煬之惡態慕秦皇漢武之為而竟墮孫皓陳叔寶之列至得床簀以衷屍其亦幸也已矣雖然不如煬之惡安得唐之治乎故曰為唐毆民者煬也

隋書誠節傳

皇明方遜志先生作蘇威論有曰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籠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耻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夫先生此論蓋斥蘇威之不臣而因惡隋氏之不君吾恐當時諸臣皆蘇威矣閒嘗展翫誠節一傳而知忠義之在人心雖暴君亂世有不能自息者何也考之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而所求乎父者弗論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而所求乎君者弗論盖子不待父慈而後孝臣不待君仁

而後忠也彼隋末臣民孰無時日曷喪之念苟得易一君焉諒不惡如煬也不惡如煬則必脫箠殺之慘而就富貴之樂凡有知者誰不欲哉況隋祚殄矣諸臣一無所利矣顧皆有守有為而奮死以報行同禽獸之故主嗚呼此心誠有不能自息者乎按皇甫誕以不屈漢諒死游元以不屈楊玄感死張須陁馮慈明以不屈李密死楊善會以不屈竇建德死劉子翊以不屈吳祺子死堯君素以不受大唐金券死若張季珣兄弟三人之死則尤古今罕見矣是故魏徵立

傳特以誠節為名夫節而謂之誠者言其出於此心
而一無所矯云

唐高祖父子

祖父取天下而使子孫為天子者歷代皆然矣子能
倡義取天下而致其父為天子者惟唐太宗也父於
其子之天下而不得擅一權專一利者凡如漢高之
父皆然矣若以一子取天下而以諸子享天下者惟
唐高祖也然則太宗之為子其真子也已矣高祖果
亦父乎哉於建成則雖天下未定而立儲之太早於

元吉則雖并州失守而溺愛之不明優柔以聽其讒
因循以養其釁卒使二子之於太宗也享之不足遂
欲從而奪之奪之不足遂欲從而殺之嗚呼使太宗
而安受其殺耶則天地神人之所不甘匪惟太宗之
所不甘也抑亦遜之以位而避其鋒耶則太宗之所
以取天下本欲濟天下也以二子之庸劣而可遜之
以禍天下乎於是周公之事有不得不藉口者矣君
子僉謂殺二子者太宗之惡而不曰殺太宗者二子
之謀余是以特為太宗解之太宗其有靈乎未必不
以余言為知己也

唐太宗

或問唐書贊太宗曰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是何褒飾之太過耶余應曰匪過也於湯
武特比其迹也不比其心也比其心者以德比其迹
者以功也於成康則但庶幾焉耳矣庶幾焉者僅許
也蓋風聲氣象之相似也非躬行實踐之相侔也雖
然曷不折諸范公祖禹乎公之唐鑑曰賢君不世出
自周武以來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以來又八百

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然則
論太宗者縱不為唐一代重亦當為八百餘年天下
重也是故愚敢評之曰太宗為商周之湯武則不足
為西漢以來之湯武則有餘以成康而學太宗之創
業則不足以太宗而學成康之繼世則有餘

魏徵

太宗之寵用魏徵也蓋謂使功不如使過也魏徵之
善事太宗也蓋以恒過然後能改也上以過使下以
過進其君臣會遇之初殆相囿於術中而兩非誠意

者乎何也帝之待小民如縱囚一詔其待大臣如李勣一黜是英雄皷舞天下無所不用其術矣况其於魏徵也有甚難處者乎雠之則不忍棄其才用之則不能釋其雠帝乃擇斯二者而工一術焉意豈不曰釋其雠則以容人之量示天下而天下之舊隙皆安矣用其才則以知人之明示天下而天下之賢俊皆來矣以故聽納於徵者凡二百餘奏而魚水之歡反倍於開國之諸將夫古之使過者有矣未有如帝之享乎使過之益者也徵自少通書術輔導建成嘗以

早除秦王為勸夫不知建成之不足與有行是為不智若知而勸其亂是為不忠犯此二過卒使建成敗焉及帝有鬩吾兄弟之責此其危何如也使徵而諛詞怖色以求生則帝必薄之矣由是徵之設術以自衛者其色則舉止自若也其詞則曰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也故帝以為蹇直而遂有諫議之命則徵出死而生顧得不世之殊遇其自劾自贖以展盡經綸者豈非恒過之所激哉君子曰與其有過而兩忍孰若無過而兩忘與其以術而相囿孰若以誠而相孚嘗觀殺田舍翁之言停婚仆碑之事乃知術之終莫能揜其可嘅也已雖然貞觀之治力行仁義者此君此相之功三代後絕無也

李淳風

愚讀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惜太宗之於武氏何其隱忍養成而自詒之戚若彼其惓耶迹其栽植禍根而保有武氏者李淳風也初帝以女主武王之讖細猜而遍索於凡曰女曰武者若李君羨之官稱武衛幼名五娘亦且枉殺之况乎女而姓武者

耶及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帝即悟之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夫帝之此言此意諒其必在嬖矣嬖者帝之新寵也以帝之英明而豈昧其新寵之姓也雖曰求而殺之蓋衽席之間無待乎求者也帝之意誠不忍以難畫信之讖而殺乎難再得之色故以柰何一語取决於淳風使淳風而如王魏焉則豈無傾國之慮亟勸帝殺之耶夫帝於廬江美人將納矣而王珪以女戎諫巢剌王妃將后矣而魏徵以辰嬴諫此二公之所以為賢相而善於制治保邦者也淳風一術士

固無怪其智不出此矣獨怪其言曰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厥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嗚呼信如此言則改唐為周之際曌固老矣慈心果有乎為禍果淺乎天雖不生壯者而唐之子孫又何遺類之絕寡乎夫所謂或生壯者之慮是猶慮壯虎之倘遺而先自求死於瘦虎者也為國除害急於除虎而可若此其為說乎究淳風之志特欲訂其禍以神其卜而安危治亂本非其責矣論武氏者輙以李世

勣許敬宗為恨而不知禍根乃在術士之一舌然則術士其可畏也哉

王求禮

桀紂以後人君之酷虐者莫如秦皇武后然秦皇之殺諫者如彼其多而武后之所殺者甚寡何哉秦皇之惡公為之也不慮人之揚之也諫之者揚之而其怒以觸矣武后之惡私為之也惟恐人之知之也后意豈不曰吾若怒諫而殺之則人必究其所諫者何事所殺者何由是欲蓋而彌彰非所以自庇之道也於是陽施耐諫之容而陰享拒諫之樂勉忍一人之議而安取衆俾之歡此其深情狡智所以能用乎王求禮也是時僧懷義得幸於后出入椒房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而表寢不出夫后之悍兇猜忌不以一毫挫於人矣求禮此言直將破誅其肝膽而后佯為不省以寢其奏則彼之自庇之道殆秦皇亦未能耶雖然禮自有以見重於后也比為拾遺御史有明堂瑚飾之諫有停倖助軍之諫有主荒臣佞雨雪為災之諫皆后之所斂袵起敬者其人品蓋狄仁傑

之亞也然則后而有是臣正若秦而有茅蕉乎曰之兩臣者其遭時同其敢諫同但禮不避辱而蕉欲求榮矣是以不同

明皇

石守道論明皇殺三子對牛仙客而斷之曰明皇怒九齡不順已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愚曰此之不察奚惟乎明皇耶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古之聖君且然況皇乃中人之資乎獨怪其所不察之尤者貴妃也祿山也夫禮之

男女之別不相授器不通乞假一㮰枷而不同一箧
笥而不俱一湢浴而不共夫婦且如此矧非夫婦哉
故雖至愚極賤者凡覺其妻妾之私於人也則必怒
焉詈焉殺焉而不勝其耻焉者乞人皆然矣彼玄宗
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昏々乎太不察耶引之入宫是
自啓其姦淫之路使之拜母是自媒其媾合之縁賜
之傾國之富以賞其淫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
日洗兒則褓戲於椒房而不以為忌與妃對食則同
牢於胡虜而不以為嫌然則皇豈真不察哉佯為不

察以中貴妃之所愛耳嘗覩妃愛荔枝皇乃竭民力
以取貢椎皇之此情得非以祿山為人中一碩荔也
耶問者曰高宗中宗之處帷薄病皆坐此子何不責
而獨責玄宗之甚也予應曰高宗庸中宗闇於予與
何誅玄宗能察開元之萬機而不察天寶之二妖予
是以深為唐室嘆云

張九齡

迂愚讀唐史至開元二十八年見荊州長史張九齡
卒乃藎然嘆曰曲江公之不幸其明皇帝之不幸乎
公若不死則帝將復用而可挽開元之治乎及企想
移時則又欣然喜曰帝必不用公矣公之死寔公之
幸乎公若不死則必死於林甫祿山之手乎夫林甫
之姦祿山之叛舉朝不能知而惟公灼知之舉朝不
敢言而惟公力言之是兩賊之銜公者磨牙淬劍久
矣向使公壽少延而待兩賊之張熾則其禍當何如
耶然天之佑賢之心公之自全之道乃得優游家食
而易簀于牖下嗚呼古之忠賢凡為奸臣叛寇之所
嫉者粉身夷族接踵相望而公獨身名兩全以收一

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有縣伯之封有文
獻之謚有司空之贈而林甫有斲棺之慘祿山有斫
腸之痛然則忠賢奸叛之獲報毫釐不爽人臣其知
畏也哉

代宗

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始
定是亦中興之賢主究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
身保國耶嘗謂玄宗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
夫驕者之必敗不但一玄宗也試以代宗論之而深

有取其懼心焉懼一也有懦而懼者有警而懼者懦則漢桓靈晉懷愍之流其不足惜固矣警則聖賢之盛德孰料代宗而亦然乎蓋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戈矢石之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當殺而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捕賊急者必被其傷是以緩圖舒究而不敢輕發以動釁蓋父祖之難警之也或曰警之太過不亦失而為懦乎

應曰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而豈懦乎哉

盧懷慎　盧奐　盧弈　盧杞

世臣與國同休戚蓋其義也亦其職也其義則世受國恩於休戚不忍不同其職則世為國輔於休戚不容不同然而所以同者則存乎其臣何如耳其臣世濟其美則國有休而無戚若子良子皮子產太叔之相鄭鬪辛鬪禦彊遠賈蔿之相楚此列國所以荷麟筆之褒者也其臣世濟其惡則國有戚而無休若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氏出卞衛而怙權此公羊所以著世卿之譏者也愚嘗竊比春秋之義以窺歷代之世臣多矣獨於唐之滑州盧氏有不勝其喜愕者焉黃門監盧公懷慎始事中宗以直諫著及相玄宗推遜姚崇協成開元之治雅性清儉散祿姻友妻子不免飢寒瀕死恐帝倦勤特以憸人乘間為慮於是家教漸磨二子傑出奐以脩整為吏刺陝州守南海能卻都會之物產抑中人之市舶其治勤廉白直與宋璟齊名弈以祿山陷東都乃自朝服坐臺被執將

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人臣當識順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絕口逆黨為變色肅宗下詔謚曰正烈由是觀之則知此三臣者國休與休國戚與戚其真世臣也已矣惜乎正烈為父而杞為之子杞之深姦極佞為唐貽伊戚者至於終唐之世不可救藥夫以懷慎奐弈之忠於累朝宜其不顯亦世以食無窮之報夫何藍面一鬼皷妖扇禍而家風國祚盡斬於其手此其故何哉愚謂世臣之得失係乎本朝之盛衰故削國之德宗既出

臧家之盧杞逐進是猶晉將衰矣而郄鑒之子有郄超宋將衰矣而韓琦之後有侂冑蓋氣化盛衰相尋人事得失相應此理之常不但一家一國為然也嗚呼論黃門正烈者但當以氣化而惜其後裔之醜論杞者則必以人事而律其辱先之罪

憲宗

范公祖禹論譚忠說田季安得以中人承璀為將乃天子自為謀將誇服臣下曰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

觀范公之此論則知當時之將承璀者討王承宗也討承宗則其功小而易平蔡鄆則其功大而難夫帝於功之小而易者且爭之矣況於大而難者乎及帝不以平蔡鄆事付史官則公又論之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豈不賢哉又由茲論推之則帝之爭彼而不爭此者愚謂其必無是情也蓋爭彼者好名也不爭此者亦好名也夫爭彼者好功即好名也不爭此者好何名耶裴度請付史官之際帝特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意蓋謂出朕志則人必以朕為好名矣夫不欲人之謂其好名此正所以為好名也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帝之蔡鄆甫平而驕侈即肆何其見於色之太驟耶

穆宗　敬宗

明主之善莫大於行諫昏主之惡莫大於罪諫行諫則無美不成罔不興罪諫則無惡不濟罔不亡若夫不罪諫亦不行諫者求之於唐其惟穆敬二宗乎夫不罪諫似乎明不行諫似乎昏似昏似明之間此何

等主耶迹其似昏者少年之多欲方熾似明者赤子之良心尚存也試以大畧言之穆宗即位年二十六出赦陳倡戲觀手搏則楊虞卿趙知微諫重陽欲大宴則鄭覃丁公著等諫幸華清宮則宰相帥兩府諫然皆不行亦不罪焉敬宗即位年十六視朝稀晚則劉栖楚諫遊宴無常則韋處厚李德裕諫幸驪山則李絳張仲芳等諫其中雖嘗賜錦綵答優詔而不之罪然亦不之行焉蓋彼皆赤子長成未久良心尚存故能隱忍諸諫又皆少年情欲自放故不能行其所

言是則信乎其昏而不明者也卒之存良不足以收放而父子之荒淫兩皆殀矣嗚呼兩昏則固彼之自溺也兩殀則如天之斬唐何

杜讓能

夷考唐之昭宗銳志恢復先烈而時事莫救姦臣如彼其擅權也宦官如彼其驕恣也藩鎭如彼其跋扈也天下之舋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愚於是按杜氏之列傳而喜爲之颺言曰尚書左僕射杜公讓能其成公如晦之七

世孫乎七世以前如晦佐太宗開基啓運以始乎唐七世以後讓能佐昭宗扶危持顚以終乎唐一則元勳碩望屹爲鼻祖之雄一則勁節孤忠繼爲耳孫之傑首尾一脉交輝於三百年間自古功臣之家多矣未有玆焉其比者也姑以其同時言之若魏公之有魏謩梁公之有兼謨雖云故家賢裔已不可厠僕射之末列况昭宗諸臣莫非要結藩鎭者乎故曰僅有讓能一人信乎唐之三百年間養育英才而臨亡之際忠節惟此一人也肆彼成公其有光於地下乎使成公而復起亦必羨乃孫之不可及矣何也大凡處順易處逆難爲成公易爲讓能難慷慨而死易從容而死難盖成公際昌期遭眞主有富貴而無患難其順易何如也僕射公始從僖宗方關東兵興書詔之叢浩事機之紛冗皆一身膺之無所遺算及帝避兵夜出鳳翔公隨帝間關險道不暫去側恒以世蒙國恩爲責臨難苟免爲耻迨昭宗時李茂貞犯闕之兵來矣崔昭緯賣國之謗出矣而帝之討議乃獨於公乎屬焉此公之所以逆而難也茂貞進攻三橋請誅

公公曰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公刺史再貶司戶茂貞勒兵不解復請誅公公遂死此其死也一何從容之甚耶嗚呼此成公之所以必羨其孫而自古之所以未有其比也愚讀唐史甫畢見彼一家全美如此譬若倒篋之餘忽得重寶是以不覺歆艷之至而特此一擊節云

五代

五代之世其天之未定之時乎夫天之體物日監在玆自其常理論之固未有不定也然常者有時而變

故周之平王東遷以後乃致小雅之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是天之未定也及又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則其厭亂之心有待於天定者亟矣此不但周末為然也夏商之末則亦有然者大雅周公之詩曰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夫二國謂桀紂也天以桀紂不獲其政而求民莫於四國之間得非其意之未定乎夫維其意之未定也是以桀紂幽厲之亂天若一無所知而生殺予奪誠謂夢夢如者予於此例觀兩漢之末比比皆

然而唐末之五代則尤甚焉凡皆以人勝天而非天定勝人者也盖五代諸君或以盗賊起或以夷虜起或以黥髡起或以丐養起以至僭竊紛紛聯群衮冕忽焉生忽焉殺忽焉與忽焉奪朝廷若傳驛興亡若優戲此其天之未定奚待識卜而後識耶唐之明宗有見於此故其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愿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其求定於天之意信乎一賢主矣向使諸君皆有此見則安於其莫之為聽於其莫之致有順天之昌而無逆天之亡矣何至八其姓十二其君而五十年間逢此百罹也哉宋諸儒之論此而責其人事者悉矣遡矣愚獨惡其人事之勝天時也故又表其天時之異以為世主之善事天者勸

宋太宗

太宗帝紀云雍熙二年四月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於是曲宴釣魚習射令侍從詞臣賦詩愚於是究觀太祖在位十七年但見其經營混一之不暇未見其有是樂也及帝改元已九年亦未見其

有是樂也此而忽有是樂者其故何哉帝以恭儉之質好文守成必非驕奢淫佚濫為此舉也吾想太祖之憂以未混一於天下太宗之憂以未混一於家庭迹帝之九年以內其家庭大故若興國四年德昭刎矣帝弗樂也興國六年德芳殀矣帝弗樂也興國七年罪廷美貶涪陵帝弗樂也雍熙元年廷美死矣而帝踰年有是樂者豈非以其家廷混一然後快於心歟廷美訃至之日帝非不欲即時燕樂也即時燕樂

是自揚其殺弟之隱微也於是先賜京師大酺三日待至踰年物議稍定而此樂不自禁矣故其言曰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嘗以其時考之江南飢饉西夏用兵不可謂之無事而特欲此樂以自快是樂也豈周王棠棣之歌所謂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者哉及觀楚王元佐乃帝之長子最鍾愛且知廷美無罪力為救解而帝不之聽則帝欲廷美之死久矣欲其死而遂死此帝之所以樂也夫帝亦非樂其弟之死也樂乎天子之位終於一已之獨得而次該傳授

之人一網皆盡也蓋帝之戀位之情豈但忌其弟哉真宗為太子京師民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嗚呼帝之忌其子且如此而况弟乎而又况姪乎此弟姪之必有是死而帝之必有是樂也

杜太后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者婦人之仁其一也愚於杜太后之遺誓而見孔子斯言誠其所謂百世可知者乎粤自禹之傳子創為世世不易之定法若兄弟之相傳則甚難處矣惟其難處故聖如伯夷叔齊太伯仲雍皆一逃以自避賢如唐之文皇則一門爭殺矣夫孤竹君周太王唐高祖之傳位且致其子之或逃或殺彼杜后一女流有何關國承家之見而囑為此誓以亂子孫之大謀耶其誓太祖曰汝萬歲後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噫此所以為婦人之仁也史稱后治家嚴而有法故以國之傳位比諸家之分產而欲均惠於子孫殊不知周惟一鼎豈容七國之環視秦惟一鹿寧許群戈之共逐彼

趙宋甫創但以德昭繼太祖則孟子定于一之義得矣夫何一誓珎藏聯名並約而兄弟三支儼然有環視共逐之象蓋嘗以此誓而近取譬焉太祖得一蟬於後周遽以太宗為捕蟬之蜋又隨以光美為啄蜋之雀又隨以德昭為擊雀之彈是其兄弟叔姪富貴之相同者未必於倘來而後先之相忌者已迫於見在由是太宗之貪心熾趙普之姦計入而誓中四人摧滅殆盡然則后之此誓信乎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也說者稱其知社稷之至計是何言歟

王旦王欽若丁謂等

古之論朋黨者司馬公曰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歐陽公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未聞君子得位而徇小人以屈其道者亦未聞小人得勢而倚君子以濟其利者徇小人則所以為君子者盡廢宋之王旦是也倚君子則所以為小人者益工王欽若丁謂等是也夫真宗封禪天書之惑君子之所謂病狂者也當時搆成此惡蓋王欽若丁謂主之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佐之而時人目為

五鬼夫鬼之為說有四彼封禪主於事鬼一也偽稱天書有如遇鬼二也邪誕聯群若魑魅魍魎嘯聚黑夜三也欺君可殺狀類唐之鬼朴四也此其同利為朋而勢排君子也必矣然王旦亦君子也乃不為其所排而反為其所倚何哉初議封禪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是君臣畏旦之心惟以其一言為行止使旦如孫奭魯宗道之忠則此議立寢矣史乃曰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夫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大臣之至義也旦不能諫又不能去況乎業已同之則其同為小人而不自別於五鬼也較甚議者比之馮道蹉哉有見乎或曰旦於欽若之言黽勉從之非出本意而臨終自悔此亦似可矜者答曰旦以碩德重望為景德以前之賢相夫何美珠之賜一餌其貪今日兼封禪汾陰使明日兼玉清昭應使容悅詭隨甘為五鬼之領袖斥之則同為小人也矜之則君子而未仁者也

冠準　韓琦

冠公卒歸葬西京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枯竹盡生笋韓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論曰二公之一終一始其感應如此耶造化之於人事其相徵不相離又如此耶夷考韓之德業無愧伊周固非冠之所及矣姑以二公之畧言之冠忘身徇國守道嫉邪而宅無樓臺清德炳著其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中官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韓相三朝立二帝以安社稷文致太平武定亂畧四夷八蠻想

聞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之言純然聖賢之心事此其品列雖殊而要皆一代大人君子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是故冠之既終而地道應於竹韓之始進而天道應於雲稽之易義不其信矣乎難者曰浮雲聚散夫何預於人事而枯楊生稊則此竹又奚異焉顧以牽合二公之事無乃史氏之誇乎迂愚斷之曰雲為韓愈而開笋為孟宗而出造化之昭格於忠孝每矣君子寧不誇之以為大人君子勸

王安國

人情之在窮約患不得富貴之門耳得其門則猶攀狐媚何所不為甚而滅身家禍天下者更僕難數況同氣之親秉握勢利而能不為其所溺者百代幾人耶若武攸緒之避則天司馬孚之遠懿昭朱全昱之責全忠蓋僅一見而孰知平甫王公大有過於彼三人者乎夫安石以變法之權蠱惑神宗號令四海諂附之者呂惠卿鄧綰張璪李定之徒立致富貴而韓絳頗賢且亦俛首其列矣公為安石之親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任教授其窮約何如也及帝以安石弟之故特賜召對使公而少阿其語則豈不為綰璪諸華要耶公乃對神宗則稱漢文抑王猛而願帝以堯舜三代為法論其兄則以其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為恨又嘗諫兄不聽則哭曰吾家滅門矣責曾布則怒曰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而自時厥後尋即歸田焉陳無已序其文集曰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嗚呼如此言如此行而終於如此窮其視乃兄如彼志如彼法而遂能如彼達者果

孰得孰失哉君子慎無以窮達論人物也

徽宗

真宗好鬼而宋治衰神宗好利而宋亂作道君兼此二好而溢其惡焉則亡宋者君也非金也夫彼二宗者一以慈仁著一以勤儉稱其不至於亡國也固宜柰何道君不師其美而但師其失暴彼用欽若丁謂造天書之誕則亦用靈素虛白等而道教益誕矣藥彼用安石惠卿肆聚歛之苛則亦用蔡京童貫等而税法益苛矣其道教則和陽宮安道象也坤元殿降

天神也置道階也求道經也立道學也會道衆也以徽號上玉帝也以籙院冊教主也其稅法則科蘇杭以製器也更鹽鈔以輸錢也復榷茶法也鑄當十錢也收經制錢也科免夫價也天下坑冶金銀悉輸也京東西路民田皆括也是祥符熙豐之所聞見者而乃并見於一時故曰兼二好而滋其惡不亦信矣哉嗟乎君也者天之子民之主也以誕事天則天怒以苛取民則民怨真宗神宗之所幸延者其容復延乎然則亡宋者果非金也君也

高宗

壽為五福之先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須壽以成業者商詩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盖不壽則不能成保後之治周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盖不壽則不能成作人之治甚矣天子負荷之重故其所頼於壽者豈夫人之比也余観宋凡十六主帷高宗一帝壽至八十六歲而在位三十六年乃能延永一百五十年南宋之業此其天時人事得無可求之故耶盖凡酷虐者不壽而帝則仁恕矣苛察者不壽而帝則溫厚矣荒淫者不壽而帝則恭儉矣况肅王為質於金既巳被羈而帝復赴金師焉徽宗一脈幾乎斬盡矣幸而太宗仁宗之遺息在世是以宗澤之數言破民之群諫脫帝於狂虜之口而使之再生焉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禄者也且金刼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者流離顛沛三千餘人夫乘除之數循環相遞彼三千餘人之禍轉而為高宗一帝之福則其享此壽延此業盖天之注意而為之者也雖然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聖賢之所貴者在德不在

壽必如詩之所稱商周之主然後不負其壽若梁武帝壽八十六矣佛教所惑而召臺城之難唐明皇壽七十八矣女色所煽而取馬嵬之辱高宗既無明皇壯年撥亂之才亦無武帝晚年致亂之過然而棄父兄忘讐敵絕忠義信姦讒故南宋之苟延也雖幸其壽而比宋之不復也可恨其德

韓世忠

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劉岳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

卒心然但膚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謚忠隆重顧乃行師屢挫而枉殺曲端其遺議不少矣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予毋哭武穆之奇禍則未嘗不羨蘄王之全福也夫宋之讎金若漢之讎魏而蘄王勇敢忠義事関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誠如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者而其大儀淮陽等戰殆猶八陣七擒之畧乎武穆之禍酷如信之族越之醢而王之軍吏景著已為檜之所捕王若不智則莫須有三字幾欲蹇連於王者岌岌如也王乃決于房高蹈之

見而連疏以乞罷殆猶赤松辟穀之遊乎古之將相功成身退享全福保後裔者莫郭子儀若矣王之杜門謝客口不言兵跨驢携酒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凡十年部曲俱棄將旋而三子皆登顯任又屢幾汾陽之晚節乎夫子房孔明子儀三賢之忠之智皆聖人之徒王雖未得其心而得其迹者實多矣是故比張劉則其功莫及比武穆則其福莫倫信乎其於諸將蓋名並而實不並者

孝宗光宗

孝親者必有孝子之報逆親者必有逆子之報此固天道之好還要亦家教之沿襲也逆者不必汚清議矣若文王孝王季而武王周公之事文王遂謂之達孝曾子養曾晳之志而曾元養曾子之口體亦不失其為孝是聖賢之垂訓尤當責備帝王者矣而宋孝宗之竭力於高宗也胡為乎致光宗之反其報哉孝宗為高宗之繼子以義而強合者也乃能承順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旦哀慕尤切而三年喪制卓為千載一人矣惜乎光宗為孝宗之親子以恩而天

合者也顧乃受制悍妻亟立其子而敢逆其父父病三年問安止於六次及父升遐即旦不能成服嗚呼以孝宗為孝子而得此逆子之報然則天道之不足憑家教之不足恃如此耶識者曰堯舜不能以家教行於子况後世乎載以天道窺之則太祖之嗣久屈而當伸故孝宗如此之賢趙氏之業久延而將廢故光宗如此之闇

濟王

濟王竑為史彌遠所殺當時後世莫不冤濟王而罪

彌遠罪之者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究之者孰識王之自取耶人主皆知樹子不可易皆於親子不忍易然漢高祖以惠帝為可易矣唐太宗於承乾特忍易矣此二君者聖賢之流亞也而且不由宥其親子如此由惠帝之柔懦承乾之荒淫固有所以致之者耳况濟王非楊后之親子乎况彼招尤而速禍者其失有三乎后雖悍實王之主母寧宗既崩則王之所恃怙者后焉耳顧以后之專國之事與彌遠之惡並書於几上而擬為他日快心撥反之圖此其不能

順母一失也彌遠之惡深根固蒂非儲宮幼主可以輕議且南面威權尚未入手而乃以瓊厓之謫新恩之呼犯其怒而鼓其毒此其不能遠害二失也真德秀時兼宮教使王而聽其言焉則何患不如英宗孝宗之繼統哉惜乎德秀諫曰孝慈母敬大臣則天命歸而彼乃置之不聽遂使德秀力請以去此其不能從善三失也嗚呼一人三失而霅川之變非其自取也乎究之者曰竑之厭悍后疾姦臣此大有為之志可不録其志而恕其失乎是不然孔子論易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竑之不容母后也是謂臣不密其疾姦太驟也是謂君不密吾故追而責焉以為太子處危疑者之戒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六終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序

新編通鑑節要自序

聖朝永樂間閣省書林以宋劉恕通鑑外紀與少微通鑑節要并刊一帙逮宣德間盱江張光啓作續編節要又成一帙而盤古以至胡元之大畧二帙具舉矣此誠史學之捷徑宜乎今之人誦而家傳也予鄙才薄宦壯歲乞休且五袞鰥夫空閨獨處是以習靜頗年專志文墨偕將二帙所載忝之綱目以定褒貶檢之二十一史以覈事實共編一部四十五卷總名之曰通鑑節要於是作史贊若干弁諸卷端而二十一史之得失可究作斷語若干厠諸先賢格論而綱目之奧義可尋校其舊刻刪其冗註正其訛字而將來之善本可圖然不藉此以要文譽聊付子孫家藏識吾手澤焉耳若或傳宣於衆則亦初學稽古之一便云

安慶丁汝弼詩集序

丁余姓也余未登第時見閩士大夫之姓是者竊為已喜焉以為是姓固可貴也及既忝於官則此念微矣而見聞天下之姓是而賢者始有動其心以為是姓固可賢也懷寧丁君汝弼其學充其命畜以是深積而厚發隐然為南畿一詩人有集若干卷以其別號號之曰古埜行當流於厥後夫古之尚友者有曰誦其詩矣吾為君誦之冲然其情悠然其音所謂天下之姓是而賢者也書之以為吾宗勸

石壁遺稿序

凡士事於學惟其所遭窮則其詞鬱以工惟其所歷久則其義積以顯永新顏先生由遠祖始其學通者秩乎朝塞者泯乎野代不乏聞人先生生其間尤稱賢子弟在黌校二十有餘載七試於鄉闈計其盛年馳文名矻矻經史至五袞所歷不可謂不久久而筮仕得司訓雖吾常熟由子游以文學名其里於先生之訓預有光然而狗乎其遠志則窮否何如也今其自彙平生詩文若干篇諧體克備大柢以其閲已而

憤惋之詞多涉於工以其樂善而張揚之義恒通乎
顯然則玆其為作也蓋慕古而有得者哉先生名某
字某石壁其別號故曰石壁遺稿遺稿云者志其清
白無所遺遺以稿也嗚呼仕宦之得志諜諸身後者
田廬金帛叢集須臾而欷焉以滅者衆矣先生志雖
不一得而五子皆丈夫爭將挈此稿而發其幽於霄
漢之上則視彼所謂身後者孰為有所遺耶先生治
常熟凡五年縣令郡貳每其宗黨顧嘗誓諸門絕弗
事請託諸生東脩以上任其家豊約不之強人接之

或接人恂恂不勝衣而論議中出𫝀種動君子以是
知其作有所本焉而不特為徒語也余兒亦其生余
是以悉之作玆序

送二守胡侯致政養親序

胡侯之以養其太夫人請致政也其登進士已十有
三載其為政克具五善其庚纔踰五旬未衰其奏於
朝懇於時宰再三皆弗允既而嘆曰已矣乎為人子
不得以君命備榮養命也於是訴於撫按之臺輒數
四諜於同寅無間朝夕告於鄉士夫或日月一至並

曲留之益力嗚呼進士人之所必於華要者也官久
且善而尚淹於下僚況其庚猶未衰則又進士之所
憤激而不已者也夫為州郡孰不欲鄉士夫戴之同
寅協之撫按奬之時宰知之侯也凡皆得焉其華
要真可必矣而獨於他人之所憤激之地歆歆焉圖
歸如彼其力則豈非其所憤激也以親而不若他人
之徒以官乎余聞太夫人在堂躋上壽愛鍾於侯及
夫人夫人向自蘇歸太夫人行坐必附之頃刻不忍
舍時呼侯姓名且曰爾忍離我乎侯知之情事悲切

若幾不能生每當政或至毀冠擲帶是故今之獲請
以去而上下莫能留矣余於侯契而重有感焉近代
之用人類以興幽援滯為尚侯之幽滯用人者番恤
屢矣若姑需之其不長郡乎藩臬乎而驟可公卿乎
玆蓋凡留之者之見而不獨余所云爾然余竊嘅夫
世之仕者其親瀕于九原而身乃寄於萬里其親呻
吟於菽水而身乃宴懽於鍾鼎彼此相懸一如秦越
以是特喜太夫人之得養一日而不必侯之終為公
卿也侯字仁甫別號東村居士饒郡餘干之世家

送王州同署政還州序

善馭軍者嚴善馭民者寛二者用不同而本之一廉而已矣吾郡太倉州軍民錯處域也州貳守王侯廉官也官廉則其軍若民皆得其所者是故軍民誦之至郡郡表之至御史臺御史曰是可改而專一方者也惡乎貳郡守曰是吾郡之賢屬將以備郡之者也惡乎改是故吾縣令之缺也特以侯代而臺與郡之異其議也直以吾縣決吾縣之民皆土著也非有軍於兹者以殊音異氣梗之也皆土著則其濡化也久

非有所梗之則其習俗也一如是而以太倉之治治之則民利其寛而不必於嚴吏服其廉而不濫於寛吾固謂其熟於常熟也已是故邑士大夫爭賢之屬其耆老相謂曰太倉吾鄰邦也隣邦之父母猶吾伯叔行也大抵父母不在而以伯叔代其家者伯叔罔不曰是非吾子也吾何以真誼為哉而有能真如父毋者寔罕矣何哉侯乎於吾民所謂真如父母而非若世之凡伯若叔乎余聞而究之侯家在岳郡以孝友稱學在巴庠以詩歌顯夫古人詩歌之中人倫舉備孝友之餘九族咸睦侯也舉而措諸民則奚以被此貳其心耶國子生錢君爾嘉王君循甫輩嚭交侯者以侯之去無所識其思也僉謂余善言侯者是故徵而贈之

送胡大尹考績序

吾邑胡侯世高治閲三年奏厥績天子例也吾侯職也其去留非人與也而侍御華公特促之行郡守劉公又援之止邑之士大夫與凡民曰侍御是郡守亦是而侯之自處亦曰士大夫與凡

民皆是侍御起官於邑者也以是知侯之良而[illegible]直簡諒又適與侯同曰使斯人在吾臺可謂不棘且不阿者是故促行之使臺諫得一人焉郡守嘗為戶部知治賦之難其人謂侯曰稅逋則國之勤不如子莫或徵徵急則民殘愛不如子莫或濟予今去矣吾誰與理故又援之止蓋劉欲以侯私於吾邑華欲以侯公於天下也而諸士民乃曰侯之待士也以誠而其臨訟也以恕吾故曰郡守是欲吾獨有侯也天下之士夫孰不樂於誠而其訟者孰不期於恕吾故曰侍御是欲吾與

他方皆有侯也侯聞之曰愚不敏獲事於茲邑邑之士大夫賢凡民馴吾茲去也將奏於
上而有與賢講賦之典吾茲不去也將卒諸君之教以圖不負吾民之懷南湖丁子儁聞之敢析其衷曰二公與侯之說為君也為民也而邑之若貴與賤為已也為他方之顧侯者也為已者不足道也為他方之顧侯者孰若為侯之親之為急也凡能為侯之親則知孝孝則移於君推於民無足為者矣侯有壽母在侯思之猶吾人之思侯也今茲去焉得無於便道

省其寧乎得又不佩於慈訓覲其君乎覲君忠寧親孝奉侯之責善友也故以贊諸欲其去者

餞東湖七袠壽序

東湖吾海虞之鉅浸也南湖逸子泛舟擧酒情鶴汀主人游泳於其上方是時湖水之獻奇於舟檝者瀠然而清浩然而廣淵然而深吾以為是水也必有若人焉鍾之而專其秀乎無乃有地焉凝之而孕其靈乎已乃緣涯而訪得一佳地焉窩之於楣曰廣義之庄幽然而山秩然而沼娟然而竹吾又以為是景也必有若人焉設之而泄其秘乎而主人曰此吾東湖先生之所搆也先生以東湖名已踰七十年予不聞之乎余應之曰余聞東湖以先生名未聞先生之借名於東湖也先生仕不久即有蓴鱸之志其清也遨遊江山欲自列於司馬子長之後其廣也平生詩歌千百日如王維杜甫之況思而不以休暇其深也是故東湖不可一日背先生而獨能名以勝也吾且登廣義見先生而為湖祝焉未幾先生出渥然而顏皤然而髮皤然而觴吾始以為信夫若人焉鍾之也夫

天下之勝鍾之人者為貴為壽為文章之三者得此則失彼而不以盡畀於人人惟夫得其一者則其一偏勝大抵然也先生宏才邃智可服大察而其貴不過郎曹且以文章擅於吳中而乃謙謙自晦不欲以為騁馳之具豈非天所以獨昌其壽而故如是哉主人曰是湖之遭也庄獨無遇乎余曰凡皆先生壽徵也如山斯寧如沼斯增如竹斯貞主人誦之悉以告諸先生

太卿橋亭方公七袠壽序

唐子西設喻養生之道鈍而靜者壽銳而動者夭竊
嘗以此觀人屢中矣若我戊辰同年則尤熟識焉始
同年相聚氣充體碩者銳焉動焉孰自料其壽之不
足時維矯亭先生崑山方公氣怯體癯鈍焉靜焉不
自望其壽之有餘然戊辰迄今三十餘年銳者動者
捐館過半而公巋然獨存以躋七袠待百歲此曷關
於氣體耶公初進取歷與三元之選既皆不遂則主
司各以失人為恥於是登鄉榜亞元進士高等文名
著天下內閣惜其才議改翰林吉士則辭之尋歷南

都吏禮兵刑四曹銓司注擬調顯池則辭之及遷浙
藩少叅轉晉臬憲副督學則辭之及徵拜春坊庶子
擢卿太常則辭之是其於鈍靜皆壽之本而子西誠
不我誣矣然公之所以鈍靜而壽又有超出子西之
見者公鈍以養銳靜以養動而銳動之力悉於三不
朽圖之公未第時闔門受徒為養親計黽勉竭力比
筮仕一聞親癠即號泣迅奔歸省願棄其官及親終
偕弟改亭侍御行古喪禮盡哀君子稱其有黜妻徐
積之孝與弟改亭友愛自序其出處道誼相同二十

事而改亭敬兄尤篤君子稱其有韓維兄弟之風與
賢閣高夫人雍睦齊眉不畜一妾而夫人今亦七袠
躬井臼婦道益脩君子稱其有鮑宣夫婦之義且愛
姊如母愛女如男愛姪如子教其徒二百人如子姪
待其姻交之賢者如骨肉謁一權寵則赧然以羞見
一貧賄則惕然以懼語一姦暴則慄然以戚遇一善
良則躍然以喜赴人之難濟人之窘則慨然毅然以
為已責此皆其立德也公為兵曹值江西濠賊寇安
慶即上策操江都臺出援兵當

孝廟南巡即貽書諫垣力沮乘輿因議救民六事為
今上講官即以周書進講有裨
聖學為翰撰即編纂
御札同脩會典館閣咸推讓焉念
皇嗣未育即啓宗伯會議建儲欲崇道學正風俗即
啓內閣美政六條主試文武兩舉得人最盛此皆其
立功也公稟性百無好嗜嘗杜門養痾攻經史以明
道弄詞墨以遣懷於是有矯亭存稿而文章大家諸
體畢備上追古賢純雅之音下斥末代浮詭之習有

責備餘談有續觀感錄有紀元要覽有名臣節錄有崑山二志又以究古今而扶世教此皆其立言也夫是三者謂之不朽則百歲奚足顧焉盖善終由於善始公以不朽為終豈不以百歲為始耶公之冢器光禄丞載道嫡孫太學生世儒懿行美才克肖父祖兹將捧觴稱壽倘以鄙作進於公亦可為承顏之一助云

慶錢友蘭七袠序

杜甫詩以人生七十為古稀夫唐虞三代其所謂古

也方是時天之貞元之氣賦之於人者完而人之純懿之德所以養乎是氣者備是無慼乎其時之人不殀而皆壽焉聖人之於是氣則得之愈完養之愈備矣然而舜特百有十歲文王特九十七歲武王特九十三歲夫数聖人者宜與天地相悠久者也而壽亦如斯而已焉則夫匪聖人而壽七十者豈非古來之所稀也耶然今之人則與古之人又有不同者古也七十而食肉今也方襁褓而辛甘傷其胃古也三十而有室今也方總角而淫奔蕩其情於是有五十不殀之說而六十且稀矣況七十乎抑雖七十矣而匹配或不偕其老子姓或不茂其後禄養或不贍其衰則亦奚貴乎其為稀也吾常熟之奚江承事郎友蘭錢先生貌豐而骨古既有得於貞元之氣而好文而行義復無損乎純懿之德今年壽躋七十余嘗過江而三爵之焉見烏紗綠袍巍然南立者先生也先生之右被霞冠鳳婉然避遜者今壽七十有一令配沈孺人也而匹配偕矣見佩帨而翼先生者長子鄉進士也捧觴而扶孺人者次子錦衣千兵也見歌南山

之詩群列階下者諸孫胄監邑學輩五人也而子姓茂矣見宮室巍如田園浩如僮僕秩如聲樂鏘如殽羞芬如而禄養贍矣夫以少陵感慨人生之意如彼其切使其得覩先生與孺人者則其豪吟以張之更當何如者哉惜也余不能學杜亦僭為之頌焉詞曰

奚江雨過波痕綠江上仙翁顏似玉麻姑飛下九天來春風偕老黃金屋手栽桃李满江濱盡向乾坤吐清淑座中誰是百年朋把酒窗前山數簇

記

詩塚記

虞山之巖極峻者名拂水水下注而上拂是巖以水奇水之旁有三峭石佐甚是水以石奇工部錢公卜斯地塚其詩則巖與水與石又各以其詩奇此固吾虞之勝談也或乃曰工部好奇乎余應之曰不然蓋反本也悪著也順化也山以厥靈鍾吾士代出詩文宦顯今則有公焉夫惟公之詩藻為山所鍾故其氣格如此巖峻其波瀾如此水拂其意致如此石峭則

是詩皆釀靈於山者也山特假公以鳴耳公也為山鳴之數十載而悉其稿還之山得非反厥本耶夫詩如公既著矣而公且以字售其為字於稿也有孤高之筆則亦氣格有淋漓之筆則亦波瀾有紆疊之筆則亦意致如是者數篋焉而以輝煌於人世不亦著乎悪其著則掩之誠是也造化之在萬物各為塵劫然後已而古今翰墨亦無不然公之此詩也此字也而此埋焉其先順此化矣乎於是或乃喜曰冨哉斯言豈直破好奇之說耶反本者重義悪著者為己順化者敬天余又曰茲三者皆公夙學也遂録之薦於公

賓湖記

琴溪陳太史題其內黨顧氏原敬之號曰賓湖湖在琴溪以南名曰尚湖其南世為南湖散人之居其北屏而鎮之亘十八里為虞山其形勝以是山相暎帶益明麗凡暑寒旦暮浮舟躍翠沉黃沸白恍惚千百態不可窮或晴日則風帆沙鳥爭與吾人相互而其東小楼飛棟亭亭霞際遥望之者或曰在水中央而

不知其伏於村落亦頗漂矣是曰顧氏而因以賓湖稱也賓之為義不同利用賓於王則王為主吾為賓寅賓出日則又以日為賓而吾搗夫所以迎之者原敬推是說也其以湖為主而己特為賓耶則斯賓也其如過客焉耳矣湖雖勝於原敬乎奚取於以湖為賓而以己主之則惟其人而已矣蓋古今天下之奇境若蘭亭之於右軍柳州諸景之於子厚大抵設之者天則成之者夫孰非人成之者天則名之者夫孰非人是故惟其人之主之而聽乎山與水之來賓也

原敬方妙齡知高尚不忝湖名又善詩工隸書於諸
形勝可盡摸寫是亦惟其人者也是亦湖為實者也
是誠散人之居東南相美而致有茲記者也散人為
誰前吏部驗封郎中南湖丁奉

代勝山記

代勝山假山也假山而代真山之勝也予家北傍虞
山四時朝暮勝槩百出予之所以怡養身心者有得
於山多矣然風雨北來則每閉窓而南向焉於是與
山相隔而仰止之心或息矣適有善累石者謂予曰

子盍山於南耶予遂忻然買石數百累成於嘉靖甲
申之春其諸峯巨細雖皆苟美焉耳而亦不無身心
之助有主其巔者如烈將勸奮義也有次其傍者如
寒士勸安貧也有如猛獸在東麓其勢蹲勸肅威也
有如立鳥在西麓其腹空勸虛心也予之樂此諸峯
也則又亭其上而登焉以勸吾高池其下而濯焉以
勸吾潔草木其中而相與生焉以勸吾容然則虞山
之勝此雖不足以代之而予之所以怡養者實假此
以代乎虞矣予安得不為之記

遊郁灣石澗記

覽勝山川者好其異焉耳厭平地則好異域厭常時
則好異景然而兩者不相値也實㠑一灣以郁氏隴
傍故遂名郁予登鶴峰之明日徒步入灣近在坦麓
萬石所叢如人如器如屋如鳥獸巨細頑巧密相締
散相絕翼翼齒齒彌亘澗壑上與層雲聯疊而互映
茲不謂平地有異域耶三春乍暖薰蒸袂袖乃石氣
凜凜凄神寒骨兩崖白礫晶熒照地猶冬空試雪一
望繽紛二三樵子荷薪六出而去茲不謂常時有異

景耶一地一時兩趣相値同遊馬生汝達暨吾姪奇
家三孫皆蹣跚玩石而侑吾詩焉吾不詩且為記

遊天平山記

八月十一日巳刻遊支硎畢輿夫告曰茲將過嶺至
天平而午食遂從坦道迤邐而進頃之兩嶂分立隔
絕他境意此外不復有山矣其中凹嵌一徑砌石碨
硃此即所謂嶺也自是數百步後遠近諸峰復戢戢
相見又頃之下一坡而天平寺在平野矣寺有莊田
千畝充粮里之役與民家同不暇修飾清供予入坐

食微主僧從外歸引予觀范文正祖宗三墓及拜文正祠然後指點諸名勝若龍門卓筆峰白雲泉飛來峰使余諦視殆悉而其遍山奇石則俗謂之萬笏朝天焉試以笏類擬之有環其首若琬圭者有半銳半圓若琰圭者有方正而下空若冒圭者有米粒碎斑若穀圭者有齒痕若牙璋者有雙植若桓圭者有花紋若蒲璧者其次漸微有若大夫執象簡者又其次益微有若士執槐簡者凡此類矗矗層層莫可殫述而皆作勢向上以朝乎天乍而遇之可以興欽若之

心熟而象之可以肅朝參之貌此庶乎不為慢遊者矣而況獲拜文正以竊其幽光尤為好德之一勸也耶於是重茲遊也而作茲記

虎丘賞月記

高士之過吳城者輒遊虎丘遊而以仲秋之月夕者罕也逢仲秋之月夕者輒賞月月而遇霽霽而風雲皆絕無者罕也賞月者輒拉友友而同科甲同道誼且作會於闊別之餘者罕也嘉靖乙未八月廿二日予遊吳山甫畢入郡城訪同年友憲副時川姜公公別業在吳江予世居海虞各無由至郡故與公闊別八年矣公今適至敘三十年之交乃放舟設酒抵虎丘登千頃雲閣謁周文襄況太守二遺像遂遍閱生公臺闔閭墓劍池憨憨泉諸名勝迨日落移席於千人石而邀月焉時長天一碧鮮瑩如洗雲不起纖翳風不動秋毫月自林梢漸至天頂而殿閣泉池與山光樹影交相映漾於一鏡之中予之所謂三罕也者於斯乎盡得之矣而憲副公屢言曰良夜良朋百年奇會惜無歌樂以侑君一酌是我東家之欠事也予

笑而觴公曰公聞古之夜遊者不必以樂歌為耶李謫仙月下獨酌對影三人固足以自樂而白太傅潯陽送客一聽琵琶反添遷謫之恨今我二人非謫仙太傅之英賢而賓主交懽侑客四五勝於獨酌多矣壯年致政白頭林壑以得有此會勝於遷謫多矣況吾輩道誼之樂上可以酬月魄而下可以答山靈彼流連聲色者孰得而喻此樂耶於是公乃壯吾之言而躍然大喜遂率客觴予相與劇談盡醉各入舟而卧

遊石湖記

唐玄宗以鑑湖賜賀知章宋孝宗以石湖賜范成大卒使二臣益高而二湖益勝樂恬退者千古榮之然賀子晩節放誕乞為道士范公出使金虜瀕死不屈其優劣固有定論况范公吾鄉賢石湖吾鄉境則吾弔訪之道詎不有推先者乎嘉靖丙申三月四日予遊玄墓還舟至横山謁公祠宇塑像乃散步行春橋探楞伽寺登上方之一峰瞰石湖之萬頃因念公泰相早休詩文名世凡此中物景皆挙遺公珠玉矣愚

安能復有作乎於是擲杯舐筆但記吾謁公之自

賞桂家燕記

予家竇敎堂前古桂兩株花發任兒設酌邀健兒等侍予燕賞坐客皆稱勝叙不可無述予謂賞桂之道有二賞其質者象乎其貞賞其花者象乎其馨其貞也炎涼四時而蒼翠一色有子然自守之操其馨也藏於葉底而溢於風前有闇然日章之美賞斯二者其諸善賞也耶若夫毓利達者有謂月中折桂為登科之賀而詭誕不稽是誣桂也有謂丹桂五株益茲諛馮道之詩而且贈竇儼兄弟失節之臣是辱桂也予以此為桂不平久矣乃今辨其誣而洗其辱則所謂善賞者不亦愈善乎於是客皆曰是桂之遭也屬予闔繁書之

遊張公洞記

四月初六日順山吳子作主請予遊張公洞過陽羨東九溪順風一帆青山四岸二十三里抵吳之蠡庄午後遇雨且阻往洞邀至其蠡南精舍賞覧楼臺亭館湖山草木二十四景對酌聯句共得五首晩復到

庄盡興而寢七日丞輿出入層巒疊嶂之中至吳子乃兄大宗伯庄舍小憩一茶閲其堂宇巍赫園林修麗可謂江南之偉觀既乃易騎而策武又連袂而步越二十七里各得詩三首尋抵天申宮玉泉亭巨石開屏澄潭展鏡予謂張洞之景蓋先此為之兆也於是吳子觴予送入洞口亟呼道士前引諸僕秉炬携壺冒暗把滑匍匐漸下冥搜地底謁觀仙人前廳後堂臥床丹竈芝田驢跡等處凡有善権兩洞之高廣而奇險倍之每過一奇輙相呼報無遺一險輙相褰

扶每揚一聲以試谷應每進一酌以禦嵐寒不覺降
登幾度盤旋幾番遠望日光一隙鼓勇求至將白衣
戲染石液以為曾識張公洞之証遂躡梯而出忽在
平地吳子詖午飡於乃弟縣尹之庄侯予入席問曰
洞中記勝之作何如予曰但記遊耳若記其勝則萬
石之態狀雖李德裕不能識一洞之精英雖謝靈運
不能賦矧予何言哉吳子曰公不言勝而勝在不言
之表此正見公之所以善言勝也

傳

戲以藥名作黃精傳

黃精字細辛別號海桐幼名阿魏世居穿山今徙石
南盖天竺黃之遠族曾祖黃蘗常山縣令祖黃耆父
黃連字續隨精自以無食無名與杜仲藍實善俱寄
生空青山中兄黃芩勸曰盍求一生地乎精乃求獨
活未幾至景天寺訪寄陀僧號菴蕳叟性厚朴貌麻
黃大腹皮嘗從天南星士得玄精之術料事百合人
稱威靈仙乃謂精曰吾相爾伏骨如犀角膚如麝香
宜貴也今爾每食續斷飡敗醬之味居牛膝之傍鄉

人心如狼毒視爾猶衣魚鼠婦曾無覆盆之照者爾
何不讀書百部耶精素有遠志遂奮曰吾不復伏翼
矣乃讀書徹夜燃燈心嘗熊膽自勵及赴舉至絡石
村禱於茯神廟卜者謂有登天門之兆乃獻龍骨呈
祥賦謁昌陽王王在琊珠殿其儀衛皆射巴戟大戟
精駭曰吾王天靈盖如此臣豈有石膽冒進耶時靈
砂山人梅實為相方欲使君子以自輔乃薦之其詞
曰精有知母之孝有貫衆之才有益智之見王聽而
用之擢為國老精始娶白朮女貞實執婦道灑掃不

一落第精以駿貴侍車前執馬鞭者每百人居沉香
亭設雲母屏飲王屑酒性畏寒不忍冬每冬服欲防
風則五加皮焉又賦政薄苛與人參商縱家童劉寄
奴交通外國辛夷前胡言官甘遂劾之曰精之惡實
矣即罷相精笑曰吾王不留行矣吾祿食比前不但
五倍矣吾豈為王而骨碎也乃攜青箱乾漆器千件
通出消石鄉遇烏賊木賊遮刼之迫抵家其親友茅
根郁李偕其妻族白歛白及笑迎之曰子為宦夫何
首烏即歸也居數載作白頭翁與客雷丸以共樂嘗

嘆曰人生如夏枯草耳溟上塵耳因改號决明子[illegible]
自後其蚤休也後病卒葬蓬砂山厥生一子黃藥早
沒精泣曰其柰沒藥何既娶石韋女為妾生三子幼
名大黃雄黃牛黃其終皆莫悉云

木醉翁傳

翁姓木蓋端木賜之後傳世既久稱之者利於簡便
若所謂司馬但云馬歐陽但云歐之類翁上世昆季
繁衍其有聞者長名榆次名檀又次名梓餘各從所
宜不可悉代居於山林之叢中凡賦性堅勁者皆其

通宗戰國時滕文公聿其第公曰朕以懦弱方病於
齊楚已欲倚人何能為人所倚吾恐吾之終不足為
世器也竊聞子之族堅勁頗有所託時榆輦以氣質
稜稜凡對人坐臥輒不合乃忻然與公盟曰臣樗櫪
鄙材誤為公輸子所取曲加斲削欲援入客席但無
引蔓之親相為牽纏今而後聿與公為腹背交矣公
諾之乃世締不衰厥後木氏稟形相繼皆方腹有雅
量不問是非亦不計生熟類能容之背亦方稍長爽
日作擴斜之狀與之玩者或頹然倚其上亦弗較間
有疑者恠其故曰木氏之德如此其賢於厥先耶因
就而試之未幾躍然曰孰謂榆生之孫檀生之兒梓
生之姪可以禦坐客耶徵滕氏則吾見其廢矣蓋向
謂腹背交者木氏以群枝競植其外而滕氏則交絡
其中專以關人為責故衆目畢張鱗鱗若網邑然以
柔媚衆寺於裀褥之可親以是識者謂文公之不宿
其諾也歷數世至翁自少好安逸欲取名於器謀諸
其隣卓氏車氏僉曰人所資以逸者莫如床遂以床
名既長有骨鯁不屬之恙適與醫者嚴郡滌先生善

每三四年乃一治頸瘦濶近生一肉梳多動搖可上
可下旦夕隨人俛弄滌先生戲之曰子胡不倩我治
渠耶俗云好[illegible][illegible]與之梳此側媚態也翁俛而不答
兩手翛然外拱如弛弓人且撫且揑甚至以足加之
翁笑曰君以吾手為光武腹耶嚴陵之足奚必為辱
嘗於足下設一枰示欲薦引夫好登者又遲以桐凳
使塵污不自知惜未得大用其所謂休休有容蓋如
此然於作官之徒拘拘坐立者多不睦惟幽人逸客
偃仰伸縮則與之為至契平生不嗜酒第以其落魄

之象有使於醉翁故以醉翁號之云　南湖丁子曰世之人有能如翁之容我者耶吾見容於翁則凡見忌於不如翁者固無恙矣嗚呼吾已矣夫

文

祝齒文

南湖丁子久患齒疾抱痛呑悲莫延晷刻昨於瞑眩之間意必有神使之者乃歆枕默誦恍惚見其神而祝之曰嗚呼爾吾齒耶而胡不吾恤爾我相生饔飧是力爾性雖剛包羞藿糲爾容雖皦含污餒饐吾不

能粟肉王庭以酬此德而與齊民相去亦百矣曩嘗薦爾漱芳於瓊林之卮咀茸於粉署之祿膾纏燔芬椒馨茝馥爾當是時齧如蔗頑貪如何曾是將使我餔餟如樂克而亦於汝乎奚嘈盂欲同甘同苦以畢餘生夫胡唇亡之約未踐而反噬之毒已成引風伯爲上將結蠡黨爲中軍交攻互戰寅夕不分雖有艾灼由單之火藥傾智伯之波而但䶩䶩齕齕嵯嵯峨峨浮浮汨汨婆婆娑娑刺如鉈螫鬬如戟戈是以惺懸燈熄之夜唇交舌結之晨惶惶慽慽吁吁呻呻騰騰隱隱戞戞蟫蟫爾何忍我於伯夷之餓孫讓之唖而共食之恩盍以數年而吾假言既已就夢果若有神焉什什伍伍錯錯鍔鍔白白纖纖盤盤落落相挈而翹子曰僕遇先生廿年有年云胡一恙即爾危言僕亦以冤訴諸天君天君之語出自帝閽謂造物者之於僕輩固若彼其不均僕有遠宗附於讒舌出入荀孟倒顛堯桀而乃啗吳越之脂膏嚙漢唐之杼軸喋啑言辭吐呑威福僕有近系直喙是依堅刀斬尚噍咏不遺而乃吸顏淵之瓢水齕范冉之塵甑嚼雪

救荒絕糧馳驛蓋自古而皆然何先生之不諒雖然是有命焉亦未可執一而增悵僕之先世欲顯而倏生於杜后將衰而復振於太公碎於睢陽而節愈烈落於昌黎而文愈工僕之得失不足以爲豪傑計而先生之休戚何乃似同乎兒戲丁子唯唯諾諾知其詞之壯也嘆曰吾今亦且休矣覺而錄之群齒帖然如故

谷足文

南湖主人足有寒疾幾數年每夏風雨亦燃爐否則

髀胱之恙乘之矣於是呼我方趾使者而咨之曰使乎爾吾役乎爾之役於人者萬狀而知吾巳福乎役爾者農爾工爾商爾而吾士大夫爵也農往於田工歸於肆商出於途爾惟其利而乃縈塵染滓越巔踰川水石溼於齊女冰雪煦於吳綿八方躑躅萬里翱翔並纍纍其腁胝竟與伊而兩忘若主人之待爾則何忍附於凡庸輿作爾僕騎作爾傭繩趨咫尺矩武從容况乎曳李白之靴飛王喬之舄裹鄧艾之氊締淑孤之帛人或以執熱成癰為吾跋疐而爾特於孟

軻之寒疾四時不置方得火而融融忽旋踵而凛冽謚汗如霜摧膚如裂乃自下而上升使髀胱其共痺是以過衆琵縮登途鼂肩然則余何負於爾書而俾我百為之盡廢使者聽之作色而憾其詞曰夫子以此小怨而棄吾大德耶子如以彼而易此恐不但一得與一失也子謁公卿吾趍趄乎子涉聲利吾蹶趨乎子能擇路吾躄躃乎子能讓畔吾踕躐乎而方為子蹈謝安之屐跨剎公之驢傍長松乎箕踞倚脩竹乎踟蹰履芳徑躡層楼躋秀嶺步清流鄙禪氏結跏之苦棄宦途顛躓之羞居無蹉跎行無逕遛是將爽愉優游與造物者同遊若夫好冷而惡炎此夫子之性也胡不歸諸内省而惟僕之是病主人於是寒則治心暖則治足可煖可寒㒺無定怨乃喟然歎曰耿爾吾身不盈七尺寒煖翩翻巳不自惜所謂伊人於予何責

表

陰陽訓術周浩之壽壙表

吾黨鄉以詩禮仕宦巍然為鄉邑望者必推周氏周

之先世多文人至元季有蕭巖清甫者尤一時賢傑入皇明清甫卒其子蓮齋孫守愚累德既深乃生半埜以仲子貴贈刑部主事娶邵氏贈安人生四子仲子則進士刑部郎中娶郭氏叔子則秋圃君也君名瀚字浩之十歲安人喪繼母趙氏鞠之年十三主事公卒未幾受產立家偕其室吳孺人操辛勤勞致有田廬家日以裕既乃見其兄及其諸族貴顯中外輝列簪組遂作曰古之仕者苟有一才一藝皆足以自奮

然則吾何為不用世哉尋以通曆學謁銓曹授本縣陰陽學訓術其議論曲當乎人情而區處備悉乎世弊於是有司才之委以諸務若決疑獄徵逋稅葺橋梁修宇廨鑿河渠防冦虜種種見褒於當道而君之忠誠事上之心慈祥臨下之德愈久而愈堅者於今廿載矣故大臣如司空李公且以其善辦白茆之役直移檄獎之至與諸賢有司丞孟此役浩繁雖郡侯邑宰茫無定策君乃為之指顧獻計而立功居多此豈世之為卑職者所能及耶君又好義舉族有婚喪

不給者每竭力助之其友呂良猶卒柩值火災君率衆擧柩火其膚至爍爛不少避而其柩以全人爭曰古義者事也年五十即無意世務闢圃室旁藝果蔬設池館名卉雜陳而佳菊尤茂徘徊東籬悠然有見山之趣故自號為秋圃預闢壽壙於虞山北麓桃源澗之原鄉縉紳東湖錢工部誌之梓堂鄧進士傳之矣而今又乞余表之余與君為世婣知君頗悉因喜而歎曰君欲余之表此君之所以為可表也蓋世之迷不知止者至貴矣又必欲世為公侯然後可至壽矣又必欲世為不死之神仙然後可是不知天地之始終確有定數而不由乎人情之貪慕者也自夫賢以下知之者鮮矣秋圃乃知之雖其壽將耄耋而且預為茲壙焉蓋君之機敏迴出流輩余與之平生相處每試處大事臨大變侃侃數語間以詼諧而群疑畢破則其於一已之始終豈不見之審耶故曰此君之所以為可表也君娶南沙望族奚氏先卒繼陸氏禮部主事坦之女亦卒子五棡娶錢氏待缺訓術楊娶楊氏衛令史起送吏部待用櫝習擧業娶龔氏俱

奚出次楧聘兵部員外郎陸胄堂女桐聘鄉進士蘇于岐女側室高氏出女三顧爵庠生袁國淳徐遵皆其婿也孫男六炘娶國學生陳陽初女燉熒俱棡出爚聘太倉州庠生錢際可女熢俱楊出爕櫝出孫女一餘尚幼云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七終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八

姑蘇丁奉獻之甫著
宣城梅守箕季豹選

誌銘

敕贈吏部主事先考府君封太安人先妣合葬誌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不年而卒不肖奉時甫成童葬從歉約誌文亦在所闕此固日夜疚心而哀痛無及者後廿有一年先妣太安人棄養乃啓封而合窆焉

不肖因敢追述其生卒歲月世系里第納諸壙中若夫潛德懿行固莫能悉亦不敢誣也府君丁姓諱森字元秀別號尋樂五世祖子敬自常熟下邽徙居今之柴涇高祖仲玉曾祖熙昭祖以和皆不仕世理農桑而業詩書考永吉以輸粟榮授冠服母金孺人生三子府君其季也幼時瑩然白晳天質清朗性復穎敏人咸以遠大期之稍長有志舉業不遂猶且好文之篤故誨導不肖特加嚴切每事立訓惟恐流於荒怠師授之餘躬自程督一不少貸時獲生禽遂縱之曰為吾兒祈壽與祿且扁其堂曰種德示為傳世之計其篤愛類如此性坦夷薄於貨利人有假貸而負之者卒亦不較事兄長接賓朋待奴僕各稱其情以故稱為善人者無間詞也卒於弘治乙卯八月初十日遡所生天順庚辰九月十一日壽止三十六正德丁卯不肖賴餘庥中鄉試明年登進士又三年得推恩贈府君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而先妣偕封太安人太安人姓徐長洲相城舊族曾祖蘊文祖孝章父克誠母陸孺人早亡舅氏宗愽宗涵公抱育於家既

而歸先府君其慈祥沖素本之天性然自幼習知禮法尊卑撫事舉無可疵端容止寡言笑閨閫之外足跡不踰為婦為母三十餘年雖至戚遹隣有不識其面者而府君凡有義舉多其所贊益焉府君卒時不肖雖已勉娶而遺孤三女皆在室未行太安人專事紡績以資奩具及律以貞則教以女紅若嚴師之於弟子故今諸妹有歸皆宜其家人因知為母之教也甲戌不肖轉郎中而太安人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官舍計所生天順己卯六月十六日得年五十

有六嗚呼哀哉子男一即不肖奉娶秦氏女三長適秦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四健娶錢氏价聘朱氏保聘王氏任聘程氏曾孫女一葬於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窆在虞山寶嚴灣嗚呼太安人素多病而奉必孤母子二人更相倚賴幸不即死以至今日繫名仕版先考府君祿養弗逮已抱終天之恨而太安人得沾斗升之祿復爾奄棄天胡降毒如是之酷耶抑不孝惡極罪大以累吾親耶五內崩摧詮次失序其發揚先德必藉名世之筆以圖信今而貽後則有所待云

秦母盛碩人墓誌銘

嗚呼碩人南湖丁奉之外母也奉少孤苦母以其仲女妻且字之若吾母繼字吾諸兒襁褓痘疹間恒通宵一假寐比俱長一飲食輒思諸兒故諸兒依依母家猶慈孫長女妻王瓚季女妻范雲母之字之及其兒若女皆然是故正德辛巳二月一日之奠甥族之扶柩而泣者男女二十人咸盡哀嗚呼奉之哀也忍無言以沒碩人之良乎碩人姓盛父民望母邵常熟邑城人邑西大和里世家秦氏至孟高處士之長子為吾外父守中配碩人碩人歸秦未幾孟高役於鄉稅外父承其敝公私困窘坐累福堂碩人拮勞茹辛應內外所需凡出有於無徵豊於約先以濟夫之難而卑尊日養亦整整倘舉諸鄉族之憫其遭而賢其行者百口如一外父先卒母在孀子男惟一曰楷幼母撫而泣曰吾夫不祿吾不能竭力以相而傾吾秦宗祖之貲吾復忍吾兒猶此耶乃益奮夙心圖恢復每夜分軋軋織紡聲鷄未號則命婢促農之語已聞於

二隣故今楷甫壯母已七袠而其家庶能有乎無豈乎約識者方以為天之憐其行而挽其遭而母目尋瞑矣嗚呼哀哉母英敏馭家事能察是非發隱伏其遠下衆戚戚然慈母之為心至訶責戒禁之方稜稜不以假又如嚴父之為教古有所謂女丈夫世之稱婦德者類掇以為詞而莫獲其真嗚呼如母者其稱丈夫亦真矣母卒於正德辛巳正月十五日葬於大和塘南之先塋啓守中之壙而合窆焉楷配楊子二女三銘曰

相夫之志失於夫得於孤何以得於孤天之報其
相厥夫

丁母楊碩人墓誌銘

海虞丁君沐遂經贍史譽於儒林廣且久學政御史
禮其文尊時制貢之　朝邑大夫方勸駕沐曰吾母
老吾將弗官矣居未幾母疾作卒知者曰是孝之驗
是天相之終大事也時維正德庚辰四月初二日年
六十有五明年辛巳十二月幾日沐於虞山寶巖啓
其先考守愚府君之兆葬碩人先期自為狀號泣踵
余門謂余曰君與不孝同宗又少同事文義稱通家

知吾母莫如君君其哀諸敢請銘余應之曰余哀而
母猶母也奚需請按狀碩人楊姓大父盛妣張父震
妣李李以清江丞為父丞愛碩人以歸鞠之甫笄復
於楊適守愚守愚失怙恃力克事其家事繼母生死
責在碩人碩人曰未盡吾夫事親事也或問之嘗嗚
咽而未言或叩其家有女焉替於室聞碩人聲其容
歔々然有兒焉病於褓見碩人容其聲嘻々然或又
問之曰吾公姑遺兒女也逮替者老以死褓者壯以
娶皆財力其閭色無怠人以是稱守愚者先其妻守
愚卒碩人訓教沐不衰沐之始從師也自守愚束脩
以上嘗以私惠沐贈其師曰第恐汝父禮不及耳沐
既廩於庠語沐曰而有廩今不逮養而父吾母子食
飽矣而父之弟貧而忍諸沐遂分其廩養季父碩人
子男二長即沐次汴汴死遺孤三益沐撫之教尤篤
如己子三省人以是稱沐者先其母嗚呼吾獲交吾
宗相彼此三世守愚以上吾皆知其良沐以下吾皆
卜其貴碩人之始終至此其無憾已沐娶陳繼施汴

娶李三益娶錢三省娶錢女適衛忡孫女諸朱某沈
某錢某銘曰

姑而繼　婦所忌　替復孫　夫之弟　婦入門
骨肉異　凡諸難　丈夫避　一碩人　賢以齊
兒孫昌　此其地

余新之墓誌銘

余君於正德十四年年五十三十一月丁巳卒家不
能喪宰邑洛陽劉侯以學傅安成劉先生暨諸大夫
士訴君賢買地虞山北麓卜吉卒之明年三月廿七

曰奠君君之子賓門人朱武卿先期以狀來請銘嗚呼君故吾心孰也奚忍銘即銘之又奚待請銘君名新之字雅善孝友待物上下克忠信不衰少聘王氏王氏贅君始起文名或曰惡乎配君恚不為荅迨合巹驩然出其性王且有母孀居迎歸生事死葬猶已母每上官風聞之喜曰又一周恭叔蓋君彝倫凡似此宗義為君曾祖祖賡輔德芳父母周先世沉寓抵常熟蓮塘比德芳貧無以家君遊邑城學時慈溪楊侯隆儒振義類劉侯得君所為文器之授一室薦為

邑學生學益力或自然㸑引先對冊五經諸子歷史浸灌磨礱覈於講授其文深重閎愽不為世俗絺繪語凡與御史選輙上列子弟翕然趨門相賀曰爾今其遷喬已然君性燕雖門多富人又薪水或不繼亦一介慎所取試於鄉五弗售常自謂得失利鈍無不可因號曰可齋吾徒重其人皆稱可齋先生不敢字卒之日交君者齊聲哭之哀哀而貧如君者與得為者爭賻之惟其力有未交君者亦然嗚呼君之行不下古人而學不讓今人然始終無一遇傷哉其為命也已君子曰富貴而人惡其生孰若貧賤而人哀其死君之得此失彼必有能辨之者君有子三長即賓娶陳次賢夭次卿聘顧女一婿孫煦孫男一銘曰

嗚呼可齋　惟學斯禎　惟遇斯棘　惟天斯直
以昌厥德

行狀

敕封安人亡妻秦氏行狀

安人姓秦秦故海虞鉅族居邑西大和里累世富饒清白其先有宗惠處士倜儻好義以其族顯至厥孫

守中配邑城盛氏生安人盛之賢德卓為女輩所珍安人習得其教且自幼知孝年十餘母病劇夜半守者俱倦卧乃孤立侍母忽見狀後鬅鬠一鬼躍至欲侵母安人端坐諦視之鬼即避去識者以是占其為德婦矣吾先祖承事郎望山府君先考　贈文選郎樂府君為不肖奉擇婚以安人卜吉幣定焉安人年十七來歸於予予曾祖妣顧祖妣金暨家族大小咸樂其宜家翕然稱慶時值文選府君積病彌留踰年即世吾先妣　封太安人徐孀居多疾而予幼妹三

人重為其累予少朴魯惟遵文選府君嚴訓篤志舉業生計一無所辦況土俗澆薄受侮不少於是貲產日削食費屢空幾莫能家矣而安人以一少婦當之黽勉有無拮据百狀親井臼督農圃每濟急則以服飾出典促予作券旦夕經營中饋養太安人及三妹而三妹嫁禮賴其區畫尤多逮予遊邑庠出則裹糧而送入則治餽而迎使予從容飽食不忍屢空而肆力問學者幾十載於是予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明年與選風憲考中懇辭乞南曹養母授吏部

文選主事爰以安人侍太安人至京邸太安人處家好靜乍徙他方頗不自適安人左右順承務求破顏乃已時

朝廷推恩太安人與安人俱蒙　封典鄉黨榮之安人曰吾家只合以清貧自勵寧敢以此榮自侈耶常謂廉官無以贍家第閶洪武門西市收木綿紗緯乃率婢奴數口紡作貿遷無倦於是微利日給而薄俸頗餘矣有鄰婦邀出遊則卻之曰出遊固非婦道在我亦妨女紅故京居六載未嘗一出門外而留都勝麗付之罔覺予轉本部驗封郎中既久太安人舊疾大漸卒於邸安人盡哀殯斂悉如禮於是扶櫬以歸尋遭僚友下石而予之宦志亦絕矣比服闋致仕當道薦用安人止予曰君性尚廉退厭塵濁其以不出為高乎於是相予家務巨細畢力二十餘年而婚娶田廬諸事自謂苟完矣安人生於成化戊戌八月十五日子時說者以為得月精華分當賢淑予嘉其敏慧而直端莊而和持身應物每有正人之言智士之見殆猶一丈夫也其祭掃備必預薦必躬其於子及

婦愛必均教必嚴其接夫族父黨諸親禮文稠悉而於女屬尊卑繾綣尤至其族黨稍生隙則善道予令歡解其款賓因人治具不待予言而予惟坐享其勝侍童僕皆畜之自幼至老以及渠子孫而渠恃戴並如親毋亦無敢以詐偽應者其村鄰多佩德不肯忘安人與予伉儷四十年各盡敬愛如一日既俱五袠因第三男保殀死即以薄業付子輩乃連牆析其居吾二人倡隨優游以享子輩之養於是安人女紅所積漸惠子婦而諸孫嫁聘亦盡分給邇年預築壽藏

每良辰吾夫妻同徃遊相與言笑後事於雲山之間葢以術者謂安人癸巳不利也而癸巳冬至果患疾火迄明春甲午嘉靖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嗚呼衰哉嗚呼痛哉安人生四子長健邑廩生婦錢氏次价邑廩生婦朱氏次任太學生婦程氏其一先亡者曰保亦邑廩生孫男六奕娶鄒奇娶呂袞聘陳言聘瞿產聘沈髙未聘孫女二長適錢應昌次諾沈默玆卜嘉靖十七年戊戌三月二十四日以壽藏厝于虞山寶巖灣祖塋之側予矢弗再偶亦素

不置妾盖特重糟糠之義而今自寫其實如此誠不忍没善以負賢淑之䰟尤不敢誣言以瀆誌銘之筆云

贊

先吏部竹樂像贊

嗚呼先生為善而嗇其壽遺不肖之孱弱恐上天之迷謬嗚呼先生為善而豐其後荷
一皇之褒敕享諸孫之俎豆然而觀象睟於有容豈嗇置於不寃繛〻乎徜徉雅〻乎俊茂坦〻乎智筭之弗營堂〻乎心事之無垢嗚呼痛想尊嚴幽隔朧岫何幸丹青之宛然使百世而長覯也歟

朝服像自贊

爾辭乎權貴爾休乎壯歲裝冠委珮自疑功業之有愧爾性也簡直爾行也庶餙畨緋秉笏自恃心胸之無慝

喜容像自贊

少而偹嘗孤苦壯而連掇科名辭烏臺之職以避權閹之亂求粉署之選以伸養母之情遇上下則餔而

直當官守則慎而清乃遭貝錦之累即安介石之貞銓宰招之而不赴諫院薦之而不行罕跡者公府食力者農畊秉義居鰥欲希乎曾子著書明道曷數夫虞卿噫此其堂〻素行而謂之南湖先生者耶

圍屏贊

其體也方而於風靡之際顧足以自立其用也圓而於當座之時又無所不及可往可來可舒可戢主人病其宛轉之太過而流風悪其防閑之太急然而宛轉者智之所以運防閑者義之所以執嗚呼且以置

諸左右而象其德焉亦不負於孔子之時習

頌

兵侍陳公督學頌

陳公諱琳字玉儔號石峯閩之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督學南畿值賊閹劉瑾擅政囚執諸諫臣公抗疏解救被謫厥後官至兵部侍郎公惕歷中外宦勣半天下茲但以其督學之功論淡士心者敬撰此頌其詞曰

厚哉我師石峯鉅公七年督學恩淌江東督學凡幾衆怨之叢維公偉德縷數難窮栢臺校藝竟日從容孰博而麗孰約而工寸瑕可恐片善可庸甄陶諸弟笑語雍雍孰老而衰孰病而篤公其憫之慰勞懇複孰懽究罪孰困徭役公其矜之拯捄亟速汲引童蒙兼收並録十三大郡人文彧彧公量雖闊公法實精公心雖恕公眼實明分優較劣一私不萌拔尤超雋舜鳳飛鯨外登岳牧內陔列卿百司庶職彙俊聯英或炳文譽或赫政聲公之教澤安定齊名允宜血食南畿諸賢安得同志奏達

帝廷

銘

樂愚齋銘

吾高祖希昭府君壯年有譽於世難扁樂愚為別號以怡晚節不肖玄孫奉追揚先德搆樂愚齋敬作銘曰

誰不避憂而趨樂乃皆逞智而黜愚抑孰知君子之愚韜光而順命小人之智買禍而殺軀故如愚之顔

子享陋巷之樂智囊之鼂錯犯東市之誅茲惟誠偽之不并而致憂樂之頓殊賢哉我祖傑出海虞奮英年之壯烈遭世路之崎嶇爰以愚而自樂遁踪跡於尚湖行而愚兮不詭言而愚兮不諛學耦耕之沮溺鄙善陣之孫吳由是徜徉兮丘壑笑傲兮桑榆擊壤兮皞皞鼓腹兮愉愉是吾祖之樂其愚也不亦保躬而裕後矣乎仰幽光兮邈莫致搆齋寢兮奠清酤顧子孫兮守勿替俾先德兮百世乎

祭文

祭東湖錢員外文

嗚呼東湖吾鄉人傑和而不訣直而不訐敦姻睦宗扶貧禮哲多金可捐醴酒可設忠厚之風能化薄劣此其為人古長者列詩歌百篇銘誌千碣妥帖優長不事雕詰字墨雲翻畫絲霞纈索者聯延户屨不絕晉唐才人是其頏頡奮飛倭遲榮芳晚節耆艾之年科甲顯晰拜官工曹涖政齊浙托興蓴鱸歸心火熱昆水泓澄虞山嵂崒弔古尋幽劳而罔輟今日彩舟明日輕轍往還縉紳交歡互結詩塚峰奇義庄花茂

樂事追隨舞腰歌舌道院峥嵘釋宫清澈作為生祠遊榼無挈于以永年直過大耋烏紗錦衣輝映鬢雪有頎其長挺若貞鐵廣顙豐頤兩髯如玦接我後生匪嚴匪媟兩湖迢遥詩信更迭我詩不工愛我親切泧今思之欲涕欲咽安得重逢復為求訣然雖悲公實為公悅令子巍科焜燿門楔青雲再登古桂添蘖明春禮闈聲遍九截教子之劳不負括拮玉立雙孫緜緜瓜瓞後世英雄的於耆揲公也自知百無杌楻含笑全歸寶巖誌穴他日鄉賢位號高揭人生至此天下所羨嗚呼東湖再聽愚說福在人間難全易缺富者不文貴者易折賢或困窮壽或孤子惟天愛公用意殊別無福不全有名不滅公其快哉棄養勇決修煉功成飛升骨肉臨終大書新詞數闋自題銘旌職街不屑後事多端主張備竭去鶴歸鸞塵世難紲回首前生百歲如瞥作神入仙不受人褻顧余芹忱獨賜來閱我文不誣我酒亦冽嗚呼尚饗

祭外母秦碩人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正月甲申朔越二十九日

壬午館甥丁某率妻子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外母秦碩人盛氏之靈曰嗚呼吾父也卒吾母也病而吾家庭之難碩人之所分力而支吾吾妻也弱吾子也衆而吾閨閫之内碩人之所委身而挈扶況吾碩人之所以相其夫育其孤曰甯曰富何有何無則夫碩人於兒女之圖寧忍須刻而自外乎然而以其分則未亡之軀以其壽則既窮之途嗚呼人生至此而歸也是猶鑿土以埋瑜靈其不寐可以含笑而来鋪嗚呼尚饗

誄

尚書劉公誄

南京刑部尚書榮祿大夫劉公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先世在江西今為蘇之吳縣鳳凰里人歷仕大明憲孝武三朝其宦顯著若海陵儲侍郎巏謂其為邑如侯覽為御史如唐介其撫湖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是誠昭代之名卿矣奉初登進士被選北臺御史乃懇辭乞南曹養母賴公以此情達時宰茲痛公沒而感公恩也敬述公履歷作誄一首其詞曰

西江遥胄東吳鉅公劉漢之後維鐵柯翁登科擢第絃歌兩邑夷陵農興寮滕盜戢肆蹤烏府諤諤諫臣埋輪東廣攬轡南閩持斧還朝天顏日覿爰超僕寺馬政脩飭肆拜都臺旬宣蜀地督稅監軍松潘絕裔乃肅號令乃討夷酋乃興水利夔峽旁流再撫湖湘擢南大理肆遷兵侍立朝承旨肆轉留都秋官司寇八座尊榮五刑寬宥七袠甫臨晝錦來回一品生榮八座死哀維翁英雄豁達亢爽變化翕張圓融倜儻纚纚千言吐心忠讜嗟予晚末獲侍猷光體癯骨聳擲闊拚張嘘枯欣進援溺同鄉維翁功德史傳不朽嗟予自壯銜恩白首結草微情誄詞駢偶

冢宰陸公誄

公諱完字全卿號水村世為蘇之長洲人歷仕大明憲孝武三朝其志忠其功大古之名將相不是多矣惜乎國事所倚不獲早歸值佞倖江彬與爭進者誣以寧賊之黨尋為公論所白以照卒年六十九竊念予同年進士許逵素號忠勇公一日謂予曰寧賊不軌吾表許逵為江西兵備可當一面未幾逵即抗賊而死觀此一端亦足以見公禦賊之心豈浮言所得陥邪予以母氏姻婭知公素悉乃哀而誄之其詞曰

吳中著姓貴冀如陸孕秀鍾靈陳湖一澳篤生水翁肖兒爰擢繼登甲科特推儁卓名鄉與選雅識翁才蔣加青眼掄授烏臺（翁為府學生時奏中官汪直不法受知於冢宰王端毅公）七

閩澄清兩河揚激言路十春連章指劾肆遷臬副憲江西青天之稱播於帝畿肆擢中丞北塞巡行忽徙留國舜登燕京逖起兵侍始立帝廷時遭閹賊時劉瑾亂政廢位弗寧爰有巨寇北畿興孽劉七齊明首倡桀黠聯群數萬隨處屠滅青兗徐梁被禍尤烈翁為大將以攻以戰討擊多方膚酋奔殷計竭逃吳竄棲江縣狼山一捷韜戈歛箭維翁此功如裴似郭高映雲臺壯誇麟閣量功行賞宜公宜侯乃作左都執法優〻乃陞司馬七兵嚴翼乃躋冢宰十銓精覈光祿

大夫柱國太保康濟艱危斡回熙皞義膽忠肝對越蒼昊權奸中禍吞山亦倒昔宋秦檜枉殺岳公翁今此禍與岳頗同天人共惜乃得全躬闔汀歸葬祖考玄宮嗚呼我翁天生偉俊襟宇寬夷丰神整峻靡事不謹靡言不訒寧肯苟為墮此讒釁嗚呼我翁玉貌虬髯閣〻赫〻蹇〻謙〻遭逢三紀有顯無潛敵棋展盡逸興日添嗟予菲劣猥蒙剡薦引汲雖勤迁遯不變直筆摛詞掇拾衆見倘遇董狐收入史傳

書啟

上太宰陸公乞致仕書

伏蒙以六科之論薦而公於汲引以母舅之尊親而私於慰惜大人之待不肖可謂仁義兩全矣乃必欲不肖之之官得非韓子所謂感恩則有知己則未耶夫六科之言特念其求全而被毀耳求全之毀聖賢皆然愚復何計況薦詞有謂為人簡淡無有過舉夫中庸之道三淡簡溫而已愚何人斯乃以簡淡見稱於百職遂蒙六科合議而白之銓部覆奏而陞之聖天子垂覽而然之兩京天下賢士夫切齒於毀我

者至是則翕然以快之而愚亦自信自題矣愚復何慽然且方命而不出者正以簡淡乃德學之本非巧宦之術簡則逢迎趨走皆不能淡則紛華勢利皆弗屑若使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此貢禹所以不免冠而退陶潛所以不折腰而歸也且愚素志以簡册為娛著述為業即今三十八歲浮生脩短難期曷不堅守林泉以圖不負此志耶大人立賢之法篤親之情不忍棄捐不肖此生效獺無堦但聞狄梁公為相候問盧氏母姨欲官其子姨曰我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丼守貧賤公憮然聽之伏望以梁公為例姑容上疏
乞休幸甚幸甚載惟今日
聖朝雖非女主而宦官佞倖不減武氏之禍大人撥
亂反正務以梁公為法尚冀功成身退彷張良赤松
之遊尋裴度綠野之樂此則不肖之所以效報者也
遥望鈞慈無任懇戀之至謹頓首再拜

答巡撫殿陽公書

某謂同年之情古今有之古也同年在上而庇乎其
下者多今也同年在下而求乎其上者衆僕棄官二

十餘年窮居分定固不敢以無求自侈亦不敢以有
求自辱乃惟亡友湯憲副引之至廉極貧嘗為公之
同僚今其屍棺與厥父母等五喪不葬敢請公為郭
元振以成善政之一端此僕無求之求幸即以庇同
年者庇亡友也謹再拜白

擬死後謝絕賻奠書

奉也生無益於親朋死有慚乎賻奠乃從小學以父
喪致客為非亦讀魯論以奢易浮文為戒爰自六旬
即立治命待後一殯堅却來儀遂平生廉簡之情率
古人儉戚之禮若兒孫違我者我必怨而恫也惟爾
子聽予焉予其笑以瞑乎

對

對屠少保劉冢宰

正德己巳
上命少保中執法寧波屠公朝宗冢宰鈞州劉公志
大會同考選御史予以進士預焉二公以選中姓名
各加一點而於予特加二點屠公獨呼予一人教誦
復命語音注眷尤篤予愀然跪對之曰進士荷蒙顯

擢榮幸寔多但某自少失怙老母孀居止某一子若
為御史出差則恐違母之養况愚性鯁直若為言官
犯上則恐貽母之憂若以今之時事而畏禍不言則
恐負朝廷耳目之寄伏祈改南部使母子相依或許
歸田終養是明公厚賜也二公聽而喜之相語曰今
世青年有肯棄顯職而求冷官者若此耶遂蒙延譽
滿朝既踰月冢宰謂銓司廖公曰此子求南當與清
秩以遂其高於是補南銓文選主事

對守備太監

吏部驗封分撥吏役有撮鬮之例以息爭也有考選之例以尚能也著為定規莫之能改予在南都任驗封郎中時守備太監威震諸司諂之者幸其庇抗之者慴其殃一日饕厚賂訂名來索其掾史予移檄對之曰守備之道有二處變則守土而備寇處常則守法而備姦吏部百法之宗也守法者先亂其法可乎吏人百姦之椎也備姦者先披其姦可乎公無以朝廷之柄作威於君子而作福於小人予無以大夫之後諂從乎權寵而改廢乎常職由是太監諾諾聽之本司撥吏如故

弔丁令威宅對伴客

古稱丁令威作仙化為白鶴集遼東華表柱吟一詩而去但莫考何地何時人而其遺宅與丹井乃在蘇之陽山及考姦臣丁謂蘇人也自以為令威後故好鶴人呼為鶴相然則威果蘇人耶予於嘉靖戊戌重陽遊弔其宅伴客曰子亦居蘇又寡嗜慾而好山水飄然仙風矣無乃威之裔乎對曰非也客又曰唐有丁公著為蘇之大賢穆宗召居禁中諮謀治理許以為相著固辭之歷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卒贈尚書右僕射且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於色四十喪妻終身無婢妾子於斯二節酷類焉無乃著之裔乎對曰非也蓋予上世無譜牒今於蘇之三丁但當以作仙為幻罔以姦臣為惡臭以大賢為師法設若崇韜之認祖則與禽獸奚擇焉客曰韙哉斯對請錄為冒姓求榮者警

說

柴溪說

吾祖居尚湖之柴涇迄今百餘年矣逮吾兒健以小宗嫡長追厥祖創造之迹搆一堂顏之曰柴涇精舍示孝思也健每於堂中侍養竭力之暇請問溪之所以稱柴者何擬且責已曰不肖領大人之教績文礪行久矣而尚未有遺夫柴者燎焚之棄物也而擬之以自棄不亦負遺體乎予語之曰是溪也或謂柴姓所居邈不可究或謂吾鄉擅湖山田野之勝採於湖伐於山刈於田野獲柴甚富此稱者所以侈其鄉歟夫柴之功用大矣燧人以此開天地夫孰敢擬焉者

高子羔以柴為名且其愚不可及矣他如托迹於柴者杜子美之詠柴門元德秀之駕柴車而二公文行歸乎唐室之英賢其下則專業於柴者朱買臣為樵及年五十遺漢武帝位列九卿武行德為樵號一谷柴遺晉高祖位登節帥而二人之利達世俗榮之是柴亦閱人多矣今其閱爾也勉之以文行而俟之以利達豈曰自棄云乎於是健聽之唯唯厥男曰奕曰衮錄此說為家訓而世守之庶乎敬父亦敬溪有如徐積之敬石者云

後涇說

尚湖之濱一水直南而逝者曰柴涇吾遠祖以來世居之柴涇之北口一水西旋者曰廟涇吾父創居之吾今改廟曰苗斥謠祠重農業也吾叅妃任居苗涇之前滸余乃顏其堂曰後涇書舍而任即於涇上時竹數千竿構亭一座以為悅親之所每霽日承顏迎於觴詠其中頃見予樂於文字因敢請曰大人所謂後涇者願賜訓詞以增地勝乎惟鄉俗於水道混稱曰涇且涇而曰後特指其地向之偶值此於名數一無與也盍借其義而廣之乎蓋濁涇清渭二水之定名不容混者也水皆如渭之清則鱗介百物靡所容矣濁涇則自西漢穿渠而溉田之澤利養萬古若民謠所謂涇水一石其泥数斗則含弘之量藏垢納污象之者足有容矣而況又以後自處乎後也者徐行而遜避之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邵子作詩戒爭先之徑路取近後之語言後之時義大矣哉任也孝弟勤儉可謂無忝予以其察於物而果於事也故曰容曰徐立說以授之說既成嗣孫言高錄而鋟梓以永彰乎家訓

六孫字說

裔嗣謂之奕葉而再傳則以長孫為首予是以名之曰奕字之曰宗裔欲其盡裔嗣之職也裔嗣之職云何孝弟以立身勤儉以立家是已次孫名奇奇者志行過人然必得乎中道而後可是以字曰宗道又次孫名衮衮者至貴之服然必德稱其服而後可是以字曰宗德又次孫名言言箴有云非法不道是以字曰宗法又次孫名產產即恒產貴乎善守之是以字

曰宗守又次孫名高凡好高者不知謙巽之可保是以字曰宗巽夫所謂道所謂德所謂法所謂守所謂巽者又云何亦惟孝弟以立身勤儉以立家而已茲二諮者得之則不勝其福失之則不勝其禍夫常情於善惡之辨知之者鮮乃獨不喜福而懼禍耶夫惟喜福而懼禍則祖翁之說庶乎諸孫之唯聽矣嘉靖庚子十月朔尚湖一叟書於種德堂

釋道山居說

山水形勝之地皆為釋道之所居而吾人一無與焉

好奇者或病之不知彼乃異術也所居者必寂寞則可事虛無必崎嶇則可絕倫屬若與吾人同在平地則亦吾人耳抑豈惟居處為然哉其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皆所謂物各付物不相害悖也

附臨去詩三首

錄之以見 府君養深氣定雖瀕於危而弗撓云

欲入山待盡一首

我愛王楊孫裸葬親土魄我學司空圖入墓弄觴醼死生本常事俗見懵何識去〻廬山中父祖同一宅待盡倘不盡歸來叙姻戚大命苟弗延長笑脫塵跡俯窺溟渤涯仰探牛斗側茫茫者乾坤隨處我歡適

別六孫 燈前作

六孫侍我前悽慘曷忍別祖孫義雖拋生死理不滅我匪兒女態瀕死氣猶鐵爾輩各賢能祖魂泉底熱

別緜居小樓并孤榻一首 絕筆

小樓 王粲跡孤榻管寧心二傑英風遠相隨共古今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八終

我
高祖南湖府君以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舉進士歷
官銓曹孤索自處見媢嫉留遂拂衣掛冠退隱湖
上結廬以樂山水閉户以著詩書堅卧里中陶情
物外亦五柳歸來之意乎遡其生平述作有閱史
迂論四卷五經四書臆言二十卷通鑑賛斷四十
五卷悉用梓行詩文則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二
帙留稿則太史矯亭方公督學方山薛公序而刻
之逸稿雖業已成帙尚未鏤板迄今皆已散亂不

復統彙夂之未免有遺失之虞不肖編其次第去
其重復補其文之遺者正其字之訛者合録二稿
集成一帙請諸名筆選摘較訂并乞序跋分類付
梓庶幾有成敢稱不朽云
皆
大明萬曆癸卯桂月穀旦　玄孫汝寛百拜謹識

先吏部文選小序

不肖讀先吏部文選而不能不痛悼我先君也當
武宗朝先吏部弱冠聯掇巍科例當授北都臺省司
天子喉舌而念切省親乃辭不受受南中銓部主政
未幾而陟正郎旋以朝列大夫拂衣賦歸來當是
時也我吳郡冢宰陸公於先吏部有渭陽之戚屢
以温言相諭謂旦夕還
朝可膺不次之擢而再四懇辭確不可易無何而宸
濠變作

國家興靖亂之師陸公亦不免於禍一時中外諸公
未嘗不服先吏部之鴻冥為卓識也自是益訂盟
泉石謝絶塵囂惟以著書立言為本分内事遡其
生平述作有閱史迂論四卷五經四書臆言二十
卷通鑑賛斷四十五卷悉用梓行詩文則有南湖
留稿南湖逸稿二帙留稿則太史矯亭方公奉常
方山薛公宗伯昆湖瞿公序而刻之逸稿雖業已
成帙尚未鏤板我先君廩生含華公獨以承前啓
後為己任自制舉義以及五經子史窮一生之力

罔或告瘁而屢困場屋即制作盈笥弗肯付梓乃彙先吏部集命不肖合録二稿訂成一帙先君復丐吾邑直指蔣公先業師督學使瞿公婁江相國王公續序於後至今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南湖先生者蓋我先吏部大半以服官蒞政之精力肆志於著作之林三不朽盛事儼然居其全矣端謬司民社無片長無寸豎而獨以先君子之苦志未可晦而不彰因忘其拙且陋以述其大畧焉夫尚湖之南山水秀麗而今寄傲山水者何人草木欝蔥

而今茂對草木者何人即先吏部之遺編尚在諸名公之手筆若新而今撫遺編丐諸名公者何人此不肖讀先吏部文選而不能不痛悼我先君者謂此也然則斯集也其以永先吏部於勿替也夫其以識先君於不忘也夫

旹

崇禎己卯季秋玄孫孺端謹識於剡溪公署

丁南湖先生文選補編目録

擬古樂府十一首

南宮風雨行　俠劍操

刺木詞　同被曲

義夫行　雉朝飛

提甕曲　絶交歌

兩逢行　古良朋

結客少年場行

近體樂府六闋

瑞鶴仙　千秋歲引

醉花陰二闋　調笑令四首

風流子

五言古詩七首

感懷節録三首　過鄉縣謁孟廟

讀漢文選　得曾孫祖庚等

七言古詩一首

插秧詞

七言律詩四首

丁南湖先生文選補編目錄

甲申生旦　夜遊閶門
送胡郡伯可泉　西庭木石
四言一首
雜興
七言絕句三首
自述三首

丁南湖先生文選補編

擬古樂府

予好為樂府惜前代諸題多不關風化乃闕如編題切於民教者次第為之亦倣楊鐵崖李西涯等例但愧追古之難耳

南宮風雨行

四七龍關産英傑恢復炎劉莽隨滅餘威更欲討王郎路入南宮險傳轍荒村離亂遂風雨道邊空舍闃無主帝躬棲托慘彷徨馮異追隨備御禹禹爇火帝抱薪帝對竈衣且乾異乃進麥飯帝餧饑之頻倉猝農家弟兄誼閒關客路父子親明日龍姿登寶位鄧馮諸子收奇勳上廉猶屈下廉爭三十二侯綿世澤自從周武封功後惟有雲臺冢魁德君不見韓信魏徵迄趙普是非喋喋盈今古

伏劍操　王陵母

妾身事夫夫已亡妾恨未亡亡欲急妾教孩兒忠事君事君不忠妾之責妾此情何慘迫項王不識劍神識嚼爾劍收我魄堅我兒心報漢德妾死從夫妾責塞

刻木詞 淡丁蘭年十五喪母刻木供之

母形先刻兒心裏但欠眼逢悲曷已重將此木刻從心
心眼相將逆母喜蘭年十五小兒啼呼木不應攙不起
兒心無奈啼將哭號叫娘魂過鄰里

同被曲 漢姜肱

尺布尚可縫伯淮字肱一被情義濃仲海共季江同同被
如同母腹中夢相牽覺相挈寢外氷霜不敢寒讓我弟
兄情自熱安居患難均此心此心如向床頭結君不見
爾伯爾季遭賊鋒賊將斬伯還誅季二賢爭死賊鋒避

彝倫萬古照天地

義夫行

君為義夫貞且賢繼妻之禍知之先古來久廢七去禮
却教此禍相纏綿殷高宗殺孝已尹吉甫殺伯奇並聽
蛾眉譖兩冤天地悲曾參傑道卓有識愛子情深無再
匹丈夫守義從茲始亹亹後人多效德王駿立言曾子
是法朱暉碓見繼妻敗家少府芳聲千載慕南陽直道
萬口誇楊仲東配弗續酒色財三不惑管幼安隱遼東
絕史偶成孤忠後來亦有丁公著四十喪妻終不娶嗟
嗟賢範每如此咄彼昏淫誰肯悟君為義夫樂且寧凝
神養性百福生憶昔齊眉偕老約空房獨寢悲復驚乃
惜莊周何放誕鼓盆歌詠斷絕糟糠情

雉朝飛 太白退之皆指牧犢子之作是洋洋絕唱矣今據揚雄則曰此謝乃衛女傅母作也楊廉夫以為牧犢之歎不如衛女節義尤可尚予乃賦此以補舊樂府之缺云

雉朝飛情可憐衆知牧犢苦誰知衛女賢衛女諾齊齊
子死女歸齊氏哭其天終喪不返衛即死葬夫塚聯魂
化兩雉跟蹡過麥隴悠悠此恨無終期彈絃宛似雙悲

啼

提甕曲 鮑宣妻桓少君

昨日綺羅裝今朝提甕汲提時一片勤苦心相夫教子
勳名立勳名滿漢朝抗莽翊光武鮑宣三世傳忠義功
出少君非小補 子永孫昱

絕交歌

君不聞劉峻絕交論五交歷歷成三釁君不聞杜甫貧
交行翻雲覆雨心胆驚兩賢逝後俗逾薄甘醴轉眼財
虎惡請君謝客掩柴門養拙守身遯林壑

兩逢行

四路千人裏英英兩俊髦平時不識面一語死生交

古良朋

古良朋心神同死生范張訂結泉下盟古良朋榮名同黜陟雷陳堅誼勝膠漆古良朋子孫同庇宥山濤薦錄嵇康後吁嗟古道今曷聞翟公門客仍繽紛客心搖搖似飛鵲乍見東趨又西逐

結客少年場行 此題始於鮑昭曹植今又按後漢書蔡遵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乎故詠遵云

莫謂結客難田文得客度函關莫謂結客易翟公客散不復還何況少年場紛紛遊俠子買妓洛北門販馬秦東市誰作田家狗與雞誰向翟家生與死獨有蔡遵多上客道義相將斷讐隙聲名從此著東京功入雲臺與漢室君不見奉公憂國祭征虜感悼臨朝遇光武

近體樂府

瑞鶴仙 端午家燕付長兒鍵

黃梅時雨歇韻看樹杪薰風句綠陰圖結叶榴花赤如血叶映枇杷金色句高低林末叶倉庚弄舌叶和水田

豆農歌四徹叶喜諸孫豆竹馬歡迎句共報小筵開設叶〇堪卹叶流光如駛句撫景舒懷句又逢佳節叶清尊酒冽叶蒲香嫩句共芳潔叶我佳兒拜舞句亭亭如玉句正好讀書觀律叶趁年華豆杜跡田園句做成英傑叶

千秋歲引 五十四歲生辰

雨滴淙淙句風飄習習韻一度雷聲乍驚蟄叶烹池畜盤列膾細句當園韭饌供芽茁叶歸亭臺句速姻戚句共歡集叶〇時歛也沾香稻粒叶身退也穿紅羅襲叶

老景駸駸逼人急叶回頭少年繞頃刻句霜毛種種蒼顏摺叶玩雲山句笑塵世句詩盈笈叶

醉花陰二闋 端午作

佳節年年烹百粽韻蒲酒開新甕叶倒橐買江鰣句紅杏黃梅句攀摘林梢重叶〇草堂白髮歡聲動叶繞膝兒孫衆叶小席辦家常句薄醉酣酣句半午池塘夢叶

歲歲端陽農事動韻滿地分秧種叶俛仰好邨居句鼓吹詠平句留得清官俸叶〇綠楊門巷黃鸝哢叶客去花陰送叶閒想舊簪纓句白首顛危句贏得淒涼夢叶

調笑令四首 山亭獨酌

甘雨韻甘雨疊滴瀝床頭小渚叶曉來綠陰鳴禽平換勸我閑情淺斟平叶斟淺仄換斟淺疊暮景從容遊衍仄叶

其二

頑石頑石一片小山蒼碧幽居抱膝斜陽笑傲人情短長長短長短生世百年誰識

其三

危坐危坐細把古詩酬和有時杖策山中雙鬟飄來暖風風暖風暖傳遍豪家歌管

其四

春暮春暮可惜遊情懶惰穩棲白石清湍笑擲青年好官官好官好林下幾人歸老

風流子 遊若作

湖濱日影酣句黃梅過豆農事久關心韻想陶徑曲遵句郭巾低墊句納涼幽處句散髮閑襟叶恰逢著句畫堂開綠野句朱棟瞰清潯叶鷗鳥訂盟句竹林尋約句板橋松老句山塢苔深叶〇薰風徐徐到句衷情却添暑價抵千金叶無過夢醒垂釣句碁罷彈琴叶誇談比並了句輞川摩詰句江村杜甫句誰古誰今叶巴得百年強健句時醉花陰叶

五言古詩

感懷節錄三首

梅花性幽姿暗香擁獨妍詩騷紛採錄此獨被棄捐一從除何起萬口翕從俤物物守時至不守誰爾憐

其二

亭亭牆畔松挺挺林外竹栽培數十年矯矯映林麓遠望𣗳蔥蒼孤標邁塵俗高風或激之清音動川陸豈云不將平能以其節鳴春榮豈不豔銷歇絕無聲

其三

汎寥秋氣清淅瀝秋聲慘消以凝孤懷慘以興百感動靜與秋俱此心復何欲心神在吾道經史日披攬

過鄒縣謁孟廟

七篇闢乾坤一廟重海嶽弟子百年心來鄒恨不數緬言追厥靈聲容儼非邈浩氣凜峥嶸義辨炳卓犖宛隨章丑徒俾道羞末學

讀漢文選

選述凡五代楚騷亦兼并胡然獨稱漢且待漢人輕高祖大風歌斥為雜歌聲漢儒惟董子漢臣惟孔明天人策古雅後師表忠誠置此不屑採所採奚其精娟娟浮豔體齞齞姦叛名衰俗延相是蕭統習性成東宮富詞容華舌紛縱橫統也三十殀惡能秉文衡應知選述謬改作須賢英

御曾孫祖庚等

耆歲御曾孫與我皆庚子歲呼曰祖庚應聲侑余喜四代天運周花甲互起止人雖嗣續繁奇遇鮮若此繼之屢添曾湯餅會不已賢愚杳難期祭掃聊足倚堪憐曾祖翁世上罕有幾自重復自修隱德效綺里

七言古詩

插秧詞

小農十五學插秧壯農獨插一畝長左手攜秧右插忙一插六莖成一行毎過一行一退步退步頻頻泥沒袴腰疲頸倦足背酸餉酒不來秋水寒主人勸道急乘雨秋到多收不負汝

七言律詩

甲申生旦

自壽詩題寫甲申青鬢忽已二毛人著書年月從天與

對酒襟懷逐日新出處四朝清白吏浮休百載太平民
蓼莪遺恨難消雪罷匆全歸報兩親

夜過閶門

秋風吹過閶闔城晚揭蓬窓倦倚肱一棹雨聲三五酌
兩溪人語萬千燈管絃何處花邊起樓閣頻年水上增
白髮勝遊堪自奬山塘夢曉擁青綾

送胡郡伯可泉

文章政事胡邦伯安得百年常守蘇令行風物挽回古
詩滿水山增重吳官誰竭力肯如子民盡感恩能似吾

明日漢朝徵霸去好誇同榜已公孫

西庭木石

常傍西庭木石居掩門清晝却軒車林姿遞馥春光午
山骨洗鮮朝雨餘樹老作廬容鳥宿泉清蘸筆剜苔書

回文

坐深渾忘斜陽暮楊柳絲絲月滿梳

雜興節錄二首

畫軸單懸壁詩編滿貯樓暇日多高興勲名比浪浮

其二

覆傾多斸眥閑見歷平生碌碌空人世穹蒼自否亨

七言絶句

自述三首

廿一史評遵孔孟十三經說紹程朱未知不朽應何似
且莫庸庸負此軀
幸如陸賈有多子叨比朱暉無繼妻慈父義夫收晩節
百年人品不曾低
肯死劉伶隨短鍤聊生杜甫托長鑱二賢達見超生死
教我先幾遯碧巖

家藏留稿一冊縉閲之下得詩句之極佳且有關先大夫一生品行者嘆為絕唱而視文選中未能盡載因細為校對方知所遺佳作什居六七恂目眩神驚如遊寶林如臨珠淵自揣力微不能全梓補錄詩詞一二附于文選之末東務之責則恂任之欲以見先大夫之人品文章冠絕今古若合二稿而全梓或另選佳本則姑有俟云雍正元年孟冬 恂謹識

南湖公為我第三世祖樂愚公（諱煥一世祖子敬公次子仲立公之三子）之玄孫樂愚公于甘拙老人與我四世祖簡齋公為同母兄弟（長甘拙公諱埍 三簡齋公諱垕）李文安碑記稱丁氏之盛實自公始即南湖之曾祖也我族自子敬公（諱勖）始世居柴溪（以柴水相扇得名附近有丁家港 在尚湖南為至羅墩所經之路）我支則於嘉靖中避亂分徙福山塘履遷而北南湖之後亦有分遷東湖南蕩渠等處者族寖渙矣南湖公著作傳本不概見甲辰秋始得吏部文選於海上乃萬曆間公玄孫含華公（諱汝寬）刻本也又從菰里瞿氏讀七世孫又懷公（諱恂）修補本勘之本出一版但卷首已刻去宣城梅守箕季豹選一行題玄孫孺瑞編輯全弟汝遷男鳳男騏訂而易姑蘇為古吳多補編一卷係又懷公手輯集外詩亟錄之以附卷尾又別得無膠公（諱孺瑞）小敘兩頁亦後來增入者併裝入冊可謂完矣公之逸稿未刊行留稿已不可見（余家僅有張定鋆選鈔本）僅僅撫此遺集得覘宗祖手澤之一斑我子孫可不永寶於勿替乎己未元宵族孫蔭謹識

公服像自贊

嘉兮者幞袍兮者服朝參朝望謝　恩俯伏納祿進階金緋煌煌渥然壯容以綏後福　録瞿氏藏殘稿

我昔入邑庠同輩廿五人中間三進士先捷者青春我昔登鄉舉同邑惟六人中間五進士先捷者青春　迪泉閣

皇明甲科每戊辰年常熟進士惟一人此定數也洪武二十一年惟施瀕正統十三年惟吳淳正德三年常熟會試者三十六人衆議曰人雖衆然定數一人耳始驗之並悶榜果惟余一人

丁南湖奉記

正德後第七戊辰嘉平月族孫鏊補錄

重修紫涇菴記

尚湖南隩虞山屏幅青龍夭矯白虎蹲伏巍巍寶殿赫赫僧居金碧輝煌香煙馥郁吾佛吾神保民生福菴既綿遠紫涇吉日創者在前整者復續聿屆聖修海輪私洪修徒慈光繼志基葉擴然規模特竣功獨松柏青青芳石永肅松柏丸丸碑文歷錄瞻此碑文後來其毅於斯萬年宜邀厚祿

乾隆歲次辛巳五月吉旦

比丘尼妙智敬立

明吏部南湖後人丁思撰

丁吏部文選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丁奉撰奉字獻之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著有南湖留藁南湖逸藁此集則宣城梅守箕合二藁選輯者也凡詩四卷文四卷而詩末附以史贊文末又附詩三首體例頗爲叢脞詩文皆未成家史論二卷亦大半陳因之語

漁石集四卷

〔明〕唐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漁石集四卷》提要

唐漁石集序

漁石集者總制軍務兵部尚書漁石唐子虞佐之所撰也唐子廵按雲南江西提學陝西學憲山西淮上及今凡若干年其所爲詩若文皆是乎類陝西提學僉事鳳泉王子惟賢因刻之以傳謂唐子者宜序諸其首予讀是編所載爾雅正大涵渾可與今昔名家頡頏上下世儒摹倣摽竊僞中臆得於萬一者自難儗倫也唐子嘗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非誠哉知言者乎今讀其所作樸軻本於左氏而無隱僻艱澁之習議論有於董賈而有盎柔簡重之致然其歌吟篇什又言不下帶道罔不在固不徇上法漢魏中契盛唐而後善也唐子方將以功業左右昌時上修方叔召虎韓范富歐之蹟其文章緒餘又復若是豈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邪緝文之士當自有以識之士有體有用若唐子者可也

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既望渤西山人康海德涵序

鹿泉石集序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遐肌淪久不作入我
天代全風大氣郁為人文洪武永樂間明渾雄雅迨
至弘治鴻化洋暢延于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
質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雖林出草廬
窮捿之士亦能高善鉛槧而况公卿大夫委蛇
廟朝意昌情達者乎然而英華翹炳升堂即奥者亦
未嘗不澗希難遘也蓋性靈形則仁義藹如蹈清者
言粹業良者語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餒澁瑕病紛
紛矣或曰率意比造卽可以文乃廢懈羅六籍目左
記爲良淺以騷選爲雕靡耽就觚爲細習豐兆衰𢽾
一切捐置又何以鎔貫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
哉且不需其成不出於勉強拾襲綴猶提挈而爲之
夫之武鮮不蹶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於尼孟屈
賈馬遷登遊觀覩廣遠是以宜之利際富如玄黃無
所不有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
哉不其難哉若我大中丞瀛石趙公少階賢儒文藝
骨公之學卓然脩舉以進士起家令鄒城
兇擢監察御史累遷大司馬今方兼右都御史總制
三邊云所至道隆政光焦勞濟務康蘇元元以昭洒

天子聖澤弭驁悍虜是以中鬱心浩然成詩若干
武金通合訓典公之學底程下經而非遺群家自書
人所傳靡不合計尤獨專於西京故機肯翩翩乎來
矣所傳記序雜著若干首逸健豪峻多類子長詩之
形於賦賡若杜甫而興格近張九齡諸能哲和樂新
語無庸鬱之響然皆章妥字安蹤究堂奥若草木之
發足而敷榮也若烟蒸而霞蔚潤而雲也言公之覽
跡吳越則攀金華洞巖嶸巖灘錢塘雲南則求金馬
碧雞滇池麗江江西歷廬山鄱陽陝西陝太華終南
問風漢故都山西遵恒山五原南淮北燕瞻二京宮
闕山川麗奇邊鎮則沙塞之遐曠長城之連紆關堡
之險嶮分蘭大河之縈帶皆獻觸歸眺宏肆胸府故
舒豫鷹揚振慨瑞落屬采無方旨度深逸者皆九州
焉之助焉也觚生省曾陋伏巖穴仰景公名素勤令
友人白禮貞夫使軺歸自關中致公意言俾效
役若公海內瞻望文章宗門雖不才猶宜鋪頌
盛况命之乎此所以忘其賤鄙而為若斯文也
嘉靖甲午冬十一月吉日五嶽山人吳郡黄省曾撰

唐漁石集目錄

卷之一

記

重建伏羲廟記　文武成康廟記
蒲城修學記　韓城修學記
徽州修學記　董子祠記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邠州文正公祠記
杜子祠記　重修節孝祠記
正學書院續記　大意亭記
張先生鷄菴祠記　祀德記

遺愛祠記　遺愛祠記
偶然記　狀元題名記
崖嶽精舍記　平田記
重修清軍御史臺記　按察司題名記
屯田分司記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西道記
軍器局記　固原兵備題名記
漕運府總叅題名記　重修察院記
同仁祠記　增修浙江貢院記
消山晦別記　兩厓記
封紫亭記　遠老堂記
氷蘖軒記　月湖記
渭川記　東軒記
栢臺秋月記　菊圃記
徽齋記　寶穡堂記
容堂記　鶴洲記
港塘記　順貞軒記

卷之二

序

國語序　小學集解序

送徐子入覲序　送兩山入覲序
二忠錄序　表忠錄序
循吏私錄序　鍾氏家譜序
隴西汪氏族譜序　吏部獻納稿序
正學書院志序　送陽明先生還朝序
馬蹤志序　驄政志序
督府奏議序
贈司馬荊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督府奏議序　恤刑疏草序
呂梁洪志序

送徐用先督學河南序
贈王公壐庵遷秩序
贈李東渠巡撫寧夏序
送王濟川任雲南叅政序
送姚廉夫任天津兵備序
送劉遠夫任四川叅政序
送孫燮卿任四川叅政序
送毛繼賢任四川叅政序
賀劉七峯陞陝西布政使序
送潘伯和任山東布政使序
送韓秀夫賛畫軍務序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送王壽夫任金華序　詹氏族譜序
歐陽文集序　送姪汝承之任序
守明續紀序　道德經正解序
何仲默集序　西行小稿序
盧師邵集序　優詔榮歸録序
三邊四鎮圖序　王氏家藏集序
送周公約菴總漕巡撫江淮序
楓山賓紀序　西行紀序
西行別稿序　雪洲集序
瑞芝卷序　緒挑圖序
卷之三
雜著
月塢擬人問答　題兩疏後解
令尹贈言　觀泗州續志
遊慈恩寺題碑　忠文公像贊跋
忠節公像跋　表忠傳
聽蓉先生傳　野江傳
惡人傳　吉慶傳
崇陵像贊　仁壽篇
執法篇　清議篇
東明篇　求文述
方節母述　易經大旨說
子乂字議　南崗說
疊庵說　楓岡說
晴原說　誓神詞
禱雨詞　賽神詞
祈雪祝詞元日有大雪之應
謝雨詞　過清浪祭大父詞

楓山先生行狀　五泉韓子墓表
明封戶部主事呂君墓表　祭蘇郭南大夫文
哭門人張之渠文
祭王淑人文二章俱代作
郭㯋菴暨配吳安人合葬墓誌銘并

卷之四

五言古詩

五月桂花
斗湖書屋登山聽風對月講學懷友倦遊
書宴坐八首次于中韻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鉛山祭院後圃多竹中結亭下有池涓涓然
次國華道長韻
次陽明先生遊青原山韻山在吉州
送石崗進

萬壽表　送王舜夫還　朝

南浦
增太微山人太微山人負弗給于養才弗究
其用故勉之如此云
送李拱元歸田

榮壽卷為周宗化僉憲題
關關圖　贈陳省齋赴　召
送崦嵫山人巡視茶馬報成
長淮行送張員外還金陵
歌風臺　送郭侍御歸　朝
鷺沙　送華子謝病
贈張子録刑
送莞湖年兄赴通政司參議任
送呂子從貿
秋官盧子言別為賦清河篇

送戶曹張子汝功還金陵
進士胡子進之剛直廉潔部內賢士今茲令
蘭谿餞之滸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鳳陽
送地官袁子伯聰督餉濟邊事竣報成
廷獻翟子拜山西參政作甘棠篇
壽舅母鄭安人八旬
贈秦生時大虜十萬壓境烽火方舉陝諸司
有地方之責者皆驚怖按轡弗至秦生藩
乃挽長策蹇直冒險阻展候轅門高義可

壯也因其旋贈之以詩
胡不歸二首　送郭行人之
贈汪白泉按察雲南　壽樊僉憲
鷓鴣篇半洲蔡公膺　簡命出鎮全廣
大者尤在綏定安南爾故作別言
事獨諄諄然不憚煩辭云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判滁州
思椿
胡道長鰲出按河東為賦河水行
西王母蟠桃圖為友人六松子賦

嘉靖甲午之夏傅子國昂以行人出使關西
過予轅門高誼奕然而別且年餘矣茲
東良晤甚歡也傅子尋拜侍御史建節而
南作憶昔行
禮部郎梅臺曾子蔚然有慕古之風與予為
忘年友日者予出治邊梅臺送之詩甚
壯烈尋梅臺引疾還別且六年又胥會于
京師朝夕過從懽甚而今梅臺象議浙江
于其行也以詩後之致厚望云
壽介所翁七秩　應臺行為傅侍御賦

緋[illegible]白鹿圖為古潭道長賦
雙泉吟
送侍御史白坡何子領郡之吉州舟次蘭皐
為賦螺溪吟螺溪吉之溪也
晴川為時若思賦
憶昔吟酬張秋官石川子
贈適菴大夫得謝歸山中次包蒙泉韻
林烏吟為葉節婦賦　氷蘖吟
送吳子幾之雷州幕府
龍津子知信州引疾言旋艤舟蘭皐過山中

論舊誼椎雞炊黍浮觴而酌之為賦如何
吟四章
慶源堂為松皐先生賦
世芳樓為松皐先生賦
送文岡黃門奉母還鄉詩
送寤泉陸子令宣城

七言古詩

棠陵歌至破屋歌為和二首屋在雙馬莊巷
窓曰見樹亭曰籠鶴皆棠陵自名
開先寺次陽明韻二首

見素公會宸濠反特薦胡儀遣陽明公以賍
軍威陽明公非其忠義歌數之爲和此
明妃篇　并引
西厓行贈朱侍御廷立次崆峒韻
去年九月秋往廣陵時户曹揚子益夫來謁
舟行急乃弗相值怏怏不已而今五月楊
子督漕至仍會于廣陵舟中竒矣于其别
也詩以贈之
紅石峽歌嘉靖壬辰七月既望提兵登峽鎮
守趙中侍月賓于中丞在焉

得勝坡歌坡在隆德縣西二十里嘉靖壬午
春予方督學政夏四月二十八日由靜寧
之平凉校士道經坡下見胡虜一群哱躂
坡上吏卒駭怖逆去從者惟通判張祚與
諸生數十人擁輿而趨虜亦不敢逼壬辰
秋來總制邉務甲午春二月十七日往甘
肅覈勘夷情再過坡下郵夫指曰此往年
軍門遇虜地也感而賦此
一丈紅歌開府羅植葵花一本色冊長丈餘
矯矯特立爲賦一丈紅

凉州行套虜亦卜剌一枝遁海上爲穴呼曰
海虜西域土虜番回夷占據哈密城此皆
邉陲之隱患也
玄鶴歌　百歲歌
直氣歌　後屏歌爲盧諫議賦
五言律詩
桃源宮阻雨　長沙道中
察院中有草亭春山所構公暇小憇其間
登太華山　雪
石池　夢漁

除夜二首　聞烏
聞禽言有感　鶯
雲南察院草亭漫興三首
黒龍潭　雨得鳴字
五月朔雨至望止病次見月四首始喜而終
感焉　十六夜月鷄鳴雨
雨懷三首
會請桂洲先生于貢院
桂洲先生過臨次韻
遊登圓通寺次崆峒韻

邪行　即事

別澹菴　別絜齋

遐思　鶴野爲郭秋官賦

次陽明先生遊玉笥山

吉州察院見菊化　冬至

病兒　夢漁酬棠陵子

羅溪舟中

次黄太常蓮峯林君韻二首

冬日

太史日　北行弗果詩至約春初于南

浦論別用韻勸之行　新構面鈐山甚奇

正德辛巳正月十二日偕白浦南雋飲于陽

明公處郎慕張燈因作十二夜燈詩

雋溪爲南雋希會作

止弋陽行臺時鵝湖大學士先生來訪陪遊

溪寺　螺川夜行

溪亭小憩　金城寺

韋曲　薦福春宴次彭衙韻

薦福春宴平田不赴投以詩次韻邀之

輞川春雨次彭衙韻二首

灞橋

終南山次滦江中丞韻

望仙遊院 仙遊在終南山西三十里勝地也

咸陽渡渭　邠州

景隆池俗呼九龍池唐花萼樓沉香亭基俱

在焉

再安薦福每歲春三司會請鄉士夫于此初

至猶行之後亦漸落莫矣

驪山　華清宮

新豐市鴻門在東繡嶺在西

華山　謁郭汾陽祠

謁韓文公祠嘉靖甲申季秋十九日宿于禊

糊鄠亭月光翁習清風泠泠乃夢周旋揖

遜于公之前公款款與語明發行十里秦

嶺巍然則公祠在欽祇再拜宛如夢中夫

豈偶然也

鳳翔　岐山十里外有周公廟

岐陽道中懷康對山　汧陽

隴川　關山

寶鷄曉發宿東河橋　棧道雨中

郿塢　鳳縣
護江　褒城
子午谷
洵江關中皆陸路漢水通舟
哭泉在宜君縣東三十里姜女抱夫骸哭于斯渴且死泉忽躍地而出迄于今存焉
中部謁軒轅廟軒轅死葬于橋山廟即在焉
梅柯山杜甫遊春處也距鄜州三十里中有祠
三川早少陵故宅蓋天寶之亂少陵寓居于
斯宅廢凡久惟遺石碣字畫亦滅沒不可識矣
白松樹在鄜州開元寺而今亡矣州志中之載
合水　邠莊驛
子午嶺　鞏昌
秦州二首　太昊廟
伏羌本羌地馬援征之始服獨馬　故書坪渡渭
西和　兩當生員二十九人私貌甚茂
紙坊頭郵亭　張果老祠
臨洮道中金城之地正在此王壘借用盂雄
于玉壘云爾　臨洮
夜坐一首積石江名禹貢曰導于積石是已
摩雲嶺在府之西六月亦雪不消

涇州時虜大舉開府不發一卒民間有開府
惟閉堅壁令公車誰上禦戎書之謠
望崆峒山山有玄鶴難得見幸而見之皆曰
奇遇也　白水驛
驛馬關驛　龍渠春水次平田韻
壽幸菴司馬
竹山卷予題其端矣南岡翁復需一詩以塡
末楮未有以應仲冬己亥之夜雪色虛明
映于几席清興泠然音脫于口久之始悟
曰固為竹山作乎不知也少陵興到輒謂
江山有助夫雪亦然
題款湖園亭次太微山人韻三首
次彭衙書院小酌
送幸菴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送王子平南令猗氏
送少華許子督學湖南
送蔣石庵赴湖南
送李廷章進賀
萬壽二首　送潘生沐赴試南畿
送朔地官行

送蔡子赴廣德州二首
送郭子分教翁源二首
友人民望拜官即致仕歸詩以美之
送李子朝獻任分宜尉二首
送門人方子恩令閬中二首
看雪
叅政曹子言别贈詩二章次介翁宗伯韻
送司空几山乃兄還蜀
送陳子道源任福安令
送鄉友金子鳴陽之閩幕

素菴為郭翁賦　送馮伯齊令來安
送章希周丞興化
九日挍詩邀主齋廉訪登高次韻二首
徐肅夫居雪谷中和藥脩方書因以自號為
賦詩伍什
月波為劉學官素予乃翁賦
夏夜望月　秋夜望月
壽趙德輝二首　贈吳子擴
桃溪書屋為開化徐子賦
豹隱三首為陳醫士賦陳初號汎槎山司空樸

翁為吏之
和樸翁元日喜晴　春雨獨坐
雪釣為明醫徐東山賦
題楊三新居
壽童後溪翁七十二首
壽黃六松七十二首　除夕
題趙廷綱塵隱閒詠二首
五言排律
送宋滸山方伯入覲　送畢蒙齋方伯入覲
龍渠大夫鑿土為室以遊憩焉名曰我舫山

齋蒙叟詠之以詩次韻得一首
送成君質大進　萬壽表
送太常蘇乙峯還朝
慈愛堂為太常蘇乙峯題
孝思篇為董子千里題
李參牧孟川湎翁為襄陵令生孟川既孟川
分守河東生子于襄陵為賦此
壽少師石淙先生五十韻
送儧運曹官高子還廣平　[illegible]
贊治堂　贈司寇欽阜先生

萱花　　書太中劉公六詠

金川閘

後樂亭又名城南池亭

竹泉為薛吏部乃翁七旬賦

綠陰為徐翁賦

壽封大夫怡齋三十韻

七言律詩

東坡寺一首次人韻寺在清浪道中

齋院梅開

登圓通寺圓通城中第一形勝予丙子夏到

丁丑仲秋之望始一登焉

立春　元日

上巳

送桂洲先生行二首次崆峒韻

桂洲先生投以詩次韻荅之

開先寺次陽明公韻

除日次磐川給事韻一首

送鄭少谷次梁岡韻

鎮西樓次遼翁韻二首

遊華山次遼翁韻二首

終南山次灤江韻　送劉進士豹林赴

大司徒質庵八十四歲壽次大學士石翁韻

送盧子汝珮令遂寧　送江涯王子還朝

送季希獻歸田　送李總制先生還朝

華清宮次仲默韻

桑澤山由屯田僉事提兵固原

遊近山園亭　遊薦福寺

送吉思邵道長

思邵道長得代者書喜賦詩次韻一首

遊杜曲園亭次張太微韻

送成質夫任山東方伯

送刑曹盧子伯紀　客次逢春次竹澗韻

扈從喜晴和韻三首

清河小酌荅鈴山先生次韻

文華殿　賜鵜次高吾司馬韻

春日　駕臨西苑視穀諸公陪祀次亭溪學

士韻二首

送劉子克寬分教武原克寬郁城人

送涔崖中丞巡撫延綏

伏鉞三邊涔南中丞贈之詩次韻

預望城　三友軒
巡邊次晉溪司馬韻　崆峒
王母山
諜者云虜忽驚怖引營去二三百里次東濠同韻　從
諸生較射于演武場時有雨
捷音嘉靖甲午之秋虜衆十萬餘騎踰邊壓
境予檄固原寧夏延綏軍夾擊之固原總
兵官劉文部下斬獲一百二十七級寧夏
總兵官王効部下斬獲一百三十級延綏
副總兵梁震等部下斬獲一百九十七級

詩云一月三捷幸獲靚於聖明全勝之時
賦此以昭其盛云
紅古城哨卒報賊兵徑奔紅寺兒出境不犯
固原父老來謝賦詩慰之
紅古城哨卒報虜退走回人靳春說虜擄掠
無所得將自已馬殺食又相驚說官軍如
何這等勇猛乃連夜徙營
臺上標有數本地寒開進問安厓中丞至
催以詩
甲申立春日出關提學治兵寓關中凡十年

感而有作　園公贈菊兼黃紫
雨花臺和鉞第韻　內閣盆荷初開次韻
和二老重陽游邵家園三首
喜雪答五華翁　贈雲川画師
壽東峯何翁八旬二首　上巳二首次司空樸翁韻
中秋賞月時新霽次司空几翁韻四首
五言絶句
感懷　漫興
過王山　題蓮峯林君
說經臺臺在終南山　梁山

種竹　聞雞
中秋月
七言絶句
登三峽橋次白浦韻　寒食二首
聞禽言有感二首　扇景
塞上曲八首為邃翁先生賦　巨浸卧虹
瀲紋漾月　山意栖霞
中洲漁火　南嶺樵歌
漁石集目録終

記

重建伏羲廟記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乎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綸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歟上古之世大始初分典彝未備民物職職俗居居吁吁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天下之能事畢矣文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

皮爲禮而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絙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敘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敘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巍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文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卽古之成紀也帝實生于斯而遺廟蒼蒼然而在其來遠矣頹圮制僻陋風雨震凌芻牧往來而牲

[illegible]遺文大典稱祀典先是巡按御史馮[illegible]雍許[illegible]先建議畜聚材用荒並基址期撤而新之未[illegible]年而代矣嘉靖紀元明年巡茶御史陳講重修歷工而石而作巡按御史盧問之既成茂先世典申飭事而分守之布程督之令嚴省試之法工是以用忘論爲魚爲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治是故皇后稷之祠皆成曰重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稱治而況繼天地開闢之功啓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貌聿新而宣固之大節焉揭爰臺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肅厚化有章也諸

君子於世弘矣乃于是乎特書之分守參政王教分巡僉事姚文清咸贊綜理之文法亦得書

文武成康廟記

美哉洋洋乎文武成康之德穆若太和文若日星然而豈其基乎夫豐發源扶風經流咸陽而合于渭鍾靈川之靈萃天地之和禹貢曰豐水攸同是已周自古公去豳踰梁止于岐下始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既文王伐崇遂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逮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于成王歸在宗周康王成周[illegible]維豐是都龍小子哲敷[illegible]升咸陟之[illegible]

□哉京莫其精异邪雖其居雷霆于其形未嘗不
夐同王者之迹在茲也哉自昔咸陽西南十五里有
文王廟密迩豐溪或曰後東以載尚父正此地也北
一里有武王廟三里有康王廟西十里有成王廟在
焉歲月徂征陵谷變遷村裂爲薪址鞠爲場斷碑闕
碣或存或沒覬黍離之宮邈東周之轍者慨然有餘
悲矣正德之季考成底蘊來令咸陽司徒氏咸寧刘
璣侍御邑人王獻以廟隳告令曰不敎之過也乃有
祀祠既哉且觀乃議撤其像並祀四君于其中出於
禮正典刑昭焉工經始令乃行矣嘉靖元年夏令仁
詞爲令司徒侍御又告曰不敢後厥役六年丁亥季

春初吉乃落之爰從碑碣之存者植其傍繹闕文以
俟君子易曰風行水上渙君子以享于上帝立廟夫
受武創業成康繼休肇興有周八百年之基業皇極
遂兆人文之制與夫緝誤承烈禮制樂功儀刑王德
巨耀世教防範人心至于今煌煌如也奕奕如也夫
何豐鎬開基之地乃稼侵其材棘蒙其墟厥典攸斁
厥神不寧渙甚也已諸君子甄遺蕤逸甘弘厥緒神
攸宅栖世以德合位以班分札以義起文以制備爲
邀道先王之制也不其美歟龍列守崇典興行敎化
者訓鍋術志焉故予是乃特書之

蒲城修學記

蒲城古之赤縣也其學制儉而隘内無戟門而惟櫺
星門維之于外大成殿若左右廡箴遜通衢行道之
人得以瀆而觀之明倫堂若東西齋隘厥之後闤闠
之聲殺諸聽焉予小子臨之憮然曰赫赫之靈何以
寧若弟子員亦惟地之雜事之厖而予不暇也縣
令揚仲璵曰此下吏之日所望望者也甚實浮屠氏
之宮隣于後而爲之皆摩之退堂齋殿廡遂還而居
焉益以戟門制斯稱矣聽之曰善令乃列狀請諸巡
撫御史大夫王琳曰良哉斯畫其亟從事于是陶瓦

伐石與材而鳩工壓浮屠氏之宮而壞其垣建明倫
堂與東西齋而居之進殿于堂之基而廡翼之基因
諸其舊材皆渫渫然而新也即殿爲戟門緣堂之後
爲講堂爲學官殆今其材乃仍諸其舊而增飾之工
興于嘉靖三年二月初吉訖于五月之望會予其明
而不闇也肅乎其嚴而不褻也管乎其靜而不譁也
歲考其成乃進諸生而命之曰宮牆巖巖行其間者寮
夫二三子藏焉脩焉游焉則無不與乎大居聖
人之君而不學聖人之道不可居也聖人之道而不

[illegible]言不可[illegible]臣
[illegible]乎兄兄弟弟夫夫婦婦[illegible]力也然則
聖人之道其諸[illegible]夫夫
婦婦之謂也今之士東俠游[illegible]慧而不學
聖人之道者豈曰無人乎饑學矣而仰俯畢之末聞
道德之實其不善學者又數數然也不學者不敏竊
嘆之學而不善術吾憂也二三子敬之哉其大者明
君臣惇父子序兄弟經夫婦以勸于德而無所賜天
而後博學以貫之多識以辨之修文辭以發之庶幾
下聖人之道善學也哉雖然先德而後藝者士之術

也始七而終聖者一之志也術皆然後志定志定然
後業專是故學與不學與學而善不善無方術之審
不審志之定不定而然乎二三子其惟明道以擇術
擇術以先志而後可與言學矣

韓城修學記

夫韓城學宮歲月滋久風雨脊震頹乎弊矣上則聖
賢無以妥厥靈下而學官不寧居生徒不循業嘉靖
癸未邑令鄭鉞至顧之憮然將官給以擧物力復竭
而無所於謀乃召邑士夫與夫耆老而告之曰吾人
上棟下宇于千而居者實惟夫子之力也而今一郡
之宮數例之禍乃弊若斯是用為悼願借諸君之力
而共圖之卅曰不能衆聞令若踴赴義若趨名退而
割貲以輸于官簡諸厚者掌之易材之良募工之能
踰數月迄用告成棟宇翬舉川艭日鼎官弗之病也
民弗之勞也令之政善矣予申命于諸生曰興學宣
教有司之分也崇志廣業爾諸生之責也今夫邑惟
禹甸之惟韓侯都之厥山奕奕厥川訏訏厥道孔倬
地則美矣爾諸生生乎中而居焉將焉哉冠長纓寬
衣博帶人則士矣予嘗三臨之菁菁然四十人其間
聰明忠信之徒固不可謂之無也至于崇志廣業無

望于學者夫豈皆然歟天下之人品有四曰士曰農
曰工曰商已矣日聚邑之人農斯田焉工斯藝焉商
斯貨焉豈有士反不奉者邪固不可也爾諸生敬之
哉信道不惑所以崇志也力行不倦所以廣業也崇
志則德日起廣業則功日興斯可以為[illegible]大者
賢宦者聖且油油然而久之無斁也又何憚而不為
哉宮牆新則觀望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爾諸生
于是乎惕惕而思肅肅而奮者夫豈容已也哉予日
勢之予日望之

徽州脩學記

[illegible]

嘉靖紀元春王正月某受命視學于關西夏四月蒞
徽州興學圮矣憮然曰嗟亟命所司撤而新之時之
長吏莫之能舉也明年御史鄭惟新監督茶秩至州
發官帑銀三百有奇申飭知州白松以經始焉又明
年御史陳講嗣至發米百斛有奇用備餼廪二君子
之意弘矣松杳杳然莫究厥圖尋亦以斥知州朱紱
代之勤綜理之責嚴省試之程四年春二月乃克訖
于成輪奐孔飾規緒用新宮牆巖巖齋廡翼翼二三
子心懌神怡挾策鼓篋洋洋而興焉機至者易導也
德奮者易振也龍于二三子有厚望矣二三子遊聖

人之宮亦欲聞聖人之道乎夫聖人之道文質之謂
也文無體以質爲體質無用以文爲用無體不立無
用不行二者備而聖人之道得矣雖然性以習成者
也化以俗篤者也氣以地移者也是故遐壤僻邑顓
顓戰戰厥質任焉而或弗[illegible]陋道邦[illegible]文濟濟
厥文靡矣而或傷于侈過則滲禮後則鄭實君子胥
病焉秦州西阻秦隴東阨漢蜀崗阜岪嵂林麓蔚薈
是故朴略全而有質焉且白水經流通于巴江接于
湘湖風氣既宣聲教亦暢是故聞見著而有文焉二
三子推此以致全因似以索眞即近以企遠于是乎

彝倫之本厚性命之原崇道德之實必曰聖人之
質也革名物之數脩詩書之訓陳禮樂之極必曰聖
人之文也名實以相成本末以相承體用以相形則
于聖人之道庶幾乎聖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二
三子無憚爲君子斯可也抑聞禮者不忘其初者也
是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雕篚之文不如汙樽之樸
朱絃之飾不如土鼓之音其所由來遠矣然則與其
文而濡如孰若質而誠若乎林放之問尊如太山予
成之說近于君子皆此意也二三子盍慎而求之

董子祠記

生聖人之時能談聖人之道者不可謂之難也惟去
聖人日遠異端淫說閧焉于世至德要道隱而弗彰
乃奮類執簡搜繹遺緒闡明玄奧進而洋洋以告吾
君退則偲偲論難淑諸門弟子斯可以爲難矣漢儒
董仲舒廣川人也史言其孝景時爲博士下帷發憤
潛心大業三年不窺于園舍武帝即位舉然以賢良
對策焉命爲江都相事易王中廢爲中大夫崇直
不悅于公孫弘弘反誦其才使事膠西王王尤縱恣
數害吏二千石仲舒病免徙家茂陵脩學著書門下
弟子皆通顯至于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

[illegible]浚葬于興慶池之南而今其墓土陸而不問何[illegible]
纍然大仲尼之世老聃猶倡虛無之宗孟軻氏目
仁義萬章告予乃化而不入而况聖賢不作寥寥
乎予不得與宗者乎故秦綱既紊鞅雎之流鼓其唇
吻以亂黔首儒士挾詩書及偶語者則苛其禁禁之
不足則焚之焚之不足則坑而坑諸國中聖賢之學
亡其緒先王之教竭其澤矣漢興遺習未殄世與循
董仲舒獨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論若德則先正
心論養士則廣太學論積誠則尊所聞而行所知述
王道則任德教而黜刑罰言仁人則先道誼而過功

利譬則鄭音興起桑間並奏吾撫而止之清廟之瑟
作于堂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是可不謂至難至
難者哉正德中中侍守茲上者銖求民貨華其私室
既畢侍叱去室固在也府學生請于執事君子曰仲
舒承秦絕學之後講論六經統一學者仰伊呂聖人
之耦無以加焉其自膠西而還家于斯葬于斯長子
孫于斯神濯濯焉而靈也祠宇不設則何依焉中侍
私室實浚民而爲之也乞改爲祠巡撫中丞大夫王
珝然其議御史喻茂坚因其如議乃命有司[illegible]
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千百年之道與與于[illegible]

嘗讀賢良卒章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夫祠並然而立則子弟有所矜式秩秩
乎從從乎可以觀焉可以興焉其功有不可勝道者
哉是故君子之意毋乃皇皇于仁義之教也與

耀州文正公書院記

耀州古祋祤之地也漆沮二水合而從之緣山爲城
城之北維則學宫在焉顧厥基弗廣館舍偪陋士孰
業者祁祁日繁至于僦屋以居弗能一其志而專其
所業也距城二里聚阜爲陵土覆若釜上平若砥聯
五臺之峯附鑑山之光乃至于浮屠氏棟宇溢其制

金碧侈其文浮于學宫不啻數倍矣知州趙時撫然
嘆曰宜廣者從其隘而宜毀者從其廣乎正之厄而
邪之昌也咎在予有司乎是予安紹[illegible]議變
吾佛宇以廣弟子舍分守參政潘埙分巡僉事周鎬
[illegible]厥議知州遂列牘請于巡撫中丞滁江王珝珝
曰黜邪崇正孰曰不可抑聞宋文正公仲淹初知邠
慶州後改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史稱公政務忠厚
所至有恩固不誣也先是邠人慶人皆尸而祝之而
耀沒五百餘年于斯耀之何獨于哉[illegible]氏無所系
[illegible]

王刑威茂建功德慶之同美矣邠乃撫斯[illegible]
聞是以君子有遺憾焉並圖之而後可也况于皇皇
盛光下令于耀伻致諸佛宮而為之至是邠祠亦落
乎成噲焉改觀龍曰天下之治在乎風之而已矣古
之言治者孰有大于孔子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孔子而下
宜莫如孟子猶夫孔子之言也而何取于風若是[illegible]
蓋風有聲而無形有至有不至聲則無不至惟無
不至而後謂之至也是故土囊決而氣噫焉天籟至
而竅鳴焉其感于物蟄則解蟄則蘇悴則融滴則阜
然則析煩則滌晦則章仆則興鬱則散風之用大矣

哉風以動之天之所以齊物樹之風聲君子所以興
治其極一而已今夫謳者所處則人皆謳歌者所處
則人皆歌所感故也況國之風聲興常以率之礼義
以導之文物以宜之名器以昭之其誰不聞而興起
乎是故式商容之閭者周俗丕變封王蠋之墓者齊
士用命不可誣也夫何彰善之響既息旌德之[illegible]
浸微日下矣是衆也然邪而翼正尊有所訓俗[illegible]
洋洋乎其風也哉廢哉士迪其行乎官篏其[illegible]
不惑于非乎而茂無不至矣夫邠周之遺風實[illegible]
不敏尤有責焉則上以風化下以風從[illegible]

南之風者其能不斂以墊耶故于北乎特書之

杜子祠記

杜子名甫字子美襄陽人也才振風雅褒奇負大節
傲睨公卿擇地而蹈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預京兆
薦貢而考功下之困于長安之間杜陵韋曲川原寥
廓花木佳麗地之勝也爰卜而居之栖栖凉凉垂二
十餘載天寶十三年祿山稱亂乃徙于三川于秦州
于劍南于成都既卒還葬長安而今室莽莽然垣[illegible]
而墟矣墓纍纍然木拱而薪矣京兆弟子員呂孤遠
之躅興仰止之心乃列牘請于巡撫中丞大夫王蓋

行部侍御史郭登庸吉棠王時陞汝礪頎郎其里祠
而祀之諸君子是其議也檄諸西安守趙仲度址相
新經畫規緒官畀百金以考厥工是用績于成或曰
子美詩人焉爾提李副使唐龍曰子美豈特詩人已
哉夫子美亂不忘君貧不苟祿困不降志蓋有三難
焉是故天寶之亂逆刃犯闕天子蒙塵子美挿身行
在崎嶇以從閔至尊社稷之憂激諸將討賊之義諷
大臣安危之計直欲挽天河以洗漁陽之兵以還靈
武之駕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實以之也且貧無以振
援衣不蓋體寄食于人甚者採拾以自給則就耕[illegible]

之祿而衎衎卒歲亦可也然擢河西尉不拜移華州司功叅軍輙棄去而補京兆功曹叅軍不赴卽死潸臺因其志乎未幾趨蜀會嚴武節度劍南特往依焉武是時權傾天下使少自貶抑則富貴可立至矣乃堅壁立之操抗慷慨之容踞床睨視蹈刃不懾豈非于大人則藐之哉夫曰不忘君不苟祿不降志猶不足謂之難也惟不忘君于亂焉不苟祿于窮焉不降志于困焉斯其難之至矣則祠之也固宜況子美之詩辭章挺質削浮崇雅暢敘彝倫匡救世教風騷而下無不願執鞭焉潛浦之盟又何慚色于俎豆也祀德者禮典頒烈者訓廣諸君子于斯致矣刑部主事張治道竊慕子美之道而詣日浸深焉勤于祠猶不在後法並得書

重脩節孝祠記

嗚呼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尚已者德于三代之下未嘗不于節孝先生欣欣然而願執鞭焉夫天下之真以僞雜也天下之質以文敝也是故反真者其僞貴質者黜其文而于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介必安貧事必先志事必久始行必守約教必成德文必崇雅仕必居畢三歲而畢見六七十歲而老今七十六歲正而斃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密以理也大羹不和其味淡以玄也得孔氏之門而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欽山陽先生生長之鄉也室廬墳墓猶弁然在後之人緣而爲祠歲時薦之庶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生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頹缺榛棘蒙其區淤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牖行道之人無不嗟也弟子牘以告予摳衣而弔之憮然曰古之君子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款勸焉先生行古之道也乃宇榛榛然塚雜雜然其何以爲訓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翁子木經理其材而董役則于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僅蔽風雨故丁無風雨寖搖斯可也已至若廣棟題窮飾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爲之旣落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將轉運薦先生于朝曰楚俗之厚實積倡之至于今淮之士大夫亮節砥行不詣公府不蜀官政薄由弊廬晏如也被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漸靡靡而入于奢是可懼也于是乎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表正鄉閭猶有賴焉禮國奢示以儉此之謂也然則斯役之于民也大矣法得特書

正學書院續記

陝西古雍州也自昔憑翊之賢生于王國冠帶之址圜諸橋門名物畢陳典彝豐郁彬彬乎藹藹乎不可尚已既元尊竊運雄據百二之形戎冠穴于門庭兵刃接于原野詩書煨燼賢獻逃逸菁莪棫樸之化蕩焉亡矣肆我國朝收復豐鎬奠麗崤函阨運既昌道文復煥然而遐僻之壤猶闕夫師資奇瑰之士或軼乎程姚弘治初石淙楊一清以僉事督學政于斯深惟會城衣冠萃止典刑式憑乃議建置正學書院于中教授生徒工藝並程躬緒用絆郡邑弟子員心憚

神怡洋洋鼓舞忠藎彙升俊良咸奮賁飾川岳羽儀天朝如雲之章如鳳之翔三十餘年未之有改也頃因謬妄有司肆其兩詖過茲令圖儒士扼腕而興嗟學官撤席而不講嘉靖紀元龍不敏謬典學政延訪故實諸生趨而相告故老舉以為言時御史大夫永平王翊行部侍御史榮昌喻茂堅良鄉楊秦咸廣勵儒術茂宣功令龍懭而請駁得復舊由是物情暢悅文教蔚興士橫經而執業者炳焉有加也學有興廢道有仲豁士有昌否顯不由乎上之君子賢者不能士我然而冠也秩然而不也存乎學焉爾抑學也有乘艮焉爾匪學不足以為士也匪正不足以為學也上之君子方以是倡之二三子可自諉於斯道乎抑其惟審夫取舍則正博學強記則正術明孝悌敦尚廉恥則正執德信道力行不倦則正大遵下學之軌者宏上達之階執養正之要者宗作聖之基豎并及泉為山終仞士之為道若是乎其可也乃若岐道術者其志雜棄禮法者其度淫離德性者其行悖易成矩者其業遷此二三子之恥君子之所憂也儕口周之士也與秦之士也賤蓋周敦詩書秦師法術正枉既殊貴賤斯形焉可誣也二三子其為周之士也夫

大意亭記

南康之野有洞距洞數里曰五老峯峙焉峯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唯是唐李渤隱于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矣五老峯故巖巖然中峯卓立旁四峯並峙而秀拱之脈也來亦厥氣洑鄉若鄉不貳之者其位列不紊者以齒然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興即洞遺址葺廬修營論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峯登焉陟降惟性游息以時峯于是乎重正德庚辰夏子小子行部郡孫省齋洞學既出間所謂五老峯者林蒼鬱然[illegible]之秩從者[illegible]淳以[illegible]

從之亟遊僅巔而已乃攀崖循巘度澗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于前予趣之曰峯在是矣既而仰若可挹歧若可及無幻形無晦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蔣其見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小子顧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石從者曰崖可伐或曰無榛曰麓可採或曰亡不足曰洞稼可易然則無襟乎宙而民勿病哉夫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卽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山堅者石

也潤者土也而其宣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峯哉凡川斯逝鳶斯戾魚斯躍日月斯照穡秕亢穰亦莫不然夫何士洸洋自恣百姓咕咕吁吁悔也久矣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於目契之於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太山在前猶瞶瞶耳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遺教也然則斯亭雖直爲山川之迹衆物之景耳目之玩可知也已

張先生鶚菴祠記

張先生紘字惟季號鶚菴南平人也平生積學砥行軌于大義著爲文章錯綜經典揚推收貫動成一家之言洪武初舉明經教授京兆歷陞雲南布政司布政使侍皇師肅徵教禾湖制度闕亡典章沉鬱先生至關中度土田制兵賦築城壘建壇壝定法令陳儀軌布條格法若畫一民若安堵治行推爲天下第一召拜稽貞將進吏部尚書并命禮官傳布以風天下迨靖難之師次于金陵先生酌飲不入口自經于吏部之寢堂夫人暨其子收其屍殮之載而葬于鄉里後長子惜以隸才舉得從縉紳遊昔武王陳師

牧野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武王乃義而釋之餓于首陽餓餒以死夫自有夷齊然後人臣之節顯是故包胥哭于秦庭王蠋經于畫邑忠臣節士颯颯乎而紀焉自有武王然後人君之度彰是故齊桓釋射鉤之憤晉文忘斬袪之讐卽五霸亦無修怨之事矣先生信以持義已以成信是故生則守官危則授命死不離次非今之夷齊乎

文皇帝包荒含垢以體天道俾得及葬其骨曲全其家顯榮其子非今之武王乎夫先生死且百餘年于斯猶光尚湮君子惆之既嘉靖紀元詔天下甄錄遜

遣用廣褒勳[illegible]乃[illegible]于[illegible]帝宣王
道矛先生以告焉潘子曰辰以守死為難國以願忠
為大先生死不泯泯而亡乃泯泯乎遂列牘請于撫
巡並欽休烈即其邑建祠秩祀逸此循為龍乃執簡
䟽言曰節亮者勳光總樹春[illegible]忠而是舉也豈惟發
潜闡幽不遺先生之典刑而已抑所以仰昭聖度如
天之無不幬地之無不載以丁至于稽彝訓禰國遺其
庸殆又多焉可至矣

祀德記

祀德礼也夫德仁之澤也㳂找之防也仁義政之經也
禮士臨民有德没而民懷之乃祀其神俾依焉攻不
務德者則傾傾則不廣不廣則易竭民之棄也又何
祀滇古西南夷也我
太祖始版圖之王師甫戢百物未備城隍焉宇承焉
土萊焉民狉狉榛榛焉乃布[illegible]政張公首吏于上秩而
礼脩而度陳而藝極列而垣[illegible]創而祠至經而田制
貞賦諸所規畫成定民于今德之公閔人也中丞大
夫王公亦閔人嗣以巡撫至其治崇體習要糾慝正
枉持守臣體貸而虐公力制止欲即羣從于刑不得
逞乃夾諸武豪侵南甸人田地簡怨譯以徼詞公劾

而遷之公以南[illegible]理[illegible]其[illegible]
列衛餘卒戍之及下令選其和賊諜我哲民皆曰且
虐政莫予毒而今旬安堵交無南牧者公之惠也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之德也又曰蔽芾其
棠勿剪勿伐言民不忘也二公有焉
皇帝嗣世十年禮制修明言念道德之本列祀者命
諸按臣錄之龍按是乃疏二公狀以告禮官雜議曰
曰統曰烈咸無忝血食如御史議覆命乃揭祠祀焉
殆謂其有德也謂其民懷也謂其神聰明正直而一
也兹所謂禮也夫滇隸華百餘祀于斯粉定之勳文
飾之忠莫可尚已然而衣冠結轍于道民心依懷將
不但二公歟夫何邈者格于闓邇者過于昵猶稱歆
焉實以俟夫君子雖然溢乃僭僭不謂之禮民勿依
焉慎之哉

遺愛祠記

毀譽私也是非公也君子辨治恒失于毀譽而得于
是非何也夫吏之儼然在位也衆言與同治之臧否
不可辨也及其去也至于數十年而論定焉而後可
辨也當在位則政出焉政有張弛有好惡故民有喜
怒喜者察之惟惧不溢怒者毀之惟惧不甚又焉憑

曰孰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予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也夫公為給事時孚號同列奮繫棑邑陘為都御史董師三軍鞭驅房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于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益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于民心廡境內豪右而謫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民賊也踏而縶之威令虩虩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侵百姓飢餓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餔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

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被鬻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大周近遠庇死小療病而還鬻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後公被誣繫者守易衣一襲願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大順洲公所活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傴僂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逮獄三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皇皇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翁子員上書曰封南關之榮者思召伯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實懷柔我土其有以柔民之思可也先是丙洲之滨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麾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于公者也乃增置規制繚以周垣奉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月予大夫與父老與弟子邈乎黃容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恩之不足又乞祠之有遺愛哉予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一偶然記

龍不類正德四年己巳二月除郯城令四月十九日退縣尚公館時境內七八月不雨民捄脂以相食龍

祭焉二十日約僚屬與父老與弟子員縞衣徒跣十步一拜遍禱神祇而禱之初月色蒼蒼拜至于城北門幾一里雲淒然風冷然又二里至風雷壇雨則至矣又三里乃城隍廟花焉雨若澍中夜方止二十一月之任越三日循行原野麥盡起禾黍佈種另初攝事耳敢云有德政然乎是年八月初吉大東南若讀若象憧日之光驚愕不知其自左右曰此飛蝗也乃焚香率群吏伏于堂下少頃若失去既偵之蝗竟自贛榆避郯之境直闖沂州蘭陵里而止為尋御史[illegible]以公刻此說[illegible]州行斷所之曰蝗不入境今見之

矣龍曰烏乎敢五年庚午夏又不雨民敫敫然龍復約父老禱于城隍廟毋氏徃宿廟毋氏曰川赫焉如斯安得雨龍曰惟盡吾心焉耳遂徃其夜月色皎然至四更耆民張鑾大聲呼曰東方雲起龍急披衣危坐鷄鳴雷電交作雨若懸河四境霑足俑豐歲焉十年乙亥得授侍御史十一年丙子行部雲南十二年丁丑秋大旱祈禱無應總兵沐公王同憮然曰巡撫追理職田無辜被繫天旱在斯乎敢以告龍即遍檄府縣各閱其因會城乃親閱副使杭東卿以分巡叅議劉惟新以分守咸預焉時七月十八日也初閱昆

明縣釋三十人雨次閱雲南府釋五十餘人又雨又次閱布按二司與六衛釋者益衆雨亦不息城中欣欣然守巡二公爲几與沐公欲爲建感雨亭謝之士夫諸生陳詩者無慮數十人亦謝之嘉靖元年壬午授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是年冬無雪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王公汝溫檄諸司禱于城隍而以祝文翁焉龍以雪惟元日爲上瑞所爲祝文且祈元日雪同僚數之曰元日無雪柰何越三日除夜星方煌煌至五更霰先集旦大雪次日方齊王公與諸司曰靈哉文也然其然豈其然七年戊子春以都御史董漕政

集[illegible]江淮七月之[illegible]正日不粒矣乃下令集耆[illegible]下雨沂沂然既父老集雷[illegible]天父老俯呼而謝之義久[illegible]十一月又旱無雪憂在[illegible]檄行下初八日午時初九日[illegible]明子理刑主事李子尚絅皆出省河患舟行數里[illegible]雪漉漉散漫交錯是時斯出者有相焉者二三君子咸奇之又不知龍實何能爲哉昔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滅火再守弘農虎北渡河光武勞之昆曰偶然耳

龍亦偶然也夫都水郎呂子從質曰先生愛民之心真憂民貌可掬故旱與澇與虫蝗與無雪皆切切然爲民以禱故天亦不憚其煩而應之龍曰有是哉有是哉

狀元題名記

嘉識本也文藝末也道德實也聲名華也是故君子弘嘉識之本兼文藝之末崇道德之實昭聲名之華本末以相因華實以相[illegible]而後可以謂之全矣嵩渡呂子柟字仲木號涇野先生生而岐嶷[illegible]禮樂

文務崇理致略諸近體光而不耀質而不俚典則如也弘治辛酉戊舉于鄉正德戊辰試進士敷對大廷洋洋數千言奏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龍章附末杓之光焉時逆豎瑾擅張兇威以振毒于縉紳尊貴競事請謁仲木鄉人也則以禮自防而蹤迹不交焉瑾瞋目而視之仲木不震不懾矯質鴻之翼抗浮雲之志退而耕于野日泳聖涯咀道腴周旋予職曰吾將終身哉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臺諫論薦無虛月既嘉靖紀元辟用賢俊爾壽不一門于是仲木起復館職以附行可之義侍經筵以廣論思之益許以議大

體弗合出判解州不過家門怡然就道夫仲木立志無崇居業惟府器識昭矣厭薄浮靡敦尚典則文藝脩矣希聖賢之勅勵忠孝之節道德亮矣今名休問如斗之揭如川之流也聲名茂矣邑令鄧與仁尊尚其道乃豎其姓氏于石而布諸學宮用樹風聲引表儀以風夫二三子者韙曰還哉舉也二三子其不勃然而興起乎雖然仲木之道在器識不在文藝在道德不在聲名下氏之璞不飾五釆蓋其質至貴丘釆不足以飾之仲木之道猶夫是也是故二三子先器識而後文藝內道德而外聲名緣本而末自實而華

則幾矣苟本末[illegible]遺乎內而于仲木之道邪類矣乎終不幾也吁二三子其善學焉

嵯峨精舍記

三原馬子伯循誦先生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刑所昭風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響喁喁以從其集如雲其立如林馬子敝廬不能環堵蕭然而容予多至無所棲止是故來遂而居弗寧也教勤而習弗專也僉事周子宗化行縣而知之憮然用惻乃議搆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下走之职也西有浮

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隳世典誠易置之豈惟正之用昌卽邪亦于是乎黜矣而況民俗罔不聳乎宗化曰善乃亟命毀之變地以為基徙材以為宇命之曰嵯峨精舍夫嵯峨山之勝地之靈也舍實當其勝而會其靈弟子鴈行以居馬子儼然而臨之[illegible]待問率以躬行納于禮法龍嘗再至焉弟子進顓顓爾立肅肅爾退襜襜爾志而確然文而蔚然美矣哉馬子之為教也乃作而言曰化以激善德以學成是故上古之世家置一塾黨置一庠焉選民之秀者而升之宣之以容節訓之以德義申之以戒令齊之以禮

法上植其教功令布矣下脩其學明德成矣夫然後鄉舉之里選之旗哉博聞考第聰慧賢仁之士洵然興彬彬乎其盛而可勝川邪迨夫王制湮而道化塞博士關而孝弟散家不建塾黨不立庠鄉不興賢里不選士古今不同而美惡之風異也弊矣竊聞觀前君思澤觀羊者思亂昔宋鄒浩有意井田之制乃買田一方經畫疆理曰庶幾可興乎今大浮屠氏之宮遍覆接林盤絡中土視諸學宮實百倍之苟悉爲易置以齋舍其林以增化本孰謂家塾黨庠之制鄉舉里選之法而不可復邪夫精舍誠足以基之矣而吾焉于則甫鄒伯之心者哉

平田記

華維陝之東郭之鄙終南在南杜曲在西華嚴鬱峯在前澧滈斷流而瀦之周原廣野中平如砥四旁有幅支部郎管子汶齊居廟堂而有田圃之興退焉築室而耕之其自稱與夫人稱之皆曰平田子侗乎不得其說既適于野見一人田于高崗崗前則稍平爾又見一人田于原野則苗勃然興之而不可禦也乃召二農而問之曰二人田惡乎而不同也老農曰是故前徧之然也高崗地隘而燥燥地瘠則瘠阻多石磽确則土膏不豐故田之者其本不舒其生不達其幹易枯苗之槁也則宜原田畝平而廣土潤而腴平而廣故化生無窮潤而腴故灌溉不竭由是播之芃芃然驛驛然穮之綿綿薅之濟濟夫其興也又何怪焉予聽然而笑怡然而悟曰斯固管子之謂乎夫人之一心止方寸間耳猶夫田也天命之性若投種然至于苗則猶衆人之心町畦既形蕭蘺叉隅而榛茅塞之不然不得其平者何限是故傾敧頗側其天機息而已矣君子平其町畦闢其蕭蘺伐其榛茅理義沃若雨潤焉雞鳴孳孳澤而不枯善之苗茁而萌油油

而盛田惟平則苗特長心惟平則善易興其極一而已他日問于管子管子對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予曰旨哉味乎柳開閔子曰學殖也不殖將落蓋苗以殖而成穡也人以學而成德也否則鹵莽之滅裂之落而已矣是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尼父所以興嗟曰服其鎛不解於時虢公所以申戒吾見管子曰學而殖之則崇治性之要廣耕道之業充飽德之休猶田之穡而有秋也其何落之憂焉或曰昔陳平爲社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乎陳孺子之爲宰陳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然則管子之

于國家亦如是而矣夫心平政平理固然也陳平之
平發于技故宰天下出許用諭則猶在君子之後乎
管子之平絜于心吾見加于國家者持公正之衡畫
均一之準不尚共不作好惡不立偏黨猶曰不平未
之或有也管子勉夫

重脩清軍御史臺記

國家定制諸路彪列厥府脩秩班位凡德刑政事卒
任咸分任之又並建御史臺司察其過而繩其違慝
蓋陽舒而陰慘天之道也仁經而義緯治之則也夫
陝以西古殽函之地四塞之國也清軍御史臺乃較

軍實而申儆之外威四夷內衛華夏責不重乎哉嘉
靖元年夏五月御史楊子秦扶命而西會臺歲久寢
圮曰吾方案呈然宴吾職而居非所懷也于是抽逋
卒塩逸伍軍實用豐既乃恒兩興焉臺蓋圮不可居
西安守趙子仲函請曰有令聞而弗美其室雖或人
以病夫獻予而臺至不可居則可以撤而新之卜日
與役聿巡功焉材因其良而易其腐不用其堅而棄
其朽垣緣其舊而增其卑墁仍其樸而飾其陋其堂
嚕嚕宣憲令也其室翼翼儼日監也巖巖其墉楯周
[illegible]閒因圃[illegible]栢挺其柯竹勁其節[illegible]

直節振義槩也堂曰澄心勵德操也門之左右綽楔
錯而峙翬飛壁立著表儀也憲令布則法軌弘日監
臨則燕居戢周防峻則紀範密義槩形則典刑昭德
操亮則志慮肅表儀遂則風聲樹其嚴乎詩云君子
攸寧蓋言考室以休息其身也斯臺則惟敬之不暇
攸寧乎哉蓋奉一人之紀綱而布之天下其道罔若
斯也竊聞古之君子有所敬則發而銘諸器而君者
之于室日奉以周旋厥幾知道也乎既授簡于漁石
子曰盍其書之夫詩載泮宮又詠閟宮無不詳也臺
實紀綱攸司後之善者也而況以敬承之哉則繹而

載之以記其美無亦古之義乎又何辭焉

按察司題名記

陝西按察司先是植石而紀之以亭凡吏于茲者名
氏爵里咸勒而發之歲久且盈嗣至者迄無載焉乃
旁有石渾朴無文踞焉若有待豈執圖繼之而未成
歟嘉靖壬午按察使高君顯至爰命匠氏以絡其緒
上下數十年名氏爵里如指諸掌睆然有關于斯政
也亟語諸龍門石鼓有文盤盂有銘所由來者久矣
予盍文之而以諷焉可也竊惟立政之道紀綱而已
矣河山[illegible]闕之有紀綱猶[illegible]之有[illegible]不具

賦塲潰矣紀綱不脩四國殆矣我國家定制哥碑虞
府咸有攸司大紀綱之大者內總于御史臺外建按
察司于諸道以分攝之而定國經貞彝度崇化本糾
官邪詢人瘼訊獄牒胥于是乎出故特茂其選樹其
風迹列其表著異其章服受專道之命分直指之符
斯不亦重乎哉秩事者責享表正者化行故治斯職
風之以飭肅之以威涖之以明正直無私忠信以要
之曰紀曰綱秩秩如也炳炳如也則克慎有位罔不
用休若衆挈其領膽者不可勝數矣一或反是則贖
官價事罔不用否譬則綵之在笞而以手勢之也夫

取舍異則臧否形則美惡定故君子不可不慎也撫
峴山之碑者思叔子之德讀燕然之銘者飄車騎之
行惟石弗朽惟名托焉美則傳惡亦不泯木之有攺
也貞哉斯石有位者之鑑固凜然而在也豈亢為名
氏爵里已乎

屯田分司記

趨廟而覩器歷國而見籥是以撫然有遐思焉余讀
書每嘆前代明法遐軌咸肇自關輔以王迹所起故
也既世代上下制度改易遐哉邈乎不可復矣惟夫
屯田之制揣變追今不察諸古而張拓浩蕩方略猶
在什一之存哉緣陝以三面而抗戎狄阻一面而守
之府衛碁布而什伍之士數十萬不能一日不食也
雖曰擁膏沃之野挾上上之田遞儲若丘王祿若流
百姓緣南畝矻矻終歲亦無幾稅輸于官者倍之而
官之經費又倍之遠郊藏竭于飛輓倉庫耗于供億
軍非屯田果能漸蕆而食乎是故不得不存也古之
屯者荒度曠土分畛羅堠畫驅諸士卒且耕且戍屬
有疆場之警則荷戈而前矣今之屯則軍以十為率
三務田作而繕其耕七備戍守而治其戰均任其甘
若而更番休之雖制略不同填兵食而經國家則一

而已夫其間肥瘠北次易済也強弱紛錯易併也輸
運偷惰易負也斂散高下易欺也故昔時置農都尉
及典農中郎以監其事今建按察分司分命僉事一
員領之弊緣法興法以人治固也然是分司臨于永
豐倉倉乃屯所出入分司密邇則得親詰其弊而綜
核其實官固縱縱乎勞也而貪利之徒斯解其奸矣
弘治中乃遷諸按察司之東而勢遠隔日惟按籍揣
摩之而已由是武豪率以大量受而以小量散之其
入也勒其餘其出也減其額諸所勻奪侵貸又蝟而
[illegible]皆發未濮州蔡于沖以僉事來督屯事雁得

其顛末乃質于按察使袁子兵曰分討昔臨丁命而中始更之人争来言復舊便則予何愛一身之逸而不以息諸弊乎惟長者是圖乃列牘請諸守臣咸曰其如議于是即倉之左維畫其餘地而基焉材雜取于淫祠力取于邑之餘卒甲申三月初吉經厥始五月之望落其成中秋丶而外有紀儼然朤其倉而臨其疎豢日宜奸慝無所容斯同役之不可以已者乎黍予克振于才下嚴憚之光揃乜者列挺陳械而額不完黍予每一致則揄者搬屬不絶罔訃兵食胥賴焉是故君子問不健其政云

重建按察司分巡河西道記

予讀書每至論秦形勢之勝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嗟哉安得結款憑軾一覩所謂天下之百二乎而今遊者三年矣目見黃河滔滔焉鎬基爽爽焉華嶽吴山矗矗焉壯矣哉天府之國也其諸延鄜二州則又列門戶之險峻藩籬之防豈不猶常山之蛇而當其首者邪正德壬申其地叅究煽妖聚而為亂聲震諸郡邑大興徒兵而翦賊之矣守臣議以延鄜重鎮古嘗設經略招討之官見故韓范戚授鉞焉而今獨闕乎哉遂疏以告爰命陜西按察司分巡河西副使理節予[illegible]兵撫民之任嚴飭之吏也時華亭沈君思實首昇焉又析西安潼關卒千人更番戍守用消隱慝策之善也然而営柵未備卒猶僦民之屋以居而喻翁不便民亦焦焦然告之沈君乃購基于市將剏営焉未績于成而行矣嘉靖壬午秋福山孫君樂擢是秩至則衆告曰予儕小人赴千里之命而不獲一室之安寔用離惕孫君曰豈惟汝然夫分司且傾圮覆風雨之則棟若壓也榱若崩也汝弗知之乎顧政有隆逸民多瘡痍猶未遑焉姑退以俟踰明年則諸瘵且興百物用熙孫君曰是可以從事矣境内多材木歷諸府採之小者負且曳鉅者輿而撥之并命

匠氏陶甓于野伐石于岩既具乃以先所購基即南北郭門之外易地二區立環堵建營室屛諸戍卒以避燥濕寒暑中築臺而蒞之時較其技勇而觀其習變焉且崇不蘇之壇脩纛之廟于是軍不露宿武不驂褻神不乏祀焉不闕秋美哉役也嗣又藉其餘材以葺分司之居前堂後寢周廡挾室重門嵒宜煥焉肅焉至于胥史輿隷各有舍舘仗旗鼓備有所等威以昭周防以峻燎視以式斯又不亦善乎甲申秋成而落焉孫君過語之曰斯干紀厥成也予獨無詩

人之意乎予曰請言告之之績可乎夫自古封疆之
臣訓旅息眾脈遠懷邇而寧輯其邦家者也匪疆弗
克振之在於威而已矣威勝則虐綏之在有愛而已
矣愛勝則弛糾之在有法而已矣是故國之命詞儀
之以節鉞曰爾揚爾威本之以文治曰爾均爾愛燕
之以臬事曰爾正爾法政之大經天之則也君子于
是必申儆軍實以盡威勤恤民隱以盡愛糾逖奸慝
以盡法則居得其道而安矣苟于三者一物紕謬則
居失其道而危矣詩云不遑啓處夫惟不遑于處而
後可以處也君子居斯者無亦于三者皇皇而是務
乎

軍器局記

天生五材以制兵也國制五兵以衛民也所由來尚
矣蓋大有道之世不能絕寇賊奸宄之患堯舜文武
之爲君不能廢金革之事固不易之理也歷較往代
制弧矢者威質銷鋒鏑者禁亡鑄劍戟者業固廢戈
甲者盜起所尚既殊效亦立異其勢然哉夫陝西控
扼諸邊陰山之西狼望之北胡虜擁眾觀望蠕動相
挺而起突而馳之斥堠聯絡而烽火日相望也弋獵
爲者矯其矢格猛獸者奮其梃即欲銷兵撤武不可

得矣必是備所軍器各自成鑄星散無統監工不設
閱視以文是故官吏緣而爲姦以匿其數市司上下
其價以網其值工鼓肆其不良以私其有武庫日索
而中國之長技隳矣嘉靖紀元侍御史良鄉楊子泰
以清戎至得熟覈勘軍器廠而知之憮然曰國之大
事在戎而若斯乎哉固不可也惟是會城與寧夏延
綏并涼爲陝四鎮戍有鎮巡重僚并守巡并兵備并
將領而其臨之抑堅材良匠罔不聚焉孰若鎮置一
局析密近衛所以隸焉局置四所所各置典守以千
百户爲之又總立監工命守巡或兵備掃其事若軍

民雜出之料值歲于府藏則如舊也每歲之春府藏
出其料值于局局散之典守典守命市司平易其材
以完乃選眾工而界之傭日以將事監工省其勤惰
辨其工苦稱其廩餼而行其賞罰既成聚而登之于
武庫夏如春秋若冬如之及歲終一閱三歲大閱值不
敷責典守材不良責市司器不堅責工司程度不密
監工無以辭厥咎矣又括各府之常料與夫羨餘及
訊前日官吏之所匿市司之所竊工匠之所私勤限
而還之良積其數足若干歲乃省民若干歲之輸兆
徵焉夫張絃者以善鼓也更化者以善治也或在茲

最乃合[illegible]議[illegible][illegible]司[illegible]室[illegible][illegible]曰斯固節財利器革弊
茲民之大計乎報如議乃即城南[illegible]新改爲局四所
鼎于左右而掖之武庫興諸其後門列廠〻周垣不
踈觀者美焉其諸三鎮亦次第以興獨惟糾天下之
政存乎法乘天下之法存乎人是故斯局之興焉凡
茲典守而司工司監工孰不有責乎雖然典守弃而
武人不能盡責焉[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司工人又不當去監
丞者乃儼然國之大夫君子也有正价之德有綜理
之才有賞罰之任于是乎竭忠盡瘁以臨之則節財
以省費利器以宣威革弊以息奸益民以固本亶乎

有在矣一不然吾見弊弊然猶夫昔也禮曰百工咸
理監工日號責成之道篤矣大夫君子毋忘斯禮可
也

固原兵備題名記

固原長壕大塹連山峻極四塞之接而襟帶之固也
秦爲北地郡漢及晉俱爲安定郡唐改固原州至德
中陷于吐蕃宋咸平建鎮戎軍元立開城路咸平府
尋降爲州國初府與州俱廢成化五年用守臣議設
固原衛弘治十五年復置州中建兵備而以按察司
副使領之[illegible]可考者[illegible]

年成君實夫來[illegible]其官乃裒各姓氏視次第勒于[illegible]
而昭之爰命書其上方于攬轡憑軾周遊天府竊有
以觀其形勢矣寧夏環靈武之墳延綏引朔方之坼
甘涼結湟州之壘其西三面以扼西牧之虜而元戎
甲士利劍勁鏃罔不聚焉然延袤不啻數千餘里山
川糾繆而迤邐烽火不接聲勢斯携固原居中而
執其樞左傾則赴援綏靈右傾則迎應甘涼擊常山
之蛇以合左右之節逐中野之鹿以成犄角之形固
原實有焉今夫山豺狼所嘷狐狸所遊境日蹙也虎
豹恐其嵎而蹲之以張其爪牙則百獸影滅即採藜

藿者不至矣是故奮直諫之節者寢淮南之謀尚全
勝之道者破先零之計君子居朝廷則朝廷重居邊
鄙則邊鄙重猶夫虎豹之在山也固原之險山之隅
也兵備官司其鈐轄而四夷之守在焉干城之托畀
焉其可不隱然爲虎豹也乎人皆曰險在地而不在
人重在人而不在地斯固也抑人重則地得其險而
金湯足恃不重則地失其險天塹劍閣非我有矣夫
險亦在人乎是故不可忽也然姓氏既在得失斯形
由是重邪否昭昭然出是取諸彼而已焉否亦昭昭
然而君子欲不重不可得已則石固有砥礪之道乎

也約川王子紳□□諸司議以□□作之後
當一秀非拒之日吸方有先者而未遑其乃首聚實
與之典以造上焉而又蘇脊民瘼勸別官邪翦剔政
蠹訊理究牒憲令畢張諸司復申厥識侍御乃曰是
故不得已歟而輪奐之構完美之緒記亦每有取焉
其從事于是慕庸僝工經度材用皆取辦于官而百
姓不知也亦不病也從焉臺而稍卻之距堂若干尺
館亦拓而闢與臺相毗又不齊與史舍牙不相啄檻
扆不相衡也是皆仍夫舊而修廢則過之又闢臺之
後作樓二楹視臺加崇緋諸案牘藏于左右之椽屋

其中椽若之曰太微垣□以明堂而避聚若乎由是
而之外東偏為其門而□□衢而通之以撤其壅猶
夫東出並樹表坊而曰□□綱維東曰內臺風紀揭
兩浙之雄關煥一方之藝惡叢叢改觀焉經始於是
年冬十二月迄辛丑秋八月而落成杭州大守陳
仕賢敦重斯役請特書之夫詩之斯干考室也而君
子攸芋攸躋攸寧言居之之道也要之屋漏俯徹户
牖司戒其要者莫非居焉耳斯後也大抵居乎登樓
凝思則正直執法以體太微之象踐臺登扆則欽恤
詳刑以集□烏之瑞授簡布公則持衡齊物張敬羅

暨而為國之心皇皇然由入門出闔則綱維四維紀
寧六察行部之節堂宜而居之之道無不至矣夫御
史敵之張以式其觀大居之之道以貞其職同惟侍
御之休顯亦元服之賴矣是宜著在文字勒之堅石
以觀久遠云

周仁祠記

周仁祠乃巡按御史周子汝員所始建祀諸都御史
孫忠烈公燧兵部尚書胡端敏公世寧新建伯陽明
王公守仁者三公皆我浙人後先奮忠協平宸濠之
亂以死勤事捍大患也故皆得祀功在江西而浙東

輔之地竊被其休故祀之以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抑
亦禮乎經始于嘉靖丁酉十一月而戊戌三月乃考
焉規緒式弘輪奐孔炎厥觀巨矣乃巡按御史傅子
鳳翔又經營祭品率取辦於官給而帑□氏為之又
佐以歲祀從鄉也食以功合以義也歲一祭祭每
於六月十四日濠以是月反故三公平之並從是日
也是皆提學副使張子鰲所裁定陳知府仕賢有其
舉之巡按御史高子對植石以紀功而文未有屬焉
張子乃舉而屬諸龍湖之曰是在張子張子五曰斯
□斯時□中以創以繼豈公按部□亂□紹芬圖安

鏗欵悽愴從事殉嘗哀挨三公之功而□奏之事故
晋信孰能外那命學官陳叙弟子員張乾元又屬之
于是乎颺言曰濠之始為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中
鞠禍心外播凶痡衆怒如水火端敏為按察副使憤
曰惡茂哉不可長哉遂列其罪狀揚于朝張射墉之
器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遼陽之戍
竟弗少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
忠烈以巡撫至竊樹陰防翦其羽翼豈甞一日忘濠
哉濠迄弗悔禍卒逆焉首以威刼厥府忠烈仰指天
明矢無二心挺身白刃脉且折罵不息口所以奪濠

一皷者固濛如也已而烏合十萬并兵長江會陽明
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指華旗呼集義旅批擣巢穴
豪震懼乃回順流之舸戎洗洗迎而擊之斃濠若孤
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敏發厥始
忠烈陽明成厥終也仁者正誼不謀利殺身無求生
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之
也而後若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誼若忠烈嬰
刃罵賊端敏絶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奉
六開勅彚典正誼而徃彼避患私軀之利誠不足爲
三公誅也是故死者執殺身之節生者[illegible]

倜儻然而同歸于仁矣記曰與仁同功而異情正誼
則同謀利則異故有三仁皆為其國之誼也而無不
同也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有利之之心是故朝射
鉤暮脫梏情斯異矣姑猶曰未可知也三公之仁功
同而情又無異是之謂同蓋戮力生前共遊地下合
食一堂廸輝千祀也忠烈陽明並師餘姚端敏誕生
于乾溢亦之山川蟠其遡之析貫斗牛之精是故洪
源神兵翦蒸清淑峻發靈英烈士貞臣河沛而璧立
也等而上之文若開國肎命忠文死義靖難興師正
學伏節土木之變肅愍定功忠文婺人正學台人肅

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能哉乃實
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格之速而然爾惟嶽降
神生甫及申曰尚之靈亻惟文武之澤也瞻雲漢者
企作人之德嶽俎豆者懷非夫之懼是能不肅肅乎
秉平凡我後人毋斁前脩

增修浙江貢院記

夫自科目肆興貢院攸建而其制特異焉何也貢院
乃賓興之地賢能之所出大典之所關也是故規模
欲其宏品式欲其密宏以重典密以樹防斯其稱矣
先是浙江貢院經始猶界苟畧是務扎障於河東西

承肯河之經派凡三而閩之版其基未闢而病其隘焉東西文場號舍三千餘櫺櫛比鱗湊間不能以寸獨無屬耳者乎謄錄對讀二所皆不越數椽官生盈六百餘人局促無所容薪簡之弊所矣典試學官九十餘員淆處群君曰無詡詡之習固不能也且前惟至公堂而後無別署凡公會言詞易嘗威儀可選禮法之場可乎哉規模品式咸有弗稱每臨大比輒議改作或特詘未能或期遂不果是故禮與未融物情交鬱嘉靖壬寅冬巡按御史雲川舒汀攬轡式臨釐正百度尤崇化本視諸貢院慨然曰選賢與能務有

先於此者乎徒執因循苟安簡陋則豈可既謀于巡鹽御史小江陳策暨志僉謀遂檄所司以從事布政司布政使歐陽必進安志德均惟大典是重衆議咸集堤河之形可築則築可從則從截然以取齊焉又相民居穹窿所樂售者貿其直而足易以地而迪行數餘丈以豐厥基由是增置謄錄對讀屋舍不啻倍之由是僩至公堂後增創協忠堂由是協忠堂之左特揭監臨察院右為受卷彌封二所以便稽察後乃翳列五所分居典試者約員授舘抓經沚詢計日責

[illegible]

其成繼遭展大[illegible]孫寔名有攸當堂構宛拓規模斯宏防維不踈品式自備諸所衙材蔡匠悉藉諸羨餘而為之而百姓不干其勞也美哉工乎是不可以無記而授簡於龍溪惟王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科目未之前聞也已而賢良選濫中正弊滋科目昌矣茂材異等名德頌勲直言敢諫之士並由此升得人之盛甲於諸科殆有賓興之遺意焉君子乃曰源縮而流競文勝而質刓猶浩持以為憂者夫易滑以雕變漓以淳貴實之效捉則循名之短屈忠信之意不薄則文

行之用日章操得其本故循其惟上馬登明選公以賢能求士在下執德抱藝以賢能應命之庶位務忠於天子行其所學不敢負也慎德守官宣力盡瘁而身乃國之有也不敢私也精白其衷勵予一心靖恭各脩乎乃職彬彬而為三代之英焉則科目勞羅所拔真才貢院孔負匪後美觀始而亡也科目以選而其終也科目藉士以重矣又何憂之有此因侍御與諸執事皇皇之意也不佞敢告多士

渭西雨別記

嘉靖丙戌之歲十月初吉校士于槐里之行臺侍御

兩峯子鷩單彭彭繡斧桓桓行部于鄠而道出于是出祖之于郊渭川在西波光上下照映几席乃浮而酌之甚相樂也既酣兩峯子出所携河東兩別卷以示曰此内濱涇野之贈言也子其何以語我龍曰嚴憚太深者流于畏卑遜太過者近于侮是故君子崇盛受之節防其畏也小心恭之容忍其侮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再龍曰善察者濟其明尚猛者損其威是故君子用循而明無不明也不怒而威無不威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言必三龍曰竊聞距同立則愛惡偏邇遠間則泄忘形是故君子舉賢賢

者不以德舉之公也罰非罪者不以怨罰之當也兩峯子曰我能行之我辭于往矣夫鑑納天下之形其質明也谷收天下之聲量不盈也予三言之而兩峯子三行之遇而若約也悅而若釋也赴而若奔也則予敢不稱賀乃繹其言附于末簡名之曰渭西兩別渭西從地也時兩初霽故亦從兩也

兩崖記

兩崖子訪予于射陽之于予問之曰何謂兩崖曰通山之野崖左右拔而起而中洞焉蟠旋其間心怡神懌因號喻志將終身居之焉爾矣於乎美哉嬌乎澤乎秩秩乎比德也哉君子之道以節曰量而已足以有執之謂節廓而大之之謂量節惰而嚴量易而寬其理異也是故尚節者多孑孑之行而量或虧厚量者多溫溫之氣而節或刓雖然弘毅合德任重之器也剛大並用配義之功也節非莊則隘而難居量非節則和而失則胥失之矣夫兩崖特乎起挺乎峙有節之道焉兩崖之間怳乎虛恢乎有容有量之道焉君子以之秉道穫正直已抗秉淌不怵福不回威武不震高官大爵不誘不忝附山之石巖巖然中流之柱屹屹然其節勁矣高節綏善愛物愛人靜以定躁

囂以去隘明以跡窒悅以淵然若谷之麓而無不通也若澤之大而無不容也其量弘矣夫節易偏以量持之不矯不亢偏斯矯焉量易過以節鎮之不隨不靡過斯波焉是故量以持節則節彌固節以鎮量則量彌光剛柔相成同異相因和敬相須味有其苦成和羮之用音有疏密全至樂之節兩崖固有取于斯乎予見兩崖子砥行貞度嶷然有壁立之勢尤且居之以虛而不盈也執之以弘而不隘也是不惟取其名而且獲其實矣兩崖子曰節量非直君子之道備矣敢不終身居之

對紫亭記

瀨溪之濆紫峯削成嶢巖蔚蒼拔衆山而起峯前石崖嵬然端若拱峙若立閩之名勝莫或先焉中丞大夫林公豫齋明德策勳邦之紀也死而塟于紫峯之麓子廷尉以吉孝思之心傾乎其至也乃即諸石崖構亭而對之紫峯在上石崖在下紫峯在後石崖在前㟏壁巖巖然暌乎若接乎其容風木鳴鳴然瞿乎若聞乎其聲霜而肅然雨而濡然悽愴怵惕之心油油乎而生不可已矣漁石子唐龍聞之曰以吉孝之至也夫子之事父母曰生而盡力死而盡哀遠而盡

思而已矣生而盡力即孩提之童與塗之人苟未喪其良心夫人而能之死則有間矣遠則又有間矣獨不聞朝祥而暮歌者乎絲屨組纓雖聖門之徒亦為之是則可戚也是故孝子仁人之道必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然後為孝之至焉爾若吾以吉豈非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哉故曰以吉孝之至也宋人徐司戶以父羅城君名石行避勿踐器皆禁勿用夫豈遠其親歟蓋積不忘乎親故踐石則惕然用削愀然寧其不見之為安也若皙不食棗建不為茨皆此類也以吉不忘乎親故對紫峯欲常常而見之生也陟岵而瞻死亦若是已爾無亦以以言之見而學積之不忘乎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之謂歟

逸老堂記

盈虛時也出處義也勞逸分也榮辱幾也一消一息惕時之極一進一退執義之衡一動一靜守分之正一吉一凶明幾之神是故功成者退四時宣其序龍蛇之蟄萬物存其身順時而止君子觀其象吁至矣予師白樓先生年三十有奇而登進士居侍從者凡二十年嗣典國學再掌邦禮尋進東閣太學士任冢

宰以均六典絲勳令德儼然以繫天下之望先生乃曰吾老矣老矣吾將請焉夫曰虎丘吳之勝壤也先生子子孝進士乃緣其東麓闢而搆堂焉中虛外廣林坰交映旁累石為峭玉朶窣之峯瑰奇縹緲矗矗而起以待先生歸老而逸于斯也孝哉子也既嘉靖八年乔先生七十遂引年以請而得謝月給以米歲給以夫禮至屢也于是先生退而登堂鼓琴陶陶然琴已賦詩詩已放言而長歌歌已舉觴酌酌三行五行乃左攀峭玉右據朶雲睨姑蘇之臺矚五湖之波猶不知天地之為大也秋毫之為小也古今之為久

其志約而不離也由是純乎其學精而不雜也由是昭乎其道哲而不閙也此固先生之重之故也然則先生之取于斯湖匪直為樂而已而湖之所恃先生以為重者大矣哉

渭川記

華人東子希節家于渭之上自號渭川濯纓滄浪取其清也忍渴盜泉避其汙也是可以觀志矣書曰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渭者水之澳衆流之所歸也涇之性濁其水當紛其流者半經流于渭渭引源而避分澤而注之鯨鯢魚鰍不及其波不濡其[illegible]

夫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濟之濁泥之滓坎之東西導之上下辯乎此趨舍乎無所止渭之不定不撓如斯夫乃若人性易失情易蕩志易汨欲易淫節易離風易流俗易溺抽泥揚波同逆同流合汙同惡循大水也君子于渭比德焉舉世皆濁我獨清乎大下滔滔我坎止乎江河日下障而東之乎不波靡乎不瀾倒乎不汨汨然與時浮沉乎不合汙流以納天下之恥乎夫渭流其惡則不撓矣君子潔其德則不汙矣此固希節之志也希節為戶部郎督餉江右乃請記之余此云

東軒記

人石常公自者守萊萊署有闕公翦蕪理穢聚材為亭名曰東軒漁石子居龍曰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日在木中曰東明初生也人君南面以聽天下南日之中也君之德也東日之初生臣之德也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暘谷東方也日出于斯陰伏陽舒夜往晝闢晦斂明發天耀其景物呈其象君子居以向之省德之紀潛伏式昭察民之隱問閻罷逆辨治之體決換釐正頹俗之愆訓典齊一其德日宣其政興矣至矣哉公之善喻治也或

曰易兆以北北陸則短照有所遺又曰易兆以西西極則昃明有所窒是故君子弗取也然則公之治其東矣乎軒初成友人棠陵子記之中及伯起卻金事伯起嘗守萊邑令夜遺之金伯起以辭卻之棠陵子曰金弗受乎爾何至語諸人俾人知之以彰故人之穢乎薄之道也吁有是哉故人至然弗抑其情暮夜至幽弗情其行伯起慎獨君子也豈務皦皦然語人曰令汙我以金我弗受乎況伯起而以語人故知之爾于伯起也何抑伯起名震震東方之卦陽之所出也公廉潔無私軒之是名無亦以伯起為訓乎

權性之違焉庶吾怡怡物然然其天全矣苟亂其[illegible]儕之節秦其修短之序易其巨細之分則已與物勞物與性悖尤非吾之能也予又問曰揖菊之本末採而食之可以延年故正月取根仲春取苗季秋取華順其令也主人貌沃沃爾顏澤澤爾無乃菊是賴焉主人曰过矣惟壽在天不係于人惟養在人不係于物毋搖爾精毋役爾形毋汨爾情壽之本也菊焉得而預之又焉得而壽之承平黍英不沉于江乎龜蒙擷苗藥床茶竈至今存乎菊潭之水飲者百歲南陽無夭殤乎吾亦不能是夫菊有燕靜之姿隱逸之操

則老圃誠有臭味哉夫川其聰明以殉物之性者鑿也主人不鑿矣夫巳汩汩焉而聽命于物以祈長生者惑也主人不惑矣不鑿者其體安以順不惑者其心逸以休居吾廬者皆主人則官府將書衣冠而化哉

微齋記

天下之道曰微與彰而已矣微者修于內者也彰者施于外者也微有大小彰有遠近隨其所至而罔不應焉錦襲而章魚潛而見鐘于宮而聲諸野珠在淵而媚夫澤孰不然乎何也蓋靜含[illegible]物不可[illegible]韜其智智不可[illegible]實不可揜故君子黜華以仲實不擯實以矜華抑末以强本不弊本以事末動靜相生愚智相成虛實相形天之道也人之德也明哲既往至理日湮士修名與陳藝能肆靡麗之志奮奇詐之迹動以離哲智以衒愚靡以盤實春華過目終朝則傾爝火末光逆旦則熄是以君子惡之也按察使高君名顯字德彰皆從夫著也乃別號微齋以約之誠知道者哉蓋遵篤實之風者廣明通之用惡赫赫之光者昭冥冥之績由靜而動動之至也由愚而智智之至也由虛而實實之至也由微而彰彰

之至也持滿則發若孰揚之弸中則形若孰張之物之有象焉之有微理之有符其極則一而已傳曰知微知彰此之謂與禮命名必以義不義不命故君子聽樂則審音顧名則思義不可不慎也吁君克思義矣夫

寶穡堂記

寶穡堂者北山楊子之寶穡堂也嘉靖二年五月予止岐山試弟子員以德業既暇乃訪北山北山肅而升于斯堂田器咸飭耘耔方興予曰北山殆爲老農老圃乎抑若夾人者隱于耕乎無乃悲形役樂天命

愓然有事於西疇者邪北山笑而言曰予先世咸勤於稼穡迨不敏獲躋卿士及其歸也年未及耄乃退耕于野以治先世之業而今老矣月擇貽謀于吾子孫商賈之事不忍為也金玉之寶亦惟損智益過爾矣惟彼稼穡本厚而力勤況吾祖吾父暨吾所事事者故終以遺之俾耕澤澤焉穫秷秷焉積栗栗焉庶幾四肢不惰而育禮洽也君子盍有以命之予曰夫人之于子孫遺之以安則安遺之以危則危而北山遺之以安者也上古之人孝弟力田已矣力田農之業也孝弟士之行也增修孝弟而弗力田則饔飧匱于春養黍稷淪于蒸嘗吾懼其皇皇焉不給戚然病矣苟徒沾塗體足而孝理罔敦弟德用斁又不幾於野人之倀倀罔罔乎故詩曰稼穡惟寶力田之謂也書曰惟善為寶孝弟之謂也寶稼穡則生產治寶善則禮義興矣故曰北山遺之以安者也楊氏子孫豈其留而弗播凡弗穫邪北山曰吾誨子孫以力田君子進之以孝弟吾誨之以農君子勉之以士贈言之利博于贈金信矣哉小子聽之

鶴洲記

楊子靜修號鶴洲人迄弗得其說或曰豈以其洪吭修頸吐故而納新而得仙之理乎固無取于是也或曰鶴與鳳凰同為羣天下有道則頡頏而翔于句楊子得非以自況也哉是近之矣予聞經曰鶴產無青黃二色木土之氣內養不表于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夫青黃文也玄白質也洲中水行而可居者也洲渚之小也體無青黃於中腴而不施文采乎皭然而白變之而玄則修絜尚素而質全矣行止洲渚之間抑有出塵之度燕靜之思者邪是故鶴有君子之道也楊子殖質崇本內而不外蓄孳孳而為君子是誠有取焉抑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易

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始雖不表於外其至也孚而無所不感達而無所不聞於油油然矣吾見楊子戢于內而日暢諸其外勃如也澤如也皙如也則靜含而動光體潛而用章德積而功起豈非微之而顯之翕之而張之者乎而君子之道備矣楊子曰異哉言乎再拜而受之

容堂記

君子命名有義焉字以別其名也弗離乎名也號以別其字也弗離乎字也都督楊公曰宋職名也曰[illegible]仁義哉字也又以容堂而號焉執非淑汲汲于自

乎名與字與號所重者義義而兆踐斯皆虛器乎爾
夫宏者大之謂也仁者視我我也物亦我也視物物
也我亦物也無我無物而後可以造于大是故求大
者莫先于希仁夫仁豈易言哉禮曰舉者莫能勝也
行者莫能至也此仁之德也然即其所舉與其所行
皆可以謂之仁特不舉不行焉耳是故仁不可勝人
不可不勝仁不可至人不可不至仁猶夫海也今夫
海百川灕之在閭洩之無增無減不忍而不靈有容
故也人惟有容而后以去隘靜以鎮躁和以躅忿直
以道疑齊衆寡之分物厚薄之度公好惡之性宣同

異之情親不廢疎不遺德不捐怨不敵貴不侮賤不
陵賢不嫉不能不棄訓彊於弱各順其理斯仁在我
希之則是焉巳矣苟槳精神乎褊淺而不能容適足
以拒夫物循仁吾不知也又何大焉書曰有容德乃
大夫有容豈遽及于大哉蓋有容斯仁仁斯大矣公
因號以踐字因字以踐名因名以踐義皇皇然而求
之若弗及焉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然則君
子也歟哉

湛塘記

新淦王子德仁官邦御史來夫子則命清理兩浙戎
務先是家食特搆室一楹而藏修焉室左右水瀦焉
焉潰瀠方集乃泥濁不斯牛馬及其湛焉則沉淖撓
濁渝汙停泚冷冷然而清也侍御乃名曰湛塘而以
自況焉而將終身哉侍御攬轡行縣訪枝棲于山間
品評泉石因而詔諸湛塘乃沉思而涵沫之曰淵乎
微哉水之為物或源也或委也而皆可以喻道焉是
故采滄浪之歌與川上之嘆樂浴沂之樂悼觀瀾之
歎至聖大賢咸有取於斯乃若望洋者或失則荒合
汙者或失則隘溺泥者或失則随是又不足道也夫
斯塘與致沉與止之謂也是故沉斯湛混斯淆淆斯

泥泥斯獨止斯清清斯靜靜斯明明斯湛矣人之心
瀦焉而一掬泓焉而半畝江江焉而千頃方哉塘也
欲之浸淫州亦木乎一不息而濫觴焉則淵淪波動
流橫瀾汗但見其汶汶乎爾泯泯乎爾惟夫知道者
澡無欲以貞夫一瀅乎虛若鑑之瑩坎乎不盈不槃
自平是故淵凝而淪定波宴而動恬瀾淴而橫息瀾
冽而汗灑夜氣以澄天光靜發萬象森然洪纖靡遺
湛體寂如也沖如也由是乎加之于有政滌清之志
濯群穢激揚之節作新厥民潤澤之功普利萬用
潛精焉侍御用之貴邑有裕與大江之上游其邑

青青而若蘭也其紋漣漣而若縠也有湛之性哉乃沉舟中流挖予而登焉桃焉揭瓢汲深浮而共酌之侍御曰湛以洗心滌德以澤人誠有志焉而不敢辭也雖然洞彼淵水察見潛魚君子之政任察察務皦皦者則能之夫豈暇乎哉

順貞軒記

司徒氏龍子孔錫告于唐子曰唯是先大夫營軒于野上稽羲文揣摩象畫名曰順貞明素履警耄倦也而今先大夫不祿矣予聞親之遠也履霜露則思居處聞琴瑟則思所樂斯軒也乃先大夫之所居處而樂焉者也敢忘乎哉子學易者也何以教我唐子曰姑即卦之言語飲食言之哉順息於內者也天下之物形於外者也而言語飲食物之至順也譬若江河然流湯湯焉波瀠迴焉郎無隄防以捍其急則決矣言語飲食人身之江湖也尚興閑奈義欲離德經潰性命而其決容有已乎然君子亦人爾而能不言不食盡拒天下之物哉亦惟慎節之而已夫言語慎則德性尊飲食節則嗜欲寡而又大之則呿呿爾執德之樞乎沖沖爾守道之極乎鄣澹然含中而徒乎將三日不食槁焉滑嗇乎吾見天下之物皆定於我物縣我靜物二三我一以待之而養道正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之為教惟靜與動動靜相制此順貞之義也予不佞謹復吾子龍子曰善哉言乎先大夫之志庶幾其勿泯矣

序

國語序

六經而後國語猶近古焉何也詩有國風以言乎列國之風也匪徒言也蓋善惡著則美刺興美刺興則勸懲得宜理以導民設教以訓俗紀政以表方被之吉油油然忘其入矣夫國語所話者皆八國當時行事上僭于國風世有升有降道有醇有疵義有大有小文有盛有衰莫之乎同也亦諸本善惡以成美刺云美刺以昭勸懲者其極則一而已是故大者莫如

周語宣王周之賢君也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之弗聽乃至南國之師伐魯立戲公仲山甫諫之弗聽諸侯從是而不睦苟不因[illegible]之變側身修行則中興之績或幾焉其次莫如齊語桓公中主而已親逆管子於郊而與之坐問焉于治乎定民與國修法寄政諸侯諸英內屏周室赫焉霸矣是故咈諫者雖賢君[illegible]倚事也任賢者雖中主御強國也斯可以訓矣他[illegible]夫是也尚謂不足微[illegible]列于國風乎蓋風以風之[illegible]乎語也感人深入詬以道之暢乎風也亦庶幾乎[illegible]人也故曰六經而後國語猶近古焉石以為錯不同非玉不川也輒以攻疾不曰非玉穀不食也是故君子取之矣侍御史兩山郭子自微觀風于秦克廣聞典逖修古訓乃批其緒于是書而布諸學官弟子員毋亦有風之之道哉或曰開藝文明史法斯又不但已也

小學集解序

新安朱子著小學六卷以授童蒙繹而解者非一人厥旨攸當國子祭酒和順王公應韶哀而集之大義炳炳如指掌榆次寇公子惇以御史中丞巡撫甘州諸鎮乃付是書于龍曰其慎布諸學官龍序之曰天

下之政同文則治君子之學合道則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自軻之後逌朱得其傳散也久矣幸而有宋周子程子發微闡幽蒐緝遺緒至朱子斯蔚然而大成焉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載諸六經四書三氏者乃羽翼乎經而於書是訓也明興以來咸知尊信而誦習之上無異教道德一矣下無異學風俗同矣迨于近儒術異者惡其同好奇者厭其常崇虛者厭其實趨徑者鄙其鈍乃嘐嘐于朱子之言是病抗顏而攻之若訟若讎然曰吾以明吾道乎爾夫憒識與者以詆世也學禁張者以病國

冠公用是為懼乃性配天之纘肇自岐疑作聖之
功啓于童蒙是書立教以弘訓明倫以敦典敬身以
善則稽古以論世徵言以畜德考行以取善所以固
其德性而端尚其習者也于是乎皇皇然先之以正
本焉俾閭閻之下童而習之正是非之分定取合之
極庶幾白首猶弗悖乎其初矣正猶詔夫適越者而
南其轅與懒焉尤延㧑而導之豈至中道泫然迷其
岐乎易曰正其始萬事理然則公湥于易之理者哉

送徐子入覲序

徐子字用先蜀之嘉州人也正德中居御史臺以論

事編于田里
皇上即位用薦者召為陝西按察司副使明年天下
諸司入覲陝乃吾徐子當行郡后四朝數奏以言明
試以功古之制也陝昔稱四塞之國天下莫強焉軹
道褒谷固自若也名山大川之限猶夫昔也然形縮
于中乾制窮于求大㯿疑于轉噬有識者不凛然寒
心也哉故夫材官不共士馬耗逸黠虜擁衆前年三
萬掠平凉今年五萬寇涇州明年後年其何如也故
夫大郡旁鎮分植諸番歲溢月息城隘不足益其國
民窮不足增其賦明年後年又若何支也故夫州縣
之間番種雜居懸弓橫劍以日竊于原野抑豈能晏
然不轉噬乎斯三者徐子槩于中久矣藩籬之戎不
殄則入室腹心之疾不瘳則裂稽若記傳所謂岐中
國之防少諸侯之力徙邊境之患者班班然皆可行
焉徐子往矣其惟建遠猷畫明策以敷奏于廷俾畫
制曲防之令違權救弊之化布諸國中則三秦安三
秦安則天下安不然君子之憂猶未歇也郇模獻字
鄭俠繪圖皆能增益國家之利徐子賢者也其何難
于此哉

送兩山入覲序

金華蓋于大江之東山川沕鬱風俗麗厚易治宜莫
先焉邇來大夫君子其政不忍猛而寬而境内煦煦
然夫何吏佃于恩股剝忘倦民狎于愛吝併公行可
憂也已嘉靖丙戌安仁兩山張公文輔以才御史出
補是郡施德敷政繩任糾暴慈惠刑罰並宜其理已
丑春天下諸司入覲兩山當行道經于淮漁石子曰
惟昔之稱善治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已矣雖然未
也夫德常加于君子威常行于小人吏有不才者矣
獨無才者乎民有善者矣獨無不善者乎不才者畏
之威而才者罔懷是因威以廢德善者懷語之德

而不善者罔畏是因德以弛威德廢若苛苛不足以勸吏威弛者玩玩不足以馭民惟夫吏不才者畏其威才者懷其德民善者懷其德不善者畏其威則德以節威威威也德亦威也威以輔德德德也威亦德也斯之謂善治是故克威克愛偏使所以定功不吐不茹山甫所以賦政豈非明徵也哉書曰明試以言敷奏以功車服以庸古述職之道也兩山之政操張弛之宜中剛柔之節敷試于廷豈特庸之以車服而已乎彤明之典弗克以違矣

二忠錄序

昔元孽梁王愚恃其險而貳國之令有滇未寧皇祖不欲勤兵于遠命吾婺忠文公諭以順逆俾納士不從死之繼以荊水忠節公往亦死既問罪之師至乃克底定忠文子紳彤嶺而南收遺殖莽然墟矣泣言于朝贈謚進秩恩有加既守臣訪忠節公狀既以告錫典如忠文合祠于城之南特其享祀龍正德丙子觀風茲土弔二公之靈而求其遺烈弗得恒皇皇然或指曰此有石可考乃槩也或指曰此有墨可誦繙而觀之謚議之文與二公抗顏對讐之言暨凡哀而酹之之詞詩紀列生沒之狀蔚焉咸在曰殆全矣乎實惟湮沒是懼而況不斂殺身成仁之美者君子譏之乃托諸木傳焉夫士以伏節死義為難即有國者罔先遴致之漢四世而有中郎之節唐載祀繼百杲卿爲賊而下皇祖開迹之始方城之區而以死殉者乃駢首焉是何嗎之至而應之疾歟夫捐軀者臣之分也擇死者士之志也粵自夷裔戕中國政失其綱天下戚之既聖人作受天顯命凡我士猶汙之得濯劃然響赴而願委質焉可以綏猾夏之誅而復我冠裳正我名分秩我倫紀修明我典彝文物者則力爭之爭之不得

守繼以死勿恤此二公之志也分也語曰守死善道君子非此雙拆以之難死而無以善道之患殉愧傷勇刺秦任俠道祗病也二公亮而執貞而不汙分全而志不咸焉善道矣哉然物之弊者有托乃傳二公忠功義開不滅不蝕有如日月在此無是集可也然而俾萬世之下讀者掩卷盪于義而勵其忠不奸度不從欲不亂非禮則是集有相之道焉其庸可略乎

表忠錄序

唯是餘干康山忠臣廟祀丁分普郎而下三十六人
唯是豫章城忠臣廟祀趙公德勝而下十四人城又

有全大節忠節一祠宇者四人孫公炎葉琛已夫三
十六人十四人實惟我
太祖初定江西偽漢濫至各敵謀夾大軍扼之或戰
而擊或圍或拒或守或襲或誘或殿或諜或被執弗
屈斬首死于難既偽漢平甘錫爵列祀血食兹士夫
四人乃宸濠叛其為亂或抗詈厲聲叱詈偽命或誓
弗食或憤激自死焉或民因然各書地為祠以祀之
嗚呼諸君子烈矣夏子曰兹士徇名謬哉斯言何其
誣義也名者不足以語行也名之盛實之表也
士誠務名焉能向生捐身赴死夫死之于人大矣知

死之分者智也守死者信也蹈死赴焉者勇也智則
辨辨則不惑信則貞貞則不二勇則果果則不懾不
惑不貳不懾而後能死焉名何為哉然則諸君子殆
盡智明信成勇以徇乎道者非徇名也嗚呼烈矣烈
矣昔魯為士守死孫稱禮義之國康山之陽豫章之
區諸君子桓桓赳赳若節之鴻川之不息焉尤可見
我祖宗以禮義立國而君子誠以之紀矣乎夫三十
六人十四人祀秩已邵矣是當知四人狀以告于上
與正祀典乎然遠者浸微近者僻廢因并闡焉故錄其
實俾有司傳之永可以勸乎哉乎四公經保妻子之
罔抑戚戚然掩卷而泣矣發潛闡幽則若上世春秋
之法也詩之教也又御史之事也責也君子毋曰僭
哉

循吏私錄序

正德己卯江西鉄監司寺當行是維藍王逆亂虔劉
斯民殲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繹騷于途征餽轉輸
興于野乃民弊弊焉日阽諸危亡有府之政若禁網
然既至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
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大者恤民隱正吏
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吏

民猶羊也吏為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
牧殘隕然瘠矣柰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
是急哉子曰聞命矣乃布檄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
悛責之又弗悛必下勿貸君子曰丹有善惡習有
上下政有勸懲故賞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子
之政毋乃詳于懲而勸猶略乎子曰不明之過也乃
屬有司錄諸先為吏循而沒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
府同知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
官汪[illegible]于是乎泰和知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
[illegible]或皆[illegible]介乎其廉而節也術乎其惠而和

也擬乎其古而不回也將乎其卯而不開也俟乎其
識而不替也吉諸其氏皆曰始顛乎安若堵乎而今
由由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硜乎澤澤乎吾弃
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新不為主增祀
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欲
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哉廢哉賂不彰與私欲不行
與掊克不加與刑罰而賦斂與作偽自遂而刻懸無
所容與民丁丁然隱日廖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
人民之殃也天其大誅夫錄止于五人慎之也抑以
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

散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略也附錄尚懿易
春乃吏胥有閑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
朴劉桝貫士行也夫忠義取士行與然後吏習不媮
抑勸之大者乎

鍾氏家譜序

鍾子告于唐子曰室而弗構隤厥基治而弗裘失厥
詞皆君子之耻也先是曾祖泉鍾氏之居澤州者而
為譜其例以世別名以序別齒以子系父孫系子凡
生若卒與冠婚與殯葬與家有善鄉有行官有政闕
不具錄昭可考也自曾祖而上得四世焉自曾祖而
下及予考父得三世焉總七世而已今自予父而
下以及于予暨子若孫又累累然數世矣皆未之及
也世遠則源支繁系則散于是以懼而將續之抑有疑
焉譜者從祖曾與姓也自外入為予鍾之宜子至考
之姓則不傳矣乃予欲于續譜之外而別附以譜以
存其微也亦可乎唐子曰異姓無為人後之義衛絕
者亦宗繼同姓則然也何也姓也者受之于上而傳
之于組相因相固相聯相係百世不可易也祖非鍾
氏派于孫强而附焉則宋可以為姬晉可以為子乎
雖謂也然其本姓若之何而不傳也則可戚矣雖然

鍾子少孤不知叔梁紇之葬于防也問于聊曼父之
母然後知之安知一鄉不有聊曼父之母乎姑令多
方以訊之訊之不得然後別為附譜以著其不得已
之情以當其不敢忘之義以明其不可濟之分斯為
仁人君子之道也夫豈惟譜哉廟以異其祊也祭必
異其班也庶幾可也鍾子又問曰善惡著則勸懲昭
良史之法也今善則書惡則不書毋乃猶有闕乎予
故並書之則何如唐子曰意則善矣義則不可也何
也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道不同焉家
之有譜非子紀父則孫紀祖非父者亦父之所也非

但言亦由之所由其有過口可得而言乎手可得而
舉乎譜之誠足也即子弟壻人亦曰為隱焉爾隱斯
矜矜斯弟棄之矣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禮曰與仁同
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得非此類也乎鍾子再拜曰類
旅辨氏義之道也彰善匿惡仁之道也義至則分正
仁盡則化厚分正化厚而孝弟之德弘矣又何加焉
乃書之而去

隴西汪氏族譜序

汪子麟應北來其家譜以徵言于予吁遐矣哉汪氏
之為宗也當隋之季迄無定主其始祖華奮自新安

婺義派旅得蘇翟說俾有睦婺六州既李唐啓運乃
籍土地稽首闕庭進爵越國公迨孫處惠移鎮鞏昌
茅土不絕是為隴西汪氏中傳千世顯者仕金領隴
州防禦使金亡三年猶守孤城及元兵頓于城下爰
誓于衆曰吾乎殆矣爾氏何罪吾哭三日乃議撤
備夫始守三年終哭三日豈非以萬人之命則全乎
而死綏之志猶剛如也是以怫然有憾焉後封隴右
王没謚義武子若孫七公三王而尚主二其諸被袍
笏負印綬者纍纍若若不可勝計又傳至于庸者為
使道總帥兼將仕大夫洪武初王師赫臨海宇底定
籍稱其執誠以所聲教遂獲世守由是傳而義而福
而壽而慶而釗而溢以逮于麟俱授節鉞稱世家者
莫能先焉遐矣哉汪氏之為宗也竊惟人之有宗猶
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木在山其枝糾錯端本則齊
水在地其派㢲分遡源則合一家之人尊卑異服大
小異等親疏異殺遠近異分邈乎不齊也自夫宗法
一立則尊統于大幹小成聯脉遠維近昭穆以綸之
名物以紀之恩義以固之而家道修矣雖然觀天文
者則齊于曆象察地理者則辨于職方闡宗法者則
考于譜牒其極一而已苟宗法雖舉而譜牒猶稱闕

焉則逖易忘久易迷微易湮蒙易晦雜易瀆睽易携
旁易瘠末易散終至于疾病不問死喪不弔富則棄
貧貴則遺賤老則虐孤少則抗長漠然若塗之人者
世未嘗無也先王惇族與仁之化固如是乎是故譜
牒修則宗法明宗法明則人倫厚天之經地之義人
之行罔不然也又何間焉斯譜也品式未周而變例
亦略然克慎于宗法而木本水源之德則油油然不
忘矣予是乎君子曰應乩之有孝弟之心也夫

吏部獻納稿序

吏部獻納稿者楊公遂庵先生吏部時所獻納者也

昔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晏子進言于其君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于是乎有獻納之職矣夫獻納有三曰道曰位曰時已矣有道則善有位則達有時則諧道存乎臣位與時存乎國不易之分也傅說道與位與時皆至焉者也是故阿衡一德罔專厥美孟軻氏道至矣位與時不至仁義之策無以變齊梁之政周也陸贄道與位亦至而無其時炳炳數萬言罔非懇懇之藥然而忠者衆矣先生正德中為吏部尚書曰君之休戚惟我同之國之安危惟我係之况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尤周冢宰之制乎而否不容沉晦也明矣于是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日若有弗及焉其見于獻納者則規視朝以匡闕政勸經筵以緝聖學理直臣以獎臺諫原由過以全國體繩僭賞以抑近習疏方略以戢內盜陳邊務以消外虞尤皇皇如也至于災異表沴身求策免復力請親宗廟之禮廣儲嗣之本慎遊畋之防遠騎射之戲撤市肆之利逐番域之僧選遊鎮之卒危言讜論極其剴切蓋詩書之告其君者殆無以過焉夫先生之道人臣之節也彼以古上卿為忠者嫉其忠讜者聞其直言之而諸者聞之不[illegible]事當時而已矣然旱暵千里灌溉之益[illegible]乎沂泝沉澨一毫尤有力焉故齊梁之國不至廢孟子之功也唐之奉天不即于亡陸贄之功也當是時冠賊竊發變倖盈朝諫臣逐放其殆矣惟先生個誠乎于宸極與專尊于朝著正顏抗疏不震不慴以匡翼乎其間不然吾懼天下之憂殆有甚乎此謂時猶有不至者邪大乃言惟脈遂與商道矣詩遂歌以隆周室其時又何如哉是故將而已矣

正學書院志序

正學書院志者志夫正學書院也自魯齋許氏教授京兆關明橫渠之學後之人緬想遐風適追明德乃立書院以求厥傳歲月浸久裂為民居雜于市肆君子憫之弘治中遂廢先生以提率至委窮変度乃移置焉以道設科分經進局于是乎彬彬弟子員復知有魯齋之學矣上之知有橫渠與二程之學矣又上之知有孔氏孟氏之學矣此志之不可以已也志公撥明始也進造將嗣也先賢紀紀也學約崇要也文若詩[illegible]樂也人才興明效難矣官氏班序職修矣其以[illegible]道以紀事以崇獻[illegible]不可遺者以吾筆[illegible]

送陽明先生[illegible]凱序

為臣不易固也社稷之臣尤不易哉惟是寧邸宸濠反道敗度罔克悔禍羣醜嘯聚之私畜強圉繕器械具舟艦謀不利于社稷正德丙子中丞陽明先生領節鉞鎮虔州路虔居江之上流兵尤善聞先生乃蒐乘閱卒部勒倏焉己卯之六月十四日濠戕殺守臣浮江濟師攻諸郡邑以襲留都會先生方趣閩濠遣巨筏邀之距百里先生聞變亟馳吉州告于衆曰人臣出境有以安社稷者專之可也予茲往討賊遂檄布濠之罪于四境下令督諸郡縣徵兵以從既吉州虔州袁州臨江諸路兵咸集先生誓之曰日濠所荼毒非爾父兄即爾子弟亟執爾讎而後朝食衆曰惟命七月十九日克豫章城擣濠巢穴民稽首再拜曰非公濠逞不已民胥亂矣越六日執濠于江悉俘其黨民稽首再拜曰非公濠復來民胥死矣夫濠輕用磔人之軀沉人之族積威深矣況擁衆數萬憑恃江湖故反之日遠邇震恐先生聲義致討首嬰其鋒止朞戢亂保大定功而克鎮撫其社稷曰社稷之臣先生其庶幾乎

天子即位嘉乃丕績賚書召還將大用以政龍乃次其功俾史氏采焉龍不佞敢有終告以布厥衷昔者商王召傅說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建事學于古訓惟學遜志時敏王卒乃有獲允懷茲道一德之風阿衡非專美焉先生明于聖人之學克遵先王之教茲固以良弼召乎[illegible]卒對揚休命陳說匡弼明保

天子念終始典于學以監成憲以康兆民以祈天永命尤社稷之至計也傳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于先生終望之

馬政志序

陝西阻守三邊撻伐諸虜張敺之武不如騰槽之利曲踊之衆不如超乘之捷甚矣哉馬政不可不講也厥初散茶懸令招易有貨盡壞除兗孳牧有場分寺置卿監視有正撥序協則典守備官十乘啓戎三駟敵愾胥于是乎出焉火木稱而蕃生防缺而流靡法玩而弊滋私販廣則招易廢場利侵則孳牧寡周歷息則點視疎是故茶弛其禁兌逸其丁馬耗其額軍墮其實意弊矣成化間乃設憲臣以司察之布法宣典用正諸枉末之有改也嘉靖癸未侍御史陳子子學秩命而至本于忠勤紀以張之儒以貫之周防盡

制功用詩典且迷或舊章勞集遺緒牘而為志以觀
天遠荒鋤郭于武威式崇修彼之令乃刊而布之慨
自方冊之設紀載斯具其來遠矣奈之何去其籍者
則數數然乎是故夏禮無徵周制不存古昔有遺憾
焉而況于今邪斯志行則測本以求端舉要以崇實
申禁以防未飭法以補弊將效以興利咸秩秩然有
在矣猶曰政之不舉而廢墜是憂豈其然乎吾聞茂
關籍者忠益則深條便宜者綜理不紊夫志猶夫是
也姚事君盍懷繁焉

鹽政志序

侍御史朱子廷立作鹽政志予讀之憮然嘆曰天下
之政未有無弊者也天下之弊未有不緣乎利者也
蓋利藪斯嗜嗜斯競競斯赴赴斯規規斯偷偷斯姦
由是弊若蝟毛繁興叢叢而集矣孰知夫利之可節
而不可偷也孰知夫利之可正而不可姦也我朝酌
古定制京師訓度與諸邊供億符給於民賦懼其傷
也又興鹽筴以佐之因天地之產以克國家之需借
商人之贏以補百姓之乏法亦若是已矣厥初散斂
之方準乎盈縮豐約之節隨乎登耗以法制利不以
利姦法因紓北用商採其商民皆其食米始不善也

夫何法令既數姦利日滋于是乎有竊販者矣弊在
齊民于是乎有占中者矣弊乃在勢要于是乎有蠹
竊者矣則侻然而濡其迹者又非但齊民而已也勢
要而已也是故始竹鹽米二斗有奇而後則五倍之
而猶未已始惟商中之而後則貴人巨室私據焉始
商爭赴懼不先而後則耗而轉徙始額盈課羨而後
則征逋欠利以滋弊弊以戕政司國計者竊憂之嘉
靖己丑春三月朱子奉
天子命清理兩淮鹽政其至也崇聽慮肅明執力修
釐革之效自誓有九誡修法有五事戒姦有十五要

訓商有九令皆可述也尤督學官弟子員之才者自
夫自有其選立與制度與制詔與疏議與評論與鹽
官禁約逃覓懈縱眾綱分目而志成焉上下數千餘
年炳若指掌惟昭古今之制哉周官具法度斯彰
坊記作民欲以止夫有志則諸所姦利者咸曰法昭
昭若斯乎犯之者殃觸之者亡吾見其凜然而不敢
也憂末流者務修其防以救之綱皮以正利正利以
蠲弊蠲弊以興政志胥有在防峙而末流可遏矣是
可為敘

督府參議[illegible]

督府者何乃三邊經略軍旅者與詔起太傅遂菴先生提督其事也奏議者何先生所為諸疏以攘戎乎外而畢其經營者也彪列而刻之以傳于世者誰氏固原提兵副使潞山桑子溥是已曷為刻之將以告夫邊疆之臣介冑之士也曷為告之蓋虜情叵測技之剽利及諸出沒之候虛實之形與在我調度之方制馭之術分塹合圍之法出備入保之宜無不在焉是故邊疆之臣介冑之士不可以不知也抑諸山川之險易斥堠之派答主將之仁暴士伍之奮弛錢穀之盈縮聲援之遠近亦皆昭可考已尤不可以不知

也皆賢論撰著書為已試之方此亦已試之方而得其精神可以折衝者也得其方略可以壯猷者也何也醫始切脈數年之後則但觀色聽聲已矣是故見藏稱神折肱稱良無他習其理然也先生始巡茶馬而為總制出入于邊者三十餘年于斯其誠習之者乎謂之曰已試固不誣也則豈惟邊疆之臣介冑之士當知之哉刻之是也其諸刻焉之條又曷為並存之蓋薦賢者忠之則也得士者昌之本也是故舉親舉讎舉偏曰汲汲然非祈大夫乎西士之士擢用不遺非漢諸葛氏乎是獨可以後諸邪夫不敏亦很及焉乃可略也

贈司馬荊山先生提督三邊軍務序

比歲虜寇擁衆數萬控弦鳴鏑侵犯亭障陝西諸邊是用弗靖累用薦者起司馬荊山先生即其家授鉞焉而式遏其行龍慕先生蓄有年矣比至承顏接詞披見悃誠若藹藹然而有遺思者未及問先生語之曰予杜門不出五年于斯彼裘褐敖巖居而川游甚自得也既王言載臨北面稽首奉疏謝曰臣愚不足以辱命不可再謝曰臣耄不足以辱命又不可無已乃建旆而西雖然老夫終遁焉爾子以為何如龍曰

消息盈虛順時之則進退存亡守理之極是故困斯尺蠖焉不遇斯龍蛇焉乃若藏器于身也得政于國也獲譽于時也蠖伸龍變感會適庸理之固然又何讓焉挾出竅之贄者存皇皇之心抱振世之鐸者形栖栖之迹此非大彰明較著者哉先生風采足以折衝謀猷足以經國斯其藏器也久矣年耆優分閫之責金將中三鍼之命斯其得政也專矣臺臣舉忠廷議推賢斯其獲譽也公矣肝食之懷不可虛也多壘之辱不可忘也亦惟勉于斯行抑聞藏器者利其用是故不有方叔元老孰能壯其猷者乎待政者任其改

述故不有申伯之德門于四國者乎人待先生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先生自待尤不在二三君子之後也道以時庸業以機張日華夫振策以宣文武之則靖寇以紓西北之憂定功以副中外之望罔不在斯行矣而豈徒哉而豈徒哉先生曰善哉言乎千老夫弘矣盍著之于篇吾將圖焉

督府奏議序

自古邊患莫如陝西天下之兵亦莫强于陝西近年邊患如故兵乃弊弊然而入于弱矣先是龍以督學至其地周游歷瞻竊有憂之嘉靖元年二年虜直踰

涇州殺人若雨流血若川鵰鳶過而惻焉開府摭帳堅壁不遣一騎怨訕交集若罔聞是又大可嘆已酉年冬司馬荆山三公秉鉞以臨龍曰願公振策靖寇定功以克壯于猷公和已受之而熟籌之而亟施之六年虜擁衆數千長兵弓矢短兵刀鋋逐水草而嬉馬公建旗伐鼓指揮將上正奇迭出攻守並用犄角誘伏變化無常始出延綏則延綏擊其首繼掠靈武則靈武衝其腹終入井凉則井凉断其尾衆大挫衄扶創而西走俘獲不可勝計三路捷奏

璽書褒異進公秩于宮保尋參贊留都機務旆則南矣龍方督漕江淮而述公所以出諸奏議于牘曰子弟觀之龍邊疆之事大者舉賢選將以作其議則光之次者信于賞罰中嚴號令議或無後次者絛斥堠謹烽諜而遊擊又無不備也振策靖寇定功以克壯于猷于是在夫謀豫立者則事成計先定者則策舉是故雲中調度遏敵之本也金城便宜全勝之道也議亦若是焉爾議又舉龍有正心之學成物之德是未能之而願學焉

恤刑疏草序

皐陶作五刑過附有疑議輕不辜不殺此尚德之化

也自夫刑名既興法令斯密凡所疑枉巧詆者彌其間膠故者附其外慈怒者繁其節引嫌者遜其事由是武健之吏擬吻而起而道德之職溺矣磔廷鼠若文致之詞也察淵魚者不祥之理也天道神明可畏也哉

天子仁聖屢勤覧恤之詔俯承休德惟懼後焉故為御史與按察使與今之執事凡關羅織之獄輒疾首疚心指摘苛紊大略其牘而訊之不直其冤十覆若不已也葛子木居刑曹凡八年祥刑之理審矣録囚江右多所平反予愛其文務慈惠而不以深罷為健

辨詆理枉讞獄矜誤得破觚斲雕之餘意而法者[illegible]
濱焉乃命布諸官屬人一帙爲破假餙之柰發忠歷
之心熄酷吏之風活無辜之命胥于是乎在其與昔
之鑄刑書者異指矣

呂梁洪志序

序曰呂梁洪呂志之名山大川綱紀四方昭靈紀異
咸使君子以漕之水道者哉是故司馬氏作河渠書
九川九澤三江五湖罔或遐遺惟漕故也
國家定賦歲漕米四百萬石白粮粳糯一十八萬石
由江入淮入河並達于京師水道凡數千里曰難曰

險未有甚于洪者也予方有事于漕舉衣踏階升梁
而眺焉夫洪多鉅石巨厓巉巖嶄長如蛟蜒伏如虎豹
糾錯如置碁盤旋如輪轂廉稜如鋸牙如劍戟前代
鬬鑿疏而爲渠汶泗衍溢泌汴滲淮黃河瀾汗合而
瀦之右之所激奮蹴鼓盪雷匐而卑涌懸水四十仞
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漕萬三千艘
胥于是乎進每一艘合數艘之卒火洪夫挽之弊有
傷臏蹶足揮汗成血力以進然緣崖躡級蟻行蝸引
得寸而寸焉得尺而尺焉一非戒則飄忽瞬迅猶夫
駟馬脫銜非窮日之力不可四也是爲天下之至難
也天下之事惟難思戒惟易忽之斯志行經國者知
漕之難乎則官不置冗費必沐浮兵定以制役止不
急粟無耗蠹弊有備焉受祿者知漕之難乎則祿以
養賢吾思吾賢食以食功吾圖吾功敬事之臣日虞
素餐之風熄矣是故考述以明規因文而屢喻志之
大也夫曰勤一方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槩抑末矣君
子猶曰弗志焉

送徐用光督學河南序

東巖徐子用光爲御史以讜言逮罪
皇上嗣位簡用賢俊乃召爲陝西按察司副使明年

改提督河南學政東崗劉子設祖于郊寺揚觶而前
曰任勝于力道勝于人其極一也不聞千鈞之舉乎
畀于無力人焉未有不懼而却走焉者也途遇烏獲
其氣桓桓其武倜然肅容而授之彼固負之以趨而
無難色君子之于道不猶是哉吾悲夫斯人之徒大
謬于是非也何也文詞藝而已矣名實華而已矣吾
以語諸人乃莫不曰善夫道固大者也一或及之則
瞠目而駭者掩口而笑者捧腹而悱者抵掌而譏者
兢兢而逡巡遯遯不休又何惑乎天下之貿貿爾也宋
元豐中二程夫子並倡斯道于河洛之間[illegible]

振其聲天地之化經緯其文民物之倫析其紀秦漢絶
學勃然興焉自夫世典載戮民德益佻士非章句則
疏而不習非利舉則薄而不求柰之何弊弊然于其
外也其間豈知之流異者尚怪冥者窮幽高者崇虛
枯者執窮辨者務博悖者操戈偷者忘筌狂者塞涂
噫昕也久矣徐子理而文正而不頗毅而有力是亦
爲獲也千鈞之鼎方凜然在手不郤走也殆明矣夫
程夫子之道固在茲也茲執簡而臨之者乃河之水
洛之流也斐然譽髦鼓篋于斯前後者皆黨小子也
其惟崇誠敬之門仰掘衣而入焉虞戚殘之地俾力

行而尚焉斯無不可矣明道嘗論興學育才亦惟議
擇乎篤志好學材良行脩之士風勵導誘之而已今
夫今日之擇誠慎矣況黨小子復攸馬于有造乎是
故不可不勉也竊聞越人操舟求濟于河順顧然望
洋而呵焉蜀之舟師亦以舟至越人乃呼曰盍還爾
柁鼓爾楫飄乎御風泊乎順流茂不濟矣夫其自濟
雖猶拙而于舟師謀則至忠君子亦惟利其謀之忠
而已矣未嘗曰若亦妄人也然則徐子豈以我爲妄
乎哉

贈王公壹庵遷秩序

是惟仁壽宮火
皇上敦于孝理肆新厥工用廷臣議採木於湖蜀之
間公選才望大臣以董正其事僉曰陝撫臣壹庵王
公惟良哉大宰乃亟上其名愜當宁之懷中簡任之
典進秩于工部侍郎或曰勞于外者逸于內懋其德
者懋其官是行也秩曰崇任曰艱命曰榮事曰勞公
經營四方垂二十年嘉猷偉績加于上下是豈誠獨
賢而獨勞之也哉唐龍曰是不然爲國擇賢毋寧爲
賢擇官者用人之道也以身試于難毋寧避難逸其
身者事君之節也今日之事檢括府庫金銀委輸出

納有經則財不匱是欲得廉絜之臣也水陸輓運征
調夫力休逸有方則民不傷是欲得仁厚之臣也事
紛難集民勞易衆調劑有法則政不擾是欲得明達
之臣也夫所需者廉絜之臣公斯廉絜矣所需者仁
厚之臣公斯仁厚矣所需者明達之臣公斯明達
矣廷臣急于薦賢
皇上篤于得人不畀諸公而誰之畀耶況以一身之
勞而全九重之孝節萬方之力省天下之財公又何
讓焉是故刊山之後伯禹任之營謝之工申伯定之
古則然也匪躬之節焦勞匪懈鞅掌之憂慘慘不衰

古又然也君子亦惟安之而已矣諸在位咸重公之行結駟列帳陳祖于郊爰命龍致言焉龍迂腐孤桀得侍公且久而公斷斷焉休休焉于龍至矣乃弗敢辭若公先爲戶部郎以剛直忤逆豎璽至奪職罰米數百石尋用薦者歷試諸藩司治行推爲天下第一璽書褒異及今巡撫爲風訓脩閑經甄吏治豐卓實消民殄抑摧貪剔政蠹則有史氏之文與人之誦可徵也已夫何待于龍言

贈李東渠巡撫寧夏序

嘉靖六年孟夏之初吉山西左布政使李公東渠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諸路右布政使周君光宇暨諸在位列帳結駟祖于汾水之上贈言古之道也以問諸龍竊惟召虎受命式辟四方畢公祗輦保釐東郊今之巡撫猶是也况東鄰遐陬外警四夷内釁中國抑又重矣汝

皇上于茲眷首特隆慎選之命中久任之典而適以畀公榮哉行也詩曰無德不報公何所報之公曰威可乎曰可矣未至也公曰愛可乎曰可矣未至也公曰威且愛可乎曰可矣至矣夫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蓋軍旅主威克愛可也今日之責固本以寧邦修德以來遠峻防以悍患威而不愛是張而不弛也愛而不威是弛而不張也惡乎至是故世固有虓虓然威者乎惟見其密法張禁心德日離内姦作矣又有煦煦然愛者乎惟見其惠恩保奸悍卒撓猾國令廢矣戒醫者慮廣思患者防至救偏者功全聊以視吾公也公曰吾知之矣一張一弛文武所以丕式不剛不柔安危所以永賴吾郡是以往矣然則公下

天子之德無不報乎哉

送王濟川任雲南參政序

同年王君濟川任陝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涼州諸路嘉靖五年春乃陞雲南布政司參政大夫君子張祖于郊以序問于予予辭之曰濟川之往涼州也予嘗贈言矣煩則支再則瀆而今實不能濟川曰子日者屈我以[illegible]德以[illegible]我曰不[illegible]不問民加之子攻功用日興無忝有位子豈恨乎我也茲亦惟子之言是欲蓋以將予何辭乎予曰君自善治予言何爲雖然正德中予以行部至其地實亦習其政是則可言也惟國之張官均以爲民有司尤親民之任者也是故天下之民皆樂其有司曰庶哉其

孰子字乎我雲南之民乃惟有司是哲煦煦然曰是毒我者也何也蓋其地古西南夷也民囚狉狉然榛榛然朴而近陋簡而無章州縣分隸稱易治焉然有司之官有二土授者曰酋長品除者曰流官分立長吏與承與倅與幕與掾相維相制法不可不謂之密也夫乃酋長推髻鐶耳不待文墨日惟浚民以豐其室民且懸猶曰不足也流官人咸弗樂居其惟遲鈍貪困之士斯靦然乞秩于國而就之焉汲汲于貨猶夫酋也是故民視酋長曰內之讎也流官曰外之讎也猶幸而執簡以臨于上者有中丞臺有行部之使有伯牧刑法之臣其奉國之法以遏禁諸有司之欲民恃以為命者不亦重乎哉濟川茲行其伯牧乎國之責大矣民之望深矣雖然官邪之興亦惟在上者待之以姑息與夫絶之之甚故也自其有不善曰若土酋也若以乞秩來也縱其奸慝勿戒于初自其有善亦曰若土酋也若以乞秩來也不姑取其節長棄於後是故無忌且莫之勸矣濟川往矣不善者必繩以刑毋略法毋褻恩善者亦彰以禮毋引嫌毋拘於類由是德以賞勸慝以罰沮苛徵不作貪政日消民欣欣然昔之以為讎者今日良有司矣夫吏胥正則民利興無亦治之淳政之大經乎不可忽也濟川以為何如濟川曰善哉言乎予因知凡以近斯民也

送姚廉夫任天津兵備序

芹泉子廉夫晉陽人正德甲戌陪予需選于京師日相過從甚歡也既芹泉子補葉令予亦出按滇服再巡江右各怏怏弗及聲問嘉靖元年春予督學于關而芹泉子尋以僉事至乃得以申繾綣之懷篤切磋之誼而今芹泉子又選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兵于天津之鎮維鎮距京師二百餘里旁皆海之洴居民稀水乃不設州縣而以衛隸之勢要庄舍聯絡而為盜賊伏諸海濱而諸豪復煦煦然庇之故白晝列刃出沒波濤肆無忌也況當南北之衝官人上下舳艫相銜牽輓之夫日以千計旬以萬計月不知其數也重以近習之舟需索相尋焉什伍竭其室以輸于官官劊胬以應之猶裂眦搖吻嗡嗡稱弗足故鎮勢要難制盜賊難擊夫役難供弊弊然也銓司恒擇人以畀之弗輕授焉然則芹泉子責其重矣夫當天下之難者濟之在有才而已才欲其達也鎮之在有力而已力欲其定也才惟達政跡素宣辭分錯導窾理劇解煩日有餘焉不違機斯難矣力惟定故金石不折雷

甚不慄尊官大爵近權變興不詭不亢不矜無愛乎寡
不足也不定氣斯備矣機運斯其政紛氣備將其政
廢國何賴焉是故才可能也進斯為貴力可能也定
斯為貴盤根錯節必擇利器而授之疾風之中非勁
草斯靡焉耳矣夫物理亦莫不然也夫所謂達才定
力者非泉子殆其人乎茲秉鉞執簡以臨乎鎮吾見
恢乎號乎縱縱乎皆稱難者亦易易矣敬之哉敬之
哉

送劉遂夫任四川參政序

劉子遂夫陟四川布政司參政龍聊言曰仁育義正

政之大經治之本也國家定制每路置布政分司道
若職者布德宣化有仁之道焉又置按察分司道若
職者糾慝正枉有義之道焉仁義並用偏而不息其
勢若離而道則相成不可以有加也然仁務涵育其
功難見義尚擊斷其迹易彰夫人之情惡其悶悶而
惟赫赫者之欣動焉則固然也況習明察者以忠厚
爲保奸奮果敢者以老成爲債事操威切者以寬和
爲市恩好惡既形取舍定矣取舍既定習尚成矣故
其至也按察分司糾非之愿布政分司則糾其之非
按察分司正非之枉布政分司則正非之枉司牧□
於閭閻綜核詳於簿牒百姓之上間非督過之官布
德宣化猶云後焉義正有餘而仁育之道淡也夫粱
肉以養生藥石以治病固仁義之說也而今之政其
無乃有藥石而無粱肉乎君子曰愛民者害民之始
也夫愛民豈害民哉蓋侵職而爲之非其有而出之
日務震懼焉心雖出於愛而謂之害民無不可也吾
劉子先爲御史爲按察分司倜倜焉不謬於若職也
若夫酌張弛之宜妙剛柔之用施易直子諒之心植
慈保生聚之德則在於茲行矣蜀之民固跂而望之
也劉子曰吾無忘于子之言矣遂行

送孫夔卿任四川參政序

孫君夔卿爲陝西按察司副使經略延慶二路嘉靖
四年春陞四川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儲賦若有憂色
予怪而問之曰憂而樂與樂而憂君子咸形取焉今
日之惱豈以次第或非乎君曰吾不爲是也當今之
時府藏月虛室家懸罄上惟不足下惟瘠焉是懼惟
上不足則斂乎下益急惟下之瘠則輸乎上益艱竊
念曰慢慢吾不能恭從曰殘殘吾不忍若之何而不
憂也予曰至矣乎乃皇皇于國之不足與民之瘠哉
竊聞之天下之財國富則在官國貧則在民今而公

戚恤恤然而稱病焉則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夫去疾不于其原則疾不愈救弊不自其本則弊不除古之臨乎民者吏而已矣今之臨乎民者吏之下有胥史有里師有黨正三者皆民之蠹也凡遇公家之征胥史發縢滑亂其則里師黨正執梃陳械抑勒其餘而猶取之無已乃糜費之又無已乃侵漁之而其室暴暴然日盜矣是故官懸量以待而無所入宜乎不在官也民竭室以輸適如故焉宜乎不在民也是則可憂也已風樹者聲遠軌循者迹張君第往吾見胥史之豪里師黨正之桀匿其景跡亡乎不暇否則駢

首以麗于刑而已矣由是下令于民夏取麥秋取禾毋悖于時定其等則平其料量毋溢于度國享其賦之正民食其稅之餘庶幾咸有瘳矣又何憂焉世皆以征科撫字為二道急征科者于撫字則曰猶未遑焉工撫字者于征科則曰殘民者之為也抑不知征科之中禁諸奸民而限以時焉制以度焉是則所謂撫字而已矣征科撫字君今日之事也乃次其語以授之

送毛繼賢任四川叅政序

繼賢毛子齊之陽信人也由進士初授工部主事陞郎中正德末年出知永平府會

敕皇帝巡遊幾甸諸璫倖臣從者百亿壑之欲而遂于民郡邑爭剝以奉米粟盈于田野雞豚竭于閭閻也可知已繼賢獨下令曰乘輿吾無所奉璫倖吾無以成其進既璫倖果弗悅乃胥動危言遂被逮謫雲南嵩明州知州嘉靖改元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尋復陞四川布政司叅政按察使表君撰之集同列而觴焉泊石子曰通塞天也正枉人也夫啟乎通以待夫人之正而已矣懸乎塞以待夫人之枉而已矣是故惡塞持正則通以至振然即枉而寒隨之猶順風呼

聲而響出也其間亦有不數數然者直道則三黜邪媚則顯耀雷霆困乎松柏雨露施于荼堇天與人判焉離矣夫離者或然之數也合者一定之理也及其既定正終獲通而善無不祥枉卒遇塞而惡無不殃天人各正其分安其極不可以有易焉是故方盡道消之會憸壬之徒從欲投奸皆保祿位繼賢與二三君子抗義秉節乃離斥逐正枉之報軋然而不平也既逢反正之期其諸憸壬騈首以罹于法如鼠之腐也如芽之化也繼賢乃今年陞副使明年陞叅政二者子亦罔不執可以叅會通正枉者道於塞而

枉者豈終遁乎夫無自信之力者率皆震于外而撼于中矜于始而撓于末固也若繼賢其可以自信矣三黜不變展禽所以稱介二仕不喜子文所以成忠繼賢行矣其惟勿以前日之禍而有所怵勿以今日之福而有所回其可也詩云愛莫助之此固龍之所以愛而助之者抑繼賢以自待者歟

賀劉七峯陞陝西布政使序

劉君七峯用賢陞陝西布政司布政使語之曰盍既我以辭龍不佞惟昔虎圈嗇夫對禽獸甚悉張釋之曰惡用是喋喋者為耶京兆尹何武所至不求赫赫

之名夫喋喋者舉其職赫赫者耀其稱君子並不尊尚則何也蓋忠信事之質也平易政之經也苟喋喋之過者則忠信之漸焉赫赫之甚者則平易之衰焉是故趙武子言若不出口晉国實惟賴之商君權折諸侯威震公族覇業遂衰此非彰彰明著者哉七峯曰忠信以治民不可易也抑聞理全者克濟政兼者斯舉故子産曰水不如火此寬猛所以兼用也崔寔曰梁肉不如藥石此剛柔所以兼德也今但務津津然以行平易而不恣猛焉則何濟其過以而率其至耶龍曰水誠懦不如火誠然而火亦不可無也梁肉豈真不如藥石哉然而藥石亦不可去也故君子寬以濟猛猛以糾寬則水火咸濟其功柔以劦剛剛以克柔則梁肉藥石並顯其用吾之所謂平易者如斯而已庶幾乎百世無弊者也七峯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之言然乎哉則予既知之矣

送潘伯和任山東布政使序

潘君伯和號熈臺子淮陰人也正德戊辰舉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抗論時政直吐權臣開補開州同知索請改元用薦者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其治務陳法執蹈官邪剔弊蠹正半典是故姦民慴息官胥無

良者逸而去境内肅然稱治焉今年夏陞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熈臺子曰君子寔愛我者茲行也何以助我龍曰熈臺子飭則荒矣政則肅矣予何以爲言曰雖然予必言之蓋惟天下之求惟和故濟君子之德惟和故治何也曰才曰氣曰量皆所謂君子之德也夫足以有爲之謂才溢而行之之謂氣含而守之之謂量才易頹輔之存乎氣而已氣易動鎮之存乎量而已是故才非其能福不回禍不改當官不奮邑鑊不沮雷霆萬鈞不靡以氣輔所不逮故也氣調其節明而不皦公而不苛直而不劌嚴而不急信而不

雖以量淺所過故也不以飭治氣以宜力並以救化剛柔相資威愛相須張弛相成道乘其中取其乎君子之德于兆乎和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毅言乎氣弘言乎量而不及才者不必及也抑以毅而側然弘而廓然而才固無不至乎斯三者熙臺子固有之循而行之綸而不息崇執德之要熙弘濟之方悠終譽之休則又何以加焉熙臺子曰弘毅大德也重任大受也子切切然以望我豈亦以我能勝之耶佩斯言者去急親器者思沖實予不敢讓焉然則齊魯之治其熙熙乎先王之風也哉

送韓秀夫督儲軍務序

嘉靖四年春詔右宗楊公遂庵提督三邊軍務按察司副使韓君秀夫寔司徙氏儲應之予也皆張老稱魏絳之賢亦猶其父之職秀夫亦然公乃衆之以備資謀籌閱閥之大計曰兵與糧而已兵天下之制三邊襄毅諸夏誠天下之巨防也國初定制容布諸衛選天下之精兵而填實之控弦之士不啻數十萬其統驅矣諸路財賦皆供京師惟陝西不然已田所餘萬民稅二百萬悉委輸于是路而已糧亦具矣今乃士卒散亡而什伍不備錢穀空虛而應役者乏可憫也已惟軍之託惟糧糧給故也何也國恃軍以爲守故軍恃糧以爲命也糧始徵于民侵于里胥蝕輸于官蠹於治粟及散諸軍糧於將領遂致軍士荷戈乘甲以待朝夕之哺乃今歲守前歲之支冬月補春月之領抑甚者則又以公逋而預減私貲而盡奪于是乎閔然失所焉因惟逃而已矣興利者導源救弊者端末亦惟集其則會遏里胥之姦詳其簿領嚴治粟之罰時其給散禁將領之侵輸于民者節其入藏于官者密其儲散于軍者盈其數迮以賦不加而具兵不募而集惟是或庶幾焉而華質于公而行之則如何

秀夫曰糧因乎賦兵因乎軍古今之通義也如子之言蓋遵自然之利而爲順導之方既已定之法而行救偏之術是誠一道焉吾其圖之

贈張惟裕陞副使序

濟南張君守惟裕眞定人與龍爲同年初授監察御史時當路有媚于中官者勢焰赫赫朝紳多下之濟南獨與抗辨乃出補蘇州府推官與青州同知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備延綏之西鎭大以軍功聞或曰粗且之士不辨軍旅之事衣冠之臣不識甲胄之容濟南書生爾有軍功龍曰濟南書生是故有軍功也

翁千閒悅詩書者彊習之師與禮樂若恢漢之業乎
夫鎮孤懸一隅城垣僅數里廪庾貲之不足一年之
積什伍之師可數而盡也且四望沙漠塞北之虜控
弦鳴鏑鼓行而游其衆如雲慓疾如風雨境日駭焉
濟南至增城之堞客其營壘措謀竭慮積粟二十萬
石時聚部內士卒訓而鍊之校而伎勇皆樂與同之
爾不顧致死力嘉靖元年秋虜衆數萬壓境濟南乃
激諸將以大義伐鼓彭彭出師桓桓督諸糧餉飛運
不絶軍中飽嬉其氣百倍浮獲之級纍纍然當是時
縣虜扶傷而逝百姓肝腦得逸塗地者濟南之功不

可謂不著也二年冬陞本司副使蓋稽年格與甄吏
治爾軍勞猶未之逮也夫惟邊疆之臣功難建建難
進進難論論難賞至于中官勳戚足未躡行伍而千
金而級一吠烽境者直易易爾盜跡戚不同而遠近
之勢異也濟南當寇熾方張之時督戰督餉以夷大
憝何如其烈也乃未逮于進于論于賞夫亦勢已乎
緊人臣之事君建功宜廣取賞宜約廣者忠之分也
約者廉之節也功廣則忠宜賞約則節完濟南又付
托揖

贈趙汝成任苑卿序

翹予汝成撫山西按察司副使董正學校弟子員樂
其有造也嘉靖六年冬十月陞陝西苑馬寺卿大夫
君子敍祖于汾水之陽或曰董學之官陳禮法訓德
行宣功令較藝文君子樂之卿寺秋則崇矣乃稽芻
牧之數程簿書之能猶未逞于是乎吁有是哉君子
仕不擇官不避難蓋擇官而居者惑也見難而避
者懦也惑則志淫懦則職廢況我居其易孰任其難
我樂其簡孰當其繁人臣之節不若是猥瑣也然則
汝成惟恐居其職可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要在
馬兵之強弱惟馬之盛耗是視馬之盛耗亦曰孳牧

之法善與弗善焉爾國家緣邊設苑其在陝西場地
百萬弘牧軍數千丁芻粮泉布而山峙乃計地牧馬
領之于軍芻焉秣焉蕃焉息焉歲散其孳以實邊廐
法至善也歲久弊滋寖失初制地浸於兼併丁逸于
逋亡芻糧在官匈奪與矣是故馬日以減而虧其額
遂日以弛而闕其防可畏也哉汝成行矣審原以正
求崇實以補耗舉法以釐弊豐軍實而輯邊防胥于
是乎在而又何辭汝成曰擇官君子之恥也避難不敢
異則有之夫弗畏者入畏能懼者使平畏則敬敬則
不敢玩以大訓治之則亦汝成其繇勉焉

送王壽夫任金華序

予金華先世稱易治而今民弊于賦游食之徒豪於官胥吏辯文盜賊如織獄訟蝟與俗澆浮譸噫弊也極矣正德己卯夏前守滿去行部者請代以望既而得壽夫王子王子為御史之日久不當復領郡衆惑之請于曹司曰王子何為曹司曰今日之事其大者為地擇人而已而假為人擇官哉淮陽急而汲黯行三輔重而望之出豈可以古人所為者非耶王子實戊辰進士時同年列御史臺者有應時王子孫子餘之唐子應韶蘇子從仁龍預焉而大理丞袁子醇夫

張子仲齊先皆為御史重感王子之行也乃共舉雅觴餞於都門外洒遂王子曰飲君子之酒而不聞君子之教可乎諸君子何以惠我俾毋忝執事應時曰盈縮其數薄其征斂則民不匱孫子曰奪其所利散之于農則游民遂袁子曰正其身不惑于禮則所不敢為奸張子曰厚其不業開其衣食則下不偽應韶曰忠信以要之折之惟良則自無訟蘇子曰率肴以儉防欲以禮民德厚矣諸君子言訖于執爵而前曰應時之言經也孫子之言法也袁子之言威也張子之言養也應韶之言本也蘇子之言德也夫皆書如經繩頑莫如法馭吏莫如威化盜莫如養止訟莫如本厚俗莫如德此六者吾老稚日夜所望于長民者也其道無以加矣王子曰信哉以此袪弊何所不正以此理民何所不濟諸君子惠茲一方不亦大乎予不敢不勉諸君子曰吾固知王子之不負斯民也雖曰吾固知吾郡日復于古也

詹氏族譜序

方伯王山燕峰詹子瀚為其族譜凡二十餘年而始成謝於詹氏矣授簡於予俾序之自夫周宣王封支子丈於詹而為詹侯乃卒氏之而有詹氏焉代生聞

人比屋居河東唐元和間都尉詹敬從因氏為譜祖厥詹侯可徵也而後子孫繁殖散處四方方伯祖德裕公自睦州從玉山其子殊定居歸仁大詹村至宋紹興孫承家為譜迨宣德中孫道同續譜之皆曰歸仁譜別支徙于新安于石田下剡溪小莫不有譜而上祖詹侯者則一而已方伯哉庭自歸仁而旁證于新安石田剡溪會原逆支總綱既自理繁輯略而其要者考姓系而圖宗法也姓系著所始也肇自詹侯不亦遠哉夫祖吾祖也非祖而祖之則誣如其祖也而祖是又捐之矣誣不可也而[illegible]可乎哉君子亦

刑名之謬率其教洸洋鏌薄以至於裂道蕩德礫屬斷腕而後已是故君子惡之也唐之叔季三變之體已濟沿于五代風斯哀矣有宋啓運公以名世之德奮庸翼戴希聖賢軌詣六經之言毋自謂曰空言無用脩而不暇也其意深矣是故為文經緯仁義參伍典墳抑揚風雅言則可行行則致用用則利博其大者如奏皇帝書揚推便宜三術足以驅逐二虜條陳三弊以及五事足以明治亂之原朋黨論分別君子小人足以立邪正之辨本論務脩禮義以勝之足以消佛氏之害至如啓杜中丞論舉石徂

徠而主張公議扶持正人非止尺牘而已也其餘莫非昌言讜論廣潤洪詞炳炳烺烺力敦渾朴諧於至理而組織之青締繪之工皆其細矣譬諸四瑚八璉可施宗廟黃鍾大呂以和神人布帛菽粟不衣不食則寒則饑變已全經功比韓大背復完而頹波損息也長公叙之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足也而又謂詞賦似李白則淺之乎言公矣夫李白清新俊逸固騷人之雄也而施于用則窒矣即公蒼蠅一賦宛然詩人刺讒之意草御閣春帖諸詞尤惓惓不忘規諫明主乘覽焉白也有是哉

尚公措諸辭非三絕之筆明洪範無出洛之文非耶非耶斯亦不盡信書之意也而何害公之大哉

送姪汝承之任序

夫唐姓出太原無亦從桐葉之封也自宋遷于紹興而又遷于睦州又遷于笠嶼是為蘭谿唐氏曾仁山先生伯明伊洛之學祖德之進之咸得友焉乃即杜竿之陽築齋芳書院以居先生命弟子執經受業時知名者十七人源淵若文衍風櫃若辨遜自是以後縉紳之賢彬彬輩出或潛心性命或指軀節義或振策勳勞或陳力政事或運思詞章後光輝映世濟厥

美譜可考也嘉靖戊戌之春予以尚書攝邦禁叔行之為司空主事弟鉞姪汝承並試南宮弟其衣冠之美焉汝承不得第將謁選天官止之曰俟年則當矣才則美矣何汲汲耶曰父母之命也尋竣慰天府通判得從京兆之後再拜曰自茲服官政矣叔父何以命之曰繩武繼服仰止前修入仕三十年于斯而日希以周旋者也家庭之訓舍是無以為吾姪今日之華事事者政非乎宋熙寧祖子和以誥魁中南省第二為南陵令約已愛人經界不步而辦總路列薦于朝遷知令籍記姓名宰劉繁川洪武間祖安世知東流

以田荒稅重民瘠役繁請闢荒免稅八萬四千石賜名安民民甚德之此皆政事之良也而二邑密邇金陵澤猶未泯可不法哉吾姪家食時不義之貨勿取焉非禮之行勿蹈焉予所啚稱以訓諸兒者也孰此以莅官勿取非義則潔已揚清其節明矣勿蹈非禮則奉職循理其政修矣庶幾無速官謗無忝祖德功效以興位日起而令名克終也吾姪行矣戒之哉敬之哉

守明續紀序

雲間沈子愷由曹官出守四明擁旄過蘭阜挾所為

詩若文若干卷訪予於山中傾蓋執手歡若平生乃披讀而睥睨之如驪珠出櫝光彩過人不可抑遏又如考鍾拊鼓音韻節奏洋洋而可聽焉即古作者之儔可以跂足而至之矣既旋踰數月又馳候吏覩我以守明續紀凡二卷爛然諸槩牘也寅恭之心劬勞之形愷悌之政與法守品式及興補釐革之方罔不載焉甚矣哉沈子之勤於守官也凡其可以植民之命昭我之節樹國之防者衆之惟恐遺行之惟恐不至洪纖並見而本末之分秩如也諸所滋瘼病民速謗敗官逸禮瀆法杜[illegible]

子曰聖人聖人卽害治文所用之民應如草非若蔡
革與于殺人已矣惡可以不言乃退而觀之曰至矣
哉探自然之根分眾妙之門不棄其長以有無以
道顯變不獲其短上下相形理嵩判矣正諭不權摹
疑析矣先是發稱多賢之鄉自明哲日遠幾無作者
天順中外大父聰庵翁搜繹遺緒發揮玄奧談理之
教辭興于時舅氏質承其學由暢六經悉得肯綮復
肆其餘力以及百氏此正解所由作也

何仲默集序

何子仲默生而敏悟童子時卽執簡賦詩邈焉崇儁
長益肆力焉探賾抉奇增華潄潤軌晉魏而上之惜
乎三十九而卒乃已焉矣康子德涵張子時濟皆何
子之友也何子既沒張子收其遺稿若干首洋洋纚
纚一唱三嘆而有遺音焉時關中執事君子咸與嘉
樂之懷乃儆而傳之得非以古昔有詩之教耶夫詞
不雅與雅而闕于行者皆非得傳卽傳非遠何子詞
則雅矣其行復翛然而有令名則傳之也固宜嗚
呼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啟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滿
[illegible]河漢而無涯涘也天顧阨而夭之而俾非竟其所
至予聞天之大化理以經之數以緯之以理御[illegible]

[illegible]
哀也回之仁顏然而夭也戚格于數卽古之夫賢猶
恆而歿之何子其若之何抑諸幽鵠之劬照乘之珠
天下之至寶也假于途之人則主人[illegible]窗欲索之而
不使戕宿焉是故李賀[illegible]人請識白玉樓覓[illegible]
甚譴給又一過已乎何子[illegible]之孫也則
天假新其光矣而能不收之耶是故不可不謂之[illegible]
也

西行小稿序

給事中錫山曹子懷先為庶吉士讀書中秘于詞弘
矣既嘉靖四年秋承命揀覈酒泉金城遼郡錢穀用
覈諸弊軌迹所至歌詠式興積至若干首華州知州
芊子乃合而為牘而竟分之開諸記曰詩言其志也
蓋志蘊于中非獲已焉斯鬱鬱然感矣感斯戚戚然
動矣動斯油油然發矣發斯喤喤然成聲矣秘思而
興詞亢衷而洪音中慨而外喝譬諸天地之氣噫而
為風鳴而為籟又若人之情樂而為咲狷而為呻吟
此實自然之音詞之原也自夫世氏既變音節斯衰
濡摩古義者述合惟迹支[illegible]近體者傳遠無文明興
三君子乃慨然有變[illegible]律李唐浸淫于漢

蔚乎盛焉斯集也撫景怡情情與景適者也觸物興思思與物洽者也以事寄興興與事符者也斯猶不得詩人之餘意乎可傳也已

盧師邵集序

嗚呼予忍讀師邵之文若詩乎讀已愴然而忍序之乎雖然匪予序則誰邪正德中予與師邵皆為河南道御史師邵工于詩予則不能至每有作則挾而就予評之既予出按滇而師邵按西蜀境壤聯屬尤往往函所為詩以覩予曰無惜為我評已卯之春予還自滇出吳下因師邵見其仲氏師陳而冉冉乎十餘

年于斯師邵乃以疾逝矣師陳以其遺稿若干卷以為集以序請于予者懇懇然予歔欷而言曰師邵不可作矣猶幸其詩若文在斯乎自古名家之言寧曰自我作則已矣夫護人則不暇後之君子陳編滿前日務揣摩爲盧貫通比興開闔剽其勢疏密取其節夫學步而不失厥步者間未之有也師邵思若泉然才若奔馬然情觸成意意會成詞詞至成音音闋成章若曰遁變而思類揣述以求合則形然焉耳譬諸善斷者弗董莛矩矱弗運而風生心得而手應要工師程乎其後矣則師邵之變而化之也固宜于讀以觀評師邵之詩今即以復吾師陳而為序云。

優詔榮歸録序

司馬幸菴先生以年老請于朝疏屢上優詔褒答進秩保氏歲給以夫月給以米日遣有司慰勞乃乘遽而還時庚正執事于陝西者結駟而迎供帳而送之且各聲之詩歌溢于簡牘命之曰優詔榮歸蓋昭異数欽高風也漁石子唐龍曰先生之歸也于斯再矣其如遘道消之會建殊俗之勳秉鉞元戎則載肅大憝正位中丞則振肅朝經于是閹豎瞋目同列嫉功遽蹈危機僅同朝露編籍田里將棄終身先生義色

益奮亮節弥光天下皆想風采四夷亦聞直名絳侯之屈獄吏李膺之放本郡以先生準之則有餘榮故人或曰屈君子則曰榮矣迨大聖神啓運嘉靖興邦首召元德躋于鼎司白駒出谷振鷺在庭寧謐吕期翼襄大化既先生妙知幾之神守履盈之戒乃縷情于丘壑屢乞骸于闕庭高尚揚標玄飇厲響天子慰留無已曲全所私乃優以三公之階且命司僕供役廩人致粻士夫矜其名迹鄉里侈其聲光太傅之惠黃金廣德之賜車馬殆無以過焉人曰榮也君子亦曰榮也是故前日之榮君子知之人不知也今日之

[illegible]人知之君子亦知之龍不復抑有進于是者夫[illegible]
德之于世也大矣蓋以風厲天下昭明道化大雅之
所喜樂至德之所式瞻者也故東海自世之師克貴
周道桐江一絲之節永繫漢鼎乎不可尚已乃若
開緑野之樽者終為麴蘖之逃結香山之社者亦非
禮義之止是故君子慎之也吾見先生退于皐蘭之
上益崇逸撰不倦者修行履德經言稱世則由是希
邈軌于往古肅然翩于來今修羽儀于鴻逵揚金聲
于竹簡是不為崇之大者歟先生曰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予之有心則予忖度之乎又云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予既勿忘之矣

三邊四鎮圖序

夫陜西延邊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
曰甘肅曰固原是已延綏鎮東由黄甫川以至於定
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
馬池以至於横城三百二十里横城亦寧夏之堡而
達諸黄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黄河之内邊
牆外悉為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横自牆距河遠者
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百餘里惟黄
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所岸狹山水先合後泮
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敵虜每二三萬或
四五年大舉其衆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馳而歸
[illegible]馬害斯延矣又每年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
林逐草往牧不絶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由横
城渡河而西是為寧夏鎮城由鎮城之鎮遠關二百
四十里中衛四百里是在黄河之外賀蘭山紆餘而
逶之山之後虜時往牧警屢至焉又由鎮城渡河而
東則入靈州以至於韋州三百四十里常州南接固
原預望城山頂望城以至於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
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

又皆在黄河之内往往套中之虜秋由花馬池潰牆
而入山後之虜冬由靖虜衛踏水而入則臨鞏涼慶
諸郡縣皆罹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至於甘
州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於肅州嘉峪關六百里共
一千八百里是為甘肅鎮又皆在黄河之外西海刺
刺小江寨口有虜[illegible][illegible]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寧
莊浪[illegible]西番[illegible]等族有番落然則酒泉浩亹之間環
而居者孰非犬羊之穴乎況山後之虜由蘆塘松山
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
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三百里甘肅鎮一

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餘里嗚乎遐矣古之言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戰之地者可千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以稽也但緣邊地勢木長亘而析之以方相聯相屬而乃折之先以觀者或病爾北因提軍督戰出入塞域即其所至而按諸之所未至者則詢於將官什伍乃總衍為圖疆場比次延袤不絕凡曾保嘹寨斥堠遠近城塹高深陵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閒不具載庶幾籌邊君子按敘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帥士子兄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

險阨遠近之利孰通掛支隘之樞或畫地而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趣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置誘或次卑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豫僉峻旁畜勢于勝以扼彼虜之亢搤其背斷其右臂而制其命者哲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而周知其利害況邊服利害而可不知乎此圖之不可以已也

王氏家藏集序

上德忘言至教欲默然而立言而謂之不朽者何哉謂其貫道也謂其達政也是故道者言之實也政者言之幹也君子之言惟道與政而已矣其植也者其不其發也若挹其光夫不朽固宜中都古文獻之域也儀封浚川先生逖法姬秦冥探伊洛佛有立言者之責蔚乎風雅之振響焉先生姓王氏裒諸詩若文凡若干卷題之曰王氏家藏集四方之士翕焉爭誦之或評之曰揚摧古今錯綜經傳百氏之有粹言並出入之而閒或遺其宏博有如此者或又曰涵之於心而淵源焉運之於手波瀾浩瀁而行地千里言之至也若挾斧鑿以工於雕琢者匠氏之巧爾先生曰吾弗遑乎是其渾融有如此者或又曰思玄而哲

詞婉而達節密而理勢踏而舒抽函開卷即了了其義至諸難深之旨乃淺近之文也亦曰非吾之能其典則有如此者大識古樂者不干其音毀大羨者不干其味先生詩若文大者明道體窮性原測氣化繹理運稽物則入至妙之門履大醇之域而於道澤如也盎如也賁如也且其間訏布謨猷鋪敘撥守經畫法愛潤色章程洪纖具舉本末互見守而秩然數而儼然流而沛然屬翼之效廣矣乃若忘道而徇實[illegible]政而拉幹則華而已不足與論不朽也斯集也[illegible]為實者也以[illegible]幹者也[illegible]

故藏於家而傳於世自非能私焉夫是之謂不朽其曰逸才妙思昌氣而洪詞又集之餘事也雖然言之上而有德焉功焉先生邦之司紀也樹德策功以表正直之風以弼光大之業而其不朽尤有大者存乎爾匪徒曰言而已也

送周公約菴總漕巡撫江淮序

洪惟

太宗文皇帝統一海內都此冀方歲漕東南諸路米四百萬石以足支度軍國之需攸賴焉舟艫相銜幸稅之卒如雲如林緒至紛也乃於江淮開府命大臣

都御史或尚書以總理之提攜其綱布其法令而上其計無撫而上以安輯其百姓厥責重哉嘉靖丙申春三月之吉用廷議特進少司馬周公約菴為右都御史往蒞者事公先任給事中茂揚直聲嗣撫延綏撫宣府撫保定府樹勳伐迹塏也龍與公為同年進士公又多龍習於其政乃以贈言之典咨焉龍聞天下之政要于其當而已矣一不當不越而過則靡乎不及過者其政猥以雜不及者其政玩以替若曰材不材之間焉君子慎夫不及之名乃赫赫然轟轟然務為過以張之然其弊亦卒淪胥於不及而尤甚爾蓋怒生於激激成於猛機弛於畏畏形於懲勢使然也是故裁宗藩之深者防愈嚴執卒徒之暴者令愈格非不及已甚者哉是可鑒已今夫漕利在官而不在軍害在軍而不在官規斯斂焉江淮之間逋逃之衆繁於編戶之丁荒蕪之場多於播穀之畝瘼斯殷焉况漕重國計而期會是集撫先民艱而徵科攸緩又若何以兼之斯皆謂之難可也公行矣漕務之急者曰任人其惟簡都遴千長又從而蠲其苛紊以齊一其度譬諸治棼絲理之而已撫事之大者曰惠民其惟息橫斂省繁庸又從而禁其奢華以厘正其

俗譬諸療羸疾補之而已昔任尚代班超為都護請有以誨之超曰宜簡易寬小過總大綱尚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所言平平爾然則龍之言毋亦平平矣乎曰奇策蓋乎未之有聞也公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優優猶平平也既古之道未嘗不由之以加於有政焉孰曰少之哉

楓山實紀序

楓山先生實紀乃先生少子接所編次龍不佞一復而不能已焉其感深矣君子曰天下豈可一日無道學哉雖然猶不可有道學之名也道學不貴名道學

之忘矣其挑實是故道學彬彬則儒業與道學之
僞則世僞滋蔓猶而千里矣龍弱冠即執經從先生
游先生日有孳孳顓務躬行實踐而已叩其著述則
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
無異同欤曰抑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焉爾夫豈放
踵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泊虛之道德乎梁稷
異穎精之皆可以充腹絺繪異質絹之皆可以被體
異同之致虛已而辨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頰而排
擊之不可也然則立門戶而角競士心者名欤先生
為之哉至於先生出處之義尤瑩如也安如也確如

也先生年四 自福建按察司僉事乃求致仕退居
岩穀凡二十餘年轉歷薄曰樂之焉已矣迨六十四
歲詔起為祭酒辭者三
孝宗皇帝由先生虛席以待而不可終辭也乃述帶
就列然何正德初竟竪竊柄復渐戎又辭而歸矣
自此而大常少卿則辭陞禮部侍郎則辭陞禮部尚
書則辭無歲不幾老年益壯耶官知止大僚不迷勇
退出於恭悟自性所謂道學誠若是爾乃若假終南
之徑移北山之文名欤先生為之乱自大道學之名
侈奎之人病道學之詆偽之訛訛論諭曰入室之戈

其於可道以然文之不也于變焉名勝之變乃
際于衆先生乃無然縱實而不御夫名者也于是乎
時若于簡端

西行紀序

天西北之區名山磅礴巨川派會古聖賢之所自生
帝王之所造迹明基而都焉者也故縱遐矚者鼓僊
其間負壯遊者結轍于道殆往往爾乎嘉靖二年秋
天涯卿莆田山齋承使事於茲城君子曰壯哉行乎
勉之哉乃由畿服歷中州循關而西遵涇度隴放于
關皇天後返山齋曰高乎巍巍乎若山也哉淵乎泱

泱乎若川也哉聖賢之遺響帝王之遐躅猶不可以
軌而尋之耶故其至也搴帷而眺躋階而登夠有所
會于心則詠之興不已則形詠于山川紀其形衰序
寓焉于郡縣紀其治因革寓焉于人物紀其人美刺
寓焉于陵墓紀其跡感悼寓焉次而成帙龍谿觀之
曰上下數千餘年縱亘數千餘里彌閱卷而盡乎詩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司馬子長遊騁天下瞷龍門
而登焉自是文頓踈宕大龍門豈能潤色子長也哉
蓋天地之至文備寄于山川之間吾陟其巔而詠其
於矣則幽閒之作朴其玄奇懸之形現其忐瘠大之

象肆其端昭明之旨煥其章發于文詞固淵如也予
長周遊歷覽海乃與天地之至文有所泄矣乎山齋
斯行殆予長之于龍門也山齋曰吾詩邪然吾行而
已弗求甚工夫雕鏤勝而器以弊綺縮侈而詞以瀉
故楊雄氏詞必求尚君子曰弗奇也若弗求工者豈
能以不工邪抑諸使事之大者則國是從如日昔者
山齋嘗逆折焉前矣磷嵫以薄夫何難焉

西行別稿序

少司馬海山王先生性嗜吟詠古詩近體咸操其能
惟是西夏滿剌弗靖先生受命按獄罪狀自階辭弼

餞迄遼遊而所以遼于返也則車軸思鄉然與
夫感興發之故慨聚散之迹抒憂懣之情固不形諸
詩以咏嘆之繫覽縶然至千若干首華州長吏井子哀
而為帙予觀之愕然嘆曰烈哉直氣廣調而洪音其
壯矣乎本強者末挺積厚者發光今夫華山高五千
仞其磅礴百里三條分方而中峙焉有氣出雲舒若
蟲盤若石蹲若崇觀若衡然而磁生若草木離奇掄
闔合開谿谷乎美焉其理則然也正德初逆豎瑾
播張凶威先生為御史直觸其怒謫邊撫以邮亟繫
之於獄陳挺自校於山息乃詣吏膺畜色不懾不沮
瑾慨而釋之是中不有所然者乎由是乎發而為詩
歌渢渢如也煌煌如也夫固宜發予曰君子哉若華山
然松栢既多先生之謂歟長吏曰然則可以傳乎哉
盍為序曰夫是所以序也

雪洲集序

雪洲先生沒且久嘉靖戊子冬余弭節眞州訪先生
之廬而吊之其子褒捧先生所遺雪洲集泣而請曰
幸惠一言孤之願也余也不識先生之面而慕先生
之名不慕先生之名而高先生之德傳曰天下無無
而無不與者先生之謂歟夫無以檢身以立政德之

大者也是故大而千駟勿顧焉微而一介不取焉克
相其君以建格天之業者古之人行之者伊尹是已
先生嘗道義立介辨慎務訓飯糲啖蔬敝衣而羸焉
在公卿黨庠不苟凡交際一縑一楮必慎之而況其
他乎居高官不踐七年及于老若初服然故其至
也楣清白之風擬水終之譽凡以是爾或云先生近
若節者孔子曰奢儉不遜寧固惟恐士人之不若
節矣而至于今尤惟恐士人之不若節矣是故先生
之節君子之貞也惜哉斯至焉爾予特著于篇以賡
風勵之化詩與文姑未遑焉雖然文以宣辭辭以達

意意以昭德集槩數百篇其大旨夫亦在斯云

瑞芝卷序

天下之物靡不有知惟草木亦然故金石塊也已矣洪鍾在簴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石為磬振之則詘然為谷鳴之則砉然為磤雨至則沃沃然況草木乎今夫草木之生也麗于九土菑畬而擁腓榛榛蓊職職爾至於君子修德布令和其民人則徃徃瑞靈柯以昭其異擢茂實以呈其祥吐芬氣以播其馨亦靈矣哉今來大夫繼江公德巳邪然撫山東冬堂上芝條附柱以生始發若時之而長若耶之而紫若溉之其

色黃緇其光可以鑑其莖二十有四本末聯而垂若貫珠也緇緋君子咸登諸詩歌竊聞經曰德至于草木則芝草生山東丁徙役繁地鹵斂厚民食弗給乃取草木之實及根皮剝其膚以為食匱萌蘖旅咸弗若甚夫脅之饑飢焉而為災也先生至亟詢民之疾病而興休之蠲徭薄賦與去其奇急由是百姓樂業各食五穀之食草木熙熙然而不夭閼而不折宜芝之吐葩揚榮煌煌如也繹繹如也昔召伯循行南國舍于甘棠之下不以施政于民民愛其樹勿庇翦伐焉先生實来東海有遺愛在芝擬于甘棠其庶幾乎

蟠桃圖序

質庵潘先生洪洞人也學樸而文道隆不汙始為諫官肆除白言歷諸司任撫臣廣布豈澤進貳銓衡典機務掌邦計翼襄大猷克臻治理其功不可尚已正德中二三兇豎依憑國威濁亂朝經先生宣忠憤奮義色予號在廷之臣請除君側之惡遭譖而歸閉門却掃執浮雲之志仁經義緯崇耆修之風節則亮矣由是天下想聞風采學者仰如太山巖聖人御極萬物思治首錫明詔俾進行人特昭寵光之休燕致籍錄之隆其稱完名尤無愧焉昔所謂大

雅君子卓爾不群者先生之謂也先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八十有四歲仲子秀夫為陝西按察司副使會遇關延祝聖人之壽其旋也先生初度載臨因得過家奉卮酒承歡顏乃預繪蟠桃為圖虛其上方屬龍致言龍慕先生之道嘉秀夫之情不敢以弗文謝惟臣子之于君親愛之至則欲其壽欲其壽而必求以致焉則假諸物以況之故詩人祝君曰如松柏之茂秀夫非即詩人之意謂蟠桃則數千年不改柯易葉蟠桃千年而花千年而子其物亞之者也天假之其壽故[illegible]秀夫愛其親[illegible]之一如蟠桃

良極一而已矣吾聞功豐者延寅寅之德節堅者建不拔之性名完者全福履之會夫三者皆得壽之道也生生無而有之則享引年之盛典升上壽而不衰固其所于此向秀夫祝之之意也抑秀夫以祝聖人之壽而行也則天休之亢尤得載歌于虎拜稽首之前臣子之節殆剩乎油油乎吞盡也已是故君子曰良哉過也

憑石集卷之三

雜著

月塢癡人問答

黔有士棄其業毀其冠服即月塢以居號癡人俾人呼之人呼以癡人者然應名稱字叫嚶若不荅俗曰進士公進士公蹙焉避之時夢漁子兀坐癡人見不識也問為誰曰癡人夢漁子曰是月塢癡人歟曰然夢漁子曰異異哉夫無慧與無所於用之謂癡世方病是而逃之惟及之癡人乃樂弗去而今癡人之癡可知也接輿歌者其失狂植杖耘者其失固癡人其

此類也夫癡人曰吾癡矣不知云何夢漁子曰南山有禾秏根千仞之壑草翳木蔽而石覆焉則稿則薪矣既斲于匠氏斧斤尋焉青黃而文之乃清廟之器朗堂之具也君子用則其材也不用則其薪也癡人何居曰吾不能為薪也夢漁子曰陰幽而陽舒者天之法也靜翕而動光者聖人之川也癡人聞天之機不顯乎氣不聰乎日月不照臨雷霆不鼓舞乎抑聞尹終葬乎望稿于稀乎孔不栖栖孟悻悻乎夫聰明緝熙察物之形裁成揆敘立政之經古之君子皆然乃由其道法其智利其用茂其教曰吾癡吾癡無乃

嬌歟癡人默焉若寤焉曰然則君子無癡乎將放濁乎和光乎波之同餔之啜乎夢漁子曰已矣君子亦有癡焉禮以正身身以殉道道以立政政以匡時人巧我拙人辯我訥人諾諾我諤諤焉若矢魚之直也肯武子之愚也讓之啞也蹐之顛也而皆所謂癡也殆智全而義正功著而德無闕者也視癡人則何如癡人曰吾世者固狥時者隨所於道而出之者中吾之癡瘳矣然而君子之癡方熾吾慧窒吾機矢吾毋攻吾之癡人竊觀吾君子不慧不逆物落落世齟齬焉癡殆甚請亦曰癡人

紀綱錄引

是惟正德十一年龍巡按雲南會太監崔和鎮守金騰路大逞于民乃遏其所為縛其羣從而聲其罪狀于
朝和側目切齒而未已也既十五年巡按江西十六年夏和亦來鎮守禁之如雲南凡請諸
朝乞罷之龍離江西四年于斯矣和果不能忘乃挾讎以為數年禁其欲而不得肆思所甘心焉夫當是之時豈不虞其且叛噬哉重念
國之紀綱不可廢也斯民之殃不可縱也直抗焉而當之矣昔韓韶開倉賑饑民人争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龍何憾焉仰惟
聖天子在上明見萬里則又龍之至幸至幸也

題雨疏後解

嬖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為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頭目和與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諸服用供出於和寧拜和為義父後和陞金齒叅將挾讎劾四千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强奪生員妻事發問斬罪既錢寧竊柄乃為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

脫刑其散居都司在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屬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齋書于察院龍當堂裂而還之曰和許為耳審錄官果欲末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屍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蓋和鍛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今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徇錢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録官氣沮龍尚卑辭堇將和戊[illegible]皆下加則其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

龍日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服矣尹鳳朝明事
又危矣朝明被奏訐不得與令惡從劉宣董溥載金
賚于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脇總兵鎮
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
賄諸勘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於
還其封客有為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兵
難得鳳家持萬金何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即
十萬直一芥耳斯言何為至於我其人慙而去朝明
哀求錢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昌為通
寵騰詞舉保得內批襲知府實寧詐為之也部檄下

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真犯死罪
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真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
罪惡與不當襲狀執奏于
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人危之蘇天秀為驗封郎以
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猶可想見得
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此身極危不敢
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例卷回武功與康德涵大史
述其事德涵性剛直嘆賞不已龍督學事陝西會德
涵首詢曰邦美官擲萬金吾子也夫龍謝不敢尋為
題雨跡後以相遺雨跡蓋指雨事實鳳朝明一跡盧
和事得徑行未嘗有疏云

令尹賸言

東陽蔣子瑜舉進士第崇志邁行奮勵事功既授鄱
陽令若有憂色然予問之曰子戚然大亦懼其難乎
蔣子曰然令之稱能吏者才之徒也知之徽也法之
密也而吾皆不能是用以懼予曰斯三者果君子之
所望于者乎非也竊聞當官之要清爾慎爾勤爾是
則若子亟為從政者望而皇皇焉者也何也謂其可
能也謂其取足于我而無待乎其外也夫人有能有
不能曰清與慎與勤則夫人而能之曰不能者■棄

者也是故吾不彰賂斯清矣吾不敢度斯慎矣吾不
怠事斯勤矣求之則得據之則勝持之則固即執塗
之人而責之乎兆苟有志焉斯亦至乎爾能者厚責
之不能者勿強命焉人矣哉君子之公也今夫徒若
才徽若知密若法赫赫然以震耀于時亦榮矣然毒
功耗治才窮於徒尚察傷化知困於徽叢禁殘民法
弊於密其害可勝道哉予之不能又何懼焉子行矣
清可能乎慎可能乎勤可能乎曰能矣亦曰予能清
則徵廉慎則禮與勤則政舉君子樂之焉爾矣予于
是大有感焉仕以事君也以治民也以行吾道也今

之有司者乎哉汲汲然貸者多矣夫湮泯獨立志之
創也挽今于古行之卑也敢不于是衍也卜之

觀泗州續志

泗州志乃知州汪應軫為之判官侯廷訓又益以
帝迹官師政賦禮教災患詞翰六者昔稱闕遺而今
備矣嘉靖七年夏五月初吉有事泗上知州袁淮偕
判官賸而取正焉將非重職方之教乎謫觀之曰大
哉
帝迹乎實惟天啓
聖神而王業是基不可不大書特書者也官師明則

職否式昭而勸懲之義公矣曰政賦曰禮教曰兵防
周禮具載曰災患春秋必書不遺皆是也政賦志復
衰聚四事十害而三致意焉有味哉予安得聚群有
司守堂之下出肺肝竭唇吻而偹語之俾各以四事
自勉而仁而廉而公而勤翛翛然稱吏之良也抑且
力去其所謂十害者斷獄無不公聽訟無不審囚繫
無淹延無慘酷用刑無汎濫追呼無招引告訐無重
叠催科無科罰取財無縱吏下鄉無低價買物吾民
斯有瘳矣此尤肯綮者也乃若詞翰則鋪張
聖製以顯忠諫以徵有位誰曰不可他有作者惟夫
風教與政體與吏習與民隱而有關焉斯亦錄之苟
非然於是數者即洪辭廣詞直削之焉爾矣夫事舉
其要言删其煩斯固志法乎盍慎圖之

遊慈恩寺題碑

嘉靖三年九月之八日涼風警野佳節協令布政使
劉思賢按察使袁擴參政潘崱楊叔通副使唐龍張
宏僉事周錦姚文清桑溥李孟旭都指揮使張鎬汪
麟在公既暇卜萱惟期乃燕集于慈恩寺衣冠萃止
禮義暢懌吊曲江之遺跡望鎬京之舊基蓋均勞逸
之性宣憂樂之序慨興廢之形者不可不謂之深也

爰會雖偶同寅有徵于是乎勒石而旋

忠文公像贊跋

於乎此吾鄉忠文公之像也曾胡元訖運殘孽梁王
者猶據滇以阻聲教公挾
命而南俾自圖乃追州悔禍死之城南有祠子紳奉
遺像藏焉正德丙子鄙小子按滇上謁祠拜像栗然
之光浩然之氣儼若存若歛歛若久之惟歲月剝蝕
與無傳乃托諸石以方正學先生贊附其上寘于祠
光炎昭幽微觀久遠也昔張敬夫贊武侯像而意義
獨至論者謂知武侯心事於此先生知公之心矣哉

[illegible]忠節公像跋
龍既刻華川像乃忠節公無傳焉提學杭子淮公里人也欽厥遺烈即塑像刻之寘于華川石俾並峙嗚呼公死百年餘始列祠士木之迹不不肖哉雖然忠功義色乃惻然在過者肅肅然抗厥臍焉君子曰可以觀矣興矣姑取大焉肖不肖勿論也已

表忠傳

正德己卯夏六月十有四日江西寧邸宸濠反守臣部御史孫子燧副使許子逵參議黃子宏總儲戶部主事馬子思聰皆死之唯是孫子撫茲土視民若子

治民之事若家然鮮于患不繫于刑民咸懷之寔望也許子初為山東樂陵令禦寇有大略總路上其功授齊地僉事許列今秩時濠持權利制誘境內諸守臣許子每務謀之又縛其黨禁其為惡脩怨於濠望其殺也故反之日諸所守臣咸在濠首致孫子俾從已孫子曰天無二日不穀無二君勿變死次者及許子厲聲曰予惟有赤心亟往而刑爾豈從反乎濠怒以武夫曳二子赴市刎之跪許子縊立孫子故仰臥遂皆遇害日方爛慘黯焉無光城中男女無不流涕[illegible]執他守臣及馬子黃子于獄以索繫之馬子曰嗟乎惡用是生為絕不食越[illegible]日死矣黃子憤憤乃引繫索以發其頸亦死嗚呼[illegible]子許子不可加矣馬子黃子亦難哉大大節同者[illegible]拘小異至德合者不俞微迹四子雖死有遲速身[illegible]縱弗執首領或創或不創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illegible]不必竊竊論也故杲鄉焉而磔護勝織而殉巡先[illegible]遠後亡君子不敢有所輕者豈非以能死者皆[illegible]乎嗚呼士于君猶女于夫終身勿易焉派義求活[illegible]持二心乃禽獸之道夷狄之行春秋所謂賊也四[illegible]死夫吾知其地下皆得與采卿諸賢遊矣

聽菴先生傳

聽菴先生姓鄭氏名錡初字湘之改咸甫而以咸甫行龍游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自孩提即隨先君吏部侍郎以事先生且勞氏北出人大又恒以先生之德與學與善行與嘉言訓諸龍[illegible]而未已則知先生從有如龍者乎先生父長吏公[illegible]方茹檗執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哀毀行成人[illegible]禮孝出至性然也既長家貧寠孜孜兀兀刻勵學[illegible]冬夜爐火沸其母攤衾燃油手緝羣書口誦心惟[illegible]旦弗就枕是凋德性以勝其寠安爾外大母[illegible]夫人恒以是勸龍學故

之今之儒生亦能是否先生爲排屑舉子業開豐
城宿儒丁公秉英究明性理之學乃請于仍在夫人
括田僅十餘畝盡鬻而得貲挾以從丁公游日所論
難若誠敬以立本致誠以辨幾擴充以致用操存以
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後天以窮化育要哉丁之學
大者沉潛義理故及門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
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居三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
懿公走洛而從史相師友辨析疑難明炳洪纖切劘
德行勤曰邁古至於文字勘磨抑又末哉由是二先
生之名重於四方學士從者彬彬然益華易學始大

倡矣蓋二先生根據六經博綜子史而尤深於易焉
耳文懿公掄魁鄉薦春甫于時先生乃弗利有司迹
落落然而說者曰子非爲程有司而學也則焉能子
困成化戊子乃登鄉薦名業大學祭酒邢公讓校六
館士以賢關賦錯綜數千人先生褎然居首焉邢公
出賦懸示六館俾並在廷公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
讀其文猶洒然有洛沂風雩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
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
犯法偶有犯者輒感愧若色不忍也甚無訟牒至庭以
理喻之而已訓人力本業習耕織遂末者則務抑之

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在浙種田風颺其舟至靖江
瀕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縶其而以聞于縣先生按
其贓仗惟耒耜笠鎛爾曰是豈盜耶乃多方辨之其
冤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者所長活人
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恭刑威弗悅
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拂衣而出檄封其印而
納之曰予自遂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先君每語
謂如此云六年政成執事夫人喪而歸碧老稚歔欷
涕泣若失慈母然至勒像于石尸祝摸印尸而祝之
先生平日事在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

食在公所後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捧觴之狀
者因獻以樂夫人之心是亦無所不用其至哉至是
葬祭祥禫一弗逾於禮雖年五十有奇而致毀若少
壯人既即吉憮然曰吾仕養親而今弗逮于養何以
仕爲北園舅氏方舉進士乃命代奏書以致官政超
乎泊乎而弗以爵祿滑其心文懿公稱先生爲彭澤
流亞豈非以其脫蹝爵祿則同乎抑弗折腰督郵與
庾抗監司之嫚褻風勁氣尤有契焉者乎先生厭舊
居逼于市廛乃徙慶成橋之北枕岡臨流而築室焉
以游以息盆玩於理從游者日集龍十歲挾策與年

長學士共侍側每聽先生講論窮造化敘彝倫賾事物辨制度證古今猶山君者之言山一草一木一岩一壑罔不肆陳聽之者發乎其會說乎其心油油然而入之也一日講孟子班爵祿章龍偶嬉笑怒曰小子弗聽乎呵令覆說而無遺舛乃欣欣如初凡作詩文兀然危坐定慮沉思俛而伸紙運翫滔滔不倦理澤焉詞炳焉若春雲行空卷舒自若水流地中一瀉而止文之至也時校諸生文輒許龍曰兒奇才其勉之言猶在耳而龍顧碌碌若是也已先生每曰凡辨理須混其舊見以來新意又曰作文要典淺顯是足

以為工口耳習艱深者之警矣文作三才一貫圖以太極之理根乎心謂之內謂之本散見於天文地理人事流行於脩己治人贊化謂之外謂之末內外以相承本末以相因固先生之學也先生尤務篤厚倫理備飭行誼悅略涯分事二兄曲盡其道欲分所有則奉以周旋擬之亦勿較訴詈叱毀咲而受之而二兄亦卒紓其歡心少弟知所敬事而先生友之彌至既耄怡怡怡然每念丁公輒泫然乃為木主歲時一祭焉孝之道也正德中龍行部江西祀公於鄉賢祠語其子弟而撫勞之殆承先生之意循何御史舜賓

先生故人為鰲吏因繫過薊務鰲吏氣焰熏灼落諸司畏之射敢伸理舜賓先生奮然從于百里外動以銀米相泣而別且為書數鰲吏先生勿恔害人朝與人有忿而夕即忘之雖怨其父而其子有善則喜田夫野老至賤也亦款款與語而忘依比罔舅氏為長洲令以直道忤要路遷為楚雄府倅尋乞解職而還先生喜大書于堂曰堂前舊樂存三釜門下新春見兩人舅氏優焉游焉獲侍先生以脩菽水之職者垂二十餘年即日賢哉大大可也先生壽考八十九以疾終于寢東湖道鄉為行狀而誌銘乃文懿公

撰焉文懿公儼然大儒言垂世則道鄉篤行君子絕無阿私是可以不朽矣

論曰積厚者發光其耕澤澤其穫栗栗理固然也先生積猶謂不厚乎發於其身而乃弗究其用又發於子而亦猶弗究其用君子若有遺憾焉然世濟厥美逝享大耄蔡令名至矣兄諸曾孫克承詩書之教蔚乎而未艾焉者乎

野江傳

野江處士豫章人名洪姓舒氏太史芬之父也正德戊寅

乘輿西狩太史曰殆矣殆矣昔臣落祸斷翦血汙車
輪者獨非人乎首上書諫沮因而和者數百人人皆
曰直哉太史已卯秋復議幸留都維濠實包藏禍心
将浮江造焉太史曰事急矣吾何愛吾身復率諸同
列請
闕下披誠瀝血指畫利害極其剴切語侵諸左右遂
下獄謫提舉海船明年處士沒于家太史徒跣而歸
哀毀若弗能生踰三月葬而封樹之執東洲子所為
銘泣以示予乃知處士平日敦孝理崇義尚輯禮容
嗜欲不汙其素蔵有過人者可謂古之逸民非邪先

是太史奏名處士貽書曰爾有家而今不得而私之
有身不得而有之朝夕闕所以荅君之貺哉文山氏
一峯氏爾其無忝故太史勁忠直節皦乎凜乎天下
竦焉想聞者處士之教也夫野江在大江之南盱臨
二河經流于斯以會于大江大江溢復還而注之得
水之勝處士家于上游因號焉凡所為詩曰野江集
論曰唐虞三代同風一德故人人君子戶可封焉既
世氏變遷日趨日下幸而深山廣澤之內其民居居
其風狉狉不貳之老猶有頹然存者野江殆其人乎
今制行部者得舉山林隱逸以聞野江沒矣斯典廢

遺吾故發其潛德表其行義令勒焉

惡人傳

浪穹書手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其術能
使連阡陌者空其籍無立錐之家籍悉盈焉境苦其
毒不敢言朝言而夕賦至矣奉尤工剝民之術境長
吏至召問之刺刺與語所執手以歡終乃願指惟命
焉以教長吏窮取吾與長吏有其三七往奉家人號
曰冀虎窒呼之予廉其狀驅武豪縛之械至于途厚
賂縛者不許乃計逸夫縛者追及之力弗能制時野
無雲窯然雷震于東奉斃于西廋若刺五藏若剜人

腸而收絢斑爛焉楊子南金賀予曰奉之惡盈其貫
御史之威能制惡天代殛之窮人茲生乎嗚呼惡果
不可為也哉奉以匹夫而捺毒于境民懼焉吏制焉
將謂終身無刑也卒乃吏縛其軀天願其誅獸不食
其餘嗚呼惡者懼矣

古慶傳

弘治中中侍古慶守金齒路從者盡京師惡少慶布
各從以械持梃掠民之貨民懼斂廬以奉無遺錙銖
躬保若掠戶有冠憂慶聚羣貨賞各從之能不知民
之蕩神之怒已也貨多石產也慶擇石之美者櫝以

蓄藉羣貨于室晝夜守焉各從檟伺室竅罔懈已利
日謀所以死慶俞疲病渴各從禁木齧形血杙路拾
者進金石以甚之慶燥極呼所親佑從出揩之石易
水以活從得石馳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吃吃死各
從竊其喪假進方物載室之貨以逃屍蛆無收之者
踰月官司揜掲瘞於途過者詈之詈之夫貨災之本
貨死之道也象齒循焚其身人滋甚方慶放於貨惟
懼不盈乃嚴刑要之既殲矣臧以室檟謂寵可固節
鉞老焉乃卒以白焚蛆不就木傳曰不仁者以身發
財慶不仁也夫童子歌曰對之室兮民之廬蛆兮蛆

兮磔爾軀爵漁子聞之曰悲哉人慎德焉毋或如守
臣慶逞其不仁浚民速死

棠陵像贊

棠為誰人皆曰方子棠陵也夫掀髯瞋目廣額迅眉
棠陵之貌決以知之夫洞乎虛孰乎不隨視民之瘠
猶乎若身之痛拔腹逆鱗以逢
其衆之怒棠棠然敢忘其軀棠陵之心知者誰歟嗚
呼予知之矣造化畀名棠陵博取勿謀則訛不爭士
棠林棠陵思若泉隼若風雨則孰不悅兇矣山林之
將以處一世即吾人雎雎吁吁矣不知也何怠世多

宜若而棠陵獨愛予言豈非以飽叔知我而棠陵曰
吾且將其用以息其争養其明以消其忌雖然山林
之樂吾不可易矣而雎雎而吁吁將終身哉

仁壽說

漁石曰天下之善皆可以壽何必仁漁石子唐龍應
之曰壽者福之至也仁者德之至也詩曰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惟仁然後無害惟無害然後壽松柏之
于深山沃雨露之所被日月之光千百斯年無不壽
也苟縱斧斤而入焉斯夭折已爾天下之道二仁與
不仁而已矣愛與忍公與忮樂與憂仁與不仁之謂

也曰愛曰公曰樂皆無害之理也曰忍曰忮曰憂害
斯與矣蓋忍則殘而心戕焉忮則鷙而性戕焉憂則
勞而神耗焉心戕者本傷性滅者理離神耗者精乾
乃欲致夫大耋之鄉受祉黃髮之年是不可得已仁
者處人之戚若拯人之危若己之紛斯不亦
愛乎樂善若食懽懽若雨忘過若棄釋怨若讎斯不
亦公乎鑒進退之幾泯寵辱之形齊得喪之分斯不
亦樂乎惟夫愛則心津津然而茁其萌惟夫公則性
熙熙然而萃其和惟夫樂則神愉愉然而遊其極心
萌而天德形矣性萃其和沖氣合矣神遊其極太

乎然矣猶曰不壽無是理也司徒沂山先生善積德
而行純而名全豈非古之仁人耶今年九月朔之七
日壽躋七十耳慧而聰目精而明顏若童然齒若兒
然時作細書如烏文行不以杖乘馬策而馳之無有
者故他由是而熾而昌而耆艾而如南山之壽油油
然而至之矣鄉士大夫登堂稱觥龍不佞乃為仁壽
之篇以致善禱亦曰先生而能是也孔子曰仁者壽
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議法篇

江西按察司副使大竹陳子壁浙江按察使推

國家定制按察之官總司諸路刑獄日讞其牒歲告
其三其道有二曰詰姦正辟訊冤平反而已矣詰姦
正辟義之謂也訊冤平反仁之謂也仁以經之義以
緯之而天下之刑斯平矣然義尚嚴懼其功顯而譽
仁者寡與也仁務寬恤其德隱而嫌易以集世人之恒
譽易彰功而微德喜與而惡嫌是故深文密理詳於詰
姦之義而正其辟世無遺法矣訊冤平反則曰未遑
也云暴于義而仁之澤缺如也或曰執法當如是
至其法者中而已法重當以入法輕當以出斯均謂
執之必曰執有附入不聞出則法之戕人慘于矛
戟聖人無用法矣自古稱執法有如張釋之者乎犯
蹕者除死罰金盜環者有族棄市未嘗無出理鷹鸇
鸞鳳其祥不同藥石梁肉其効異也大竹曰善哉言
乎凡司命之所願聞也

清議篇

漕運錢穀之府乃纍積千舟而待之者文勅盤約束
故姦利易滋獄訟煩興而不息焉特置理刑主事以
掌其案厥職專矣其他不預于漕運若吏之掊剋有
詞民之爭鬪有詞商之逋債有詞則一聽犯於有司
而主事不與焉此不易之制也邇年理刑者不惟於

漕運之牒而聽斷焉諸例所不與者一切傍侵兼受
廣捕逮密羅織於案牘日弊弊然越俎代庖官之僭
也十年九牧民之殘也清議咸不直之而論論訕訕
騰于道路達于
京師撫職瀆衒者凡幾人于是當代者咸懼其來來
者欲去去者欲速若不可一日居也嘉靖戊子春獲
拜董漕之
命都下士夫語以是故而戒之少宰小峯曰而今理
刑者乃李子尚絅志明行潔達于政體毋用為憂四
月涉淮之境上冊之父老曰賢哉理刑問之齊民曰

賢哉理刑既而夷考之吏之詞至辭民之詞至辭曰
自有主者若商人爭狠瑣之利並孰屑以溷其政乃
甚曰辨治哉慎度哉于是盡檢滯遝諸刑牘次第授
之則曰是乃攸司敢不祭究之參則詰讞則覈貪則
禁侵漁則劃正一允以常刑而無所於貸令斯昭昭
然至於疑者辨其誣寃者伸其理困者疏其滯哀矜
惻怛又若不可以已繫辭不逮于庭私謁不跡于户
政有常經民弗擾矣由是清議秋然以定颯颯然興
焉然則豈有不可居之官哉居之不善斯不善爾居
之爰斯善爾李子方得代父老齊民起予留之而不

可得也乃著清議篇以彰之且欲其慎之終身云

東明篇

參戎文光張子自號東明人亦以東明稱之漁石子
曰宣力之義廣矣哉暘谷在東日出於暘谷而蒼蒼
然涼涼然是謂發明陽德用事羣陰伏矣靈曜懸象
森有闕矣蒙者蔀者聾瞽者興焉閉者啓焉入者出焉
輟者作焉是故賓以賓之而望其景坐以待之而俟
其光況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哉是故人臣之節莫
大於宣力力也者志以決之氣以輔之志與氣皆至
然後其力仡仡赳赳負背不能奪之矣今夫夜志逸

逸而不已斯惰乎爾氣休焉休而不已斯靡乎爾
日甚其所[illegible]其鳴矣其耳淵矣其志[illegible]然之乎
氣休思匡統邀之乎是故閑[illegible]而畢[illegible]左戴呈
而出用又單父兒以是猶文光其宣力之臣歟謹視
夜之規廣惜陰之訓儆於一心以[illegible]於四體
以勵其氣壯猷訏策鞠躬而盡瘁[illegible]將旦日
之方升焉于是乎令聞彪炳[illegible]
國家之光奕奕如也炳炳如也[illegible]悲夫鼎
食之家紈袴之子長夜之樂[illegible]乃隳其氣
以自儆乎是故文光不為也文光曰宣力于國忠略

勇功胥于是乎在乃舉是以嘉惠焉是望我為國之
干城矣乎敢不敬以從事

求文述

家母姓鄭氏外祖聽庵翁男氏溫卿俱登進士第宦
稱望族母氏[illegible]淑自少以女德聞既歸家君時
大父方為國子生家匱乏母出嫁奩以供事久之乃
罄猶弗得觀心亦無然言祖母何措劇疾二月餘譫
食藥皆母氏與家君親為之歷晝夜弗解衣帶卒弗
能救方祖母死之日形容俱變髮中蟣虱纍纍然大
者能飛娣姒避不敢近母氏自為沐浴殮以禮人皆

司孝哉婦也後大父為思州府推官沒于任喪歸助
家君以治葬事俸禀悉讓諸叔非取家君治家甚嚴
然母氏一以柔順將之未嘗有疾言遽色既家君沒
哀毀如喪父然生龍暨諸弟共五人畜之以慈凡有
善恭而譽有過訓以巽言令自改每以清白訓龍而
自為理其家菽布陝近五年米穀之外未嘗市一物
田米穀布與全值每戒家人不可虧人龍入仕二十
年于斯田宅不具母氏每慰之曰兒予如此方樂耳
然則母氏之教弘矣今年六月初五日壽七十先龍
為御史得

封太孺人敕求一言以為壽則百朋之錫不是過也

方節母述

節母章氏女也年二十字同里方良規二十六良規
乃亡遺子鉅方六歲族之長強母俾改適母曰斯言
也何為至于我哉夫子之天也乃欲予背乎孤鉅予
之嗣也欲予棄乎背天棄義棄嗣吾忍實皆不能予
惟哭撫遺孤殞焉待斃而已自兹請勿復言乃毀容
髡髮終身無二志而今年八十有奇矣鉅忠信樂善
年亦六十有奇止子娣聘于妹亞母之賢乃遣事之
死有司聞母之節

朝廷表厥宅里以嘉其節竊惟婦人之節有截頸斷
脘而殞者亦有守義以待斃者皆天下之至難也或
曰必截頸斷脘然後為至而守義待斃猶夫女也自
斯言行勸者寡矣夫截頸斷脘利害明于秋毫死生
決于顛沛固倜然莫之及也乃若守義待斃定志於
少持之於壯成於既老斃後已焉亦豈易易哉抑求
其歸皆不忘乎夫不辱其身而已險易遲速非所論
也予故曰皆天下之至難也夫薛方守箕山之節不
曰不忠程嬰定夫孤而後亡去朔之死十有五年不
曰不信然則母蓋天下之至難者哉

易經大旨說

天順初予師禮部尚書楓山章先生外大父靖江令
聽庵鄭先生並倡易道于金華闡幽發微造于精蘊
龍晚生猶獲游其門而學焉既入仕版公事鞅掌至
理志荃正德丙子按部于雲南境遠而僻政約而簡
乃時飲衽坐帷撫卷在手以意會象以言會詞以道
會器以神會變幾三年或問曰庶幾有得乎曰而今
而後吾知其難矣嘉靖紀元督學關西諸生必請書
之拒之曰易之為道至大而精惟大則不可以單辭
盡惟精則不可以粗迹窮吾無以應二三子他日又

請乃爲離句析義發其大旨綴以講語皆以破意非
以二三子之所鼓篋而佔畢焉者方在是乎髮種種
然猶支離於舉子學然則立言之道終身何如邪

子乂字說

瀧水天下之至險也淮之未生而以命厥名豈以君
侯稱虎鄭子從叢決不避乎抑托物可以昭戒誠有
所取於我韋絃之微且佩之矣名何傷既而熙臺大
夫授館於生乃字之曰俾乂而進之然則熙臺大夫
爲其甥也至矣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君子之治蒙猶夫乂水也山下之泉沮沙阤石不得

兩涯之道而由之是以悍急而峻躍濫乎觥矣襄乎
陵矣故謂之蒙夫瀧亦若是也與哉智者入之勇以
決其勢緩以導其性則溉土田濟舟楫功用興焉是
故人之初穉而蒙也窒於理弗若於性鮮有不爲水
之瀧者乎夫窒於理則不達斯果其行已矣弗若於
性而陵躐之志興焉斯育其德已矣惟果不吝惟有
不驕不吝强義不驕和禮義强禮和則達於天德混
乎源泉汾乎止水濼身澤物其利博哉然則熙臺大
夫爲其甥也至矣生也質而嶷然介而突然俾乂之
說吾將日有考焉

南岡說

東岳之尊曰岱山宗書曰湮于六宗晉儒賈逵釋之曰
河海岱地之宗也夫禮士大夫有常宗山海無謂也
雖然物莫不有本本之所起末附以興均謂之宗亦
可也是以天下之水發源於河海故河海爲宗天下
之山立表於岱故岱爲宗人與物又何間焉仁人孝
子比類以象德假物以繫思何所不用其至也哉按
察使唐君霈之歙人也歙古大郡郡之中山崔嵬若
人立不有黃山鳥聊乎鳥聊居中引之西北乃黃山
峙焉黃山南引槐塘心園蔚蔚然東引南岡起矣然

則鳥聊其宗乎猶夫岱也黃山承其脉槐塘心園衍
其支南岡乃允其宗者邪君始祖梅臞者篤脩考亭
之業於鳥聊之上梅臞子筠軒講學槐塘道德炳然
學者師之筠軒子白雲作心園築三峯精舍論道其
中澤澤如也卒傳之子梧岡以文行被徵命至君考
履素翁潔乃擴復恢於南岡之麓而遺之君曰毋忘
前人之德君遂居南岡不敢辭也鳥聊在上南岡在
下槐塘心園在左南岡在右後恢在前南岡在後吾
見覩高山首篤仰止之心崇作室者恢堂構之緒至
哉詳乎仁人孝子之道興矣詩之南陔君子曰詠

孝子也宗川甫岡者其即寄隱之謂乎

亹庵說

亹庵者乃亹庵先生即其所居而號之也漁石子爲之說曰銘盤取新之意也訓器戒滿之詞也先生殆勸于君子之道者乎亹亹猶勉勉也志若不足行若不及居若不進弗已其功之謂也君子之道廣大無垠流而不息則豈易易然哉夫惟有不足不及不進之心者斯至之無難矣何也虛者盈之本也小者大之基也勞者逸之門也不足然後足不及然後及不進于處斯處之安此不易之理也是故江河之浸不

盈故受日月之明不匱故光而況于人乎苟訑訑然自足意斯滿矣閑閑然自以爲及力斯弛矣媞媞然進于踰處而不知省焉節斯狎矣意滿者其失矜力弛者其失怠節狎者其失蕩是皆不足以望君子之道也先生行踐而受虛位高而虛下功博而體約是故足矣歉歉若不足及矣皇皇若不及進矣猶曰吾不進焉惕如也懔懔如也夫曰已足已及已進者斯已焉矣而常曰不足不及不進則必竦乎其內而跂乎其外慎乎始而要其終德可以久業可以大而君子之道備矣益自虛者以積盈也自小者以致大也自勞者以成逸也又孰能禦之乎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文王不待於亹亹也師文王者無務待於亹亹也功久則著誠積則彰令聞與矣然則先生其亦令聞也夫

楓岡說

侍御史章甫自號楓岡漁石子曰號有說乎章甫惕乎其心蹙乎其容對曰有弗忍言也漁石子曰雖然子必言之章甫曰夫岡先世所封植而祖之墓在焉父亦附焉豪族睥睨俾其疆畔將盡有之訟于官司弗能禁僅餘抔土與楓樹二株而已糞掃祭祀不得

展于歲時是用大戚既豪族蕩覆岡廬諸太守馬氏太守好義復還于徐氏母氏之喪附之而與父合葬壙昔不得糞掃而今得糞掃矣昔不得祭祀而今得祭祀矣故遂用以岡爲號庶幾油油然不忘吾祖與吾父吾母而子孫勸于徐氏者亦不替焉而世守焉彼豪族又豈得而睥睨之也哉說若是爾漁石子曰孝子仁人之用心也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從其至焉爾夫岡徐氏先世得而有之而中徐氏不得而有之今徐氏又得而有之因地以著稱因稱以系思因思以明守因守以貽則因則以詒遠故曰孝子

人之用心也傳又曰木托太華而高木得其托斯高矣君子之道得其托斯亦高矣今夫御史之職可以言可以行君子之道托之言焉行焉章甫國之楨幹也而官爲御史于是乎挺勁操植峻功樹遊聞拔乎流俗而光于國家不猶木之在岡峥嶸正直出塵而昂霄乎假物喻志是亦說也故進之

晴原說

賈子號曰晴原客惛于其說而問之賈子曰名以義明其稱也號以名意相承也先大夫命予曰啓啓古從日說文曰晝晴也又從白開也詩云啓之闢之治

田也又云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予倦矣將息神休力鼓腹而田乎故以見志焉爾漁石子曰禄而思耕行而知止志則嘉矣抑有大者哉吾語子晴天氣之舒也原地理之衍也天有陰有陽陰閉而陽啓閉斯霧斯霾斯祲斯氛陰之滯也啓則晴垠焉日麗其象雲景其祥星耀其景陽其霽乎地有險有夷夷險石嶔焉林莽焉岩窅焉壑冥焉兕[illegible]出而虺蛇育矣夷而爲原其勾秩秩其壤膴膴其傍有紀平若砥也曠若達也夫窒則有礙障則弗達惟原弗窒弗障而敞以日之光清風載興陰晴消伏鸞鳳翔[illegible]

故有君子之道也何也君子一掬而六合方寸而太虛内直外方險阻不設人心不有原乎于是撤部去翳啓其天德虛而不塞著而不蒙昕而不晦若青天皦皦然白日杲杲然賈子以之則何如賈子曰大矣大矣記以高明廣大而論人心高明其晴之謂乎廣大其原之謂乎吾慕力田而得養心之理敢不拜而受之

誓神詞

國之於神其聰明正直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是神固國之衛而民之主也是惟六月百穀在土敷榮

吐華固宜及時而雨之乃自初吉迄于浹旬不雨庶府恤恤然一於十四日索神而禱之又不雨二十一日再禱之又不雨二十六日再禱之不雨益甚苗則稿矣民則病矣人子有疾父母當不俟求而瘳之豈有既求且哀而弗顧邪父母何心也民有災患神當不俟禱而救之豈有既禱且數而若罔聞邪神何心也是必在位者茲政敗度重殃斯民神固赫焉興茲變沴以彰厥怒乎夫在位殃民而神之怒又于民焉民殆反罹復受害者邪況神之靈殃民者猶惡之至於神乃不能禦民之災而捍其大患以致旱魃煽殃風

伯助虐焦土田殺禾稼民瞷然以待賢神其謂何勢
急者情危憂殷昔辭迫茲與神誓其亟軫慈悲困窮
化大降雨澤以生我百穀以寧我衆庶俾弗阽于危
亡苟在位者之有疚則容其苛慝而降之罰毋徒移
於無辜以苦斯民為也若仍不雨則國將怒曰是惡
足為民之主民亦咎之曰是何為血食於我則神何
辭乎惟垂明聽而鑒焉

禱雨詞

翼翼雍州尚下膴田兵禩維億
王饒維千歲乎豐矣庶民且艱饑饉有加則靡不殘

六月季夏土潤斯溽黍稷在野咸仰膏沐胡旱孔熾
胡雨不足赫赫炎炎焦山涸瀆乖政表孽否德作徵
豈官之慝于神之靈庶正丞史若疚在身厥罰是譴
勿移于民民之云瘁幽明同失虔告有神亦率厥職
發彼慈悲昭爾正直妙合玄機翕張靈德時雨惠興
被此庶方百穀茂止薿薿穰穰滿篝滿車如茨如梁
民頌有作神則無疆

賽神詞

四月維夏輶車轔轔至止原野勞此農人農曰政和
麥既茂叶莫矣風雨時若歲則有矣靜告有神止風
興雨神之聽之其應如鼓暴風斯戢時雨斯興膴田
穡足粟條不鳴我菽穰穰我麥殖殖於皇成止伊神
之力椎牲舉醇用賽神休神其無斁俾穡有秋

祈雪祝詞　元日有大雪之應

吏所以食民之賦神所以享民之祀者而豈徒哉蓋
政令刑賦攝于吏雨暘祥沴司諸神故政令苛紊刑
賦不均則民㣻㣻然曰惟吏之慝其或恆雨恆暘祲
沴夫梃民亦得以詰諸神曰惟神之蓋茲乃太陰未
沴經冬不雪水泉就涸土脈立枯麰麥不榮黍穀難
藝斯民苟焉日阽于危亡矣夫乖氣致異咎繇作徵

凡我祿食滌德脩政實不敢後朔抑禦災捍患神司
乎民之事承乎天之職也獨無咎乎哉元日雪降文
昌之所為瑞也季春而雪求禮之所為災也故及今
元日而雨之民猶有瘳焉緩則不及矣神其謂何嗚
呼怠天之職者不可謂之恭玩民之災者不可謂之
惠惟神圖之

謝雨詞

是惟六月浹旬不雨民心皇皇庶府怵惕乃誓神而
禱之而神翕張靈機開闔玄化果於五日之內誕降
雨澤以蕃庶穀以育群生其應若響焉蓋敬天之職

而不忘矣恤民之災而不玩矣敬不敬陳無羞用答
神貺抑濡而後傒不若勿令及溺之仁之爲至也早
而後雨不若時雨時暘之利之爲博也自茲以往亦
惟十日一雨歲三十六雨敷時若之極協太平之數
神默其功澤穰穰也民忘其夢利薦與也官府無事
於禱攸沃沃也則神之德其至矣哉

遊清浪祭大父哀詞

學齋者庸行彰者終德滋者壽脩於君子而應於天
若鑿地而泉也即不然者埋之窮也大父讀尚書先
王六訓感受其義學高明矣力孝悌崇恥讓明介潔

飭廉隅厲風迹行正直矣貴之思士考民獸大父推
忠恕仆強植弱哀其無知德在民矣然大父童年即
詩其學以程于有司比壯不利五十獲一職但尉而
已庸乃弗顯以疾沒于思賢不具終弗于家涉之
歲五十有四壽弗大耋嗚呼幸而大父脩於已者美
而無闕也不幸而天應之不至閔然遭其窮也又幸
吾叔輒其柩以歸吾父瘗之于墓廟祔而唐氏之祧
秩也且吾子孫日蕃詩書盛而手澤長也乃大父不
及見焉又不幸也龍正德乙亥按部雲霄以年四月
渡道經清浪衛清浪距思三十里昔昌黎公刺潮州

既渡廣君子諧鄉人懇欲謝留弗果大父德在民
依馬其神不眷眷于思乎乃効公庫布凡建望思而
奠奠闕乃哀哀盡申以詞曰神繼繼兮甘棠之區庫
淵絲兮炎風噓蔚之水兮天河灘谷若磬兮中玄虛
山彿鬱兮盤紆敷春華兮掃豺貙翱翶翶兮登雲衢
鑾前導兮電疾其驅徂沅湘兮息故墟廟有芬兮
蹇有慮靡肅肅兮簾濡薦蘩藻兮鼓枌榆子孫其依
兮社祀燁

楓山先生行狀

寺師楓山先生沒之年龍弗預於執紼之哀大有戚

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爲行狀與述與傳與補傳與祠
記咸秩秩然皆明道之辭門人數十人各用所知而
自爲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少宰中峯
書以是命之且申之曰子撰先生誌銘有待於子之
言其毋忽乃斂衽而言曰先生姓章氏名懋字德懋
稱楓山者號也先生生而巍巍然聰明穎悟書初讀
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其學根據六經尤邃
於易煥然滲然而入焉逖覽紀載上下數千餘年如
見當時行事旁及百家諸子罔不考究至論舉子業
則處然于容其志遠矣天順壬午掄魁於鄉丙戌試

學尚劉文安公序其[illegible]
進士第授庶吉士昇修撰[illegible]通護經筵
先生皆先生在中秘三年凡
國家典禮品式章程法制悉所精覈歷歷無餘[illegible]
先生明於稽古以後稱通今者亦以先生之學除經緯
月餘曾元宵舉放燈火爰命館閣賦詩進呈先生以賦
發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illegible]數千言[illegible]
圖以為殊寮寮千餘言皆同官貴公仲昭推公以進
者而上之秋于闕下論臨武知縣直聲忠禁天下想
潤乃稱三君子時維公亦抗論時宰起復非經制請

提擧海舶又稱四諫狗歟偉歟張國門言者申救改
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則詳檢刑牘凡鞫獄每務惻隱
必實而弗以丞疾苛察相高廷中稱平三者考績陞
歸省雖未顯言去而志有在矣尋陞福建按察司僉
事先生曰惟綱惟紀吾今日任之由是按勘獄牒首
劾吏蠹姦擊官邪疏滌民瘼百姓獲安寇賊姦宄無
所容施于有政澤如也然性鯁鯁與行部者相齟齬
天議狀訐惜弗獲盡行焉尋歲序銓挑符書門曰
[illegible]要兒抑旬屋漏何須荼蘗齋閣庇象題其楹有劣
病骨嘶寇從初皆以削迹逍遙三年人以為賢行遂還

解職浩然而不可留也天官三請形宜去先生三復
曰宜去謂任補傳中覓得謝非四方有天下曰哉
哉大大其歸也開門却掃跡弗入城府薄田數十畝
聊以自給而已構樓三間中張布帷左右置經籍日
締而觀之題曰形器隱曰道德曠曰事物精曰性命
淵類旁通內融而暢于外興至則振衣攝履散步於
嵍灌於清泉坐於茂樹其所謂浴沂風雩之樂非邪
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冥名
公卿巖穴隱若仰止焉佩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則蔬
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請

弗暫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
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薦無虛月咸以出處
卜治亂焉南京缺國子監祭酒
孝宗皇帝灼知先生名故特用焉先生方居父喪乃
增置司業虛其席以俟先生終制服闋數也即古冊
辭弗允始就列首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廣
儀軌洋洋如也颯颯如也六館諸生摳衣而前離析
經訓以敬業辨論治道以定志揚推古今以知類錯
綜名物以程能循洪鍾待莛隨其扣之大小而各盡
其聲焉猶汲者飲于河或斗或石則酌飽滿咸津津

武宗正德紀元陳言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
發天戒五事毅霸之辨析矣先後五疏乞歸皆弗允
乃引年以請復三疏始得謝焉未幾陞南京太常寺
卿辭弗允復陞南京禮部侍郎又辭
詔許以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
聲連衢婺居民洶洶衆強先生徙城中以居而非先
生志也壽考康寧耄脩不倦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
王宿儒耆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
詔飭有司以時存問嘉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亦從臺臣之請也辭弗允且降

溫音以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褒嘉焉辛巳歲且暮龍
請先生赴闕中任先生留爲其少子楼約婚既成曰
汝往從吾及送汝還吾其能待乎其惟悖彝典翼前
脩承夫之報也龍再拜曰敢不受教拭淚而別時十
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搆疾夜星隕于舍其
光炯然除日未時白氣如練氤氳上游中時先生乃
沒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得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戚也先生天挺其
資瑩乎美矣尤學以達本介以辨義潔以成性行以
遵德其執工千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富

貴而類之眞乎雲林杙觽兒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
計利害直指是非聲諸黃河懸於崑崙之巔其性無
競于物乃嫉悔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怨
售惡尤泯泯然而遺焉釋焉退而在野惻時憂國心
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愠色先生恒言曰
吾婺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遷道學功業文章三
者標奕道側誰其任之實以易黨小子龍之不敏尤
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
學惟務身心而不洸洋于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
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慎

獨又云慮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
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
道學者亦若是爾自編脩以至尚書立朝僅四十日
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
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匡弼世教防範人心之德
弘矣蓋與忠簡默成各自爲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
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蘭谿志諸
篇雖不爲嶄絕奇詭之體以急長于世皆以意會其
以詞達意大音而聲金玉不琢而文彩自蘊至於
燦火一疏尤在培養

君德郎詩書認其居者無以過焉視黃宋諸名家之
言又不知孰爲後先也龍弱冠即侍先生而今年則
衰矣於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
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千百之什
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五泉韓子墓表

五泉韓子諱邦靖字汝慶西安朝邑人也父蓮峯先
生母恭人閻氏孫氏夜夢五色雲中樂聲洋洋旌蓋
翻翻玉女十餘擁一童子入室而五泉生聰明異常
兒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既而曰是

非武王非乎蓮峯為福建按察司副使携家往當渡
江與恭人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而濟豈以波濤叵
測父母皆不可離邪是亦五歲時事十四歲舉于鄉
正德戊辰與其兄苑洛子同舉進士初授工部主事
管節慎庫至則坐前廳中付給曰尚書至矣方起坐
已撤門官人無預庫事五泉曰然則去耳中侍曰請
書案五泉曰豈無預庫事乃書案乎必竟坐又當監
收黑窯廠廠之利歲歸於內而加稅天下五泉乃悉
還之羣官喻喻亦弗顧又嘗督課浙江先執事皆取
其贏餘以進五泉曰聚斂之臣盜臣不如而吾為[illegible]
下令曰非臣材與竹木成器者不稅商人至于今德
之藉額課領于府幕以其易與也分司刑獄付下吏
又易高下五泉奏行布政司領課諸刑獄得付按察
司遂著為令鎮守太監蔵攬課利是時太監劉瑾怙
勢張威觸者糜爛五泉固不與瑾始銜之而終敬
焉有倖官自京師至索課利甚苛瑾止之曰韓主事
郎索之何爲吾當有所贈時有同年爲杭州推官以
五泉無子市一女往遺之拒弗受同年曰若越女之
華而麗者可備巾櫛曰惟華而麗故不欲也是皆非
有德操能之乎既報命尚書劾課額弗盈五泉曰昔

人豈無著拙請囚者乎亦自劾求罷
朝廷釋弗問壬辰春燕齊盜起蹂躪市師師行工部
當有前除衆皆難之尚書數問五泉五泉曰人臣義
不避難請行烈哉烈哉盜平陞都水司員外郎督催
諸路匠役銀乃以民貧奏乞免徵蓋不欲以財利事
君也癸酉二月會宮中火災詔求直言五泉請御經
筵脩朝政節盤遊遠憸壬召還言官辭傷剴切乃下
錦衣獄衆懼不測臺諫合辭申救放諸本郡時蓮峯
已致仕苑洛子亦以剛直奪職家居五泉曰孝弟力
田吾今日之事也乃服樸力穡身親耒耜曰吾勞而

父光逸不亦可乎己卯遘寒病湯藥親嘗然後進左右周旋終夜不殺書或忘食歴四月弗懈遵柴既沒哀毀骨立負草出臥於柩下盛夏蚊蝱叢積一振衣雖落如雨既塟苑洛子廬于墓側五泉倚門而廬以奉恭人昏旦至墓所與苑洛子撫膺大哭聞者慘然既苑洛子以哀致疾幾一年五泉亦親嘗湯藥凡溺惡下必諦視之若五泉之孝弟豈非出於天性者邪嘉靖改元用薦者召為山西布政司叅議分守大同路先是高山陽和草場數萬畝武家歲擅其利于是悉劃而還諸軍境內歲大侵令洶洶然無以為食

疏請發內帑而長活之部司格其議乃陳布利害執奏益力語侵部司而部司雖不從亦不加之罪也其他察民隱剔政蠹摯豪擘斥貪儈訊寃牒惟日若不足其謂之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者非邪諸撫臣與行部者皆列牘而薦之而五泉疾矣亟疏以告至再始獲請軍民遮道而留之而不可得吁吁而泣曰明公果不念吾儕小人乎五泉亦泣遂行嘉靖二年二月初十日抵于家上堂為恭人壽叩先隴哭而奠焉牲丸于祠堂皆如禮乃是月十八日疾復作四月初十日趣削語苑洛子曰吾其逝邪明日九日天必大雷雨其盡於其大尉父卒之二十一日吾必待之至十八日果大雷雨遂不諱苑洛子為正冠乃稽首示有待也苑洛子曰豈誠待二十一日乎守之二十日又問又守之二十一日果卒實生於弘治戊申閏正月初一日距今三十有六歲痛哉配安人馮氏無子擇族之子仲謙而子之卜以六月二十二日緋而引柩葬于南陽洪先塋嗚呼異夢呈祥震雷兆變天于五泉厚至矣夫何爽而不之予君子嘗曰有不可詰之天數不以為然若斯類者非不可詰者歟

明封戶部主事呂君墓表

呂君然號謙齋道吉乃按察使九川子之弟戶部主事顯之父也予於九川子為同年而若子顯舉人予門人也互厭戶部之交有日矣因而悉聞然嚴之賢而未及見也不圖然乃於今年正月二十六日亡矣戶部泣而請曰先人不幸不祿屬諸成壙之期涇野先生而惠然序銘之先人死且不朽亦惟君子哀之而表諸於先人死且不朽辭甚哀嗚呼涇野之銘至矣而切切于予言何為也哉雖然是故嘗言也竊聞于其友則知其人于其兄則知其弟于其子則知其父古之君子以是觀人取友任賢十相恒

無失焉是故涇野將遊秖之國之大儒也已矣熊巖生呼為友死則悼之悼之不已而且銘之熊巖之賢可知矣九川子士尚志而德日以進也官守道而業日以崇也殆無私觀之心以攜之者乎人皆曰有熊巖士奉太夫人丁務力山而後能爾也熊巖之賢可知矣户部學瞻而不溢行成而不矜為遠似乎九川子者也謂非熊巖之教則可乎哉

朝廷特封之户部上章以昭其休美而尊崇之熊巖之賢可知矣熊巖常曰世之阿諛而苟容者吾深惡之阿諛者媚世苟容者徇物媚世易誘徇物易隨熊

巖乃能憤然而惡之邪夫疾阿諛則直已之節亮矣不喜苟容則拔俗之行高矣是故涇野所以友也九川子所以銘也户部所以父也賢矣哉賢矣哉

吳門人張之祭文

張子之壽賢者之行也乃數日而疾三十二歲而死豈天之黯然不知矣乎然瑞為表異靈泉發祥天乾為是曰不知開不可也蓋天自弗能違乎天猶人弗能違乎人也是故莫為者無俯於為莫致者無俯於致天斯運而已矣人斯受而已矣張子亦猶是也或曰盡孝以滅性作善以速禍夫豈然歟夫豈然歟

祭蘇鄜南大夫文

清廟有材工則度之嗣服昭哉考則作之作之伊何以引以翼肇興曰弓啓措曰室吁嗟君子履貞茹美躭悅泉石錯綜圖史道暢玄風跡奮遐軌古之逸民今之高士惟嶽挺耀惟澧吐靈篤生賢儁寔國之楨義方既秩式穀既明王琢其章金範其形於美奮庸振鷺在廷爰司銓管庶明並升進與秩宗遜脩遺文景鐘戢績素絲揚清子祿方來父年不逮朝露溘先昊天云邁捧檄增吁坐齒徒慨手澤未湮訓言孔彰奕奕

大明求錫孝兜水以源厥木以本匪不有是父詎有是子載漁

天章茂降

帝祉父賢子象子秩父偕輝聯徇梓風動草萊稽首

北闕宣志兩陔日月流光雨露警節惟慕在墟宿草不代陟岵望迷遡風夏結叩

閶陳詞伏地出血搖搖旆旌欒欒子心稅于墓間渺四隕膺司祝致告

縷典肆陳厥生維穀厥死維榮九原斯慰南山聿銘

之道也而吾皆獲然艸不好其祖與叔祖共墳廬
父與二伯父墳亦相附歲久〔〕圮而翁修之或曰
親疎與分乎翁曰分有親疎然同異遂伐石壙也
並封而起而樹以碣惟其外觀亦不飭也遇諸
窮乏者識不識所稱貸即與之多各亦勿苛其償邑之
之西南有萬梳橋以木結搆〔〕溢即衝激不可渡
乃易之石費至百餘金往來〔〕實賴之每見人子弟
厥隨分勸勉鑿其偷情翁有長者之風人亦樂而親
之凡有鬬頓就質曲直他人〔〕數百言不能息翁一
言即處分邑前後人喜結官〔〕持訟事翁居左寂遐

乃推予而避之而不一焉迹焉單文懿公極慎許可
姻族中獨推重翁亟稱曰朴哉凡老是能當其富者
而况之以文朴卷之號自此倡之翁有餘榮矣其他
鄉先生若北園竹溪二鄒公董公東湖朱公青山翁
公東川每與公相過從扣翁邑中前輩事類能一一
道之諸公終聽而忘倦翁悅年又〔〕約諸耆年為十老
會弟相推推與齊以順其天年〔〕而俄搆疾瀕殆戒
其子佩尉脩佛事牽孫之手誨之〔〕口爾欽勤而家爾
銓懋而學言訖而卒時嘉靖庚寅四月十一日也而
其生乃景泰甲戌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歲配

人吳氏有賢德以勤儉相翁裕厥家先翁卒于嘉靖
丙戌六月十九日實生于景泰丙子正月十四日享
年七十一歲生子一佩約已循理勉承翁志孫二長
欽餘字克振娶朱氏即青山公族次銓補太學生娶
太學生朱良輔女曾孫男七堯紀太學生堯紹聘金
並妾首元良翰女堯綬堯紳堯績堯約堯納俱幼未
聘曾孫女二長適官生唐俊則予孫也次女未聘佩
相度言壤凡數年矣而得觀山之側崑而窆之卜嘉
靖某年某月某日之良紼翁柩與安人柩合葬焉哀
哀然執摯人徐子袍先所為狀而請銘于予夫翁之

行是可銘已其銘曰

頑而碩而厥性乃朴以朴積富以富返約儉德適
操義方孔灼生曰朴哉死兮不鑠

贊曰

修拚長軀貌乃癯癯富雖萬金好禮沃如迹韜林
堅義振鄉閭曰士則善曰民則耆

五言古詩

五月桂花

五月雨如濤石澗鳴泱泱開軒酌清酤天風吹我裳
清香何處来叟桂先秋芳顔之花皎皎移酒飲花傍
獨酌醉復醒花照酒中黄

斗湖書屋登山聽風對月講學懷友倦遊檢書

妄坐八首次于中韻

道人住雲谷晨出肆登嶺白日光易謝悵有山中禾
舒嘯草木靡棠梨花耿耿

開襟當清風脫然起喬木久之復無聲塵上岩花覆
天宇生微涼一解吾民滯
日没綠煙泯林巖起陰靄涼月生海灘亭亭照茅屋
清樽幸相對山中影不獨
學士訪山齋昔雨花冥冥疑義相與析辨論紛若爭
靡講重吾憂孔聖留丁寧
夜生之何方春夜傷獨遊顔色不可見涼月空悠悠
素書附鯉魚道路迥且脩
馳驅倦風埃回車息茲丘日就叅麻叉近荀消開愁
鞘乎久行役緬焉中舍肴

清溪狹櫚庭白雲宿柴扉床頭檢亂書短燭燒將殘
燭殘不必續明月已在山
默坐與世冥至理飫而厭營營矜衆智靡學良可砭
密靜生虛明從茲息妄念

再至白鹿洞次陽明公望五老峯韻

五老隱雲間經年再相見乘月厲清溪攀蘿度岑巘
頂諸在整心淨洗風塵面山神靈不死物理遺中變
風雨剝榛莽蟲鼠逸經傳往迹空冥冥秉懷中眷眷
鹿去主不歸酒熟客自勸焉得抱鹿遊居吁息妄辨

鈴山察院後圃多竹中結亭下有池涓涓然次

國華道長韻

臺亭面鵝湖諸峯削奇玉脩竹密如蒲直造與不獨
枝亞乳鶯啼根交雌雄伏井池泉涓涓清淺比淇澳
爽氣五月高清陰數畝足瀟洒迥出塵正直可扶俗
矯矯[illegible]安不避霜霜觸

次[illegible]先生遊青原山韻山在吉州

犬塊閤霧[illegible]背渝浮埃馳驅踵相躡衰白頭誰回
我家曲江頭[illegible]南山限漁石波瀾淺[illegible]遥雲霏開
吁嗟澗柳憤[illegible]梁棟材塵容草堂遠倦迹窮途哀
情深眾澗怒心兜甦在崖洪都婧陁遲驕士生厲階

厨行靡荊棘厦屋多危棟俯嚮追遠攬朱輸顧深埋
而將匪逸足詎堪歷虞垓迂愚觸忌諱摘抉抵嫌猜
偶閒勝遊地草木皆雲荄珠林繞蘭橡蓮河浮木杯
玄寂皎華夢虛曠蛻遺骸忽令神意飛寧辭筋力摧
白雲山上待麋鹿山下陪茲遊幸得遂聊避塵世埃
彷彿山神言爾飯忙頻嗟何如息故墟溪山維其偕
子陵謝諫議淵明賦歸来紫蕨春雨香白黍秋風催
頹之神不見松月空徘徊
中峯挹層漢上界澄纖埃幽秘巖扉寂縈紆松徑回
佛臺置石角僧舍檻山隈目麗金色捲雲聯緯象開

朱草四時葉靈幹千年材麋鹿不避人玄猿清嘯哀
曲曲溪抱村滴滴花然崖青青竹蔭戶白白茅蔽階
煙霞宿飛棟風雨藹雕榱法流泯形役悔影深光埋
衆有化物徇天地歸梯垓山僧任貞率與物無忌猜
香鉢覆雲黍茶非烹雷荄空中忽飛錫地上轟擲杯
好爵匪纓情積毀焉銷骸山水癖已成登眺力弗摧
簪青偶删暇杖屐歡追陪惟有岑鶴隨勿容車馬歷
翛然從仍境聊以辭多咍豈將聖人道而與佛氏偕
行日不當任明月還自來浙憐壯顏槁錯受浮名催
驅車出山谷緬焉中逡徊

送石尚進萬壽表

三十慕君名參商遘素則前年識君面繾綣情所希
鷄升訂新歡糟粕聯佳粹愧匪南山蘭幸附南山芝
分索易增感況復清秋時皎皎明河流高林動涼颸
征騑飼芻秣六轡光沃而恭逢
聖人壽親獻華封辭三祝應當乎萬[illegible]成池君才
振風雅黃門儕拾遺
當宁切化理虛襟眷有思行矣留禁闥出入亮洪機
幽抱負宿痾慈母慎遠離愁然倦茲役俛焉思言歸

數畝已足耕一樽聊可揮飛鴉欒雛續贈以青松枝

送王舜夫還朝

君處渭水濱我處越江湄尚士憶南州玄音邈予期
朱見意已傾既見欣解頤千里懷良晤傾蓋如故知
君詩我長歌我酒君不辭連袂坐綠竹芳樹開黃鸝
緣以道誼洽豈綢形骸私僕夫倏在途征車亦已脂
戔及松菊花翩翩將何之王事固有程兒懷靡敢違
為言盆河梁天吹翻羅衣振振高葉鳴稜稜涼露晞
勝茲送遊人故園縈遐思已為別離苦今夕復別離
岩順嚴新水涂篤嘆悱摩秋嬌桃五章

南陽有玄谷谷口山青青凡草不生殖靈菊綴其英
黃綵準天極素質含元精塗塗露為液一瀉谷漻泠
流芬冽苦井神漿甘於錫淩波汲短綆泛月浮巨觥
司空酌療眩太尉飲長生持獻瑯琊仙可以制頹齡

菊水一

蹄虛洩巨洋淵汗匯靈湫蒼漭扶桑出盆菖
蓬萊浮神仙宅其中石室波濤幽桑田變無紀王樞
旋如流天地但逆旅古今亦蜉蝣推來靜測景斫樹
頻添籌摩狄五百歲食桃三千秋積慮以成盈物理
何悠悠 添籌二

燦燦玉衡星隕落東海洋化為蟠桃
枝度索拱其傍紫藹照珊瑚青柯戛扶桑根曲拘雲

氣花明爛霞光千歲一結實啖之溢天漿逖矣東方
生倚樹冒三嘗先生桃源人樹下長徜徉 啖桃三

采采若耶銅以為長狄人丹精亘西極赤氣浮朱垠長
安綠髮翁偶遇黃眉君並倚青玉杖揮手摩其身適
見鑄此物已近五百春靈光爛不爛寒暑磨詎磷淄
者牛終化晉苑駝亦榛至人稟靈德彼物奚足倫 摩狄四

佳樹本靈物屈曲蟠坤維滄海沃其根崑崙摩其
枝下有巨鰲戴上有玄鶴飛雲映花皎皎星燦實離
離協氣丸華合祥光五色爬王母招玉仙青鳥銜金
泥飄飄馭閬風款款臨瑤池願言樂且壽千歲以為
期 蟠桃五

南浦

縈田南浦曲停源清且漣鳧鷺白縞縞菱芡青田田
洪橋曝魚黛急瀨揚蛟涎誰結隱者居黃茅蔭重簷
欹石濯長纓臨流張素絃野老互容與舉觴拜擊鮮
兀坐醉復醒醒已醉依然何須問蓬海蓬海在人間

贈太微山人 太微山人負弗給于養才弗究其用故勉之如此云

少年曳儒裾豪氣排西岷倚馬奮長筆颯颯風雲屯
匣中寶劍揮鴻鵠列其臏挾策步天府觀光應王賓

出入戴星宿鞭鞅衛風塵浮生百歲爾胡乃常侊侊
天鳥息倦翮溪魴潛游鱗誨言托沉痾歸與返吾真
葺曲花木繁前居少陵人築室臥其傍千載結比鄰
曠達離世網雕盱傲炎門賦詩思若泉市酒囊無緡
藜藿僅充腸林茶將終身三谷尚缺養不仕聖所嗔
寒井渫弗汲有傷行道神荷篠固絕世捧檄喜為親
頹解東門冠并沉北海樽就祿奉慈母宣力事
明君哲人恒皇皇勿云甘沉淪

送李拱兀歸田

林月白如晝春山野如洞惕思洙壁折歸客何匆匆

消息坱玄機將人守虛冲三徑命巾車五湖漾孤篷
從玆謝塵鞅陶然隱者風屑結桑麻交遊尋麋鹿蹤
洪淵縱文魴逸漢矯冥鴻咄彼風流子胡乃長書空

榮壽卷為周宗化僉憲題

蓁蓁萱草花春曉明北堂番番遊子裙白雲儀太行
蔚矣慈母榮兒綰青銅章遐哉母之壽七十神安強
兒遠母亦樂芬澤流西方母樂兒長嘆脩髓難親將
榮陟三公階禺食来穰穰壽以百歲期鵲鵲桑榆光

關關圖

河水流決決河草青不黄關關水中鳥雌雄本自雙

爰止不相離千飛詎先翔詵詵被螽斯噦噦諧鳳凰

贈陳省齋赴召

鴈門風氣高君乘白馬來大鹵貫中條我遊亦壯哉
白日設君觴君到花常開共談桑梓春肯酒浮清罍
越水何悠悠越山高崔嵬君嗟我僕痡我吁君馬隤
天子方明聖詎遺清廟材皇華映周道脩轡辭風埃
高颸振君裾明月照我懷緬焉長相思瞻佇還徘徊

送崦嵫山人巡視茶馬報成

五月天氣明雙旌度潼關驄馬振脩鬣飲之黄河湍
我有澄清志筆知辭險艱觸轡歷漢沔折入秦隴間
風塵慘征衣氷雪照容顏纔離羣如雲日照汗如雨
何奴捲穹帳夜逝数千里

長淮行送張員外還金陵

河上相見遲河下別何亟百草帶柔風孤峯駐落日
長淮接江水千里映空色旌旗耀文隼舟艦飛綵鷁
丈夫意氣多中流楫長擊

歌風臺

吁嗟秦不綱四方兵如雲霸王拔劍呼咸陽火三月
燕趙既紛紛齊魯亦披裂沛上真人與猛士從如雲

今日越略野明日布拔城桓桓胯下夫十萬兵横行
征代息六国叱咤消陰陵手持皇帝璽口咲山河盟
狗以狡兎設士緣敵國親狡兎死在野立見走狗烹
敵國皆云亡猛士焉能存爾越今年醢爾布明年擒
雲夢信先縛渺渺空中塵百戰出百死胡弗得一生
乘輿過故宮父老搴衣迎斑荊話桑麻舉酒椎鷄豚
於赫猛士氣激烈黄河濆大風吼地来嗚咽鳴弗平
黯淡天雲飛歌發空悲辛誰人守四方自壞萬里城
假令猛士在劉敬免和親壇帳禮不撤何用呼北軍
股肱永相保卓哉元首明都俞音千千緬想重華君

願言重名德河水同滌鮮

送尹曹張子汝功還金陵

長江萬丈淵淵汗接淮渚玄犯潛蛟龍芳岸映蘭芷
去歲五月來縱鷁乘南風今歲五月還水際雲溶溶
王事固有程江淮來且往建業酒如飴堪以勞征軼

進士胡子進之剛直廉潔部內賢士今茲令蘭谿餞之淮之滸而贈以詩用致期望之意云

湜湜蘭谿水發星源清光昔作民熙熙而今紛多務
賁然賢侯來閭閻喜洋洋草木倏生色雞豚亦有秩
惠澤先困窮明德植善人頑寞亦赤子可化不可嗔

哀矜成士師撫字勞陽城已見侯之心心如溪水清
願祝侯之政政如溪水平鸞鳳暫棲棘鵰鶚終搏空
三年須聲成直徹五雲中

送門人秦子登同知鳳陽

昔年橋門中鼓篋從我游長風吹野苹鹿鳴聲呦呦
而今頭角殊民社才既優行矣理要郡佾轡調且柔
念彼凋瘵民我手曾撫摩願言重德愛慎勿張煩苛
但歡淮渦水一勺不可多蔚起閭閻謠以嗣甘棠歌

送地官袁子伯昭督餉濟邊事竣報成

胡虜十五萬浮河肆剽劫朔塵驚駝城暮跳石峽梁
閫帥統兵伐鼓登戰場尚官擁青蓋馳驅何倥偬
旌旆半夜烽劍拂七月霜士饑較磨膾賦車屯芻糧
我士飽而嬉我馬騰且驤博鬪一當百虜見心膽降
鼠頭紛自竄螳臂詎敢攘安邊先足食食足兵自強
餉事竣告成行矣東方明青青新楊道纖離縱柔韁
于揚銀川湍爲子滌離觴

廷獻翟子拜山西參政作甘棠篇

遐塞氣候殊四月雪如雨椎飈立紫騮寒雲結芳甘
清晨發蕭關王鑾光爾爾晝省風纖纖紫薇花躧躧
爹種甘棠株根與紫薇聯長言勿剪伐清蔭敷郊廛

不鮮歌驪駒爲賦甘棠篇

壽舅母鄭安人八旬

碩媛事君子結褵效于飛修祀薦及釜勸學截厥機
閫則婉而順眺覜望已幾宦室又宜家一唱與一隨
八十允偕老白首常[illegible]丁丁桑榆景熙熙
兒孫滿膝前皖彼蘭玉輝明霞爛華觴祥飈飈斑衣
我母七十六北堂謁春暉三壽永作朋千歲以爲期

贈秦生時大虜十萬壓境烽火方舉陝諸司有地方之責者皆惴惴按轡茀至秦生藩乃挾
[illegible]直[illegible]侯轅門高歲可壯也因

[illegible]其旋贈之以詩

憶昔抱殘經從我橋門涘瀁瀁波瀾文美彼錦繡曾
蒼鹿鳴呦呦野苹生芃芃嘉賓式以興鼓瑟春風中
而今十稔餘胡乃非顯融麽蹊秘桃李寒江凄芙蓉
共食容非戚角歌聲何雄我來理兵鈐爵有境上戎
喜子勤問訊不避四野烽希音楚空谷高義摩秋空
獨立轅門雪安坐朔野風樽俎候興居詞賦較拙工
雖不識軍旅頗有文字功手携南山蘭別我之長安
春雷起潛鱗青雲振羽翰大對呈琅玕芳籍屬春官

胡不歸二首

晨𣏌步芳園沆瀣浥我衣掬之不盈手吸之倏已晞
遠岫飛白雲嫩菊含朝暉眺玆遠游子母老胡不歸
秋氣日以高明月流素輝銀河朗如綃織女弄杼機
蟋蟀鳴堦除均鳫向南飛睠玆遠游子歲邁胡不歸

送郭行人一首

何處來足音披衣𨅝然起寒露斂飛節訪我棘門裡
下榻洽平生傾蓋許知已問我歲幾何我歲垂暮矣
白髮紛照人劇談輒揺齒秋菊花數叢清酒冽且清
張筵為君惟飲以斗巨觥細囊出瑤琴鼓之風鏗鏗

贈汪白泉按察雲南

肅霜候初升鴻鳫鳴雝雝美人弭星軺顏色照芙蓉
長探胷中奇蔚矣經世略文章擅宗工鴻才佩青[illegible]
觚運天馬騰墨潑海蛟躍斐斧發新鉶青駟控金銜
秦士鼓篋歌千嗟吾道南

壽樊僉憲母

繄萱草花而樹之北堂綠叢結絲繁春風吹更長
朱韍爛明霞青陽照逾芳不比蒲柳質常映桑榆光

譪譪篇半洲蔡公脩　簡命出鎮全廣而其大
者尤在綏定安南爾故作別言於安南事獨
諄諄然不憚煩辭云

藹藹金蘭情數年參與商凝睇北斗間山川糾且長
燕鳫沉清秋明月照我梁
當宁眷遺直召之發岩廊共立鳳池頭鳴珂音戛鏘
雞壇敦夙好牙籌激羽觴纜璁經營林落處恒不遑
彼藐爻之南遊矣雕織方酋王勢不競雄帥方鴟張
冠履屬倒置兵戈恢梯航廷貫號二紀譯貢悖厥常
天子赫斯怒問罪師洸洸推轂艱若人毋踰蔡仲良
特授司馬鉞兼綰中丞章脊隼耀綏旗紫騮控絲韁
奮袂又長別張祖餞載颺行哉弼今圖朗野胥側耳
華夷良攸關[illegible]危亦匪[illegible]何須彷[illegible]決[illegible]塞[illegible]臨啓思[illegible]

千里餽餉饑況不啻千里綸巾服南人擒縱有張弛
單騎叩紇拜而不直擣玉門出已逐銅柱樹亦修
吁嗟疥癬恙爬搔即可已刀圭施太武恐貽腹心痗
藝樹豐其根根挺柯葉起慎勿務繁枝重令本先靡
直宣夷夏分峻責君臣紀破彼強弱形燭以禍福理
干羽格有苗包茅屈楚子跛扈褫禍心雕題竄遐軌
中國尊如天南服安如砥　垂衣文德昭鼓腹蒼生
喜虎略韜玄機麟閣嗣徽美明烈策旂常鴻名勒太
史

贈侍御韓子鎮卿出判滁州

靈區材如林之子何瑰奇握蘭步初服昂霄奮襟期
執簡柱史臺天門翬羽儀鳳凰覽德輝噦噦鳴于岐
諤諤危其言正容有道時封章出皁囊隨仗叩龍墀
甚矣小臣蕞鈇鉞奚所辭
聖德天地容特垂雨露慈姑爾判江州一麾
恩猶私滁水漪且漣蜿蟺山環之濯纓與釆芩游陟
性所宜每飯不敢忘　萬壽遙致詞秋高天氣清重
我雲水思持贈霜下英佩之光陸離

思椿

椿茲思椿篇[illegible]亦忽散昔云一株老亦以千歲期

胡遭霜雪瘁而鮮雨露滋乃傷松栢性輒同桃李萎
我父抗高義雖貧不拾遺渦婢稱人中誤墮主婦笄
提之金一蒙簪珥光陸離十婦德朴婢婢號命已矣
吸呼笄在斯還以貸婢死哭謝吏生恩如翁世有幾
野觵婦薄命姑怒不可回匍匐急相投流離良可哀
招姑返厥婦勸令消睽乖本無箕帚許勿萌礉谿猜
姑婦酬以金老嫗何太小婦與金孰多舍多豈利少
況女數貫貫可以一家飽重義不重金視金猶視草
德音何烺烺手澤儼若存榛兮與化游思之情無言
青雲發層枝九原盤靈根喜建特不拔作室肇美輪

孝哉子仲氏父訓凜在　還金感還笄存孤踵汐婦
繼志亦已滅貽謀敢云易黍義音孔悲風木情獨久
猶喜千歲萱祥光藹北堂共竭寸草心奉以報青陽

胡道長發出按河東為賦河水行

鷟車駕朱輪隼旗翬羽直指三條陽汎彼河之水
水兮流決決鼓柑激且揚清兮瑩明質濁亦舒碧光
迅瀾靡以馳砥柱屹中央睠茲大夫志磊磊相激昂

西王母蟠桃圖為友人六松子賦

金母現西極釆釆大冶英川實萃至和璽化握元精
咸蒐以為裳霄笄綴繁星駕彼青鸞驂馭霄風泠泠

野鶴翔青冥不受雞鶩雹高視宇宙習長吸烟霞落
黃眉乖修齡鼓缶音洋洋膝下承歡顏孝哉杜史郎
繡衣舞襜如絕勝斑斕裳列鼎養方來熙熙壽而康

應臺行爲傅侍御賦

衡岳何迤邐沿湘九百里施列于巖間應山矗然起
蔚彼山有臺秩秩臺有紀匪石是隕胚不峯螯斷趾
墱爽虛恬生氣朗幛礙披丹葩息容華容華難久特
雁草歛蔆蘩蕪蘩蕪空靡靡山靈呼叩喝谷神烱不死
吁嗟大道隱岐路多亡羊太玄沉石閣南華墟紫莊
君子最前脩結廬山之陽踈櫺谿牕靄層軒挹景光

浩露撫掌吸惠風披襟當非曰遺形骸而以馳洸洋
玄居返太樸眞悟抱混茫妙廻沫以游天元發蒼蒼

緗奩白鹿閣爲古潭道長賦

邈彼東海堧緗桃實離離玉衡化元精度索蟠蚴螭
開花三千年結子亦如之一枚大十斛長啖流玉飴
巘巘南山峯白鹿生皎如賀雅明月朵毛搦白氎輝
噓吸乳泉液躡嚅瑤草枝上下崑崙顛可代青牛騎
至人與化游炳矣探玄綦桃巳三過留顏那沃芬滋
盱月抗浮雲且抱白鹿遊石室訪偓佺閬風揖安期

雙泉吟

飛卑何龍從靈竇窈且玄蒼瀞青烟杪一水淙雙泉
並瀉沛露融相映繁霜鮮雲界瀞脉分淵絡瀧派連
渟泓湛忡渫潔川揚文漣縝設無盈虛盂漾隨方圓
沃彼雲母精不濾蛟龍涎搠之洗我心清澈心泠然
瀞澄性眞冽瀾沫天光旋孺子歌滄浪尼父亦在川
臨流張素琴明激音相宣

送侍御史白坡何子領郡之吉州舟次蘭皐爲
賦螺溪吟螺溪吉之溪也

九月天氣高凉風吹絺帷之子停朱輪惠然慰我思
抒果布綢繆屈指數別離三年一瞬疾一日三秋遲

子顏瑩瓊瑛老我山林姿黃雞飣雕盤白黍糊銀匙
情長話靡窮景晏席屢移朱輪復云駕軒軒何所如
分符理劇郡攸止螺溪涯不張五馬貴而以一鶴隨
溪兮水長清予心清如之澄濾直徹底可以表襟期
長汲萬丈波一洗民痛痍更流九里潤枯槁生光輝
瀧靜鰐魚徙沙現鷗鷺飛名共穎川浩表抜三河奇

晴川爲時若思賦

玄谷汎靈源一瀉千頃陂積之成廣川滺漾流瀰瀰
浮雲斂天末曒曒耿晴曦委照川之中掩映光沃而
瑩質呆以明靚紋朗且瀾潛魚呷冲瀞菁藻含白華滋

長瀾一片碧沫噴珠陸離可泳亦可游而與棲遯宜
空澗蠙素襟虛舟縱所之揮觴折芰荷雜佩采江蘺
濯纓知者樂鼓枻騷人悲澹然機已忘海鷗常依依
沙磧飛落霞林杪曖夕霏薄暮正延竚明月復揚輝
不猱汎牛渚倒載酣習池景澄與彌軼浩歌明月歸

憶昔吟酬張秋官石川子

憶昔長安游共聽金雞曉夾猶風雨談繾綣詩書好
言念高堂親黑頭掛冠早翳翳景倏蒹林泉音問杳
陟岵望何極私情感烏烏且納毛義檄獨奏李密表
駕言返衡宇長從膝下老食藿百乘輕啜菽三公小

我亦奉
重書違牙守四疚萍水何悠悠雲樹空依依別離直
太易轉睫十年期百年光若流長消幾別離老馬疲
長途倦鳥戀舊枝欣然解纓組歸以奉母慈採筍幽
倚石釣鮮清弄漪千里何綢繆而不忘故知投我以
華械中之以妍詞金玉無遐心月露流清輝久甘老
氏黙不問楊雄奇爲子發長吟風激音凄其匪曰報
瓊瑤聊以抒所思

贈適庵大夫得謝歸山中次包蒙泉韻

流光若波逝浮華亦若榮所以達觀士游心泉石間

長揖謝軒冕一笑揖公卿與言乞骸骨淵發返柴荊
兒孫迭爲壽故舊陳平生不安止足分竟完高尚名
白雲不出山赤松風揚清物理布洞觀四時序尤明
納簡佩芳蓀采菊啜玄英回揖急流中不與滔滔并
高尚迅振衣滄浪縱濯纓

林鳥吟爲葉節婦賦

吁嗟林中鳥依依生雙雛奄然失其偶比翼折且枯
高巢松栢巔歲寒心與俱不受繁霜侵常同明月孤
形寂影相吊吭咽聲猶號哺雛雛漸成毹矣被羽毛
大雛亦以習小者飛翱翔泣將返哺心而以報劬勞

冰蘗吟

君子滌明德冰蘗鏘鏘采采間閒閒百姓歌且揚
冰寒性獨徹照生春陽蘗味苦乃良可以比甘棠

送吳子幾南州推府

子幾少年時豪邁傑斗儲胸錦繡摛奇筆龍蛇走
青紫何紛紛一不足有風節困雲衢霜蹄蹶康莊
貞哉節織母白首照高堂特捧毛義檄少解原憲貧
斗米腰一屈寸草情長仰況有海上魚白白味可珍
自昔烹釜樂終勝枇牛悲元將一日養以報三春暉

龍津下知信州引疾言旋艤舟蘭泉過山中論

雋詣桃雞炊黍浮觴而酌之為賦如何兮四章

屈指數妙齡強仕維其則如何紉綬組而在黑頭時
鬢英迅羽翰宣力從精神絕無霜露恙如何辭採薪
擲氏若嬰兒氏亦呼母慈如何不長念開闔倚閭思
父老抱膝留陛淚嗟嗟道方歎來已暮如何去復早

慶源堂爲松臯先生賦

洌彼伊洛源在川崑崙液夫人卜清隱編茅事游息
一瓢顏氏巷四壁原憲室分將五柱栽並取三槐植
緊自返厥眞荊榛布階除綿爲東家宅又爲西家廬

厥孫狀中懷俛仰先世居倀倀慨遺簪眷眷遂亡珠
散金購舊業傍材結新構雙扉肖華門一堵宛圭竇
燕雀去復來芝蘭萋還秀作喬啟斯堂餘慶蔭華胄
美哉發源濫流衍河洋洋枹芴浩思波詩書手澤長
栝發賓即叢槐騰王氏芳水木千年思春秋一瓣香

世芳樓爲松臯先生賦

靈區流檻泉清泚滲芳郊西衍十畝田頁郭沃而膏
老臣緇巨璫投簪返林臯卜築棲其間高尚揚玄標
斤谷逝云逑歲月徂何迷菊老陶潛還雲封子眞谷
荊子杜石林考哉師遺躅繼乘太華鈞晉挽巾書袖
遺弓思善繼作室務肯堂涉園撫光景闢徑迎謙抱
傑然排曾樓直接三台光石兀平泉奇花聯綠野芳
黃河湧月淵太華拔雲峽憑軒輒曠懷登梯每窮睫
田園興幽創霖雨望應答休眺北海樽且掛東山碣

送文岡黃門奉母還鄉詩

懿彼貞德母誕育麒麟兒誓志苦嘗膽勸學勤截機
激昂奮青雲佩囊官拾遺花磚動風采黃門肅雨儀
緬焉悵遠游烏鳥情欲飛瞻雲慨何恃屺歌蘭依依
請撫倚門懷勉就祿養私夙驂米孺蹤璘佩聯陸離
俯承膝下顏仰接堂上訶手捧五花誥身著五色衣

匙翻白粲香箸滑赤鯉肥春酒介眉壽長祝千歲期
偶沾寒肴羞輒興桑梓思母昔顧兒來兒今送母歸
直把寸草心殷瀝數
天墀欣將母輿御輕解上事驀亞閣開北堂綵錦晃
朝曦親戚布情話里閈騰光輝方待補袞功又值行
道時母云兒勉旃忠孝所移韓子一表在董生三
策奇常把一十[illegible][illegible]時以慰母慈

送確泉陸子令宜城

緊昔兆顏時確泉少年覺偕群書府涵沐至理淵
摛文動彩燦萬選高青錢通籍進士科對策明光前

而今我耄矣霜毛㛹華頗㿉泉濟強仕氣邁変風鳶
各懷行道心聚首長安中本以糸梓緣又結萍水蹤
細兩話長途明月樽不空忘年更忘形白頭與新同
㿉泉盤錯器出宰百里封嵴雲激離觴劍佩光如彤
別我理人來肘懸已試方征科鮮善政惟有拙乃良
撫字莫憚勞我勞民泛康勿栽陶令柳灌溉邵伯棠
勿種河陽花樹藝潁川桑邑宰三公階會肅鵷鷺行

七言古詩

棠陵寄至破屋歌爲和二首屋在雙馬洲花窻

曰見樹亭曰龍鶴皆棠陵自名

五月無雨暑氣潯六月雨多滄海瀰美人新從沙河
回買得長安數椽屋劃然毛壁忽以隕雨點𩂯落雲
氣沃可憐衾枕冷如洗暫移見樹窻前宿蝦蟆朝出
敗酒瓶鷄鴨晚集鄰家木居子聞之仰天嘆願助官
中米十斛書生薄命古如此白日且徂遣經讀暮天
席地心不憂鳥鵲且求一枝足廣廈萬間終應土瀋
郎何處見金谷

冥冥積雨潦傾溽煉石誰補天公漏白晝如暝野如
湖漁船入市波穿屋方予新結龍鶴亭周遭花樹光
天沃靜夜棟宇前岩晋亭放鶴上青天衍閑心一片
不可招亭前惟餘舊栖木平生無鶴飲不肯山婦空
藏酒百斛蒼蒼月色照青帷還取相鶴經來讀他日
亭成鶴復來錦紲百丈縈其足何如同載入山去開
籠放之白雲谷

開先寺次陽明韻二首

鷄鳴起了僧中事清朝騎馬看山寺繞過石橋僧出
迎袈裟松逕鶴不去白浦新從湖上來岩前對坐衣
屏開肺渴吸盡龍池波共乘明月清歌回君不見淵
明歸來日漉酒彼豪空負印如斗太虛之上一點雲
朝聚暮散倐無有

老僧苦脩方外事焚香誦經不出寺岩上白雲招郎
至岩下蒼鹿逐不去青驄偶爲尋幽來松花移瘦山
門開直上香爐瞰彭蠡大風滿面湖吹回彭蠡之水
白於酒落星之臺大於斗借問老僧何所歸在指天
地無何有

見素公會宸濠反持佛朗機遺陽明公以助軍

威陽明公壯其忠義歌詠之爲和此

佛朗機公所爲一聲震起壯士膽兩聲擊碎賊臣皮
三聲烈燄燒赤壁四聲靈𬟽奔燕門五聲颯颯湖水
立六聲七聲號號風霆披悖浪鐵椎響尚父白旄麾

昭君丹心今[illegible][illegible]佛朗機公所爲

明妃篇幷引

漁石子訪牟谷子牟谷子出明妃圖以觀漁石子漁石子曰噫觀乎是夷狄之熾中國之衰君政之否女德之辱也噫觀乎是雖然有鑒之理焉元帝德衰后宮色盛諸美人競輦金帛以賂畫工圖朝入夕召矣妃獨恃其美質迺弗施賂而畫工蔽之乃竟見掖庭出嫁異域人至于今悲焉抑讒人險人敝人之賢猶夫是也是故屈原臣楚上官間其直子胥驪災宰嚭踈其忠汨羅自沉楚隨之削屬鏤賜死吳亦以亡是可以鑒矣乃歌曰

美人如花還如雲自恃弗肯拋黃金畫工怪不施丹青容有顏色傾人城單于書至強索婚美人以圖屬當行天子見之光鑑人欲留又懼單于嗔流淚擁出昭陽門琵琶馬上嗚嗚咽氈朝飲天馬酪氈毳被夜領穹廬水強將一死委青草可憐萬古汗黃塵吁嗟不獨畫工爾自古讒憸皆如此上官鼓舌三閭沉宰嚭游辭子胥死天生尤物國之魔蔽人之貌猶足多方巫倒植天地紊蔽人之賢將奈何

兩厓行贈朱侍御廷立次崆峒韻

洞庭之野雄峯巒上有九疑連衡山兩厓矗矗拔飛巘芙蓉削出於其間大鵬颳翼驚負趾丹壁隱現青冥裏仙子術力負得來神人拜賀輒不起表儀已見參日月宣化慣歷磨陰陽布澤時能出雲雨作鎮還須爲紀綱內伏丹砂爛霞綺外敷雲母明秋霜搭婁偃伏松栢下蓬萊照映雲水鄉侍御事業期不朽蹐予兩厓眞相當兩厓截比南山石千仞萬仞高嶷岌直如琅玕端如笏丰采巖巖柱下立

去年九月秋往廣陵時戶曹楊子孟夫來謁舟行急乃弗相値怏怏不已而今五月楊子督漕至仍會于廣陵舟中奇矣于其別也詩以贈之

戊子之秋江上行君乘短舫來將迎風檣如馬不可停蒼煙白水空有情五月菖蒲匝江綠仍到江上采民俗雲津倏停使者車細雨長談照明燭周道逶遲蕭采齊留中漁燗羅珠璣昔日此地不相見今日卻恨相見遲相見何迖別何亟江離河柳映秋色十萬漕艘一呼吸

紅石峽歌嘉靖壬辰七月既望提兵登峽鎮守

趙中侍月賓手中丞在焉

黃河十月風獵獵天光黯淡水聲咽蛟龍蟄伏縮如蝟波濤震盪凝為雪中心山前百草腓羊圈洋口冰山結胡虜十萬聲咆哮赤睛黃鬚呼天驕竿頭亂掛武花月帶帳斜捲狼山颷踏冰渡河如走坂須臾千里騰膊膊黃沙熒熒獵火發皂雕矯矯胡雲亂千騎萬騎馳且突長兵短兵相摩擊口吹牛角生捉軍頭種鶴毛死攻壁將軍忙解黃金印半夜開門傳羽檄邏戍扣身墜草間校尉守門無顏色奏書朝達明光宮

天子特命司馬龍提兵早向王塞中震懾胡虜斯爾殄徽臣敢不奮孤忠彭彭十乘啓元戎分合疊張貔虎陣出入不避豺狼鋒從兒鼓行一當百猛將横槊氣如虹弓後弓隅虜膽落屢戰屢克邊塵空紅石峽對駱駝峯來巖丹崖凌蒼穹雲中谷結細柳營口出高卧扶桑弓中侍鐵鎧社我貂中丞慷慨垂蟠熊佛劍行壇列虎帳從來樽俎能折衝玉關鎖鑰天險設黃河澎湃軍聲洪塞草青青邊馬秣耕牛渴飲長城窟不柔薊頂迎秋雲邊頭三月狼煙滅直欲上取一[illegible]死[illegible]和戎閉[illegible]山戎卑牟大將不敢東年年沙漠

息戰伐

得勝坡歌坡在隆德縣西二十里嘉靖壬午春予方督學政夏四月二十八日由靜寧之平涼校士道經坡下見胡虜一華乎謀坡上吏卒駭怖逸去從者惟通判張祚與諸生數十人擁輿而趨虜亦不敢逼壬辰秋來總制邊務甲午春二月十七日往甘肅撫勘夷情再過坡下鄙夫指曰此往年軍門過虜地也感而賦此

昔年挾策過坡下坡上胡虜音儈儜身騎黃馬牽赤

馬手擢長兵慄短兵射鵰擊鶻羽如霆柴塘烽堠煙青熒丞呼吏卒供逝去相從惟有青衿生郡中列駕亦義士左馳右騁護我行褰帷露冕但長嘯慷慨有懷期請纓徐驅示暇二十里日落孤旂臨荒城虜騎困勤不敢逼父老踴躍爭扣迎椎羊炮雞與舉酹開襟一飲三十觥十載往事直悠悠又捧

天書急西征魚麗鳥翔列陣勢鉦鳴鼓應揚軍聲前時我過胡虜避今日胡虜聞我驚重過坡下一愴然寒雲宿霧蒙榛荆

一丈紅歌開府羅植葵花一本色丹長丈餘橋

猗猗亭立爲賦一丈紅

碧鏃三月如嚴冬四月飛雪五月霧濛濛園林慘淡
花木蹤碧桃緋杏無春容幕府高枕北地寒轅門直
劍峰冽冰雪膠玄珍草滿孤芳雅旋拂拂青蔡蔡脩條
擢穎浥露落客英娥娥捷光風六月開花如渥丹倚
毛玉立一丈紅葉凿凿蒙花足智花明自許向日忠
貌臣矢心平
采主寸丹耿耿花相同

涼州行丞房亦卜剌一枚泒海上爲穴呼曰海
房西域土虜番回夷占據哈密城此皆邊陲

之隱患也

黃沙浩浩西涼州沙雲長結沙草愁三月青陽照六
合此地蕭瑟渾如秋古帳烟沉雪片落白水波漾霜
花洋瀰不能紅李不白楊柳初發青絲柔鵁鶄戴勝
音寂寂雨中沙鳥鳴啁啾矯然蜃氣龍兒豪長歎河
隍邊離家手擁西征銅虎符胡兵十萬揮矛收請纓
一旅終軍繻投筆敢慕班超侯直擬坐擒克汗背還
與生獻月氏頭紫騮赤絲黃金絡據鞍鳴鑣何鏗鏘
歷三直指武威圻關門早起金城鑰手把寶劍登將
壇身着輕裘上鈴閣胡人飛揚射獵者禽奔獸駭遁

竄竄邊塵不動邊月明健兒城頭偃鼓角近年邊
迯遺蹤搶營亦伏青海中西域回子好弄兵玉門關
外烽入紅江察灘結大年穴哈密城作豺狼宮嫖姚
將軍一箭掛祁連山高可掛弓崑崙環環水一勺滙
作黃河千頃萬頃洪欲取長淵灑沙漠蕩洗回虜腥
膻風

玄鶴歌

羅得海鳥風格奇一雄一雌常不離置之庭除爲拂
羽閑心頗與野性宜渴沃清淵饑白黍雕籠錦紲渾
忘施昂昂矯矯亢臂立燕雀雞鶩不敢欺一聲長唳

海月出兩翼旋舞天風隨意態常似戀秋壑飲啄猶
不忘青芝一月雄者翱且翔雌者彷徨亦從之逍遙
正快九天思高潔雅稱三島姿山菊花開我獨酌喬
松枝老誰其栖淑淑青雲不可招城頭惟聞烏夜啼

百歲歌

湯溪洪氏母壽百歲既恬且康初度之辰饒
我太夫人以芬數作求誠額同升壽域千斯
年作百歲歌

南極壽星炯靈珠五夜高照婺女墟灝氣翔鸞降金
母祥風馭鶴來麻姑金華之山本壽鄉赤松白石非

簿書亂不帙聊以息虛亭鶴映松花白山含柿葉青
光陰雙去鳥天地一浮萍酒盞空消滴春來日日醒

登大華山

法界知名久南荒第一奇簿書仍太急杖發故應遲
空洞雲無礙危崖花欲歘渺然下清露老鶴蹐松枝

雪

白雪浮清曙輕盈接混茫慈親髮可照諸弟被應僵
已近三年客還倚萬里航山靈深許我松菊正淒涼

石池

石破殘山磧泉分漲海波清虛渾澗壑浩蕩亦江河

鳥浴蘋花亂魚跳竹色多臨池頻照影回首忽狂歌

夢漁

花影日欲暮天遠江放清船頭春夢好沙上釣絲輕
細雨孤帆落疎燈兩岸明覺來窗月白渺渺五湖情

除夜二首

爆竹夜偏驚燈花冷更明今年惟此夕遠客不勝情
殘雪春湖色兼雲白雁聲夷歌聲一擊聊以答昇平
獨客守殘歲黃柑共白醪星臨河影動風入鼓聲高
萬里雙蓬鬢三年一絮袍江梅花正凍春色尚蕭騷

聞鳥

南方有好鳥地主不知名自逐春風至相依綠樹鳴
青青山色暮滾滾客愁生平仲花將落只宜三兩聲

聞禽言有感

不如歸去好還尋老樹柯葉密庇風雨花深踈網羅
饑飧朱果落飛愛綠蕪多喚起羈人思月明聽棹歌

鶯

交交復恰恰高樹頻啼鶯自入明皇苑誤留公子名
澗邊幽草恨谷口落花情聽到無聲處青山月正明

雲南祭院草亭漫興三首

草亭春寂寂野性頗相宜井近硯池滿雨來書榻移

幽花依石發過鳥下簷窺乘興入深竹寒光滿素絺
亭上鶯花老風光轉支荷如何春日裏都向客鄉過
遠海波聲小近山雲氣多醉中詩慷慨不敢向人歌
洞門鎖清晝一徑落花深把酒對山色讀書隨樹陰
田園荒舊業松菊憶初心細草江城暮愁聞鵓鳩吟

黑龍潭

天光蕩波影杳杳黑龍堆潛魚不可釣見人還自來
盤渦動雲雨細沫起風雷石竇流涎出還堪發玉醅

雨得鳴字

四月黃梅雨落落踈復鳴牀頭孤客耳夜半一池聲

雲出白龍井天低金馬城村村田鼓急什犢及時耕

五月朔雨至望止病次見月四首始喜而終感

焉

積雨空臺夜明月臨我書客身病亦起短髮落還梳

揭靜竹光入窗寒樹影虛清輝頗無限萬里共山居

靄靄月華清無風靜夜生臺端頫眺望雨後更分明

水白蛟龍蟄天空烏鵲驚中庭有雙桂花發露盈盈

院中桂花丙子年六月開丁丑開于七八月之間今

五月開矣

月色映疎雨悠然晚景晴蒼蒼升古塞靄靄過高城

牛渚已陳迹南樓空復情傷神豈秋夜此際更凄清

東坡詩話云春月和悅秋月悽惻少陵亦云秋月更

傷神

木高煙泯泯月吐海門東荻岸霜猶裏竹埋秋水中

陰晴千里異憂樂幾人同舟楫歸何晚浮生嘆轉蓬

十六夜月鷄鳴雨

涼月度清漢遙城若亦秋鏡飛關影動珠孕海光流

今古千年嘆關河萬里愁雞鳴井陌暗風雨轉悠悠

雨懷三首

細細風前斷疎疎葉上聞小窗隱山霧城郭進浮雲

轉益鄉愁亂還憐世事紛早秋身似鴈天外獨思羣

萬樹秋雲裏孤山細雨時江泥沾落絮花霧困遊絲

懷抱為誰好親朋已久辭東溪讀書處一水護青帷

六月雨中過萬山雲裏哭城臺秋夜靜燈火客身單

君飯每思報家書時撿看夜眠渾不穩新鴈度江干

會請桂洲先生于貢院

粉院論文地佳辰聚客星潤姜秋鱖細野釀早瓜馨

雲氣雨中白山光鳥外青杯乾已三月英遣此時醒

桂洲先生過臨次韻

臺畧稍陰陰清佑喜過臨美花開竹裏明月在天心

物色知人意君詩向我吟涼風帶飛雨寂寂起松音

遊登圓通寺次崆峒韻

物外暫招尋惟聞鐘磬音松蘿栖梵影水石定禪心

雲去蒼崖濕僧歸紫逕深濆池風雨至正好聽龍吟

郊行

雨過涼風起泠泠吹客懷水邊蠻語異坐上海氛堆

魚躍稻初出山青花不開郊坰異城市驄馬故徘徊

即事

歲月馳何疾音書靜不聞別離常把卷四十始能文

烹笋厨人拙尋書稚子勤城煙對江雨鄉國思紛紛

別澹庵

六十謝軒冕無求心自閑有時過我地終日說山間
白髮抱黃口清貧多好顏悠然三徑裏細雨菊花斑

別絜齋

掩垣多諫草五十歸林泉薄薄山百畝疎疎屋一椽
殘碁搭葉暑嫩酹菊花天絕口人間事于今又十年

澹庵絜齋黔告老大夫也予居黔二年奇二大夫弗易及門即及未嘗論官府政殆所謂鄉先生者哉將行詩為別

遐思

圖書多暇日江海有遐思諫草三千字夔端十二時

山居夢頭到秋色鬢先知春日歸

天伏花磚引漢儀

鶴野為郭秋官賦

古野秋花白徘徊若欲忘天高秋思遠水感夜聲長
花鴨羞同食虞羅虛自張逍遙度華海月色正蒼涼

次陽明先生游玉笥山

萬石結巖林縈迴道院深遠天雲漠漠古洞雪陰陰
壁上龍蛇跡水邊鐘磬音山人應好道杖屨故追尋

[illegible]州榮院見菊花

北[illegible]深臺晚悠然見菊花山中忘具味霜下[illegible]
草色從荒徑風光似我家繡衣佳醞斯樂事但言茶

冬至

天涯長至日燈下遠遊人薄祿家猶顧休官語未真
歲時常不住形影自相親幸有梅花發清癯可結鄰

病臥

微軀常抱病短髮不梳頭冬月竹陰薄江城樹色幽
風光憐去鳥世事嘆虛舟竊祿久何補到家方免愁

夢漁酬棠陵子

湛湛春湖淨悠悠午夢清碧簑山雨濕白舫渚風輕

沫動松鱸出岩然楚竹明應憐塵土裏不斷水雲情

羅溪舟中

開篷放明月溪色上人衣百里郵程遠三更候吏稀
殘秋猶淅瀝新曙正熹微忽憶華川裏水深鱸鱖肥

次黃太常遊峯林石韻二首

頭枕石嵯峨長纓濯碧波迢迴人迹少山靜鳥聲多
世事真棋局生涯但釣蓑而今從政者頻聽楚狂歌
林下無人到去留惟白雲栽松徵老圃失鶴問前村
惆悵頻瞻宇歸來擬杜門為君一乘興攜酒解愁魂

冬日

帶雨雪難集經冬歲易殘鵲聲先客至竹色上衣寒
見怪嗟吾道癡癖愧此官出門何所適惟有五湖寛
太史日擬北行兼果詩至約春初于南浦
論別用韻勸之行　新構面鈐山甚奇
家對玉峯奇留連命駕遲雲生琴石潤月過酒樽移
世道憂方亟官清懶未宜初春雪水漲南浦待舟時
正德辛巳正月十二日偕白浦南雋飲于陽明
公廨郎寮張燈因作十二夜燈詩
令節新晴際方城缺月中亂離一戰息燈火萬家同
試聽閭閻下爭歌使相功云來遲數日井絡盡爲烽

雋溪爲南雋希會作
道人愛清勝家住雋溪頭月瀨娟娟淨風潭泯泯流
鵁鶄依石渚茨竹映沙洲會見名成隱長乘范蠡舟
止弋陽行臺時鵝湖大學士先生來訪陪遊溪
寺
乘興臨公館尋幽到上方匙翻雪黍白酒帶野泉香
佛閣臨溪逈禪房過雨凉袈裟採藥去不拜繡衣郎
螺川夜行
天晴過瀨北日暮轉湖西月色冷於水風聲響若溪
客懷秋耿耿人語夜淒淒感激披衣坐中流聽早鷄

溪亭小憩
緬馬滯行役欣爾息溪亭衣動竹光滿座幽山意寞
風滿扇清響嶠鶴篝脩翎倏起高插興浮名似水萍
金城寺
來石城西寺雲霞雨後天薄遊經此地出錢動諸賢
溪映山光幻花連竹色然風塵漸鹿鹿未暇叩空玄
章曲
章曲春猶遠閑來騎馬過風花隨去鳥晚色並跋蘿
野闊浮雲薄江鳴白露多古今成底事衮衮亦江河
薦福春宴次彭衙韻

山逈雲扉靜郊迴雨徑斜閑僧忘歲月老鶴識煙霞
勝地宜春宴新醪漬白花西林留日影客興正無涯
薦福春宴平川不赴投以詩次韻邀之
林沼居偏僻遂爲魚鳥知安開芳寺曲花發暮春時
懶出空徊遲相思數寄詩還當騎馬往竹裏共斟卮
輞川春雨次彭衙韻二首
風來春雨急沙走落江喧野水流漁市山雲進郭門
晚光還隱見花候自寒溫忽憶田園好柴桑蔭遠村
獨坐春城晚溪雲送雨聲忽於花外至轉向席邊鳴
野放山光暝油油草色生濁醪聊自醉掩耳世間情

寒天鑄劍發遠水一橋橫灞岸生荊棘秦宮化甲兵
雲垂村市暗雪照浦沙明攬筆誰題柱臨流我濯纓

終南山次灤江中丞韻

崖林蔚潑岑臺閣迴環深雲雨半空落鴝鵒五月吟
圖畫有餘暇杖屐故追尋命酒不知暮碧桃花滿林
欲叩玄玄境道人門正開洞中雲似霧樹杪水如雷
白鶴靈先到青牛隱不來東風渾有意滿路長莓苔

望仙遊院 仙遊在終南山西三十里勝地也

仙遊不可到渺渺興無窮赤峽青冥外飛泉亂雨中

衰年歷險走此地稱陳惜少待月華上來看石上松

咸陽渡渭

朝發長安道暮臨渭水濆浪排飛峽雨湍擊度川雲
樓閣沉秋影鯨鯢吐夜文中流頻擊楫感激思紛紛

邠州

客路千山外春光三月中獨憐鄉井異猶喜歲時同
門漲桃花雨溪含杜若風依然看燕子何以附冥鴻

景陵池俗呼九龍池唐花萼樓沉香亭基俱在焉

九龍池上酌感慨索愁何花萼蒙荊棘沉香沒蔦蘿
離秋雨館荼奔夕陽坡往事同棋奕愁聞禾黍歌

再宴薦福每歲春三司會請鄉士夫于此初至循行之後亦漸落莫矣

南郊遺古寺春日集落野林薄花然檻巖陰竹覆蓮
禪心澄水石佛像幻雲煙滿地月光白青縢樹裏旋

驪山

曉過驪山下喚生千古愁催花媚妃子舉火戲諸侯
石上浮雲過松間宿雨留風流盡塵土景物自悠悠

華清宮

三年頻去往杯酒論興亡草色逕壇廢苔陰綉嶺荒

高風悲羽鼓宿露隱霓裳滿地惟流水疎林夕夕陽

新豐市 鴻門在東繡嶺在西

雪後新豐市當壚數十家煙樓聞凍雀風徑落饑鴉
慘淡鴻門劍模糊繡嶺花前朝物華謝覺上半蒹葭

華山

崔嵬凌地軸混沌接天光灝氣浮仙斗洲風鼓大荒
鶴背通海遠芝草拂雲長散髮希夷子閑中笑我忙

謁郭汾陽祠

出處心無繫安危身敢當主憂天寶亂國難吐蕃張
百戰山河壯孤忠日月光風煙凝壁壘花竹護祠堂

謁韓文公祠嘉靖甲申季秋十九日宿于模糊

郵亭月光翁習清風泠泠乃夢周旋揖遜于

公之前公款款奬語明發行十里秦嶺嵬然

則公祠在欽祗肅拜宛如夢中夫豈偶然也

縹緲雲爲境嶙峋石結祠丹心懸日月吾道把旌旗

風雪藍關阻波濤漲海危山深秋夢好先已挹光儀

鳳翔

渴馬飲清渚飛旌閃白沙風塵侵客鬢伏臘換年華

雙峽長橋卧孤峯落日斜雪中行一月今日見梅花

岐山十里外有周公廟

古道黄雲裏荒城落日前巖林遺鳳穀畎畝變秦川

滴滴梧桐雨離離禾黍天鳳凰今不至忽復幾千年

岐陽道中懷康對山

楊柳柔堪折岐陽三月春四肴讀書處中有對山人

竹外青藜杖風前細葛巾應憐遠遊者黄面受風塵

汧陽

汧水翻高峽吳山擁翠微雪埋青兕吼霞引白鴛飛

阮籍空悲轍淵明早拂衣百年將過半何事尚忘歸

隴州

霧密千巖雨溪喧十月雷凍雲投浦宿倦鳥逐風回

此日西門道誰家濁酒盃諸生迎款款慰我雪中來

關山

千尋堅隴坻萬里障羌沙岩岩戍樓直峯懸鳥道斜

征夫呵虎豹驛吏掃煙霞絶頂望無極雲山何處家

寶雞曉發宿東河橋

人事靜偏好客懷秋轉凄穿雲蹋飛嶠逐雨度回谿

野鹿避人走山禽向我啼荒涼驛亭晚松葉暗青藜

棧道雨中

八月八日雨九月還淙淙溪田疊波浪石磴鬬蛟龍

廢蹀烽常舉民殘歲復凶家家相向哭邊塞稅難供

將境

釁始登壇日機成躡足時陰陵纔散甲雲夢已張維

盟誓山河改勳名兔狗悲他年思猛將空發大風詞

鳳縣

水面晴光動衣間雨色微黄牛出嶮徑白鷺晒漁磯

欲聽農人訴先令候吏歸蕭蕭途九日山縣菊花稀

漢江

涓涓流玉竇渺渺接銀河偶愜臨流興時聞淮足歌

鱸魚吹細沫菊蘂照新波爲愛江邊景偏於秋色多

褒城

地勢雄臨漢鳳骨遠接巴霧浮城市門月照谷門斜
烏道懸青壁龍江走黒沙未觀諸葛壘先問子真家

子午谷

子午谷前過悠悠千古情鯨奔荆峽水雞唱渭門城
草木旌旗影風雷劍戟聲中原漢家土何事故分爭

洵江關中皆陸路漢水通舟

三年頻策馬此日一登舟八月仍殘暑衰顏尚壯遊
潭澄松影定波湧月光流袁紹杯何在凄凄栰菊秋

哭泉 在宜君縣東三十里姜女抱夫骸哭于斯渴且死泉忽躍地而出迄于今存焉

冽井千年在靈泉百丈深悲風聲欲咽泣雨氣猶愔
最是懸河淚潺潺似水心綱常頻有死今古幾沾襟

中部謁軒轅廟 軒轅死葬于橋山廟即在焉

風氣玄黃判人文日月章四時調律呂萬國拱衣裳
姬水神功遠橋山廟祀芳于今千百載松栢自蒼蒼

梅柯山杜甫遊春處也距鄜州三十里中有祠

山邑依然在梅花久已逋風流不可作香影亦虛無
海內詩名遠天邊客興孤荒祠殘雪裏景物正模糊

三川邑少陵故宅蓋天寶之亂少陵寓居于斯宅廢且久惟遺石碣字畫亦滅沒不可識矣

天空流漸際移家化此村江山惟白石風雨自黃昏
幸有天涯跡誰招水上魂暮春啼鳥歇寂寂長溪孫

白松樹在鄜州開元寺而今亡矣州志中載之

附道開元寺有松偏白姿滿山雲月魄半壑雪霜皮
瀟洒梅相亞玲瓏鶴自宜年深因化去猶見影離離

合水

瀲灔雙流合逶迤一徑通鳥鳴山不雨虎嘯谷長風
芳草波心綠幽花石底紅客懷不可撥況復暮春中

邵莊驛

荒驛人經少三年却再遊斷湟春水淺亂石曉山稠

劍外風塵暝天邊日月流刺桐花似雪何處鳥啾啾

子午嶺

嶺名分子午天險限西東劍閣千人廢吳山一箭雄
雲封關樹黑日出塞門紅遠道悲遊子壯顏成老翁

雞昌

關塞遠仍到音書靜不聞山高八月雪木落萬川雲
藥裏秋隨病松燈夜校文賢勞猶自愧焉敢數辛勤

秦州二首 渭水中央有石水落露數尺即崩亦然東柯谷杜子美草堂在焉其草四時皆青牛頭河通于渭與峪谷皆奇跡

禹跡蹤荒雨秋蕭到秦州鳥度山光悅人經物候愁
漁村通峪谷軍壘障牛頭莿旋斑斑發何妨數日留
物色殊方別風光九月清下開幽鳥語數問異花名
水石高深見谷草冬夏榮驚風雜踈鼓遠客最含情

太昊廟

古殿千年祀秋風一瓣香兩龍吐符瑞鳥獸麗文章
兩廡皆塌剝苔滋棘宇荒如何仙釋地金碧競煇煌

伏羌 本羌地馬援征之始版圖焉

本從羌山出雲寒羌水清干戈經百戰燈火聚孤城
雪岸蒹葭色風營鼓角聲將軍功伐在馬革快平生

赦書坪渡渭

渭北津多柳荒荒野色連十家橋外市雙櫓峽中舡
水響魚聽沙明過鳥憐蹉跎歸色晚風雪又殘年

西和

雲飄發同谷歷歷指西和遠嶼孤雲細平川落日多
羈棲窺客面鸚鵡學人歌只恐山靈駭前騶不敢呵

兩當 生員二十九人松柏甚茂

林幕迎風日翩翩過兩當詩書聊數子松栢儼千行
路通秦隴縣城歷漢唐峯巒看山色無數落衣裳

成縣 漢凡武都郡太守馬融絳帳臺在焉

太守傳經地循與屬月行栗亭秋雨歇魚峽夜川明
竹外雙旌出沙邊一吏迎荒臺迷絳帳失學愧諸生

紙坊頭郵亭

清秋新病後跋涉萬山中鄉井三年別音書數月通
荒村鷄犬夕古堠雪霜風愁極還排遣松醪對菊叢

張果老洞 洞在兩當東十里前有鸑鷟峯

神仙遺古穴鸑鷟映前峯客到自鳴鼓僧眠不打鐘
九天秋鶴思滿地白雲蹤我亦騎驢去金華訪赤松

臨洮道中金城之地正在此王壘借用盖雄于

王壘云爾

峩峯風塵域淹留半月行地闢雄王壘天險壯金城
萬樹秋聲歇千山雪意明蒹葭共楊柳寂寞喚愁生

臨洮

荒郡人煙少頻年胡騎多風雲屯浩亹雨雪漲黃河
何處來天馬誰人制駱駝紛紛增感慨此後更如何

夜坐一首 積石江名禹貢曰浮于積石是已摩

雲嶺在府之西六月氷雪不消

寒霧雲沙地蕭蕭井徑秋摩雲難度馬積石可浮舟
朔土風先起星飛野欲流披衣對明燭誰識杞人憂

河州 時虜大舉鬧府不發一卒民間有鬧府怔

[illegible]闖堅壁令公車詣上禦戎書之謠
客褭褭時淚潸然下若沱鶯花遶地少風雨暮春多
直突匈奴騎誰評孤士戈翩翩驅十萬逕衽度涇河

望崆峒山山有玄鶴難得見幸而見之皆曰奇
遇也

昔人躋華嶽我亦望崆峒鶴過仙人逕霞棲道士宮
天光俄變幻風氣尚洪濛洞口桃千樹春深花正紅

白水驛

古驛懸孤景山城逆暮笳空庭惟月色流水自年華
夢樹千株雪桃花百畝霞平生空浪迹無地不思家

驛馬關驛

荒驛鄰邊塞疎簷壓上牆月光春淡淡花氣晚萩萩
高樹掛飛鼠長風斯驌驦激江江上好松菊映柴桑

龍渠春水次平田韻

白雨千巖落春渠百尺深漲前魚衍直波外消柳陰
荇藻藏家鶴楊花逐渚禽布舟遲未去空抱水雲心

壽章花司馬

丹顏七十春白髮老忠臣功業雲臺上絲竿渭海濱
蒼生望霖雨
天子重經綸郊愛秋風裏翛然笑紫蓴

[illegible]竹山叙手題其端矣南岡翁復書二絕以繼其末

槠未有以應仲冬己亥之夜雪色虛明聽予
几席清與冷然音悅于耳久之始悟曰固為
竹山作乎不知也不知也少陵興到輒謂江
山有助夫雪亦然

逸操偏宜隱清標不受汙雷鳴龍欲化月照鶴堪呼
愛此孤風遠何嘗一日無烹茶讀書處相對欲忘吾

題歆湖園亭次太微山人韻三首

惆悵悲行役歸來看白雲花繁從客折竹薄巧隣分
諸葛隆中臥子真谷口耘晨昏皆莫倚息蜂塿歌

明居

碧樹連村舍青山隔市譁龍眠雲洞濕鳥下石林斜
客造同看竹家貧自種花興來追杖屐滿地踏煙霞
芳野聯茸曲幽亭挹少微看花將應挹採藥與僧歸
竹外輸蹄靜水邊鐘鼓稀雨肥新鱠躍把釣上魚磯

次彭衙書院小韵

地寂兼山意居深隔市譁青春嬰世各作客得彭衙
裊裊濃陰竹斑斑石上花流連文字飲忘却臥天涯

送李處先生歸田代作二首

[illegible]邊原留山開開松桂陰渠那開祿野疏傳賜黃金

霖雨蒼生望江湖白髮心鶴書應赴髛耒許入山深
龍虎逢昌會風雲起壯圖天高廻倦鳥秋動憶新鱸
樽酒開三徑扁舟蕩五湖蒼生問
天子還起謝安無

送王子平甫令猗氏

粉署共論文蒼蒼竹色分喜聽歌白雪又見上青雲
鸞鳳聊栖棘驊騮會出羣閭閻思似雨百里頌神君

送少華許子督學湖南

昔為柱下史還讀秘中書夜雨分芸草晴天落蠹魚
傳經問劉向作賦陋相如先滿湖南地文星照太屋

送蔣石庵赴湖南

細雨移樽日溪亭送客時風塵千里別宇宙幾人知
雪夜山陰興春天渭北思老來鄉社裏杖屨更追隨

送李廷章進賀

萬壽二首

禎符昌鳳紀纓笏儼龍墀願獻千秋鑑載歌三壽詩
天聯周正朔日照漢威儀首酒多還有嘉賓醉不辭
劍騎翩〻發瞻君濮白鳬兩階聯鳳舞
萬歲共嵩呼明達光虞德都俞重禹謨遠臣私致祝
常願宥狂夫

送潘生沐赴試南畿

客子去何速老夫歸尚遲霞光流石竹野色映江離
羽翼青雲健文章白雪奇早通槐市籍還賦杏園詩

送胡地官行

海內知名舊天涯會面新旌旄臨雪夜杯斝訪花晨
莽〻風塵域依〻萍水人君今理舟楫先過武陵春

送祝公望司訓漳州郡學公望未選前數月其家人夜夢得官回沿河官吏擁騶從迎送覺言之公望咲曰教官豈有此既選附予舟到淮宛如夢中事亦奇矣

前代名賢地
明朝進士家儒官寧薄劣
君命即榮華書禮春冬教衣冠早晚衙漳城還近海
珍品有魚蝦

送永康周鳳鳴分金陵教事鳳鳴亦附舟

試問同舟客還為比郡人春江聊得伴樽酒数相親
書裏波氷潤文旛柳色新廣文官自好莫厭舊氈貧
星出東書往花明抱鐸還衣冠趨建業禮樂慕龍川
(陳龍川宋狀元永康人)無事吏中隱有詩官裏仙空囊積餘米
便買白雲篇

送羅司訓二首

明廷登仕籍散地只儒冠不飲東陽酒惟烹石鐺魚

衣冠陳禮法燈火命詩書桃李陰逾盛菁莪化欲舒

市上柳花白青春作伴行馬蹄隨客去江色照人清

春風朝暮鼓細雨短長檠游泳泮池水還期魯頌成

戊子端午舟泊泗州五更風雨大作

舟航逢令節景物惜他鄉艾迎雲折新蒲帶水香

魚龍駭洪濤風雨暗濠梁自覺官情薄不如歸興長

送錄刑曹官文子報成詩

共繫維揚纜還傾淮海觴天邊新雨過道上北風清

兗牒多平理祥書正獻成古来司命者仁厚享榮名

得雨厓書

思君獨酌處爲我寄書来風雨話猶隔雲烟手自裁

盈盈白露下冉冉菊花開江上重陽近還期共舉盃

有懐雨厓

淮海接維揚却憐雲水長湖光秋黯淡樹色曉蒼茫

月掛陳蕃榻雪搖王子航繡衣持斧處吾道有輝光

揀塘爲李御史迺翁題

玄風尚高隱卜築揀塘幽水定清陰合瀾飛翠色流

心遊三徑逸身挾五湖浮撫樹盤桓坐往来雙白鷗

竹溪外尤築室復田以老擬八景曰浩然舟井

靈隱晨鐘則事也黄尖晨曦蘭陰夕照排特

也邑城卧虹觀山覆釜比物也揚嶺樵歸平

原牧唱與人游焉爲賦詩各一章

舟砂九轉成白日上青冥列井千年沸神龍半夜醒

瀾明雲舟現夜潤醴泉馨一漱清風起浩然養性靈

右浩然丹井

古刹靈隱隱危樓昇且蒼涼萬井曙縹繞五更鐘

隨風震巖谷穿雲度遠峯烏飛星落落鷄唱月溶溶

右靈隱晨鐘

曜靈爛苒實昧旦出扶桑露浴咸池彩雲浮暘谷光

峯巒睛藹藹林莽曉蒼蒼願得延脩景常爲照醉鄉

右黄尖晨曦

溪岸青山列巖林布落暉波光翻倒景蘭葉有餘輝

隙裏白駒過枝頭赤烏飛長繩不可繫直欲把戈揮

右蘭陰夕照

層雉聯城堞長虹亘井墟花明敵宿雨雲擁跨清渠

蜿蟺山形繞燃虹石勢紆天連竹塢靜門對草堂虛

右邑城卧虹

一山如覆釜四面皆平田爍爍石堪煉熒熒花欲然

長風吹野燒宿雨發林烟十煮長生藥期成不老仙

右觀山覆釜

菁葱已盈東嚶嚶黃鳥飛水邊落日映逕裏清歌歸
谷杳石穿巖林深雲滿衣偶逢釣魚者談屑共霏霏

右楊嶺樵歸

牧子草中卧拍歌婉且長鄉音自凄切野韻轉悠揚
風起林花發江清山鳥翔牛背更吹笛滿路散斜陽

右平原牧唱

贈梅子尚志掌教蘭谿

獨載書一船廬山住十年雲明龍馬象雨潤蠹魚編

燈火清宵志衣冠　上國賢遠看沽白璧聊以受青
氊

贈姜子分教蘭谿

文彙書青㫋儒冠帶碧簪琴調春鳥應鐸警午風臨
潑水紋常起東峯勝可尋花明經幌静雲過墨池陰

綵衣樓為樊貞親家題

白髮綵衣舞雕軒綺席分饌羅江鱖細酷潑洞泉芬
不啻斑斕色還添錦繡文壽君能愛日老我獨瞻雲

鎮原

黃塵來滾滾紫邏去迢迢戍卒幾羅鼠材官飽射鵰

雲屯沙草暗天遠石門嶢客况因詩減還欣酒滿瓢

甘泉道中

長安春欲暮此地尚蕭蕭紅未勻桃萼青初試柳條
蕪城三里郭淺水十家橋幸有清樽在猶堪破寂寥

駐軍綏州

狼烽哭榆塞虎節鎮綏州不持賈生組頗壯方叔猷
鵰陰雄壁壘鳳秀控襟喉持戟胡兒泣投石胡馬愁

榆林秋甲子甫次東瀛司徒韻

驚風吹大漠密雨洒高秋赤峽霧中隱黃河天際浮
花光朝泯泯鼓節夜悠悠醉後仍留客殘尊共洗愁

良晤次東瀛韻

我入銀川峽君臨榆塞關折荷頻載酒連騎共登山
未許三秋隔俄云九月還深閒有明月常照故人顏

登紅石峽次東瀛韻

飛峽凌天際驕胡在目中氛氳青海氣聚散白雲蹤
古壁旌旗赤荒臺烽火紅風塵今汛掃車騎得追從

龍池

蒼莽黃沙域泠然水一泓新瀾隨月湧飛瀨夾雷鳴
潭底孤臺影井邊鐘磬聲嵌龍行雨去倚石濯青纓

酬東瀛

出官俯芳沼泉流青且弘滿湔方交靜柳陰轆轤鳴
壁上生雲氣沙邊過雨聲與君同一往雙騎結肇纓

魚池

泉流漠如雪泯泯又如苔清淺偏宜月虛明不住埃
新秋客荷藻殘雨靜風雷張琴酌新醅潛魚出水来

西園次東瀛韻

城中數畝園城外萬重山白白花光淡青青草色閑
西賊已寒膽將軍且破顏自兹胡地馬不敢薄榆關

發榆演武场

樹旄慚上將數墨尚儒生日耀旌旗色風騰征鼓聲

祁山諸葛陣細柳亞夫營能作三軍氣當為萬里城

榆陽橋

驅到崑崙石架為青海深銜枝神烏巽跨水碧虹長
飛度三軍踊騰超萬馬驟横矛倚長柱臂斷左賢王

駐軍響水堡

兩岸樹肯障河流聲滔滔不須長拜井即欲一投醪
月湧盈川瀨風隨石峽濤直當汲千斛蕩洗羯奴臊

波羅堡

祈旅緣山戍增營借寺名三年兩饑歲數里半無城
河漲沙牛飲風高櫪馬鳴殘胡捲營帳浮水避旄旌

懷遠堡

松營臨紫塞石堠隔黃沙木落城陰直川迴谷口斜
涅池沉羯鼓大漠散胡笳喜見牽牛者應多種稻家

威武堡

陰雲浮石壘凉月映沙場鍬引雙鵰落鈴鳴萬馬驤
正奇兩赳赳分合陣堂堂連日邊烽息三秋塞草長

清平堡

萃結千人戍雲屯三里城浮沙連磧沒孑徑出溪平
肉振塞風烈旌搖邊月明狨營驚北走虎帳罷西征

龍州城

天邊宿雨收列隊出龍州石磧三更月松關萬里秋
鯨潛青海窟鴈度雪山頭問我安邊計儲糧第一籌

鎮靖堡

喝口烽烟息平山戰壘空鴈嗷胡地月木落塞門風
匣裏長鳴劍天邊早掛弓禦戎求上策報
國竭孤忠

喜農

五穀勝珠玉邊城勸課勤沙場化畝甲士事耕耘
喜足三時雨俄成萬頃雲胡來憑死戰一飽壯三軍

寧塞營

揚揶闔軍壘茨梅陰將增地先来白鴈人慣射青豻
堠火三更舉邊風八月寒丹心仗旄節皓首據雕鞍

沒把都河

山泉流不竭滾滾蕩為河清淺飛鴻鴈潺湲飲駱駝
金風收宿潦玉露滴新波奔走黃塵裏滄浪不敢歌

舊安邊營

白草孤城嶂黃榆萬里邊夜深急鈴柝秋色接風烟
願秉萊公鑰還先祖逖鞭安能化金甲處處事春田

定邊營

一夫雄保障萬里控流沙雨色沾朝旆秋聲顫暮笳
虜奔三百里農穫數千家喜極頻呼酒醉攀甘菊花

花馬池

池水不盈勺泰原恃若河往乍頻失險萬虜直經過
新築牆垣峻還屯兵馬多逶迤胡騎避不敢飲殘波
屯兵與設險勝計足安邊營壘旌旗合陴垣什伍連
疲窮孤兎狡風絕犬羊羶部落中宵遁西浮野馬川

塞外揚兵三首

將軍朝出塞漠外揚雄兵遙布熊羆陣長驅虎豹營
劍鳴瀚海立旗耀賀山明夜半風聲起胡兒夢亦驚
秋風吹古邊秋草迷胡天甲士森持戟林官滿控弦

虹明旗正正雷擊鼓填填■虜遁黃河窟戢銷萬堠烟
元戎數十隊每隊三千兵結陣日增竈分哨夜斫營
風隨軍令肅雪照戰袍明躑躅天狼遁悲嘶胡馬驚

秋懷

高秋多爽氣邊塞更淒清浩露半江白驚風萬樹聲
沙平鴻子度烽暝菊花明空有幽棲興三年歸未成

聞鵲時劉總戎提兵征虜

惟有征人耳愛聞靈鵲聲迎風張翅決心露轉喉清
幕上傳軍勝旗前報虜平跳跳繞起去款款入來鳴

聞鴈

素秋鵰涼月玄鴈度遙岑塞北雲沙影湖南水國心
經霜嘶悶咽滯雨墮孤音初聽清愁發久聞白髮侵

撒徼守備官陶希皐兵赴青沙峴剿賊時希皐
方駐定邊崎嶇遠道不數日即過白馬城賊
詩壯其志云

賊薄青沙峴兵過白馬城山川騰勝氣草木震風聲
月閃牙旗動雷鞫羽檄行長連貔虎陣直擣犬羊營

駐軍莊浪

征車曉長發匣劍吐雄鋩旗指胡雲凈角吹邊月荒
雪消花欲放春盡柳初黃渺渺驚沙起陰風颯戰場

古浪
主將銜飛騎挑兵出古浪風旌排落日雨戟照清霜
萑騎松陰黑新亭草葉黄胡兒方射獵驚散出沙場

牧羊臺
登臺頻灑涙不見漢江鄉目斷林中鴈弦應海上羊
風霜心膽赤歲月鬢毛蒼完節老歸國麒麟圖執戟郎

憶田園
萬里風塵域馳驅四載過對花驚白髮倚劍發長歌
禾黍歸元亮相看老伏波田園頻望望松菊竟如何

李白樓二首

危樓已塵迹風景尚依然地迥屋辰逼天低泰岱連
水上騎鯨飲波心捉月眠蕭蕭宿雨霽古木發蒼烟
江水波波逝徒留飲者名層樓渺千載芳草映孤城
吸浪題黄鶴凌霞跨赤鯨仙蹤不可見采石月空明

送蔡子赴廣德州二首
别情不可撥況値早春天到目當三日知名已十年
溪喉澄雨雪野色濟風烟浮以一巵酒許還詩百篇
松枝聊以贈薄薄愧瓊瑶春水渺何際官檝繼所如
庭閑種樹籬海遠食溪魚日了公家事夜間還讀書

送郭子分教翁源二首

丞卒豈辜雅中庸領儒官小驛廣漁綠山齋荔子丹
春風長館鼓夜雨新簷聲上衿何異遺經巠不殘
詩書分丈席簪綬本儒家官舫搖清漲文幢閃白沙
雲蒸桂林子霞灼杏壇花散帙還熏問閒庭早放衙

文人氏望拜官郎致仕歸詩以送之
共試雲間第十八四十年汝顔忽艾矣我鬢復皤然
喬岳鶯花夜孤帆風雨連脱來趨幕府便買太湖船
雲山舊纓簪澂垣絶帶新還鄉非白髮鳴棹逐青春
瀨三湘橘菊風江村採蔬所之皆散地早得乞閒身

送李子朝獻任分宜尉二首

中歳成名晩朱句受職貧春播霏薄霧曉騎踏芳塵
鼓深嗣林詠渾忘倭屋中公餘撫清書榭葉碧萋萋
不淳分宜尉縣山可攀霞深菊英紫石麗枳花斑
厨已三釜足庭常半日閑更尋濯纓處山下秀江灣

送門人方子恩令閩中二首
寒省秋陰午操琴問理人有才堪製錦結綬已飛鳴
無害傷城排還計原憲貧秋早遠列宿散作閩中春
久領橋門鐸今分花縣符錦江新雨好王畝遠風孤
庭外熟能則桑間疏正鮮細看循吏傳莫道古人殊

宻雪漁濂布因風捲幔看燭龍銜火櫂天鳥息風翰
光渡松邊將聲過栢院寒遥思深巷裏當午卧袁安

叅政曹子言别贈詩二章次介翁宗伯韻

開樞值初霽下榻接高風夜氣澄仙斗秋聲動碧空
儒林翰已振岳采抱應崇渺渺江雲潤停盃思不窮
鳴珂承燕錫肅轡出郊圻旭曙初迎旆秋風正灑衣
色疑梁月照情與暮雲飛投贈攀金菊行吟對紫薇

送司空几山乃允遂蜀

仲氏宦京國依依伯氏情吹塤千里應溫被一春迎
喜劇庭荊合夢回池草生懷家仍别去遥聽峽鴻鳴

送陳子道源任福安令

毒沾一命士何慚百里才窮簷嗟暮到官舫傍春開
苦井波心汲山菜雨後栽春風吹萬里早送頌聲来

送鄉友俞子鳴陽之閩藩

鶯花辭上國劍騎入南閩非少逢非隱身閑不厭貧
舟中挾清酤江上有殘春為我傳書與黄庭卷不真

素庵為郭翁賦

華屋夢已深鄉里識遺音不琢璵璵璞無弦至至琴
膏粱自蔡覓閑閒却山林孝子滂沱淚長風吹棘心

送馮伯齊令來安

又物背栽上衣冠喬木家分符為邑宰飛蓋出京華
陶令空栽柳潘郎浪種花行哉百里內騎馬課桑麻

送章希周丞興化

江縣喜停車常携一簏書花陰公案静草色訟庭虚
茹荷風何邈哦松興有餘新秋荻水汎禄米换鱸魚

九日投詩邀主齋康訪登高次韻二首

觧組棲幽境悠然山志長新醪来上客叢菊艶重陽
風快躋攀桃霞霏咲語香忽驚秋色裏亦自足年芳
飛步凌岑頂浮游瞰水傍旌麾揚競日盃斝逐斜陽
露浩園英紫霜明江蟹黄寒花未開蘂一嗅更幽香

徐肅夫居雪谷中和蔡脩方書因以自號為賦

詩五什

谷口雪不掃光照丹杏花竹披將詡逕茅壓子真家
王府山爐灤瓊漿石鉢茶长發白駒味誰駕青牛車
縱心皓然境縞雪朗輝光風磴崇公冷水嶂王官凉
氣伏丹砂性潤流甘菊漿何煩漫吹律自有春茫茫
結茅北山下積雪滿林丘洞窈雲藏屋溪虚月漾舟
纔階芳芷靜玉砌苾蘭幽刖共山翁咲来登下有秋
谷居最宜雪神與雪俱清合月渾無迹因風却有聲
澌浮櫚藥潤霰綴竹川明前塢看栽桐長士鶴[illegible]行

雲飛黯空谷景物供徵吟瀟竹斑斑古沼梅脉脉香
清津上池水饌宴玉杵霜尚入足音響來頁養生方

月波爲劉學官素亨乃翁賦

波涵月漵漵月照波娟娟琲孕蚌溪湧鏡飛牛渚懸
浮沉光不濕吞吐影常閒欲問先停棹清歌數扣舷

夏夜望月

繾綣山間月澄凝分外幽穿林銀露瀉落壑綠烟收
皓魄三更暇清輝六月秋何妨看不足乘興復登樓

秋夜望月

客路渾愁見山居却喜看一輪離碧海半壁吐蒼巒

彩散金風朗光凝玉宇寒疎林栖倦鳥影裏一枝安

壽趙德輝二首

莫厭家閑闢巖林意自存雲中魚滿市郭外棗成村
白石棊千局青山酒一樽童顏與兒齒還看抱多孫
山下臨溪屋村中負郭田逢與長問訣摩狄不知年
懸榻横松月穿厨溜菊泉青看黃鶴舞還共白鷗眠

贈吳子擴

訪我巖林裏自呼詩人家萃鳴颯風雨衣動落烟霞
掃榻翻松葉飛觴泛菊花難拘湖海性又放水雲槎

飛溪詩爲周化宗子賦

飛溪事渺忽水暖花翩翩朵動魚龍青文潑錦纏鮮
且駛沂水樂豈慕武陵仙縱目洋洋裏緲飄思灑然

豹隱三首爲陳醫士賦陳初號染山司空樸翁

豹峯碧如染煙嵐長不消早投盤谷隱深詫北山招
鳳暖騰花信雲和長藥苗何須臨鶴鼎此地足逍遥
水流蘭澗碧石沁豹峯青自是仙人宅今臨處士星
雲埋採藥屐花照衛生經時有尋真客來攀松桂扃
置屋豹峯巔林穿古井邊春雲脩大藥騎鶴訪飛仙
逢疾隨投匕憐貧不問錢蒼巖開錦繡遍作杏花川

和樸翁元日喜晴

暖風融宿靄加日布新晴萬物光輝動三陽景象生
材醪投宴會社鼓樂昇平無限報邦意遥懷獻曝情

春雨獨坐

春日偏多雨山人剩有懷深江滃雲霧長壑劃風雷
草色潤先發花枝寒未開下帷時獨坐却掃少人來

雪釣爲明醫徐東山賦

東山採藥罷還來水上漁沙船依草宿蘆火照江虛
一竿雪縞縞萬頃雲瀟瀟聊忘機人興超然不在魚

頑楊三新居

丁巖青蛾低環衆景水面旅鴻翻雀几杖狎鳧鷗
飛過橋通市酒論門繫舟興來時一造靜坐亦忘憂

壽董後溪翁七十二首

投老藏春圃風光不斷春青山圍白社綠酒滲留巾
筐果珍朱李盤餐媚紫蓴簷梅花不冲雪裹興佳辰
折腰輕斗米拂袖恭歸田林谷身長逸烟霞思更玄
開擣春到日授杖古稀年欲問長生訣先抽養性詮

壽黃六松七十二首

東書出根巾飛蓋理花封僊早投三徑居常號六松
杯中明月影鞋底白雲蹤水近鷗相狎芝香鶴又從

變為結綬吏又作拂衣翁杖履逍遥外軒裾傲睨中
學仙閒即訣辟老靜為功鶴髮連眉白童顏映頰紅

除夕

夜光流不定霜雪颯還加半月新春信三更舊歲華
烈風喧爆竹斜雨濕燈花劇飲屠蘇酒醉呼活火茶

題趙廷綱壓隱閒詠二首

百室競奔市一門常對山飛仙落平地盤谷出通關
飲酒醉如醒賦詩忙亦閒有時出南部笑傲水雲間
散地景常會高懷樂可尋松航搖月渚藜杖踏雲岑
不落紅塵影能空白雪吟喧中息馳騖市上有巖林

五言排律

送朱潮山方伯入
覲

豐鎬基猶麗姬周迹未荒屏藩需碩望管鑰領多方
遜美風猷遠熙然化瑟張芬膏隨雨布協氣與雲翔
永葉聲殷振甘棠蔭已芳虞廷隆覲岳義象尚賓王
述職三年制敷功百代章皇華擎瑞節四牡儼周行
正勤颶風勁綏旂湛露瀼兩階陳禮樂萬國拱冠裳
鄭俠圖無隱吳公治獨長百壺承燕喜五服侈
龍光

送畢蒙齋方伯入
覲

瑞節馳周道冠裳會列侯風驕金勒勁雪漲羽觴浮
豹尾陪僊仗
龍光覲
玉旒保釐嘉鼎父熙錫勞韓侯洪代應書竹香名已
擬醜梅花耶可贈春色媚秦州

龍泉大夫宿士為室以遊憩焉名曰我舫山齋
蒙叟詠之以詩次韻得一首

[illegible]隙翛然當座綠叢瓜山下舫分得洞中天

壽少師石淙先生五十韻

山岳運需名世休禎誕哲人商與天賚說周盛嶽生申

平治基方啓

明良會欲新元精衆衡漬緯象現星辰輝吐珠胎蚌

祥光綬繫麟眞材原不偶童歲郎稱神七步才尤捷

千言策屢陳秘中優入選席上早羅珍高揭吾儒斗

遐尋至道津玄文畢晉魏正學陋晌荀

天府名逾籍

王家禮作賓摳衣辭北闕振鐸下西秦浮黜惟崇雅

澆漓盡變淳冠裳聯鷺羽文物湊魚鱗再授中丞綸

將隄外閫閩魚符宣令肅能軾問民頻浩齏勤答牘

蓬源牧紫駉功高朝士誦道直寺人嗔却掃還東路

深居帶角巾宗藩滋鼓舋

國事偶迍屯授鉞衡門下彈冠北海濱徂征師赴赴

旋凱旅蹲蹲進史尚書秩兼持太筆鈞低昂流品定

長短衆材掄論道三公重經邦六典均洪勳書汗竹

峻望繫朝紳儀遠思鴻擧幾明鑒蠖伸橋園方待隱

永寺足尋眞野釀蒸芳秫香羹薦紫蓴卷舒時所適

山處道相因

謹指仁無外附奴性不剛東徂誰可托而傾未忘塵

將業由賢相師臣似老臣十行勤[illegible]

詔千里速淛輪矢鉞光蕃錫金緣

寵荐臻後車登尚父先覺動天民白首彌憂國丹心

素許身壯猷比方叔不殺過曹彬旗掃陰山穴戈清

瀚海塵雲臺圖像貌黃閣掌絲綸氣感風雲合惜投

魚水親平臺承授

札閶闔免趨晨法鼎參金鉉台樞奉

玉宸訏謨熙舜載揆宅贊堯仁篤棐

天休至寅恭耆德純

清光依

日月晚節並松筠懸矢逢初度添籌第幾巡餞分玉

筋絜酒賜上尊醇國士知何幸騶生感至諄願言長

壽考月對玉堂春

送儕運曹官高子遷廣平守

晉水門名入清淮良略奇謨猷明

國計文雅重曹司會發皇華道爭觀振鷺儀郵籤傳

水次部檄肅漕規夜宿波濤涌晨征星宿萬艘齊

進纜六月獨先期衛士因嬉飽公家足度支式示

天子命喜贈老夫詩

贊治堂

天子脩三禮[illegible]淵謨冠百王秩宗歷妙選名德起[illegible]
行疏上宣忠讜儀成彝典常
九重親簡注衆論共推揚氣感龍雲合情投魚水長
華階踐台斗仙座應文昌夙夜惟圖報寅清聿贊襄
[illegible]公常翼翼退食復皇皇
郊禋陰陽奠壇分日月光人倫陳學校王業奏農桑
禮洽和風暢
[illegible]蕃湛露瀼嘉猷佐邦國至理助馨香選入中書省
先開贊治堂
帝廷歌喜起千載協明良

贈司冠松皐先生

秩表白雲署班聯北斗司筆簪陪法從劍履盛成儀
師聽崇三典刑成儆五辭明從公裏得生向死中推
匪石心難轉如山案不移亡珠原克尤犯蹕當稱宜
息錢務平枉破觚頻讞疑澤人宣美化欽卹助明時

葵花

開府植葵嘉靖甲午花盛開月臺前一本三
枝一紅一粉紅一白對開一本七枝紫三紅
白各二枝觀者稱奇龍以軍中克捷功受敕
爲命此其徵歟

[illegible]開[illegible]珍[illegible]呈休祥一本分三色連莖競衆芳
英蕤依石發靈幹拂檐長白瑩琳瑯質緋騰琥[illegible]光
流霞揚紫艷帶粉淡紅妝佳氣籠煙潤清芬裛露香
嬋娟[illegible]錦繡間雜麗文章厲節同秋菊傾心向太陽
風前常耿耿霜下復煌煌
壺錫真叨竊孤忠自比方

壽太史對山六旬

鴻儒呈世瑞豪氣溥人寰尚對賢良策分趨供奉班
宣麻傳紫極視草曳青綸文采千官聳聲名百氏攀
偶將鸞作鷟誤以蕙爲菅放迹南山下潛光北斗間

思隨霄鶴遠身共野雲閒松菊秋長老柴荊晝亦關
方書玄獨著詩律細還刪白璧瑕難掩南金價不慳
典形騫黃髮羽翰長紅顏絲穫遥爲壽蒲輪早載還

金城關

天設金城險黃河滙作池層巒蹲虎豹玄窟伏蛟螭
柵密三軍戍崖長萬馬馳營門凌巘迴雉堞嵌崟巵
樹杪旌旗閃雲間鼓角吹東聯函谷峻西火玉門奇
暴客重門禦千人一戟麾揚鞭箭骨折投石斷烏氐
破虜先方略屯田上便宜翁孫功業在千載是吾師

後樂亭又名城南池亭

受鉞分西閫勤師靖不庭沙場銷戰鏑幕府靜兵鈐
已解軍中甲卿譽郭外亭松軒圍島嶼竹戶敞郊坰
僅可容吟膝真堪養性靈依巖疏廢沼鑿竇引新渟
沫動魚張嘬渦盤鳥濯翎翻霞流瀲瀲滴露滾瀅瀅
楊柳絲絲碧蘆菰冉冉青花光侵短檝雲氣透疎櫺
掩映五湖景清虛一鑑形淩波頻泛盞乘月欲揚舲

竹泉爲薛吏部乃翁七句賦

高人卜幽境湛矣隔囂氛脩竹離離立寒泉裊裊分
深渟涵靜影細沫漾新紋液滲天漿冽濃濟地醴芬
菊潭同瀲瀲蓮井共沄沄逸濟魚驚聽洲灘鶴飲群

濯纓清露泫洗耳颯風聞渭水鳶竿雨湘川千頃雲
茶沉銀凹滑醅發玉缸熏長飲不知老陶裴對此君

綠樹爲徐翁賦

路口開幽徑青青樹自華烟消枝自若雪灑節逾蒼
渾奪菱苔色還滋薜荔光叢交迷翡翠葉疊隱鸝黃
蒙密山雲暖蕭森海日凉香浮隨杖履陰滴入衣裳
修景騰幽谷清風拂醉鄉華林何渺渺此地足徜徉

壽封大夫怡齋三十韻

芳年攬髦譽壯志奮周行夜雨韓檠炯春風點瑟張
離經析章句對策繇賢良學已傳劉向文偏困子長
明珠逸滄海騄耳遜康莊楓巿仰旋帳芹池漫鼓簧
官清寒亦好祿美濟何妨經事齋分設蘇湖教復昌
玄機悟流止眞境息迎將風颯尊方熟霜蕪菊就荒
拂衣歸鄭谷漉酒引陶觴道溢烟霞氣詩成錦繡腸
林泉隨宿分簪組屬賢良王氏槐先兆竇郎桂後芳
名駒出渥水文鳳起高岡瑞彩呈奎璧現材荷棟梁
分曹登水部封典煥天章薛樹耆英里光開晝錦堂
孝元珍祿養顯爵重名揚使節臨東越兵鈐鎮括蒼
望雲常切切愛日復皇皇欲致膝前樂遠迎江上航
脩齡躋八秩初度届三陽醍醁傾金露斑斕舞繡裳

珍從銀鯿細凹擧玉粳香咲指安民術眞爲却老方
桑榆騰淑景喬梓藹清光鶴髮披青紫熊經嘆白黃
三公養斯至千歲壽惟康椿樹長魁秀蘭芽蔚發祥

七言律詩

東坡寺一首次人韻寺在清浪道中

轔轔車馬行山中扳崖梯石凌青穹忽黑折入東坡
岳清虛恍在西天宮花開欸捌水鳴澗鶴去復來雲
滿松相去桃川僅千里仙源靈氣應相通

察院梅開

天涯歲暮逢多病不覺山梅花忽開東閣傍從詩

動草堂攀折酒船回從遮春色茅編竹恐撥雲根石作臺終見元功歸此爲青枝緑子又相催

登圓通寺圓通城中第一形勝寺丙子夏到丁丑仲秋之望始一登焉

緣山徑吳欄干貼障海崖危棟守懸空洞陰風吹積堅翠屏飛雨散晴川黄柑剌落殘僧摘獨樹花明白鳥憐跨馬出城纔咫尺一年此日始攀緣

立春

陰陰雪檻折梅花薄薄盤飧媚韭芽竹裏啼鶯初過水海邊飛燕又還家孤雲細草生愁思短髮清樽感歲華鷗泛㶁溪春水動兩三稚子候星槎

元日

歲時偏感異鄉人空憶丹霞洞口春愁極謾斟無事酒古來難鑄百年身聊聊竹日鶯聲細漠漠溪雲草色新慈母別時頭漸白于今綫綫總如銀

上巳

洲渚雲消蒲柳齊山禽啼歇水禽啼天邊落日春難駐花外芳樽晚更攜河曲寒流空泯泯蘭亭遺草自萋萋古今多少興衰事只恐傷神不敢題

送莊渠先生行二首次崆峒韻

圍圓松桂結繁陰十里東亭載酒臨亭上風光爲別地席邊秋水送君心酒憐落日不停把詩向明朝各自吟更約皇州春色裏鳴珂同聽鳳池音

客鄉送客山之陰七月一日秋氣臨緑酒緑衣慈母壽江雲溪月故人心一溪白白雙巢山萬樹蒼蒼獨鳥吟我有驪歌君喜聽百年前共越溪音

桂洲先生投以詩次韻荅之

清愁短髮共侵尋故國依稀魚鳥音念我久爲萬里客逢君便許百年心蘆蒲點淡濤陰滿松桂森沉雨色深塵世由來渾大夢好懷何事不長吟

丶開先寺次陽明公韻

山靈愛客勿相猜前歲曾遊今復來青竹橋邊雙吏立白雲徑裏一僧回猿啼暝暝松巖月龍醒般般玉峽雷王子風流盡塵土惟留石上讀書臺

除日次蓉川給事韻一首

此歲惟留此夕餘客窗燈火共闌珊荒荒落日兵戈滿隱隱寒星鐘鼓殘春草正牽遊子恨青山仍負野人廬坐令半夜傳新曆却嘆終年是故予

送鄭少谷次梁岡韻

鄭公攜散宦情閒藥裏閒心又謝官自古是非因[illegible]

貴近年出處爲艱難新秋江上鱸魚美五月山中薇
千丹玉筯金盤空惆悵野人自有好盤飧

鎮西樓次邃翁韻二首

縹緲危樓百尺雄雕甍丹柱映崆峒月明青海烽烟
息雲隔天山箭括通清夜角聲流遠漢高秋旗影拂
長空轉裘緩帶時登眺胡虜長驅一嘯中

北地重門金鑰固胡天六月鐵衣寒蒼蒼木峽風霆
變隱隱蕭關虎豹盤方叔壯猷三捷獻子儀聞命再
彈冠神仙銅柱參雲立旭日青霄倚劍看

遊華山次邃翁韻二首

偶從長者叩雲關直向仙人問碧山別是一天真境
外况逢二月早春間花開絕島無人跡松老長風吹
客顏感嘆浮生萍共水直須秉燭夜忘還

嵳峩千仞俯潼關蹴級門蘿到半山攀客顱遺蒼峽
裏（上有希夷峽遺骨猶存）仙人掌露向空間數年塵萍頻勞役
此日逍遥一破顏更欲乘風登絕頂直臨石室問真
還

終南山次灤江韻

攀躋直到南山岑漢閣秦壇歲月深石磵荒凉嶓古
亭羽衣瀟洒學僊吟洞中麋子時堪狎水上雲蹤不
可尋轉覺浮生渾一夢泠然清興在山林

送劉進士豹林北京

粉院逶迤近竹居清閑因得數停車直從野外頻攜
酒相送雲間早上書隱悵關河春樹遠悠悠風雨夜
堂虛百年聚散渾浮梗莫放北來音信疎

大司徒管庵八十四歲壽次大學士石翁韻

古昔稀逢是七旬于今八十四年春崧高間氣生申
伯南極元精現老人龍虎會中勳業舊麒麟閣上盡
圖新佳兒衣錦膝前舞絕勝當年戲綵真

送盧子汝珮令遂寧

鼓瑟呦呦聽鹿鳴黃金榜上又題名春來花發銀章
爛雪霽江清絲鷁鳴莫厭馳驅試三輔可將撫字慕
陽城山人擬續循良傳日向雲間采頌聲

送江淮王子還朝

雞壇風雨時留話粉院詩書近結鄰遺我自看秦地
月送君遥踏薊門春水寒沙磧雲容淨雪散石峯梅
蕊新邂逅若逢相識問發漁直欲學垂綸
一

送李希獻歸田

梅柳芳菲早拂衣蜀江猶得伴春歸從茲朝市無蹤
跡自古榮華有是非巖下白雲常款款溪前明月

煙依風光物色俱堪賞莫遣尋常酒債稀

送李總制先生還　朝

草暗胡天綬帶遊牙璋絳節鎮諸州春屯不斷耕牛飲南下曾無牧馬留箭鏃鳴風雪山動旌竿掣月劍河燕歸朝若問三城計萬杵登登正可愁

遊清宮次仲默韻

華清宮歇水潺波春日馳驅忽再過舊路雲深麋子隱荒臺雨積蘚花多回看繡嶺霓裳艷其柰漁陽鼙鼓何不重明妃憂猛士千年猶壯大風歌

桑澤山由屯田僉事提兵固原

白馬翩翩仗劍遊子儀臨鎮朔方收屯田已看春鎖甲積穀何須夜唱籌營中八陣風雲變水上雙旌日月浮旰食正關西顧切請纓投筆志須酬

遊近山園亭

出郭緣郊近卜村誅茅編竹漫成園煙霞不假終南隱水石新開綠野軒幽鳥避人啼遠岫昏牛隨牧下荒蹊著書巳待康成志三月花時長閉門

遊薦福寺

青絕白馬馱春天問柳尋花滿澗錢芳寺偏宜留客

去闌偏尤愛把詩傳層雲虛閣鐘聲迥斜日疏林塔影懸極目前朝園寢地惟餘松栢故蒼然

送吉思邵道長

文茵玉轡馬如龍來往秦州春色中倚斗常開蛟字劍因風時聽鳳橫鐘啼收百二金湯險手指三千雲錦重郎看趨朝事明主早襃仗下日相從

思邵道長得代者書寄賦詩次韻一首

驛路傳書速使車喜來黃消更包魚還朝垂侍花邀使假道聊停江上居淮海南風雙鷁下

薊門旭日五雲舒却憐病叟淹留久未得扁舟縱所如

遊杜曲園亭次張太微韻

南山山下放長歌第五橋邊春色過松菊獨憐三徑好乾坤誰厭百年多清風款款題新竹落日遲遲散碧荷濁酒主人休盡勸裴顏客子易為酡

送成賢夫任山東方伯

為邦巳笑多遺愛伏鉞還誇有令名出褒壺觴臨晉水春前旌節下齊城雲凝沙漲雙鳧出蓋若風清一鶴鳴竹馬爭看行色好廿棠早悵頌聲成

送刑曹盧子伯紀

前日相逢今日別客邊送客重淒然江鳴白雨新潮
發舟對寒山勝日懸須把詩書先法令勿云鑾鳳後
鷹鸇雙親喜就千鍾養香米頻炊建業泉

客次逢春次竹淵韻

二十年來西復東敢將勞佚問窮通官忙卷裏詩常
減家遠樽前酒易窮洪澤水明澄霽雪眾山日出放
和風園亭聊試登臨興境杏山櫻花欲紅

扈從嘉靖和韻三首

鳴珂扈蹕漢官儀輦下慚無獻納詞萬篚飛熊開曉

伏九苞威鳳肅春旗 神位軸豆山川勢芬祀禧底
雨露期早着朝衣待明燭五雲深處漏聲遲
百年禮樂會昌辰 仙輦經行芳草春日耀旌騰五
色羽風翻轂動七香塵祭音並鳥翔球盛珍苾森羅
俎豆新旋蹕行宮稱
萬壽玉醅滿引獻 慈親
芳春祀禮舉陵原肅伏鳴鑾馭寶軒樹杪雲光迷隱
見山中花候易寒暄六軍結駟雄熊虎百辟分行儼
鷺鵷大祝告成回蹕處旌旗燁燁露華繁

陵祀鈴山宗伯先生投以詩次韻答之

陵祀野行制欲晞疎煙縈繞碧霏霏水邊石磬秋聲
切樹杪銀河星影微半日清閑留竺寺雙林空寂悟
禪衣鈴山學士投詩句金有音兮玉有輝

清河小酌答鈴山先生次韻

停驂河上暫逍遙三兩茅亭枕石橋白水寒雲氣激
激平沙過鴈聲寥寥主家酒熟歡浮蟻學士詩豪愧
續貂忙日常多閑日少五更環珮又趨朝

文華殿 賜鞠次嵩吾司馬韻

鮮品分頒錫近臣冰盤皎潔得嘗新泥途賤跡恩勞
洽蔾莧枯腸味更真裊裊青絲牽不斷盈盈白雪嚼

来頻野人也有獻芹意報國由来自許身

春日 駕臨西苑視穀諸公陪祀次亭溪學士
韻二首

紫禁鳴鑾旭日初 清塵戒相惠風餘鳳凰高閣開
金鎖鵷鷺仙班集錦襦卷阿矢音協周召上林作賦
陋相如祈祈甘雨宜王澤郁郁祥雲護
帝居
翠華早出明光陛錦幌晴搖太液波碧霧紫烟籠瑞
草疎星淡月映新蘿蹌蹌鳳舞鈞韶奏旱旱魚麗旨
酒多王業比隆豳鎬盛 康功方駕漢唐過

送劉子克寬分教武學名寬鄞縣人

擁衣曾上問官臺獨抱殘經叩我來晚得儒官蒼髮長歎常言科目有遺材芹塘雨過青氈潤棋館風清帳開二十年前芻牧地因君繾綣動餘懷

送涔厓中丞巡撫延綏

西征獨乘旄旄見惜別聊斟樽酒同麒閣勳名憑可待柏臺風望已先降鑾裘長道響山川箭鏑不鳴青海風烟靖便宜效充國更將教化慕文翁

伏餞三邊涔南中丞贈之詩次韻

牙旗影捲黃河沫寶劍文生紫石瑛外關麒符需大

將中臺金鑰授書生龍蛇圍勢祁山陣鵝鸛軍聲雪夜兵欲取奇勳勒銅柱先將余勝慕余城

預望城

疎茅若結千人戍苦水沙環三里城尖堠大羊歸舊穴雲明驃騎出新營高深消壘重門險呼吸風霆六月兵青塚塞前農耜舉黃榆道上凱音清

三友軒

蒼蒼松竹離奇立白白梅花掩映開中有閒翁更清絶不妨終日共徘徊山間一壑風霜色擔下三春雨露荄一自殘秋來鶴去空留香影滿亭臺

入晉溪司馬韻

關推外闢崆峒山逃駐中堅登壇將令霓旌半聲鐵騎連直遂匈奴還大漠便從相國事邛浙兒務淡泛三月不開烽火傳

山勢雄千年境界尚鴻濛靈泉潤引崑崙臺風欲捉白蟾飛樹杪遥尋玄鶴在雲停節不是當時問道宮

過今春却喇雪中游步空王洞烟霞

出千古瑤池日月浮朱草叢深盤白鶴玄梨樹老卧青牛陳詞特為慈親祝錫祉頻添海屋籌

謀者云虜忽驚怖引營去二三百里次東瀛司韻

榆林直抵遊浮沙渺烽烟接塞樓池結龍蛇屯漢戍關蠏貔壯秦州雷鰐漠外軍聲雲雨泣沙邊笳語愁霜移三百里直看遼水逝高秋

諸生觀射于演武場時有雨

憶昔擐衣弟子席于今羅射將軍臺詩書已抱十年心弓矢還隊百步才弦發鳴沙摧虎𥈭鐵飛渝

鯨鯢帳前金鼓隨風散橋外旌旗帶雨回

捷音嘉靖甲午之秋虜衆十萬餘騎踰邉壓境予檄固原寧夏延綏軍夾擊之固原摠兵官劉文部下斬獲一百二十七級寧夏摠兵官王効部下斬獲一百三十級延綏副摠兵梁震等部下斬獲一百九十七級詩云一月三捷卒獲都於聖明全勝之時賦此以昭其盛云

十萬胡雛敢鼓行嫖姚諸将按西营提刀直斫陰山虎奮戟横穿瀚海鯨三路捷聲飛羽檄九秋勝氣滿

霓旌腐儒尚覔干城策頗得沙塲長罷兵

紅古城哨卒報賊兵徑奔紅寺兒出境不犯固原父老來謝賦詩慰之

甲士擁矛馳戰壘将軍扳劍逐胡兵山前已捲長蛇势幕外遥傳班馬声烟破九秋峰火息烏飛千里陣雲平閭閻共守雞豚樂畒畝相看禾黍成

紅古城哨卒報虜退走回人斬㚇説虜搶掠無所得将自已馬殺食又相驚説官軍如何這等勇猛乃連夜徙營

月明胡騎遁沙場諸路交馳羽檄忙共有膚功[illegible]

内閣命荷初開次韻

朱夏長吹長養風荷花開傍五雲紅香來天上如蘭郁巧失人間剪綵工堪製紫裳儲玉笋質分金炬出瑗宮陰陽氣協生靈草還夠鈞衡燮理功

六月池塘菡萏風騈花開對玉堂紅色侵法幌香函潤香入仙毫詩句工白藕絲垂雲母井青蓮房結水晶宮地分清切依　天表深沐瀼瀼雨露功

和二老重陽游邵家園三首

黄花初放邵家園綠蟻聊浮北海樽五里林皐猶傍郭數椽門巷自成村空中山色來迎座樹杪泉聲落滿軒牧唱農謳雜簫鼓太平可以答　君恩

東面風光勝習園紫萸黄菊漫開尊假山小結烟霞島疎逕聊開水石村雲擁松間張翠幄月斜梛外駐高軒昌辰綸閣多閒暇酩酊還歌既醉恩

地分紫陌擅名園酒瀉黄封出上尊秋菊以香九日節居揚清蔭數家村偶因乘興來停盖還欲題詩退掃軒手把茱萸祝

君壽自來每飯不忘　恩

喜雪答五華翁

山門常掩雪滿逕冷嗅我霜毛亦滿箕破帔何人出東郭輕禪此夕下山陰月壓翁得光潛合水白玲瓏影不沉忽憶梅花愁殺殺把君詩卷動豪吟

贈雲川匾阿

買斷山中第一區雲川千頃不徵租川迎嬰動常吞吐雲與川盛似有無風景悠然堪入畫扁舟到處輒浮綠花開訪我春江上爲寫烟波釣者徒

壽東峯何翁八旬二首

綵筆瀟洒出風塵蒼髮黄眉八十春手握靈珠三景象心涵玄璞九華真琴書久作林泉主冠盖時來館閣賓玉饌金卮勞上相年年長慶菊花辰

携書曾試橋門業得道還求石室詮本住蓬家春樹裏時游三島閬風前谷開絳菊逢初度星化緗桃不記年獨撫瑤琴動幽眇翩翩雙鶴下青田

上巳二首次司空樸翁韻

野外風光屬我身一觴一詠答芳辰風吹江草綠雨意兩着山梔紅醉人堂下抱琴音已遠水心捧劍事非真百花堂上春方好莫放花飛減却春

雲臨翠幌水邊游羽激飛觴水面流花氣正和煙霧暖鳥聲更比管弦稠斜陽芳草麗人散新月乖楊谷舊留興感悠悠今昔異蘭亭往事談追求

中秋賞月時新齋次司空几峯韻四首

滄瀛生月碧虛寒今古風流興不闌汎渚憶誰千里共登樓許我百年看影閒似學裁霜翦光沁欲流承露盤青海塵空胡騎遁封章朝進[illegible]紫宸歡

月臨靜夜熒人寒正值西園風雨闌旋從藤牀隨月坐謾憑石几拂雲看酒浮玉液山新兕鮮滑金膏媚碧觶乘興一觴還一詠不須秉燭是爲歡

月白天青爽氣寒可留良夜且休闌看來漫一停盃問問了仍重把酒看珠孕蜆浮雲母井鏡飛光奪水晶盤與秋暫弛金吾禁劇聽踏歌士女歡

雁聲嗷嗷戒新寒萬樹秋風暑氣闌南樓有待月華上高歌長舉酒盃看烟消冊闕懸銀鏡露洗明河滉玉盤縹緲廣寒最深處雲璈聲奏[illegible]萬年歡

五言絕句

感懷

萍梗他鄉跡驚花二月天風光寒復煖客況日如年

漫興

天入西南表地游荊蜀間酒因愁日醉身在病時閒

過玉山

過嶺家因遠思親信漸稀不如解簪紱帶只着老來衣

題蓮峯林居

腰間解佩魚四十走林居旋覓烹葵法時抄養鶴書

說經臺 臺在終南山

喜經老子宅況復青春時直欲臨飛嶠長驅白鹿騎

梁山

驍騎梁山下雙流禹鑿懸薄游應不負隨處適林泉

種竹

山中雨若泉種竹滿春田玄聲風瀕瀕淨影月娟娟

聞雞

參橫月欲落荒塞早雞聲老將持弓舞天明斫賊營

中秋月

影隨銀漢轉光映玉壺寒逢闕和雲步仙娥倚桂看

七言絕句

登三峽橋次白湘韻

杳杳仙源一澗通長橋水面臥青龍乘風遠到淩空咲驚散飛泉上石峯

寒食二首

春眠桑老葉田田二月已破寒食天凶歲人家少炊煙官中不必禁藏烟

桑葉密鳩鳴棠梨花開悲夜徂多心新[illegible]

鬼生前半為負官租

聞翁言有感二首

麥熟斑斑山雉飛田家飯滿蕨菘肥一春傳得一升
飽桑柘影中黃犢歸

新婦房中唱姑惡清晨擷桑夜照箔白繭青絲羅衣
香賣入朱門當布著

扇景

石上雲寒松影細洲前雨映蘋花新巖林莫道多逋
逸還比商山少一人

塞上曲八首爲遂翁先生賦

朔風獵獵吹大荒黃河浩蕩水為梁胡兵十萬羅馬
至齊傍關門射白狼

前年回子圍井州殺人如麻飛烏愁正歎鞍門誰仗
鉞郤傳金印徧封侯

虎豹森嚴靈武壁蛟龍變化朔方旗當年已識投醪
意今日重瞻免冑儀

每歲三軍哭沒糧今年飯飽更椎羊大家欲飯氊裘
血日日持刀赴戰場

胡雲黯淡塞沙平苜蓿槽邊萬馬鳴立雪不忘征戰
意心風時聽鼓鼙聲

旌旗光閃賀蘭山金鼓音騰靈武關胡虜中宵俱遠
遁健兒馬上射雕還

黃榆塞口旌旄揺白草山頭烽火收春動茫茫水如
雪家家沙磧飲耕牛

喜聞回子避陰山不向刀頭弄玉環更祝龍城吐遺
策一九常閉玉門關

塞上曲八首為剡山先生賦

單于飲馬黃河窟千山萬山烽火紅　天子題書下
麒麟閣元戎仗劍出隆中

赤羽雲閒傳王檄青綬日下建牙旗會看開府臨戎
際便是中原解甲時

白榆塞口黃塵飛朔風直捲匈奴圍將士戰酣欲飲
血大家生捉双狼歸

日慘旌竿晴撲雪天寒劍鍔夜鳴風材官帶冑拖氊
下驕虜張弦在目中

健兒冬月不苦寒鐵衣之下還重綿聞說賊來眼如
電持弓橫槊當風前

黃河水落千尺湍胡馬不斷青草繁莫云天下無變
信會見軍中又一韓

一旄淨掃陰山雪雙戟遙清瀚海塵息馬喜逢　明

聖主騎駝常作太平人
道路蕭蕭戎馬鳴將軍塞外罷西征羽書早獻金門
捷王管高題銅柱名
扈從春祭和韻
知時好雨正當春碧與鶯啼草色勻花發千門金漏
曙風清九陌屬車塵
瑞草靈柯長不凋七陵形勢在雲霄好如翔鳳迴阿
閣又似蟠龍駕海潮
春郊雲霞綠蕪平炎祀何勝雨露情鬱鬱園林遥在
望不辭鳳輦踏泥行

雨霽湖光瀲灧開秉舟張幄亦優哉畝旂影幻隨波
動鼉鼓声高出水來
銀絲鳳管共清歌[illegible]舸牙檣汎碧波千樂毋心千歲
壽臣謳君德萬邦和
鵞肩鷁首戴龍舟草色花光湖面流不詠雲璈詠天
保微臣荷蒙侍宸游
喜家弟至四首之三
別逕倏見還疑夢喜劇相看轉作悲歎我形容今已
老汝顏亦異少年時
弊衣縷綣思兄意把酒殷勤見弟情鴻雁翩翩似相

感故來月下共和鳴
廿載悠悠各一天相逢還是五雲邊開函遍讀親朋
札短燭殘炉夜不眠
送陳子任溦江幕府三首
溦江水色碧如霞小結閭閻數百家堂鼓午鳴公事
了時來江上折梅[illegible]花
案頭拂嶺皆山色幕裡鳴琴雜水聲莫道官閒無事
事也隨五馬理專城
城抱寒江幕府清刺桐花發乳鳩鳴水邊立馬聽鶯
語忽有潭雲衣上生

送石阡府推官金孔安四首之三
初除山郡勝為郎手植陰陰數畝棠雀散石臺春晝
靜一琴橫膝對桄榔
春江水照百花明翠纜牽風緩緩行莫道郡中無實
王此行原只愛官清
驛路馬經千嶂雪郡齋門進五溪雲須思忱覽栖鸞
意勿讀張湯刻削文
壽趙南溪八十曾為長揚今有遺愛
甘棠南土多遺愛五柳東皋早拂衣仙島遞傳青鳥
信漁竿長老白鷗磯

壽趙子文隱桃花塢

高冠大帶一癯儒長就深〻花塢居黄鳥不鳴楮葉
午春風翻動養生書
山意亭前隱者家但將一逕隔紛華漫〻海鶴雲間
下開遍緋花千樹花

趙恕齋六十

山水盤桓多樂事棠荊瀟洒即仙家霞飛手摘白松
子風鄉眼看丹桂花
酒甕舊醅玄圃秫藥欄新種五臺薇老人天上垂南
極兒子庭中舞綵衣

題平山画寄壽錫山華海翁翁門人從龢乃父
也江南稱積善之家焉

野服綸巾早避名漫從海上學長生養成玄圃千年
鶴[illegible]常共閒雲一片情

方朔蟠花二首

不向金門獻滑稽掉囊游戲大荒西風前吼嘯緗花
核白白長眉與髮齊
蒡塘山頂玉衡明燦〻靈花貫紫精手抱一枚如斗
大揚裾飛舄下滄瀛

九日待菊未開

菊花佳令屬重陽喜到重陽數引觴酒泛如何花穽
穽故留標節待風霜

偶同道山司空往城東嚴氏圃觀菊

老人種菊秋水邊花開籬落黄金鮮大風忽送尚書
履共取南陽壽百年

十月移菊

幽棲正與菊相宜荒徑西風但數枝錯綵叢金誇老
圃長鋤不禁雨中移

城東吳居士植菊投我數種

黄花臺上結林丘日〻飛觴插滿頭一道香風吹老

圃悠〻分我半籬秋

對菊

滿溪白露菊淋浪碧蕊黄華照草堂石几香吹滋燕
静山罍色溢泱清狂
根靈三月雨中栽香老九秋霜下開獨對寒花驚白
髮拂衣猶喜早歸來

送三弟文尉應貢之京

水白雲寒雁北飛倚門慈母思依〻眼前都歎青氈
薄誰識青氈即綵衣

謝山人送菊

喜得黃花對白頭山人今我半籬秋枝間拂々清風發蜂蝶不來香滿樓

賦東橋司寇息園次韻

屋裡花飛石几香壁間雲落酒樽涼靜聽山鳥声終別小摘園蔬味獨長

水漲芽長鱖魚肥野菜花開蛺蝶飛白酒池邊待明月疎簾樹裡掛斜暉

頻年車馬渡河梁游詠今朝向草堂還把甘棠手封植屐聲時上白雲

天邊風月是佳賓獨樂園中作主人松澗張琴風自至柳塘香泛月初新

天表常瞻日月華青山未許臥烟霞官閒得快幽棲興亭午傳呼放晚衙

蘭陰春禊

丹嶂陰芝長谷雪翠嵐光滴大江流蘭花千里照春水山烏無聲香自幽

尭塢尋芳

緋花瀟洒歷春華碧塢參差近我家雷雨忽乖瀛海實風霜不落武陵花

平沙落鴈

澄江一片浸圓沙瑟瑟蘆蒲開白花萬里月明鴈初度天風吹落影橫斜

巨浸卧虹

松舟百葉浮江上鐵纜千尋貫水中月下獨橫題柱筆一來一往踏長虹

凝紋漾月

潭心淺碧紆蘭色水面深青漾凝紋空闊直通千嶂月澄鮮淨洗一川雲

山意栖霞

人間亦有閬風岑谷窈巒迴山意深一片丹霞棲不定長隨飛鶴出踈林

中洲漁火

捕魚換酒咲呀呀入市無魚酒不賒明日江頭期一醉先同老婦卜燈花

南嶺樵歌

赤脚踏開千嶺雪青松挑得一肩雲高歌低唱山中樂惟我山人拍手聞

原缺第一葉

題漁石集後

悅也少從先君中丞官游閩浙嘗艤舟蘭溪之上而登覽焉攢峯削拔瀲水縈紆岸芷汀蘅幽芬競接逦徘徊噫歆曰兹其天地至文之攸鍾乎何景象蔚焉炳煥獨殊哉必將篤生偉人以震耀厥祥也矣爰質諸先君曰往哲耿矣乃今則有若楓山章先生以道義風節倡天下厥後嗣音則有唐虞佐氏時輩莫或先焉嘉靖初載又聞諸心遠王中丞每論當世經濟才猷必亟稱虞佐虞佐如先君云且命悅竊識之矣往歲始及侍教于京師無何公即開府臨邕矣兹使

西京幸從讀公漁石集乃喜躍再拜嘆曰於戲不遊溟渤安知夫水之浩湫淵深而不可窮乎不登嵩華安知夫山之盤礴層峻而不可跂乎不讀公之文章安知夫鍾靈毓粹儲精藏奇真有以發山川之秀者在斯人乎矧公忰標群書軒轅今古潛究化機弘達治體遠邇洪纖靡或有遺秉持憲節經營四方車轍馬跡幾徧天下匪直子長龍門之遊焉已則其巨觀冥悟握秘抽玄肆而為文有不卓然名世振衰濟溺為我

明一代儒宗矣乎昔者先生長老所稱引名不謬矣

悅不敏竊嘗志夫學焉而服于藝林之多岐矜泰濫者蔑而游修左國者窒而紛糾聎雜列者詭幻而浮模晉魏者靡麗而兼覽斯集也括其奧抉其處而惟理之求稽其言準聖謨行遵道謨褒善著惡斥慝懲蓋兹又公垂譜之嚴法史之幽悅於是乎因公言知公行因公行知公德徵德考祥銘勳建則庶幾有所師承而學不忒矣敬因下問而書是以復

嘉靖十三年孟秋十日洛陽後學白悅書于高平行署

漁石集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唐龍撰龍有易經大旨已著錄龍歷中外所著有黔南集江右集關中集晉陽集維上集陝西提學僉事王維賢爲合而刻之以成此集其文頗具浩瀚之氣詩尤長於五言然集中白朱彝尊詩話所摘數聯以外亦復罕逢佳句矣

涂水先生集六卷

〔明〕寇天敘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寇陽刻藍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塗水集八卷》提要

涂水先生文集敘

閩人陳元珂撰

行成章之謂文以辭章為文者末也是故脩乎其身而措諸事秩然而有倫居乎其官而舉其職甃然而當理者皆文之實也昔孔子謂孔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謂公叔文子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是可以為文矣夫好學下問[illegible]時而升諸公脩身舉職之一事耳孔子猶稱之曰文況於立德樹勳如涂水先生者哉先生姓寇氏字子惇世家山西之榆次昔薛文清公倡道河汾先生時相先後而心企往之遂與和順王公雲鳳講於其學已乃會諸儒於

京師互相追琢金玉其相彬彬乎成章矣既而登進士為廷尉評守四明忍鷹天治平皆課

天下寂遂衰鄭鐵鎮鄖陽撫甘肅關陝旋陟
本兵位少司馬宏猷茂績於常彝多不可
勝記所謂措諸事秩然而有倫舉其官鑿然
而當理者先生其人歟近世以辭章爲文者
非不粲然而纓纍淵然而典雅也求其明體適
用如先生者鮮矣先生家學淵源名德接
武家器監司公秉經綸之略爲東諸侯師
方大用於世傳搜先生遺文得若干首彙
成五卷又附錄一卷共爲六卷將鋟諸梓令
珂序之竊惟先生之志不欲以空言自見先
生之文不假於辭章以傳然而執圭璧者咸
蒲轂以怡玩陟靈境者拾瑤草以爲榮
遺鱗羽是固觀麟鳳者之所珍也然則覽
茲集者寧不可以觀先生之深矣乎

涂水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詩一十三首
陪諸同僚雲谷寺燕集
對雨
送同年周以發謫官雎州貳守
送同年況廷光謫官廣德判官
送李亞卿先生二郎西還
華侍御乃堂輓詩
送詹大宣侍御乃尊
題[illegible]分[illegible]春[illegible]
送史宅先生南遊還鄉
送同僚王子鋒陞惠州太守
爲常州教授題齋年具慶冊
送楊上舍歸省兼呈乃祖
題康尚絅乃兄行墅
七言歌詩六十二首
五歌
慰親三首
聞從弟天輿拜兒陽同膺鄉薦

送藍王夫道長
送遂菴楊老先生奉
部入 閣二首
聞從弟天與連捷
題姜總戎乃翁尹夏死節卷
聞報轉官陝西巡撫
新春
馬谿田由考功正郎擢南通政便道過家路
出陝省浦期一會竟以他故迂路而去用
是悵然作詩寄之

和總制晉溪王公登北城樓韻
和總制晉溪王公華岳祠祿餞別荊山王公
還朝
訪谿田馬先生嵯峨精舍
嘉靖己丑九月十七日奉
命致祭華山偶成一律
嘉靖己丑十月五日奉
命致祭西鎮吳山祠下口占一律以紀其事
己丑十月奉
命祭吳山廻經鄠縣謁橫渠先生祠感而有作

輓華通府乃尊
被謗呈銀臺聞先生
送咸陽谷司訓陞任廻陝
送少宗伯吳老先生
呈總制晉溪王老先生
送大司徒蔣老先生歸田
送熊侍御還朝
送李亞卿二郎西還
文侍郎乃翁壽詩
輓侯良弼乃翁

別金司鄉侯良弼
輓李司廳
送楚人虞生歸省兼應鄉舉
為周侍御乃堂受封作
哭亡女
送王侍御陝右清戎便道歸省
題同年周汝和侍御乃翁宜壽冊
題同年楊景瑞侍御伯仲榮恩冊
輓同年廖邦重乃翁
題潘希古內兄作述堂

輓吕太史乃岳李典籍先生并寄吕太史二首
壽本寺胡老先生乃堂六十八
送胡老先生榮遷大理少卿北行
和傳原賀恭遊紀興韻
輓泉田傳原質乃尊
賀封君定川張老先生榮壽
題畫二首
重九後徐民嘉以詩見招和韻回答
題同寅李德厚椿萱齊茂圖
送汪都憲轉北
聞雁
題蘭交寺
將送穆伯潛中止
爲人題椿萱齊壽冊
送陳都憲歸田

第二卷

序七首
送湖南徐士亨註選榮廻序
送湖南虞生歸省序
送翰林崔南圃北上序
送同寅王子鈞知惠州序
送同寅周君三載考績序
送僉憲謝君之任山東序
送通府張君遷南寧貳守序

書二首
上王荆山總制論土官爭襲事宜書
上喬白巖太宰書

第三卷

事略一首
先中丞毅菴府君暨先妣趙淑人事略

行狀一首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致仕文湖楊公行狀

第四卷

墓表二首
褒西處士焦公墓表
贈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周君墓表

墓碣一首
義官趙公墓碣

墓誌銘三首

處士郝君配齊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劉君墓誌銘

處士王君墓誌銘

第五卷

祭文二十首

祭　大參文

祭秦西澗文

祭同年羅賀甫乃翁文

祭馬伯循乃尊雲巖公文

祭嬸文

加贈先恭人焚黃告文

祭妹文

祭舅翁文

祭南京國子監典籍李先生文

祭大參崔老先生文

祭張仲脩文

祭襄惠王公文

祭任先生文二首

祭長妹文

祭嬸文

祭岳丈文

祭王虎谷先生文

祈雨文

第六卷

附錄二首

少司馬涂水先生傳

蘭谿唐龍虞佐撰

明兵部右侍郎涂水先生寇公墓誌銘

高陵呂柟仲木撰

右涂水先生文集五卷五言詩十三首七言歌詩六十二首序七首書二首事略一首行狀一首墓表二首墓碣一首墓誌銘三首祭文二十首附錄一卷涂水先生傳一首涂水先生墓誌銘一首先生之學主於躬行雅不欲以文藝名每有所作不加點竄今得於先生家嗣監司公所搜輯者僅若此其諸奏疏已刻雪川者不在斯集自昔薛文清公倡道河汾先生與虎谷王公雲鳳並宗其學比遊

京師相與夙夜切劘實惟谿田馬公伯循涇野呂公仲木石渠翟公子鍾林慮馬公敬臣安陽張公仲脩三原秦公世觀其人皆一時名德故先生所就識精以明氣完而果道方以貫所為文亦天真流動成一家言比李文忠誠公善澤物溢於筆墨蹊徑者藹如也張中丞曰先生大不遺細遠不遺近周侍御曰厚彝倫盡物理先生其人歟谿田公曰先生如金玉然又琢無疵百鍊彌純涇野公曰行已省身與神明通其惟先生歟其惟先生也覽斯集者其亦以諸公之言求之

嘉靖壬子四月初吉後學東陽趙祖鵬識

涂水先生集卷之一

五言詩一十三首

陪諸同僚雲谷寺燕集

野寺隔人境穿林石徑斜偶陪群俊燕因把寶公霞山笋僧頻出園扉卉始華相逢且盡飲世事有堪嗟

對雨

蕭蕭竟日雨獨坐空齋時悠然故園思遠與孤雲馳萩水椿萱潤俸錢妻子糜乏才供職事深愧負心期

送同年周以發謫官睢州貳守

典雅如君幾新詩更有名謗從何處起官向汴中行得失原無繫忠誠又自明添從年愛未相送以微情

送同年況廷光謫官廣德判官

祖席對江湖離情復幾由興來還把盞到且開顏謫宦猶畿輔官便是故園聖朝多雨露指日賀生還

送李亞卿先生二郎西還

拜省趨江表辭歸向隴西學承三傳秘名許二方

齊倜儻振帆遠情興罪草蕪吝知鴻漸日桃李滿
芳蹊

華侍御乃堂輓詩

陶孟去云遠芳聲詎繼之持門真士女教子類嚴
師榮命喜方湲重泉余有期欲知身後事臺省有
佳兒

送詹大宜侍御乃尊

老無城市跡念子至留都到處詩成帙出門車掛
壺鯉庭趨正適耆社約方迋我亦遺親久臨岐心
似荼

題況公四一居士卷

江右有高人恬不恭聲事庭松間梅竹自號四一
士豈乏用時策獨嫻甞況知古稱肥遯者況公無
乃是杖屨肯從今人起長思

送史秀才省親還鄉

青瑣賜賢郎因勤千里航山光新地起水色接天
長烟雨樓臺濕笙簫一鶴香南風物堪能盡郤
還鄉

送同寅王子鋒陞惠州太守

刺史明時重遐邦屬近臣便家因省母按部幸親
民祖別京江曉客程領袁孫佇看傳善政遠慰舊
同寅

爲常州府學教授題喬年貝慶冊

詩禮傳家舊衣冠世業見百年偕白髮奕世總儒
官文教湘江遠坤儀越女看瑤池開宴日何處降
青鸞

送楊上舍歸省燕至乃祖

卒業滞南雍思歸屬歲冬江紅楓葉落風定鴈聲
雝已慰倚門望仍懷匣劒鋒尊公如問及花滿舊
花封

題熊尚弼乃兄行墅

爲學不求仕讀書不註書庭多君子竹門擁故人
車有弟西臺妙多男千里駒鄉邦推世德慶澤故
應儲

七言歌詩六十二首

五歌

工部在蜀有七歌文山在元有六歌皆以不
遂父母妻子之樂而發之聲歌耳余以少年
離父母兄弟宦居京師情思縣聯因亦效其
體作五歌詞知道者得見之當惻其情之切不

華岳祠樓對華山登臨真可豁塵顏一時高會元
師保四鎮戎機總大猷開府試看新號令還朝仍
領舊官班慚予不及追陪末休咸三秦頗亦閑

訪谿田馬先生嵯峨精舍　徵

傍柳尋溪問故人卧龍勝地絕纖塵講經堂迥延
英士望道臺高見遠津檻外嵯峨渾是主門前桃
李自餘春相違謾過十年事多少幽懷欲盡陳

己丑九月十七日奉
命致祭華山偶成一律

華岳巍巍奠此方千年祀典載於常
聖皇宵旰憂災切
勑使馳驅將事忙樂奏簫韶來鳳鳥禮成靈物集祥
光山靈自昔昭神應來歲豐成定可望

嘉靖己丑十月五日予承乏巡撫陝西奉
命致祭西鎮吳山祠下口占一律以紀其事

山勢西來此最雄芙蓉宛在碧空中[illegible]聯華岳參
差起俯瞰河源迤邐東俎豆千年[illegible]威靈闡
省庇神功撫臣將事無餘祝惟願群黎樂歲豐

嘉靖八年十月因奉
命祭吳山廻路經郿縣謁橫渠先生[illegible]而有作

西風黃葉一林深敗壁荒祠對像設依然鼻
比日歲時仍切土人心[illegible]田不復[illegible]落遺訓無
妨自古今下馬瓣香瞻拜罷郿山應似泰山岑

輓華通府乃尊

高風曾憑數年前未遂登堂[illegible]獨憐耆德舊爲鄉
里重好方多與世人傳[illegible]官行[illegible]地近茅
山或作仙慚我通家空有誼生芻遠寄淚如泉

被謗呈銀臺閭先生

當年失腳下漁磯惹得而今有是非誰信曾參原
不殺從知馬援亦招譏圖書旋積還堪閱松菊雖
荒尚可依歸去從頭修舊業免教晚節此心違

送咸陽谷司訓陞任廻陝

早年聲價重三秦振鐸東來且十春造士已看收
儁績遷衙猶喜是斯文世人莫謂儒官冷天下無
如師道尊多病不能無祖餞[illegible]贈言

送少宗伯吳老先生

地分清切早馳名祭酒[illegible]周制六曹官
特重虞廷三禮職[illegible]情望簡授曾
勞聖主評舊日白樓今[illegible]揭高甍

呈總制晉溪王老先生

把酒登高氣自雄欲將長劒倚崆峒朔方停見羣
胡遁西域曾教貢路通煙火徼茫萬井見風雲繚
繞四山空乘閒偶得陪樽俎逸興還生歌管中

送大司徒蔣老先生歸田

少壯功名到白顛乞歸贏得
寵恩偏官躋八座還誰貴壽過七旬豈亦仙相業讓
教賢勇做書香留與衆郎傳閒中好結香山會
君賜都將樂晩年

送熊侍御還朝

昔年同醉上林花江上相逢各鬢華霜簡威嚴貞
百度新詩體製集諸家經過不厭城南北登覽偏
多見麗佳
聖主虛懷如有待東南凋敝已無加

送李亞鄉二郎西還

千里趨庭拜省餘還家渡蒲五東書行看二宋名
同顯始信一經教可須晩到碧江楓正落春經白
帝揶初舒惆予無幸識荊晩悵別無任執子袪

文侍御乃翁壽詩

春花映臉鬢皤皤行懿鄉閭總未過焚芬毎輕千
斛貿代親寧斬一身多義方教子能冠冕善陰諸
孫畫綺羅閑被恩榮歸下里曾知相對笑顏瑳

輓侯良弼乃翁

平生高致逈鄉閭況我通家辱素知歸去南濃陶
令樂仙游誰道哲人萎書香剩有二雛繼囊蓄慚
無擔石餘他日到家訪蹤跡斜陽楓樹色萋萋

別金可鄉侯良弼

十年風雨憶聯窓咲隔誰看萬里長萍梗有情驚
暫合路岐無奈設相忤清罇莫惜今宵聚劇論猶
能往日狂明發與君分袂後可憐回首是他鄉

輓李司廳

宦路逢君恨已遲英魂遠衆復何之坦夷氣度今
堪想清苦風情古莫希旅襯迢迢巫峽遠蕙帷寂
寂屨遺書香剩有雙雛在已見青雲聯翩飛

送楚人虞生歸省燕應鄉舉

才華氣度逼人清宦路嗟予晩識荊孤劒兩年淹
客邸片帆今日覲親庭已知積學曾三到試聽驚
人此一鳴珍重寄聲秋八月楚雲橫樹正深情

為周侍御乃堂受封作

多難當年失所天眼中血淚尚涓涓持門萬種愁
心破教子多方與地遷刻鵠退言徒類鶩為山今

見已成巔封章命服恩光重白髮高堂福壽全

哭亡女

平地誰堪此禍來惱人心緒費疑裁因思解語情
增劇忽念嬌容內轉哀最痛有生三歲孩可憐遺
骨異鄉埋不知有命并醫誤空使于今到處猜

送王侍御陝右清戎便道歸省

夢裏家山十載思青驄取道定何時親庭喜展晨
昏禮王事無勞夙夜私白髮沾恩仍彩服華堂開
宴比瑤池此行莫作等閑看忠孝於君兩得之

題同年周汝和侍御乃翁宜齋冊

抱朴深藏守故園高風迥與利名懸居身盡道管
寧絜表俗爭如王烈賢陰隲自天原不爽栽培於
我故須偏貺封有命來天上子貴身榮樂事全

題同年楊景瑞侍御伯仲榮恩冊

名家遠出自潮陽宅裏栽槐幾[illegible]長地絡定連山
海秀星分應占璧奎[illegible]為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棠棣雙
生雨露傍門第東南知倒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謝王方

輓同年廖邦直乃翁

百年倏落見豪英一[illegible]誰知此是[illegible][illegible]黃邑知為
正邈蓋棺方覺事俱[illegible]鳳毛已作明時瑞鸞誥還

期下里榮借問哲人今寂寞湖南山水亦愁生

題潘希古內兄作述堂

舍傍作室當書樓面水臨山境自幽經度每思先
世德與輪深為後人謀三槐未擬窺王氏萬軸應
當比鄴侯珍重賢家諸子弟好將勤苦紹箕裘

輓呂太史乃岳李典籍先生并寄呂太史 二首

一官凉薄未容言忍復相看作旅魂后事那無僮
可托歸程幸有例堪援訃聞故里悲孤子柩入秦
關慘斷猿我忝東床知與厚幾回揮涕洒泉門

得來病症便堪疑伏枕綿延兩月時問疾我皆無
暇日迎醫馬亦未停馳人終不起應歸命禍出無
門可訴誰寄與高陵賢太史幸看棺斂可如儀

壽本寺胡老先生乃堂六十八

家法淵源出士林母儀應自擅徽音子賢曾是成
來遠福厚須知積處深花甲再逢周復始綵衣承
舞紫兼金更看蘭桂盈階秀餘慶綿綿繼自今

送胡老先生榮遷大理少卿北行

幾年南國頌持平九棘須才向
帝京江柳折餘傷別浦仙舟望處訝登瀛菲才何用
勞推薦冤獄多端待更生陛見

將送穆伯潜中止

浮雲開霽日方昭共看
天書下九霄賈傅他年曾補外劉郎今日再還朝山
長水遠思魚鳥鳳翥松高快鶚鵰珍重王堂清暇
地四方翹首望唐堯

爲人題椿萱齊茂冊

栽培莫謾道無私積德從來有燕貽五福推先惟
耄耋幾人偕老更輕肥賢郎到日蟠桃熟王母來
時青鳥知白髮優游桑梓上坐看田海自推移

送陳都憲歸田

科甲才華三十年歷敭中外更誰先都臺二品官
應足風節六旬老尚堅勇退妄懷疏廣志資生況
有蘇卿田完名自古稱高致只是區區辟穀仙

涂水先生集卷之一

序七首

送湖南徐士亨謁選荣遊序

湖南徐生士亨積學厲行□□七上也進不得志於有
司以貢來遊南雍其鄉大夫大理王公叙之延而
館之官邸俾二子執弟子禮焉士亨訓迪有方
啓發有道于是南都諸大夫之寓於御賜廊下者
聞之皆遣子從之遊積有幾十幾人予亦有弟天
與子賜與其列士亨益設科條階級有等課程有
限初不假乎朴責而諸生各亹亹以進不少休懈
皆曰異而月不同矣夫丸啓蒙之道甚難嚴則苦
而不入寬則放而廢也求其不寬不嚴而能使人
自進進不已者未易得也士亨之爲教若寬而能
使人樂于向學出則有至嚴而不能者士亨必有
妙道於其間矣予嘗聞近時王虎谷先生[illegible]有[illegible]聚
徒講學不[illegible]頻[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惟[illegible]不足以悅其
心士亨[illegible]可謂能以義[illegible]人[illegible]使士亨
得一邑一郡而理之必能寬猛相濟而著安養之
績使得爲諫官立於廟堂之上必能納約自牖而
收感格之功惜乎士亨之未遇也雖然士亨之學

巳戌士亨之時未至耳桃李及春花松栢待寒翠秋江芙蓉必不向東風發也安有學如士亨而不獲大用者哉亦寬毅以待之焉而已矣士亨註選將歸諸生皆戀戀不能舍予亦得士亨有功于小弟及子也故爲文以贈之

送湖南虞生歸省序

正德七年壬申湖南虞生自黃來訪其師汪柱史于南都因留滯南都諸大夫之與汪柱史遊者咸獲識虞生于是各遣子若弟執弟子之禮于虞生焉虞生甚嚴毅教諸弟子不少假借諸弟子各知敬憚[illegible]進也次年虞生以就省試而歸歸而不得第命也甲戌南都諸大夫思虞生之善教也各走書幣復迎致虞生於南都虞生于是益設科條開館于御賜廊之客邸若侍御王公詹公胡公淄公主政某公廷評王公及僕之子皆與焉視前日之教而益特嚴諸弟子[illegible]從學者日益衆教踰年諸弟子之學頗知向方其進退周旋應對語默之際雍雍爾爾初不出於規矩之外視[illegible]人之爲啓蒙師者大不類也巳亥秋虞生以去[illegible]辭諸生而歸諸生固留不能得于是諸大夫[illegible]虞生之者惜其去爲之繪金陵勝覽爲且各爲詩以送之而僕于序諸端予惟天地間無往非道無往非學彼以靜坐求者失之空以博洽求者失之泛皆非也心有動靜學無動靜學有動靜道無動靜顧人之所以爲之者何如耳程子云動亦定靜亦定斯爲善矣虞生自湖南而還金陵涉長江之流則思乾乾不息之功覩鍾山之峙則思特立不變之守覽六代之丘墟則思所以失之之由瞻盛朝之洪規則思所以得之之故眺佳山則思仁臨秀水則思知理舟楫則思危諳風土則知變虞生此還吾知所得于胸中者必不凡也奚必默坐以宜其思哉若乃徒有供于耳目之娛而無得于心豈非望于虞生者哉是爲序

送翰林崔南園北上序

南園公崔子鍾中州闕人自幼有高志見悍而行古謂宋儒程朱之學[illegible]年取高第爲翰林院編修官表表不累於俗殷所是者不[illegible]但衆之所非未便棄也于時用事者竊弄威福[illegible]大夫被其屈辱者十有五六公獨耻不與接偶以公事接又未肯少降其志用是爲彼所嫉自前官改爲南京吏部

驗封主事由驗封擬翰林時人視之有低昂也或者為公不樂公曰此胡為而不樂苟吾求諸已者無歉愧焉今日于吾何損來幾用事者敗公論始明科道交章薦之且言 所以為彼中傷之故上詔復原職或又為公喜公曰此惡足以喜苟吾求諸已者有可疚焉今日于吾何益叙蓋聞而嘆曰公可謂不以得失介懷者矣公可謂用心于内者矣孔子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豈以其有患得患失之一念則夫得失之際顧學者喫緊用力之地而國家用人宜亦于此焉觀之翰林論思之所治道根本所在如公者豈可少哉公將行遂以人之所以處公於得失之際及公之所以自處者道之然叙辱知于公也[illegible]嘗竊又欲有言以告之古人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illegible]謂公此一念亦可以終身存之焉

送同寅王子鋒知惠州序

正德壬申冬十月[illegible]知惠州[illegible]吏部以南京大理左寺正王君子鋒名上 上曰俞越數日檄抵南都都士大夫與子鋒遊者或曰此異擢也子鋒居大理繼五載而有今擢顧不異哉或又曰非也子鋒登第十七年于兹矣其同年有為四品京堂者有為三品外臺者其為郡守者又往往是也而子鋒始得今官吾方以為滯也子鋒為之言曰謂我為異者吾且不復辨其謂我為滯者愛我者也然亦豈在於是吾以為莫患爵位之不崇惟患事功之不立惟智者為能慮遠其欲速者不智也吾嘗觀之古人矣固有起舉峻陟不数歲而驟致鄉相者苟無所建明于時使後世可稱述直與鳥獸草木同歸于澌盡泯滅而已矣亦有徘徊州郡不獲顯遂者然而德澤施於人聲名傳于後千萬世誦之而不已雖婦人女子皆能知其賢夫徒知轟烈于目前而不慮其至與鳥獸草木同腐朽與雖屈抑于一時而能使千萬世婦人女子皆知其賢其得失何如也其為謀智與[illegible]知也其所自愛之重輕何如也吾方[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敢以滯為哉予聞之曰夫人惟見[illegible]遇故不能大有所成就子鋒前為官[illegible]不雲無嘉是故吏畏而民安宜與入至今思之繼居大理又執法不撓一時訟獄稱平焉亦可謂有所建立矣今其言方且不自滿假孜孜以建功立業為念

初不計官名之遲速執此以往惠州之人有賴矣子鋒之功名于惠州當益顯矣雖然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子鋒誠能成功於惠州方今
聖明在上拔賢進能如恐不及豈能使子鋒久勞于外也由是而鄉而和又自有不期而自至者子鋒又曰是烟故宋儒蘇軾宦遊之地其流風餘韻尚當有存者仰而則之又喜有餘師焉予曰得之矣子鋒行諸同寅餞之龍江之上各有詩而屬予爲序姑述此意于卷首

送同寅周君三載考績序

嘉靖改元之十月同寅周君以治中三載職滿將獻績天曹諸僚友相與繪圖賦詩以贈而屬予爲序予惟周君稚年穎悟人以奇童目之年甫十三補邑庠廪膳生弘治辛酉領鄉薦明年中乙榜授山西清源縣學教諭端楷範嚴條約五年教有成績擢四川巴縣尹巴號劇邑且值盜起君下車首先撫恤難軍鎖亦不以擾民[illegible]已三年治行卓異會銓曹薦天下循良吏二十五人君[illegible]焉爲逆瑾阻抑縱遷廣安知州[illegible]已至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賊寨去州僅百里許君急選兵防禦[illegible][illegible]勿集闔境之人屯繞城外且守且築不踰月城屹然成又作反閘以遁賊州賴以安撫臣林公駐兵保巴師缺食以重慶粮數萬石委君從鮮港運港水逆險甚限一月至君卒如約林公深奇之未幾丁內艱制滿改裕州裕先以城虛爲賊陷君至經畫市井標立定向驅河東諸交易悉移諸城裕素多妓雜處民間君別買隙地以居之使不溷于良且以招商也尤汲汲于表忠勵節之事在裕十月內遷今官歲餘以外艱去服闋復補前職於是爲重臨焉通理凡三年清聲幹績上下信服蓋君自筮仕以及今日凡五轉所歷每值艱險而建立磊炳若此其清苦之操人所不能堪者始終如一日議者謂雖使楊震劉寵復出無以過是前後爲人所薦舉不下數十疏夫功貴底績學欲成器如君者其庶乎視彼躋華擢要清[illegible]與[illegible]從容雅適循資歷級以周流公卿卒無一奇可稱者其所自得何如哉方今
聖天子繼承大統勵精圖治求賢如渴茲行也必當膺顯擢以盡大厥施君持此不易他日所就方未可量予請拭目以俟君前與教地于予爲隣封今又辱僚案者二年有奇故[illegible][illegible]知君矣故

略述此以爲贈君諱思忠字伯言號師中世爲闕中名族云

送僉憲謝君之任山東序

嘉靖元年夏四月山東按察司僉事缺員吏部以資望推南京大理寺右寺副謝君名上　上特允之先是棘寺官遷職外臺者率兩考以上于時謝君歷俸方三年有奇蓋異擢也部檄且到戒行有期諸同鄉之宦南都者欲爲文以贈以予嘗辱君有同僚之雅相知尤密遂屬于予予惟吾晉省科甲之盛莫加于代州而代州科甲之盛莫加于謝氏蓋君曾大父安分老人以鄉舉爲寧波府節推大父朴齋翁以弘治庚戌進士歷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尊府鴈山先生以乙丑進士仕至河南道監察御史皆爲時聞人諸父昆弟之進授科目者又項背相望郁郁彬彬盛矣哉君夙[illegible]以家庭之訓年廿有一領鄉薦正德甲戌登進士[illegible]籍沉毅老成鎮靜清才藻思淵[illegible]入[illegible]大理[illegible]勸恭慎廉故人未易干以私謁則[illegible]終不集[illegible]則上信任之恭則人咸樂親焉[illegible]從一以至公而存恕于其間用是凡所平反多[illegible]行而民無稱冤者執此以往無問繁簡險易小大皆可迎刃而解況歷大理而荐監司猶駕輕車以就熟路他日茂聲績而著宦業可不卜而待矣予嘗觀夫天道春夏以生長秋冬以肅殺四時行而后歲功成無秋冬不足以成歲我

朝設官憲天定制既立藩司府州縣以牧養斯民矣又立監司以糾察之爲藩司府州縣者則專以長養撫恤爲主恩常掩于義爲監司者則專以彈劾搏擊詰摘搜剔爲主義常掩于恩苟或少事姑息而以煦煦爲念則長奸滋弊而民受殃非所以盡

職矣故爲藩司府州縣者常任恩爲監司者常任義而後治道成天之道也雖然又嘗觀剝之上九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菓不食將有復生之意以見陽無可盡之理任監司者固以法爲主而使惻怛慈祥之意常寓乎其中則庶幾乎不背天之道矣夫是義也向嘗與君相講之有素矣于其行不覺復言及此遂爲序

送通府張君榮遷南寧府守序

正德庚辰秋八月同僚張君元宗以應天府通判遷廣西南寧府同知戒行有期諸僚友屬予爲文

以送之予因憶予昔年爲大理寺正時已識荆於
張君且稔聞其賢予今承乏今官又辱爲僚寀於
時適值寧藩謀逆
聖天子親統六師駐蹕南都百凡供億皆責應天予
與張君同心協力奔走從事於其間者將幾一年
而能卒濟其事以免於戾于是知張君爲益深於
其行也予固將張大張君之賢及與予同濟艱難
之義並夫交誼之雅以爲贈固不暇以不文自沮
也況重以諸君之屬哉予惟張君以閩省名士領
弘治乙卯鄉薦累不得志於禮闈乃于正德戊

詔選天曹授以前官專理馬政蓋今仕宦者多重
內選故人皆以君之官爲榮焉時馬政廢弛已久
君至銳意振舉除奸剗蠹數年之間應天馬政視
他府獨不累又條陳馬政四事切中時弊
上皆可之遂著爲令凡撫按列有委任無不曲盡事
理克當委任之意若先巡撫廣西張公今巡撫西
蜀李公皆擊節嘉獎三載考績以例贈乃翁如君
官母爲宜人妻封如其母此又人所未易得者也
方大軍之南征也君分董軍糧事官軍支粮者日
數萬計君不激不隨爲立條約使出入有序軍士

無敢亂譁者時少司馬東平王公實提督整理兵
馬糧草大加稱賞移文以禮獎勞焉益器處己廉
而勤遇事明而敏事上敬而有禮臨下嚴而有恩
故居官獲上信民而多政績數以君於望深重謂
將有方面之擢及南軍糧事皆爲君不滿雖閣老
厚齋梁翁將危
駕在南素雅知君亦以不能薦揚君爲歎君曰事
君先事而後食官不拘內外亦不必崇卑顧所以
盡職何如耳予聞而益重君之有見也雖然耕也
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固惟知盡其在

已者而已矣不說外慕夫以君之心行君之政則
夫崇階峻職亦不能外於尚他也況有兵鈞軸相
知如厚齋者哉因以是屬諸君之屬而爲序

書二首

上王荆山總制論士兵事宜書

六月十一日奉教翰諭以差通使齎鈞帖出關省
諭回廣通知老成憂國至意非常情所能測也先
是曾有人建議差官與出關諭和僕恐啓釁招尤
損威納侮有虧
國体未之敢從今以鈞帖以責省諭固爲得体但不

知果出執事之獨見乎亦踵前人之故事乎抑亦
得之他人之獻策乎督府所行分當遵奉但事体
重大
朝廷威德所關走邊守臣偶有所聞不敢不披瀝
陳之以備采擇本
朝廷西域故事甚多未及縷數姑以其近者言之正
德中總制彭公領
勑帶領兵粮專以經略哈密為事亦嘗差人持鈞帖
省諭回虜頭目令其勸諭速壇滿速兒將速壇拜
牙即及金印城池歸還哈密彭公仍進軍甘肅諸
地遂振兵威當時所費金幣無慮數千後城印雖
還旋復負約蹂躪邊郡踰月始寧此先事之鑒也
且彭公鈞帖詞義婉甚又挾之以兵威其所就僅
及於是今欲兵責其罪而復無軍聲以振其後何
其輕忽之甚耶然此虜存我特以犬羊視之在彼
固一國之主也況彼本國非我內地
朝廷相待亦以優禮待之今以奴隸相視直呼
其名而責之不知果能服其心否且省諭之意
本欲息兵而謀出不臧僕恐兵禁自此啓矣又鈞
帖所言兵馬芻餉奸回無不知之萬一激中其怒
大舉犯順將何以處之縱使無此或將所遣通使
拘留不發又不回報將何以處之已之則損威不
已則速禍斯二者不可不深思也今之建議者徒
以彭公故事為言殊不知彭公事亦有委曲爾又
所費幣帛不鬪何用萬一道使愚昧惧致齒首之
前豈不遺彼之笑乎差遣使人遠通異國亦是大
事未經奏　准又不題　知恐於事體未安且慮
他人議其後也或以回夷入寇慮守臣不能戰却
失事故為是以息兵端此尤迂淺難通之見非忠
為
國家謀者蓋四夷犯邊亦是常事兵家勝敗亦無常
形且彼夷詭詐多端恐差人一出事端愈繁愈難
為處鈞帖有云將速壇拜牙即送還哈密復國為
王如其不振聽爾選擇日立此於事體尤為未順
蓋哈密是我封地今雖為彼占據猶望恢復彼亦
不敢以為已地也若聽其自立是遂棄其地矣不
知執事左右亦曾慮及此乎彼造端者蓋欲僥倖
以邀名收功而遺患於人或將貽患於地方也以
愚揆度此虜求貢是其本心直欲我先差人以占
地步耳若少鎮靜不動彼或遣人搖擺或差人求

貢彼来擾擾則謹爲隄備若來求貢亦必勸致畨
文然後議奏庶于
國體不虧夷構可遏葢拒之堅則其貢可久許之易
則其患隨至也至於舟師之各省安置藩籬之事尚
需熟講而後行必欲照檄切責亦須調集兵馬隨
路駐劄遥振聲勢以備他虞斯無後患雖然此特
策之亞耳傳曰愚者闇於成務智者見於未萌與
其勞師費財爲此不可必成之事孰若分兵聚餉
以逺臨邉地俟其隙而狙擊之爲計之上邪極知
言辭率直干冒威嚴罪狀莫逭然不爾則事理不
明不足以破執事之惑事在同舟故敢極言如此
倘蒙俯納於地方未必無益或以爲迂拙而深罪
之庸劣之材不堪此任久矣必將逃遁求去决不
敢阿從以徼非分之功伏惟鑒諒無任悚息

上喬白巖太宰書

謹啓太宰白巖喬老先生大人　執事　奉違又將一
歳不值良便不敢率爾啓瀆深欲仰而已　令
兄老先生之喪亦久矣吊慰缺然悲悚惟　執事以
碩德宏才老成夙望秉銓衡譽當係天下士林咸
舉手加額各相慶幸以爲司馬相公入朝天下自
此可太平也自涖任以來用舍黜陟深協人望某
辱在鄉里後進且備與選之末竊被光寵多矣即
今　政令士論咸有漸不克終之慮皆因有激而
然消息斡旋端有望于　諸老而執事以社稷天
下爲念責負天下之重望者尤宜加之意也某碌
碌如舊十月初當考績北上領教有期仰間胡都
憲老先生便謹此代候　啓居伏惟爲　社稷蒼
生自重不具

涂水先生集卷之十

日而竟不獲所願天乎胡爲靳此而使吾抱終天
之恨乎嗚呼痛哉先君軀幹玉立眉目秀朗精神
奕動天性孝友剛直忠厚事先祖及先祖妣曲致
孝養先祖早世吾老之年猶時從先之墓寐每夢
見必涕泣而寤其篤于孝思如此待先叔寺副君
及季叔恩義周洽二叔皆早世撫諸遺孤無異不
肖輩男爲擇婚而娶之女爲擇婿而嫁之祭今戶
部郎中叔弟天與性質穎異令不肖提携四方尋
師而教之卒能成立居官清慎視民煦煦惟恐有
傷猶加意於刑獄每云古人嘗謂斷者不可復續
死者不可復生此而不慎必有後殃歸官橐蕭
然怡如也定州之人至今思之居鄉處己接物一
以至誠至于好善嫉惡則不少假借見里中有奸
邪者如不欲面奸邪者亦並避之君不敢見也及
有孝弟者雖少且賤待之必加禮[illegible]賢人君
子則羨慕之不置且令不肖輩效法焉然又能包
涵人過隣人有偷刈芑禾者家人[illegible]之欲赴官先
君止之曰此人豈不爲盜[illegible]之且戒勿
以語人其人感之終身性本儉素衣履至敝
不少遺不敝亦不易致政後約里中耆德十數人
每月朔望一會稍放呂氏鄉約以勸誘鄉人爲善
至今鄉人效而成風焉少所讀書至老猶能背誦
雖通夜不脫不誤一字尋繹義理則以了會大義
爲主不爲牽合附會闡出獨見蓋有先儒所未發
者尤熟于諸史古今成敗得失治亂臧否言之如
指諸掌爲文達意而止不尚浮詞詩亦雅淡有味
多不存稿邑中後學因先君性嚴毅相與稱之曰
毅菴先生云教不肖輩極嚴故不肖輩或耕或讀
皆粗能成業者有所自也不肖從仕浙東江右關
中皆嘗迎養官邸每以勿因
朝廷之遠而有負勿以小民之愚而或欺爲戒不肖
每聞之則踈然警懼病中聞不肖轉官思欲一見
有所諭而竟不可得嗚呼不知吾父所欲諭者何
哉雖不肖意料想像稍得其一二又未審果得吾
父之意否也嗚呼痛哉屬纊之日家事無巨細大
小皆備言之且戒勿作佛事勿尚繁華喪塟一體
文公家禮言畢從容整暇而逝訃聞
朝廷命有司治葬事遣官　諭祭　晉藩及在
廷諸公鎮巡藩臬諸公海內交遊大夫士皆不遠數
千里而來致奠且慰焉初配前母李氏閻氏皆早

時鄉稱栢學尊銜之曰棲芝先生亦不仕以從弟
守陛貴贈南京吏部右侍郎祖妣朱氏贈淑人父
諱自愈號見素以公貴封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南
京大理寺卿妣張氏封孺人贈淑人公生十歲棲
芝先生授以四書史略諸書則能通大義十五從
伯兄文懿公受易天順壬午選充府學弟子員成
化己酉舉鄉試丙戌登進士第丁亥授江西道監
察御史公爲御史自處甚嚴時郡察有爲權貴人
相邀者公猶不往後權貴人犯法衆避不敢鞫公
按問如律己丑奉

命巡視通州庄陽水涸公令諸閘時其啓閉於是
漕運大通有近官縱其家奴兜攬運粮通索驛遞
者公悉以法繩之於是河路肅清辛卯陝西失機
時鎮守太監秦剛都御史王銳俱被逮總兵官房
能獨當緣托疾回京公上疏以爲法應併正一
刑賞不宜異同請併論以法四月公奉
勑查盤大同錢粮公素精數學至則視簿書撥算毫
髮必盡官吏有望風辭退者亦有懼而就獄者
人皆服公之精明爲籌年以聞　東宮恩得賜
紵絲金豸衣一襲十二月以考績例

勑封見素公如公官妣爲孺人壬辰公上正風俗脩
城垣養孫廉等九事多見采納癸巳眞人張元吉
爲人命事論成託以脩斃之
以允之公奏覆不可時論偉之公見天下諸司
文卷不明請每三年差官一次照刷至今爲例甲
午巡按江西公隨宜沿革發奸摘伏如神贓官污
吏一時聞風殆盡人皆稱快是年公臨鄉試初試
院席舍皆以竹席爲之公令易以板經久而省費
又能查革奸弊是科得人爲盛行縣有婦告其夫
被其毆死檢驗無傷其婦以夫生時不跛今足骨

長短相離不倫疑人易屍爲辭獄久不決公曰此
必生時足瘸或因疾所致也詢之父老果以瘸對
誣者自服公所推明斷如此八月聞父喪歸家
守制戊戌四月起復改補道監察御史己亥公
按治江西時奸吏[illegible]以[illegible]京以
邪術得幸授太常寺丞公劾其以邪術媚上不宜典
郊廟百神之祀後改爲上林監正錦衣衞都指揮
牛循事多不法公糾問之章都御史裘敬王公越
薦公練達事體堪以大受吏部擬公南京大理少
卿再擬寺丞皆不偶旨改省中有疏時政五事庚

子陞應天府丞聞母喪南還守制癸卯起復仍授
前職已已留都外羅城壞舊例工部與應天寧國
等府分脩後應天獨當其任公曰徭役不均民病
日滋乃按諸司職掌呈撫按分任其事內府松枝
國子監膳夫鄉試供給殯宴諸費俱奏行各府均
派先是南京科道併各部屬於例得之外又至府
索取隸役月收工價公奏禁止丁未公朝
覲如京時孜省以禮部侍郎掌通政使司得咨察百
官遂以夙怨中傷公忽傳
旨調公外任授南寧知府弘治改元戊申二月陞應
天府尹蓋因孜省被誅故也二年己酉復奉
旨降一級調外任授廣西布政司參政先是公承戶
部奏委查勘南京守備太監陳祖生開種湖田事
公執法不徇後查太監何穆娶勘乃及坐公甲寅
陞廣西按察使八年乙卯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巡江兼管操江條奏[illegible]艦等五事九
年丙辰十月擢南京大理寺卿奏[illegible]詳明一時訟
獄稱平焉十三年庚申陞大理[illegible]充 經筵官
讞獄詳明部院推服十四年辛[illegible]錄事
上命中官賜羊酒十五年壬戌[illegible]成賜大紅織
金五綵孔雀紵絲衣一襲充
廷試讀卷官頒寶鏹二千緡賜宴 文華殿十六年
癸亥東宮薙髮賜大紅羅一表裏黑綠雲紵絲一
表裏白金一鎰十七年甲子以七十引年 溫旨
慰留是年疏刑名十事遂為定例十八年乙丑充
廷試讀卷官頒寶鏹二千緡賜宴 文華殿時
上欽恤刑獄其年凡 三召公至便殿語刑獄事公
每就事論列 上無不欣納焉五月
武皇帝嗣登寶位白金一定十二年九載考績陞工
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公抗疏懇辭不允時河南
道御史石玠等奏保公左都御史以掌風紀正德
改元丙寅大祀禮成賜大紅織金仙鶴紵絲衣一
襲二月賜元金一定大紅青綠紵絲四表裏寶鏹
五千緡
武宗初御經筵頒侍官恩也 [illegible]日賜大紅羅
衣一襲推資善大夫
上命中官李榮齎[illegible]內府近侍張瑜及太醫院官
四員俱以誤用 御藥繫獄李榮內查議可矜疑
公泣曰 先帝梓宮在殯臣子痛憤方殷君父之
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討止之律豈宜輕貸李亦

默然泣下衆畏服事完
上復有羊酒寶鏹之賜而內侍實啣之初中官李興
借造孝宗陵寢收柴銀盜伐　長陵松木事下三
法司興素恃寵援新寧伯譚祐侍郎李璲同罪公
叱之曰柴銀是汝侵欺[illegible]汝盜伐佑璲二人
止是不行救正失于奏舉耳惡得比而同之興語
塞遂按其辟槩感快之而內官益怨矣八月賜大
紅織金雲鶴紗一襲大婚禮成也時逆瑾輩恣權
號爲八黨虎科道官率以言得罪公協贊司徒韓
公文都御史張公敷華會府部百僚抗疏扣
闕請誅瑾輩迎
上泣訢事竟不諧遂于是歲除夕司禮監傳
旨公及韓張諸公皆致仕二年丁卯正朔公以致仕
趨謝越二日陛辭皆不容面見舊例凡大臣休致
必面覲辭謝賜宴而退家給祿米人夫一切俱靳
公之退朝也輿隸皆畏瑾禍四逸公徒步長安街
有吏胥數人者與[illegible]公歸第明日遂行次于張家
灣瑾潛差軍校隨之欲中以奇禍公僦車就道一
不煩官竟免於害三年戊辰公自致仕回即杜門
不出而瑾怨尤未解乃又致禍[illegible]行浙江巡按御
史提問罰米一千石贖罪宣府上納四年己巳公
以前罰不數罄產稱貸公子茂斯運納而是子竟
以憂悸卒禍逮群從無或脫者公伯弟故冢宰碧
川翁亦職為卿亞今大方伯惟公暨兄子故司寇
志仁皆由大參擢陞方伯而得罷歸之
旨故按察使志道亦以遷職索謝憂殖于途後瑾敗
碧川從原職罷歸者皆起用焉五年庚午公家居
望詔日懲而瑾怨猶未已也復摘他事傳罰米二
百石追奪出身以來賜給誥勑公再鬻居宅及脫
簪珥以償家奴有登啼號援者而公方傷時憂國
論事感激動人宴如也九月逆瑾伏誅科道交章
奏舉公名望素著才識俱優守正秉直非阿諛奔
競者比司馬劉公大夏司徒韓公文冢宰林公瀚
等俱堪起用奉
旨復原職致仕自是兩京科道累薦公可起用皆不
報以瑾黨未盡也十月奉
詔給還前奪誥勑十二年丁丑須賜誥勑進公階資
善大夫贈陳氏夫人董氏孺人恕子都事孝績貤
恩也十四年己卯六月二十五日申時公疾終于
正寢易簀時天叙偕僚友問疾公怡然起坐猶爲

禮容然已不能言矣叔璽出公顧其子顯允曰吾
位列六卿壽踰八袠隱蔾平生今得斃于正矣第
以受國厚恩無補萬一此沒世之恨也敬戒後宜
世圖報稱間以家事則搖首不言須臾有風自牖
如霧公即端坐瞑目而逝資禀穎異誠慤少得棲
芝先生家學及師友於鏡川先生故所學者正讀
書言官郎有志勳業雖邅遭顛蹶而志不少剉故
其所建立光明俊偉與兵部尚書劉東山戶部尚
書韓貫道並稱于時焉公初家貧及領鄉薦便欲
就教職不果舉進士爲御史則迎養見素公憚遠
不就則分俸以養宅憂之日哀毁成疾友章伯兄
甚至兄子孤幼皆撫之如已子嘗爲嫁娶捐俸貲
置產給之平居衣不綺羅食不兼味歷官十餘年
泊如也諸所上章疏多不存稿曰嫌于衒名也居
嘗所著作亦散逸不可稽今僅存詩稿若干卷解
組之後葛布野衣徜徉山水間嘗與鄉之耆英六
七人結爲社會以詩酒自娛[illegible]家教以訓宗戚散
行義以表鄉閭每春秋[illegible]有司必禮公正位大
賓司府有過訪者則告以民間利弊一不及于私
也卒之日縉紳大夫士擁泣庭下合境文老聾踵

相訃焉以公國老家居而殁有司以訃聞于
上行將有祭葬及謚配陳氏名家女有女德封孺人
累贈夫人繼娶董氏贈孺人子七人長少五早夭
陳出次茂勛亦夭次茂恕確授中軍都督府都事
次茂壯生有異質次茂惧俱府學廩膳生亦早夭
次茂顯縣學正科次茂允府學廩膳生繼公家聲
者此也皆董出女二茂蕙陳出適國子生鄭烈茂
蒹字屠偰側室夏氏出孫男七美觀美後美順美
其美其美坤俱幼孫女三美其美其美其公生于
宣德乙卯卒于正德己卯享年八十有五叙于正
德庚午孝子寓波時公猶無恙每就訪政務必盡
言無隱所著頗多而公亦不鄙予之久而益親且厥
屬其子茂允以狀屬叙叙[illegible]知[illegible]波揚氏官
業之盛及仕適公以直見[illegible]始稍稍知
公之賢而未悉也今知公[illegible]故不[illegible]
謹按公之年譜而爲之狀[illegible]而不敢
略者以俟秉筆士採擇焉

涂水先生集卷之三

墓表二首

寰西處士焦公墓表

寰西處士焦公暨其配王孺人卒既葬其慶陽府
二守昇走使持銀臺鄭君狀來徵予書諸墓上之
石余時亦居先中丞之喪以未親文墨辭踰年襄
事昇復申前請曰先君待此以瞑目願終惠之余
因思昔承乏陝西巡撫時曾知昇之治行謂必有
所自及觀鄭君所爲狀則其事多可書者乃作而
嘆曰是其墓可無所表耶故不能以不文辭按狀
公諱全字大用寰西其別號也世傳周封神農之
後於焦遂以爲氏五代祖仲成自蔚州徙居馬邑
之呂家庄遂爲馬邑人仲成生興興生問德避元
至正之亂復徙本邑樓煩村入我
朝永樂初年始編籍豐樂里問德生剛爲本邑陰陽
訓術剛生斌配張氏實生公幼岐嶷好學十九史
農圃醫卜諸書罔不涉其大義母早歿事繼母陳
曲致孝養陳性嚴難事卒感而慈父官閩中留公
居守墳墓值歲大侵公發所藏粟賑諸鄉人之貧
者全活甚衆又輸粟於官以賑一邑之貧者有司
上其事
朝廷授以冠帶榮身焉父歿於官公扶柩歸襄事凡
喪祭一遵禮制撫教四弟各底成立季弟温選充
襄垣王府儀賓值家中替不克婚公易所居廬舍
成之于是寰朔之間鄉士大夫皆多公焉公平生
無秕行温温恭愼不苟言笑人有過未嘗面斥恒
婉曲曉諭因而改行者甚多又尚義好施予或有
負所貸則焚其券夫公學足潤身義能濟衆孝以
事親友以撫弟終其身足不履公門君子曰若焦
公者可謂一鄉之善士也已昇方將考績請封于
公而公不待惜哉雖然昇以名進士用於時聲稱
籍籍他日所就方興未艾榮名顯號褒公於後者
豈可涯涘哉公配王氏慈惠柔嘉内助良多與公
同年生後公十八日卒于法亦當附書生子七長
曰旻巡檢娶楊氏次曰昱監生娶李氏曰昱娶周
氏曰昂典膳娶韓氏曰昇即郡守登某科進士娶
某氏曰晸娶張氏曰旻尚幼女二長適楊某次適
周某孫男十有一耕讀相半孫女十有五曾孫男
六曾孫女三俱幼公生于景泰癸酉正月十六日
卒於某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九歲王孺人生

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與公同某年月日與公合塟于楼煩村之西原禮也書以詔其後裔使知焦氏之興有所本云

贈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周君墓表

贈君周公暨其配太孺人劉氏相繼卒于正寢其子監察御史鉄偕兄銳持進士孟生所為狀謁予書其墓上之石余時亦居先中丞之喪哀慟不能親文墨既襄事鉄復持所自述遺事來申前請曰碧石已具先人俟此以瞑目願終惠之予與贈君同邑人嘗稔聞其賢矧于鉄又有年家之雅安得以不文辭按狀君諱文德字濟武以鉄貴贈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其先陽曲人元末遠祖景賢遷榆次張慶里居焉高祖益以子　貴贈太僕寺丞曾祖霖祖志信父璀俱隱德弗耀然世濟淳篤氣脉悠長母任氏柔惠慈懿實生君及弟某早失所怙事母及祖母許曲致孝養許老寢疾特依君室曰吾六子十八孫咸孝然未有如文德者吾故依君終以彰其賢耳弟亦早世遺姪胤幼撫之猶子為之植產置室俾抵成立正德間鄉人舉呂氏鄉約推君為正每朔望期集告諭諄切大都以善事父母為孝早輸國稅為忠務本力穡為勤不作非為為慎鄉人薰其德而善良甚多或有不率則慚見君君愈善導之且曰慚則知悔悔則善心生矣吾何嫌一言而不使人為善耶嘉靖戊子族人有誣人以殊死者君急往代辨之子弟弗可君曰死極刑也脫此獄果成寃不重傷吾先世之遺德乃竟詣奏發攻力辨之其拯人之厄類如此人有負所貸察其果貧則併其券與之里中有讀書好禮者愛敬之惟恐後族姪謙幼穎敏令御史携之京師教之且曰自汝視之族弟耳自吾祖宗視之猶夫汝也其厚族之仁如此初御史為行人便道歸省每過庭語之曰吾願汝忠誠報國以顯吾門吾每見人以官肥家汝居官毋貽吾羞汝咎邑令素聞君賢請君為鄉飲正賓君固遜而屈焉其謙慎又如此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以病卒于家屬纊之夕戒家人毋厚葬毋作佛事時御史在京師方援例為君請封　命將下而君不待哀哉既而贈君如子官封劉氏為太孺人御史奔喪抵家適太孺人亦病越某月為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亦卒御史哀毀骨立幾不能生以嘉靖某年月日移先母李

氏柩合塟於縣城西南新阡君子曰若周君可謂一鄉之善士也已嗚呼君生重鄉評後膺顯贈而復有子文行藉藉後必大亢厥宗雖殁而有不殁者存焉書之以詔周氏子孫使知周氏之興有所自也先配李氏生長男鈗繼室劉太孺人生御史及鎧鍵凡四子女二長適宋廷章次適鄗廷威孫男五孫女二俱得附書

墓碣一首

義官趙公墓碣

毅皇帝正德九年甲戌八月十七日先母舅趙公以病卒時予從宦南都予友今戶部司務金可鄉爲之銘正德丙子予以例賁進　正旦表文道經故里過公之墓祭而哭焉已乃索其銘讀之郁郁乎文矣蓋可鄉于公其交淺又乏善爲之狀者故於公之素蘊發而有未盡予因憶予五歲喪母嘗依鞠於外王母親炙於翁久而且密於凡公之隱德懿行知之爲詳蓋公爲人仁厚愿裕沉重簡默無所聞而自合於式無所諫而不蹈於非蓋有讀書爲學者所未能到者予恐公之有美弗彰無以爲公後人訓因語諸表兄弟復礱一石以爲之碣未幾予得　命承乏寧波知府由知府叨轉應天府丞匆匆簿書凡八易寒暑未暇脫稿

今上季繼大統改元嘉靖三年秋予濫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江府復改提督撫治鄖陽便道歸省諸表兄弟復由前請曰碣石已具幸終乃事以爲先人不朽計予始得乘閒而爲之公諱良輔字大弼世爲榆次東北鄉望族高曾以來皆積貲尚義至父翁欽及母王氏又醇懿敦大讀書好禮內外肅雍視先世益弘以大父翁嘗輸粟賑民授以散官所居要店鄉適當要衝遠人貴客經於其地者無不得見見則談論經史典故縷縷不斷過者皆殊禮待之以是天下皆知此鄉有趙某者來則必訪焉又能交結賢士振貧濟急其所親故及本邑未濟之士甄且周惜者良多有子二人公其長也席累世豐殖之厚孝友之性出自天成事父母左右無方惟恐有拂其意父翁性嚴峻公年四十猶以廝呼之公惟婉順將承父翁愛事母尤極誠敬朝夕省視調護飲食之際情文兼至傴僂之容煢然可掬撫幼弟良佑才八歲且眾母也飲食寒煖無時勿察及長爲尚　寧化府正平縣君將父

志也起第于省城極其宏麗又分貲之半以贍良佑閒疾憂容不鮮於面疾愈乃已其真切懇惻之情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公妹三人先母其仲也與季皆早逝公每言及輒咽嗚不已視予甥輩親情藹然歲時會遇必稱述先母之性行以諭予予亦因而泣下慈愛諸子未嘗形忿戾之色有過則微諷以見意其諸子亦無不温良克肖者母歿衰麻植杖立於柩傍凡三晝夜號泣不已亦不就卧因此得疾卒至不起蓋其天性之良有如此初不假於脩爲也廣昆豊昆視昔有加睦親好客輕財重義濟人利物亦如父翁時亦嘗輸粟爲義官享年若干配郝氏慈惠貞順質能將順公志內助居多予嘗病世之讀書君子每論析義理商確古今皆鑿鑿可聽至於處骨肉之閒倫理之際不失之廢禮則失之傷恩視公爲何如耶古稱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公殆庶幾焉予每有感以公之行略道於公卿閒皆曰此一家孝友之門也誠哉言乎公四子一女公存時已得孫男女十二人皆見於誌公歿復生孫男幾人孫女幾人皆餘慶之及也予不文揄揚未詳姑舉予之所知者以示公之後人使知先德之厚各知則效必不墜家聲且以告世之學士大夫使知所向往有不在於詞章技藝之末焉

墓誌銘三首

處士郝君配齊孺人合葬墓誌銘

嘉靖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處士郝君配齊孺人以病卒其子從予遊者文祥持所自爲狀偕昆弟五人衰絰匍匐詣予請銘予素與處士君友善處士君歿時予宦遊于外吾友侯良弼爲之銘孺人懿行予所稔聞矧文祥予門下士暨諸昆弟之請又懇懇不已銘曷容辭按狀孺人出本邑望族父曰伯世母曰李氏皆繼懿真固爲鄉人所推服故孺人生而柔惠温淳不喜華飾不妄言笑蓋其所以成之者遠也年二旬有一適處士君處士君早失怙恃惟王父母在孺人相處士君孝養王父母極其誠敬竟王父母終弗少替處士君性嚴毅孺人委曲承順以當其心欲有爲弗敢後欲有與弗敢靳處士君有過舉輒從容諫止雖至再三不但已處士君嘗患心疾孺人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疾尋愈處士君歿縞衣素裳思念不置每言及咽嗚不

巳有叔姑杜氏者老寡實依孺人請與巳居衣服飲食皆親饋焉卒則令諸子以禮葬之又立其孤子文吉令不乏祀處士君有舅氏李善者老獨且貧孺人令諸子時加周恤其敦睦親族類如此居常訓誨諸子各務耕讀有遊怠者必嚴飭之其訓誨之詞有曰成人不惰惰人不成又曰寧使人負我無使我負人文祥得領鄉薦喜曰汝父望若固在是也恨汝父不及見耳因泣下且戒以當益謙抑孺人性勤愛潔至老不廢績織衣鞋雖弊無少漬每戒諸婦不得效時俗婦女爲艷飾嗚呼姆教

九

之廢久矣若孺人者豈其天性之良庶幾可以爲爲人內者訓云生五子長文慶娶路氏次文安娶魏氏次即文祥已卯鄉進士娶趙氏次文仁邑庠生娶王氏次文義娶胡氏皆本邑名門孫男七人女八人鋧娶魏氏伴鎖又鎖九老兒尚幼朧女適部鐸二女三次亦幼文慶所出鑑存女許聘趙[illegible]文安所出三存子聘邑庠生郎宗貴女四存子聘省祭官李寅賓女三存女許聘太谷縣監生任端子世勲文祥所出小後鎖小春女皆幼文仁所出小胡女二胡女亦幼文義所出孺人生于天順三年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歲文慶等將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城東祖塋與處士君合壙馬禮也爲之銘曰不培不植不積不豐維祁處士齊孺人履仁而歸義是宜子孫繁衍且顯歸也城東行一里許松栢葱葱是維處士君之幽宮孺人永永其相從

處士劉君墓誌銘

嘉靖二年癸未七月初五日吾鄉隱君子劉君以病卒予時以考績北行便道歸省于家其二子致中致和持所自爲狀衰絰匍匐謁予拜且泣曰先君子僻交於先生深且久知先君子者無如先生先君子今不幸歿非先生銘先君子且目不瞑已言泣伏地不起予雅知劉君致中從予遊銘豈容辭按狀君諱佑字天錫世爲[illegible]東流郡人其大父諱[illegible]偕欲從師友之便因遷居于邑城底熙坊父諱鑑隱德弗耀母某氏吾邑名家女君生而淳朴不華性穎敏善記其父翁命爲邑庠生君克自奮勵習禮經能暗誦不遺一字爲文典實不喜浮詞不逐時好坐是不利進取中年病目兼奪於家務兄二子秀發特異遂棄其舉子業不復事

力耕爲養且課其二子焉致中正德庚午薦於鄉
致和亦嘗有聲場屋文思行業駸駸未已他日所
就未可涯涘君居家勤儉故致家頗饒裕又懇懇
焉能推人之急嘗有假于人値年饑盡棄其約不
復取且曰人方救死不暇我何以私負爲也君惠
厚誠篤與人無捄故人樂親附焉晚歲患脾胃疾
益好觀書史每遇古人嘉言懿行有可以訓後觸
於心者必謹記屋壁及疾篤二子泣請遺命乃曰
我何所遺汝輩必欲求之不已者曷往視諸屋壁
嗚呼若劉君者可爲篤實君子者矣君生於天順
己卯三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五生子男三長郎
致中鄉進士次即致和庶勝生次致恭女一適某
其諸子將某年某月塟於城東祖塋禮也銘曰農
厥躬厄于逢也其學于子顯且有榮後有俟

處士王君墓誌銘

正德庚辰夏有閩中上舍王綬者持刺謁予於應
天官舍自言平陽汾人夙聞先生而願見焉予
以鄉里故揖之進見其氣清而質秀與之語頗知
向方因獎飭而勉進之一茶而退自是率一再來
見文藝之外無他言辛巳冬服喪經□□京户部
黄主政所爲狀扣閽曰綬罪惡深重不幸先父於
今年八月十四日卒於揚州之客邸綬將以來年
四月扶櫬歸葬城南張儒村先塋而合塟
焉願先君平生有可稱述者願因先生圖不朽焉
予以鄉里故又常辱一日之雅且狀中有可書者
故一再辭而許之按狀君諱琮字尚顯其先故陝
西醴泉人國初有爲令於臨汾者遂占籍臨汾曾
大父諱其大父諱貴父諱鐏生三子君其仲也生
而聰敏凝重自幼喜讀書頗通大義蚤於家事不
竟所志年十四從從父勝商于甘凉江右山東遼
陽河東宣大之間足跡半天下以兄璽授如皐薄
因依兄而又商塩於揚十是貲日益盛凡巡塩御
史并運司官有訪塩灶中利弊者君言之甚悉用
是御史運司皆青眼視君而諸商皆以禮視之嘗
有銀匠陝姓者數人誘一家奴竊金以逃後殺一
奴以利其有其一彼傷脫歸君竟不究居無何事
露内一賊母懼而辯釋之又有閩兄姓者假君金
若干貧不能償君察知其非僞也持其券踵門而
付之且慰之曰錢財儻來物耳不付着券則汝終
無心自安居父喪哀毀踰禮事從父如其父其從

父視益亦猶子也與叔弟紳綬平陽衛指揮僉事相友愛甚篤至今同財產庶無間言正德中君亦諭京授散官君見綬資稟俊秀遣使就學曰吾宗本仕族綬其勉勵以無墜乃祖考君因是揚也復使綬援例居南監以便省視正德辛巳五月間偶得劇疾綬聞而奔歸日夜親侍湯藥綿延至於八月竟不起君生於正統丁卯七月二十四日距卒之日享年七十有五君孝友天至悃愊無華重然諾寡言笑與人不欺尤不喜背議人長短待臧獲亦有恩以故人樂為用賑貧恤孤出乎自然每值佳辰令節必召鄉里姻族及故相厚者讌飲日洽如也古人謂富而好禮積而能散君殆庶幾焉配崔氏先卒繼陳氏劉氏子男二長儒冠帶知印崔所出次即綬女一婚仙西河王府韓國將軍人劉所出孫男五承恩尚陽曲王府鞏縣君承爵承詔承謨承烈皆幼孫女四長適同邑人牛鸞次聘陽曲王府奉國將軍餘幼綬將以嘉靖十九年四月吉日扶君柩啟崔氏壙而合葬禮也于是爲爲銘銘曰啓于儒業乎商廢有念子延書香千秋萬祀有餘芳

祭文二十首

祭[illegible]大參文

昔遊太學擇友天下感君氣誼遂定交盟匪我不逮啓我未明通家相與念年於今君先登第歷官尹曹椒薑之性氷蘗之操兩典大郡惠政覃敷鋤强扶弱須髯戟途及陟監司益嚴憲度貪墨斂跡赤子安堵值時多故觸忤權奸逮繫

詔獄二年不還

大明麗空公論始定晉參藩司素節愈峻闢邪衛正不避艱危直躬違時浩然而歸其身雖屈其道則光士林所惜志未大行彼滔何延此仁則折造物忘名美器多缺西渠云亡君又長逝友朋凋落吾道焉恃其限于職守哭不撫屍葬不會堊緘辭寄奠泣望東注

祭秦西淵文

嘉靖六年丁亥六月丙午遥祭于亡友西淵秦先生之靈曰憶昔乙酉之夏子承乏於河西因便道而相訪恢歲月之易移聆正論之侃侃壯銳志之未摧胡睽違之未幾忽訃音之西

馳將疑信之相半遂稽于賻儀玆叨胃于內轉來
君子之故鄉謂先生其已瘞曰猶殯於中堂顧相
去于咫尺愧束芻之未將倚終南而北望空涕泪
之浪浪嗟先生之直道乃不見容于時惜美功之
未竟豈天意之若斯凡先生之宦歷恩猶在于人
口尊內省之不疚于得失乎何有嗚呼先生之身
雖屈先生之道則光官亦未爲不貴壽亦未爲不
長況有子之克肖可不墜乎書香先生固無所憾
予念交遊遊情自不能已於增傷爰述蕪辭再致
薄奠先生有知庶其來享

祭同年鄒質甫乃翁文 代鄒同年作

唯公發由科目奮身篮閣揮翰抽毫日侍
帝側出守大郡惟政有聲急流勇退幾炳先神進階
藩臬横金曳紫九老七賢山水從事公之三十二
以辭雄仲當淸年已薦鹿鳴季尤齡妙連捷南宮
授官中舍俄轉廷尉英標象服秋風王樹士夫如
公可謂顯榮胡天不淑忌完虧玆公柩未瘞仲郎
繼殁嗚呼昊天孰堪此厄某等官于南都仰高企
德況于今季同年之末合奠告誠庶幾公格

祭馬伯循乃尊雲巖公文

故雲巖馬先生之靈曰天敘自早歲聞今郎伯循
之名甚恭之如景星鳳鳳而不可即也弘治壬戌始
獲會於太學一見傾蓋於是相與朝夕講論者凡
三年遠自羲皇以及 歷代暨自性命以及六藝
大自參贊以及食息作止靡所不至其間發前人
所未發究近儒所未到者甚多天敘之蔽塞得以
開而導之者固不少也又其爲人溫然若可狎而
近也栗然卒不可得而犯也始處之落落若難合
久與之居駸駸然自不能舍而去也天敘始異其
閭巷自是何以突有此人也因與居久盡得先生
之高行懿德因曰有大中公然後有二程有立齋
公然後有晦公伯循之有今日其淵源固先生庭
訓有素也然則天敘之受益於伯循者豈非先生
之惠之一也耶[illegible]不勝[illegible]伯循易
隻雞斗酒敬[illegible]于先生

祭嬸文

嗚呼吾先叔自弱冠執何志[illegible]勇學思欲立功
名顯祖宗以遺稱於後世十數年始領鄉薦又十
年始得登第自學問與精術深厚人咸以公輔
期之然而官止於郎署年不踰知命又二息方在

美玉乙丑登第授官理刑讞獄明允民訟以平擢
岳御史風采凜然敢言直諫不避權奸出按兩淮
山岳振動貪墨之徒聞風潛遁直道不容左遷州
倅公論随明復起憲貳分巡漢南吏畏民懷公望
方属一疾不回旅襯東歸母老子卑客邸相遇慟
何可言孰謂仁壽子仁而夭誰謂修吉子修而凶
茲惑天道不可理窮交遊之情幾三十年追念令
昔莫起黄泉

祭襄惠王公文

天之生才固自不偶於惟先生弱齡則異聰慧早
發人擬奇葦連得科甲俱列上第始官郎署聲聞
躍然繼領外藩公輔之器漕運之政風清弊絶入
佐天官伯時之厄左遷南都復陟户付賑恤南畿
歡聲載路遄璋覆敗召入户曹旋掌司徒邦計是
賴遷大司馬惟時多艱武皇帝出遊周旋其間内
撫外鎮中外晏然狄公在唐于公巳巳方之於公
公也則似直道忤時功大則忘今上繼統讒言肆
横謫戍邊方公論沸騰惟皇感悟召總三邊撫柔
西夷外控絶虜皇曰賢哉入掌銓曹衡鑑方切公
乃仙遊朝失老成士失著龜惟天實然將咎之誰
贈官賜謚槿予祿孫賜塋與祭生哀死榮天叙鄉
邦晚進蕪花陵草昔無闕中與公同事仰公之德
服公之才匪敢謏佞

祭任先生文三首

嗟世降而時移兮慨古道之不復夫子生而特盛
兮乃超悟而迥識衆紛挐于利欲兮獨潜心於道
理雖謗毀之交集兮益服熟而不挠卒積久而養
充兮實深造而自得
余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衆紛紛其顛融
獨遐塞而未獲志雖小試于府貳曾何展乎驥足
及功業之所就兮聲至今猶藹應在道難容乃勇
退於急流娛心神於翰墨樂日用於關丘雖疏食
而水飲豈外慕而他求視汩汩於利欲實千仞之
翔鳳
於維先生夙抱奇志抗俗自樹學惟爲己辭取達
意知聞行力内充外裕直而不固直而不挺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於惟先生儒者之學君子之心仕
有惠政隠潜龍德闡我家泉如湖如衡哲人之萎
士之儀刑血食于社允協輿情先生之殁我官南
京不哭不奠内實昇懸告茲祭告文矣心以貞

祭長妹文

吁嗟阿妹而遂已耶世之冥頑弗靈繁嗣而壽考者比皆是胡為如妹而反夭耶婉娩貞淑柔惠順從在室而大小憐愛于歸而一家咸宜女德如妹世亦罕有我嘗謂必當悠久成人家業昌人後嗣初不意其遽至此耶豈天道之無知將使聰慧者不壽而蠢愚者永長耶抑人各有命物各有數天亦莫如之何耶壽夭常理使得一嗣以不斷身後香火亦可以慰胡為身且死而竟不遺一息耶吁嗟阿妹此慟曷已耶妹在生時最為父母鍾愛妹死其何以為父母老年之情耶妹死之日父母與兄俱遊宦於外使妹毋絕之際舉目無親不識妹於此時又何以為情耶所遺弱女字曰見今已四歲能言能行或者彼蒼有意既斬千身以是延我妹之一脈耶上有父母下有諸兄其諸撫養兒者妹毋遺慮妹其瞑目於九泉耶兄以公便過家敬陳茲奠告以情文妹死且四歲矣兄今始得哭妹之墓誠所謂生離死別者耶夕陽慘慘宿草萋萋撫景觸懷此恨當何如耶嗚呼哀哉

祭嬸文

嗚呼阿嬸自出宦門夙嫻姆教并歸我叔克盡婦道姑悅工容妯娌咸宜仁慈逮下曾無譽言中年不幸痛失所天矢心靡它人無間言咬齏茹菜艱苦備嘗蓬首垢面自稱未亡撫育兩孤有家有室貞烈之操匪席匪石胡天不愁莫假之年六袠有奇一病不痊有節未表有德弗褒姪輩之罪又焉所逃我羈於官不能匍匐一聞訃音長痛何極緘辭寄奠用伸遠忱嬸其有知庶幾來歆

祭岳丈文

嗚呼岳翁純厚之德士大夫所未如動合道禮讀書者所遠讓其性得于天成意亦庭訓之有素也似寬而不可犯似柔而確然有守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親無踈皆仰其德聞其風者皆知愛敬之嫺之者無異詞也犯而不校深有乎劉寬不發忿惡酬對乎陳寔守己如父報怨以德誠古之仁人長者而今鮮其儔也其以不顯亦有半子義其所以鎮浮消鄙熟陶於我者多矣且能賑我于未遇叙今入仕十餘年矣曾無涓滴之報也豈意其遂已耶叙痛不獲侍湯藥塋不獲執引紼有負於公者不淺矣罪何可言哉痛何極哉茲謹

緘辭寄奠於墓所翁其有知其鑒我微誠哉

祭王虎谷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遂已耶天之生才以為民也予於先生則不能無感焉先生嘗為郎署為州守為督學憲臣為監司使為國子祭酒為中丞其所施設皆本諸躬行心得之餘視今之隨世以就功名者不可同日語也假使大行其道畢所志焉則夫功業所就雖古之伊傅周召不多讓也夫何壽限于五十官止於中丞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聞令嗣之道已求誌於內翰呂仲木以銘于墓亦可謂善承其志也其諸表傳則晉溪王先生白巖喬先生許為之王喬二先生者皆先生之同志也先生亦可以不朽矣先生著述滿家叔舜在姻親之後當裒集以傳庶亦可以淑諸后也聞訃以來阻隔南北缺於吊祭徒深悼惜而已茲[illegible]具游奠令舍弟祭於先生之墓先生鑒氣味之同其享我微忱哉

祈雨文

惟爾有神暨予有官皆有責於茲土凡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事體相關今歲四月以來雨澤鮮少交於五月炎酷尤甚田皆龜拆秧未插蒔秋成何望官民上下惶惶憂懼莫知攸措軍荒之餘孰能堪此豈予小子政事乖謬上干天和以致如斯然予一人有罪予身自當之無以予一人之故遺患於小民也惟神血食於斯安能恝然且 新天子法令嚴明赫然可畏已嘗沐浴齋戒率僚屬請禱尚冀軫念地方告于 風雲雷雨之神與境內祀典諸神早降靈雨豫斯沾足以惠斯民非惟少逭予一二有司之罪而神之常祀可以不廢尚其鑒之

涂水先生集卷之五

附錄二首

少司馬涂水先生傳

蘭谿唐龍虞佐撰

先生山西榆次人姓寇氏名天叙字子惇別號涂
水生有至性貌而孩即不喜嬉戲五歲時母趙淑
人病乂髮弗櫛家人欲翦之先生泣曰是不可毀
傷及卒哀毀如成人禮十二旁通舉子業稍長弗
屑事佔畢矣名燁燁動三晋弘治辛酉舉于鄉卒
業太學尚友天下士而與馬谿田伯循呂涇野仲
木崔后渠子鍾切劘聖賢之學而以躬行力踐爲
本詞章非所先也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尋授南大
理評事每錄囚務矜恤讞疑理枉多所平反有勢
豪撲殺人出家人代伏其辜先生評之曰天道神
明獨誰欺乃駁奏竟抵其人之罪不畏強禦不倜
儻然留都人人知有寇評事會兩京曹官得舉科
道超者恐後先生曰官求職盡何必科道耶獨不
赴楊清茹苦布袍羸馬晏如也既考績部院皆著
[illegible]考丙子陞寧波知府府巨室能訛是非成敗人
先生曰吾惟知爲國惜民為民惜財已矣是非在
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徭役稅糧宿弊所[illegible]首務
釐革之利罔不用興強每肉弱乃抑其強而弱是
植慈谿馮氏兄弟共噬人號二虎悉以法繫之丁
丑百穀不粒糧額如故民患之乃白于部使者米
得折銀省而易輸皆欣欣稱便且禁遏公役人無
落鄉勾稽以重民之擾事惟謹期會而已由是擒
二虎民安堵與挽回萬家春無吏横索錢諸歌謡
渢渢而興俗囂於訟每一投牒輒盈庭先生聽斷
無宿案而日以簡焉有董孝子祠祔以女人像非
禮也而亟踣之祀先師教演大成樂庶幾洋洋之
音是又教民以禮樂也尤專意學校每進諸生訓
以德義器識之大者而論文務崇理致士經品題
者多取科第顒顒嚮風己卯陞應天府丞民惘惘
然如嬰兒離慈母相率抱先生靴而留之先生謝
其情而辭以非古禮至於今依懷不忘四明縉紳
士數本郡庶大守每先屈指先生與楊公最道至
應天會府尹缺即攝府事時寧庶人反
武宗御六飛討賊庚辰春駐蹕留[illegible]倖嬖恃寵提督
江彬尤鴟張所過率以賣賄遺於禍守臣亦諷先
生賂之先生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

何傷彬洶洶每務持違之爲有不可行之事指示
利官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中官勾妓婦善音者數
百人拘之別室以備供應饑餓疾病纍纍迫於死
言於彬而釋之常以事彌彬怒彬令人偵先生訖
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先生往謝彬免不謝而彬亦
不能有所加也其他搆發所需求率難爲直沮
之曰使所奈與即與爾甘莫能誰何
駕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即得回獨先生迤邐于淮
安正以不行賄爾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厚斂
於民而乾沒其間
駕駐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先生所經畫而
民不知亦不病也壬午
皇上登極紀元先生應
詔查舉內府神帛堂十庫及花園推辭諸冗費謹數
奏之百餘年之弊一旦而革中外嚴憚隨民人相
食先生多方賑恤鄉落散米粟城中煮粥以飼之
尋役大疫乃施醫藥周視閭閻賑飭止之先生曰
我爲百姓痛苦于邪治應天四年餘百姓恃爲命
士大夫有善猶爲是年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會有警急難以至乃改撫治鄖陽未幾又改甘肅

蓋匈奴右臂之地非先生巡撫不可耳節鉞甫臨
回騎犯山丹指揮將士遏其鋒斬首首脫脫木兒
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遂震甘肅荒徼諸司往往
耻之凌蕩法守先生切憂焉乃訓人以廉德樹素
絲之風而先之太監總兵官役軍薙草輸之官廩
所給值則勻奪而有之先生榜令軍交草於官官
交值於軍毋旁落他人之手屯糧額外有科水流
田圻勒地頭錢無名甚矣並嚴其禁又每團軍士
較其伎勇懸銀約而令射之諸所俘獲賞必及其
劾冒功賞功悉論罪殞於鋒鏑者尤加之意付伍
之衆桓桓有闘志先是回夷土魯番侵軼酒泉郡
廷議閉關絕貢且二年餘彼夷投譯文求和辭涉悖
嫚先生議曰彼夷勢必求通於我而我無終絕之
理能絕其貢路矣將亦絕其入寇之路乎而或不
能也但彼夷桀驁不人挫衄之則朝和夕叛無益
焉耳是宜聚糧犒師以張我撻伐之威以堅彼夷
悔禍之志然後議和則操縱在我不在彼庶可
恃以無虞又總制軍門欲從[illegible]詰責彼夷送
出哈密王如其人不振聽衙選擇本類一人主理
國事先生執不可以爲

祖宗間關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雖被彼虜占據終
我地也若廢置由之則地彼之有矣豈春秋正侵
疆之意乎况倉卒遣使而爲彼羈留如國體何乃
逸聽爾選擇立王數語直付貢回夷使執之去此
皆長久之計也彼夷別種貢獅子牛狗
許其入先生特詔請卻還之又請御
經筵親儒士講求治道其忠至矣又以嚴清解謹備
禦廣屯種添京運處物料添火器分部官七事乃
備邊要務皆
詔行之疆埸日晏焉丁亥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夫關中兵荒頻䝉民艱孔棘先生專務安靜養民
輕徭薄賦節縮費用以紓其力更習日恍申飭官
箴以警之而貪倖暴吏必斥弗貸日訓練軍士作
其敵愾之氣虜騎侵固原鼓而殲之斬首一百有
奇捷聞
璽書褒異陞俸一級燕有文綺白金之賚戊子春會
織造太監至行部之臣議奏䘏之先生曰意則美
矣但初到邊奏恐即不罷將益張其焰爾事各有
機姑待之可也是歲大侵先生陳乞廣糴糧額大
發帑銀兼支引鹽皆得 請嘗曰吾民生矣乃夙

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手提其綱簡庶僚而
分任之凡所以祗承
德意而康濟斯民者歲[illegible]力爲是故民雖嗷嗷而
卒[illegible]溝中無殍道上無[illegible]其先生之功與至是乃
疏[illegible]太監非荒年所[illegible]非饑民所能供果報
罷矣先生精於慮事類如此庚寅陞刑部侍郎遭
外艱而歸大臣臺諫各爲章薦先生可大任癸巳
服闋改兵部侍郎天下想聞風采奄以疾在告雲
中變作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宜彰
天討及陳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略雖病中而憂
時之心常不忘邪已而疾殆竟卒享年五十有四
而已且先生尤惇厚[illegible]倫執於行誼事父毅菴公
與繼母吳淑人怡孝怡敬而有深愛焉在太學時
卒聞毅菴公有疾裹糧而馳歷六晝夜跋涉千餘
里而抵家朝視湯藥疾遂瘳自是無違左右迎養
於四明於留都於關中惟甘[illegible]遂乃分俸以養
痛趙淑人早卒每言輒嗚咽忌日痛哭如初喪友
愛諸弟日怡怡如至有過必責貴必俟其改季弟
天瑞與叔之遺孤天與天聰明攜之官所提耳而
誨之天瑞列鄉薦天與[illegible]進士歷知二劇郡

剛發邁往不詭於時惜忌者沉其職爾子陽訓以
詩書閑以禮義每令茹蔬服澣砥礪士行方冠舉
進士清節遠猷聞望蔚起先生雖廉不苟取儉不
濫費而祀先養親乃從其至宗人姻黨諸所助婚
賻喪與周貧乏亦惟厚焉爾雖不泛交於人凡其
交者達不呢窮不揖死生不貳憂喜共之殆古道
之交也中丞張南川謂先生寬而不縱嚴而不迫
大不遺細遠不遺近御史周鈍軒謂先生忠信純
篤而厚於彝倫剛正明敏而盡乎物理谿田列鄉
謂先生如金玉然久琢無疵百鍊彌純涇野宗伯
謂先生行已省身與神明通夫四公皆名德君子
真知先生者

論曰昔賢云儒者體用之學是故或體空疏或窒
於用皆非儒也夫自薛文清公倡道河汾先生生與
和順王公雲鳳並宗其學而先生立德樹勳如金
如玉愈鍊而愈剛愈磨而愈瑩又如太山喬嶽不
見其運動之形而出雲宣澤灿如沛如其儒之碩
乎然壽者弗躋而嗇厥所施君子以爲憾焉

明兵部右侍郎涂水先生寇公墓誌銘

高陵呂柟仲木撰

公諱天敘字子惇姓寇氏別號涂水以其邑榆次
之南有涂水云公年二十二中弘治辛酉鄉試與
予同試禮部不第卒業太學乃會三原秦世觀馬
伯循安陽張仲脩崔子鍾林慮馬敬臣同窓學四
年遂同予舉正德戊辰進士筮仕南京大理寺評
事即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
布袍蔬食猶如書生時歲將改猶衣常服同僚王崇陽曰新歲亦可更新
衣公應曰無乃買一紵服遺公公亦服之後償其價其讞獄平明絕無私枉
若當強禦威富必訖少可矜疑即與平反有一巨姓犯法
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某人在而稱逃非欺人即欺天洞御奏請緝事衛門捕獲竟抵罪上
下稱其才節及進左寺副數覆如前考績之年所審過
輕重囚犯五千四百七十一起萬有八千二百五
十一名口罔不允故一時本寺及部院考署超
遷等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本寺考云持身克謹審獄尤明都察院考
云涵養深自保清修之書天分高宜驗淑問之聲吏部考云志慮端隅而守嚴恪事循矩度而才自
彰司寇胡公引薦云端方之行文重於士林諳練之才深達乎事體輿論皆以胡爲人知丙子
陞寧波知府嘗以愛民節用爲止其均徭清稅剔
冗除害鋤強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
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
丁丑歲侵乃請於巡按秋粮得折價民有挽回烏

府萬家春之謠慈谿有馮武虎者武斷鄉曲公置之於法合邑安堵形諸歌誦尤加意學校以禮誘掖為教取人必先器識於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經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折所請卷乃其所私者時同事者曰公神目也每遇旱乾齋心虔禱罔不響應上下歡欣寧波之民愛戴其如父母一時言官疊稱薦書齊口褒嘉宋御史曰政尚寬平事多練達待人正而又兼端方之言持己廉而益深涵養之功成御史曰叢深純而行不失己才明敏練政能兼明斷御史曰叢深而氣凛脫乎習俗德望而吏部及於??任御史曰鄉言醇正持循雅重於官評政聲恤弘為先稱乎民教在郡三載政績卓異治行課天下第一己卯秋超陞應天府丞老稚攀號臨請留覲公固遜拒沿河兩岸挽舟不能行薦紳大夫歌詠其事謂此郡自張廣漢後惟公一人而已比至應天會濠倡亂

武廟親征過止南京供億叢挫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內外權幸無慮數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於安東宂贈多所供具未嘗科取上江縣民如假先宴之金花以充後宴之用亦其一事也初

上未至權幸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公言於權幸曰如此輩以候

駕恐反取罪耳權幸懼問計則曰吾當記名於簿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庚辰正月

上親觀迎春公治具於郊外俯伏廊下嬖倖疾公倨傲譏劾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姜彬之寵獨冠一時群賀生辰率行四拜獨長揖彬甚啣之日偵公私乂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豈能免後彬謂人曰冠公真君子也於是他嬖倖亦皆因此斂迹若有需索公必曰吾當見

上親奏遂止其多所停裁者皆此故也捷奏獲賞銀牌綵幣

駕回撫按謀欲重遺諸幸公終不從雖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公之才操大軍既去壹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比壬午

今上改元嘉靖公應詔査舉七事內關神帛堂匠十庫花園進鮮船隻等項冗役冗費百年積蠹一旦裁剗上下稱快甲申歲大饑人相食公竭力賑濟

克之志可知矣訃聞
上傷悼賜諭祭勅有司營葬事諸公卿臺諫部曹暨
鄉黨知公者爲文誄之者百餘篇其頌純德盛業無
異辭則公豈非一代之正人君子哉初公生而岐
嶷英敏五歲母趙淑人歿公即號哭擗踊如成人
常依鞠于外祖趙翁每撫其首曰此子方面口大
動止不凡他日必昌吾門年十二從邑人任同知
受舉子業十五補邑庠生弘治丁巳隨其叔父大
理卿公于京師游中丞姚東泉之門布袍短褐
往來徒步東泉甚重其器識不凡及同諸君講學
京邸公爲倡提挈勇于康濟同儕推遜一日聞毅
公先生病亟急即束裝晨歸千餘里六日夜抵家
侍湯藥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公至喜
疾漸愈鄉人稱其孝感後公在寧波南畿閩中皆
迎養于吳淑人極其誠敬旋遭淑人卒逝哀及必
流涕哀諸弟恩義備至雖從弟天與幼孤撫教宦
所至發解山西登進士今爲東昌知府其交友終
始無間病疾患難盡心相恤鄉里無大小皆有恩
禮則公著于政績者豈偶然哉公上世本徐滑縣
人 國初有諱信者役於徐次信生文長文長生

彥清皆隱德弗耀彥清生琰琰剛毅重厚積仁行
義是昌世業琰生玘玘馴雅純篤以次子倫貴贈大
理寺左評事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張
氏封太孺人贈太淑人寔生毅菴先生諱恭及裕
菴者也先生以太學生仕判定州明敏正直忠信
不詭定人至今頌之以公貴封如其官配即趙淑
人寔生公繼配即吳淑人生天秩天衢俱七品散
官天瑞舉人然則公之所淵源者遐哉茂乎公配
郝氏相敬如賓友累封淑人蘇州府同知珊之孫
子男二長暘巳丑進士禮部主客司主事學行克
即倩公娶王氏贈孺人都御史和順王虎谷之女
子宥擬之程張朱蔡爲姻者也繼娶王氏憲副暘
曲王公槐之孫女再繼趙氏封孺人義官趙旻之
女次陂除補國子生娶太僕卿太原侯公論之女
女一適邑人國子生郝克臣孫女一陽卜明年嘉
靖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城西祖塋之次
今年春予以公務取道榆次以哭公詢其後事暘
言臨終惟斂之需多假于人俸入僅買數區雖
居第仍舊敝陋未嘗理乃延予食于天秩之室天
秩屋亦僅公教子訓暘曰此汝父所以超邁常

流者也汝繼其志增光多矣賜救流不能已予與
天秩昔與陽遂以銘請予銘之今東昌又以前太
常卿翰林院學士堂邑穆公伯潛狀來予每覽輒
泣數日而後能次第其事以誌之銘曰嗚呼自斯
學之不明也過之者驚為高論而行不力不及之
者溺于流俗而見未弘士習日敝民生寖荒惟公
同諸君子之遊也蓋又于此乎怏怏也是以處能
崇其所志仕能行其所藏惟道義之是履雖禍福
之非忤刑則稱淑問典郡則著循良凡京兆巡撫
之所至輙鴻巧備績之攸成實後造之楷範廊廟
之棟梁也乃今已矣士林失望將歸竁穸何勝悽
愴爰銘貞石河山並長

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

賜進士及第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友人高陵呂柟撰

涂水先生集卷之六終

塗水集八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冦天敘撰天敘字子惇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凡詩文三卷巡撫陝西時奏疏五卷天敘爲應天府丞時值武宗南征宸濠力抗權倖以風節著後巡撫甘肅又屢以戰功顯詞采則非所擅長故郭鋆序亦稱其平日未嘗肆志於文章云

東廓鄒先生文集十二卷

（一）

〔明〕鄒守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序

言心之學也學成章謂之文典謨訓誥修乎尚書而孔聖之所刪述與纘論乎齊魯之間其群弟子當時所記載後人私淑所論著者至今賴之以立人道綿獻敘倫歷萬世

無改焉豈非本於天德之神明而洗心以退藏於淵乎粹精故以發為經英華發而言而世為天下則也降而秦漢心學失宗其諸儒傳經所論說多出臆見掇拾補輯於煨燼之餘訓詁雖詳精義未究

換流而至於崇飾華藻祖述
虛玄言之徒文去道益遠千
載之下猶幸有宋諸儒以大
明理學主靜主敬而忘定性
其言實上契古聖善學者可
以從躍如之見而致道焉文
之尚也豈曰秦漢云乎哉豈

知探本以立言者文之要也
崇陸以編子者文之典也博
説以究而至文之致也乃辯
析太詳支離爲病使同學之
道岐陸陸而爲之則不足以述
天載之微即夜惕精神於
探討而於所記所而上者竟

迷於聞見之所點識爲務要學
反晦使非有陽明先生致良知
之説以指出人心之靈不在外
求則致知之學無有頭腦而
入而不陷於義外之非者鮮矣
東廓先生受學師門獨得
其宗而於良知之致也蓋已

於深於不知不聞之體而
存幾於莫見莫顯之際矣
奉故其所爲文如答述説記
序論箴銘雜著之類皆發
自胸中所獨得隨在立言
無一而不從陸性發義以深明
乎致良知之旨而示學者焉

所用心而滯見聞可觀至要以歸於孝矣之行而厚乎為可循其典以終於柔行之意不病支離可極至致以協乎克、之緒繹發考詞精微朗暢蓋已隨摩言之無窮而道先生之彝訓矣故觀先生之文莫非教也玩先生之文莫孔學之學者由此而因言會心悅心研慮則庸言庸行自是兢兢不敢放逸無斁無臭只在人倫日用間莫非三千三百以為工課矣翼聖經闡師說是文之集也而豈徒哉

森久宦江右因得侍先生潛編深相知信先生之季子類泉君又厚在交遊有同志之雅令來長憲吾閩風化所被播飾彙賢間以先生文集若干卷示森曰將梓之以惠來學命森敘之森雖不文然素受先生教又思陽明之學遍天下而能發其蘊者無如先生故忘至陋而敬為之序且以告吾閩之士使由此而求陽明先生之學也

隆慶壬申仲秋之吉晚學生

懷安馬森撰

東廓鄒先生文集目録　停雲閣

卷之一

序類

桂翁文集序　喪祭禮要序
諭俗禮要序　訓蒙詩要序
康齋日記序　油田陸堂彭氏族譜序
南堂便養詩序　別司訓楊質夫
贈州守角山許君述職
賀伍郡守時泰平賊序

賀徐郡侯士元　賀郡守東沂馮君序
壽郡運王君天錫序　壽姚君鵬程序
壽唐母汪孺人序　壽李母徐宜人序
堂北餘哀詩序　袁雲峰徵士輓卷
別盧生子祥　陽明先生文録序
族譜後序　贈程鄭二生
贈王孔橋　贈葛子開
贈考功況翰臣　贈范伯寧
贈王克孝　叙秋江別意
叙卷阿分詠　贈盛程齋北上詩序
原壽　叙靖寇録
三窮圖問答　道南三書序
叙永新鄉約　永豐太平坊鄒氏族譜序
慶郡侯竹墟公考績　叙永豐鄉約
贈黃志學歸惠州　改齋文集序
贈蔡我齋督學四川　贈應仁卿秋官
贈邵文化　贈胡孺道
贈廖曰進　贈楊生歸蜀

遺愛集序　毀譽篇
泮水別言　贈鄭景明歸徽
壽中山先生七十序　晋軒劉先生遺藁序
重刻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尚志堂壽言　天申集序
叙漳南道志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諸儒理學語要序　重刻唐宋白孔六帖序
資治通鑑補刊序　冷溪王氏族譜序
古城壽言　樂安東門重修鄒氏族譜序

贈大岳牧沅溪何公巡撫山東
四友軒中贈言　復古志序

卷之二目録

序類

觀光贈言　錫封贈言
贈桔岡王少尹　贈宗伯昭
江西戊申同貢録序　安福三刻縣總序
壽年友憲伯南江子八十序
復古書院贈言　虔州申贈

贈董誅之　鄉會祝言
青原贈處　續刻思賢録序
義城黃娟家壽言　艮山叔父壽言
明水陳娟家壽言　貞壽篇
恩光世紀序　雙江聶子壽言
贈邑侯鮑子陟教江陵
張文定公文選序　高吾司馬陳公文集
寶澤集序　青原壽言爲方子元忠書
復初贈言　贈虞衡葉子之雷州序
贈林子民服省親　萬安郭氏續譜序
贈大司寇北川周公考績
永豐平溪邱氏族譜序
鄧氏族譜序　平川郭郡侯壽言
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
贈瑞州莊瓊泉郡侯入覲
大橋朱氏族譜序　萬安丈田奨績
贈大參近沙方子榮陞歸壽序
壽蓮坪井郡侯先生七十序

鄭氏壽親祝言　桀矩篇贈紀山曹柱史
擇言篇贈瑞泉潘侯　岳牧壽母
樂安董氏新譜序　永豐聶氏譜序
善餋對　贈闇齋羅郡侯
存耕壽言　廬陵下村周氏譜序
贈撫臺東沙張公司寇南都
中齋王郡侯贈言　壽大司馬西州王公七十
方山存塾詩稿序　慶新岑陶公考績
西山春卿陳子初度壽言

廣德州志序　贈宗伯西玄馬子北上序
贈愚谷李先生擢太僕正序
慶司馬浄峯公升徑　贈修齋王君之滁州
贈中白王子陟太僕　贈若溪吳侯守安慶

卷之三目録

奏疏
制策　聖功圖疏
大禮疏　薛文清公從祀疏
九廟災自陳疏　勤王聚功頌

說類
學說　留別同志
方山說　芸田說示諸生
省齋說贈陳君彥明北行
日惺齋說　謙齋說
青原嘉會語　録青原再會語
思默子說　逵壽說
醫說留別長安諸友　復初亭說
鳳說贈易子晳學之蜀
岷川說贈劉司諫　蓮坡壽說序
同野說別京中諸同志
毅壽說　晴江說贈虞臺中丞喻公
易軒說　弘齋說
心龍說贈彭山季侯　致遠堂說
三畏堂說　時中說贈景山李侯
張景仁字說

卷之四目録

記類
安福重修儒學記　廣德州新修復初書院記

貞壽堂記　伍氏先祠藏書說
浮山李氏祠堂記　重修靜學王先生墓記
九華山陽明書院記　南京禮部主客司題名記
楊州府新置學田記　炯然亭記
鳳林浮橋記　廬陵黄氏先祠記
寧國府鄉賢祠記　至止堂記
婺源縣新修紫陽書院記
原道堂記　世經堂記

尊道書院記　彭瓛溪遷齋記
荒政篇　劉氏小宗祠義田記
潛江縣重修儒學記　全椒縣儒學增修記
寧國縣重修儒學記　江漢復修二堤記
永新重修興文閣記　惠州府興寧縣浮橋記
濂洛遺祠記　金谿龔氏先祠記
婺源縣重修儒學記　復修雲津書院記
永豐六一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技汀縣文昌精舍記　復古書院記

臨川縣改修儒學記　虔州報功祠配享記
克復堂記　積慶堂記
武夷第一曲精舍記　世美堂記
聚秀樓記　忠哲祠記
永豐縣重修儒學　宣城縣昌黎別業
衢州府孔氏家塾記

卷之五目錄

簡類
簡張東沙督學　復王純卿侍御
上黃石龍宗伯　簡張石磐汝立
答王子成　簡君亮伯光諸友
復夏太僕敦夫　復聶雙江文尉
簡鮑復之　復黃致齋使君
復戚司諫秀夫　復王東石時禎
簡湛甘泉先生　答周順之
簡方時勉　復李谷平憲長
答林掌教朝相　簡胡鹿崖巨卿
答黃遜齋時熙　答徐子弼

再上黃宗伯致齋　再簡聶雙江
復毛古菴式之　復陳明水惟濬
簡夏東洲于中　復石廉伯郡守
簡歐南埜崇一　答薛中離尚謙
簡歐汝重　答徐波石子直
再上甘泉先生　簡呂涇野宗伯
答洪子明　答余汝定
答余相之　復季彭山使君
再簡季彭山　簡洪峻之道長

答曾弘之　再簡洪峻之
復宗兄本固　復高中丞
復魏莊渠　答龍雲東
簡洪覺山　簡唐荆川
簡復林子仁　簡霍渭厓宗伯
簡傳仲言　簡上許松臯年伯
簡復胡雙洲　簡復馬問菴督學
簡東塘司馬　與訥菴董翁
與董生兆時六章　又

與董生兆明　勉董明建兆明諸友任文量
答明建司元司憲兆明書
簡介溪相國　簡熊北原元宰

卷之六

簡類

復濮工部致昭　簡陶鏡峯道長
簡南野歐陽宗伯　簡两城蘄郡侯
答石屋年兄　簡墒川諸君定糧額增減事
簡吳學愚　簡復聶雙江
簡李六峯　復吳麟峯
再簡雙江　簡郭平川
簡劉两江　簡張淨峯中丞
復龍起文　簡陳春元崇吉
復余子莊諸友　復高仰之諸友
簡陳大冢　簡徐郢南大尹
簡余挪溪　簡盧陵宋尹登
簡峯厓黄柱史　再答雙江
答周潭程兗州　簡延撫汪東峯年兄

簡易栗夫　簡王中齋
簡林丹崖　簡蔡白石
簡張士儀　簡肖約林郡侯
答馬生逵世磨　簡永豐孫两川
簡劉中山　再簡中山
又簡中山　與鍾陽馬公書
與蒙山公書　與五山陳公書
簡黄遜齋二章　簡呂巾石司成書
簡林子仁　簡王遵巖

簡周順之　簡聞石塘司馬
簡張浮峯掌科　簡魏槐川侍御
簡任竹坡憲副
簡張淨峯中丞　簡槐川柱史論旱災
簡周白川都憲　簡王同野少參
簡復久菴黃宗伯　簡程松溪司成
簡復王龍溪　簡復董生平甫君和
簡復梅發粹　簡葉旗峯秋卿
簡聰弟道奕　簡徐少湖少宰

簡冬卿尹湖山任之
答吳郡謝高泉名東山
簡程松谿司成　簡詹燕峯中丞
簡賈鍾石宗伯　復張西磐大宰
簡王石岡司馬　簡劉獅泉君亮
復濮致昭冬卿　簡雙江聶司馬
簡日門胡翰林　簡夢坡敖翰學
簡峻谷趙總戎　簡屠竹墟中丞

卷之七

答問類

貢院聚講語　復初書院講章
九邑講語　廣信講語
白鹿聚講四條止家泉姜公
示諸生九條　龍華會語
録諸友聚講語答两城郡公問學
惜陰申約　惜陰說
書祁門同志會約　斗山書院題六邑會籍
書水西同志聚講會約

書廣德復初諸友會約
論克已復禮章　冲玄録
勉同志示龍川熊子　寄示伍思行
寄示善兒　蔡周戚三生請書
詹復卿請書　戚補之請書
路子循王德彰高同仁王東之請書
坐營王子道劉静之王長卿姚希召請書
黄生坤正請書　陳梓吾請書

卷之八

雜著
祠堂規　立里社鄉厲及鄉約
一齋箴　祠堂銘
王節壽堂銘　正心堂銘
端硯銘　南贑鄉約後語
贈施司訓志廣　題静齋陳中丞休葊集
龍章寵樂後語　拙逸解
書澄思卷　題善士册
書胡生卷　留别南都諸生

跋古本大學問　書壁誡子婦
鄉約後語　寄龍光書院諸友二條
寄董枝江　贈任子西歸
敬題交泰録後　書范文正公家書後
書永新文會約　書柳溪卷
黟總後語　善慶堂銘
贈胡生祁沾　贈侯舜擧
新泉聚講贈言　書桂公輔楹卷
書艾鳴魯卷　書復古精舍輪年約
寄題祁門全交館　題龍陵劉郡侯去思碑
書書岡石屛　書書屋歛義卷
書鄉約義穀簿　書蕭常甫卷
書謝青岡卷　題玉華交誼卷
題春臺會録　寄建安程栗之上舍
肅節壽堂銘　書廣法文會題名
九賓主人辨　廣德鄉約題辭
號冊簿　南雍述教
讀書箴　學易箴

乾乾所箴　最齋箴
惠政浮橋銘　夾溪橋録題辭
果齋銘　中立石銘
祈晴城隍文　謝晴文
卷之九
碑傳贊類
康安人貞節碑　李忠文公祠碑
瀧岡書院碑　劉忠愍公祀典碑
尚寶司卿劉君宗夏傳

古菴子傳　麗德公入鹿門山圖賛
劉景肅先生像賛　劉素菴彭孺人像賛
致菴劉州侯像賛　愚直鄧翁崇覲像賛
永豐戒菴宗兄國寧行樂賛
彭中像賛　東軒董君斯像賛
題先師陽明夫子遺像贈濮致昭
史孤蟾禪師賛　楊氏家祠且慶圖賛
廬陵胡尹化之像賛　廬陵胡友雙溪像賛
卷之十

文銘類
祭范文正公文　祭楊士鳴文
祭松澗謝憲副文　祭東溪姊夫文
奠元公濂溪先生文　奠徽國朱文公文
祭憲伯龍池呉公文　奠青田墓文
謁道鄉鄒忠公墓下奠文　崇忠阡表
西疇周君合葬墓志　明故四川副使雲泉呉君墓碑
太學生彭生體乾墓志
東湖阡表　戸科都給事中龍山張公墓表
長庚山楊氏阡表　衡山太學生善士楊克復墓表
餘姚心漁錢翁墓表
贈南京刑部郎中芹泉張君墓表
從兄恭墓表　井泉山舅母阡表
象山教齋王侍御墓表
封御史潔菴胡公墓表
彭子闇墓銘
明故大學生無錫鄒君邦輔墓表
高母周氏墓誌銘　兵科給事中劉君墓表

故海州守劉君墓志銘
贈監察御史前訓導徐君合葬墓志銘
北山劉封君墓志銘
封翰林院編修前分宜縣典史應翁墓志銘
周母歐陽氏墓志銘　賀母王氏墓志銘
封恭人屠氏墓志銘
明故封奉直大夫白石劉君偕贈大宜人王氏墓志銘
叔父重齋居士墓志
封文林郎華亭知縣水雲聶公墓志銘

改齋王君墓志銘
明故贈山東道監察御史洪公墓志銘
蒙菴劉君應占墓志銘
祭王改齋文　祭義士謝魚洲文

卷之十一

五言古體

過大和有懷宜學兄　萬安入灘懷古
竹巖　歲暮詠懷
古松瘦石山房爲黃地曹汝英賦

望雲祝壽爲徐尹牧之賦
贈憲副林廷元
約子持世望茂純內重虞鄉同歸不至
侍陽明先生游青原山次韻
同陳惟濬諸友遊通天巖小飲圓明洞
復宿玉虛宮　贈巴山王憲副
讀忠愍劉公年譜　賦唐虞佐春暉堂
東陽菴與彭氏諸彥夜話
武功遊機心潭及龍窟

望貞樓　步自圖平至集雲菴
贈漁井曾山人　濂溪讀書圖
題扇贈倫姨翁　除夕有感示同志
謁象山書院　嘉會樓生日謝諸友
德勝壩別內重子懋一舒
謁江都董子祠　登牟山寺望下邳有感
呂梁書院爲郭守衡賦
松谿程侯創復古書院勉同志
天使封藩爲會昌孫侯泉賦

贈見素林先生四首　贈劉振廷謫廣德二首
贈石齋楊先生三首　贈陸伯載廷平
同丁敬夫陸伯載登安平鎮
同伯載發濟寧謁闕里
謁孔林二首　雨歸
沙河道中
夢王宜學談咲入客位有人言未可信對案仍大噓數
語既覺記其二句喜而紀之
阻風沛縣懷陳原習道長

贈王天民　寄鮑復之
太平舟中二首　用韻勉諸生二首
贈林儀部貞夫歸閩三首
同劉内重諸友登橫山四首
謁原采先生墓　吳興公館
宜興顧朱士光道長三首
歲除　白鹿洞步韻
贈方世佩三首　贈林宏用守太平三首
贈栢齋何司空北行四首

贈皇甫子浚子安三首
送江汝魯施子中歸九華山書院
贈陳子文之廣西二首
贈馬伯循西歸四首　東園同涇野諸君賦三首
贈龍道亨之平樂四首
雨花臺別蔡我齋四首
贈董蘿石用韻二首　馬頰道中懷蓮坪南昇二君
題王梧岡四時畫四首
贈竹墟屠郡侯考績四首
贈豐城尹胡東巖考績二首
虛菴　簡鵞溪行窩
託石屋年兄料理行窩
約同志遊武功
同蓮坪郡守宿葛仙壇談祝融舊約
武功山遊勉同志二首
彭生莊居別同遊二首
舟上梅陂有感勉同會諸友二首
同五山中洲自齋師泉南野石竹及諸友題梅陂巖石

苦旱告籲　天池聚仙亭風雨對坐
圓通寺觀晴川壁間韻有懷
訪仙亭　開先寺升黃巖
過柴桑觀石刻　登廬山宿德安李氏居
懷陽明先師書玉虛宮壁蓋兒及玉生燦侍遊
謝晴川年兄惠巾履
贈井居成子同西石王子北上二首
青原同晴川師泉奉贈浮峰張使君四首
贈西石王使君北上二首

同雙江兩峰龍井念菴諸君宿玄潭
安仁觀碣石　明水媚家約冲玄出游遇雨
平川郡侯及同游別箕峰二首　次平川武功贈別韻
贈鳳竹徐使君自宜春膺召北上二首
勉董生明建兆明諸友丈量
別樂安永豐諸同志　象眠山聚講書勉樂安諸友
偕劉師泉及兒曹謁　陽明甘泉二先生祠郡侯邑侯
祀諸生等會　宿武夷冲祐萬年宮
謁紫陽文公書院簡吾南遜齋郡侯道契

曉升嘯臺玩月
巾石學愚約四方同志聚閲講書院
五言絶句
題海鷗圖　忘言巖遇雨
潮頭巖　次孔橋于淑冬夜韻二首
次彭子韶人生會合不可常韻七首
望潮怨二首　題扇二首
廣德題屏風畫　再次碧山参字三首
次蔡我齋韻呈涇野二首

用我齋韻自厲二首　疝起至茅亭
松山二首　題孝豊南壇書臺二首
宿樟源嶺二首　酬黄生朝周書院兩首
復古歳寒聚講勉同遊五首
景德鎮乘月步聯桂橋示諸生
茅亭小景十四首　砌竹
墻葵　古椿　新梧
長桑　溝柳　園蔬
紅梅　黄楊　薔薇

雙栢　小沼　長溝
石厓林中丞蒲書臺二首
題崔質夫忠義家訓卷二首
寄題三吾逸士三首　五塢山房為盧師陳作三首
五言律詩
逰王質夫審録　黄地曹汝英飲洞淵閣
遊圖平菴　凝雲山晩眺
遊天臺用圖平安韻　課童治隙地避暑
又　宿廣德公館

酬馬谿田春初對雪韻二　一柱坪聞涵孫捷報志喜
中秋同緒山兄彭崑佩玩月　三溪愈伯報善兒居官
贈平川郡侯乃尊中山封君
別義兒上南宮兼寄美善二兒
次白沙先生雲津韻呈晴川年兄
義兒上南宮涵孫繼行書勵
夜泊驕與九峯鴻臚及少尹化之話舊　齋居夜懷
酬阜峯王子　過豊城輓蘸山井卦上　燕尾舟泝灘
漁亭乘篺入齊雲　連山次三峯柱史勉同遊
同三峯劉柱史卜連山書屋適南康使至

澈源族中迎涵孫志勉　贈鄒仲昇歸可休軒詩
送熊郡侯三載考績　秋日約禾德芳不至
和李空同見贈
晉壇湖山九亭諸君自連山升一柱坪茅菴

五言古風

贈敖子子發用陶韻　贈彭子道顯用陶韻
贈範東劉子之蜀　靜修　仗義完城卷
崇福謝王梧岡枉訪兼簡莫立齋
飲梅洞謝諸君　刑謹節婦
昊天觀勞諸君饋食示諸生
南樓話別謝半溪徐侯及同游諸彥時兒義美侍行
九日同諸生登芘樓　中秋羣弟會飲
孔家驛別臨川樂安東鄉金谿諸友
寄勉龍光書院會講諸友
讀遺忠傳爲陳豹谷大綸賦　歲宴用韻
金山與宋行甫劉用夏諸生夜話
同少初徐子南岡鄒子及諸生謁忠公墓下

登勝果尋先師遺跡遂謁天眞
次蓮坪聚石屋韻時念菴先至
次蓮坪東陽行窩韻　奉懷雲東龍司馬二首
雙江念菴二兄聚行窩簡諸同遊四首
復古書院春會喜阮鮑二邑博雨中先至
遊武功上西石屋山　登箕峯
同李華夫劉華甫彭時超時志李祖顏祖程祖皐及兒
善步自圖平窮龍潭之勝
簡郡中諸公議賑糶　宿郭中洲乾乾所

贈別槐川魏柱史四首　苦旱二首　題東林寺
暮雨宿田家　萬安聚講別同游
泰和諸君再聚古城寺夜至花石潭話別
贈曰進廖邑侯歸筠西書屋四解
石屋翁約登高徽州泰和諸生侍游
次陳春官邦偁韻三首
存所憲伯同子㝐濇之諸生九日登曲江亭
別金谿諸同游
楊淑文一寧一德一誠隨子㝐張景仁甘濇之范元旦

諸生登樟樹鎮華光閣懷陽明先師
題余生汝爲乃翁石會山樵卷　初至玉亭
同順之司諫聚劉氏九峰菴念菴三峰同游二首
貢玄畧王濟甫至青原
東陽行寓懷李可亭使君
鳳嶺同諸友及二兒觀石岸
避暑武功次平川郭郡侯韻
美兒郫順天中式志喜兼示兒曹及諸姪諸孫
訪止止菴　詔遐比上

陽明先師書院聚講呈同遊二首
贈三溪徐子二首
同石屋及諸生待月池上

卷之十二

七言古體

漁樵問答圖　書鷹爲于尹德芳賦
和李僉憲元白大水感懷
與陳惟濬歷覽通天巖將歸賦別
元日晨興　石屋題刻有序

遊箕峰酌曾仙石遂憩古壇
登武功絕頂結茆以觀日出
贈鄒善復內史　大水上當路諸公
佛郎機手卷爲見素林先生賦
賦得釣臺贈別俞訥軒
卧龍山分韻得綠字　劉伯儒宴湖州郡齋
馮宗孔燕慈感閣用曇妙亭韻
去婦詞寄夏于中萬汝信陳惟濬
謫仙詞寄王宜學　蘭峰贈程大叅時昭

題彭子持畫雞　畫鴨　棟塘為李脩行乃背賦
鳳鳥圖　贈明壯二弟歸四首
聚講雲津父老謝璟王鸞徵三忠祠詩賦以為後政告
壽壽為張惟靜賦　東海篇為黃久菴宗伯賦
壽憩堂詩三章有序　我有田詠問津也四章
題白洋卷叅　壽西巘顧先生
題希夷圖　焦山紀遊　題張公洞
衡麓講舍與諸師諸生論學奉酬西巘初泉二郡侯
簡石屋主人買山行窩　贈仰㴱山用石屋卜居韻

贈陳全甫　白坡郡侯同諸生邀遊青原山
南遊會講周湖遂謁梅邊王先生墓
玩易堂呈石峯年兄
中秋同石屋青岡石峰及諸友飲池上
簡念菴館長石蓮洞　秋厓朱中丞燕靜觀堂水閣
同劉三峰自龍華宿念菴石蓮洞
三峰約登高于峰頂用少華司諫𡾰巘韻
壽蕭友同叔尊翁耋素八十
贈石亭陳子之官　鳳遊堂贈許石城北上
南歸偶述　濂溪祠晤溫恭鶴田寅長
重宿逼天巘寫侍游先師像謝少塋山人
浴佛日勉諸同志
庚戌暮春携門人周戒之黃朝周能起文張道甫及二
兒美善遊洪陽石乳二洞時王煎川朱賓溪俞萬溪
王立齋李翠峰洪雙野同遊
壽三峰桂史尊公八十　輓錢屋舟
贈涇野宗伯北上　遊安峰詞　重修坦陂橋題辭
克齋李中丞訪山房蔡蓉溪繪對談圖

奉和趙大洲遇董定甫湖南長歌

七言絕句

勉山房同志六首　感懷二首
逼天巘謝陽明先生二首　答王朝美
題劉士望小樓　贈洪友商範晦範讓則西歸三首
水洲師泉及諸友宿天池次陽明先師韻三首
贈渭川東希節二首　酌宋守忠荷池上二首
過劉生原理觀陽明先生扇
歸自武功至瀑水崕　過能雲寺二首

展先大夫孺人像　遂子偶秋官　草萍驛
出京　晩憩愼内重諸友
寄題比華山呈德夫諸友
甘菊叢芳卷壽秦司徒鳳山
謁德惠祠中祠楊文靖魏文靖二公
題夏公謹司諫雪中兎鵲
送本固宗兄兼寄邑中諸友二首
春游瀧岡夏升匡廬秋上虔州尋蕚孤迵天舊遊遂下
萬安聚先天閣泰和聚古城寺入冬聚資福寺歷永

新聚希夷宮廬陵聚聖化觀除夕口占寄義兒京師
二首
用韻寄周順之二首　用韻致晴川　用韻致斛山
題石雲寺付本傳上人二首
答康西台翁簡諸同游二首
寄永新希夷觀同游二首
舟中誕日自儆示諸友二首
同晴川諸君別鎮山秋卿北上二首
龍田邑侯約觀龍舟升謁一峰書院
過文江西石王邑侯留談江干二首
學道堂簡張龍田　洗心卷二首
贈東廬林郡丞兼訊見峰九岡四首
青原山中謝少汾冼秋卿兼申羅浮之約二首
別一菴唐秋卿　睡起呈晴川師泉諸君
宿禪房示倫方惠　次石屋諸君登山韻
歸至石屋飲荷露二首
夜訪郡公翰林門第愼應占年兄
九月望日石屋山觀月二首

石屋山謝送酒諸婣友二首　聞新命有感
魯岡瑶湖華崖諸君聚天寧遂升龍沙
淵化議甫景仁燃獻諸生月下用韻懷石屋翁
過東湖泊鄔子驛夜談舟尾
次明水樓雨聞鷄　靖通菴前翫新月示同游
雨夜聞緒山龍溪二君至志喜　別龍溪兄歸越二首
自上清過金谿與介山林尹話舊二絶
翠雲寺謁象山先生遺蹟
勉豊城舊游諸友　逆春睡起簡羅闇齋使君二首

同諸生及余汝德慈化夜坐　遊天龍巘
天龍巘歸重坐慈化池上玩月
春臺別胡重齋胡桐溪俞萬溪洪雙野及宜春分宜萍
鄉萬載諸友二首
周司諫順之遣從弟戒之來壽晴川子同戒之以徃別
于青原二首　青原謝致昭濮冬官壽言
贈晴川年兄兼訊順之司諫二首
自玄潭歸得春臺諸友會報
俞萬溪洪雙野携諸生謝性之甘孝思易惟新宿復古

秋初聚尨棺寺餞两州尙書及平湖大廓諸君三首
贈龍田張侯膺召北上四首
秋入祖祠行約勉諸弟諸姪時洪如之四友同會四首
朱康民諸友聚朱村山菴
同志約會舟湖諸鄉老携子姓咸集室隘不能容旋結
棚爲講所溪山廓然入几席遂成一段奇事簡諸老鄉及
同遊四首
贈武陽王邑博之莆二首
聚講洪南草堂寄裘曾江張村菴王瑶湖諸同志

沱村史使君芝山驛論學欲行鄉約二首
過大洋埠舟得酒夕酌勉諸生及二兒
宿獅子巖望月　景德鎮小酌船頭
昌江渡月明　小舟晨起
陽府寺見雲谷題壁　石峽灘下衝霧易小舟
過汪希文範山書屋
碧霄南丹崖甚奇諸友名曰廓巖
晩遊望傳巖
建初寺同師泉及諸友及二兒拜長至

題陳生孝甫八峰卷　雪夜與諸友聚談大雲寺
迎和門別休寧諸友
雙溪鄭憲伯湛塘王侍御讓溪游司諫及諸友聚講廓
山　斗山聚講勉同游諸友
績溪公舘别新安諸友
三溪衝雪而行　仰賢公舘讀坦洞彭中丞碑
飲青山對雪懐雙江中丞
宿吳生從本家題竹山春窩
宿蒲山養齋示乃孫巽賓巽立

寄王大忠方汝修時寓青陽妙立寺四首
化城謁陽明先師祠齋遂遊瑞光
順之周司諫趙别池口李古原及且鄉仁卿胡士選柯
元進汝邦汝家丁惟寅諸友夜話舟中二首
阻風池口晚晴登岸望九華
新開溝順風亘至馬當
黄石磯談陽明先師遺事有感用韻
夜酹馬當　過小姑山
湖中乘風翫月　月舟望鞋山

贈朱以相朱伯器　省城迎春有感四首
峽江登陸黄閣川陳華山蔡䆁山三邑博留飲二首
乘夜趨武功　無塵樓翫月
呈平川郭郡侯　候張友景仁病
方竹杖託平川寄晴川年兄
集雲黄楮簡朝周復古諸友
携三兒及二孫德源德濟避暑武功
雷巘帶方竹杖致石峰三峰諸君二首
舟中夢聚青原有梅花擔上喜根深之句寤而足之呈

梅原先生　九日同諸友登東山文塔三首
九峰紀夢呈復齋劉郡侯諸君
會安石屋公于行祠夜宿虚舟呈周環溪劉石峰諸君
二首
晴川平川自齋石竹格齋前川鑒齋諸君聚海智寺南
野少宰議作江樓
贈江惟濟偕友歸豊城二首
青原壽胡子七十二首
贈吳星士次舊韻二首

歲除飲呂涇野客舍　贈吳子白歸臨川二首
題劉靜夫畫菜　贈秣陵毛翁銓
西疇爲周順之乃翁賦二首
簡劉應占二首　答彭子紹
次松谿使君二首　再用前韻二首
讀忠誠録有感二首　簡同志助搆行窩二首
彭劉諸生及善兒宿雲龍二首
渡南坪　登雷巘遇雲
赴梅陂約謁府賑糴遇夜月

古城寺　用韻紀荒三首
懐東塘總制次鐘石少宰韻三首
題仙翁觀漁二首　贈薛生圖南
西津爲趙金吾子鳳題
白雲爲鷲峰講石僧題二首
已亥孟冬河西務避風安千兵家二首
端陽阻水荆門有懐涇野宗伯二首
浮玉途中遇雨感懐二首
和斗峰江先生韻四首兼寄午坡

同涵山遊西里宿劉生德茂兄弟家二首
沭髮流坑勉董氏諸友
贈樂安吳廷傑廷綱二難　贈龍生起文乃翁石壁
觀龍生起文家舉鄉約
蕭同叔携余生希顔希周來會
同諸生及龍生序文人文田文汝純汝立汝器觀厚樓
道中訪石遂訪石洞別署　別劉子才歸梅陂
存耕爲陽生節之題
遊慈化同諸生及謝性之劉子榮子孚彭國補國矩既

祖餞宿陽節之庄　宜春臺步陽明先師三韻
次復古諸友憂荒韻呈當道諸君子
別江愁桓諸友　梅渡望鶯湖書院有感
步入雲峰觀僧同志談巘下
連山書屋溫鄉約簡諸生
復古遇雨簡未至諸友

七言律詩

和周南仲　用艮山叔韻呈蓮坪念菴諸君子
登東山書院　示諸友約遊樓眞嵒

上巳次介菴岳韻　駐樟樹鎮用宜學韻
次介菴岳韻　春夜懐于中惟濟　和朱惟靜韻
贈陽明先生　贈舒國裳館長　登石峰
中秋子成原理諸友酌月下
九日過李生翠夫畏夫酌溪石和晦翁韻
迎仙橋　同王宜學訪張汝立遊石龜巖
次孔橋于成于淑韻　次孔橋于成于淑山房夜酌韻
同劉彦亮陳惟濬宿玉虛宮懐夏東洲于中
和陳節推艮弼元旦韻　和徐郡守士光元宵韻

答彭子紹　同范以載憲副謁餘干東山書院
玉山分司　遊武安山　釣臺酌磐石上
西興驛次蔡希淵韻
游鑑湖謁禹廟用明道山行韻
同郭善夫魏師顏宿陽明洞
侍陽明先生及蔡希淵王世瑞登浮峰書別
遊萬松書院　謁陸公祠飲儲精樓
同水部伍疇中李汝蘭遊雲龍黃茅岡
和遂菴相國丁卯莊見贈　浙江驛次陳惟濬韻

寄劉歸安維中兼簡郭中洲昌修
同萬汝信遊道場山用郭孝豐韻　季秋試諸生
出宣州宿陳村　橫山酬朱士光道長
雨中同濮廷威諸友登橫山
連山新作書屋簡晉壇三峰諸君
巳酉新春和大冢陳子栢韻
同念菴登雙江凌空閣用白沙公韻
次雙江兄歸田志喜韻
宿凌空閣呈雙江念菴諸同游
兩城郡侯約同念菴諸君別文山祠下
攜諸友升仙巘　上清宮遇濮冬官致昭話舊
次洪覺山沖玄赴會　次覺山登象山頂上
和明水樓居對雨之作
訪眞人府同明水豬山龍溪覺山少初及江懋桓劉淵
化汪希文沇于靜何伯循洪子明謝惟仁張景仁程
汝一鄭子畏謝濟之謝惟近周有之王以忠王仲大
江叔源張道亨洪仲誠錢貞民錢容民升御書樓
贈王仲時　贈瑆湖王子睡起書感

明水婣家別文殊寺　謝復古諸友仁壽會
奉步艮山叔父見壽
雙江原山念菴及師泉梅源三峰諸君同宿文明用前
韻
洪陽洞次介溪相國韻二首
東廬林郡侯遣謝劉諸生侍遊慈化及能途中代試
會石屋年兄于舟遂攜諸友步入青原
善山明水石屋師泉三峰諸君游二洞用明水韻
同三峰柱史訪草堂賀朱兩川郡侯壽

自三峰趨壽伯姊夫人夜謫
次杞山曹柱史白鷺書院韻
謁康山旌忠祠　滕王閣呈黙泉杞山東石諸公
入徽州界宿道湖饋緒山諸君
休寧登玉几山諸友同酌南薰樓
偕溪湛塘約遊巖鎮臺遂登塔上
謁師山書院勉鄭生景明諸友
雪中度羲嶺赴順之周司諫諸友水西之約
麐湯趙柱史約飲萬山書屋

雪中聚講水西寺和巖潭王郡侯韻
謁龍池吳憲伯忠義祠
九華遇雪　池口玩月甚佳
和師泉兄見懷韻　贈師泉兄
諸友同升武功二首
石莊文獻堂舉比里鄉約次諸友韻
聚講寮塘次首尾吟呈同會諸君二首
別廣德父老　齋居酬劉舜弼
酬呂涇野

同年會雞鳴寺次牛西唐韻二首
坐石梁觀泉偕龍雲東
和朱方山韻　中秋歸潊源遂入九峰會諸友
宮寮讌集次大宰松皐翁韻二首
雞鳴寺夜坐寄同游諸君子
中秋過石磬館長飲月下
用韻荅巾石論學
重陽先日同詹少華子酌嘯岩用韻酬荅
輓鄧允邱龍川二翁　潊源書屋次鄧生宸章韻

過小孤山　立潭次龍溪見贈
緒山同師泉嶰泉及諸生九日升連嶺四角峰頂上
翠岩黃使君贈二兒北上次韻
邱生時讓自閩至夜談有感
劉吾南郡侯王懷鶴邑令約偕劉師泉及楊邦彥程栗
　夫美見劉紹錦紹藩遊水簾洞王劉二邑博胥會
雙江翁示先塋甘露卷次韻
周嚴厚致歐陽懋績劉重念許欽智諸塾師詠頌次韻
浮峰敬所杞山冡泉約公館聚講諸師諸生同會偕郡

侯劉吾南黄遜齋

同諸生及龍生序文人文田文汝純汝立汝器觀序槎

道旁奇石遂訂石洞別署

卷首終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一

中順大夫登州府知府後學宜黄劉佃纂選　[illegible]

承直郎[illegible]府通判後學[illegible]彙輯　太學生門人[illegible]

奉議大夫蘇州府同知門人同邑劉業孔復校　門人周怡[illegible]

男　義　美　善　發　益　[illegible]梓

孫　德涵　德溥　德涤　德瓘　德漱　德濟

德泩　德洪　德鴻　德滁　[illegible]德濼

曾孫　立表　嘉明　啟明　玄孫[illegible]　[illegible]重輯

序類

槎翁文集序

往歲讀劉雲表祭槎翁子高之辭稱其爲廬陵代宗而反復慨嘆以爲古道所尚而俗之所嗤未嘗不逌爾而嘆曰古之不入於俗久矣求合乎古則必咈於俗而闇然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偘偘尚友於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奚特槎翁已乎方元之不綱也輕儒術而崇吏威驅一世於權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經史自課斂精養銳以肆於詩文思與古之作者馳騁上下而無所撓天下大亂避兵里艮山中拾木葉挹泉研石以相倡和遭逢
國朝以明經掌職方出司北平憲事茹檗被素不以家自隨時從

庫吏假圖籍千卷嗚嗚几上及貳禮部揭冢宰齒髮耗矣而
志不衰故其詩沉鬱奇勁自成一家而其文雄渾朗雅馳驟
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者所以
都看不得跡翁之見可謂透此關矣故其自許亦曰平生無
能過人者獨富貴患難之適然吾前曾不以動其心而孳孳
焉惟文學之是樂嗚呼使其移平生精力以從事於濂洛之
緖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測然而已鬱然可觀
矣詩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以傳文曰槎翁集羅吏部
允升手校正之以屬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于時距翁百有

五十年矣以百五十年而殘編散簡猶爲士君子愛慕而思
以永之回視豐資高爵氣焰炫赫而今且蕩爲冷風者所獲
不旣遠乎刻旣成侯遣伻以示于山中乃論其世以風厲學
者使知求合于古而無以俗爲進退也

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歿則無所用其情矣故
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懇
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于中
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知愚不肖者咸
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已西竺之地
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王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亡之
情亦有所不能已於是有佛之徒者自以其智刱爲科條而
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以入于中華而中華之人
反相率以變于夷而莫之省憂也譬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
五穀之美而採薇蕨拾橡栗以充其腹出而號于通都曰凡
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閧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章文物
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於薇蕨橡栗之求
其智不亦傎乎吾友王天民分教寧國憫其俗之葬祭雜於

佛氏而憒然於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其要旨梓而行
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愼終追遠而無憾其用意之
惻怛閔閔然懼其饑餓而詔之以樹藝之要方也凡寧國之
士民其尙思耕之種之耨之穫之食之而肥康其無負於模
範之德乎

諭俗禮要序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成
人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
大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有不由

禮之人出于其間則群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於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尙以鄙詐相便以易簡間有誦先王之典則羣視而駭之噫何其與古異也予嘗受學于陽明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嘆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人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生及童子習禮于學雖毀齒之童周旋規矩雍容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喻也屬劉友肇袞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

以頒于士民刻成讀而嘆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脈則非畫之所能載者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脈也古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搖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焉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脈完固而凝定則粹然見面盎背以施于四體無弗順正而克盈者矣故冠笄之禮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愛親敬長也雜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肄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支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誠於身篤其實以克其華盡其人道以自別於禽獸匪亶爲觀美而已

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訓蒙詩要序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信何謂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教人學詩

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復講於養性約情之道而以雕辭琢句相角故麄心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而失之悍哀而失之傷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性噫所從來久矣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詩禮一時教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蠱童子之心志而教之邪也𢌞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晉靖節宋周程張朱及我

朝文淸康齋白沙一峯甘泉陽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曉者屬王生仰編而刻之俾童子諷詠焉童子之心純一無

倭習之以正則涵養薰陶有以充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義之本體以優入于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溺其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欲使爲君子而忍棄之於惡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欲爲君子而忍棄之於禽獸乎諸童子其卽是編而熟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言爲主務以窺諸君子之門庭以馴入于堂奧則蒙以養正弗納於邪作聖之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康齋日記序

予嘗讀康齋日記愛其固窮守道瞿瞿以陶養情性爲事月

琢歲磨至老而不懈其立志之篤豈以天地聖人爲準曰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嗚呼克是志也豈子子以一善自足者倫乎於穆不已天之德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合天也自强不息學者之所以希聖也學者而幷於機械變詐以自絶於善固不相爲謀矣如欲去僞存誠以入堯舜之道則舍是安所從事乎故夫修於大庭而屋漏棄之愼於大節而細行忽之銳於首塗而末路怠之皆息也息則與天不相似矣故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無須臾之息而天德純矣天德純而王道出矣此千聖相傳之心法也而世之從事焉者寡矣或曰康齋見道乃於風日花鳥之間恐未爲得之噫夫君子之學以陶養性情爲第一義故不以萬物撓巳而能役萬物以爲樂以萬物撓巳者私之也私之則必爭爭而得之則驕弗得則悲將不勝其戚戚矣役萬物以爲樂者公之也公之則無爭豈與天地萬物同流而共貫鳶飛魚躍俯仰無礙浴沂詠歸古今同符矣惟不撓於物而後幾於道矣

國朝以道鳴者大儒康齋敬齋白沙諸君子其尤也薛胡遺訓往往流布而吳陳尠焉嘗欲擇其粹言並傳于世而力未暇

也吾友皇甫汸偕其弟濂謀刻康齋日記以爲自警之方且以嘉惠同志此其志豈足於一善者凡百君子各養其性各約其情無詘富貴而隕貧賤以屹立于萬物之上則是書之行將不爲世道一坊乎

油田隆堂彭氏族譜序

盧陵隆堂之彭氏咸祖鳳山翁雲卿分而爲三曰伯琛仲琪季璉又分而爲四曰弘仁弘禮弘道弘輝又分而爲六曰允忠允恕允宜允政允恭允翹又分而爲十二曰珫初珫通珫清珫克珫立珫亨珫嘉珫與珫孚珫謙珫信珫勉惟珫初無

傳而十一𢀋之子凡二十有八人濟濟有立劬清之子珣通
經好義始爲譜以合其族珣之子治率其族以遺稿登諸梓
寻之卧山中也治以文請既而北上京師南來廣德稍有以
復也而治之請益虔則告之曰子嘗觀醫家之象人乎自元
首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心腹腎腸舉無不備者所以察其經
絡攝其總會時其燥濕寒暑而施其湯熇鍼砭以保其身也
家之有譜所以譜其家之經絡總會而醫療之以保其家而
已矣今子之兄弟凡五十有五矣子之子之列凡八十有六
矣夫孰非鳳山翁遺體之分乎是固一人之身也古之君子

視其族也如一身故無弗仁於族者視天下也如一族故無
弗仁於天下者何也氣相通也氣之不通則一膜之外且將
痿痺而身病矣一宮之間自爲胡越而家病矣況于天下之
遠乎身之病者湯熇鍼砭之可愈也家與天下之病者其何
以藥之吾嘗聞諸西銘矣人人夙夜匪懈以無忝所生尊其
高年慈其孤弱隆其賢能而撫綏其顛連無告者慈愛惻怛
之情洞然四達而不使害仁濟惡者奸于其間此聯屬天下
聯屬宗族之附子湯也凡鳳山翁之孫子其尙思拳拳服膺
以無負作譜之盛典乎若衹以備其儀文而略于愛敬之誠
譬諸象人之縣于市爲門戶觀美而已其何以收醫効之大
成哉治之昆弟甚支而志於禮其諸子杲東彬彬向用矣處
則以是仁于族達則以是仁于天下使異時考德而論世者
於是編有稽焉則子之言賴以有光矣

南臺便養詩序

王君純卿之南臺將奉其母太孺人以養諸君子厚純卿者
惜其別而喜其得以將母也從而詠歌之頌禱箴規渢渢然
也其受而讀之曰美哉古之風乎其猶有責善之義乎是固
非爾文矣古之論養者曰善養曰祿養養必以祿乎則三桓

豐而子騫陋猗頓肥而顏氏癯矣養止以善乎三釜之喜列
鼎之泣固聖門之至情也然則如之何曰祿之不以義非所
以養也以不義養親是以酖毒也祿之以義則秉義以事君
而顯榮其親愈於菽水矣故忠經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竭其忠則福祿至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嗚
呼其知所以養乎善以居其祿祿以克其養天下之養其何
以尙之純卿賴其母氏之節以升于朝奉命四方勃勃有譽
處
天子方新治理簡修進艮受四聽四目之寄以試于留都而又

得便養以報其親是固移孝先忠以致福祿之時也請共爾
位好是正亶上以對揚
明天子之耿光而內以顯親於無疆使讀是詩者因言以察其
義因事以攷其成曰諸君之與純卿式克以古道相處也則
是編之傳其於後有耀乎

別司訓楊質夫序

鎮江楊質夫考績將行別于東廓山人山人喟然曰甚矣歲
之不我與也予之獲請于朝以奉先大夫之養也蓋三年而
君始來今君以九載之績孚于多士書最于冢宰而予之疎

拙日賀於初心進無以報國而退無以顯吾親也於君之別
能無廩廩巳乎抑聞之君子曰故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
彰其道以陶淵明之清節雅致而猶感於榮木之類頷怛然
內疚以求不墜先師之訓質夫之棄我而去也其尚脂名車
策良驥以馳騁於道義之塗哉義之合也雖一命三釜有譽
于天下義之詭也則三旌萬鍾適以爲嗤哄之資故夫安定
之胡泰山之孫以校官顯中年之魯密邑之卓以縣令顯而
林甫似道以宰相胙茅土爲世大僇嗚呼百年之身無智愚
貴賤一也善用之則磊磊落落與日星爭耿光不善用之則
泯泯與蛇蚓等可不愼哉質夫簡靜可愛文僖靳公克道評
其有西漢長者之風釋褐以爲師儒行有民社之寄固安定
中牟由此其選也詩之訓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以報國
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以顯親也予與質夫宜思交厲
焉異時別而復合其庶有以相考乎

贈州守眉山許君述職序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州守許君若思入覲于
天子僚友陳彦明周宗文徵所以贈之者予愧無仁者之實其
何以當之三載考績古述職之規也今之州郡視古侯伯足

境內錢穀獄訟城池學校農桑舉賦而櫛編之以課殿最
許君舉進士歷外服歲星將一周矣以予之試吏事又何以
贊之抑嘗稽圖牒按吏民廣德雖僻固
高皇帝經營王業之始也天造草昧親帥六師以臨于州州之
父老壺漿以迎之橫山祠山之間有
龍章焉四海底平念從軍餽運之勞特輕稅歛以優之其親冒
矢石有定天下之武壘壁溝汙有化天下之文優恤根本有
保天下之仁茲固
聖子神孫所宜訪求而繼述之者也

天子方執金鏡以臨明堂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豈槩錢穀
簿書是究是圖許君邇耿光而承清問其尙以是對揚休命
乎
明天子將效法
烈祖之業而光大之以丕冒于萬邦萬邦其受賜矣是故效法
于武則詰戎兵以戒不虞無不周矣效法于文則崇儒納諫
緝熙逊學無不慎矣效法于仁則懷保小民至于海隅日出
無不普矣矧吾廣德一壘之澤乎予賴君之教踰年于此矣
毋秉燭劇談慨然有爲德爲民之志也故舉其先務以爲獻

君其得無意乎

賀伍郡守時泰平賊序

粤若大道之行學術出于一而文武之用敷諸成績及其隱
也學術出于二而保大定功和衆豐財之教欝而弗章俊民
用微日奏于冏功嗟乎文事武備郄萊裔而北費人如用真
儒萬邦其憲之俎豆軍旅孰謂果異方平兵法有之以武爲
植以文爲種文以覘利害辯安危武以犯强敵力攻守於戲
幾矣松滋伍侯其博學通經明於大較守吉之三年勤于庶
獄庶慎以星出入隆儒術飭兵衛服其官如嘉會屬邑不靜
亟掩渠魁誅之郡告無虞雖是虔州之阻控閩帶廣賊負恃
谿洞篩鶩爲三省殃
天子歷咨于二三臣簡命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持節往鎮之至
則檄侯蒐戎事侯符九邑調吏民之良編諸所教士伍肆之
刺伐坐作之法芻茭糗糧身與爲勞逸兵大會諜賊抽衆扼
嶮内壅水自衛廼遣先登士取間道刊其灌樹魚貫以上遂
披其阻撇波而食夜以計潰其堰黎明鼓進之賊愕眙失據
弗能支執訊綏降人用大康不越時振旅愷以入于郡安成
尹徐君州考引侯德以爲徃在嘉興破百戰遺孽於大江之

濱比守河南盜戒不入境逮于茲懋樹丕績其宜有辭於永
世守益曰噫茲儒者之武也古之道也敬述而爲之詩曰
皇矣神祖集天寡命列聖績之耿光丕覲阻茲虔州控廣引閩
嚚衆猘狨探我天刑
帝謂中丞汝惟義德夷彼螣蝨殖茲嘉稷中丞謂侯惟時篤棐
勵相救功眡臂于指侯謂吏民鍛矛敵于親試之勇疾徐桓
桓翼翼胥征乃整乃暇畢協賞戮有經罔赦諏俗握奇士氣
蹻蹻灌樹可刊洸泉可涸載刊載涸擣其狡穴若履平地不
見巘嶫逆魂錯遻交頸即誅印圖鑷勘不爽龠銖有潛于莽

裒顪無生侯曰𥡴之斯亦天畀德威交宣
皇猷孔昭居人戸歌載途以謡卒乘雝雝賓御訏訏大賚于郊各寧而牢彼其之子世豢脂膏曁厥列屯待哺嗸嗸孰知古道亘古則同師帥維吏伍两維農不有儒者載胥無邦肆予述之以繼頍宮

賀徐郡侯士元序

吾嘗聚毀譽之情矣仁人君子其澤未必溥於衆也而兒童走卒訢讚薦之其貪婪悍驁者亦未必衆被其毒也而唾罵者如一口甚矣亘道之在人心無以異於三代也試舉吾郡

邑之長而評騭之某也剛某也廉某也勤敏雖所譎罰帖帖無怨言而其否者則親昵之徒亦不敢掩覆之是何也善惡之相懸也若馨香之於腥穢也人之鼻苟不至於風邪之所壅塞則望而別之矣竹岡徐侯士元以儒起家潔白自將遂握憲節以正齊魯之郊其守吾吉也撫其兵荒羸孱而休息之欲然若不足唐柱史虞佐察其治曰儉以養廉其素履慎矣靜以鎮躁其政體和矣具禮幣以厲之安成俞尹夔暨諸文學樂侯之蚤有譽於上也而求以贊之昔者周公之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明德之精華神明猶歆之而況于人乎是以君子不患名之不令而患德之不立吾德腥矣而欲人之不唾也是以一手閉天下之鼻也徐侯其勉之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以式弘周公之猷訓使與潁川渤海同芳簡策吉之民其尚永有賴哉

賀郡守東沂馮君序

盧龍李容之告于同川散吏曰吾東沂馮君之守吳興也歲適大饑召富民以高下出粟鄉各有濟濟各有規故饑而不害時盜賊克斥尤嚴戢捕之方寬不急之征禁巨室之攘奪遂無犯命者明年秋大熟乃崇廟祀以孝鬼神興學校以振

士俗築城北衝突之水以濟病涉者役成而民不勞今年復饑抗疏求蠲租以活民巡按潘公特保留之而清戎王公采民風以獎之吾與僚友謀曰非文不章非人不永願徼一言以昭示來者維吳興古多良守若謝安之簡睦謝蔡楊之清㮤回之惠謝覽之肅揚長孺之明顏平原之教化凡茲衆善典刑具存東沂踐其位行其政其孰禦之法其簡則民不擾矣法其清則民不竊矣法其惠則流亡歸矣法其肅則奸宄迸矣法其明則吏蠹澄矣法其教化則士習孚矣由是而祝于俎豆鑄于鍾罔垂于簡策將與諸君子百世不可諼也又

奚𧇊於子言乎

壽都運王君天錫序

王君天錫刺永州有聲衆謂大用矣及考績得長盧都運之命時逆瑾方以利痡天下君計之曰長盧利窟也吾以曲出之則吾民危吾以正出之則吾身危危吾民孰若危吾身危吾身孰與逸之乎郎慨然乞歸優游秀溪之陽凡十有六年年七十矣而氣力日充以壯外孫歐陽秩求言以爲壽東廓山人曰嘻宜矣君之壽也世之寇掠吾民以市富貴者凝冰焦火悲喜交運而神明離其宅如蝸之升壁涎涸而速枯君

獨察時勇退指崇位豐利歛精韜華以全天和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冠也善矣君之求福也繼自今其益懋永言之功乎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日誦抑戒以成其德自敬威儀慎出話至于不愧屋漏其訏謨遠猷昭昭乎若日月之耿光也君嘗語予曰吾自登第服官惴惴然畏其職今老矣恒以德不加修無益于世爲懼嗚呼世之君子懼於壯之勘也而況于其老則自以逸樂而無虞故年彌高而行彌夭君知所懼而克之至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不借不賊而民則之亦武公之業也茲其爲壽也壽矣何時登公之堂歌抑之章以與君論壽

壽姚君鵬程序

茨谿劉忠愍公擅春秋三傳之學其後栗庵先生懋弘祖訓以淑多士于時家君易齋大夫及劉郡守持慶伍少方伯朝信姚君鵬程咸卒業焉嗣是先後登仕籍隱隱有聲獨姚君挾其能戰藝於鄉三進不利竟棄去習陰陽家說居恒率其諸弟珙龍崇奉其父仁齋翁融融清溪間不復有仕進意而諸君子有拔茅之願交口稱譽之縣大夫上之銓部舉以爲其學訓術俯首就小官鞠躬疾力匑匑罔自逸蓋十有六年

自縣令丞至郡守貳藩臬繡衣使者行部寬毅察易不同舉器其職莫有侵詬之者自率其屬至署市課理獄訟鈐轄盜賊輸賦南比畿甸劇繁鉅遠且近不同卒無債覆不稱任者蓋不負師門云正德乙亥君壽周一甲子珙等詣余來徵言聞之內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勤禮盡力致敬而敦篤所以迓天休而永之也皇極之建人無有比德淫朋治之隆也盛治遼闊而師道立則易惡至中而善人蕃衍教之隆也君沐浴

熙朝而且能自得師艮朋勝流鍊礪而括羽之考祥求福振治

服行天有顯道壽祺惟康固自不借矣乎春日載陽黃鳥嚶嚶陳辭效祝洗爵上壽纓緌之良章縫之英也異時登于頤耋光膺介祉而諸君子亦皆謝政歸老藍輿藜杖尙羊於蘭皐椒卭之間以與香山九老相爲輝映當必有日矣書以俟之

壽唐母汪孺人序

新安唐讃作雙栢之堂鮑生象賢以告曰夫栢剛直而磊砢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讃之先君侍御豆塢翁勁而不撓以謫永城遄起知桐廬將復用矣毅然致其事以歸有類于栢

之節其母氏汪孺人撫其冢子郡守誥以纘先志旣歿于汝弗究厥用矣則撫讃以理家政而督諸孫世業世烈輩以學年登大耋而視聽不衰也有類栢之壽讃與勲謀曰壽莫如文詞宜得傳于世者其幸惠教之予曰噫壽者天下之同欲也天下之人有壽於己者而弗思求之惑矣人之生也孰非受天地之中乎盡其生理直之所以祥也虧其生理罔之所以殃也夫亦在人擇之而已矣君子知壽之在己也故立之教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福之首也命天地之中也夫亦致其永言之功而已矣子孝臣忠兄友弟恭長和幼順姑慈婦聽所以致永言之功盡其生理而弗虧焉者也夫所謂節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撓者也所謂壽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息者也其歸一也松栢之植于地也生理敷暢則鬱然而茂一或蠧之則幹柯雖存索然槁木矣是故盡其生理者爲能壽其身不失其身者爲能壽其親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妣以及妣爲能壽其家讃與勲其尙有志乎是欲栢之茂而培其根也彼以文詞爲者枝葉焉耳矣

壽李母徐宜人序

盧龍李君容之旣成進士出理吳興之獄訟奉其母徐宜人

以養期年宜人壽六十矣郡守馮君宗孔率其僚屬交詠歌之而遣使廣德曰宜人之相先憲副也治家嚴而有恩憲副以是盡力于公無內顧憂比卒二子尙幼夙夜督之以學長其有聲學校而容之遂承世科以始政于湖惟明與敏翕然歎于上下朝夕訓諭緊宜人之教也其假一言以壽之予受而讀之曰善乎宜人之能教而容之之能受教茲其得壽之道矣吾嘗論烈女傳至雋母嚴母之事未嘗不掩卷而慨也嚴母之教延年以仁義教化安全愚民無乘刑罰立威與雋母之教不疑欲其多所平反何異然延年違母之訓至無以

保其身而不疑順承母志京兆之政嚴而不殘炳炳垂芳于千載之上君子觀於雋氏可以知壽矣獄者民之命也曲直輕重舉恊於理無所容心焉是之謂天討唐虞君臣猶以恤刑之恤交相警戒其慎且重如此後世畧於德而煩於刑以愛憎之偏上下其手而民不堪命矣人之情孰不惡殀而欲壽也於其親長孰不欲其壽且康寧而祝之也推欲壽之心則能壽吾民矣推其親長之心則能愛敬民之親長而壽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巳矣李君英年銳志瞿瞿然承教宜人以光憲副之業而馮君懇懇然圖

壽儕友之親若其親然推是以敷政于吳與下流之惠其同登于壽域矣異時特筆循良之傳以與雋京兆同垂不朽則宜人之壽奚獨百年而巳乎

堂北餘哀詩序

哀樂情也過則無留也留於情惑也留於情而不忒其平正也聖賢之心如大虛應物無將迎之累然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曰昊天罔極至於昊天罔極則其餘哀豈曰旦暮巳乎夫道明而後欲淨欲淨而後情正情出於正則雖留而不害性鑿欲蕩以絕世之智猶湛惑而不自覺昭陵之望非囧㕓翁言幾爲來世口實况其下乎三峯朱大夫母氏大安人鍾從其先大夫官沒于潞河三峯舉于鄉及成進士官水部歷憲部員外改內臺每往返其地悲號憤惋若始喪然知三峯者洩其哀而鳴之有蓼莪之遺音焉於戲觀者可以察情性矣

袁雲峯徵士輓卷

雲峯袁德彰韻之隱君子也異時負其才氣謂科第可俯取獵經擷史以應世之求崛然有聞矣而竟未有所合𨗳隱居教授蘄以著述表于後旁搜遠擲歷寒暑不易比耆矣始聞

大道之要悵然自失取其巨帙累牘而焚之瞿瞿從事不知年之不足也予之學于韻也見童子數百咏歌周旋洋洋先王威儀風雅之盛而德彰歸然師之困採其緒論惓惓以平日之病爲告曰始吾之悔也以爲舍巳田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拾不過殘穗遺秉積之囷廩自爲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以餒死乎予惕然伏君之勇世之知植苗者寡矣使人人易其百畆之荒則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強力富年丼腹之楞而不恤也若德彰可以起懦矣君之卒也陽明先生誄之曰古所謂朝聞道夕死

可矣者德彰其庶幾焉中道而没蓋斯文之不幸也同門之
士咸有輓歌以泄不幸之情而以首簡來命嗚呼是情也將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吾黨哉

送盧生子祥

學莫先於内外之辨身者物之對也身爲内而物爲外身者
心之對也身爲外而心爲内古之君子戰戰兢兢務存此心
以無負付畀之全雖死生之變豈以仁爲主而殺身以成之
況於高爵豐禄有可以滑其内者乎後之君子决性命饕富
貴惟宫室妻妾田園輿馬是崇是飾是營是圖至於虧其身

以喪其心宜然相與安之嗚呼釣是人也彼則棄其身以殉
於物而此則棄其身以殉於仁何天淵之懸隔也故夫艮心
之未亡則嘑蹴之食匹夫匹婦能忍死而弗受宫室妻妾田
園輿馬凡不義而得者皆嘑蹴之食也而縉紳士大夫或不
免焉豈縉紳士大夫之智不及匹夫匹婦哉喪失其内則以
自外至者爲欣戚也悲夫予之官廣德也四方之士不鄙棄
予相從於務内之學壁山盧君養正司教寧國介吾友王天
民遣其子子祥以來學子祥樸茂可愛於外染尙淺且能[illegible]
吾之過茲别而歸蜀予懼其撓於外而遺其内也書是以[illegible]
之使朝夕自察焉天民與盧君爲僚友切磋子是必熟矣其
歸而質之

陽明先生文録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録于姑蘇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純于講
學明道者爲正録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
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别録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
言粲然聚矣以守益預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
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
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求之而

昡其眞也夫子既没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
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
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未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
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
繇不幾於絶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
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
遷怒不貳過之顔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
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
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

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後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為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窮其而洗濯之至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天下之人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

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便是全人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掩世所謂敗闕也而聖人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其願為狂以進取不願為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為中行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

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亘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心求言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心矣守益方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族譜後序

家譜一脩先易齋大夫手筆也不肖孤增大夫行實梓而傳之以類兄弟之行三十有六人因披譜而申誡于後曰念之

哉敬之哉茲我大夫尊祖合族之志也尊祖以明尊尊故緒而譜之以見本之一也合族以明親親故衡而譜之以見支之同也明於尊祖之義則知吾之身即祖考之身而保身慎行繼志述事無所不用其孝矣明於合族之義則知吾兄弟之身即吾之身而敬長慈幼恤病振貧無所不用其仁矣譜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貫徹而無弗及焉者也普以言者譜之所及也普以行者則非譜之所及也凡我兄弟其念之哉敬之哉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虐兄弟爲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谿雖富連阡陌官居卿爵其何福之有故曰天命不又言善則

受福不善則受禍誠之至也先大夫之訓曰人生一世如輕塵棲弱草苟不立節義是虛生矣人性常要檢束嚴整則不輕以放肆常要惺惺法則自然日就規矩不可斯須忘敬之一字嗚呼此戰戰兢兢集木臨淵之道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凡我兄弟其相與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凡我孫子其引而弗替則我大夫尊尊親親之澤庶幾日永而普乎

贈程鄭二生

程元静名清鄭景明名燭自徽來學於廣德與之語易惡至中之學欣然若有得也予陟南都二生僦屋以從爲久居計父兄促之頻歸惻惻然不忍離也予曰予歸矣焉往而非學矣夫知其惡與中者將非子之良知乎易而至之將非子之致良知乎良知之本體至虛至靈至清至明者也故其妙用之運行事親而能孝從兄而能弟交友而能信聯族而能惠處鄉而能和其有弗能者則氣習累之耳氣習之累良知也若病之累元氣也累有淺深則其愈也有遲速求其病而療之則元氣完矣求其氣習而變化之則良知完矣故夫燭之體本明也在無閼其光而已水之體本清也在無撓其靜而已元静敏而失之剛景明樸而失之柔無閼其光則柔者立

矣無撓其靜則剛者粹矣剛而能粹柔而能立於中和之道也其庶矣乎

贈王孔橋

庚辰之秋再見先師于虔州與二三友坐虛堂以覩月而悟吾性焉喟然嘆曰吾性之精明也其猶諸日月乎月之行於天也樓臺亭榭照以樓臺亭榭而未嘗有羨也糞壤汚渠照以糞壤汚渠而未嘗有厭也是謂無將無迎大公而順應吾儕顧以作好作惡之私憧憧起伏相尋於無窮是蝕雲播霧以自翳其明也二三友讙然有省其後歸山房上京師出判

廣德復陟南主客至于今庚寅越十歲矣而好惡之弱猶未能掃蕩而廓清之蓋赧然以愧蹶然以懼悔吾才之不竭也王生孔橋見先師之歲亦以庚辰而卒業于山房復相從廣德以及南都聚處者不下五歲焉察其志毅然服膺良知之教將忘其家貧親老而欲以自成者也顧子之不敏未能有以成已其能有以成子乎北風戒寒歸壽其親將訪姑蘓歷天眞弔蘭亭而南也同志之士相率歌詠以贈之因叙平日愧懼之實以勗吾孔橋孔橋其日勗之戒愼恐懼無須臾之離以求復其初無若吾之悔也吾其少免於戾乎昔者曾子之

稱夫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蓋吾良知之體本無障蔽本無滯礙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温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淵淵乎河江之常流故曰皜皜不可尚無偏無黨是謂王道不識不知是謂帝則無聲無臭是謂上天之載嗚呼至矣惜陰諸友過而相語焉其亦各以吾之愧懼者交勗之

贈葛子開

葛子開自揚來學請問良知之教東廓山人曰噫良知之教明德之本體也夫亦在致之而已矣子知夫稻粱之足以飫乎曰知之知夫酖毒之足以斃乎曰知之曰子知稻粱之美也則必食之乎曰洞朝夕食焉未敢遑也曰子知酖毒之害也則亦食之乎曰洞雖不敏望其氣而避之矣矧敢嘗其味曰若是則可謂能致其知矣子亦知夫仁義之爲稻粱利欲之爲酖毒也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粱而時食之乎曰洞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欲能如酖毒望而避之乎曰洞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則未能致其知矣古之君子之致其知也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果且確如此閒居爲不善也見君子而欲掩之則其良知固明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良知知善而充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則惴然爲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生

也知酖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之是自斃其生者也故自欺自謙在人擇之而已揚州之俗佼吾懼其染於酖毒也子之兄子東親師取友毅然思振井泉行窩之教方喜稻粱之日播也子開勉之夫亦思致其良知而已矣

贈考功况翰臣

考功况子翰臣以世講之誼數過主客東廓子而論學焉東

廓子曰夫學莫要於學其大矣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不獲吾家之不理也况予曰夫愛若是其溥也昔之論交則何嚴也曰可者與之不可則拒之矣曰此子夏之所以不及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聖門之仁也曰子張得無亦過乎曰子張之過在於堂堂堂堂者自高而卑人也自高則弗能尊賢而嘉善卑人則弗能容衆而矜不能故難與爲仁在曾子猶病之及忠信篤敬書紳而服行則執德弘而信道篤矣曰子夏其爲小子設乎曰小子之學固將以爲大人也聖門之訓弟子則有成法矣

曰汎愛則容衆矜不能之教也曰親仁則尊賢嘉善之教也曰夫將不達其大乎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則已達其大矣其曰商聞之矣蓋聞夫子之學也夫達四海之爲兄弟則聖者合德于父母者也賢者秀于等夷者也其有弗愛且敬乎疲癃鰥寡兄弟之無告者也其有弗教而撫之者乎是故以父事天而事天明矣以母事地而事地察矣以宗子事大君而將順匡救罔弗竭其誠矣以家相事大臣而協恭和衷罔弗歸於正矣茲大人一家之仁也况予訢然曰古之人所以遠而有望近而不厭者其達

此道已乎未幾况予有考績之行將歸省于家而後北上恐朝夕之弗獲見也徵所以贈者書以納諸行李

贈范伯寧

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託於剛以自命果若爾言則行行之由愈於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信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君子之

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萊夷可以北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傅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耻蓋知剛者鮮矣桂

陽范伯寧自南宮而來也以世講之誼數過予論學察其志
以剛介自期諤諤然有父風其歸也胡生孺道徵言以贈之
剛德以贈之伯寧俛然克其志以會于全也希聖希天之階
其容有不可升乎

贈王克孝

涇野子之判解也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教繼陟考功士民
咨嗟然思之王生克孝裹糧走數千里以卒業于南都歲云致
矣而未歸也時與胡生孺道過予而論學予曰學之做也口
耳嚮之也子之師以躬行倡之庶其有彰乎以子之志服膺

師訓行著而習察違道不遠矣曰何謂行著而習察曰著也
者心之著也察也者心之察也愛親敬長仁義之良也盡吾
心之愛敬而以事親從兄焉忠恕之道也不本於愛敬而摹
倣陳跡以步趨之曰道在是矣是觀堯而效其周旋其將能
堯乎曰學之效先覺也將非其全與曰聖門之論學有成說
矣曰學不厭曰爲之不厭學也者爲也所以求全仁義之良
也仁以爲己任學也死而後已學之時習也正諸先覺攷諸
古訓則學之目焉耳曰夫學若是其一也教之語上語下則
何居曰子以聖門之教爲有二乎鄙夫之問扣兩端而竭是

無隱之教也其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嘆夫日用而不知
者也曰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嘆夫下學而上達者之難得
也故繩墨一也不以拙工廢彀率一也不以拙射變卯以爲
有二教也則是二繩墨二彀率也而可乎曰若是則奚有成
德達才之異曰雨露之生物一也而物之材質紛其不齊也
有剖甲者有萌芽者有舒枝榦者有吐華者有結實者子且
以雨露爲有異乎成德達材受教之異也若君子之設科也
而豈有私淑艾之教哉二生欣然若有會也克孝將歸孺道
請所以贈者因書是說使歸而求之

敘秋江別意

易栗夫學於南都將道紹興以歸同志之士及縉紳之能文
者咸有言以別甘泉先生大書秋江別意於首簡東廓山人
援之而不能止也迺偕諸友携諸兒餞於燕子之磯維時秋
氣方肅皓月千里潦水歸涯江流一碧山人凭欄而笑曰子
知秋江之興乎天氣之清明莫逾於秋江之澄澈亦莫逾於
秋夫天之體本清也雰霧障之則有時昏矣水之體本澄也
淫潦汨之則有時濁矣良知之清明也與太虛合德而其澄
澈也與江河同流然而有時昏且濁者則欲累之也故聖學

之要在於無欲甚矣乎周子之善發聖人之藴也聖門之教
學者諄諄然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爲戒意必固我者一欲
而四名也絶其意必固我之欲而良知之本體致矣曾子之
稱聖人曰秋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皜皜
者潔白昭融瑩然本體而已矣先師之訓曰由志學而至于
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今吾行年
三十有九矣栗夫亦三十有六矣其果能掃雰霧收淫潦仰
不愧於天俯不怍於江河以復其初已乎其將終爲雰霧所
障淫潦所汩以遂枉此生已乎噫可畏哉栗夫受教先覺而

切偲惜陰之會聚書所居之樓而讀之名之曰東覺茲復歷
鹿洞涉鳳臺以探禹穴思友天下之善以日新其德其尚及
時進修無忘今昔之志則形跡雖別而心志未始不合也栗
夫拜手曰覺也其敢以聚散忘師友之規於是諸友歌詩以
遥觴之命兒義及美鼓琴以侑之東方既白解維而別

叙卷阿分詠

有虞之世禹以克艱鳴以正德利用厚生鳴益以任賢去邪
鳴皐陶以知人安民鳴以兢兢業業毋曠庶官鳴故鳳鳴於
庭有周之世召公以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顧畏民碞祈天
永命鳴太公以敬吉怠滅義從欲凶鳴周公以所其無逸知
稼穡艱難以綴衣虎賁知恤者鮮鳴故鳳鳴於岐易曰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臣主一德大小同心以召天下之和覽德輝
而下之鳳鳥豈有不至乎弘齋陸子伯載事賢友仁以養其
德而澤其文采固鳳之徒也
天子召之俾立高岡矣邛首一鳴以爲禹爲皐爲周爲召陸子
其可以自默乎凡我同志載詠載歌匪以酒食而易以周行
茲卷阿分詠之所以作也卷阿之稱吉士曰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非干譽也以萬物爲一

體而圖其安且利焉下斯媚之矣媚于天子非面從也將順
匡救若手足之衛心腹焉上斯媚之矣上媚之而獲怨于下
或詭隨者也下媚之而得罪于上或亢激者也不詭不亢以
適于中茲鳳德也其爲吉孰大焉

贈盛程齋北上詩序

南海程齋盛先生以翰林出督學政于浙入爲符卿于留都
自起家進士二十有七年矣
天子篤念老成至是有春坊之召將行江郎周子用賓涇野呂
子仲木約齋劉子紹功黃巖劉子舜弼及予醵而餞于其居

程齋復張席以留客皓月盈庭花香入几或道故誼或商新得衎衎然不能別也程齋忽掀髯呼童具筆硯請所以贈者遂即席賦詩黄巖先就涇野次之予次之程齋亦作長歌以爲別獨江郎山人默坐而咲羣公交促之山人曰凡予所欲言者諸君代言之矣予可以無言日者藜我齋別予清凉臺上擧觴以請言予笑而應之曰贈子以無言之言先民之訓備矣多矣在子行之而已矣而又可加乎守益躄然避席而請曰無言之言則既聞命矣若夫無爲之爲無技之技草野雖固亦願有言然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若有一

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無爲也必有爲也守至正而已矣其無技也必有技也容衆善而已矣昔者重華之聖濬哲文明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百揆如禹三禮如夷虞如益工如垂而濟濟相讓不啻若自其口出聖帝良相之盛德大業率由斯道也先生入闕
主德出酌
國論其將以是加之意乎於是程齋起謝更獻互酬相與大笑而退退則書所言及詩于卷以納諸行槖

原壽

壽有幾曰有稟壽有葆壽有際壽有貞壽有盜壽有引壽精氣純固寒暑弗能襲焉是謂稟壽抱朴守素嗜欲弗滑焉以無毀其初是謂葆壽逢時熙泰無兵革菑荒以閼天年是謂際壽執天之樞握人之紀以踐其形而壽天下施于來世是謂貞壽齒髮皤然而德之弗逮是謂盜壽循身愼行而降年不永其道壽矣謂之引壽引壽則陋巷之顏是已盜壽則夷俟之壤是已貞壽之義大矣際壽以言乎時也葆壽以言乎人也稟壽以言乎天也曰壽之術果孰從而得之曰古也以智得壽今也以愚得壽曰奚爲其異也曰壽之大害有三而

酗酒冐色不與焉一曰利二曰勢三曰名二物之剥其生也世所共聞也三害之剥其生也無以異也而世恬然莫之聞也古之人知身之重於天下也不忍以其所輕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壽後之人以其身殉於物也度長絜短算無遺策而闇於從事者見斥爲愚矣故曰以愚得壽印岡羅公鳳聞而笑曰子之言壽也其有徵夫自吾之寓于金陵也獲閱五方之士有顓獻者有慱洽者有通敏者而紛然不免於三害若牽黄臂蒼以獵原野禽未獲而車相繼踣矣吾觀於愚逸顧公年登大耋而備百順也其幾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兄

第而濟及族姻則閙于利矣子姓登第受封秩帥勅斷家事
不溷鄉里則閙于勢矣敎其子東橋君士璘以忠許國嘗逆
權貴爲遷客至于今二十餘年矣而滄外僚則閙于名矣玆
非所謂以愚得壽者耶益蕭然曰幾矣翁沐浴
熙朝受敦龐之氣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諸有三壽焉東橋
公行脩而望日隆行且擴于有政以愚逸之方壽天下則翁
之壽將永永有聞夫是之謂廣壽

叙靖寇録

嘗讀周禮至醫師之職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分而治之

歲終稽其醫事以殿最其食未嘗不嘆聖人仁天下之周也
民之有疾也備其牲醴貨幣以迎醫醫者受其奉已爲之鍼
焫湯丸以療之凡以相爲賜也而上之人又從而稽督之旌
其能而懲其不恪則醫孰不勸勉畏忌以供其職而民之不
獲其天年者鮮矣夫設官分吏而布諸郡國將非以醫民爲
責乎民之輸貢執役而趨走之將非求醫於其上乎鍼焫之
不時湯丸之不擧坐視危苦而莫之省也則民將奚賴焉益
也扶病南歸見邑人之苦有二焉曰虛糧曰盜賊虛糧之毒
也若癥瘕糾於肺腑日蝕月削厄羸而不可起時則有雙江

危侯惻然以身任丈量之勞滌腸濯胃而新之我士民是以
有遺愛之集盜賊之毒也若陽癰隂俞腐背穿脇腥穢而不
可邇時則有白泉林侯慨然以身任矢石之勞凡腫瘍折瘍
祝而藥之劀而殺之我士民是以有靖寇之録夫欲壽欲逸
欲富古今所同也逆其欲則怨怨有則詛順其欲則喜喜則有
歌且謡今與古不相遠也古之大師陳詩以觀列國之風是
以美刺不隱而賞罰章安福雖微固古侯封也是獨不可以
備觀風之末乎林侯玆以考績行矣當路亦存薦之矣有陳
是録而達之

明主大計羣吏之治而殿最之使不恪者懲而能者旌吾於林
侯之行望之也抑瘡痍甫瘳精氣未壯所謂兩九竅參九藏
節五味調五穀以收醫之大成胥與侯熟籌之矣明試車服
之餘尚爲
九重敷奏之備揚澤以固上游糾窩黨以洗汚俗嚴團保以
杜厲階庶更生之危苦躋于康寧耄耋豈緊策勳旦夕而已
草莽雖病敬拜手以祝

三窮圖問荅

弓岡子繪三窮圖東廓子與客觀之終卷而嘆曰善乎周氏

之以窮爲福也客曰夫窮與福乖者也而奚可合之其諸以
蝨蝥之節旌于
朝聲于詠歌將以名爲福與曰否以名爲福則世之埋光泯
彩而弗旌弗詠其遂謂之禍乎客曰其諸以遺腹之孤致位
通顯爲廷尉光其三世將以祿位爲福與曰否以祿位爲福
則世之抱眞蘊孝而弗顯其遂謂之禍乎客曰然則烏在其
爲福與曰子不聞乎天地之中烝民所受養之以福敗以取
禍決諸能不能而已矣故婦以不死其夫爲節子以不忝其
親爲孝而舅姑以不奪婦志爲慈凡以自盡其人道而不失

天地之中也能盡人道而無愧怍於天地則獨不獨寡不寡
孤不孤命之曰以窮爲福不能盡而數之則與禽獸奚擇雖
倖而達也命之曰以達爲禍故君以能仁爲福臣以能忠爲
福兄以能友爲福弟以能恭爲福朋友以能信爲福而窮與
達弗論焉曰然則祿位名壽將不得爲福與曰子亦知夫不
待財而富不待爵而尊不待年而壽雖蒙訕詬犯刑戮餓然
揭日月而行者乎且試以位與子商之廷尉天下之平世稱
達焉而定國以爲福湯禹以爲禍倹臣以爲禍而有功以爲
福懸達推窮由古推今禍福果誰歸乎客惕然而退遂錄其

問答以質諸弓岡子弓岡子其曰孜孜然後當有圖于之以
達爲福者

道南三書序

昔在洙泗以仁聖之道學不厭教不倦故道術之隆上接唐
虞及孟氏沒而大義乖矣守訓詁崇詞章超佛老貿貿且千
餘載至濂洛勃興始克尋其緒聖學之要揭以無欲而定性
之教亘以太公順應學聖人之常天下之人灑然如聾醒之
獲醒也游于門者衆矣而龜山歸閩獨以吾道南語坐客蓋
許之也故其教曰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不立之的以

何爲準而反覆慨嘆以學不聞道雖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
於忠信原慤不爲非義而視聖人作處無毫髮彷彿其簡易
而不雜宛然濂洛家法也豫章延平穎悟雖不及而朴實過
之其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爲福以富貴爲陋最善發明禍
福自求之旨而採薇爲聖剖心爲仁始如影響之不爽矣其
以學者之患未有冰解凍釋而用力持守苟免顯然悔尤爲
不足道最善發明深造自得之旨而克伐未仁緼袍未臧正
坐未能居安而資深也邇來三百餘載矣學者之志於道也
其果能輕富貴安貧賤孜孜於仁慈忠孝矣乎博古今宗原

懿苟免悔尤炳然以一善自足矣而不厭不倦之學且自諉
以爲不可能則道南之一脉不幾於泯泯乎儼山陸子自大
司成出佐延平亟次是書而刻之比復刻于吾邦其昭往哲
範來學甚盛典也百爾君子讀是三書慨然以聖爲志而不
甘于自棄自小則程門所謂第一等者庶有可望不然則未
可與共學而曰適道曰立曰權終未免對塔說相輪之學

敘永新鄉約

古者大學之教以脩身爲本是學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
人庶人之等懸矣而身有不脩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舉辟

而不中節以父母則弗能孝以長上則弗能敬以鄉里則弗
能睦以子孫則弗能訓以生理則弗能安而非爲日作災害
日侵故善立教者必造端于庶人比長閭胥相與戒其奇衺
而勸其敬敏任恤是以人人遷善改過潛移默化以升於大
猷我高皇之錫福庶民也創爲敷言以木鐸徇于道路視成
周之教易知易從而百爾臣工忽爲彌文甚者漫不加省孜
孜以期會刑獄取辦而上最嘖豈獨古道之不復哉姑藴陸
侯粲以司諫令永新毅然以靖共自厲曰凡厥庶民是訓是
行將必在倡之者乃詢于大夫士之彥酌俗從宜以立鄉約
演
聖諭而疏之凡爲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
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爲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
咸欣欣然服行之而侯遂投劾以歸不及躬考其成也嗚呼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羣於斯者其夙夜無怠保極之教而
牧於斯者尙以時稽試察嫩惡而誅賞之是豈獨永新之福
鄉邑必當有取法者

永豐太平坊鄒氏族譜序

昔易齋大夫訪族於永豐遂歷樂安崇仁宜黃慨然欲作鄒

氏統宗譜以敦親睦以萃渙散曰自正考父而下其詳不可
聞也自統制而下世次未易稽也吾欲泝於承務衍于七仁
達于銀青以極諸派之流其可乎衆咸訢然而功未克就乃
作安成澈源小宗之譜首以譜序存舊也次以制誥章恩也
次以經傳格言端本也次以歐蘓譜例惡制也次以宋方論
議戒僞也次以甲科節義昭的也次以世系行實而終以詩
文徵文獻也守益守而藏之弗敢遺宗兄國寧自永豐相視
于廣德出而閱之寧瞿然曰吾欲續太平坊小宗之譜請由
是取法焉以嘉靖己丑編次之踰年而始成顧安撫公派以

勤王覆家而太理公瑾以死難貽累屬戚記志無所考乃擧其系而載其事又六年丙申偕叔父德化縣倫及弟宗孟姪鐸詣予而徵詞訢訢然曰予知吾之姓與孔子同乎左氏所稱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達者鄒之與孔同姓而異氏耳予復之曰子亦知吾之性與孔子同乎艮知艮能蒸民所具眞道而行無異三代亦同性而異世耳孔門之教弟子曰入孝出弟謹言信行愛衆親仁而餘力以學文故由孝弟而達之則立愛立敬無或斁矣由謹信而達之則庸德庸言無或怠矣由愛衆親仁而達之則嘉善而矜不能無或棄矣由

學文而達之則誦詩讀書以論其世無或陋矣聖人之仁天下咸若視其弟子也而況于同姓其可以不思自盡乎寧起謝曰吾得之矣能盡其性爲能光其姓能光其姓爲能重其譜請以是勵我子弟其統宗聯屬之法尙與諸宗共圖之

慶郡侯竹墟公考績

龍泉歐尹禮問爲政之要東廓子守益曰夫知學者其知政乎上天之載陽舒陰斂萬物熙熙以生以成其於穆不已之運乎聖人之化仁育義肅萬物皞皞以立以綏其純亦不已之學乎故太上以學爲政戒愼恐懼主宰常定上下與天[illegible]

同流其次以賓禀爲政寬和剛斷簡靖明察若溫涼炎冷各專其一氣其下以私欲爲政雜行逆施以干陰陽之和歐尹曰邃哉學也戒愼日密其脩已以敬乎位育日宣其安人以安百姓乎弗能戒愼以學則弗能太公以中弗能太公以中則弗能順應以和故七十里之政以聖敬式九圍百里之政以敬止光四方東廓子曰茲維要哉

天子方嗣聖以敬一敷彝訓凡我臣工顧諟琡琰是訓是行以錫福庶民其亦永有嘉績歐尹曰茲維鮮哉惟我竹墟公居敬以莅吾吉望之儼然終日無倦庭中肅清吏卒如木偶

亦惟敬聽辭正刑無官無反無内無貨以嚴天威亦惟敬屬吏資禀溫顏詢諏有恭其職愛若已出亦惟敬三載有孚入報嘉績于 后將月躋緝熙氣機翕合雲龍風虎吾吉其焉得專之東廓子曰吾吉弗得專之將與天下慶之天下爲一體朝廷爲腹心郡國爲服肱故明主之篤恭也無泄無忘以普其愛忠臣之靖恭也無羨無援以效其職旣明且忠以建聖學以達王道將萬世嘉績是賴敬書其慶以俟

叙永豐鄉約

彭山公自侍御謫揭楊以鄉約和其民中離子嘉與同志共

之矣雖自儀制諭辰州量移吉安雙江子喜曰其可徵祠于
中離乎迺屬耆舊協俊彥以請于邑邑令彭君躬受約束于
太府竹墟公喜曰茲榕城經驗方也矧茲旱荒民瘼其殷萃
有以療我永豐彭山子迺諮邑中諸俗考典覈利病而罷行
之首以洪武禮制社厲宴誓者二教民榜文勸道者九曰導
成規也次以約儀者三而列其申明約法崇尙禮教經理糧
差安靜地方者四曰酌民宜也附以丈量縣總而列其鄉總
者五都總者五十有三曰稽官成防吏蠹也於是視榕城之
約加詳矣東廓子獲請業焉喜曰夫教於鄉者其知一體之

學乎鄉鄙合而爲邦國邦國合而爲天下若指於歷歷於股
股於腰精氣恒相貫而命脉常相繫故古之善教天下者必
自鄉始五家之長防其奇袤五比之胥書其敬敏任恤四閭
之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五族之正書其德行道藝而五黨
之長雍容于上以時攷勸而無有癰瘍蹶盭之虞故曰絶惡
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微眇而忽之則善根不植旣萌而後
絶之則惡蔓不可勝禁夫其惡蔓不可勝禁也而欲以誅戮
速一切之效是謂不教不戒不免於罔民豈曰廢痺將剝髮
膚而潰腹心矣程門之學惓惓以識仁體爲要故藍田所約

勸德業規過失交禮俗恤患難惻然猶有古之遺焉我陽明
先師紹明道而興者也試以茲約揆之其王門之呂乎然呂
氏獨倡于鄉而季子得敷于位位愈隆而敷愈宏入告我
后用日靖四方使
高皇帝裁成輔相之仁永永與成周比隆其罔俾專于一隅維
我永豐有瀧岡金牛之餘韻焉凡厥耆舊暨厥俊彥懋對休
運相與斂德遠罪以自附于藍田其罔俾托諸空言敬拜手
以交祝其成

贈黃志學歸惠州

學者不患無美質患無實學學術不明則好仁好剛猶蔽於
一偏而智與不欲亦止以一善自名故必自易其惡自至其
中方是文之以禮樂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中和而已矣柴愚
參魯由喭師辟賜貨殖而億中雖淺深不同終是查滓未融
查滓未融則不能廓然太公不能廓然太公則不能物來順
應與屢空之顏畢竟殊科顏氏之屢空只是查滓渾化使終
身如三月焉便是皜皜不可尙矣黃生明倫自惠來學剛善
而欲以有爲也書此以易其剔且以求正於中離子

攺齋文集序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道始宜學從朴齋大夫宦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傳聞強記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稠人廣坐軒然指切是非成敗莫能攖其鋒至面折人過惡頸發赤弗止既而悔曰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藹內熱復投以剛劑將入於狂烟改名其齋自是斂華爲實約辯以訥擇直諒而後交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謫三河驛怡然就道舟過灘水爲巨石所破綠石趺坐浩歌以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迺赧以

濟然時或被酒譏罵露其舊習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將復萌益務鞭辟近裏求查滓而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書烟霞洞以辨所謂動靜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后召入史館步無妄趨目無妄視同館迓其至曰觀白生來矣蓋嘶之也而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乎恒愧此四字使得永年以克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也而可僞乎觀改齋之言始也閎而肆中也慤而介終也溫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僞爲也鳧氏之爲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柞弇也其聲鬱長甬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改齋沒無子文頗散逸其子婿劉教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爲詩三卷文　六卷語錄一卷兩厓朱桂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噫吾之責也迺與義城黃子忠議刻之以傳徃歲兩厓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齋力薦之曰是卷也不蹈襲而克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厓宦業日章徹果收改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之矣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知吾改齋子者

贈蔡我齋督學四川

我齋蔡君希淵奉

璽書以敷教于蜀其友守益餞之于雨花之臺適有農者負耒而耕于野指而告之曰子亦知夫農之稼乎察種稑順原隰茀其豐草去其螟蝨是任是負以就粒食茲固后稷氏之方也使舍其錢鎛偃息在床誦稷之遺方而望倉庾之盈其不餒而斃者幾希士之於道也甚於飲食羣于庠序以應上之需固曰脩契之教也而誦說焉耳矣詞華焉耳矣是其心將無餒乎身之餒則匹夫匹婦皇皇焉憂之心之餒則學士

大夫或悟焉而莫之覺嗚呼兹異矣我
高皇之訓曰學者貴將聖言體而行之敦尙孝弟忠信不徒務
口耳庶得眞才才一也有所謂眞則有所謂僞矣子臣弟友
之道行于庸德謹于庸言至於慥慥而後已是洙泗之眞也
是脩其播藝以養父兄畀尸賓利俾寡者也
天子厲精更化以光
烈祖之休而我齋適應兹選移風易俗斯其機矣風之移也在
上之所好上好華靡則以華靡應之上好篤實其有不能爲
篤實乎子之學也毅然以顏子爲師而事賢友仁追琢其德

其教與化教白鹿教南大學令協所好矣蜀雖萬里其俗尙
慤而隆禮有足用爲善者趙過之治農也代田以休地脈深
根以耐風旱以征和之季猶能轉凋爲豐而況司徒氏之教
根於天衷逈於日用獨不可以轉薄爲忠吾未之信也於是
君之年友劉君汝玉等聞之相與議曰我齋一行而可賀者
三焉
明主得教化之臣賀爲蜀之士得所宗賀爲我齋得行其道賀
是弗可默也遂徵其言以授從者

贈應仁卿秋官

應子仁卿書最于大宰省予疾于榻而告行焉曰甚矣學之
難也用意則助不用意則忘忘與助交病而助之爲病尤多
予曰助長與利仁則有別乎曰利仁而用意則入於助長矣
曰異乎吾所聞利仁之功無終食而違造次於是顚沛於是
將非用意已乎好仁而無以尙之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
謂非用意而能之乎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之弗能問
之弗明行之弗篤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皆必有事焉集
義以養氣之功也不得謂之助助長之害也譬諸揠苗揠苗
之於芸苗則有別矣農之芸苗也茂草則芟之螟螣則除之

旱則漑之潦則疏之夫豈不勞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圖效欲
速并其根而拔之是謂助長而已矣周公之聖也夜以繼日
坐以待旦孔子之聖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子且以爲用意
乎爲不用意乎應子欣然曰吾今而後日以集義爲事先難
而後獲邇道其不遠乎予曰子勉之矣以子之敏用其力於
仁何遠之有子歸見叔父天彝而商新得焉其爲我質之

贈邵文化

良知之蘊發於孟子夷攷孟子之行何其善於致良知也傳
食諸侯衆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饑發棠衆之所悅也而不行

一見諸侯衆以爲可爲也而不行三宿出晝衆以爲濡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而不斥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却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蓋惟自致其良知不徇毁譽不拘格式不求聲名爲其所爲欲其所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後之學者不知自致其良知以爲揆事宰物之本徃徃依憑於外以爲前却故知其不可爲而衆或悦之則靡然而從之矣知其可爲而衆或非之則蹈然而辟之矣古人之所已

行而心所不安亦摹倣而蹈之矣心之所安而古人未嘗行爲亦隱忍而弗果矣嗚呼良知之在人猶輕重之有權長短之有度也不自精其權度而稱銖較兩揣丈測尋嘵嘵然欲以開物而成務多見其惑也已吾友鄧文化質粹而志敏慨然自信於良知之學其遊南都南都之君子皆樂與之交雖予之不敏扶疾而聽之欣欣然若有契也茲將歸吳輿吳輿多講學之士聲應氣求當有勃然相感者因述所聞於師友者以爲贈文化其何以處我

贈胡孺道

胡生孺道自蕪湖來學於南都時北風方怒長江無行舟舟有鬻姜者畏其腐獨棹以下因呼而附之中流白浪入舟生懼欲旋鬻姜者笑曰爾第穩坐無尼吾事及暮風小憩生欲泊復笑而不應夜遂至於龍江明日生入以告于東廓山人山人訢然曰子欲求師乎則鬻姜者是已鬻姜者之志於利也雖風波險阻毅然而弗避故遂如所期而至子之志於道也果如其志於利弗泊弗旋其將不有所至乎聖門之教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夫以仁爲利毅然求必得之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謂擇乎中庸而能期月守之斯智之實也循而化之其志於安仁也不遠矣世之明著衣冠高談仁義一旦

臨利害薾然喪其常度而欲避之皆鬻姜者之所笑也生惕然喜曰彼以其利我以吾義而今而後其敢忘鬻姜之志既數月其兄大用召之歸省求所以自儆者追書其說以勵之

贈廖曰進

廖生曰進再見於南都相與切磋良知之訓慨然若有得也逾年將歸瑞州求所以爲別後藥石之資予曰吾與子朝夕所切磋者皆藥石也而何以復求爲予亦知夫長生之術人所樂聞者乎曰然曰樂長生而不得其方長生可得乎曰否

曰得其方而不服食之將能長生乎曰弗能矣曰服食之而
或間其功或雜以他方其終可以成仙乎曰終弗可成矣曰
吾與子之學也何以異於是吾之所聞於師也古聖相傳之
方也定性之學無欲之要戒愼戰兢之功皆所以全其良知
之精明眞純而不使外誘得以病之也全其精明眞純而外
誘不能病之則從古聖賢雖越宇宙固可以開關啟鑰親聆
其謦欬而周旋揖讓於其間矣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
在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道德高厚
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茲吾儒長生之說也世之

没溺於辭章摹倣於事功勤苦于著述症候雖異均足以耗
元精而滋痾毒其於長生也遠矣

贈楊生歸蜀

人心之靈萬古如一日試舉目之分黒白鼻之別香臭口之
辨甘苦今之人其有異於三代乎以三代準唐虞唐虞其有
異於今乎是是非非若黒白甘苦謂心不能知是非誣其心
者也夫以心體之同也則宜其咸趨於善也而或以入於惡
者物欲病之也目之病也則黒白眩矣鼻之病也則香臭淆
矣口之病也則甘苦變矣六籍之言聖人醫世之方蘄以去
其物欲而全其靈明者也至孟氏善發明之道性善稱堯舜
毅然以療一世之痼堯舜者性之離婁也離婁之明非有加
於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曹交之較湯文索其猶也曰
歸而求之有餘師揭其精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
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
是謂嚴師是是非非若黒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
教耳遵而弗背可以爲堯舜背而弗遵不免爲桀蹠自慊自
欺由己而由人乎哉楊生科自江津來省其兄几川郡侯侯
語之曰吉安惜陰諸友方從事於致良知之學吾甚嘉之汝

其徃請益焉歸以告于蜀之同志生欣然受命具書諸友求
所以爲莅芾之佩者予嘉其志而思以賛之力疾述所聞以
贈

遺愛集序

遺愛集者吾邑之庶士庶民爲雙江危侯而作也侯諱嶽字
季申起家黔陽成進士出理吾吉之獄訟廉潔自持皭如冰
霜而平易近民埏無城府凡我九邑莫不望以署其政教維
玆安福苦于虛糧如洚水炎火莫之遏禦迺疏于
朝呈于撫巡列愬于藩臬郡邑得侯而任丈量焉侯閱故籍

詢士宜盡得其爲奸根株延誕告于庶民曰綱紀之蠹生孚其衆蓬藋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于徃獎獎者有常刑復禮于庶士曰孺子入井我弗敢逆同室有鬪合各宣其力願無吐剛無茹柔無倦終萬物一體之學庶與諸生共之復懇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惸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將以爲毒請無眩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于垂成庶
聖天子嘉靖之澤獲與萬姓共之羣公翕然報允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發心志四境之内惕然

欣然夙夜服其事侯以匹馬從二吏數卒躬徃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陟巘墍月風雨犯炎蒸毅然弗避旣而内子沒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瘃及痁也瘵之復出及病不能支猶集羣册于玄妙觀以督其成嗚呼侯之體國恤民以遺愛於吾邪可謂幾而後已矣故其病也胥禱之其稍愈也胥慶之及其沒也胥哀之凡誄者騷者謳者吟者古體近體雜言者罔不各洩其哀合而名之曰遺愛集云東廓子守益敬而讀之泫然流涕曰吾於是見好惡之公焉於是見義利之交焉於是見殃慶之定焉是可以風矣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當其憤惡之極也則寧死以避之故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當其悼善之欝也則寧捐生以贖之故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侯之沒也眞有百身以贖之哀焉是可以察好惡矣夫以利交者利盡則踈以勢交者勢替則渝故翟公之客當其罷位渙然去之而侯之旣沒善類聚弔會哭欲圖其不朽者不啻生存焉是可以辨義利矣世之哀侯者率以位未隆齒未崇爲天之未定然至貴者道至壽者德道德有諸身則無羨乎其外侯以一身安危爲萬姓休戚戴天履地克然無愧怍所謂自求多福者詎曰非慶彼薇

賢而冐其位者謂之竊無述而冐其年者謂之賊賊與竊皆賤之徒也使盜賤而貴且壽焉其誰曰非然後之觀斯集者求殃慶之定則知所以事天辨義利之交則知所以擇士察好惡之公則知所以使民故曰是可以風矣

毀譽篇

昔之評毀譽之等有三曰聞譽而喜聞毀而怒釋之者曰玆常情也吾而未臧也譽之何加吾而未否也毀之何損故莫若曰聞譽而加勉聞毀而加省釋之者曰玆好脩者也加勉於譽則陽淑日升矣加省於毀則陰慝日消矣然而未要其

極也假而不遇譽則將不勉乎假而不遇毁則將不省乎故莫若曰毁譽两忘夫两忘者非喜毁而惡譽也彼以毁譽者皆儻來之言也人之爲善也猶其饑食粟而寒衣裘也饑而求食寒而求衣豈以蘄知於人凡以自快其良知而已求以自快其良知則戒愼恐懼常精常明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蓋無須臾而不自勉自省也彼其視儻來之言若鶺之喈喈烏之啞啞過耳而不留也而奚足以滑吾聰夫是之謂自信之學梧岡王少尹莅吾邑期年矣司徒氏之監兌者以才能奬之而其時適訕干下隸皇皇而後白東

廓子爲東川茹子及胡子曰信矣毁譽之難據也梧岡子當饑食渴飲之時一切休息與民更始而潔已不汙孜孜擧其職此人所難者而獨以輸賦受賞夫賦之難完邑之舊也自聚田告成擧飛灑詭寄而一掃之則其完無難者非所難而得奬擧所難而未得達則梧岡其有以自信否乎今夫鳳之爲德也禮以爲翼義以爲背仁以爲膺信以爲腸一德弗備則鳳之所當自求也若其昂首而鳴也人喜之則以自足人怒之則以自沮其爲鳳也亦淺矣梧岡子嘗見先師于貴陽而時以戒懼之功過相切磋蓋踦鳳之徒也其尚勉於自信之學乎

泮水別言

松谿程侯與諸大夫諸士聚講泮水之上旣拜召命循脩荒政頒鄉約經營書院脊然不能別邑之父老子弟相與列治狀赴當道閔閔然望其留也松谿子曰吾豈能忘情吾民乎天下之化機惟宰相得專統之惟縣令得專理之故士之有志者不得爲宰相則願爲縣令吾方欲就縣令而學以弘章善癉惡之化而愧未之能成也東廓子曰以予觀於楊綰之相也其猶侯之令乎崔寬中丞也而毁游觀黎幹京兆也而

損騶馭郭子儀勳貴也而散音樂故上好廉介則豪侈變矣上好正直則詭諛變矣上好寬仁則殘刻變矣上好誠信則詐滑變矣上好禮讓則貪戾變矣侯不鄙吾民歛其宰天下者而試于一邑其撫良善惻然恐其傷也其發姦慝侃然恐其滋也其宣暢敎訓肅然恐其弗章也是以民莫不勸勉於善而愧恥悄伏以無陷於刑戮如天之福不奪以三月邑之福其未艾乎諸大夫曰天非不欲福吾邑也其以播其福於天下乎

聖天子方龥威嚴以旁招俊乂豈緊以職方桐滗將資啟沃以

踰寅亮由此其選也侯以試于一邑者而弛嶽于天下則爵不待濆刑不待試而天下將丕應徯志請遂以縮爲侯祝諸士曰王道之寂久矣其本在於天德昔在伊洛以大公順應爲定性之功與中和位育千載一源故簿上元令晉城改著作權御史丞大常隨其所至上下響應彼傷暴慢且獻誠致恭而巍然爲百世師侯之入大史也與念菴羅氏方州楊氏實切磋之而松谿又洛水之所自出也懋而終之焉知安福非晉城乎請以伯淳爲侯祝侯起拜曰甚矣諸君子之好我也敢不馳周行以求光于先世抑大公順應者性之則也自

秘用智者習之障也相古安成以節義文章望于天下邇來頗負惡聲矣誠欲明目張膽爲諸公一洗之亦願諸公之懋終之也無援爾習無汩爾性繄夙夜之視諸大夫諸士羅拜曰甚矣侯之愛我無已也其忍忘德音以忝先正於是登洞淵泛瀘江徘徊石屋歌詠盈卷而別

贈鄭景明歸徽

東廓子與同志再會九峯之上曰曩者之會五年于茲矣二三子之新功也何以商之合辭而對曰曩者之教未之敢忘也而未之能有所成也曰夫農之功也種麥則有夏矣種禾則有秋矣以五年之積而未有成也得無有種不入土者乎不然不免於滅裂而鹵莽之故其實亦滅裂鹵莽以相報乎今吾與子約予與艮知約無爲虛見以相誑也曰知善而不遷知過而不改則何如曰自度所不安也抑且不敢曰知過而必改知善而必遷則何如曰正愧未之能也是以無成曰若然則二三子之病也其在於因循乎因循于此則必茈搖于彼矣古之不茈搖于彼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恭前倚衡斷斷乎精明之流行而不使須臾離焉是謂戒愼不忘之學能戒愼以學則能大公以中能大公以中則能順應以和裁

成天地輔相萬物胥由此出而何無所成之患若種不入土則雖和風甘雨將何所望其成二三子惕然若有失也相與誓于山靈曰愼無忘茲盟也以飫吾生歙生鄭景明初學於廣德再見于南都比予之疾復聚于錢塘茲不遠千里以卒業于山房其易惡至中之志閔閔然若穮蓘之望穫也於其歸省述茲盟以爲座右儆是任是負是蓄是揄是鏺是隰是釋是烝以克膚華以引來徧是在景明無忘之而已矣徽之同志切磋者若鮑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謝氏李氏吳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預聞后稷氏之術也瞻望弗及悠悠我

思其尙爲我交儆之

壽中山先生七十序

中山劉子退居秋江之上歛其用世者以試于鄕年七十矣而行日莊離明有齋崇正有會鄕約有議偲偲然蘄其同升于善也其鄕之彦聚而謀曰吾儕之得中山翁也若病者之漸起也自其兄弟怡怡室無私蓄也而競欲者知讓矣自其祇謁先祠貞敎子姓也而鷙傲者知敬矣自其燕坐書齋滋蘭蓺菊擧觴賦詩油然無外慕也而馳騖者知息矣自其親師取友孜孜正學老而不倦如有求弗獲也而亢者知勗蓋

者知奮矣由是而視其曰壽也吾儕其偕壽而有寥乎乃相率儼然以造于東廓子東廓子曰微二三子之請也吾固願壽之往歲中山子與甘泉子切磋于觀光之館時留滯廣德未克見也其後與雙江子幸振我于青原又與蓮坪子念菴子鼓舞吾黨之士于崇福如使其日壽也將隣國胥賴而況其鄕乎世固有豐于貨炫于勢鄕之人望而震焉然盩于道義則心違怨而口詛呪之劉子之財蔑以濟也權力無以援于陒也而儼然冠裳愛之敬之從而視頌之君子觀于好惡之公也其思以善自壽乎昔在白沙先生與一峯先生期以斯道易天下而江門由耆踰老深造自得及門之士雲滃川滙使金牛而弗止于艾也將吾邦之蕺陶奚議于江門然則君子之壽其天下萬世繫之秋江與湖西鷄犬相聞而肅廱公與一峯公管鮑也及令程鄕寔命中山兄弟親承周溪雲谷之敎天之厚于中山子也年逾于一峯以績白沙之緖其亦有大屬乎太極所育萬物芸芸而人歸然爲萬物靈嗜欲不斷則天機不徹將靈萬物者而薾然爲萬物役茲江門之所隱也走而大者麟飛而大者鳳人而大者聖賢萬物之中有爲大者而靈萬物者顧不爲焉金牛之所期寧獨在南海

巳乎二三子歸矣爲我效祝于中山翁日懋鑑明亦臨亦保以述庭訓以光師範以無替先哲以祗承于天庶以壽于天下萬世

晉軒劉先生遺藁序

諭德劉晉軒先生卒之六十年其孫新寧尹驍彙次舊藁以登諸梓得七言律三十絶句五十二五言律三絶句二五言古體八七言三古調一記七序八題跋二祁安南金書一祭文二而附以誌銘一輓章三以其散佚非全也名之曰遺稿三峯劉柱史陽受學于新寧拜手題其後而虛首簡以授于

山房盍乃拜手言曰安成文獻富矣若忠文忠愍公之忠南雄公之廉晉軒先生之介世仰爲祥麟威鳳無耄倪頌之肆古廉两谿有集敬齋春秋有傳猶足以論世之緒而先生流落人間屢屢若是然一角占麟一羽占鳳先生之學其有得于晉乎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之光奚異皎日一爲雲霾所翳則晝昏夜世之溺聲色殖貨利殉權勢怵毀譽浸淫昏蝕皆雲霾也故晉而摧如以靜爲裕則獨行正而無咎晉而愁如以進爲憂則貞吉而受介福糜于貪則爲鼫鼠之厲狃于勢則爲晉角之吝惜也先生以衆允之望而未

獲錫馬晝接以成有慶之徙閱世變者有遺憾焉盍嘗儕評先生博識似蔡中郎而弗罹於勢礪行似周恭叔而弗摧於晚綏遠似陸大中而無金以貽子直節似衛史魚而未果進瑗以黜瑕使得與羅一峰彭敷五王濟之諸同袍攄其直諒麗大明而上行以丅掃憸利患失之風則揚綰入相聲樂驟從臺樹不戒以臧中國相司馬遼人相戒無生邊釁尚優爲之先生郄金書云其來星臨其去雲歛俯仰無愧直可質諸閟神延臣清白雖題震悚巍然聳中國於九霄之上勝於[illegible]萬師矣盍方齠時先易齋大夫嘗有子如先生大書綽楔有道學諄猷之句恒思灑掃門墻而未及也乃得與新寧尹切偲梅源東陽以究未盡之蘊茲獲燕石弁珠玉且愧且慶後之觀遺稿者惕然尚友洗濯明命爲麟爲鳳以無墮於鼫鼠晉角庶乎神交先生之全贖世而親炙之矣

重刻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初文正公年譜二卷長孫當以肅政廉訪託門人危學士素纂序梓于世自至正乙巳至嘉靖甲寅二百五十年矣裔孫庠生朝楨復增歷代褒典諸儒議及叙跋與狀碑爲四卷捐貲而梓之以首簡徵于青原盍嘗讀陽明先師所刻朱子

晚年定論附公所著尊德性說未嘗不三復思摸杖履以究著察之蘊乃今得以稽始末考蹤履自望紫氣至順大星凡八十有五年如親炙而評隲之非生平一快乎從古聖門以尊德性爲宗旨上帝以降衷民以受粹然至善靈昭不昧而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輕重厚薄天則炯炯踐此者爲克衍保此者爲匪懈而害此者爲悖德雖困勉之極已百已千只從此德性充之初非遡流以求源雖下愚之極自暴自棄只從此德性牿之未嘗豐氣而嗇理故困而學之可與至神同歸困而不學遂與禽獸同列不覩諸牛山之木乎伐以斧斤牧

以牛羊牿萌櫱而濯濯焉是亦一山木牛羊勿牧以保萌櫱是亦一山木斧斤勿伐以全其天眞是亦一山木謂養之者有二科而牿之者有二質其可哉古之人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位育極功也而本於中和經綸大經立大本中和極則也而本於戒懼戒懼之著察其神乎離朱不見其形師曠不聞其聲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仁體之經綸富貴不淫曰厚生貧賤不移曰玉成夭壽不二曰生順而死安是爲事天事親全歸無二之學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雖終身由之猶未可以語上達而況于精訓詁靡辭章急功利弗行弗習

者乎公生當宋末往往以空言相馳騖而盛年英邁拔于流俗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摧折窮山簞瓢卒歲日取易書詩春秋孝經隱括古今以折衷之而於三禮尤勤一時碩流若程文憲元文敏董忠定執饋質疑迎致講學至力薦以官國學節惠定謚遂與魯齋並望南兆一時杵五色以補二天歸然可覆也一峯羅文毅所錄桃源行曰仲連蹈海元亮尙晉公之志也後十年燕山一行豈公之志乎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書曰愼厥初惟厥終其所感深矣益也更有感然宋籙告終元綱不振而華蓋臨川一山之間猶有儒人出焉聖朝熙洽正學宣暢無兵燹之撓困餓之苦在往之處山川具存圖書可稽其亦有以斯文爲任者乎自道自尊修德凝道貞觀貞明與天地日月同流是在後之人朝楨倣行聯鄉割田以廣禮制慨然有免包銀蠲虛稅之風當道以實行獎其門谷吳之世率其宗盟暨于俊髦稽公素履而考旋焉庶以廸茲年請無遏佚前人光

尙志堂壽言

東廓子玩易于山房至聖人之道曰仁與義束書而嘆曰在昔聖神明物察倫合愛同敬以建三才之極乾淸坤夷自我

立心民胞物與自我立命舉從良知良能而充之故合德合明貞壽於無疆亦曰不失赤子之心安宅弗居正路弗由拂惻隱羞惡之良以自失其本心則欲然而小將與蕭艾蟪蛄同聯朔春秋矣門人賀子義卿自童子奉厥考文化甫之命以來學四十餘年矣文化甫食貧力學養寡母王孺人以節孝聞而未展其志乃發于義卿義卿之守邳州範圍淸規貞璧百度隱隱有聲淮揚間而顏宜人以壽祝于厥士庶民咸以崇階旦夕望也既考最矣以忤上官拂衣徑歸而宜人亦安之曰吾昔侍汝父養大母菽水欣欣也今汝稍暇矣無以

吾故改操識者以姚尹母善養云義卿與兒善姻家而德[illegible]
往來二館亟使以請曰昔吾祖叔瑤翁構尚志堂以自樹而
葺諸睦族忠文李公寔序之孟璉翁出穀二千餘石助賑齊
旌 璽書而復創義倉以濟孤窮文安劉公以姻家銘而張
之采也畸于世搆數訛于義倉廢址自附于居肆成藝之旨
願微言于師門以續二公使母子相依以顧明命而娛暮景
因述玩易之貞壽以爲祝義卿率諸弟世榮輩俛焉以克其
學融氣節以趨道德捐紛華以研性命之蘊則日著日察由
孝弟而通神明其孰禦之卽使義卿澳泚榮利以與世浮沉

雖三旌萬鍾譊譊交集同視尚志世澤如在霄漢於師友切
磋孰隆孰汙耶故大上率性以制命其次修性以復命最下
拂性以焙命知斯三者其觀壽如觀火乎作尚志堂壽言

天申集序

東廓子與緒山子遊於瀧岡雙江子肅客於崇玄之宮四鄉
同志自遠而切磋盖鍾氏預者五人焉將別鍾生保出天申
集以徵言曰昔先大父恭愍公以諫死於位英憲二聖嘉之
有褒贈有節惠有延賞有申賚有祠典而公卿至於山林有
贊有傳有銘有碑有哀輓雖兒童走卒無不昭然以并忠文
忠愍之烈也君子曰顯顯令德自天申之盖取之嘉樂云諸
生曰夫鍾子之述也言其定矣在昔 南内潛居沂藩改封
君臣兄弟之間盖岌岌焉公獨建大義以及將省侍擇日建
儲爲急當時在廷之臣自章廖一二公外非逢惡覬寵則緘
默保位耳矣而詔獄所逮備極榜笞藤杖封下腐壓淺土詩
云視天夢夢言其難諶也夫天則亦有未定乎哉東廓子曰
嘻子將索之於外乎則貧賤富貴夭壽紛紛其不齊矣夫安
得而定子將索之內乎則惠廸從逆吉凶若影響矣夫安得
而不定且試以貧且死爲凶乎則讓國而逃餓于首陽其將

爲天所棄耶試以富且貴爲吉乎則爭國而得尊爲諸侯富
有四境之內其遂爲天所佑耶曰然則奚從而觀其定曰舍
魚而取熊掌口之定味也舍生而取義心之定理也故志士
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言素定也古之素位以學也夷狄
患難舉有以自得自得者得乎其天而已矣方恭愍公之上
疏也逆鱗之批業已聞之馬伏而斃亦已兆之假而有畏速
死之念乎則其仗義也必餒矣有覬後福之念乎則其罹患
也必悔矣弗餒弗悔以求自得其天卽弗褒弗賚弗誌弗輓
其天者完矣而況紅葵孽其瑞黃沙章 其戒白鶴表其異

天機炳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大上盡性以知天其次慧
節以事天其下[illegible]德以逆天逆天者雖寵利壽老君子謂之
天梏

敘漳南道志

漳南道志志漳南道之政也異時汀氓估其岩嶮以干天刑
廼分汀漳二部為道專官涖之自僉憲伍公希閔始其後須
敕改提督兵備事權日重矣而自成化庚寅至嘉靖庚子尚
未有誌之者筆山侯公廷訓之至也舊志飭治罔敢服豫首
以平居自警三說及取法晉城長沙二條須于吏民吏民惕然改

觀矣乃稽于舊政則臧否得失有遺徵焉稽于疆域則形勝
閫隘兵防有遺歷焉稽于郡邑則城隍戶口田賦學校有遺
録焉於是屬上杭伍令邀芳搜傳訪以成新志而親定義例
為上下二卷首以　敕命示責任也次以虔臺所轄與全閩
諸圖明體統也次因革事宜存鑒戒也次二郡衛及十六邑
及所各為圖為紀詳職守也其鎮海安邊及各水寨巡司特
為圖重邊防也至是漳南之政粲然指諸掌矣筆山以其子
秋官一元學於予使來徵言且曰漳南雖僻先易齋公臨之
矣守益嘗聞諸父師曰官箴之盤士習陋也士習之陋正學

荒也故大人之學直以天下為一家君之使臣其父之使子
乎子之受命於其親也倉庾之封藏出納罔弗晰也墻垣寢
興之防弗慎也家衆之聯居耦耕罔弗輯也內奸外宄之萌
蘖罔弗靖也姻隣之交際連絡罔弗睦也夫然後登之於籍
以報其親而貽其孫謀臣之受命於君也其有能理官如家
乎晰者或昏之慎者或隳之輯者或擾之靖者或忽之睦者
或戾之甚至於去其籍以便其身圖筆山之是舉也以馭郡
邑曰敏以孚士民曰惠以盡職業曰忠以範家政曰智一物
而羣善備其諸有得於一家之學非耶昔者先公之政臧供

給以甦里甲禁侈俗以敦禮教分千百長以讋土豪而撫討
劇寇遘疾不避功成乞歸不待報而行柱史李公如圭言於
朝錫金幣于家今乃得托以垂不朽其不肖孤寔有寵耀焉
夫安敢以謭蕪辭中丞李公顯申明陽明先師諸令甲以收
鹽一柱史王君某按漳新朱子之祠皆有志於風教者而伍
令邀為希閔公之裔力纘先志以光其世於法皆當書

野亭少傅劉公摘稿序

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
勑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宜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益拜而服膺焉其冬
公遂致其事而益亦侍先大夫湯藥于家嘉靖己亥益再入
京獲見公之孫中書存恩求公遺稿得若干卷爲摘其範世
者圖梓之而歸餘稿俾藏于家序曰聖門之論君子以彬彬
爲毅率質偏則野文偏則史史與野懸矣而要于中均焉公
顧避君子而甘于野則何居蓋林放之問聖人大之而寧儉
寧戚視禮之本若偏勝然傷世之陋而思約之也先進之從
慨然避君子而甘于野跡公之志也其以禮樂從先進乎益
歷仕途閱公卿大夫多矣其有怯於進而勇於退如公者乎

其有翰苑二十七年始以東宮恩進學士乎其有以南太宰
召　制誥入文淵進少傅宜　武英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
休乎其有歷相位家無餘貲旣歸不問生產猶分俸餘以須
貧餓乎其有村門謝客自爲墓誌戒勿請祭塟贈謚勿干誄
輓乎其有　優恩存問偘偘陳謝直以史鰌尸諫自許乎世
方抵巇獨爾靜退世方濡滯獨爾猛決世方驕逞獨爾慈朴
世方謗謅獨爾潛寂世方軟媚獨爾謇鯁則見謂爲野也亦
宜近習導　武廟初握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也疏戒逸
游崇聖德力議近習及乞休　慰留甚渥復嘆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吾不忍强顔以負初心以干淸議嗚呼孰非舊臣
孰無初心孰不聞淸議而公獨卒以自任耶歸鄉不見客或
勸之答曰謏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
爲粗鄙不知者且以爲簡傲卽公慨儷于山林其能脂膏於
朝著耶　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
謝願緝聖學守　祖訓進忠宜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帥惜賞
賚罷土木其於馭朽履冰眷然剴切又請時御　文華召輔
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卓異宜寫知見無
墮毀譽萃諸御屛而時拔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

不復領人間事耶漢室安劉託諸木强而多智之平難以獨
任淮南逆謀獨憚汲直而阿世之弘如發蒙振落然則野者
何負於國哉悠悠歲月德業不逮寧宜寧介野態如舊倣筩
千金坐愧國器公絕筆詩曰負痾顏面如麈土百歲我猶生
氣在抱此英英神遊四極其尙以爲不負知己乎公之子元
顧以致仕恩入中書與孫存恩咸不墜家訓能守官以亢宗
而力未能登諸梓海內豪傑寧無毅然思從先進者當能梓
之以爲尙野者規

諸儒理學語要序

東廓子曰嗟乎自子思孟氏沒而眞儒幾無傳矣非無傳也傳之者弗眞則醇疵相雜猶無傳也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其言是也大玄準易載酒問奇果且以是爲通乎哉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將奚而通之語不云乎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規矩同也故善學者操規矩以出方員不善學者執方員以擬規矩夫無思無爲常寂常感天然自有之規矩也中以言乎體也和以言乎用也戒懼以言乎功也位育以言乎變化也故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如天地覆載如四時日月錯行而

代明日殺而不怨利而不庸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天德王道之大成乎以訓詁者尙其專以詞章者尙其華以著述者尙其博以勳業者尙其成其經營布置層方疊員非無可觀也而天規天矩偏倚乖戾貿然莫或圖之至元公淳公始克續不傳之脉揭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啓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揆諸鄒魯何異代而同符也以橫渠之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而猶不免於出入明睿考索之幾吾儒醇疵之幾也明睿者其屢空乎考索者其億中乎億中之敏若善射覆者十發而九中然猶不免于億也屢空者若鑑覆洞然心目無俟推測而得矣洛中高弟宜暢師說各以所聞不免牴牾而建安清田流派至分門立戶幾若不相容然後之學者沿舊則信耳以自是黨同則動氣以相角其能超然棄臼直求天眞吾見亦罕矣嗚呼安得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淵淵浩浩折羣淆以一學術乎嘉靖甲辰吾友曾明卿氏守茶陵出其平日所抄諸儒要言於宋自濂溪公而下得十人焉於　國朝自陽明公而上得五人焉刻之洣江書院以惠諸生其用心亦良苦矣凡我同志相與反身而求之戒懼勿離以深造集義之節度則規矩誠設

左右逢源得手應心不言而喻夫是之謂知言

重刻唐宋白孔六帖序

姑蘇喜刻奇書而白孔六帖尙闕焉觀風者募善本告于虞山陳中丞曰公老而劬學其擴二公之傳中丞默思曰是必得富而好義者共之乃以告于太學生譚照及曉等校訛補闕畢力而登諸梓梓甫成而予自南雍歸中丞携譚生迓於虎邱之上以請其義東廓子曰聖門之學其猶醫乎大上淳德合和調四時從八風以通神明其次察衛權別逆從以窮腠理以回精骨而無戾于聖度又其次則稽鍼焫註重[illegible]

同分異勞捜宜窾以自附于岐黄故傳學而識與一以貫之猶殊門異軌而況其下者乎中丞曰若是則固可廢與曰昔者聖門揭詩之要一言以蔽三百曰思無邪而其訓諸小子也曰可興可羣而又曰可怨曰事父事君而又曰多識鳥獸草木故不善學者雖誦關雎殷武不能授政以專對而善學者雖孺子之歌足以崇德而修慝夫自孔二公之勞于是帖也下至稗官野録釋偈道典其爲滄浪清濁濟矣是獨不可擇善以從乎而奚以廢爲曰然則可廣其傳與曰陸敬輿之居忠州也聚今古集驗方五十篇以療癘彼其匡君捄時

鬱而弗宣殆其惻隱之緒餘乎兹帖之刻渫與好事者公之比諸中郎之秘異書以自助者異矣而徯患其弗傳吾輩今之虎邱固亦六帖也以登眺者取諸岩壑以奇麗者取諸煙樹以詞華者取諸題詠以伎術者取諸劍以清玩者取諸泉以雄覇者取諸闔閭以禪談者取諸生公以氣節者取諸東坡以道誼者取諸和靖以高風者取諸延陵以至德者取諸泰伯學者其善取之而已矣

資治通鑑補刊序

嘉靖辛丑益與李子本同官南雍縱言及於治道李子曰治道之要鑑于古而已矣人之修容以窺鑑也雖嫫且倩者瞿瞿思正其衣冠也而況鑑于古鑑于人獨無興替得失之感乎昔在司馬公光與劉子攽劉子恕范子祖禹接春秋以作編年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凡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法而惡可戒寔惓惓焉三代而下其眞資治之金鏡乎益曰予嘗稽其志矣古語有之人擧其疵必怒而鑑照其醜則喜故無心者可感通而有意者或扞格方公之辭樞密分司西京也適當變法之衝其所欲匡主庇民咸托諸書以自見使讀之者觸其天機將有不言而喻則斡乾轉坤之功

豈必于身親之故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説牛李維州之爭與嗇夫弘羊之旨同出而異條兹其良工鑄鑑之苦心乎李子曰是書也胡氏三省嘗註之刻藏南雍而邇稍缺亡焉如及時補之庶以廣先哲望治之傳邇屬六堂之彦諭諸生以義助工者聽而徽州汪生文琯願出力獨任之遂嘉而許焉刻未畢而予南歸李子命汪生以授首簡于山中披閱逾日夜粲然完矣乃拜手而序之曰富哉鑑乎善取諸鑑者如鄒忌之相齊以自鑑如忌之悟齊王以鑑于國其庶矣乎夫忌之昳麗不及城北徐公而其妻之妾美之賓客亦美之

及窺鑑而自視䠶然以爲弗如也寢而思之曰妻之美我私
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賓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以齊國之
富且尊是三蔽者滋甚矣入以告于威王威王矍然下令吏
民面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譏於市而聞者受
下賞於是燕趙韓魏咸朝是非善鑑之明徵乎宋之諸帝諸
相其自標許過齊遠甚果不爲三蔽所眩則必念稼穡之艱
難而不忍於綱花石起艮嶽矣察左道之誕而不甘於班金
籙建神霄矣嚴忠邪之辯而不至於任汪黃黜宗李矣預夷
虜之防而不至於恃六甲割三鎭矣攬威福之柄而不至於

亭香蘭撰福華矣悲夫資治之望竟爲鄒相國所揶揄也後
有作者卽殷鑒而求之涑水其猶炳炳乎雖然有機焉吾目
無翳則對影可以照鬚眉糠粃入之則撫形而不覩山岳心
體澂瑩之妙何以異於是是故惟唐虞能精一以執中惟伊
傅能咸有一德以沃心惟孔曾能一以貫之而別於博學以
識茲出治之大本達道也巳豪傑林立盜無出力獨任之者
草莽雖病尚拭目以觀其成

冷溪王氏族譜序

某童時習聞易齋大夫庭訓曰紅巾之變高祖靖齋公以智
勇爲鄕所推保障二十餘年時冷溪王翁吾吾以十萬稱富
戶羣賊謀噬之公提兵以援遂以子樂山府君贅于家洪武
初兵部言舊僣名號戍邊逾十年王翁以富戶塡實京師府
君兩以贅免歸與王夫人拮据立家生四丈夫子迄于今澈
源孫支皆王夫人之瓜瓞也某譾識之弗敢諼及訪冷溪則
其彥曰彜曰崇曰濡曰應等協力立始祖祠矣詢之則吾吾
翁無後廼議立龕以祔始祖以永王夫人之孝嘉靖辛酉彜
等相率以族譜徵言曰王之先出瀘溪公公之玄孫曰丞伯
曰方伯當宋理宗景定庚申自邑城茅堂徙城南浮山之陽

是爲冷溪始祖二世祖麟叔登進士第教諭高安陞鄂州學
正麟叔生五男子曰誠存晉唐發素瀘川申如善廸産以富
甲于邑稱爲十萬主家元末兵燹譜系付烈焰子孫奔竄四
出其後以武顯若雲南蒙化衛指揮諱本以文顯若湖廣益
陽縣茅家山別駕昆季諱澄諱淵若四川眉州小南街知縣
諱榦各蕃衍不替四世祖愛吾以儒捐貲助本州姜侯明修
大成殿及文昌井事載邑志吾吾翁其弟也五世祖導陽號
竹西本州副潘岳薦舉爲學賓六世祖韶任浦江二尹徙于
永新之田西八世崇以例舉吏目于桂陽有政績十世燦任

浙江仁和典史玨孫則九世孫也務承吾考南軒之訓與兄
方姪聯衷集譜系將鋟梓而力未逮獨念族屬落莫無以光
顯前聞而女之適名家多以外孫顯諱仕明女適封兵部尚
書彭毓義是生大師文獻公諱叔賢女適贈御史羅拙軒是
生憲副克菴公諱則廉女適封大理評事劉威是生憲使東
軒公施于內翰泉諱恭武女適彭大師姪題是生員外鑾如
易齋公施于我司成其先世預寵嘉之願惠訓言以貽我後
之人俾知所佑啟用無湮瀘溪公之緒其謹受之會困於痰
火未克就喬等毋見屢督之則敬述所聞以復曰宅相之兆

青烏家嘗言之矣吾儒之奪神工改天命上不在天下不在
地而決諸吾心操舍之微慎而修之可以升美大怠而悖之
不免淪暴棄古之善存其心者自戒自懼顧諟明命無忝可
以孝親匪懈可以忠君友于可以和兄弟協比可以睦姻隣
若然者雖考澗阿飫藜藿不失為求多福若怠肆淫泆越厥
命以自覆雖都三旌享萬鍾不免為自作孽昔在瀘溪公以
勁節浩氣與忠簡聲氣相求英俊顏厚奸諛骨寒二詩讀之
有躒千古凌三光之興討一時氣焰如格天閣者蕩為飄埃
貽來世嗤唾識者將何所擇焉諸君創祠以尊祖修譜以睦

族此仁義之良也繼自今廉其文必覈其義事死如生事亡
如存視貧如富視疏如親務敦一本之實而免於秦越之恝
違則與民由之窮則修身見於世庶式濬瀘溪公之源以放
于海其我易齋大夫之盛預寵嘉之

古城壽言

嘉靖乙巳之夏東廓子與同志聚梅陂歷古城縱言及于風
俗曰夫家莫貴於範矣國莫貴于倡矣天下莫貴於教矣謏
說殄行唐虞所不免而納言明刑俾協於中則海隅蒼生罔
敢不應而苗頑且卽工其教之暢乎否則淫酗以化師師非

度而小大且草竊奸宄矣其教唐非無倡也幽非無倚也曾
非無夸詐也而崇勤儉課耕桑秉信義相與守之弗變其倡
之隆乎否則漆洧相謔宛邱屢舞靦然而無忸怩矣其倡石
氏孝謹楊氏清白柳氏禮法子弟若律令條格瞿瞿惟恐獲
戾其範之立乎否則僭侈相競貪戾相戕如城狐市虎駭聽
而怵視矣其範吾黨之士果能徙義改過惻惻焉講學以修
德則範以綳兜倡以宮羽教以鐸鞞鼓磬風移俗易其猶有
望乎自齋王子避席而請曰貞善欲有言然若吾翁醒齋先
生其可以範乎哉奉祖母周以色養怡諸叔以厚存恤遺孤

族祀以尊祖藉宗法以聯族訓不肖兄弟以志於學茲登大
耋矣夙興夜寐猶以爲子孫先鄒子曰醒者醉之對也逐物
則忘親徇私則背公趨利則捐義世方羣醉而獨醒焉於孝
謹淸白有光矣故能醒則壽南野子曰翁之七袠也予與涇
野子壽之茲其可以倡予哉稱淑者曰貴德而賤貨悼敝者
曰貪富而好奪克翁之志貞教其子雖祿食而田廬無增也
是恒其德而不爽又十年矣前輩風流舍是吾奚觀之鄒子
曰貞者邪之對也趙孟之貴季氏之富其吉而匪貞乎證羊
之直蒙袂之介其善而匪貞乎靜言之愣色取之聞其譽而

匪貞乎執茲訓也以徙郡邑將有賴焉故能貞則壽石竹子
曰豈惟郡邑四方其訓之伯也吉由平山歷司寇司空貞荃
於潯州烟幅如一日仲也善筮仕海陽以愛民忤大吏歸而
取善於吾黨季也譽力穡以養而諸孫一視一覲輩方騁芳
擷華以弘乃祖之訓鄒子曰範以基倡倡以基教崇卑廣狹
異也而機緘則一翁之子若孫暨我同會人人醒其醒貞其
貞壽其壽則光邦家茂德音以保艾爾後豈槃有位者專之
於是中洲子東沔子武山子前川子龍江子兩湖子寧衣起
曰吾乃今聞壽之義矣人人有壽於已者顧弗求耳八月四
日翁維壽斯吾黨其如期相率壽翁且求以自壽

樂安東門重修鄒氏族譜序

惟我鄒之先受氏于宋著望于范陽廟是刺史于臨川卜築
于宜黃而大衍于天經天締其顯于炎坪遷于永豐爲吾派
之自出皆祖仁遷公其遷于臨江顯于樂安東門以派于蓮
池于杏村皆祖仁遇公徙歲易齋大夫奉使于閩道出樂安
寔與東門通譜東門之遷自德輿公始代不乏才曰澥應淳
熙癸卯貢纂緝邑誌曰琳又籍嘉定丙子鄉書授奉新簿時
有異才之稱曰元凱魁咸淳丁卯仕終鳳陽判曰宗信惇孝

行而望重鄉邦先世之文物班班然至九世孫曰思敬思仁
思德思仁再世無傳而二思之後日以繁衍又二世曰艮以
進附縈昌松溪邵武三縣有惠政士民乞留之特
旨賜襲衣陞六品俸仍掌邵武事東里楊公薦其可大用遂知
衡州府嘗與兄斗編緝舊譜以梓薦紳諷之誦之其孫曰環
以鄉薦知東流縣曾孫曰確以鄉薦知武陵改藤縣文物愈
彬彬矣嘉靖辛卯庠生碩與從子人望謀于衆曰譜三世不
修昔人比諸不孝今泝正統癸亥將八十年矣其尚思續衛
陽公之業於是曾璧等倡之人紀等校之人龍等協勞之而

碩等矢心以公筆削首以叅式次以世系繼以家規終以文獻逾年而始就其言曰譜之爲義有孝敬之道六焉聯其原可以永思矣聯其序可以別昭穆矣聯其宗可以親親矣聯其年可以老老矣聯其爵可以貴貴矣聯其行可以昭德矣聯其規可以世守矣聯其籍可以徵徃矣而終篇惓惓以立德立功立言期其後之人又逾年攜示予青原山中益受而讀之曰子之言美矣又何加焉無已則請以孝敬之本爲昆弟子姓切磋之夫孩提而知孝及長而知敬彼豈嘗讀書史通名物而後能乎良知之精明眞純不爲嗜慾所壅則天機發

露如源泉混混東注而不竭故生必盡養沒必盡哀祭必盡誠兄弟必盡翕族里必盡仁蒞官必盡敬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在昔先民戒愼恐懼之學造次顚沛參前倚衡所以懋濬其源而惴惴其或壅之也是以蘊之曰德措之曰功述之曰言彼修譜以照先範後則言之一端耳子且以世之從事譜系者咸能盡其孝敬乎修詞立誠由盈科以放四海是之謂有本若以侈門戶徼聲譽奚異於集溝澮以自盈也凡我鄒之世幸相與深求其本以無替我祖德

贈大岳牧沅溪何公巡撫山東

嵩嘗趨曲阜謁文廟登奎文閣徘徊泗上築場之墟因嘆聖化之隆參天地同日月而千餘年來乃以訓詁著述相倡和也甚者以浮詞徼世資然則子臣弟友庸德庸言相顧慥慥其竟託諸空言乎比觀汝上濟任城歷徐邳之刻徃徃以黃河爲盈涸盈則北廬連疇千里魚鱉而涸則官筏漕舟若雁鶩不能咫其跡雷夏灘沮浮濟達河之績何以復焉邇者白川周子踐治河之策以溝洫爲首曰濬畎澮距川決川距海故無不治之水無不治之田石塘曾子搆書院于會城擇俊髦簡師儒以崇正教而敦實行嗚呼天其將啓神禹之業宣

聖之學乎其機兆矣沅溪公乘其機而力任之遺大投艱式翊

聖志嘉靖之休而丕承大司空過庭之訓是忠孝交相用也濬澮濬川之功立則潦可備旱可支猾盜可限驕虜可制中原可富而東南可紓矣庸德庸言之教章則父子可親君臣可肅夫婦可別友朋可信萬物可育而天地可官矣夫惟敘惟歌之烈誰不願之然非神鑒而鬼輸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弗入若是其以饑溺在躬也而斯衆斯和天不可階亦自忘食忘憂絕糧徵服得之公其無諉以爲難乎君臣朋友咸

以義合也故責難爲恭陳善閉邪爲敬而謂不能爲賊世之
都俞吁咈而切偲賙遺其果恭果敬果賊在公權度中矣

四友軒中贈言

大司馬甘泉湛先生涖政而優日與四司之屬講道于四友
軒中焚香盡炷而後退諸僚欣欣相厲以爲得師也未幾公
致其仕以去四司之僚吳子麟吳子藩張子邦瑞陳子一貫
王子畿薿子木陳子錠趙子維垣趙子伊悵然嘆曰吾輩何
以用吾情也乃詣鄒子曰願得一言以發明吾道之光且使
吾輩永有所箴規守益起問曰夫何以謂之四友也曰昔者

三原王先生構亭於署之東植竹植松植梅植栢曰同聲則
相應矣同氣則相求矣夫四物固天地剛大之氣歷歲寒而
不變者也物且有之而況于人乎曰聖門亦有之得回而日
親得賜而日至得師而有輝光得由而惡言不入非孔子之
四友乎曰疏附曰奔奏曰先後曰禦侮非文王之四友乎故
同聲則相應矣同氣則相求矣有文王則有文王四友有孔
子則有孔子四友有三原則有三原四友有甘泉則有甘泉
四友天機之不可掩也如是抑嘗聞先生之宗旨矣心無一
物天理見前參前倚衡乃達乎性靈噬茲聖派也大虛之統
萬物也生育震耀收斂伏藏而無一物能爲大虛之累故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德之虛也文王之純於天也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而丕顯之謨顯西土而光四方故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聖德之虛也先生少學江門而靜養于烟霞
及入翰林時與志遠又退居于山中適
新天子即位任司成歷宗伯擢冢宰轉司馬雖未展所學亦
既試矣茲其歸也率吾黨之狂簡去過不及以趨中和使及
門之士於回之仁賜之辨師之儀由之勇泯然無迹夫是之
謂大成而無所成各其忘食忘憂之學乎吾與諸君離先生

而南也迹有聚散心無聚散其尚戒愼恐懼亦臨亦保以無
忘軒中之訓

復古書院志序

嘉靖壬戌之秋新刻復古志成尹郡侯一仁纂之劉柱史陽
訂之諸生黃旦劉　鄧周劉秉亮謝于喬校刻之其首　曰
訓述曰碑刻曰贊劄曰詠歌曰報祀曰經籍曰堂宇曰界止
曰田地曰什物是惟艮師帥所經綸而嚴師勝友所貲鬻也
其附錄曰丈田曰糧長曰水夫曰機兵曰絕軍曰額丁曰驛
遞舡曰沙米曰鄉約是惟鄉父老所圖回而諏俗詢政所稽

窣也守益三復而嘆曰復古之義大矣學若稽古始自放勳
重華代天立極納萬邦于時雍風動中其在莘野自任以堯
舜君民鳴條桐宮格于皇天傅巖旁求學古訓以啟沃霖雨
舟楫匹休阿衡洙泗之興明王莫宗祖述憲章好古以敏求
與天地日月貞觀貞明陋巷之有爲泰山之終身憂毅然以
尙友千古位有崇卑時有顯晦而復古一脉緊先民是程惟
茲書院艮師帥主其成羣師友協其志而成人小子疏附後
先四鄉之父老扶杖而觀德化以迄于今茲休渢渢成帙異
時稽古者且有率由焉凡我同游入斯門升斯堂咏歌斯樓

藏游斯室惟曰其先定厥志迺克正厥事惟藏否汙隆自他
厥惟志所詣惟天降衷惟堯繼天惟伊傅逹厥施惟孔孟弘
厥緒于惟法服是服惟法言是言惟德行是行曰予德若弗
類予惟𡚁天惟嘐嘐古之人罔敢弗掩惟流俗汙世罔欲自
媢以賊正學肆用有以行舍有以藏以酬艮師帥茂對文明
之休庶無曠茲廣居庸光于茲籍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序類

觀光贈言

南都同志胥會于觀光語及道不遠人之學東廓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則爲忠矣如心則爲恕矣而肙嘗求
之於外使道由師友而得則道在師友矣使道由簡編而得
則道在簡編矣簡編師友最爲近之不曰執柯以伐柯乎時
張子益在坐趨而請其方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自
所惡言之也求乎子以事父求乎弟以事兄自所好言之也

事上使下未易盡也即所惡而勿施之無俟外求矣孝親弟
長未易盡也即所好而施之無外求矣子益曰夫簡編師友
將不必求乎曰夫子固言之矣友也者以輔仁也前言往行
者以蓄德也仁也德也果自外至乎抑自其中出乎古之人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眞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則忿懥好
樂無所滯而大本立矣親愛賤惡無所辟而達道行矣故脩
巳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愼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
四海是之謂不遠人以爲道子益矍然曰謙乃今知好惡之
外無學矣好惡之外無政矣未幾大冢闕守子益以刑部膺

命而行同官之彥同門之舊相率問言以重其別東廓子曰子益別矣無庸於多言矣子益貌癯而志壯位抑而政亨學愈崇而執禮愈卑其任重以道遠也孰禦焉大名古爲名郡狄梁公宋廣平遠矣稽于遺政有王文正韓魏國之愛焉南望澶淵有萊公社稷之勛焉西臨魚水有元城盡心行己之要焉是簡編師友之炳炳也子益其時擇之而已異時聞以治平入贊皇極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斂五福以錫萬邦其在大名乎

錫封贈言

國家嘉羣臣勞績率視品級推恩其親礪臣節也羣臣榮上之賚論次其親之行義相與歌之昭親訓也大夫士聲應氣求沨沨然頌其過而祝其有成敦友誼也其後相沿以爲彌文蔑功而受之曰濫蔑行義而張之曰誕蔑規祝而侈大之曰諛嘻敝也久矣予去京師十有七年而始入同志之友相與切磋焉謂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曾呂子信卿以柱史拜恩封芝山翁如其官而贈姚章爲大孺人錢子洪甫尹子任之以倒問言予啞然笑曰吾輩亦不免於爾文乎二子肅然曰彼以其文我以其實夫何傷予瞿然曰善乎其學之也鈞之誦詩讀書也而或以治聞或以畜德鈞之射策決科也而或以市利或以行義鈞之守官涖民也而或以肥家或以肥天下故以實出之則好勇好貨無往非天德之流徹以文出之則示禮示信不免於霸術矣以呂子之敏而好學致忠以行其文則將順匡救罔敢懈也而臣節日礪矣出言舉足罔或忘也而親訓日昭矣規過勸善罔有燕辟也而友誼日敦矣在易之訓曰修辭以居業曰知至至之而可與幾曰知終終之而可與存義合內外貫始終其忠信進德之全功乎是在呂子勉之而已矣呂子亟爲予言乃翁好易壁間畫

列上下篇卦爻凝然時有所思作詩及樂府無慮千餘篇藻麗有思致獨不喜作時文覓舉其恬淡冲漠於機械寂如也而大孺人相封君講畫宗法緝先人祠墓收族貧者與飲食有慈惠惇恪之遺韻焉徵諸錢子亦若呂子之言也歐陽子崇一所謂尊德義之致樹出處之節以顯吾道者其有望於呂氏乎

贈梧岡王少尹

戒懼之學自唐虞兢業以來相傳一派正脉不覩不聞以言乎寂然不動也莫見莫顯以言乎感而遂通也須臾勿離

有以立常寂之中而擴常感之和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大事小事舉從此出學術不明徃徃縱其氣習之偏罔知防檢忿懥好樂滯於内而親愛賤惡辟於外故事君弗能匪懈事親弗能無忝保民弗能如傷而愛士弗能若已有之毫釐千里其機可畏哉梧岡王少尹常親炙先師之教及臨吾邑慊慨共其職士民翕然有譽處嘗作毀譽篇勗之以戒懼自信之功比督賦南都徵所以別者因申是說以賛星漏夫愛人以德同升大猷之公也愛以姑息戴胥及溺之敝也復古諸生方以斯學爲務使君恊恭之餘尚相與交礪之

贈宗伯昭

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唐虞相傳變化氣質之學也古也從其氣質之偏而變化之今也從其氣質之偏而克拓之故古今不相逮非繇資禀盡在學術以子夏之臨不可者蓋拒之矣汝爲君子儒所以藥其硜硜也而終也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視四海如兄弟以子張之辟蓋難與並爲仁矣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所以藥其堂堂也而終也嘉善容衆執德信道以爲有無聖門善教善學易惡至中以爲來世法程郎是可以黙識矣吾友宗伯昭英才博聞功名可唾手取

而偃蹇不偶乃與吳中諸俊杰大肆于古詩文今年五十有一矣視予考功愀然相礪於先師之教因述所聞以商之古之人五十知非言有悟也六十而化言有養也九十有五矣而儆戒屋漏言有終也予與子盍交礪焉無局於氣無眊於習無忘於師訓無畔於聖學庶曰其永二先大夫之緒乎

江西戊申同貢録序

石城許大夫新莅學政合江右諸士子而甄別之拔其尤以貢于天府將行訓之曰二三子其思自重乎

國朝選士之正途維科維貢咨爾江右以貢位公輔列臺諫莅

藩臬郡邑炳炳與科甲並重邇來乃漸輕矣

天子厲精圖治鑒于成憲鋭然以三途並用甚盛典也矧茲戊申緊我

高皇用夏變夷再闢乾坤之運諸生其務自重茂對休運以匹于前聞諸生退而爲同貢録叙少長紀里籍列三世以逮昆弟與嗣將世講之而命予弟臨曰子貢元也其得司成氏弁諸首簡以爲茲録重叔父貴復督之益乃拜手言曰善而石城大夫之訓也貢之制昉于夏后而備于成周儀牲菁茅以爲祠貢絲枲絺紵以爲嬪貢丹漆砮磬以爲器貢玉馬皮帛

以爲幣貢秏𢺻箘簵以爲材貢金錫龜貝以爲貨貢玄纁璣
組以爲服貢羽毛夏翟以爲游貢魚蓋橘柚以爲物貢是以
地無廢材用無廢事況人才所繫官天地而宰萬物其可貴
可重非服食器物局而弗相通故浚明亮采翕受敷施而虎
賁綴衣大都小伯以和我庶獄庶慎自一行一藝咸獲自達
于上其選之之目由後可稽者則賓興之典舉于鄉遂而庠
序之異貢于大學其後世科貢之所繇基乎漢氏賢良孝廉
外置大常博士弟子以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不悖所聞爲式猶有古之遺焉唐之學館宋之三舍文藝卜

熾而德行微矣是以遞重遞輕遞興遞衰其好尚漸漬使然
非降才異也試以揚州之貢稽之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卉服
織貝克然無議前聞也獨於人才乃弗逮于夏與周乎二三
子懋對良師帥之訓以自成自道盛典難膺休運難遇以敬
有官以亂有政以代天工以補袞職以康兆民撫四夷如金
玉皮帛式光于充庭之實等而上之則尚友千古裁成輔相
以運天下於掌等而下之則卮言虛貌攘君罔民苦窳而不
適於用秖爲鄙薄口實思齊內省其將孰擇焉古今輕重之
辨罔不由人羿以力浞以詐則夏之士輕芮伯以貪暴公以

讒則周之士輕賢良一也董仲舒以正論則重公孫弘以曲
學則輕郡文學一也梅福王章以剛直則重張禹以軟媚則
輕噫可畏哉與時尚有按是錄而稽切之其孰重孰輕自有
衮鉞在

安福三刻縣總序

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
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蓋其義精矣積民以成
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
邦之基必始于邱民故王政之要莫要邱民而致察於縣成汚

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讐斂姦心競生僞端交
作神出鬼沒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號角雀日繁而佩牛犢
日湜孰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圮其基也安
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
周民數以覈賦稅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覬貧弱無所疚而胥
吏無所搖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届黃籍
之造惓惓以松谿爲法復刻而戸授之邑之父老子弟沐浴
慶澤怗怗無後慮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
遴能以圖局矢神以袚志剷根以均甲惓惓以景山爲法而

屬劉薄齋日督其成比膺
召命亟刻之梓而告于益曰版籍情僞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
淆之雖夙夜從事猶槩然于中暨核新籍督賦犂然無升合
爽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願徼
言以告後之君子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
慶乎維民有常懷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日晟咸和則
父母孔邇率籲憂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以保衆胥親之矣
否則感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
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刊以訓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

碑載道帝賚三接以今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于
交川體信達順以迓續民命于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
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賛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
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
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尚槩與萬邦卭民慶之古不云乎達
于上下敬哉有土

壽年友憲伯南江子八十序

予與晉陵南江鄒子斂行同第于辛未南江子出令浦江以
考最爲遂菴大宰所首稱入司司徒之政委榷江州爲商民
所便不·於國課外求羡餘歷員外郎中擢參廣西以議句貨
政成副雲南之臬事尋以煩言改廣西遂致其事以歸居官
二十四考家無長物遇有羸餘則悉以供賓婣之資其乏也
則甘淡薄以自適未嘗以戚容告于人處親朋僚友至于兒
童走卒率坦坦無所忤酷喜奕棊毎對枰忘寢食煥冷老而
不厭於毀譽成虧泊如也予自南雍歸南雍之士送于晉陵
而予友少初徐子理邑政乃約南江子祗謁忠公墓下仰瞻
晬容旁睨宰木俎豆咏歌眷眷不能別時南江子壽七十矣
相與握手執袂以無怍忠公爲贈處之視嘉靖庚戌秋七月
九月南江子登八十之壽其冢子騫丞合浦介子駪簿雩都

不獲稱觴賓筵駪與騫謀曰其得東廓司成一言以爲壽筵
祝東廓子方爲雩都序續刻思賢之録務書而嘆曰吾何祝
乎祝之以忠公而已矣公之修名姱節與日月爭光而其踐
履學術微言細行咸可以師來世故皷篋問道闕館授粲究
理窮別邪正以長育四方之英其廸士可師也浮舟躡履招
禪訊仙情與景會前倡後酬翛然揖古人於千載之上其風
度可師也再列諫垣犯顔批鱗言路閉塞嘅嘅朝陽視叱時
宰如此嬰兒其節義可師也拱北有軒初心湛然爾爾餘息

丞詢國事欲匡主德以與三五比隆爭治其忠愛可師也知
思有堂奉母訓弟欣然不知老之將至其孝友可師也了翁
龜山推轂周行而承君景滌披襟沚語人有一善若拱璧駟
馬而願交之其取友可師也論孟有解義易有說操不售之
具而北面潛心若列聖親指授焉其嗜學可師也訓子學規
究極淵源奏議足以世父業而語餘足以傳師授其貽謀可
師也是八可師者將四國訓之百世慕之矧在我同姓越在
我後嗣顧可以自諉乎南江子之少也以三禮舉南畿第一
莅官居鄉凡四十餘年而動履罔愆精采日康茲復以景揚

先烈爲義方訓其志倘可槩覩矣忠公之銘座右曰志難成
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訓以夙夜無少畫於須臾聲載
寶而遠鶱煥祖考之規摹彼聖賢亦人而已庶以此而爲徒
其自任以斯道之重如此故炳炳壽于無疆益嘗謂同志曰
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吾身不能爲賊賊乎恭乎將
孰從乎知而莫擇孰云爲智擇而莫處孰云爲仁仁且智矣
是爲無疆惟壽請以爲南江翁父子祝

復古書院贈言

聯泉杜史孫侯聚于復古切磋絜矩之義中席而請曰愼北
鄙人也往肄業庠序俯首詞章比入仕版慨然功名之際未
免以氣習用事今乃知聖訓之切吾身也富哉矩乎能者以
戰兢葆之則有猷有守錫
皇極以福萬民不能者以逸欲戕之則作好作惡拂羣情以速
菑于躬東廓子離席而拜曰益也學于師友三十餘年使君
何取善之篤入道之敏也聖門志學以不踰矩爲準賢智而
過愚不肖而不及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皆踰也故立與不惑
知天命而耳順精神命脉融結凝聚以依中庸而達帝則故
天命謂性指降衷也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指實功也自矩之

大公曰中自矩之順應曰和自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發育
而峻極曰位育若然者質鬼神俟後聖畢幽明古今而無二
矩夫是以無惡無射以有譽於天下使君奉
天子命以按南服將清戎伍儁胡虜而兼理匠班軍料以濟百
乏之需拔大還鄹其亦絜之以吾矩而已矣益不佞謹爲羣
情誦之如使清戎而果足以充伍儁虜雖損於民猶可也長
解督追雞犬弗寧而新軍入衛旋踵逃歸萬民荼毒而
國家無一矢一戈之利竊悲夫割股以啖腹而腹未得飽也如
使匠存而追逋班雖急其後嗣可也匠亡矣而攤於里甲是

毆里甲而逃亡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寧無動魏文侯之嘆
耶如使運軍以口粮准料價限以年可也逋以三十年而償
以一旦馬力窮矣而求不已必逸必攫將不待顏氏子而後
知之矣
天子建中和之極以馭萬邦也宰執者其工師也臺諫者議工
師而贊之也稽諸往牒方員隆汚其亦可鑒哉露臺惜金後
宮衣綈雖純駟不具米石萬錢而終臻貫朽粟腐之休栢梁
競麗五利兆誕雖告緡錢引株送繡斧擊斷而弗能靖輪臺
一詔宿痾盡掃少主一圖國脉潛回如昏霧積霾復覩炎光

之烈故循規履矩迄可盤盤側而批之立以苦窳矯而復之
循可救補當局羣工寧無遠猷辰告者乎使君勗哉見賔承
祭須臾勿離集衆思以廣忠益責難
明良誠立神應俾好仁好義與孝與弟式紹隆古之化而外本
内末一洗而融之是萬邦黎庶舉沐浴五福而拯於六極也
復古善類其邛首胥祝焉維茲復古松谿大宰肇其基少湖
相國翊其成而使君慨然增田以嘉惠我諸生其焉能諼之
諸生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木瓜之情古今同矩也是以徵
瓊瑤以納諸虎賁

虔州臼贈

中丞秋厓朱公之莅虔臺也貽永感録以示益嘆曰茲其錫
類之典乎爲閑民爨徵天道用招風化焉未幾公移閫于浙
江兼理福建以靖亂階嘆曰茲其
明良嘉靖萬邦之畧乎顧懷德者何以諼之爲紀往勛邢部訓
誌去思焉公遣舟以迎適舘授粲論學于學聖之堂益曰學
至無極翁精矣匪聖奚學匪天奚希一者其本體也無欲者
其功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
克一工課猶惻惻勸戒若是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

色中不自洗刷將奚以接于凡民矧曰與于聖同堂兩儀並
位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其無極之貞乎公曰嘻洮嘗兩宰州治三歷部署五莅藩
臬思以政爲學而莫予助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敢不乾乾
弗息以對越明命翌日燕靜觀堂而論政焉益曰政者正也
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猶執矩于此以方天下之不方而
已矣夫濱之海寇與寧紹相剽刼也處之鑛徒與建寧斜串
也皆鹽販逋逃捐生以徼無涯之欲古之訓曰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綏猷無主有欲乃亂皆自上任之釁端初萌玩愒弗

報權貴聚藪駭術罔詰朋㾗耳目漏洩情實簿書相謾勝敗
弗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菑其身犯是五𧦤又奚尤于
羣盜故匪㢘匪明匪正匪慎匪斷舉弗矩也公執素矩以往
其患弗方乎公曰噫紈嘗仰愧
國恩俯懼庭訓永感母氏之烈思以學爲政而𥠖乎無稅駕也
今齒髮日邁遺大投艱敢偭規矩以自弛晚節益曰公勉之
矣學與政匪異轍也古與今匪異性也多欲之蠹爲蝕以潰
諸物無欲之醇爲舜以同諸天伯益仲虺在公握其機用贊
堯湯於以弘移孝之模而裁成輔相身親見之謙抑自以視

公戒行有期矣藩臬之彥臨溪張子永明白坪高子世彥肅
幣以遺公拜手卻曰玉帛古以將敬也而世以爲賜是貨之
也張子顧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教也贈以財孰若贈以言
廼詣濂溪祠以徵言益拜手謝曰贈言古以責善也而世以
相爲頌是諛也高子顧張子曰善而司成氏之辭也贈以頌
孰若贈以規益復拜曰夫諸君子恪共朝夕錫福于我士民
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不暢嘉命以納諸虎賁

贈董謀之

予往歲受學虔州與董子希永切磋世講之誼後二十有八
年復辭爵孤遊天稽游希永之家子謀之趨而問學焉予曰
生固名家也璜溪大卿之祖武文僖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字
之既詔之矣古之聰也聰於道德后之聰也聰於務利故鷄
鳴而起孳孳則同而舜蹠且天淵生其謀之而已曰聰之病
此久矣思以魯對治之則奚若曰聰明睿智天德之本體也
柴愚參魯聖門之所指渣滓也子欲以渣滓易本體乎古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以纖毫非禮戕賊天眞而世之機械
變詐者謂爲朴魯無用從而嗤詘之機變日深禮度日敗而
驚然自以爲至巧若醉酒者之號呶而笑醒也曾氏之訓曰

仁以爲己任死而后已其弘毅之學任重道遠至於全歸而
知免此豈魯者所能乎澄滓消融本體呈露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皜皜而無以尙非聰明睿智達天德其孰能深造之故
謀之而得則爲肅爲聖以保五福謀之而弗得則爲蒙爲狂
以入六極茲武王之所汲汲而訪也濂溪元公一者無欲之
要陽明先師致良知之規皆箕疇正傳也而虔州獨薰炙之
廟貌巍然陟降對越𥠖然師保之臨焉謀之其敬脩可顧內
斷於天君無爲浮習所眩

鄉會祝言

禾邑之南鄉山環水抱風氣完固世族相望淳龐未斲乃嘉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鄉吳龍尹張賀段洪周十四姓之彥胥約于葛泉以勉德規過興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時義有會誓有會規有會條期以潛摩禮義同升于古道每月一會每姓亘一月至于秋凡八舉矣少長咸奮强弱得所稅賦以時而盜賊屏息公庭無訟牘焉季秋二十九日届柱史初度辰同會之俊髦告于耆艾曰柱史式克壽吾鄉吾鄉壼圖以壽柱史徃者丈量之旣甦我民瘼講學之約勉我士習攬轡之風丕振于南畿維茲司成東廓子同講于年誼同啟于昊天同事于廣德是宜徵言以爲祝於是倘義吳翁錫逾大耋矣命尹生珏及其孫庠生懋桂以來東廓子欣然曰茲宜壽哉茲宜祝哉壽者世所胥欲也祝也者世所胥愛敬也弗愛弗敬而惡且戮焉斯詛之矣祝于子姓祝于婣婭祝于賔朋則荐聞之舉一鄉耄倪而胥祝焉予未之前聞也世固有虛譽浮于宦轍而隱慝彼于比閭席勢以咆哮則詛爲猲虎矣鬻貨以請託則詛爲蒜蝇矣誣善以娼忌則詛爲沙蜮矣而疇以祝爲南屏君克纘先大夫之緒逾弱冠而膴仕

朝著逾壯而鬬鑿徵寧天下顯然以公輔目望之甫强仕而歸養慈闈勉遂以自廢斂其天明用小試于鄉鄉之沐德翕翕以爲横[illegible]晝[illegible]之風皇然威鳳拱璧視其永安而久完也天視民視天聽民聽福履耉耄其神明寔勞之矣君之冢子承重嘗學于予預聞天人善慶之機其尚貞率二弟某某合敬同愛以緝熙而翁之志而鄉中十四姓之彥一德相承無爲陽率陰敗始合終睽以于耆言則浣溪翠山胥躋于壽域將與藍田無彊惟休

青原贈處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于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逾年先師薨于南安不及稽二子之成也而二子交砥互礪以求不墜遺緒聞吾邦惜陰之會視四方爲盛冒暑跋涉升九華歷匡廬以至復古大會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携子弟從之而南昌臨瑞撫贑之彥亦聞風胥集相與宣暢格致

宗旨工夫縝密本體精粹人人若先師之臨乎上也龍溪子以病踰月而歸緒山子泝澄江入五雲以別同志瞿然瞷慮之義盍拜手繹以所聞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而莫見莫顯體物不遺不覩不聞眞體常寂命之曰誠莫見莫顯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虛常靈有無之間不可致詰命之曰幾性焉安焉知幾其神以止至善天運川流不舍晝夜復焉執焉見幾而作遷善改過雷厲風飛不俟終日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寂不寂則撓其體親愛賤惡而辟則感不通不通則窒其用愼哉其惟獨乎

獨也者幾也于焉戒愼于焉恐懼曰瑟僩曰赫喧曰精微曰廣大禮儀威儀無適非仁發育峻極無適非天是爲誠立神通全生全歸之學世之擬議言動繩趨矩步而貞純未融其蔽也支獨抱立機與造化游而人倫庶物脫畧未貫其蔽也虛皆師門所弗與也況于矮人觀場狂犬逐塊遊騎無歸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悖愈擔當而愈猖狂其獲罪于天命也滋甚凡我同游無智愚無仕隱無耄倪從精神命脈處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夙興夜寐無負此生以慰二君子千里枉教之志浙中諸友寄聲胥勉之異時泛天眞謁蘭亭歷赤城石梁放于東海歸探鸞湖象山遺蹟共結江浙一社以服膺師訓庶無爲茲會玷二君其有以處我

續刻思賢錄序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勞節鯁論炳耀于元符崇寧之間其奏議序于楊文靖其文集序于李忠定其塋也銘于陳忠肅其復墓亭也紀于葉水心其錄思賢也序于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于有司建祠宇清塋域請設書院而採摭以刻是錄其諸尚友之志乎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靚祗謁林莊公

墓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駪薄于雩都奉義方以刻是錄取後來脩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慶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二記終焉益盥誦連日夕作曰應芳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恭以遏佚前人光迺拜首而言曰以益觀于言路通塞之際蓋爲往鑒永嘆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廷亘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洒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鳴慶歷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黨斥接武若與佞爲市與忠義爲仇者即有隱憂伏慝孰視以言爲諱馴至靖

康扳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目拱把于霄養於豫也蟻穴
潰堤愼於漸也噫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
還馴貳吏兵亦日簡在矣論事彌不置非曰嚼然以沽㞐也
而一擠于章惇再誣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英宗社
民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諂佞
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抑國是尊沓匪降
自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絶湘江
幾葬魚腹欲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及僞疏之誣須布天下
使聞之眞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

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囘曾誕聯列忠義而惇與京裒然奸
臣傳首嗚呼觀是録者可以深長思矣盖嘗尙論而重有感
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蕹本陰隲著生而都官叅軍世守
弗諼蘊極而發以鍾于公坐不踞立不倚鏃羽師友沉酣道
鄉超然有悟于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眞故處卑官而抗時
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兕鑊而不改容易慮餐脫粟
駕雞棲而閶門千指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
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以無媿公議爲主一視險
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已任踏門問道無虛席而沈

夫人相之館舍饍羞匾畫不懈病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
頒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
光雪先烈莊外斂中了翁許其大受而語録淵源爲龜山門
下首稱則公之論于親刑于家燕翼于後舉皆可爲來世矜
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維我公
以斯道嗚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則公之廉貪立懦而
繄百世思者寧獨薇以忠義乎公歿又五百年矣廸惟前人
光用施于我宗盟鵠峙玉立飮膏襲馥寧無厚望以續來思

義城黃嫺家壽言

義城黃子聚于青原山中語及古今之異東廓鄒子曰古之
君子何其善自壽也忠鯁者以諫君壽剛介者以去奸壽循
良者以愛民壽行誼者以作人壽恬退者以潔已壽雖所立
不齊要之磊磊落落與日星爭光後之君子則或盤于是矣
故疲精竭神以徼時好而不免與春禽夏卉一過而無留黃
子曰夫善有諸已咸可以壽矣聖門之論壽而獨歸仁則何
居曰此壽之全功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其飭躬礪
行亦足以名後世然非自無欲之心發之終不可以語聖學
而上達天德亦臨亦保文王之仁也而亹亹穆穆與無聲無

臭合德不厭不倦孔子之仁也而皜皜肫肫與淵淵浩浩同
神而並化茲非吾儒長生之說乎黄子訢然曰吾今而後知
壽之大也嘉靖辛丑秋八月二十有四日義城子躋六十之
慶杖于鄉矣予以鹿鳴之雅蔦蘿之好繫官南雍弗獲舉觴
以壽也廼抒前語屬義兒以進于賓筵惟我義城資穎而志
卓早以能詩舉江右第一及升進士官行人力諫
先帝南巡杖闕下謫南大學
皇上新政復其官尋擢御史巡京城風采凜然閹寺啣之誣以
事遂謫蓮塘監司選諸生受學濟濟有造及量移維揚起督

貴陽學政衆謂曰顯矣而以謗去位既歸怡然邱壑足跡不
入城府督率族黨及于鄉閭修祠續譜敬老慈幼䘏貧扶傾
瞿瞿然不懈其素也在易有之視履考祥義城子其善自壽
也乎若由是而深造以道戒懼勿離毅然願學孔子而師文
王則行著習察居安資深亹亹皜皜之仁其將孰禦之與時
杖于國杖于朝嗣當有頌壽之全功者茲特其權輿云

艮山叔父壽言

叔父艮山翁之壽七十也門生彭方伯夔率同遊以請曰國
家優儒之典凡郡邑文行顯于庠而屢試弗售錫以冠服復
其徭役願以爲慶叔父辭弗許比壽八十益歸自南雍率同
宗以請曰國家尚齒之典凡行誼爲鄉族所重錫以冠服頒
以肉帛願聞諸有司以爲慶亦固辭弗許嘉靖甲寅春三月
九日壽升九十矣時仲子臨官于泰州謀于兄譓弟同及有
日以吾父之力學而弗售于科第以不肖輩之淹而弗獲章
服以榮也畸於人而合于天其天以壽酬吾父乎泰之僚友
暨諸生彙次羣玉題曰瞻雲祝壽將介司成兄以弁其端譓
等具以請叔父嘆而許之曰自吾先世未有登于耄者吾何
修以逆天休其吾祖考遺慶乎吾其可荐御羣望以遏佚我

前人光益乃拜手颺言于衆曰若亦知吾祖考積善之艱乎
靜齋府君當紅巾搶攘之變以智勇爲衆所推保障鄉里鄉
里免於流離者踰三十年大父樂山公兩經籍沒僅存一綫
之緒曾大母謝與姒李娣鄧矢節守孤煢然以三節亢一門
我毅軒大父力貧事寡母藉束修以養而節食以濟餓者至
易齋大夫與叔父力學艱險中孳孳孝友以廸于俊髦大夫
晚始獲顯而叔父未顯而獲壽謂之天道厥亦有徵夫益嘗
稽于天人之蘊富貴壽考天所以勸善之權也錫之以財俾
以濟乏也而善日裕錫之以位俾以救物也而善日播錫之

以年以俾範後學也而善日永若不善而昌是三者足竊天之
權而徼倖也殃必逮之殃之所逮者同宗慫之同遊耻之弗
慶也雖慶且將出於所强叔父屢慶而屢弗許衆胥讙也及
許之衆胥慶也稽于人情可占天道矣益侍函丈從容問壽
之要叔父曰吾不以嗜慾戕元氣不以元氣佐喜怒視榮枯
得失若祁寒暑雨之相遭也是以神凝精嗇而葆其天年富
哉教也凡我同宗暨于同遊相與究世澤運天機以求所以
自壽則叔父之模範以永蓋未艾也謹以贊于賓筵遂貽于
泰州

明水陳嫺家壽言

益再見先師于虔與明水陳子切磋通天巖中
聖主嗣統彙征京邸南洲應子贊之以兒善締婚好焉比諭廣
德而陳子官主客以剛備之功無虐無傲相砥未幾忤權貴
戍閩而予亦罷主客以歸荐歷艱險以困衡之方能喻能作
相期曁各返初服聚冲玄歷峴臺入青原石屋之間以戒懼
之學不覩不聞爲歸宿蓋自正德庚辰至于嘉靖癸丑凡三
十有四年而陳子壽登六十矣世之視壽者率以紆朱佩紫
襲金篋帛勢熖炫赫動四方觀聽此皆景春脑次以妾婦爲
大丈夫耳大丈夫德業當與兩儀並立四時遞運六行窮居
初無加損故千駟之富不敵餓夫一匡之烈取誚童子蝸角
蚊睫烏足以識之剛柔者質也易惡以至于中則弗囿於質
矣夷險者境也忍性以增不能則弗奪於境矣弗囿於質弗
奪於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三千三百
出王游衍其知神之所爲乎聖門稱耄期好學以武公爲準
菉竹以繼緝熙屋漏以先烈文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斁思非知微之顯灵光烱然其孰能與於斯故切磋琢
磨瑟僩赫喧至有斐而不可諼世之繩趨矩步未能皜皜于

中忽恂慄者也養心繕性而不屑于外晷威儀者也舉不足
以語精一博約之神陳氏自寧國徙撫代有聞人至明水子
英年高科以力諫南遷杖
闕下眞聲隱隱動朝紳既起而厯鍛鍊日熟親炙師友深造自
得充是而弗止其進於衛武將孰禦焉采芝暘明白首黃綺
先師之命夙夜其保之謹命兒善及諸孫德涵德溥敬子賓
筵

貞壽篇

天道於穆不已故曰貞觀日月東西環而不窮故曰貞明聖

學自强而不息故曰貞壽壽也者自其貞體之常運常照言之也若弗運弗照以紕繆其天則雖逾百齡而芒然不足以語壽陽明夫子以致良知覺天下其諸以無極之貞精明流行與天同運與日月同明俾後知後覺咸升于壽域乎而學者往往挨傍於資質牵綿於俗態穿鑿於聞見測度卑者溺情慾高者執意見而眩其不貳不測之貞其於傳而習也遠矣安成惜陰之會粟然星燦視異邑爲盛而好學好禮不從流俗以自壽者盖得二翁焉曰石屋彭子世望曰梅源劉子伯光彭子自衡山晋陵以玩易于石屋二洞之間其言曰吾

始以聖人非學至也而循吾資以自適今乃知學之可以聖也日用變化自有主宰吾資質者存一時而不合天德便是罪過劉子自新寧以愢别墅植梅濬源以光諭德公之休其言曰向者之誤也以學術批抹俗習自以爲瑩矣賴天之靈始有見于天地之心眞陽來復一毫陰慝無着脚處吾敢不竭餘年以無負此機是其虚以取善實以礪行勇以自强翁然爲一邑赤幟凡我成人小子精進者可趨幟而舊因循者可望崖而赧其爲師門之助不既弘乎石屋翁以巳酉季冬壽升七袠庚戌季夏梅源翁亦升七袠矣同志徵言以壽翹書以爲賓筵祝繼自今交砥互礪日就月將以求不息之貞則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好古之發憤也勝怠勝欲觴豆舉銘丹書之執兢也如圭如璧屋漏不愧抑戒之瑟僩也是之謂自作元命而求多福諸生有起而請曰子於二翁同德也義也默而今語義也往而今止則何居曰子將求之于跡乎萬物芸芸覩色而聞聲皆跡也若跡之所自出則離婁莫覩師曠莫聞貫語默齊行止一窮通閱古今儼然侗然與貞觀貞明同神而並化然後可以游吾貞

恩光世紀序

中丞應臺傅公歛其家藏
勑誥及慶弔贈遺詩文屬天泉潘子曰子史氏也其爲我緝之潘子退而紬閱連日夜以　勑諭勑誥爲皇言紀以壽牽山翁及恭人劉序記賦頌詩歌爲嵩祝紀以銘狀祭輓爲哀逝紀以中丞城上蔡備岷洮鎭井肅贈誦爲德政紀合而名之曰恩光世紀以復于公公曰司成東廓鄒子舊史氏也其爲我序之潘子以告于石屋洞中盖披讀連日夜繹之曰
皇言敎忠也嵩祝敎孝也哀逝孝之永也德政忠之蹟也善而潘子之以忠孝贊中丞也忠孝之致也格皇天孚金石脉魚

而况官府問乎準四海俟百世而况同時接温聽厲乎然陳
辭上征倚閶闔而閉闗㴱行求全投明珠而按劍世未嘗乏
也遇不遇者時也逹不逹者境也在昔先民進德修業與𢧐
存義不以時貶志不以境易操故錫馬三接弗爲亨雖膏不
食弗爲困羣小交憎弗爲愠而四海宗之弗爲泰是以與誠
惻怛瑟僩赫喧而令聞廣譽弗諼于萬世非是族也則磐帶
之錫鐘彝之勒秖以爲來者口實嘗稽紀而論其世矣肇山
翁七歲而肄于庠三十始廪五十始貢而偃蹇不改度斷辜
于陜晋倅于潁雪冤滯懲悍驁拊疲癃叛卒相戒勿犯屛署

投閒于家挫鋭葆冲娱萊婦養鳳毛逾大耋以化而委蘊于
中丞中丞釋褐筮仕築城鑿池毅然壯萬民百世之規投艱
蒙謗而不卹比持斧列省分閫西鄙鎮于所游𢇁郤耆然遂
交膺廷薦以鎮西庭雖薦士之左遷移鎮之煩言愈挫愈堅
迄于茲勛譽日烜其諸孝思永言忠貞世篤非耶湛恩耿光
昭先而範遠可以爲傅氏黄鐘大吕矣抑傅之世德光于說
命若金作礪若川作舟楫若大旱作霖雨若酒醴作麴蘗若
和羮作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公經營四方告成
聖主啟心沃心終始典學招俊乂康兆民對揚休命而永錫爾
類闘當炳炳然紀諸惇史肦俾商巖專美有傳

雙江聶子壽言

雙江聶子文蔚守平陽涉潼關憲使撲被徑歸薦者與娟者
持三年而始白天官卿請于
上有召命矣歲在丁未月正十有三日躋初度之慶郡之同
志約于青原聯舟于文江謀祝壽筵觴有談毀譽之定者曰
雙江子之筮仕華亭也即以剸繁聞其拔八閩慨然有攬轡
澄清之志比治姑蘇以禮教風于士民蓋動而得譽然謗亦
隨之遹者撲驟虜烈熖障戬甸爲長城

天子瞿然有平原何狀之咨公卿薦之臺諫薦之謂立升要津
矣而貝錦鬼蜮幾不可詰賴公議昭明以終譽處也雙江子
其展布四體用對于羣望乎益曰學無毀譽毀譽以言乎聲
也譬之耳焉鵲之唶唶𫛞之啞啞各通於聽而不留而以毀
譽累是以鴉鵲爲欣戚也有談出處之時者曰昔水雲公之
課子也將以補袞職若明命而發四方也聶子秖義訓以恪
官箴知有吾君知有吾民而不知有權貴不知有夷虜亦曰
仰希先哲俯愧來世而豈擬世途之巇嶮若是也白水之聲
可敵金牛以怡吾神以敦吾宗以惠吾鄉終吾齒而安矣從

子司諫門生朝著足以報國承家展未盡之蘊若復驅車九曲以拯顛崖於世道計則得矣其若自爲何益曰學無出處出處以言乎跡也譬之途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隨所遇而通其變而以出處異是以水陸爲前卻也有談寂感之幾者曰雙江子之志卓矣而才足以克之驅馳四方舍矢如破及聞陽明先師之學精思力踐若虞機張而省括度也晚而自得恍然有悟於未發之中而深懼以義襲爲格物其有意於寂以妙感已乎益曰學無寂感寂感以言乎所指也譬之日焉光其體也照其用也而以先天後天分是以體

用爲先後也夫倚於毀則絕物倚於譽則合汙倚於出則溺而不止倚於處則往而不反倚於寂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倚於感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曰德輶如毛言未化也無聲無臭則至誠而化焉有所倚是之謂肫肫維仁仁而肫肫則淵淵浩浩與天同運與江河同流與日月同明是之謂仁者無疆維壽雙江子同志之貲育也吾輩共檠壽巵拜以先登凡我同志各勇於自壽衆以次胥壽之請無譲

贈邑傅鮑子陟教江陵

談利者主於富故取棄翾盈幽析秋毫自百金以至于侯封談勢者主於貴故集菀避枯巧登壟上自一命以期于三旌談學者主於道故顧諟天命祗㩳民彝自善信以期于聖神昔洙泗譬息詖行淫詞蒲天下時則有鄒孟氏道性善稱堯舜嬀然與抑洪水同功漢唐日遠濂洛勃興定性一脈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道南之祝龜山先生寔當之其言曰學必至於聖猶射必至於的世之慱古今能文章自以爲愽雅矣而畧于實踐忠信原慤不爲不義自以爲敦行矣而耽於著察事求可功求成立得功業自以爲利物澤衆矣而不本於規矩準繩故學不聞道與聖懸隔甚矣其傳之明燦

啇懇惻也江陵木鐸龜山嘗柄之矣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千里來游鮑子行矣郡邑亦同教矣流風遺韻其尙有可固者乎爲我諗于江漢之間其亦有嚴霜烈雪松栢獨茂以尊君父攘夷狄勸講聖學如康侯乎其亦有指斥執政坐貶英州榻前論事疽發于背如贊肅乎其亦有請益上蔡盡說論語灑掃應對本末一貫如朱翊善乎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由天下而古之人尙友論世以無惡於志若富貴者以侯封三旌爲的是爲不忘久要之期乎卓矣考亭新安之先哲而道南之正傳也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

為決擇嬰兒巨人孰為榮辱一時萬世孰為夭壽勉于勉之
且以斆于江陵二三子

張文定公文選序

甬川張文定公讀書中秘五轉而為司成又二轉為少宗伯
乃兼學士掌翰署加太子賓客掌詹府升大宗伯其所奏對
莫不稱　上旨嚮用矣以母夫人高年數上疏乞歸　上優
禮之改留都大宰復叅贊司馬機務俾內致其養而外得輸
其忠將大拜焉比沒賜祭塟贈官錫諡咸出異數而薦紳大
夫士相吊以為靖恭含弘淸儉慱達隆然公輔之望而未得

以培元和街　莫不嗟悼之東沙子以諸父繼為司馬評
隲其宦績學行以傳比保釐江右選其文三十有九卷刻之
用垂來祀而俾來役言于山房東廓子讀之終編曰嗟嗟甬
川其諸古之豪傑非耶聖門之評人品也自行已有恥等而
下之至於斗筲自事君容悅等而上之至於正已而物正鈞
是人也胡若是懸也趨向殊而冀越分造詣殊而堂室判矣
斗筲鄙器也容悅寺婦也其弗足齒較然矣而眩者猶滑之
硜硜言行必信必果皇皇社稷求可求成亦足以發膌聽而
適莫作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孝弟章聞信于宗黨中亦下

而定四海澤潤生民此宜無間然者而混淆猶有別蓋著察
之難精而渣滓之難融也若是其也受學先覺取善四方三
十有二年矣思得古之豪傑相與並趨而深造之於甬川公
倍戚戚焉公年十五六即能沉酣經史撰擬詩騷衆悚然異
之矣有司舉以明經乃與同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
君子者友也游神高明恥䢖媕婀者五服官翰苑作觀頤之
録每夕紀過以自防侍養不食蔾藿不厭三起督學政貞教
多士輒自免以歸及遷春坊陟南雍踐涉久而創艾切作昭
事之録畏天而　比贊所柄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　吏

部九年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往往位已上絕不為意惟時時
發憤曰髫齔幸有聞顯毛種種尚未有成古亦有言行適屢
稅誰執其咎故觀詰慱望文見憤邪視身之介焉觀郊祀識
見饗帝愛國之誠焉觀納言勸忠須見抑奔競杜貨賂廓耳
目致太平之兆焉而最其得意者曰中庸傳沉潛融會衛道
翊教慨然以一德為政鵠雖横渠考亭尚未犁然于懷茲豈
冐識而膚覘之耶公之題座右曰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為人當以天地之心為心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
盡矣某亦近覺此義即存即省無二境界即知即行無二轍

翰即安即勉無二源流於以闡惟徵之緒啟無極之眞全生全歸最爲正脉而明善誠身九峯與公辨者於鄙言尙未逆也公贊陽明先師像曰欲起九原而弗得徒瞻遺容而興喟某於公遺文亦云東沙司馬於某以斯學相期也敬書以貿之且以告後之豪傑思尙友文定公者

高吾司馬陳公文集

世之喪吾者衆矣其孰從而高之饕婪者以吾爲蚊蟻巧佞者以吾爲狐貍暴戾者以吾爲狼虺讒娟者以吾爲蠅蜮虛浮者以吾爲猩䰩其能霧隱如豹觸邪如豸惡殺如騶虞呼

苹如呦鹿高舉如冥鴻亦鮮矣況乎出入以度隱顯不測如祥麟神龍暐然昭簡册而亘宇宙乎荀氏之言曰道義重則輕富貴志意得則驕王公彼挾所有以自較於高志猶未醇也居仁由義眞饔無害浩然天地不移不屈大丈夫全生全歸舍是將安準的哉又曰昔衛武公逾耄望期矣仰抑之功至于不愧屋漏曠百世而感者如祥麟神龍可仰而不可攀闕中舉以訂頑命曰無忝無忝之義福澤以厚生憂戚以玉成存順事而沒寧無徃非高吾之醇公其日孜孜焉以光欽聖之規

寶澤集序

休寧之吳以嚮山爲望至御史少徵以經術知名于唐而國錄儼與邕州安撫儆以節氣並顯于宋邕州從學南軒受知考亭東萊歸養其親于竹州之上與龍川稼軒止齋水心石湖相友善曾孫谷深上其集于朝謚曰文肅高風懿範流被後昆謹禮淑身咸不隕先楨名碩勝流渢渢然有贈遺有紀誌有題詠至于孟悅已十世璗十有一世矣孟悅懼其散逸輯編爲集名之曰寶澤而璗捐金以倡梓之俾世世子孫得以興其孝思之誠工告完矣託其友畢子翰以徵言于行窩

東廓子發而讀之終篇嘆曰吳之澤其盛乎吳之孫子其知所寶乎古之人酒必祭觴食必祭豆凡以不忘其先也矧食先世遺德覆冒樂利而文獻無所於徵乃靡靡宮室田園以徼私圖是棄麟角鳳羽而寶鶴毳鼠朴也安足以語愛敬之方知愛敬其先寶藏什襲梓行以垂永久俾觀聽曰是麟角也是鳳羽也惕然以省而油然以慕若是亦庶矣然猶寶乎其外也聖門之訓不寶爵位不寶財貨不寶文辭揭揭然曰善曰仁親以爲律令維皇降衷仁義具足止慈止孝止仁止敬止睦止婣止貞止烈若取諸寶藏而時出之璀璨晶熒舉

無虧缺是之謂在内之寶以文肅公之急君篤親親師取友
挺然立于百世豈曰從外增益之凡吳之世各充其善各仁
其親始家邦以逹天下如執玉捧盈罔俾少離是毅然以鳳
麟自待也于以光先烈貽後範將爲來世所寶

青原壽言爲方子元忠書

官階之品初仕爲士士進爲大夫大夫進爲卿卿進爲孤爲
公世靡然趨之雖鷄鳴孶孶欲罷不能忘食忘憂未有以踰
也聖學之品也可欲爲善善進而信信進而大大進而聖神
此無異饑欲食渴欲飲寒欲衣自生自成而世藐弗盻也將

先覺者虛設此階以誘來學乎眛眛我思之父兄以斯教乎
子弟以斯學乎師友以斯切磋而上之人以斯砥礪乎公卿
大夫之品予奪在人成毀在命固有欲而弗遂者仁義禮智
樂善不倦自我予之誰得而奪諸自我成之誰得而毀諸故
能志于學者爲能自壽能自壽者爲能壽其親能壽其親者
爲能壽天下萬世

復初贈言

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廸于士民別來歲星一周矣而鯉
湖子以柱史至亟求而振厲之於是涣者萃頽者興闒畧者
完予起廢南都相晤而笑曰子之取善於予也其猶燕之取
士於隗乎取士於隗而天下之士至取善於予而天下之善
至矣鯉湖子曰吾聞諸師友矣目之初罔不明也乃或障之
耳之初罔不聽也乃或塞之心之初罔不膚智也乃或蔽之
君子之去蔽以復其初也若除目之塵沙而拔耳之木楔也
其未除而拔也其有不戚然隱乎比其復也其有不躍然快
乎吾方從事焉而未能也繼而與南埜子龍溪子日究斯道
政教日有聞三載績成庶士庶民相率詣行臺挽留之未幾
有岳州之　命皇皇焉無以援也廼屬彭楊二生彙羣善走

南雍以徵言曰侯之涖吾州也寒暑三變矣而蕭然一室不
以家自隨剖决庶務夙夜不辭勞故庭無滯案獄無淹囚其
事大吏處僚友雍容以正初不强合久乃翕然以信嘗署建
平矣革宿蠹省妄費公庭肅肅無訟及借治望江以身捍權
貴之需一力一財不妄費至於貞教諸生亹亹忘倦有善若
自已出有不善若恫瘝乃身也茲必得言以章有斐勿諼之
德東廓子曰以予之交於侯也習聞其世矣大母應及母氏
孫力貧撫孤以再造王氏而侯竭力以養邑慱士捐俸助之
其節孝之懿舉不鑿其初者也及成進士取善四方擴于有

位以孚上下即二子之言也其諸復初之驗乎目復其初則明不可勝視矣耳復其初則聰不可勝聽矣夠是聰明也而障以塞之於是乎潔無以隄身斂無以集事禮無以交衆惠無以逮下剛無以讋强禦而教無以敷成人小子故古者明德親民之學以至善為止至善也者帝衷之初也切而磋之琢而磨之蘊之為恂慄發之為威儀則盛德至善斐然而不能忘充鯉湖子之學也其取善于衛武而後快乎若然者將柱史不為華倅州不為卑佐郡不為鈍而陟巖廊不為利無徃非進德居業之地善不可勝用矣二生歸以告諸師諸師

拜而致之侯侯拜而受之曰吾將終身從事焉以無忘茲復初

贈虞衡葉子之雷州序

虞衡葉子之報政也大宰上其考俾復任於南主客吳子偕同鄉之仕于京者請所以贈予時適署南院以行曰無以贈也夫葉子陟明伊邇矣姑少待之未幾果拜雷州之命秋官張子偕同鄉之仕于南者請所以贈曰無以請也予嘗諾吳子矣雖憂疾其可爽之乎昔聖門忠信篤敬之教能之者可行於蠻貊而不能者弗行於州里州里之於蠻貊懸

矣而好惡無以相遠其天眞一也學術不明而各以資質為政才敏者以才敏勝辯捷者以辯捷騁赫赫然樹功伐徼聲名甚者至於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自予登第三十年矣歷觀士習之變喟然興慨也得才敏不若得敦朴得辯捷不若得簡默簡默敦朴其於鑿天眞淺矣夫葉子身若不勝衣言吶吶若不出口然而守均州補郴州二靈國郎虞衡垂二十年而兢兢守其職故檢其溢征以斳恤于上抑中貴而削其冗員民是以妥焉申飭屬吏馭以恩信盜是以靖焉整戎備刷簿書造賦冊長是以責成焉致三澤之涯而擇其良修廢寢

而工不愆於素

天子是以齎焉宗伯崔子稱其一心專志可以事君而作事其有所試已乎雷陽雖濵於海然無侈靡機械以戕天眞其樸魯儉勤易以導於善也行矣葉侯無駭於習無狃於成無忽於遠聚民所同好而勿施所同惡焉其尚永言於叅前倚衡之功乎徃歲桂州相國贈郴州之行曰出守已經年還家無薄田夫官與民相須者也田畝不增則民之田日辟矣居不華則民之居日奠矣夫家賜而戶與之不侮不奪致之相之所以相守之所以守其位殊其道一而已矣

贈林子民服省親

子亦知夫人之愛其拱璧乎襲以文錦櫝以丹漆加之以扃鑰若是亦至矣然必時發而省之璧則如故也而時省之者愛之也親也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奚啻千金之璧也而老壯之相渝霜露之不測旦夕且異狀矣然或冐于色没于貨餌于爵祿貿貿莫之省焉是愛其親不如璧也而可乎夫林氏之秩深矣陟明伊邇矣而顒顒焉求省其親而不釋也其亦可以厲俗矣曰若是則吾輩之未得歸也將何以庸吾情也曰夫孝莫大於省身矣古之稱善事親者莫如曾氏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夫人之臨深而履薄也凜乎恐其陷且墜也當是時也雖有淫聲莫之敢聽也雖有美色莫之敢視也夫耳目口體者非我之有也父母之遺也莫或妄視則無忝於目矣莫或妄聽則無忝於耳矣莫或妄言則無忝於口矣莫或妄動則無忝於身矣故任重道遠之功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夫能敬慎其身以無忝所生則遠離千里固跬步在親側也若縱欲以貽戮雖烹羶薌而養亦豕畜之而已於是三君訢然起謝曰吾聞省親迺得省身請書以贄林子且以爲吾輩之儆可乎

萬安郭氏續譜序

中丞郭子之治水于濟也時旱甚水溢南北行俱滯鄒子執訊請其術曰吾烏有他術吾惟濬其源俾無湮約其流俾無泄如斯而已矣雖黃河之悍世所駭以爲神也以吾觀之循其勢無捍防其隙無潰其亦庶矣未幾雨水大至舟往來如歸鄒子嘆曰善而中丞之學也禹之行水也允賴被于萬世然夷考其術亦曰順而導之使得其所歸故見稱其大智明曰郭子手其家譜一編以示曰此吾考贈方伯古叙公所續也龍泉之源自縣尉君曰瑞因官而家是爲始遷之祖其後德祥徙萬安之橋門德新徙龍泉之臺南德㬋守塚祠仍居新康里是爲三派之宗自吾考傳于持平曁原定子隆凡三世自吾考泝于大父希正曾大父尚禹高大父文明以至德祥凡五世自德祥泝于顯謨閣學士曰知章以文學侍從凡九世自顯謨公泝于縣尉君凡五世自縣尉下及於子隆通二十有二世云鄒子受而讀之嘆曰中丞之學也其有本乎夫愛親敬兄不學不慮天然自有之性也克愛親之心則思以尊祖矣克敬長之心則思以睦族矣古之君子立家範置宗會營祠宇修譜牒汲汲若不暇者亦曰順而導之俾同歸

於善而已矣貞教不明於是乎富與貧相恔貴與賤相壓智與愚相誑而爲湮爲泄爲捍爲潰是謂汩五行以斁彝倫贈君之續是譜也其有濬源約流循勢防潰之志乎觀其諭詞曰爲吾族者性敏則學儒質朴則力稼入則爲孝弟出則爲忠義慶吊相通休戚相關庶不墜顯謨公之裔顧局於位未展也中丞月陟高位以續先業俾老老幼幼沛然錫福於庶民以上翊

皇極是編也殆其濫觴乎

贈大司寇北川周公考績

夫位者人可崇卑也名者人可毀譽也道也者不以崇崇不以卑卑不以毀毀不以譽譽將大行窮居弗加損也而況一南北出入久速之間乎在易之履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旋也者克自周於道也故無入而非自休昔者衞武以列侯入相年聿耄矣而其自周於道切磋琢磨罔有暇豫故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恂慄之純也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威儀之孚也公之位之年之德其尙與武公同其績乎將有斐勿諼百世且考之矣謹彙羣言以告于旅賁

永豐平溪邱氏族譜序

東廓子曰封建廢而民無定主矣井田廢而民無定業矣譜系廢而民無定宗矣民無定主則視其上如逆旅之翁哄然而留哄然而去耳其有懷德畏威而不忍欺者乎民無定業則視其身如棲苴之在溪倏然而盈倏然而潰耳其有利用厚生而不肯徙亡者乎民無定宗則視其類如秦越之相値漠然而肥漠然而瘠耳其有尊祖睦族而不相遺棄者乎諸生起請曰民之散也久矣何以救之曰其惟講學乎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大德以居大位而其次分能授之天下莫與爭貴焉大德以享大養而其次分土任之天

下莫與爭富焉矧本乎祖而生固異派而同源也其肯凌弱暴寡欺愚苦怯以陷於痿痺者鮮矣王政之大未之能講也君子如欲敦俗以成化其先明於譜系乎嘉靖乙未安成舉惜陰之會中山劉先生自永豐率同志之彥以相切磋而邱生助實與焉獲聞一體之學明年六月偕其叔一鴻致父老之請曰平溪之邱以方平爲始祖孫平溪以上可譜者二十世曰唐二居士家洛陽曰和自洛陽徙郿以武功仕周歷隋入唐授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以平高昌功封天水郡公曰崇襲父爵以言事忤高

宗降虔州指揮使遂家其里曰靈村靈村之五世曰觀與其
姪顥以文學進而顥仕至尚書觀之子曰方節大理寺丞其
弟曰方崖潭州通判元和中以朋黨事播遷吉州大平鄉其里
曰車溪車溪之四世曰德明德仁發解南省又六世徙永豐
其里曰平溪吾欲統其系于前以濬吾源使子弟由是而學
咸知尊吾祖焉繇平溪以下可譜者十有九世曰克勤博貫
經史著造物循環圖說行于世曰勉行國初同知思明府事
曰子强丞餘杭賞罰明信吏胥無敢虐鄉民載一統志曰子
汶教寧都曰惟德知麗水曰遂良知興寧曰永常教劉陽曰

公安教會同曰以均以文華繼其世吾欲詳其行于後以導
吾泒使子弟由是而學咸知睦吾族焉東廓子曰善而父老
之志也使人人知尊其祖烝嘗必預冠娶喪塟必告凜凜然
不敢以非義玷其先也則雖無世祿而相統相聯之規猶存
矣使人人知睦其族喜必慶憂必吊患難必卹惻惻然不敢
以踈遠忘也則雖無世業而相保相賙之規猶存矣是古道
之可救于世者也凡邱之世善繼其志無求其華而務茹其
實其斯以為善學乎異時重訪瀧崗歷湖西以升金牛尚當
與父老切磋之

鄧氏族譜序

鄧之先出漢高密侯禹禹孫騭以佐命世勳剡國史騭二十
六世曰璠唐中和元年自尚書江西節度使權知袁州以循
吏載郡志璠自鈞州徙宜春七世曰梅魁翁始居安成之瓜
畬以積善業儒入家譜其後孫支蕃衍六世彥璋徙吉水醴
塘七世應先徙金溪麟然徙上元田八世戊可珉可徙圳口
九世傳芳徙清陂十世鳳林徙安田六都十二世資本徙蘇
湖復古徙川源十三世必敬望立望讓徙赤谷應瑄應琛徙
南門而十二世九超復自金陵徙洋田十三世子良自醴塘

徙豐田皆繫籍瓜畬云大德戊戌其彥用和甫始修譜以聯
其族屬洪武庚申所譏翁率其子姓息縣令鳳韶推官德剛
教諭隆章正訛補漏以廣其傳永樂乙酉志文九淵楚材徵
文以終之正統戊午德溫翁偕晉初汝闇復續焉嘉靖丁酉
凡百年矣庠生周及棟及璐請于父兄而重修之以無遺佚
前人光梓成徵言於予予稽于其獻則曰鐸曰師孟曰文卿
曰燎曰賢伯咸登進士第而賢德官秘書郎以疾辭歸賜衣
弗受文文山高之大書南陽草廬為贈以節義相期許其領
鄉薦入胄監任教授迄元弗替入　國朝曰顯曰明曰秀並

登第劉御史曰榮曰寀曰一鶚以鄉舉仕郡縣而教賛庠表
鄉閭者代不乏才稽于其支則自元御史丁支苑王于忠愍
劉公炳炳可覆也廼復于三生曰二三子亦無忘忠愍公之
言乎曰子能順其親少能恭其長尊能慈其卑賢能育其不
肖富能濟其貧達能顧其窮生能不忘乎死是之謂有德致
族之盛在德處族之盛亦在德嗚呼后世隆德之風微矣紛
拏喧豗惟勢力智計財賄是營是度戾親鬩兄侮弱紿愚忘
生背死者相踵也肆皇天弗佑而凶而身圮而族以踣墜而世
樂郤胥原降在皂輿崔盧李鄭化爲微寒自古已慨之矣凡

鄒之孫子服膺先哲之訓修德講學改過遷善斷斷于前聞
人而光大之將佑信助順以載郡志以列國史豈獨在其家
牒書不云乎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子率文獻
以求多福也尚夙夜敬圖之

平川郭郡侯壽言

嘉靖甲寅仲冬四日泰和平川郭郡侯𤰞六十之慶先期族
黨姻戚朋舊駢躋賓階以祝壽郭君曰在禮親在恒言不稱
老應奎賴天之福得旦夕侍吾親方惴惴無以顯揚也其敢
以老自慶客曰聞諸先正劬勞之念未可以舉若其慶則可
以郭氏之有世德封君中山翁望於大耋與鍒如壯齒而桂
芬蘭茁有來楚楚君以解綬戲綵振舞斑之緒盛福真樂環
四封鮮與京焉若欝而弗視其若羣情何於是族之庠生日
應軫貞一倘會走山房以請曰吾兄勵志古道未第時從井
泉公以學就官二十載直已守道隨所至輒有立始官禮科
勘宗藩撫臣不爲阿比忤當路左遷鎮江姑蘇不爲慍運河
方梗陟水部提督之畫瘁經營膺加俸錫金之寵而不爲功
出守嘉興理繁剸劇一不當意拂衣亟歸而不爲濡滯大宰
有清謹素著年力未衰之慰而撫按交奬不容口淡泉中丞

素愼許可獨稱直躬潔行直靜不渝有古大臣之節歸家踰
十載養親訓子睦族和鄉時從青原諸君子切磋舊學超然
萬物之表是以願一言以光壽筵東廓子曰盍獲交于而兄
羣行熟試之其孳孳問學精思力踐吾得之青原其瞿瞿齋
戒祝親禱神吾得之武功其萃渙振頹紹𤩹川南野之緒利
害有𤥨矣而不以滑和上說下勸同升大猷吾得之雲津海
智夫學莫要於修德行莫急於愛親義莫重於輕爵而仁莫
大於納世於善茲壽之所以基而弘也身其康壯猶將慶之
而況乎大耋在上蓀艾爾後乎燕及姻朋猶將慶之而況於

昆弟族黨薰烝而無閒言乎是其可壽也已君以平川自號
樂水也以兼山名堂樂山也知與水合故不滯於萬物仁與
山等故萬物不能撓若然者將宰御陰陽出入動靜無方無
體而周流六虛博厚高明與宇宙同悠久是爲淵淵浩浩之
壽願因二三子以祝益也請從而後可以壽親可以壽族可
以壽吾道

社布王氏重修族譜序

王氏之先望于大原由大原徙蜀由蜀徙吉郡水之東復徙
于荷山五代梁龍德間長者諱該富甲鄕邑好善樂施由荷

山擇地居安成之連嶺其後曰棟頭曰茅塘曰什鄕東向皆
自連嶺而徙宋紹興間長者十三世孫念三宗自翁塋毋氏
劉於邑東之社布大坑廬墓不忍去因家社布其後曰花樹
曰自竹曰高村皆自社布而徙元季兵燹舊譜散失宗自翁
十一世孫乾滉十二世孫邑尹奎因修祠堂參稽家傳紬繹
聯屬成帙徵言于少司成張公尙禾及梓也嗣是十一世孫
郡丞一鵬續而修之自長者而下所徙爲一圖自宗自翁而
下所徙爲一圖仍以五世串修名齒卒塟咸載而先世
誥勑名翰及碑銘序記附焉嘉靖甲寅冬祠堂告成始克登譜
梓負謂宜有言以發明愛敬之道命庠生士鈳及汝滐欽冉
介彭生師存以請時予聚講東山與諸生切磋爲學之方大
上曰修性次曰修行次曰修文修文者以言辭容止爲說也
其敝也華而無實修行者以行誼事功爲說其敝也實而無
本其惟修性乎顧諟明命戒懼不離顯仁藏用擧天地萬物
而位育之是之謂合敬同愛之學諸生瞿瞿若有感也則復
于三生曰夫修譜之道亦察于斯三者而已矣譜也者普也
普愛敬以位育于一家也故縮而普之自父祖以泝于始遷
也而衆明於尊祖矣衡而普之自兄弟以敷于羣從也而衆

明於睦族矣人人尊祖而睦族則位育普于四海猶運之掌
也教之隆也以四海爲兄弟其壅也以一家爲秦越臧否盛
衰降衷匪殊學不學之別耳世家顓民捜羅舊典以淑其宗
黨俾之慶吊相及有無相通善相勸而過相規亦曰隆愛崇
敬以古道相範也陳其數而弗踐其義是談食而蘄飽也踐
其實弗逹其源是食而鮮知味也知味之眞行著習察式好
式樂無饜殆而離以肥其躬以肥其家以肥于邦國古之盛
德大業發育峻極由此其選也洛王之世典刑不遠若棊親
廬墓若好善樂施非愛敬之可見者乎振而濟之以尚友千

古而逹天德是在後之人三生欣然曰吾聞修譜廼得修德

請告諸父老以範我來衜

贈瑞州莊璵泉郡侯入覲

維皇降衷是仁體也而烝民共之反身而誠曰安仁强恕而行曰利仁弗誠弗恕以拂天地之性曰賊仁自天子至於庶人臧否理亂恒必由焉二千石之職所以承上澤而布諸下者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亦曰賞能以勸而懲不恪使元精元粹克貫融液劀疸瘍砭瘮痺生生自肅非以飾好惡也瑞陽以郡爲僻舊稱嬍俗逦乃以難治聞肆介川作之璵泉紹

之而僚屬和之風行而水波是爲至文仁形而民服是爲善化靈獨使椰侯專頌聲于宋乎邾神爵之主厲精賞罰總核名實矣而僞增戶口猶以蒙封潁川之牧以敎化行詭增秩賜金矣而爲相乃損于治郡此無他精神命脉篤實光揮於仁體尙隅爾舊政必告業云忠矣十駟猶遺業云淸矣而求許以仁是聖門求人之脉絡可覆也莊侯其勗之

大橋朱氏族譜序

朱姓自汴遷閩歷昇至藕宋天禧間元舩以大理寺丞出守安福其第三子閬州通判祁始居安福之朱村六傳至評事裴乾道初終于王事其冢子子材始徙大橋之梅溪子材生仲興仲興生國輔國賢國平國平子景周景誤以廳事爲祠祠子材爲一世祖元季燬于兵燹至九世臨登成化進士僉憲于蜀請于諸父卽舊址興復之彭中丞禮紀其成歷十四十五世族日繁衍自祠堂而近遷者曰白塘背曰白塘樹間曰逢田曰鑼邱小拆者曰湅上曰羊久曰沙田曰高園曰洲上曰小陂曰磐石塘遠遷者曰泰亨曰湅頭曰汶源曰巖田曰永新城西曰樟橋歲時祭祀則翕萃于祠食指千計皆三國之裔云嘉靖癸丑長至祭畢僉憲之介子禥與祀皆解邑

符家食升子姓而告之曰祠幸輯而譜未梓得無闕典乎世滋遠矣居址析矣生齒滋衍矣不有譜以聯屬之則貴以位驕富以財騁巧智以能雄將奚以敦仁義之澤于悠久逦遴練達者司出納文藝者司纂編斂有力者司使役凡四十有六人各任其勞未逾年而梓成首遺文次譜例次總圖源流次分派世系圖終之以祠堂記無泛無濡無謐而庠生調爟孟琭息軏騈然徵言於盎以範來衜昔者聖人作易以同人緊否所以昭傾否之方也天下之情扞格則爲否而貫屬則爲同父而同于子則慈子而同于父則孝兄而同于弟則友

弟而同于兄則恭宗族而同于宗族則睦故上下左右前後
一是以同其好惡爲準則其象曰類族辨物所以審易而致
同也同人之貞爲離其悔爲乾乾天也離日也覆之以公而
照之以明則剛健輝光沛然保四海而爲大有之元亨蕃離
以桔之萑葦以郗之將𦯧弱暴寡詐愚苦怯縮然留逮于躬
而爲比之匪人無邦矣易哉大橋慶澤永矣尊祖聯族訓廸
尔哲矣無吝于宗無僻于郊無伏于莽無乘于墉以中正相
克而出門以通天下之志則否傾而亨大有其孰能禦之哉
或曰譜止于宗將非吝與曰萬邦協和自親九族萬邦作孚

自刑寡妻隆古大道之行愛親敬長達諸萬邦渾然理一謂
之仁粲然分殊謂之義若天覆幬而日照臨也是之謂大同
朱氏諸耆彥以治易有聲而切磋文明之學敬以是贄之

萬安丈田奬績

聞諸父師曰仁者能以天下爲一家故其愛君也如愛父其
愛民也如愛赤子雖韃阨困篤圖回經營毅然以身任天下
之難而安處其謗故王誠惻怛裁成輔相足以起危證而躋
諸壽域尚賴匡救乃在庸罔念聞之後而投之無鄙終以衮
衣章甫頌之岐黃醫案具可覆也若出瑕進邇遺直如矢而
經郗鄺制溝洫炳然遺愛猶有華扃之遺焉區區蜀邦罷倣
主支强敵亦曰開誠布公集衆思以廣忠益而識者且以與
禮樂許之故曰醫有工拙症無劇易以予觀于李侯萬安之
役其以子産武侯爲式而興者克此以肅藩臬嶺邊陲立嚴
廓而彌皇極善推所爲事半功倍如運掌如置郵何古方之
弗驗耶

贈大參近沙方子榮陟歸壽序

黃州方子志伊自南宮受學于士容比成進士官司徒千里
執訊以切磋也及陟藩臬飭戎備咸在我江右時獲領商政

教之善嘉靖辛亥之春簡命陟山東大參專理薊松四府糧
事而予游九華始歸與諸生會于東山之文塔方子肅使以
別且告歸省爲具慶之壽曰任頗義方以有今也維是服官
于外曠定省有年矣兹幸而沐恩得以取道桑梓而家君松
軒翁八十有九母安人彭八十有二偕壽于堂若有三公莫
能換者竊附門墻預聞老老長長之道仰祈一言以歸壽是
吾親拜撒衮榮也予發書欣然曰休矣方子之得于天也爲
人子者孰不欲其親之壽乎孰不欲身之榮以效于親乎然
壽者未必榮榮者未必壽其能兼得而躬逢鮮矣方氏其有

隱德哉予將申之以老老長長之方俾萬姓同躋于壽域其
可乎往與諸生肄業大學至平天下之章曰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夷攷其條理則反覆
于用人理財而老老長長若闕畧然者恒以疑之及升仕版
歷試民宜土俗然後釋然以信使用得其人以絜只爲父母
則同民好惡以義爲利豊源節流生財有道故老有所終幼
有所養鰥寡孤獨有所歸是謂大同之休若用非其人外本
內末務財用以致菑害則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樂歲苦而凶
年死亡其何以望小康耶　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蘓松四

府爲東南最今民力竭矣時事棘矣非得福星如鮮于子侁
諸公以宜于上下將何以濟當路委重投艱而以屬吾方子
非以福星相期乎方子歸壽雙親以罄愛敬之誠而舉斯心
以加于萬姓及老及長錫類而不匱焉兹非親之所望于光
顯者乎魯恭之告君曰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
之於子一物失其所則天地爲之舛故愛民者必有天報以
方子之得于天吾固意其有隱德也由是充之以迓休于天
駿功令聞膾炙口碑其所以皺衮于親而榮且壽者何日未
艾巳乎

壽蓮坪井郡侯先生七十序

嘉靖庚戌之春益周一甲子同志之好我者率貽壽言而永
新諸友徵蓮坪甘郡侯以壽發聖學晦明之幾而以純亦不
已爲矩視海籌蟠桃直以爲幻化予讀之悚然懼無以副也
其冬予與師泉劉子及朱生調王生一峯朱生震二見美善
餐霞于齊雲卧雪于九華乘風泛月于長江鄱湖之上紫陽
化城若見羹墻斗山水西若奏韶夏然後知向者淺之爲游
也以足跡之所游方新而未能窮則心體之學其亦可知也
巳獻歲辛亥八月之吉蓮坪公周甲子又十年矣諸友議所

以壽者詩不云乎木瓜瓊琚公旣投予以瓊琚矣予何以報
之其諸報以純亦不巳之學乎天道之樞爲物不二曰於穆
不已故四時常行百物常生無往非無極之貞聖德之要爲
功不二曰純亦不已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往非無欲之
純學之未能希聖希天病根安在正坐不純而雜焉耳包識
於世情倚靠於氣習克拓於才藝於是乎有紛華之雜有事
功之雜有聞見之雜有測度之雜有著述之雜故其下者誇
千駟以爲富耀一匡以爲烈而其高者慱聞强覽以爲儕
探力索以爲精夜半雙聽早了六經以爲繼絕學其於

慥慥相𩑔皜皜不可倘判若不相關矣聖門端本澄源之學戒愼恐懼須臾不離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保天命之純而不使一毫雜之從日用常行之內以追造先天未畫之前故大公爲中順應爲和參天地爲位盡人物爲育若然者章矣而不見變矣而不動成矣而無爲是之謂不顯惟德與無聲無臭同神而並化以古所稱萬壽無疆非由此其選乎維蓮坪公𡺸肄竹居翁仁厚之訓偕其兄某以易學爲後進式比成進士官金陵與東巖夏子莊渠魏子以行誼相砥礪及守惠州撫民瘝肅吏治偶忤上官拂衣徑歸歸而取善青原深

造正學與南屏李柱史啟九邑大會于吳天觀汲引俊髦登然欲同升于大猷也出遊祝融歷石皷嶽麓探奇覽芳洋洋風詠之樂晚而靜養中寨抱膝長吟狎白鷗眠錦石期與造物者遊不及同匡廬冲玄之約其所以亦臨亦保日慈日倜倘愧予之未能窮也公倘勉終之哉公之子文可學於予而予壻一峯又予甥也親戚相知誼寔兼之倘當貯碧霄之霞烹雙華之雪分長江層湖之風月以獻玉瓚而與公論壽

鄭氏壽親祝言

嘉靖辛丑夏四月七日憲副鄭子有母氏八十之慶諸與鄭子戚者交者同升者聯官成者各具幣肅綴詞鳳臺次第祝百歲觴司馬熊子司空宋子張子少宰費子御史大夫胡子王子文子廷尉董子議曰鄭子吾南昌之彥也積學礪行歷臺端以聲于時而大孺人又廬陵之所自出劬躬儲祉衍衍享其養以鄉之誼也其肖圖慶而祝之則以屬於南雍鄒子鄒子瞿然曰予其可以祝乎以㺯公之敦鄉誼也知鄭子之能悅親以信友矣以鄭子之悅親以信友也知母之能善教以昌其世矣迺趨而詢其世於鄭子鄭子曰濂母歐陽氏系出宋大師文忠公譜所載子孫蕃衍居安福者其派也曾外

祖梅菴工詩而喜遊詩社挽留之因居金陵而省菴郡侯七歲善屬文以奇童動朝野母之生有奇兆焉嘻其慶澤深矣曰母事吾父遂閑贈君恭謹不妄言笑相得如賓先祖妣病卧數寒暑躬進藥物行起必扶抱弗懈嘻其順矣曰母待庶母李如姊愛濂無異二弟而二弟事母無異濂鄰之悍妬者感愧以改嘻其惠矣曰不肖輩有過母鬱鬱然不樂比其改也乃釋然如初濂是以得從諸君子游而河峯于鄉渠克于家緊母教使然嘻其慈矣則趨而復其懿於㺯公曰是其可以祝乎天所佑者信也信則可以祝於天人所助者順

厭則可以祝於人鬼神所福者謙也謙則可以祝于鬼神非
是族也若抱氷以祝火將力愈固而愈潰于於是有奇祝焉
昔在歐陽之母實出於鄭今茲鄭之母復出於歐陽是何其
互相顯也文忠公以通今學古爲高以犯顏敢諫爲勇以濟
時行道爲賢故炳炳然齊聲於韓范而俎豆於聖門之廡豈
緊式壽其親將鄉邦寵嘉之鄭子之昆弟毅然以文忠爲
歸而深求于明善誠身之學則親志日豫友譽日孚上以翊
于
天子而下以膏澤於萬姓百世之慶者且將以鄭爲祝

絜矩篇贈紀山曹柱史

上帝降衷而烝民受之天然自有之矩也從容中道執兩端
以用中于民是爲自誠明之性反身而未誠或過焉或不及
焉擇中庸而服膺之以復其天則是爲自明誠之教是矩也
放之則彌六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與覆物載物同化卷之
則藏於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與無聲無臭同神矩之爲德
其盛矣乎故聖門之志學以不踰矩爲極則而平天下之至
德要道不出於絜矩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方員不可勝數矣
而所求乎子卽事父之矩也所求乎臣卽事君之矩也上之
接下下之事上方員不可勝數矣而所惡於上卽使下之矩
也所惡於下卽事上之矩也語有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
矩之一也故質鬼神而無疑幽明一矩也俟百聖而不惑古
今一矩也君子之學本諸身徵諸庶民舉天下萬物而納諸
裁成輔相之中矩行於家曰齊矩行於國曰治矩行於天下
曰平若工師之建淸廟門堂寢室棟宇桁櫨巨細長短殊制
異態無一不協于軌則而主宰綱維舉自吾矩時措之世固
有肶規矩而責方員者矣求諸人而無諸巳非諸人而有諸
巳其弊也自用自專以菑其身世固有秘規矩而畧方員者

矣有諸巳而不屑求諸人無諸巳而不屑非諸人其弊也自
私自利而未可以兼善天下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且行乎斯
士斯民何由而聞大道蒙至治乎

擇言篇贈瑞泉潘侯

爲政之要如保赤子而巳矣保赤子之方酌其欲惡而巳矣
父母之愛其子也所欲孰不思聚之所惡孰不思去之而徃
徃貤焉則言之公私未易擇也欲均平者則惡偏欲綜覈者
則惡欺欲嚴肅者則惡縱侶侶悃悃以翼政體而護命脉雖
逆耳皆公言也公則同逆則苦而難入欲慢上者則惡[illegible]

欲藏奸者則惡秉明欲請囑者則惡執法嚅嚅哯哯以伺佞
而覘寵雖遜志皆私言也私則巽遜則卑而易茹古之擇言
者逆耳必求諸道遜志必求之非道是以遠誨諂阿比而求
天下之善故唐虞以是明目達聰禹以是拜昌言孔門以是
疏附奔走而子賤以是彈琴而治邑夫天下事變之賾至于
邑則纂矣天下官守之勞瑣至于令則纂矣故能爲良令者
必能爲良相天下者一邑之積而已矣

岳牧壽母

山東少溪謝侯之作牧于江右也其母大淑人李以嘉靖戊

申五月朔日壽登大耋矣侯望雲敎祝以抒孝思而執訊山
中以問壽益發帙讀之曰母之福其備乎世所稱諸福曰壽
曰榮曰多男子恒慱觀而罕備焉母踰初度而耆踰耆而耋
鶴髮童顏含飴弄孫曾嬉嬉如少壯時其弗謂壽乎母歸東
溪翁宦游二十餘年儆戒家政俾無內顧憂初任神武衛
以　武廟登極封孺人繼二定州判肇昌大府二郡副轉選
于閩進階致仕光顯矣而仲子九儀以柱史遇
皇太子恩晉封宜人翟冠霞裳寵光方新其弗謂榮乎母訓子
暨孫嚴而有法九疇官藩封九韶貢辟雍九式庠于庠九游
力于家而少溪侯位週末艾孫男凡八曾孫男凡五詵詵繩
繩不敢越禮敎其弗謂克昌厥後乎益方聚青原與諸生肄
及魯頌因復于侯曰魯國山東境也昔在僖公敬明其德以
求伊祐儉以足用寬以愛人敎以廸士義以翊勸威以膺淮
夷而懲荊楚故史克頌之曰永錫難老祝其壽也曰燕喜壽
母祝其親之壽也夫能老人之老則衆思老其老矣能長人
之長則衆思長其長矣一戾于茲則曰壽曰榮曰後有繁而
遠怨呪詛且將加之矣萃是三福而德以將之則大夫庶士
莫不咸宜是謂無疆維休之福少溪侯以柱史按吾江右適

舉賓興之典比視京畿學政出執臬于浙以至今岳牧也敷
政明刑有淑問之獻焉執軌範俊有德心之廣焉申威警奸
有羣醜之屈焉是好德以萃諸福也請徼福于魯僖以助孝
思之祝抑謝之所自出非申伯乎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戎有
良翰文武是憲申伯以翰中興而宣王以錫命圭具可覆也
謝侯日纘先德操萬邦以闢四國以復公侯之始異時尚有
孔碩肆好以纘百福而光三壽將超于龜蒙海邦之表茲特
其先驅云

樂安董氏新譜序

樂安董氏之先君臨川擴源塋墓在黃山寺至贈司徒公合
當五季開平初始遷流坑時地隸廬陵曰廬陵派兄含仍居
今宜黃曰北源派弟全徙鄱陽曰德興派原譜刻于宋以司
徒爲一世祖至元丙午有慶始續修之兵亂而廢乙巳知縣
尙與縣丞養性潤色之洪武丙子復與桂林刋行之凡十有
六世是爲舊譜成化丙午御史時望率東里楊公新式先修
桂林一派于前正德辛未象繼修校書一派于後嘉靖辛卯
潤等復輯理之凡二十有六世是爲新譜云董生燧自南宮
來學山房携與諸生縱觀之觀其譜序祠記自吳文正公至

虞文靖揭文安王于雙江聶子南埜歐陽子曰其訓規盛矣
觀于登科題名之録領鄉薦者百餘人升進士者三十八而
居魁元者五其武略通經賢良皆班班然曰其科名盛矣觀
于衣冠蕃慶之圖自監簿監務至郡縣監司七十餘人自監
場監院至尋諫卿監侍從三十餘人而開國子男者二曰其
爵位盛矣觀于流坑山水之圖爲宅兆者四爲綽楔者五爲
書院者四而列居比居者鱗次然曰其風氣盛矣觀于新祠
之圖爲師保爲魁元爲追遠爲孝敬爲育賢祠司徒而下三
世及族之顯者合食焉曰其祠祭盛矣觀于宗派之圖自司

徒生贈司空積司空生明法改贈屯田文肇校書文尭道者
文亨爲四大派明法生正已屯田生解元滋職方淵大保淳
校書生光祿湛察推洙道者生知縣汀爲七小派垂六百年
聚族逾數千指曰其族屬盛矣東廓子曰茲惟盛哉亦茲惟
艱哉夫誦其訓規則思所以踐之矣榮其科名則思所以達
之矣享其爵位則思所以立之矣保其山川則思所以光之
矣奉其禋祀則思所以愛之矣聯其宗派則思所以和輯之
矣纘其世業則思所以勿替之矣思其艱以圖其盛盛乃永
于無疆在昔文正公之序譜也亶以立德立功立言爲董氏

訓是三立者固一原也良知之精明本自大公本自順應不
以自私用智雜之則藴之爲德行發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詞
德之不明而求多於權謀假治焉則功如管商言如屈宋君
子弗由也文仲之言既云立矣而不仁不智且爲聖門所閔
則穆叔所評要未可據爲定也凡董之世無汩爾私無斃爾
智以自昭其明德則科名可重爵位可顯山川可靈祖宗可
格族屬可仁子孫可穫燕庶幾式踐先正之規

永豐聶氏譜序

聶氏之譜以衛大夫喪爲始祖世居霍邑其顯者曰代[illegible]子

僻聊曰丹陽太守友自霍邑徙新淦之峯埠曰新淦丹逆義
自峯埠徙永豐之磊源曰四十四郎傳至奇甫文甫自磊源
徙下市曰萊甫衡甫自四甫至憲副豹凡十有幾世矣憲副
自平陽陟遒闕撲被徑歸爵其從子司諫靜曰吾弗能康濟
天下宜以東吾宗宗法之先務曰祠曰譜賴先世之緒祠幸
有規將以時緝焉雖是譜牒未修無以終吾水雲大夫之志
乃出大夫宋時抄本一編稽羣譜啟擴誌闕其疑而傳其可
信自四甫而上爲譜圖 揭其統也自四甫叙爲譜圖每房各
具別其派也次以譜系 嫡常爲嫡別常爲別存宗法也次以

外紀文行足徵者載焉 垂文獻也首之以譜例終之以譜戒
主於尊祖睦族周貧䘏遠合敬同愛油然孝弟之訓於是聶
氏之宗磊源下市欣欣瞿瞿協以從事而登諸梓編排字號
人受一帙若商彝周鼎珍襲罔弗虔盍獲觀于石屋嘆曰大
哉學乎其聯屬家國天下之規乎愛親敬兄始于孩提而老
老以及老長長以及長則終于堯舜正學日支舍其良知良
能而義襲於外故弗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已而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雙江聶子悅先師之教力量氣魄一日而千里
故接闡守蘇歷平陽慨然以身徇 主而庇民其勞于邑則

舉文田立鄉約茲復睠焉家範以永先志其諧眞純惻怛天
機弗容已匪以要譽而惡聲也吾將期聶氏之彥共進斯學
其可乎人之方病也目眊耳聵鼻塞口爽而心志百體舉煩
懣拘攣木強而不適於用幸而遇良醫藥石之鍼焫之除其
苛毒而融其元精則能視能聽能持能負能慮能運隨觸妙
應有不言而喻之神聶之宗欣欣瞿瞿得醫而瘳矣繼自今
老者主其斷少者效其勞懦者鼓其氣浮者斂其實敏者持
其久同心一德以共宣暢一家之教而不使眊聵拘攣以奸
其間祖吾祖也族吾族也貧者遠者吾祖吾族之貧且遠也

眞純惻怛天機自弗容已將醇誰禮法不戒以孚而萬石河
東罔得專美其康曰康濟之兆乎某獲交於聶子而靜復從
予遊其彥之肄庠序者曰環曰珮曰乾曰淪曰有善曰槩曰
凰曰策皆聚青原崇玄預聞一體之學喜新譜告成其機可
變而至道也敬書首簡以致忠告

善養對

東廓鄒子起廢之南都中丞浦南胡公延于東湖書院之上
縱談及天下事中丞曰子知大司冠漁石唐公之婦賢乎見
明天子教忠之仁焉見漁石公移孝之忠焉見大夫人得天之

慶焉守益避席而對曰昔者嗣雎之詠孝子所弗自遂也而

歸養夕聞

賜鄉辰報其於孝理也不曰仁乎昔者絶裾之徃忠臣所弗忍

自奮也而釋褐許國三十餘載敭歷中外猶得致其事以終

養其於顯親也不曰忠乎昔者善養之誠慈母所弗自兼也

而康寧維祺坐享其祿逾耄入期海内以爲美談其於天祐

之順也不曰慶乎曰夫善養之於祿養也顧有判乎曰無以

判也古者以德詔位而以位詔祿故内有以遂其養而外有

以播其善於衆及其做也三牲五鼎或覗以爲不義而啜菽

飲水陶然以天眞自樂於是善與祿始判矣曰若漁石之素

也其弗謂善以致祿乎哉樹斧始持則諷虔靡及教鐸載振

則規約孔昭晉執臬事則憲度日肅漕賦是督則調度有經

協贊邦治則臧否無淹出總三邊則夷夏底寧入掌邦禁則

寬嚴優優故自其莅官曰敬自其卹民曰惠自其造士曰敏

自其戰陳曰勇自其交友曰信夫五德者固善之與而祿之

基乎曰茲惟休哉公嘗受學於楓山先生得經濟之傳其經

門之和靖乎和靖弗獲展於南渡而公式際休運展嘉靖之

化傳曰老老以興孝長長以興弟合敬合愛以格上下則感

神人夫是之謂萬物一體之學夫是之謂以善養天年中丞

歸語少湖徐子曰吾適感于東廓子之言也吾受司徒之知

而恒思以報之其爲我第其語將以獻諸金華

贈闇齋羅郡侯

予赴會冲玄凡三月始歸歸而闇齋羅郡侯視篆吾邑亟趨

而謁焉侯傾葢詢士俗民宜惻惻里甲小日之病若癢疴在

躬者予面嘆曰古之人以愛人爲學以好問爲裕侯以是心

撫吾邑邑之父老子弟其有瘳乎未幾風采一新謦聞四達

問諸小日曰官有繩正而衙無妄支公錢有餘裕矣問諸獄

訟曰庭無留牘吏洗手了公事矣問諸錢糧曰稱收無耗而

徵斂有常限矣問諸勾攝曰公差不下鄉以里役追呼而雞

犬夜寧矣問諸市肆曰薪米外無横索市廛帖帖矣問諸舡

馬曰按籍而手撥之强無乾没而弱無頻複矣問諸學校曰

待士不失禮亦不徇情凡以事至庭者玉石判之士用是屈

抑得申而頹項者自屛矣其待士夫也如學校而待邑博士

也如士夫政是以和而頌聲作甫三月當道檄以督兑于省

庾士庾民皇皇然弗能留也邑博士倪子其鮑子其陳子某

合諸生以請曰其以申邑人卧轍之情東廓子曰於訓有之

德之流行速于置郵饑渴所其事半而功倍孔孟所以𥡴天人之樞覈與稽之牘雖歷千載炳然若左劵符也民之待下流也奚待饑而哺之渴而飲之耶不匱其財則民有餘富矣不瘁其力則民有餘逸矣不剝其生則民有餘壽矣彼其之子其壽夫必痛于衆也而封豕虓虎望而惡之展如之人澤亦未必溥也而聞其風者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狎故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侯以善播于士民而士民詠歌嗟嘆以慕於侯君子可以占𧩫道矣齊一也諸兒殞戶下而恒以九合晉一也州蒲罹匠氏而悼以三駕故善治者不易民而善

駕者不易馬泰豆氏之御也齊轡御節掌握內得於心而外合於馬志山谷艱險原隰非夷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不善御者反是啓蹶體瘁而時有佚馬仆轍之虞羅侯才敏而趨端嘗兩柄冠縣懷遠教鐸當道交旌之勞判于杭杭劇郡也能聲㬅然復旋于當道乃以憂去起復遴補吾吉以署吾邑其輕車熟道沛然泰豆氏之韻也孰是以行四國至於海隅將優為之而於邑乎何有抑令先公之命名也以闇然日章為馳驅之範而侯猶以名齋用顧諟義方聖門相傳一脈戒愼恐懼懋建中和之極故敦化川流裁成輔相贊化育以與天地參由此其選也方欲與侯切磋之而式遄其駕矣庸采輿論以納屬車且以為贈軒告

存耕壽言

東廓子曰夫知存耕者可與語壽矣程門之訓心如穀種善乎其言仁也鈞之穀也而無生之性曰秕鈞之人也而無生之性曰罔人之罔也不如禽鳥穀之秕也不如稂莠故善學者之保眞性也閔閔然若農之望有秋也耕而種種而耨耨而穫穫而食食而肥以飫于家邦而壽域瀰于四海世之貪奕酗酒縱耳目之欲四體不勤而菽麥罔辨其弊也惰而餒

䟽驕壟斷淫巧機械以等侯封而詆胼胝為田舍翁其弊也浮而無恒掘冢冗室上爭下錮以陷不軌曾不得與斗酒豚蹄酬歌而安寢其弊也悖而立辟若是者往往中道掊剝而弗永其天年故志於穀而水旱不易業命曰良農志於仁而窮通不易操命曰良士是以百穀用成俊民用章而無秕無罔以自別於稂莠禽鳥噫茲古之道也而請事焉者罕矣淡軒倪子朝惠舊學于觀光比拜邑博士與野航鮑子濤清泉陳子力毅切磋于文明日勵諸生以尙古之學因飫聞其世而喜焉高大父谷良與從子恕以文學聯舉鄉書振其家聲

大父溪隱伯全壽登九十有司禮以爲大賓恩錫冠服率其族千餘人輸賦供役維謹爭訟罕至公庭州中以義族歸之其父鎬純樸儉勤修溪隱之業以率其族杖于鄉者八年矣州守周筠川王西塘敦請賓席固辭而始就嘗顏其燕居曰存耕而語倪子曰吾無慕于外守先人畱畬恒恐羞之將以未展之蘊視吾子若孫俾世世薦褻之無落吾世植　翁其默與古期以生之性自治者乎懋矣倪子偕其僚友以率我俊髦從事於芸苗之學臨淵履氷豫前倚衡勿徇時以忘勿計功以助將成性存存生機磅礴沛然大順以永仁壽之蘊

其族永存耕於無疆乎益畬從相國敬所公遊習聞全州清淑醇古之風而山水復重天下龍隱漱玉玉髓濂井恒夢寐思一至焉吾友雲東龍子西山虛齋二陳子比復相招而未及游也何時探月巖登春臺浩歌熙熙亭上以與諸君子論詩

廬陵下村周氏譜序

周之先居懷州河内自河内徙鄭之滎陽宋南渡後自滎陽徙廬陵之永和相傳與益國公必大同譜其自永和徙下村由思榮始自大湖從桃花岔由廉州郡守夔始天順間鄭州州守淵起家進士以舊譜兵燹銳意修之弘治間廉州守歸休于家復圖續之皆未就緒嘉靖間庠生斐國子生祐續之就緒而歿歲乙巳別駕祉歸自肇慶謀于伯兄裕祿曰譜不續且廢坐孤先志吾不敢忌若假借門第援以爲宗吾不敢誣於是從兄弟合成硯覲操儒及族之長吉賚原大定臻威題其義而委成焉廼考校編摩缺疑存信斷自元德翁爲下村始祖而各派之徙者曰馬鋪曰婆嶺下曰吉營坑峯備列之首之以宗圖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規終之以家乘而擇子弟之敏達者先庚仲甲壬泰戊東壬承治其籍穀佃蕘磐

叔甲役其勞以巳酉冬始事至庚戌春而告成適青原舉大會儼然以首簡來命某也嘗聞修辭立誠之學矣世之修譜者旁據遠引宏詞鉅冊靡靡然自以爲尊祖而睦族也非其祖而祖之非其族而族之果且能尊與睦乎哉畫工之貌像也耳目肢體居然矣而鬚髮或加損焉君子猶以爲不似其親譜也者凡以貌其本支也而至於假借援引以加諸其祖其爲鬚髮也不既贅乎維廉州公以鯁直振鄭州之緒悃愊無華有實惠及民爲名流所稱許肆別駕祉偕其兄祿瞿瞿以講學爲志與四方豪傑交砥而深造之故慎重譜牒勿怠

勿謳以慰慫其庭訓雖以益國之忠義文章居相密邇遺像
猶存于里而凜凜不能假一詞其諸有驗於與幾存義之學
乎昔在無極翁之繼絶學也言聖以誠爲要言五常百行以
非誠爲邪暗塞言日休日優之辨以實勝爲善夫非周氏之
黄鍾大呂乎凡周之彦登斯譜者翕然以忠信爲志謹于庸
言信于庸德而罔肯苟焉以自欺則眞誠融液惻怛周貫可
以從身可以承先可以聯宗可以壽後達之可以澤民而卷
之可以善俗尚以爲玆譜光

贈按臺東沙張公司寇南都

是以體國分職用敷極于萬姓周覽邦畿建撫臺于三司之表
若周之鑑若唐之黜陟若宋之安撫亦曰事權重而體貌一
也林卧靜思俯屋而竊歎之爲官擇人則引養引恬而享其
慶爲人擇官則胥戕胥虐而享其殃邇者或以逸欲教有邦
矣安得舉陸敬輿五術八計之條蔡君謨薇蒙姑息之誠列
諸座右以代忠告乎公與其言憤然痛之排斥舊習洗刷新
機若失火而救之不以浮言滑和也方欲建曲突徙薪久安
之策而遠歛其惠以行矣南都重地
[illegible]備業日就月將用緝熙于素學將遺大投艱而欲游刃有

餘地矣敬爾由獄列用中罰可以爲蘇公克施有政惟民其
乂可以爲君陳執訊獲醜玁狁于夷可以爲南仲纘戎祖考
王躬是保可以爲仲山甫泮奐爾休鳳凰翽翽可以爲召康
公其諸在所遇而已

中齋王郡侯贈言

古之人其學不厭也知天地之爲父母也其教不倦也知四
海之爲同胞也父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逆自褻以辱降
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畫舉不中不才而棄之
乎故戒愼恐懼須臾不離立大本經綸大經以育萬物而參

兩儀夫是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衆寡無小大無升沉利
鈍壹是皆中和位育之實世之君子孰不願學也俄而厭孰
不願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視天地也甚大而視四
海也甚疎其志隘故其操握其操握故其功懈夫焉能以尙
于中行

壽大司馬兩洲王公七十

往歲起廢考功公不鄙以伊尹視之玆以武公爲報其庶乎
武公之自修也由愼言語以至謹侯度由攝朋友以至承萬
民由灑掃廷内以至遏蠻方無衆寡無小大無遠邇瑟僩赫

喧富有而日新遂以膚聖顯于聖門聖門之論學凜乎其嚴
也有許其果與達與藝矣而未許以仁有許其忠與淸矣而
以爲未知有許其忠信廉潔無可舉可刺矣而以爲不可入
道獨於膚聖推尊爲來世法箓竹有斐積于敬止屋漏無媿
匹于不顯直與三王同堂而兩儀並位夫是之謂無疆惟壽
公尙日孜孜焉至善不蔑善類其胥祝之

方山存塾詩稿序

方山朱邑侯自新蔡解組而歸闢幽軒自娛手不釋卷戒俗
務勿相聞獨以吟咏爲尙撫景對時感慨今古輒於詩發之

士君子唱酬多所規諷尤好漢魏古選取而和之以爲有風
雅餘韻年逾大耋矣積久成帙名曰存塾詩稿示謙也其子
孟璵孟瑆孟珍等將壽諸梓介郴川王生釗以徵言東廓子
諗曰世之脃其尙也久矣學之昭也以道義爲尙約情復性
澡德厲行如執玉捧盈罔敢須臾忽務以歸全帝畀而無忝
所生方且視勛業爲浮雲詞藻爲雕蟲瞿然若弗服也而況
爵晃珠玉又烏足以滑和及學之湮也以勢利爲尙崇侈飾
華薾然疲役央性命以取憐市兒方且以章綬爲荼毒以旌
姻爲魚肉求一時之暇一言之幾道且不可得而況于攄芳

六藝獵許百家以牢籠萬象馳驅千古與大方競休耶方山
諱祿字克學幼而穎敏積介軒兔意公之緒偕其弟西溪邑
令祀馳聲文苑試于有政肩行已志稍有掣肘撲被竟歸歸
而睦族和鄉貞率諸子姓以究惜陰之旨四方以講學至者
館粲切劘老而不倦益嘗與三峯劉子陽翹講貧福翁邀于
罏峯之陽亟談世政以

聖主宵旰四郊多壘爲深恥卽使都高爵食豐祿夙夜盡瘁扞
衛畀華可以饗犬羊而宅鴻雁寧獨昌于詩乎三峯子善詩
評翁詩格甚精予特論其世以慨古今之變觀斯集者其庶

審所尙云

慶新岑陶公考績

邇者學易仰上窺見聖門相傳學脉仰觀俯察噓吸一體故
自彊不息天行健也厚德載物地勢順也省方設教風行地
也遏惡揚善火在天也折獄致刑雷電皆至也夫是以範圍
曲成通于神明與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熙及學之湮也五伯
假名秦漢少恩而發育峻極之德業遂闊而弗續肆我
聖天子久於其道疇咨豪傑以嘉靖萬邦而尤重二千石之選
維新岑公茂對休運以播仁聞於我九邑饑食渴飲鼓舞戴

道用奏膚功以隆景福其將兆古道之可行乎

西山春卿陳子初度壽言

初度之慶遼矣世運而行之陳其數莫測其義也六甲者天之干也五子者地之支也以十干乘十二支而天地之運周矣周則復始是赤子之初也予將祝以赤子之心乎月正老歲之初也元日者春之初也體元居正以復其初其西山子之自貽哲命以自求多福乎二生請曰古之稱大人德合天地明合日月若是其發育峻極也而赤子云者將不待增益于外乎曰吾聞之千尋之木起于膚寸之萌芽謂膚寸無所

益與則何以至于千尋謂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內將何以益之故善學者養于靈根闇然內充而日榮不善學者增飾于枝葉的然外暴而日悴茲古今學術異同之脉絡也曰願聞古者不失之功曰帝降純粹知愛知敬不待師負不藉經傳而天機炯然故曰萬物皆備言全生也生知者知此也安行者行此也命之曰反身而誠擇善者擇此也固執者執此也已百已千者能此也命之曰强恕而行言全歸也故終身之慕可以爲大舜氷淵而知免可以爲曾子曰今之所以異則何居曰孔門之暫寀具可覆矣多聞見則不能闕疑殆以致

悔尤工憶度則不幸而多言爲禮樂則短喪而安縕袍不耻而以自論克伐不行而以爲仁非聖人之裁成則精一一脉固不俟訓詁辭章而支離障蔽矣同視赤子之心䏰䏰皜皜超然聲臭而一毛猶有倫者果同耶否耶曰若是則何以自求多福曰古之稱至富至貴舉無待于外也自其德之博厚酬萬變而不匱富莫與裕焉自其德之高明超萬物而不撓貴莫與榮焉自其德之悠久歷萬古而不朽壽莫與永焉故采薇之畢可嗤千駟陋巷之樂可配玄圭曳杖之歌而教思無窮參天地而同四時二生瞿然避席曰遠哉是義也敢以

以獻壽筵茲固立心立命來學之所望而的也其鄉國敢專承之

廣德州志序

嘉靖丙戌某判廣德二年矣日與諸生從事于復初之教會茶陵龍子大有視州政亟以州志見委曰是州雖小

高皇帝嘗臨之矣天戈所指有創造之勤焉雲章所頒有昭回之光焉優韶所恤有蠲復之惠焉而舊志弗稱子盍圖之予曰茲惟艱哉崇朴則易於野尚文則易於浮蒐賾則易於刻博愛則易於濫是四患者惟子其詔之龍子曰夫能復初者

可以語志矣惟皇上帝降明德于民若明鑑然妍媸卑高其孰能遁之故勉而修之之謂學修而覺之之謂識覺而達之之謂才夫是之謂三美夫子曰未之能復也忿懥好樂有而不化也而明之體病矣親愛賤惡辟而不節也而明之用病矣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是以一塵不病而萬化以貞請由是而學焉其可乎乃簡同志之彦而屬之曰夫學而無倦識而無障才而無窒朴而無野文而無浮覈而無刻博而無濫吾與二三子盍敬圖其始於是稽羣籍訪故老定爲圖爲表爲懿傳凡十有七卷逾年將就緒而

龍子與予陟南都以去後政者不相謀遂以中尼比予卧疾山中而胡子萬里自閩中來視政亟遣使索舊稿如龍子之委乃東稿付諸生使敬圖其終而復于胡子曰復初之教其責又在子矣子其與諸生日昭明德以立大公而擴順應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使四患以屏三美以臻勸成邦國之典則謀始者藉以不替而效法者視以不眩皆子之賜也觀風者行采之以獻明王祗承烈祖之休布神武以覲耿光緝聖學以化人文需至仁以蘇勞瘁將明明德於萬邦而況一州乎草莽雖病敬拜手以樂其成

贈宗伯西玄馬子北上序

大司成西玄子馬子陟宗伯以北其鄉之仕于金陵者詢諏渭北高子十八儼然來徵言曰以西玄子之交於子也蓋以禮樂相示也茲行矣請所以贊之東廓鄒子瞿然曰予烏知禮樂聞諸師曰中和者禮樂之則也戒愼者中和之功也位育者中和之敷也禮樂之用廣矣大矣而一言以蔽曰中和予嘗驗之矣戒愼之功毫忽欲所遷則有所忿懥好樂而滯吾大公之體親愛賤惡以辟而窒吾順應之用故立大本而經綸大經終無以達于天德古之君子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

前倚衡無往非中正和樂之融徹故以親父子而仁以肅君臣而義以禮朋友而信以興俊民而章以治神人而和以撫夷貊而賓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中和之德也其盡矣乎不本于中和而索諸外焉是弗集義而襲以取也故玉帛鐘鼓在聖門已慨之其所由來漸矣諸君肅然起曰以西玄子之素也其復爲之平曰予有所試矣往在史局問天下士於梓溪舒子舒子曰年友馬伯房氏質直而好義嘗共毓止南趍出服外僚無幾微見顏面予於是知西玄子之直及起廢考功甘泉大宰與大學爭文移累數千

言不決訪之從容答曰吾平生未嘗阿人亦未嘗凌人有
高皇之典章在竟不費一語而定予於是服西玄子之平比
署南院日與太學生接諸生以學規嚴不少假借頗有怨語
繼而竊議曰司成公無私予於是信西玄子之公夫豈以任
天下之重則將順匡救罔不竭其誠而主德日隆矣平以息
天下之爭則歆羨畔援罔或干其正而羣僚日協矣公以任
天下之怨則嫭獨高明罔不獲其所而庶士庶民日福矣在
陝之先哲炳炳方策有遇事輒諫主寤而肥天下者有峭直
無在決聖主於一見者有矜嚴好禮動止有則爲人所儀表

者以予所覩涇野子其人矣若西玄子於涇野子不有光耶
由是而日懋戒慎以斯道爲己任則顯西土以光四方由此
其選也亦臨亦保亦式亦入而萬邦作孚豈與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同神而並化茲唐虞鳳儀獸舞之派而周官關雎麟
趾之源乎西玄子其思孳孳焉入告嘉猷出參國是丕釐庶
績行將燮理寅亮俾昭代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予與諸
君其跂足以俟

贈愚谷李先生擢太僕正序

嘉靖辛丑夏愚谷李先生由應天丞
擢命太僕正以比府學之師胡君儒偕諸寮率諸生詣觀光
堂而請曰昔者書紀冏命以作大正詩賦楚宮以富騋牝先
生其自此升矣願徼於古之贈言東廓子曰諸師諸生其亦
講于古之學乎夫知古之承弼者可以語書矣知古之塞淵
者可以語詩矣承也者順也弼也者匡也美而順之過而弗
匡之則爲諛爲慢將何以克祇厥辟故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則出入號令胥欽胥臧而萬邦以休夫篤實曰塞深遠曰淵
深遠則不驚淺計矣篤實則不徇虛談矣故布衣帛冠訓農
通商敬教授方云于民生康而物力阜夫愚谷子固東魯之

產也以其所學蔚然舉天下第一其督學江右入贊南雍之
敎遂歷符卿以敷治京兆兢兢式舉其職而綜覈六經之旨
究其異同得失亹亹忘倦其所倘友奚啻伯冏衛文已乎冏
命之作以紹先烈而大司徒君牙之冊亦曰對揚光命定之
方中與魯頌之駉並賦而思無邪一言括三百篇以蔽之位
雖日升道固無異術矣至若畜養之當制廄監之當修牧地
之當勘収市之當覈追賠之當恤有司業既治之亦曰以承
弼塞淵之源運之而已矣諸師顧諸生曰是言也其猶行古
之道也遂受而歸以告僚人

慶司馬凈峯公平徭

益也獲預聞一體之學矣一體之愛惻怛同貫無安排無揀擇故病在元首則療元首在腹心則療腹心在肢節則療肢節在齒髮爪甲則療齒髮爪甲其經營圖回無晝夜無寒暑無老壯求躋康寧以自快而曷嘗自以為功而亦曷嘗以蘄譽處古之人后弗堯舜若撻于市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吾友義城于雙江子南屏子亟稱公早有志天下事毅然以古人為標的本以篤實出以整暇而持以悠久故隨所涵粲粲成章要自學術中基之世固有砥

名礪功急難讓夷爾然自樹于壘垒之表與玩時悁位誤君蠹民有間然驩虞皞皞王霸判矣公入告成功啟沃聖心立天德以敷王道則殺而弗怨非樹威也利而弗庸非售恩也夫然後與天地萬物同神而並化將萬邦慶之茲特其權輿云

贈修齋王君之潯州

潯之人惡饑而思飽惡寒而思燠惡勞而思逸與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潯之人喜孝弟而厭乖爭喜和睦而厭侵鬬與中華同乎曰將無同曰以惡饑寒之同也則利害無異可以治矣以喜孝弟之同也則是非無異可以教矣以利害是非之同也則曲直無異可以聽矣而子又奚疑焉聖門之論行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則州里蠻貊無不利有攸往子之治平山四載而民以為慈教單縣五載而士以為厭聽訟司冦六載而眾以為允是道也果從敬信出乎抑有所增補于外乎昔在衛武訏謨遠猷之學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以謹侯度至于不愧屋漏故可以惠朋友可以及萬民可以灑掃廷內可以戒戎作而遏蠻方是無眾寡無小大無遠近參前倚衡已試之方也修之則貞而吉弗修則匪貞而有眚子其敬修其可顧而已矣

贈中白王子陟太僕

予嘗判廣德歷建平博詢高淳南陵馬政之病方馬之養也私有分飼公有點驗死有陪賞種種弗勝計也使派馬課而以時出之不猶少豸乎及馬之解于京也重價而求之異方路有芻秣瘦損有改市種種弗勝計也使徵價而市之北土將無愈乎以中白子之世家學協于大正以憂國卹民也其將調和之耶蠲滌之耶溫補之耶抑將無所措手而視其斃耶嗟乎天下之積蠹久矣匪直馬政也土木當止也而方殷

征輸當寬也而日迫邊備當預也而姑徐徐言路當通也而愈壅士習當振也而更靡然以移則乘機投會以永天年而免夭札醫世者獨能恝哉夫藎諫之司明目達聰非藥石之所出乎中白子與僚友之彥幸相與協恭贈處之

贈茗溪吳侯守安慶

夫知學者其知政乎君子之志於學以求仁也故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其所不能忌人不以所不能忌人故尊賢而嘉善不以所能病人故容衆而矜不能是以仁愛貫徹無惡無斁以永終譽夫不能而弗矜是視溺而幸之也善而弗嘉其

不欲人之登岸也將奚以對天德而協于羣情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類

制策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於何時兵民之判起於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於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於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主令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

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於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流徙之餘化為寇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供邊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選舉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怙嬉之戒文治

舉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衞相養於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
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於世用方策試之日
不暇以徵辭隱義爲問姑舉其切於時者其爲朕陳之
正德六年辛未三月十五日
御批第一甲三名
臣鄒守益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有安定天下之大功有化成天
下之大德安定之功在乎武化成之德在乎文敷文教而
擇人以治民則民安而文德洽修武備而擇人以治兵則

兵强而武功立惟文武並用故功德兼隆此唐虞三代與
我
朝之所以久安長治而非漢唐宋以下之所能逮及者也恭
惟
皇帝陛下年當强盛運撫盈成科貢愼選蠲貸屢下武舉設科
備亂授首文德既敷武功亦振文武之道固克盡矣茲進
臣等於
廷降賜
清問首舉創業守成之文武異同爲言次及於二帝三王與
漢唐宋諸君之得失末復及
聖祖之定制與今日守成玩愒之弊而欲求所以保長久之業
即堯舜禹湯文武祖宗列聖之用心也臣敢不披瀝肝膽
以對揚休命於萬一臣聞帝王治天下之大要有二曰文
與武而已仁以育天下故凡奬崇儒彥愼保黔黎于以經
綸天地而爲安定之功皆文之屬也義以正天下故凡遴
擇將帥振勵卒徒于以消折奸宄而爲安定之功皆武之
屬也有武而無文以濟之則過於義而傷於剛無以存渾
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過於仁而流於柔無以

立精明之治功故是二者猶天之二氣不可相勝猶車之
二輪不可缺一陸賈所謂長久之術正在是也若所謂創
業以武守成以文是蓋各就其重者言之耳如使創業者
而無事乎文則肇修人紀重民五教者非耶如使守成者
而無事乎武則克詰戎兵張皇六師者非耶慨自封建裂
而文武分井田壞而兵農判文事簿書武事弓矢而各職
其職矣兵執干戈農執耒耜而各事其事矣噫兵農一致
文武同方古之法豈不可復於今耶盍嘗質諸古矣欽明
文思濬哲文明文命之四敷人紀之肇修五教之克重堯

舜禹湯文武之文德也四凶之誅三苗之征防風之戮升陑之師牧野之戰堯舜禹湯文武之武功也彼稱堯之德曰乃武乃文益舉其全而言之舜禹稱文明文命而不及武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益就其偏而言之耳論者徒見三代迭尙而不言武而不知尙without質尙文之中武備素具矣豈輕於武乎徒見周列四民而兵不與而不知井邑邱甸同成之中兵政默寓矣豈忽於兵乎自是而後則有可慨者矣誅秦興漢武功已著而大牢一祀庶知尙文矣終不足以蓋輕儒之失除隋肇唐武畧已

振而崇文一舘庶知尙文矣終不足以掩慙德之譏掃五代而致建隆之治武威亦云肅矣夜分覩書文教是崇而終不足以復帝王之舊創業若是而遽可兼乎文耶宣室召賢務德化民而殿廷習射終莫刷凶奴之耻延英論道文風丕振而淮蔡甫平遂以肇驕恣之禍求遺書而致大平之治政教亦休明矣河西河東旣平兩浙納土而終不能復中國之舊守成若是而遽可許其兼乎武耶夫弓鞭是事而文教不純則除亂之功不足以比湯武詞章是尙而武功不競則致治之美又豈能如成康乎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夫任相以治民道也然任相而忽將則緩急何所倚耶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夫講武以治兵道也使恃治而忘亂則安全可常保耶大抵文德敷而后民生遂武功立而后兵力强缺一則偏缺二則亡御天下之常道也帝王與後世異者其幾正决於此洪惟我

大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大平自今觀文取自科貢而銓於吏部武取自閥胄而銓於兵部其建官有定制矣兵隷於伍行以供戎行民編於版圖以供租賦其分籍有定制矣而又機務參贊於兵曹編鎭總督以憲臣則文

武有相維之勢無事率軍士以屯田有警簽民壯以禦守則民兵有相通之用良法美意超越近代神功盛德遠追帝王史臣贊曰獨冥全智功高千古者豈溢美哉

列聖相承率遵是道督文臣以安民而德化愈洽督武臣以强兵而功業愈盛但承平久而玩愒生亦勢之所必至者故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無經濟之實而有奔競之風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無擊壤之樂而有弄兵之虞則所謂文以治民者可虞矣列屯而坐老弱待哺徒費餽運之勞而未見禦侮之效應檄而行郡縣坐食徒見調發

之援而未閑平盜之功則所謂武以治兵者可慮矣是安
得不上廑宵旰之憂也哉夫文武之道有不可偏之用故
當求所以並用之法及其久也無不弊之法則必當求所
以救弊之人爲今之計亦惟求其人以行其法爾彼文德
之未覃敷者豈不以司文治者之不得其人乎必也愼師
儒之選以正士風重守令之職以司民治其始進也精科
貢之途以求之其旣仕也稱職者有賞不職者有罰俟其
旣久然後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務使董庠序者如胡瑗如
孫復牧郡邑者如龔遂如卓茂則必能明禮義而士得所

教盡循良而民得所養菁莪棫樸之化鳧鷖行葦之俗庶
乎可復見矣武功之未丕宣者豈不以司武備者之不得
其人乎必也廣將帥之選以通豪俊謹襲蔭之格以革疲
冗其始進也嚴擧薦之法以求之其旣仕也賞其勝任者
罰其不勝任者俟其旣久然後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務使
應募擧者如韓信如郭子儀出閫胄者如謝玄如曹瑋則
必能洗冗卒而民利以興勦寇盜而民害以除兎罝著干
城之美在泮成獻馘之功庶乎可復見矣由是而修攘之
實盡恬憘之戒謹文德敷於九有武力耀於四方兵堅于

捍禦而蠻夷猾夏者自熄矣民樂于輸賦而奸宄肆行者
自化矣
陛下之治可以追帝王儷唐宋長久之業而復
宗祖之舊矣至於終篇
陛下復策臣曰子大夫志於用世者策試之日不暇以從辭歷
義爲問姑擧其切於時者其爲朕陳之臣荷敎養之恩膺
科擧之薦用世之志固愚臣之夙懷而切時之務又
明主之欲聞凡策問所及者謹條陳于前矣臣之愚意尙亦有
切於時者敢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惟學可以養天德惟勤可以興王道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學惟總攬羣臣可以勵翼此學四者
克盡則文武之道可以次第而擧伏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一心者人主之主
也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非有以辨
別之則理欲混淆而天下之大本無以正矣是故莫先於
講學而所謂學者非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也非剖裂裝
綴以華靡相勝也要必讀經師意觀史師跡味聖賢之言
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如高宗之終

始典學成王之學有緝熙則庶乎此心之理可明而天德
全矣天下之於君合四海以富之萃五位以貴之豈乎以
可安之地而娛之乎一身之繫甚重而萬幾之責甚緊非
有以宰制之則政務叢挫而天下之大治無以成矣是故
莫要於勤政而所謂勤者非衡石程書以煩瑣自勞也非
衛士傳餐以强明自任也要必朝以聽政暮以訪問操威
福之柄而絕逸遊之樂察民物之情而存祗懼之心如商
湯昧爽丕顯周文之日昃不遑庶乎此身之責可紓而王
道興矣講學於已而不資於人以輔之則暴寒不一而學

或廢矣是必資道教訓者以明膚智之道資傳德義者以
防聞見之非資保身體者以適起居之宜左右皆資老成
倍侍悉資俊彥而邪昵之私無所容焉則朝夕延見之益
足以爲維持此學之助矣程頤所謂輔養主德要使跬步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正此意也勤政於已而不責
於人以分之則勞逸殊勢而勤或弛矣是必責司銓衡者
以用賢才責司錢谷者以足國用責司刑罰者以平獄訟
諫官責以直言得失將帥責以禦侮敵愾而宰制之私無
所撓焉則夙夜匪懈之益足以爲勵翼此勤之助矣歐陽

修所謂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正
此意也然此皆
皇祖貽燕已行之效恃在
陛下丕承之耳臣觀
皇祖之論侍臣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
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又嘗命書大學
衍義於兩廡壁間曰以備朝夕觀覽則其講學之功可攷
矣有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又曰朕卽
位有言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后還宮則勤

政之迹可攷矣又嘗退御白虎殿召劉三吾論治道則其
親近君子之效可攷矣嘗諭中書省臣曰陰陽乖戾卿等
宜輔朕修省其盡心力以匡不逮吏部命官則曰宜公平
以別賢否通政命官則以公情直亮以庶厥心庶不負任
使則其綜覈羣臣之實可攷矣李絳告憲宗曰正身勵己
尊道德遠奸佞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呂大防疏事親奉
長治內待外戚尙儉寬仁尙禮勤身八法以告哲宗曰盡
行家法足以爲天下況我
皇祖之法又超軼唐宋者耶

陛下欲聞其切時之務不以微詞隱義雜臣而愚臣欲攄其用
世之志豈敢以諛問謟說瀆
陛下伏惟留神省覽深信而力行之則立德立功初無難事用
文用武自有餘地
宗社之福生民之望也豈特愚臣之幸哉干冐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聖功圖疏

南京吏部考功淸吏司郎中臣鄒守益謹

奏爲感

恩獻愚少俾
東宮聖學事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況奉
皇上特擢臣等隆以淸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
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熟化習與性成
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嚴誡日陳于前於以維
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
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
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爲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册獻上
東宮殿下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册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勑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册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覩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
講說之煩也臣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
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飾僞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
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
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傳說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
圖象繪寫大畧未敢爲肖眞也至於字畫惟憑儒士勞艮

佐陳鈿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演說誤謬不
孫學說膚淺所致臣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感
恩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訛謬之故宥臣等不
識忌諱之戮
特勅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屛伏戰慄之至謹差千戶曹昂齎進以聞
一文王世子問安圖

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事親的禮萬世帝王宜效法他
仰惟
皇太子殿下大孝爲天下法皆要學文王此圖便是箇樣子
今時時玩此圖自能興起孝心充廣良知良能爲天下法
二文王世子視膳圖
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事王季的禮者史稱王季壽一
百歲文王朝夕視膳固是聖人大孝足爲萬世法式想文
王是時年四十以上武王年亦二十二矣亦見聖人宮庭
間天倫至樂也伏惟
皇太子殿下常玩此圖可見古聖王事親的禮涵養孝心恭
視
聖膳大孝爲天下法
三文王世子齒胄圖
謹按此是文王爲世子時入學與同學之人讓齒萬世仰
爲盛德古者入學皆服學服天子之子亦服士服今考古
圖亦無定式惟模寫大畧如此況大學齒讓後世難行洪
武初年嘗建
大本堂選勳臣子謹愼者侍

東宮 親王講讀亦無讓齒之禮臣等再難復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古聖賢謙德忘勢的意思
四漢儒桓榮授經圖
謹按此是漢明帝爲太子時桓榮授太子經及爲天子尊
桓榮以師禮史書以爲盛事漢時去三代未遠猶有古風
太子自稱名自稱童蒙皆是謙德之盛我
聖朝儒臣輔導
東宮禮有定式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上古帝王教太子的意思可以

涵養
聖德
五神堯茅茨土階圖
謹按此是史稱帝堯儉德天子宮室服器儉素如此百官
臣庶又愈儉素可知也天下尙儉天下所繇富足也我
宣宗皇帝儉德同符帝堯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古帝王儉樸氣象况又恭遇
皇上應時創制宮室服器依禮修正規制大備爲萬世法我
殿下惟式

成憲享萬世太平而已猗歟盛哉
六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圖
謹按此是孔子稱禹所行無些罅隙可指自用飲食則菲
薄不奢侈祭祀鬼神則極豐潔自用衣服則粗惡不華美
黻冕用以祭祀則極美好奉身則儉事神則豐所以無罅
隙可指帝王富有天下豈無甘旨飲食豈無潔好衣服惟
帝王爲天下儀表帝王好儉則天下皆儉帝王好奢則天
下皆奢天下皆儉財用便足百姓便安天下皆奢財用便
不足百姓便不安大禹尙儉實萬世法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崇儉爲天下儀表大臣有所取法不
敢貪侈實天下萬姓無疆之福
七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圖
謹按此是孔子言禹自已宮室則卑小民田水路引水灌
田的皆盡力薄於奉已厚於爲民所以爲盛德漢文帝欲
爲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不
爲帝王富有天下百金甚小不肯輕費文帝盛德亦如禹
禹平水土又開溝洫教民灌田江淮河漢之水旱則引入
溝洫田得浇灌潦則水匯溝洫以趍河海不致泛溢民無

旱潦之憂歲常豐稔又田有溝洫夷狄寇賊遇溝則止不
能馳突故世極太平無夷狄盜寇之憂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帝王勤儉的意思涵養
聖德萬世之福臣等再按堯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後擁
太行前列三嶽黃河環繞碣石入海淮水自桐栢山江
水自嶓冢山東北入海環向帝都天下第一形勝之地惟
土狹山峻漕運爲難我
聖朝都燕亦古冀州之境形勝與堯禹同普天下萬水朝宗萬
山朝拱

聖朝萬萬世太平基業也臣等謹附說焉爲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八周王稼穡圖

謹按此是周室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后稷教民種麥奉天命育百姓能體天心天命后稷后世有天下也至公劉又修后稷之業詩云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言公劉教民稼穡致民富足疆埸皆有倉積也至大王又修后稷之業詩云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言大王遷岐教民疆理田畝勤力稼穡也

至文王又修后稷之業書曰卽康功田功是也至成王時周公慮成王不知稼穡艱難不知百姓命脉所依作無逸篇首以稼穡爲上務是周室有天下根本也至康王昭王以下太平日久不恤百姓稼穡辛苦周室遂衰伏惟

皇太子殿下將玩此圖見得帝王恤民重本的意思實萬世無疆之福臣等再按古稱帝都以豐鎬爲上秦漢隋唐皆都焉謂之關中自今觀焉後又有黃河渙散王氣前南山蔽塞商明西有羌戎爲患東據函潼關僅足自守不能兼制全宇視我

聖朝神京宇宙全氣皆圍噓吸者萬萬不及也臣等謹附記焉

爲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九周室后妃蠶織之圖

謹按此是禮記及詩經所載蠶織的禮天子諸侯后妃夫人親蠶績爲做衣服不惟自已勤儉而已實所以化天下使天下婦女皆勤養蠶皆勤績爲則女有餘布人皆足衣天下所由太平也伏惟

皇太子殿下將玩此圖見得古后妃務本勤儉的意思

十宮中隙地種蔬圖

伏讀我

聖祖政要儉樸之德超出千古

聖子神孫萬世法也百七十年

大內宮殿有宜撤舊爲新易做爲堅者我

皇上應時創制又皆完固萬年無疆之業也伏惟

殿下仰思

皇祖創制之勤

太祖垂統之懿將玩此圖將以遵式

皇上建立之誼不敢復有以作鴻圖永固實太平萬萬世之休

十一西苑耕稼圖

伏覩我

皇上西苑耕稼知百姓艱難與太舜耕稼后稷稼穡文王田功

武王重民食成王播百穀同此恤民的心仰惟

殿下時玩此圖體

皇上憂勤惕厲的意思臣等又記憫農之詩曰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謂人藉農以養生宜

恤農辛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

剜却心頭肉言農人困窮未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

救急不暇如割心頭肉醫眼前瘡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

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大臣宮室剝民自奉

筵張綺羅侈貴極矣乃又近君藉寵愈爲民病民不堪命

遂至逃亡君王能照及此必思所以恤之矣伏惟

殿下嘗諷誦此詩可見農民貧苦情狀再念農夫八口之家

耕田百畝粟入幾何輸租幾何牛種幾何糞土幾何徭役

幾何除輸官租差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百姓眞是辛苦

眞是艱難贓官又尅削之奪其衣食下情不能上達啞口

忍飢實是可憐乃益見

皇上西苑耕稼的是痛念百姓艱難

聖德超出上古足爲萬世法

十二西苑蠶桑圖

伏覩我

聖上定西苑蠶桑之制與上古帝王重祀務本同一憂勤惕厲

的意思不特取法有周一代而已臣今只畫蠶桑大畧若

夫

后妃蠶禮圖不敢盡畫懼瀆也伏惟

殿下時玩此圖體

聖上務本尙儉化天下的意思臣等又見蠶婦詩云昨日到城

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謂城婦女不養

蠶却服綺羅鄉間民婦辛苦養蠶不得綺羅自身服用所

以下淚也愁苦之情也益民間蠶婦終年辛苦養蠶作絲

精的織爲錦綺皆以供官粗絲爲紬絹皆以易米餬口不

得自用單衣受冷老幼同度歲寒幸無灾荒乃得活命不

幸贓官拘捉伊夫與兒刑逼索錢即併常日衣服俱賣與

人以救身命民間婦女極是艱難

殿下常念及此乃知

皇上定西苑蠶織的禮專爲憫念百姓婦女辛苦的意思實天

下萬姓無涯之福

十三商王高宗訪道圖

謹按此是高宗訪道傅說首揭學之一言以嘉惠萬世萬

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標子明君惟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

助於俊乂使布𦍑庶位天地萬物賴以位育其曰遜志曰

時敏猶千聖相傳心學之要遜志者如海之虛無所不納

故能取諸人以爲善時敏者如日之運晝夜不停故能篤

實輝光以至於聖神商王中興實由於此臣等又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作大誥其君臣同遊篇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

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寤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者何

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補君之過補君之缺顯祖宗於

地下歡父子於生前榮妻子於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

磨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遊之言卽商高宗訪道傳說之心高宗訪

傳說望以講學啟沃我

太祖與下同遊望以拾失救過補缺高宗講學惟以爲民我

太祖於臣下曲盡恩禮亦惟望之爲民造福而已高宗之心卽

太祖之心也皆立萬世人極者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訪道圖謹以

聖祖格訓又玩我

皇上賜臣敬一等箴體我

聖祖與臣下講學之心卽

聖祖君臣同遊之心卽高宗訪道之心道統正脈傳之萬世臣

等不勝大願

奉

聖旨鄒守益假以圖疏譏刺朕躬下禮部參勘復奉

聖旨姑念納忠免罪欽此

大禮疏

翰林院編修臣鄒守益謹

奏爲守禮義以明國論事伏蒙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羣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

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

誤蹈前代覆轍此

皇上舍已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羣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强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爲欺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
而公卿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爲孝羣臣順令以爲忠若長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羣臣依阿于下以苟
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
寢疾憚于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爲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益尊之
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
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引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周摇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越之嫌而在
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羣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搖奪而
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況
聖德高明視
朝講學孳孳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初詔思佐大平大禮至重孰敢爲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
之于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爲
欺離間上下之交權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

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
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
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
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
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
以爲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
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忤
旨去
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殫正闢邪而不冷褒段猶者
斥而絶之庶幾
聖志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聖德

大孝光于四方大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羣臣之欺慢違犯爲可罪哉
然
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
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與

天憂民瘼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相安自誣無虞臣待罪史館
預修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面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屛伏田里亦與
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奉

聖旨鄒守益這廝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
生輕易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薛文清公從祀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臣鄒守益謹
奏爲欽奉
聖諭以議祀典事
近該御史楊瞻奏得仁建議要將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薛瑄從祀
孔子廟廷禮部復題奉
聖旨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上官人各
上議欽此臣仰窺
聖心主張斯道鼓舞來學博採輿論愼重祀典敢不竭闇末議
以備采擇臣謹按孔門評論人品其上曰中行其次曰狂
又其次曰狷中行也者中和之德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
門弟子稱孔子之時中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大
和元氣周貫天地運行四時當時惟顏子善以身發孔子
之蘊夷考其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深潛純粹藹然春
和氣象也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狂狷也者雖未免

於氣習之偏然若嘐嘐尙有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使其
工夫縝密則狂可中行矣不屑不潔懍懍然恐浼乎其身
使其工夫弘大則狷亦可中行矣故道以中和爲至學以
中和爲的中庸之作首戒懼以指其功終位育以要其成
而後聖門之傳賴以不墜兩漢而下非無願治之主臣將
之佐而徃徃發不中節無以參天地而宰萬物正坐淳之
不講爾故雖以唐大宗之英睿自以爲表章聖學而從祀
孔廟二十二經師皆以專門訓詁爲功至於馬融王肅輩
敗名害義亦濫列焉非

陛下明聖燭照千古其孰能釐正之夫訓詁日繁著述日富經
綂於文義比較於異同摹擬於儀節恣情鑿性去道彌遠
而猶偃然以爲孔氏之學譬諸爲釋氏之徒者不從事於
明心見性而造寺飯僧誦經續偈以望成佛爲老氏之徒
者不務於致虛極守靜篤以收無爲無欲之化而鍊金石
習術祝以求成仙皆餔糟粕而棄其醇也我
列聖以道德禮樂化成天下文章政事之臣咸足以匹休往古
然勃然以理學爲宗實自瑄倡之瑄之深造自得於濂洛
靜虛動直大公順應之旨未敢妄許然其自幼至老篤志

力行惓惓亦自以復性爲教考其出處進退之間不折節
於權奸不謝恩於私室不曲法於貴近不懾志於臨刑不
濡滯於相位一時翕然尊信以薛夫子目之此豈可以聲
音笑貌取者揆之於古其近於狷者之流乎世之議瑄未
宜列於從祀者或以其見理未瑩不足以傳斯道則雖顏
曾而下已有不得其宗者是責於瑄者大備矣或又以其
少於著述不足以羽翼聖經則雖顏曾之得其宗者視後
儒已有所不逮是求於瑄者又大淺矣夫祀典之重莫嚴
於孔廟非所進而進之是爲俎豆之玷可以進而進之亦

適以阻進修之路斯二者失中均也
皇上樹隆敬一以建中和之極折衷羣論自有天則臣以爲進
瑄從祀樹之風聲以昭
國家之盛其於世教未必無補謹疏

九廟災自陳疏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鄒守益謹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彌天變事
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黨承
賜等題爲荅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
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
許虛應故事泛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
臣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
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君昔在殷
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于伊陟德以勝妖

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
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鼎而雊孝亦甚矣聽于
祖巳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
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
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修養之所以引年
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
遠決諸一念之眞純而已矣決諸眞純之一念無或轉搖
而已矣邇者天心仁愛火及宗廟往古災變於今爲烈
陛下孝思悃愊深自怨艾諭告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

之言與桑林自爲犧牲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眞純無或轉搖雍雍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務以上天之心爲心則知人安
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俟外求
矣臣感極而泣仰屋竊嘆以爲
主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
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
陛下之心爲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孤負
國恩厥職各守常憲以盡修補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
共濟艱大而不能者雖欲求退無竊祿位而厲民膏脂臣
伏念大學古稱豪傑之閣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雍又
爲
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
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我
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
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

臣之愚自知也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樸魯
不能以綵造
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黜若再持
祿負位以忝官箴將何以揚交修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
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實而災變
可弭矣
奏
聖旨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刺着冠帶閒住

勤王賚功頌

正德己卯歲六月丙子寧王宸濠起南昌震驚
神畿都御史陽明王公自贛將命入閩脫險豐城趨保吉安
大徵義旅以遏亂畧七月辛丑誓師以東癸卯駐樟樹鎮
列郡各以兵會庚戌申誓于市汊誅伍斬將有稽罔赦辛
亥克南昌壬子師進東湖與賊遇連戰大破之丁丑水陸
伏起火艦並進遂擒元兇以歸奏功
天子八月辛未犒諸軍大燕羣僚維時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
以監督與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通判談儲胡尭
元推官王暐知縣王冕李楫劉源清張淮以克敵與都御
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
知府劉昭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以急義資謀與其
餘效忠宣力之士咸序以位於戲誅亂討賊繫萬世大閑
章諸聲詩以昭風教大史職也廼作頌曰
於穆
高皇誕膺
明命
列聖昭德鳥翔魚泳昇翰是樹孚佑同姓蠉玆寧藩狓彼梟獍

帝命中丞往釐南閩神寔留公脫民昏墊爰奮義旅奉揚自天
鸞鳳鷹鸇夾以翩翩遂克彼穴遂俘大憝山川重光思神
奠位
天相
皇國不空我師世濟驕奸浹日以夷爰犒諸軍百工咸在我
皇報功尚有大賚維我
新國無謟匪彝服我忠孝以公著龜維公懋德載終九伋敷
時文明拔茹以進維
皇建極聿定元良貞于萬邦配
天無疆

卷之三上終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下

說類

學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爲貴者曰性性之所以爲性者曰仁義禮智信能盡是五者於天地之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可以爲人一有虧損其則已自得罪於天而況乎斲喪而無忌則雖頎然鬚眉而反爲虎狼蜂蟻鴻鴈雎鳩之罪人矣釣人之形也則釣人之性也而至於爲虎狼蜂蟻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學之道所以閑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

求無忝於爲人而已矣昔者聖人之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稱顏子亦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是聖人之學可效也故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學此也習者習此也習而曰時不息之功也學之病莫大乎息息則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與物欲互爲消長者也無兩立之勢故君子戒慎恐懼之志由聞以至于不聞由見以至于不見由言以至于不言由動以至于不動一也無須臾之離也道不離人人不離道人與道凝然後可以踐形而無忝大人之謂善學以訓詁者專矣以記誦者博矣以詞章者華矣而於[illegible]背馳焉則學之蠹也況乎竊孝弟忠信之成說以爲利祿之媒假然播其惡於衆而號於世曰是學也可乎哉某之[illegible]二十有九年矣日顛蹈於荆棘泥淖而自以爲康莊也頼先覺者大呼而醒之將改轍以追來者而八九同志相與磨礱而夾持以圖不杇此生乃爲推學之太宗以申告之而時觀之以自警焉鹿鳴之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之人於酒食之頃相愛以德而不以姑息如此故夫有四端而謂不能者爲賊其身謂君不能者爲賊其君蓋自童齔時固熟誦之矣謂其友不能者庸非賊其友乎今之師友婣族津津以追

時好攫世資交相勸誘曲爲恩厚一聞講學以希先王之道則循墻若刺已者其取舍界限亦異矣諸生以是列諸座右過而觀之者其且以吾爲好生乎其且以吾爲賊生乎

留別同志

學者之病在於界限之不明稱之以堯舜則斃然以驚目之以桀蹠則艴然以怒而其定計成筭以爲上不敢爲堯舜下不至爲桀蹠閹然處其中以安身立命以爲是亦足矣而不知善利之間曾不容髮一舜一蹠懸若天淵譬諸良民盜賊不可以更互出入而爲也吾輩既怨艾其身思爲良民矣

自旦以至于夕自飲食衣服以至于事君治民自壯年以至
于耄耋當猛自點檢不可苟且放過雖不至爲屠墻攻劫之
事亦不可陷入穿窬攘竊中然後可以對越國法而無愧願
與諸君勉之堯舜之世比屋皆良民故四凶不能逞其惡桀
紂之世比屋皆盜賊故三仁不能行其志然與其以盜賊受
賞寧以良民觸刑此三尺童子知其決擇矣今自三尺童子
至于垂白之老孰不知盜賊之不當爲哉往往陰行其實而
陽揜其名自以爲可以欺天下後世而匹夫匹婦已如見其
肺肝矣吁可畏哉吾與諸君周旋久矣毋反覆體認以爲孟

氏善利之辨盡發千古作聖之訣今將別萬里念所以相長
者無逾于此諸君若不以爲非篤信而力行之則雖別萬里
猶同堂合席也若誦於口而遺於心修於大廷而棄於屋漏
則雖日相周旋已判若胡越矣諸君其何以交警我乎

方山說

予讀劉雲表爲其友彭麗文記方山四寓軒稱其恬退雅循
飄飄于田園金谷之表未嘗不嘆麗文之能聚物以自樂也
雖然觸吾身而感吾心者孰非吾之物乎而奚以聚爲記曰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萬物
之聲色臭味舉以供吾之耳目鼻口而吾屹然立乎其上而
君宰之一失其道則耳以聲聾目以色盲鼻以臭塞口以味
爽所以害吾心者豈獨田園金谷已乎古之知道者坦然由
於約樂毀譽之變而不以滑和華冕葛巾首之寓也赤舄雙
屨足之寓也桓圭錢鎛手之寓也短褐狐貉華軺朱轂身之
寓也一以爲雲行一以爲波流使擇冠而冠擇屨而屨則喜
於聚悲於散而所以自樂者祇足以自累試使毀琴沉棋捐
書裭畫屏其亭沼而反麗文於雁州隆堂之間則其樂尚有
存者乎無也故夫絕物以爲超者異端之虛也徇物以爲私

者俗見之陋也寓於物而不累者聖人大中之矩也麗文之
昆季皆好文而與予游異時徜徉昆季間尚悉相與語之

芸田說示諸生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
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
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
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則宜泥田則根難拔必若是者三
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
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于溝壑矣予聞而凜然人之情孰

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其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質美者查滓便渾化猶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嗚呼天下之勇於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胡可得哉予方困于飢餓思理百畝

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草盛苗希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則盍於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

省齋說贈陳君彥明北行

僚友蓬萊陳君彥明思從事于曾子之學以省名其齋予與之處八越月矣其持論纚纚然有條其處事繩繩然而底于濟也間遣其子辰受學于予肫肫然求以教之予曰是無踰於省之說矣曾氏之學任重道遠而得孔門之宗者自省其身始大學一書蓋記其平日學之功效以貽來世者也而自省之功莫切於慎獨者人之所不見也省於人之所見者易省於人之所不見者難閒居自放於惡見君子而後欲著其善則其省也僞矣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其惟省於獨乎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貫隱顯動静一之此吾曾子自省之實學也後之善學曾子者莫如公明宣而不善學者莫如邢和叔宣於居庭應賓客居朝廷瞿瞿願學弗怠而和叔特假三點檢之名襲而取之吾輩戒和叔之覆轍而驅驅於公明氏之範庶其得聖門而入之乎君蹙然起謝曰吾子何足以承之吾愧乎童習之而倘紛如也予拜手曰予將

賴君之省以與君之子交相贊而已矣未免君入慶
天子萬壽將行州守許君若思曰省齋勞于
王事茲三祝
聖壽奏課功酬勤臣將有四方之陟盍有以贈之予曰此皆吾彥明自省之地也頌天保之章而祝
天子之百祿以孝事君也賡皇華之章而諏謀度詢以論民隱以慈使衆也以孝事君之謂忠以慈使衆之謂仁忠則上信之慈則衆歸之推是以行于四方無異道矣勉矣省齋其無忘于曾氏之學乎

日惺齋說

宜興杭錫賢卒業於大學聞耳泉先生之教而樂之以日惺名其弦誦之齋巽日詣呂涇野而請言涇野申之以上蔡之義炳炳然也將歸復過予而請益焉予曰子之取諸師友則既勤矣而我何能以贄子予其誠之於身而已矣在易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非日惺之功乎進德修業小事大事而其要曰忠信曰脩辭立其誠而已故知至而不至之則無以爲誠之始知終而不終之則無以爲誠之成於穆不已天之誠也乾天也乾乾者對越在天弗以日夕息焉

思誠之學也天豈遠乎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徃而非天也無徃而非天則無徃而非上帝故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無徃而非上帝則無徃而非鬼神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嗚呼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若是其嚴也故忠信篤敬之功至於立參於前與倚於衡然後與天爲一無愧於日惺之學上蔡先生曰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䳇鸚䳇能言不離禽鳥學不以誠而兢以詞說勝者將不淪於禽鳥乎夫學以入於聖賢也而或以淪於禽鳥是則可畏也已錫賢惕然曰封也敢不終始於學以求無愧于星淵

謙齋說

先民之訓曰滿招損謙受益謙也者忠信者也滿也者驕泰者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之得失損益之大關也世之論謙者率倚於卑遜退讓以自名而所謂益者類以富貴福澤當之是淺之爲謙而陋之爲益也在易之謙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可以卑以自牧而可以利用侵伐可以行師而征邑國非倚於退遜也其益之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改過以誠其身故飽乎仁義不願乎膏

粱令聞廣譽不願文繡天下之益其孰能尚之是以益之以十朋之龜而吉益之用凶事而無咎處約處樂無入而不自得非以外物爲加損也九五之占曰有孚惠心則忠信者也故勿問而元吉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恒則驕泰者也故莫益之而凶矣噫其嚴乎予之始生也先易齋大夫命之曰益其名也字之曰謙及長取善於四方而始得其義夙夜兢兢思以服膺父師之教而未能也昆慶同宗之彥拙隱翁名其家子曰益而益復以謙名其齋其燕翼之謀祇承之方何其不約而同乎其季大學生倚徵言於予因述予之兢兢者俾敬

圖之

青原嘉會語

嘉靖癸巳七月旣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從事於君子之學東廓子守益喟然嘆曰茲會也先師嘗命之矣迺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茲惟艱哉凡我同志相與無忘于師訓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君子之自求多福也知善而著之知不善而揜之是不能致其良知小人之自作孽也嗚呼戒之哉或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將無闕與曰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在謂之

物故爲善去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善惡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心修身其將二事乎曰有所忿懥好樂好惡之滯於中也親愛賤惡而辟好惡之偏於外也是誠意以格致之功未盡也故無所滯於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矣無所偏於外則物來順應達道行矣故格致誠正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隣里鄉黨也非隣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於家庭而無辟是謂修身以齊家行於鄉黨而無辟是謂修身以治國行於四海九州而無辟是謂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己以安百姓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學之教所以教天下之爲君子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夫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特有廣狹衆寡之分耳曰雙江聶子所謂忘與助者於此何以別乎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眞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必有事焉集義以養氣之功也爲善而弗純去惡而弗盡是忘棄其良知者也

故謂之忘有所作好有所作惡計功欲速揠根而拔之是賊賊其良知者也故謂之助曰忘敬而後無不敬者其庶勉於助乎曰程子言之備矣必有事焉邪是行其所無事信如和靜之言是逃助而入忘也其語意亦未瑩矣凡預斯會者各務自致其良知無分於煩簡無分於晝夜無分於窮達毅然必爲君子而不忍一失足於小人之塗則家國天下尙胥賴之其謂之嘉會也固宜不然則山英水佾且將譏其身謗師門矣鹿崖胡子令樂安以官守不能會資遣諸生及其弟鬻以來授之一冊俾劄記其所聞於其歸也書此以贈之

録青原再會語

國家建學立教之美意於始入學甚可見特學者行不著而習不察耳始入學與拜孔顔曰聖人之徒也猶僧入門而拜佛道士入門而拜老子曰佛老之徒也其趨向之的不旣昭矣乎拜畢而升堂揭之曰明倫聖人人倫之至也欲學聖人則從明倫做工夫所求乎子則以事父而所惡勿施焉斯父子之倫明否則昏矣所求乎臣則以事君而所惡勿施焉斯君臣之倫明否則昏矣故明倫之功即是明善即是明明德非以能誦說爲明也佛老之徒徒工誦說而弗踐其教則吾

徒必闢之矣而躬自蹈之將不爲佛老之徒所闢乎

學者士於舊聞以明善爲知誠身爲行不察孔孟宗旨只是知行合一之教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知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比於自投罟獲不得爲智知斯二者是謂擇善知而弗去是謂固執擇善固執皆明善之功也博學也者即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夫婦朋友長幼焉無徃而不學謂之博學篤行也者即其學問思辨之不息者也學陶則爲陶學冶則爲治學函矢則爲函矢曲藝則亦有然者矣而學聖之功乃以誦說文辭當之可乎

學聖之要濂溪先生所以發孔孟之蘊也一也者良知之眞純而無雜者也有欲以雜之則二三矣無欲也者非自然而無也無也者對有而言也有所忿懥好樂則貿而不能虛親愛賤惡而辟則曲而不能直故定性之教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者以言乎靜虛也順應者以言乎動直也自私用智皆欲之別名也君子之學將以何爲也學以去其欲而全其本體而已矣學者由濂溪明道而學則紛紛支離之說若奏黃鍾以破蟋蟀之音也

廓然大公所存神矣物來順應所過化矣故賞善而舉之非

作好也罰惡而誅之非作惡也天命天討而吾無加損焉是之謂王道後世封即墨以示勸烹阿以示懲猶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畢竟霸者作用非眞純無雜之發也然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猶足以使民驩虞若虐煢獨而畏高明好惡拂民之性則驩虞亦不可得矣學者果有眞切作聖之志而不爲俗習所搖奪則其精神命脉自眞純而無雜而酬酢萬變無徃非眞純之運用苟以俗習雜乎其間則酬酢萬變必雜而不純矣辟諸種嘉穀於土則苗實皆嘉穀矣種荑稗於土則苗實皆荑稗矣種草莽於土則苗實皆草莽矣未有種草

莽而得蒐稗種蒐稗而得嘉穀誠之不可揜如此可不畏哉
習俗之大累只是打富貴貧賤關不透故聖人嘆爲人擧
極貧極富者使學者決其趨向之途有馬千駟富貴莫尙矣
而民無得稱採薇以餓貧賤莫尙矣而至今稱之匹夫匹婦
之良知可以一笑而悟矣世之學者雖窮貪極欲未[illegible]千
駟之富就使至焉亦無得而稱而況不至于千駟乎濕身殯
行未必至西山之餓就使至焉亦于今稱之而況不至于餓
死乎嗚呼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其將爲夷齊邪
其將爲齊景邪

嘉靖甲午閏月巳卯同志再會于靑原二百餘人文君斋周
教泰和林君朝相教萬安聞之忻然相與切磋焉二邑之士
喜其得師也持卷以書切磋之詞曰使二君子展卷相思雖
別猶未別也因力疾書此以求正惠而好我其何以示之

思默子說

東廓山人曰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矣得見思默者斯可矣
吾聖人無隱之教若天道粲然而擧弟子猶求之言語之間
無言之戒所以藥其病也以子貢之敏而有何述之疑蓋知
默者鮮矣夫以子貢之敏於事如鬼神回武叔子禽[illegible]
而震焉者也而斥之以爲不幸陋巷之顏㕴㕴如處女而退
省其私亦足以發獨以不惰許之是夫子之敎學其可知也
已孰愈之問婉以發其機也而猶較諸聞見之多寡蓋尙未
悟也博學而識正以質之而子貢始悟矣性與天道默而識
之於文章之表非聖人之善教而賜之善學其何能與於斯
後之學者莫不黜百家尊孔氏斯道可謂明矣而孔氏之實
欝乎其尙闇也故聽其言觀其文詞孝弟忠信之道渢渢然
矣而徐攷其事父從兄事君先施果能不悖其言不愧其文
詞巳乎虛誕盛而朴實微利欲熾而德行熄若聾飲朋醒貿

貿然而無所捄之故默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上天之道無
聲無臭天德之默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聖德之默也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內省不疚以愼於人之所不見其君子思
默之功乎吾友徐汝佩受學于陽明先生之門亘而歃辯而
有省先生以思默箴之汝佩奉以周旋弗敢失也比來廣德
徘徊於復初之閒慨然发憤思有以踐孔氏之實者因書是
說以贅于屋漏

逹壽說

天下之同欲莫逾于壽君子所以大過人者其惟逹壽乎知

愛知敬五方之孩提共之不待教詔而天機[illegible]其達之源
乎悖德悖禮方命而圮族其汩五行以斁九疇乎老老長長
而德教四達其宅四隩陂九澤以賴萬世乎三代之英因民
同欲而利導之間有讒說殄行以干天和是故百畝以徹九
式以貢而壽達于征賦矣三日以役五十以免而壽達于庸
調矣司刺斷中士師受之而壽達于訟獄矣司救施惠司關
去幾而壽達于饑荒矣掌戮以搏環人以諜懷方以致物象
胥以傳言而壽達于寇戎夷虜矣豈惟民哉數罟以禁斧斤
以時藪牧以阜而山林鳥獸魚鱉熙熙然罔不獲其壽者先

師陽明夫子以良知教諸生其壽天下之矩乎益也愚而慤
恒思執古之道御今之俗庶幾身親見之而寤寐弗逮也浮
峰張侯元冲密邇學于先師以
天子諫官旬宣吾江右江右雖敝固承衛之望也浮玉以西章
貢以北其溪下流久矣[illegible]已亟之春大恭人唐壽登八十
有五同胥慶以慰[illegible]諠以錫類不匱之義拜首爲達壽
祝侯其章志貞教欽福敷錫帝規帝矩克絜于上下前後左
右使財用足刑罰中禮俗　協氣嘉生薰爲太和則所以壽
親無疆豈槩翟茀以榮擅鄉以養而已乎緒山子相聚永和

稱大恭人之壽曰贊翟方伯以風義飭槩俎豆鄉社而幼服
姆教善承繼姑是曰能弼勵菴郡守績易菴恭蒲之緒狷介
峭特以忤權貴而服疏茹糲蕭然宦邸逾二十年是曰能儉
浮峯甫晬而孤諸兄元楚元傑未室也而食貧力教俾從邑
師勝友以弘世業是曰能訓迎養諫垣時親蔵叙儉以養廉
穪述光範藹愠不形壯耄一致是曰能恒聚四懿以備羣福
若鑑湖耶溪之趨于海無弗至矣郊祀進階移封以榮則有
若康靖手詔存問嘆尙福壽則有若文定咸張氏舊族也等
而上之餙戎事奏膚公以匡中興倘有孝友家法在

醫說留別長安諸友

東廓子曰善教者之淑羣才也其猶醫之療病乎善學者之
淑其身也其猶抱病而求療乎嗟夫中行之德鮮矣有能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亦足以慰吾思矣夫直而不至於溫不足
以爲直寬而不至於栗不足以爲寬剛而不免於虐簡而不
免於傲不足以爲剛且簡彥虞教學之方其醫學具可覆也
審聲視色察脉參癥寒則溫之熱則凉之俾陰陽順適精氣
和平而各反於元神之中則天下無夭札矣如使寒而寒之
熱而熱之則適足以增邪毒而戕天年夫增邪毒而戕天年

豈愛身者所願欲乎益也受藥石於先覺惕惕然思以葆吾眞也四方同志不鄙而從游焉因胥勸胥規以融夙痾而漸拾級于壽域自入長安以來山陰蔣子懷德寶應張子旦山陽馮子煥莆田林子應箕婺源胡子宗憲武進白子若圭皆有志于斯也聚首未幾抗旌以南因留別語以為攝生之助在易有之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之聖正從亦臨亦保中來故緝熙敬止壽躋百年而陟降上帝與天無疆是為聖神中行之極

復初亭說

天命之性烝民同秉之初也惟君子求復其初故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致中和惟聖人能復其初故不顯惟德百辟其刑與於穆同運無聲無臭無聲無臭只在人倫日用間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過便是孔門自叙功課一念不敢則與上帝陟降一念而敢則與夷貊禽鳥伍噫其機嚴矣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廸州之俊髦而劉友賓朝亦以復初名其藏修之亭書是以贅崖漏

鳳說贈易子督學之蜀

東廓子曰鳳之為王者瑞也自黃帝阿閣巢其在唐虞則

契為鳳精一之學敷于五教勞來匡直俾萬邦黎獻丕應徯志以自別於逸居之禽獸故鳳儀于廷其在成周則周召為鳳敬止之學宣于二南關雎鵲巢烜然王化而兔罝羔羊舉不愆于度故鳳鳴于岐洙泗之興祖述憲章而從游速肖顏鄒以仁義羽翼之雖王澤之熄鳳鳥不至然走獸飛鳥出類拔萃巋然定論以有子為不阿所好參參千載濂洛勃倡而關閩諸儒翕然以和世方慶朝陽之再覩也而何澹胡紘輩鷙擊而鴉噪之至使中材解體銷聲更名他師是禁天下不得為鳳也跡其言曰貪黷放肆人之眞情廉潔好禮為僞可已嗚呼鵂鶹嗜鼠蝍蛆甘帶果然充腹自為至適矣仰睨者明肅雍邇而後集介然以忍飢渴則宜其竊哂之然使克其類也將驅天下而為鵂鶹蝍蛆乎

聖天子敬一之箴集唐虞成周以嘉惠海內識者煥然仰王道之昌也蜀邦雖遐固神禹之丹穴而范淳夫張南軒魏文靜雝雝振絕響矣易子粟夫才敏而志端事賢友仁慨然九苞千仞之輿儀于春卿公卿薦其行詡奉璽書以敷教宣化于蜀茲非契與周召重任乎往盡乃心率乃諸生以從事子臣弟友之要庸德庸言慥慥相顧是沃醴泉飫竹實而不忍

以鼠帶胲之其鳴于廷鳴于岐鳴于陋巷汶上焉往而不爲
焦明鷫鷞也卷阿之雅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藹藹吉士媚
天子以達庶人天子之瑞也泮水之頌曰敬明其德允文允
武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而憬彼飛鴞亦咸于桑黮好音之化
一國之瑞也吾于易子玆行卜之矣

岷川說贈劉吉評

青宮備羣僚與少湖徐子同司經局以北海內同志聚講
逾七十人矍矍然規過而勸德也未幾予求移南都遂歸于
山中而劉子養痾岷川之上眷然以予出處介念予執訊報

之曰無以介也子不觀于川之流乎引臺榭灌蘭蕙未以爲
榮也決蕢壞浸死礫未以爲汙也夫德性者吾所受于上帝
者也誰得而加損之大行窮居盈科之異名耳劉子復入司
諫爲邑大夫潘子曰鄒子語我甚爽也爲我徵緒言弁覲書
于軸庶大臣之朝夕對東廓子也益曰嗟夫久矣聖門之取
諸水也以立本者尙其源以取善者尙其容以進事功者尙
其過以新盛德者尙其不息殆岷爲導江之始而稱瀆之首
故曰井絡纏曜會昌建福善而劉子之以岷爲學也夫岷在
徼外發羊膞下白馬數百里未能濫觴也歷龍涸石鏡數千
里逕汶關纔二百餘武耳及于喻虎牙逆蓄尾出巫峽以會
方津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故知徼之顯闇然日章名浮
于實不能盈朝言立本也川之於衆流無弗納也曰緜曰洛
曰湔曰涪曰嘉陵曰渠曰渝咸自夔入之曰澧曰沅曰資曰
湘曰沔曰蘄湖自荊入之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曰楚江助
自徼外循曲附之故舍巳從人無間陶漁訑訑聲音相距千
里言取善也金堤以天府與讙錦里以濯工取麗灩澦以象
馬垂戒船官以鵠鵝退觀故或峻激奔瀑魚鼈弗能游或澄
潭迂流蛟龍生而寶藏興萬狀隨遇無爲之先焉知此可以

語變化矣徼外不息乃達巴夔巴夔不息乃般荊揚荊揚不
息乃會溟渤吐日生星包乾括坤亘萬古而無晝夜舍焉知
此可以語天德王道之要矣以劉子之志於聖域也百折而
不回取友四方眷焉以身下之其居鄉吶吶不出口立朝則
偘偘無所眩愛規憂勸其在于不息乎昔者溧語于京師矣
退省其私亦足以發顏之所以顏也不鬪亦式不諫亦入文
之所以文也良師勝友切偲一堂惕然收歛湛然精明非見
賓承祭時乎出門使民乃貳爾心有衆寡有小大於帝降之
性全生全歸得無息乎自巳亥至于丁未凡九載矣正考績

幽明之期也予之與初泉劉子予畏友也別亦六載矣既用

予與初泉子交相考焉時有以廻益益尙有以報予

蓮坡壽說

崑山周翁存中以蓮坡自命壽登于耆矣其仲子大禮以司空郎陟興化守將歸爲壽司空之僚周君埜王君一梘沈君啟儼然造焉曰夫蓮之産淤泥也亭亭以敷馨香其諸士之挺然于俗乎俗方尙放逸也而持之以恪勃俗方尙富麗也而矯之以簡儉俗方尙巧宦欲其子之速化也而督之以正學茲其不愧於蓮已乎鄒子竦然曰益也固願聞之夫水至柔也而穿木嚙石其浸漬使然也流俗之浸漬人也酷於水故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傷士之挺於俗者尠也幸悉翁之素曰翁少充學官弟子中歲以夠疾謝去付之諸郎及大倫業大學大禮舉進士叔季治生以養衆謂翁可逸也而慄慄自檢惟恐有過學是之謂尙恪興化君宦十年家徒四壁翁與晏孺人坦安命相慰藉羡縞裳未嘗有外慕是之謂尙儉與化筮仕京師從大宰丼泉翁以游嘗曰吾見有志於學可無大過矣及就養南曹命與曾汝馨氏王汝中氏溫故而求知新近復切磋于觀光之堂是之謂尙正曰昔在周之先哲

愛蓮有遺韻矣中通外直亟稱爲花之君子翁之自命也與所尙弗偕焉其有志於君子之徒乎惟興化君服膺聖學之要毅然無欲出門使民參前倚衡無往非一之流行則靜虛動直不在蓮而在我庶於濂溪有光乎夫能挺然於俗者爲壽其身以挺於俗爲義方者爲壽其子以挺乎俗守家法者爲壽其親三壽偕而馨香永孚於無疆矣

同野說別京中諸同志

君子明德之學以天下爲度內非意之也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健原自精明以直養而無害則覆載若天地照臨若日月故在賢則尊之在衆則容之在善則嘉之在不能則矜之夫是之謂大同之學一爲私欲所撓則忿懥而不知其美好樂而不知其惡故係小子係丈夫雖過不及有差等其乖於中和一也抑鄉原之同流俗亦衆所同說也而終不可以入道彼其媚世一念已增本體之障故非剛健精明肫肫無倚者不足以上達天德在易之同人以離遇乾文明以健而曰同人于野曰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文王周公其善發天地日月之蘊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嗚呼至矣益再◻長安獲從諸同志切磋所聞及陟南都相與依依不能釋

也王虞部極持同野圖以徵別言舟中書此歸之以求正于
同志諸君子夫跡有聚散心無聚散果能戒慎恐懼須臾勿
離則常踐常明可以考三王而俟千聖矧一南北之隔何畀
几席間知其未也猶不免同人于宗之吝

毅壽說

聖門之訓惟剛毅爲能近仁惟弘毅爲能以仁爲已任知毅
者其知仁乎知仁者其知壽乎盍也劫逮事王父以毅名其
軒飭躬砥行大耋弗懈廸我大夫弘于官箴至于我諸孫競
競世訓廼今觀於胡氏之懿蓋異地同符云帝降之衷至大

至剛其中正純粹雖在烝民渾然與貞觀貞明合德及教之
湮也汩之以浮薄眩之以昏惑瞶之以縱肆潰之以驕泆元
精元神薾爾萬物之役故載沉載浮譬彼楊舟言弗能毅也
日載胥及溺言弱能淑而壽也碩人長德屹然于深山長
谷中若歲寒凜凜而松栢獨勁寧集木臨谷而不日富以忝
生寧儘耕如貧而不溺於衽席寧謌桑麻樂琴書而不計有
無寧課外傅伴夜讀而不以一子弛教寧不預館閣而無滑
崇卑寧逐縱僕而無玷官常寧優游畎畝而無閡有司稽古
以證在聖門許之近仁非耶無圮其基無眩其搆無曠其僝

無潰其成術術一輿氣凝神𠃔游衍出王逝者日望耋龍光有
赫賓席歸慶在天道錫茲純嘏於仁而壽者其猶信也耶繼
自湖子出拔南服式丕揚義方肅肇寮烝多士綏塡寇攘越
有成績任重道遠尚事斯語寬裕發强齊莊密察溥博而時
出之眞是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弘毅一脉廣於身親之盍願
與白湖子日孶孶焉以廣祖父之壽

晴江說贈虞臺中丞喻公

長江自岷川匯洞庭彭蠡以臨姑孰東梁西梁夾峙天門南
麗爲夾河曰大信下逵于采石以放于海中丞喻公爲諸生

時周覽而樂之以晴江顏其藏修之所曰江流萬里會歸滇
渤晴光下臨俯仰涵碧然與吾神冥契魚泳鳥飛樵唱漁答
若聆軒轅氏之樂而靡懼靡怠靡惑也彼其行潦潢汙俄頃
盈涸孰與吾江彼其風雨冥濛罔象出沒孰與吾晴以是學
成行脩舉進士爲司徒屬夙夜有恪蘄然聳觀聽矣以親老
連疏乞終養將乘扁舟奉親以嬉游南登龍山北臨牛渚澹
然忘軒冕之在躬也親沒以薦者起爲東昌守有惠政遂兵
備寄雲參政陝西陟湖廣江西左右轄奉　勑提督虞臺聯
南贛惠潮汀漳林桂以綏南服勃勃將大拜矣偶臺中有頻

言得致其事以歸時延沙方子兵備于嶺南以公務入浙而丹峯林子署分巡事約分守浮峯張子入而請曰以翁之宏才而未展也論者之紛而皂白冈判也元冲也負乏任也何以重翁之行中丞曰智也猶有晴江在吾歸而謁于七賢之祠則景哲仰烈有餘修焉放於十詠之亭則批風抹月有餘適焉稽于化鶴牧鷗之蹟則守靜陶神有餘慕焉雖吾親逝矣猶有故吾者在三君退而嘆曰休矣翁之逵也走伻具頭末以徵贈言東廓子曰公之取諸江也其也知之其取諸晴也則晴弗晴固頃刻變也其焉能齊之世之恩怨予奪成虧

盈虛交發而播起皆晴雨也古之達生者不矜譽不惜毀不耻窮不羨通不貪生不怛化翛然洞然游于寒燠晴雨之表是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神無所于遷襄中丞之歸也以言者起而今也以言者歸將微尚有介於晴雨乎閩諸父師曰聖門之授受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良知炯然與大虛同體離朱不能用其明師曠不能用其聰惠施不能用其辯是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不可尚敢告官師以爲晴江祝

易軒說

先奉政大夫以易名齋某侍側嘗請其義喟然曰易之時義大矣童子欲知之乎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由今以遡于羲皇由玄福以放于四海由庶民以達于王公大人舉往來於其中者以是而事父謂之孝以是而事君謂之忠以是而從兄謂之弟以是而交朋友謂之信故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道也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富貴而不敢淫貧賤而不敢濫夷狄患難而不敢懾所以遵王之道而會其極也吾思勉之夙夜從事焉庶其不離於道乎彼詭外狹中以殉一切之利棄父脅君紾兄賣友方奔馳於呂援閶阱而自以爲得志者吾

不忍爲也近世一種議論以圓通軟熟合乎汚世爲寛厚長者嘔然竊易之名以自居是以鄉原之術亂中庸之道也其害滋甚矣某簡而藏之不敢渝其後恒擧以廸諸生王生仲實言其外舅彭翁鍾靈有志於易也以名其軒欲得其說以廣之予謝未暇也翁沒服除矣生猶以爲請曰翁雖不及聞先生之教然其三子範端樹恒思世翁之業得而顧誌之是覆燾翁之子孫其惠博矣嗚呼是先子之教也予過矣不及廣翁之志也其敢有隱於翁之子孫其尚相與敬守之

弘齋說

萬物皆備於我弘之源也反身而誠安焉而弘者也強恕而
行勉焉而弘者也恕也者以如心為義者也所求於子則以
事父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孝矣所求於弟則以事兄而所
惡勿施焉斯誠於弟矣所求於臣則以事君而所惡勿施焉
斯誠於忠矣所求於友則以先施而所惡勿施焉斯誠於信
矣及其成也與安焉而弘者一也然孝弟忠信之理自吾心
出者也非求之父兄之身而後有也後之學者不求諸我之
物而求諸物之物遂以多聞多見為聖而萍實商羊舉誇而
歸諸吾夫子之神其教人也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以是為

弘之義嗚呼是無怪乎支離煩苦而終不可以入聖也曾子
之語弘曰仁以為己任仁也者心之德也奚用求之於外也
毅也者弘之不息者也死而後已即其求仁之功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者也非有二塗轍也吾友周道通舊教于邵武晉
生溥思其教不遠千里以省于宜興道通携王南都謁諸名
公以請益焉其別也以弘扁其絃誦之齋予因摭其義以勗
之八閩之勝舊稱鄒魯使人人知吾心之備萬物也知盡吾
之心無以異於聖也將舍其崎嶇趨于康逵以馳騁于弘[illegible]
義斯道也其庶幾乎

心龍說贈彭山季侯

彭山季侯從事陽明先師之教精思力踐恍然而悟曰心之
本體其猶龍乎戒慎恐懼天命廓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
潛見飛躍隨所寓而應之是以警惕主變化者也彼以自然
為宗旨譬諸水與鏡然自妍自醜自去自來而無所經綸裁
制則習懶偷安皆緣此起故大易以乾為首而乾以龍為象
文王周公其善發明心學之蘊乎東廓子曰茲天德也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非文王之警惕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文
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與於穆同運自然而不警惕其失

也蕩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蕩與滯皆有適有莫不可與
語比義之變化矣是故果行育德非以奮發也嚮晦宴息非
以因循也容民畜衆非以兼愛也儉德避難非以為我也明
罰勅法非以立威也議獄緩死非以售恩也夫是之謂龍德
侯曰我其切磋焉以試於政甫二年政日有聞遂自吉拜長
沙之命邑之諸大夫諸士暨諸寮諸文學咸繹其政以贈曰
侯其善於希龍乎哉夫鄉約是程奸慝是剪民風可醇矣泮
宮是萃書院是經士習可振矣賦則是覈侵漁是芟吏蠹可
清矣靖共是勸胥災是宥官箴可昭矣侯之警惕變化也其

有欲夫東廓子曰昔者益聞之龍以無欲爲神人以無欲爲
聖欲也若非謂世味之豢也倚門見工思索摹事功稍以人
力增損便不免適莫故億中之敏不如屢空之愚烈火之畏
不如德化之懷侯其緝熙戒愼全體超脫以與造物游乎由
不大聲色以躋於聲臭俱泯乾乾其至矣
天子方御六龍以孚萬邦而侯信於久蟄日普德施汪洋窮乎
亙間時哉龍德天下其侯文明乎

致遠堂說

某之起考功也距主客八年矣會碧山李子翙將報政觴僑

寮于堂之後則宗伯渭崖霍公涇野呂公撤淫祠改作之煥
然矣李子中觴而請曰夫學以廣才靜以成學嘗聞武侯之
訓矣茲欲以致遠名其堂願徼福于武侯時考謨戒嚴亦遑
也旣而有
召命將行矣廓齋曾子汝檀署司復申之曰以貽我來寮其題
拜手言曰靜之學不明久矣惛慢者其喜靜而忘乎險躁者
其厭靜而助乎弗慢弗躁以升於中和其猶有古之遺乎夫
寂然不動者靜之源也感而遂通者靜之達也天之降才鈞
也學有異則才因以異故自其忿懥好樂有而弗化也則大
公之中滯矣自其親愛賤惡辟而罔節也則順應之和壅矣
滯與壅交病將近小者且偵而奚遠之能致善學者戒愼恐
懼無須臾之離不睹不聞立其寂矣莫見莫顯達其感矣常
寂常感常神常化故致於庭除而齊致於比閭而治致於四
海九州而平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寧靜之學也其遠矣乎以武侯之有志於古也其效亦可覆
矣開誠以融天下之詐布公以袪天下之私集衆思以通天
下之志故賞不遺遠罰不阿近而賢愚咸樂爲之用天之未
與禮樂也其時厄之乎學則弗講而後然以小道自用機械

以通變移刻以見功偏拘以任怨其才美非無可觀也而致
遠則泥矣凡我同志退居是堂無玩其華而思食其實出門
使民參前倚衡無徃非寧靜之運行庶幾追隆中以尋洙泗
是堂也其永有光哉

三畏堂說

東廓子會泰麓子于長安復會于安山語及戒懼不離之學
曰茲學也其聖門尊德性正脉乎天命之性全而生之也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全而歸之也故自其德性之大公命之曰
中自其德性之順應命之曰和自其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

命之曰位育古之修已以安百姓守約而施博由此其選也
王子矍然曰孝嘗請事於斯矣少也顓侗聞先公宮保訓漫
不知循迨弁遊黌舍日徇于詞華以徼時好丙戌通仕版與
禮曹之寮讀及性命道德疑信交雜乃后改館職督學於晉
取經書與義而抑討之稍稍有覺而功間於暴寒耿乎未之
有得也及讀君子三畏章泠然以省遂揭以名吾堂用自附
於丹書几觴之誡子其許我乎鄒子逌然曰子得之矣君子
之戒懼以顧諟天命也若射之於的目無妄視耳無妄聽心
無妄思閔閔然蘄以中正鵠也大人者其羿乎聖言者其彀

率乎苟無桑弧四方之志縱欲以戕生將標正鵠于門外而
羿矣棊於羿矣齒於彀率昔殷之喪師也沉酗于酒乃罔畏畏
故黜師保屛典刑以自絕於天及周之興克自抑畏明德慎
罰故丕遠耇成求聞古哲以舊邦受新命繇古暨今循則昌
悖則忘入則聖出則狂確然未之或易也子果有意於几觴
之誡乎存此之謂敬達此之謂義是無須臾而忘丹書矣泰
攖子惕然起拜曰吾敢褻吾德性越厥命以自覆後二年東
廓子自南雍道浙東追次其說以納臯臺用賛于屋漏

時中說贈景山李侯

東廓子語景山李侯曰楊氏爲我其衣葛乎墨氏兼愛其衣
裘乎子莫執中其衣单夾乎单夾酌葛裘之中而用之亦良
策矣而盛暑嚴寒咸有所不利惟聖門無意無必大公而順
應故暑而葛寒而裘溫涼而单夾焉是之謂時中自其中之
一定而不易命之曰經自其中之屢遷而不居命之曰權李
侯曰權與經將無異乎曰無以異也權者稱錘也物以鈞來
則應以鈞物以石來則應以石物以銖兩來則應以銖兩其
屢遷而不居即其一定而不易者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時
中之學昔之論政者則何務乎曰其務也者皆意必也曰治

大國如烹小鮮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此衣葛說也曰火烈
民望而畏之水則玩而狎此衣裘說也曰就不欲入和不欲
出曰緣督以爲經此衣单夾說也聖門之論政可以折衷矣
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是乎天下之大經大權也侯忻然曰
吾乃今知時中之政侯之蒞吾安成潔已愛民於世俗澆漓
新格未嘗滑和會柱史韓峯沈公來按過雨侯者弗備屍矯
舉者以爲且遷怒疑侯者以爲且改以徇時好既而侯老嚴
弗渝且求邑之諸生窮理推收夙夜匪倦而酌貧富均里甲
邑民翕然赤子之愛沈公具禮幣以獎之曰心慈祥弁尋節

僨矣政愷悌矣民其安矣邑之諸大夫諸文學聚而議曰是舉也足以章昭代旌別之公爲足以徵當道取善之明焉足以堅使君學道愛人之澤焉相率儼然以慶于庭諸生有趨而進曰夫慈祥之云意者得無少鷹鸇之志乎有趨而應曰鷹鸇之不如鸞凰昭矣意者以鸞凰相期乎鄒子矍然曰二三子亦繹其義乎夫慈祥仁心也愷悌仁政也不及焉則爲慘刻過焉則爲寬縱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爲先王大中之矩帝之仁者莫如堯舜然明五刑章四罪王之仁者莫如文然戡黎過莒師之仁者莫如孔然誅两觀墮三

都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民譬諸天道爲暑爲寒爲溫凉均元氣之覆幬也故萬物以生以成而莫之測其在中庸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無所倚夫然後與淵淵浩浩同神而並化李侯勉之戒懼勿離以汲中和位育之效由邑國以達諸臺諫展諸廊廟玆特升高之楷梯已乎

張景仁字說

學莫先于擇術術亦多岐矣斗筲以從政壟斷以罔利戛哇以諂矣是術之悖也知爲我矣而一毛不拔知兼愛矣而摩頂放踵知忠信廉潔矣而以媚世是術之異也三已不慍十乘而遺斗李而咽閉門踰垣而避是氣稟偏而學術未瑩也聞見以擇善也而於知爲次信果以愼言行也而於士爲三緼袍不恥矣而未足臧克伐不行矣而僅爲難博施濟衆矣而非仁之方是學術之疵而未歸于全也學術之全也其惟仁乎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舍人而學是人與禽獸不遠矣舍心而學是仁在腔子外矣若然者于聖門藩籬瞷覘弗獲而況升堂入室耶泰和張景仁之先君子怡軒贊司空栢軒先生之緒名其子曰術而字之曰景仁炳然義方也從學古城歷青原入冲玄避暑武功亦知所從事矣咨爾景仁善事其

心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執玉捧盈以保赤子之良而不爲多岐所眩則出言舉足從前先後無徃非戒懼流行三千三百盎然仁術庶以無負父師之訓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三下終